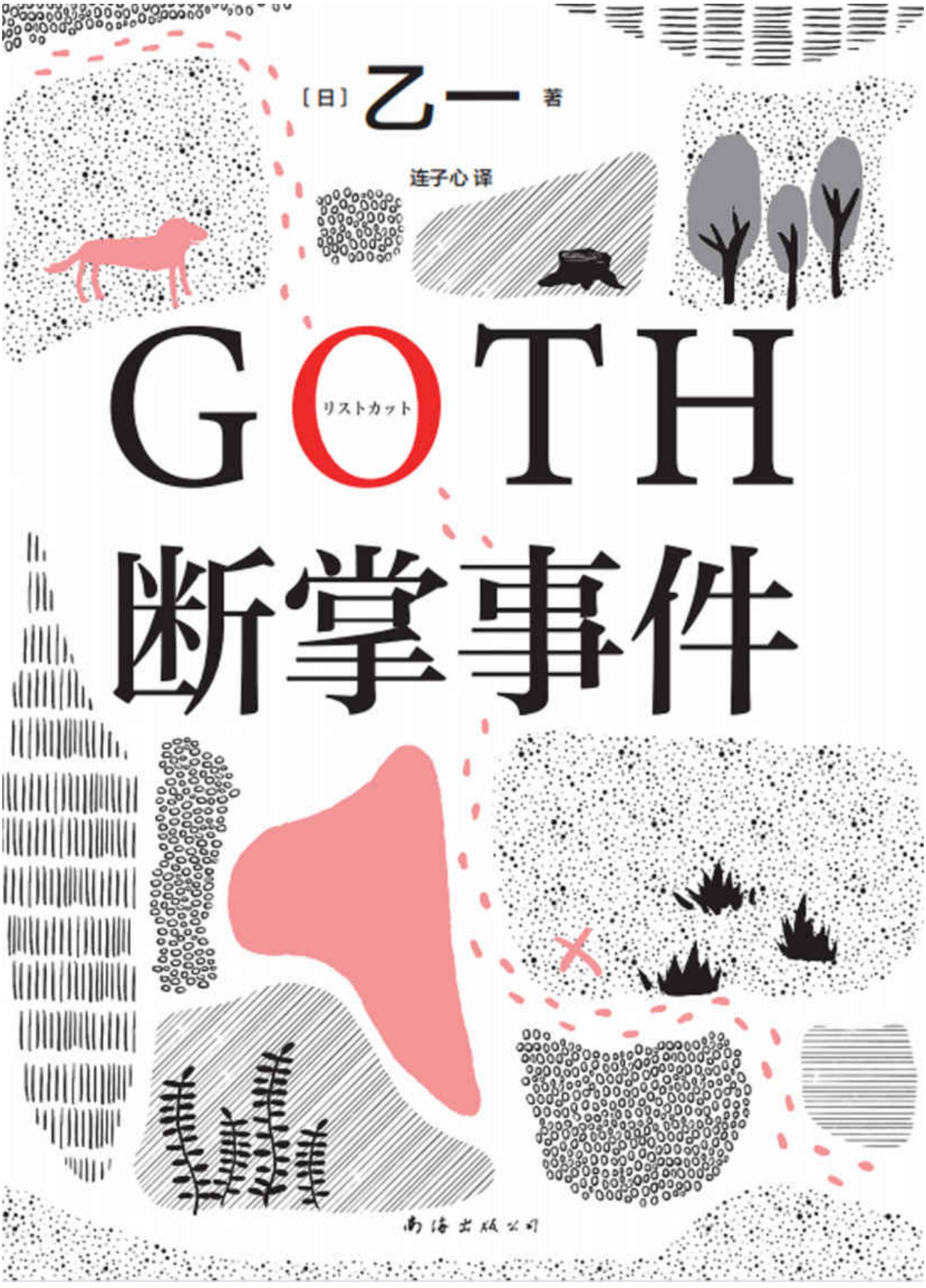
乙一悬疑巅峰力作

（共6册）



总目录

GOTH断掌事件
夏天、花火和我的尸体
暗黑童话
将死未死的青
在黑暗中等
平面犬


〔日〕乙一 著
连子心 译
GOTH
リストカット
断掌事件
南海出版公司

GOTH
リストカット
断掌事件

［日］乙一 著　连子心 译



南海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GOTH 断掌事件 /（日）乙一著 ；连子心译 . —— 海口 ：南海出版公司 ，2023.1
（乙一作品）
ISBN 978-7-5735-0271-1

Ⅰ . ① G… Ⅱ . ①乙… ②连… Ⅲ .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日本－现代 Ⅳ . ① 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22）第 163700 号

GOTH 断掌事件
〔日〕乙一 著
连子心 译

出　　版　南海出版公司　(0898)66568511
　　海口市海秀中路51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
发　　行　新经典发行有限公司
　　电话(010)68423599　邮箱 editor@readinglife.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张　锐
特邀编辑　蒋屿歌　舒亦庭
营销编辑　李　畅　李清君
装帧设计　李照祥
内文制作　张　典

印　　刷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开　　本　850毫米×1168毫米　1/32
印　　张　10
字　　数　208千
版　　次　2023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23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735-0271-1
定　　价　59.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发邮件至zhiliang@readinglife.com

目　录

I 暗黑系 Goth
II 断掌事件 Wristcut
III 犬 Dog
IV 记忆 Twins
V 土 Grave
VI 声 Voice
后记 Postscriptl
番外篇 森野去拍纪念照
番外篇后记

Ⅰ　暗黑系

Goth

1

暑假已经过了差不多二十天。回学校那天，时隔许久，我又见到了森野。

在班会开始之前，她来到学校，穿过教室的嘈杂人群，走到我的桌前。

我们没有互相打招呼的习惯。森野站在我面前，从口袋里拿出一本笔记本，放在桌子上。我从没见过这本笔记本。它手掌般大小、有棕色的人造革封面，是文具店里常见的那种类型。

“我捡的。”森野说。

“这不是我的。”

“我知道。”

她拿出笔记本后，好像带着一丝愉悦的心情。

我伸手拿起了放在桌上的笔记本，人造革的封面摸上去很光滑。

我大致翻看了一下内容。前半部分密密麻麻地写满了小字，后半部分则一片空白。

“你从头看看。”

我照森野所说，开始阅读这些不知是谁写下的文字。文字频繁地换行，就像是列条目一样。

五月十日

我在车站前认识了一个名叫楠田光惠的少女。

她十六岁。

我跟她搭话，她立刻就上了我的车。

我就开车带她去了T山。

她望着窗外，说起她母亲热衷看报纸投稿栏的事。

我把车停在T山的山顶附近，从后备厢里拿出装着匕首和钉子的提包，少女看见了，笑着问我那是什么。

……

文章还没结束。

我记得“楠田光惠”这个名字。

三个月前，一个父母带着男孩的三口之家到T山远足。由于难得休假，男孩的父亲一到山顶就躺下休息了。男孩想叫父亲起来陪他玩，没能如愿。

于是中午过后，男孩就一个人去森林里散步。

正当母亲发现孩子不见了的时候，森林深处传来了一声惨叫。

这对父母冲进森林搜寻，终于看到了男孩的身影。只见他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仰头看着什么。

顺着孩子的视线望去，这对父母首先看到了布满深红色污迹的树干，接着发现在视线水平处有一个用钉子固定着的奇怪物体，再环顾四周，他们发现周围的树木上都有用钉子挂起来的东西。

它们就是楠田光惠。森林深处，她的身体被人解剖了。眼球、舌头、耳朵、大拇指、肝脏……都用钉子挂在了树干上。

其中的一棵树从上到下依次挂着她的左脚大脚趾、上唇、鼻子和胃，另一棵树上挂着她的其他器官。它们整齐地排列着，仿佛圣诞树上的装饰品。

这一案件立刻轰动了全国。

森野带来的笔记本里记录了楠田光惠被杀害的过程，从哪个器官开始固定在树上，使用了什么类型的钉子……描写详尽、不带任何情感的文字足足有好几页。

我曾在电视、杂志和网上搜集过不少有关这起案件的报道，所以熟悉来龙去脉。然而，笔记本里的文字却详尽描述了其他媒体都没有公布过的作案细节。

“我觉得，这本笔记本是杀害楠田光惠的凶手遗失的。”

楠田光惠是邻县的女高中生。生前最后一个见到她的人是她的朋友，她们在车站前的大楼分头走了。接着，楠田光惠成了如今震惊全国的猎奇凶杀案的第一名受害者。

类似作案手法的案件又发生了第二起，因此被认定为连环凶杀案。

“第二名受害者的情况也写在里面了。”

六月二十一日

我跟一个抱着购物袋等公交车的少女搭讪。

少女说她叫中西香澄。

我提议开车送她回家。

当车向H山开去时，她发觉不是回家的方向，便在副驾驶座上闹了起来。

我只好先停下车，用锤子砸了她，她才安静下来。

我把她放在H山深处的一间小屋里。

……

一个月前，专科学校的学生中西香澄的名字传遍了全国。电视新闻和报纸大肆报道，放学回家后，我便得知出现了第二名受害者。

她在H山的一间小屋里被发现。屋主不明，是一间闲置了很久的房屋。屋顶严重漏水，室内遍布霉斑和水痕。墙壁和地面都铺上了木板，房间长宽均为三米。

一个住在山麓的老人清晨去H山上采野菜时，发现平时一直关着的小屋竟然敞着门。他纳闷地走近查看，结果一股恶臭扑鼻而来。

老人站在门口向屋内张望，起初完全不明白里面发生了什么。

中西香澄就在地板上。和第一名受害者一样，她被切割、分解，残肢以十厘米的间隔，排列成了十乘以十的方阵，整齐地铺在地板上。一共是一百个小块。

笔记本里记录了进行这项工作的场景。

两起案子都没有目击证人，凶手也没有找到。

媒体把这两起案子称为连环猎奇凶杀案，直到现在舆论依旧沸沸扬扬。

“我喜欢看关于这起案子的新闻。”

“为什么？”

“因为不同寻常。”森野淡淡地说。

出于同样的理由，我也经常看相关新闻，因此很理解她的心情。

杀人、肢解、残肢扔得七零八落——遭遇这种事和做这种事的人竟同时真实地存在于人世间。

我和森野对这种阴暗的事抱有异于常人的兴趣，我们渴求着泯灭人性、一听就会吓得魂飞魄散的故事。

我们谁都没有明确地说出口，但是在无言中能感受得到彼此共同拥有这种特殊的癖好。

普通人对这种事大概会直皱眉吧，但我们的感受却截然不同。因此，每当谈起世界各地的刑具和各种执行死刑的方式时，我们总会格

外小声。

我将视线从笔记本上移开，看到森野正望着窗外。我知道，她在想象中西香澄身体的各个部位排列在地板上的画面。

“这笔记本在哪儿捡的？”

我问完，她讲起了经过。

昨天傍晚，森野待在一家喜欢的咖啡店里。那家店的店长沉默寡言，店里昏暗幽静。

她一边喝着店长为她冲泡的咖啡，一边看着《世界残酷物语》。

突然，森野听见了雨声，循声向窗外看去，看见外面下起了滂沱大雨。

店里打算离开的客人站起来，随即又坐下了，也许是想等雨停了再走，在店里再待上一会儿。

那时候，除了她之外，咖啡店里还有五位客人。

森野起身想去一趟洗手间。她走了几步，感觉脚踩到了什么东西。铺着黑色木板的地面上躺着不知是谁掉落的笔记本，被她踩到了。森野捡起笔记本，放进了口袋，完全没打算寻找失主。

森野从洗手间走出来时，客人们依旧在看着窗外，眺望傍晚的阵雨，谁也没有离开。

雨势的大小，只消看看出门办事回来的店长衣服就知道了。他出去没一会儿，回来时就全身湿透了。

森野忘了捡到笔记本的事，重新看起书来。

阵雨停了，外面太阳又出来了。有几位客人站起来，身影消失在了窗外。夏日的阳光很快就把路面晒干了。

森野回到家后才想起笔记本的事，打开本子读了起来。

“我一共去过两次洗手间。第一次去的时候，地上还没有笔记本。紧接着下起了雨，客人们都没有走。等我第二次起身去洗手间的

时候，笔记本已经在地上了。也就是说，凶手当时就在店里，他一定就住在附近。”

森野说着，在胸前握紧了拳头。

这两具尸体都是在距离我们镇两三小时车程的地方发现的，因此，不能排除凶手住在我们镇上的可能性。

然而，这听上去似乎不大真实。

这起案子可能今后也会一直被人议论下去吧。尽管尚未破案，但真的令人感到不同寻常。现在，案子成了全国人的话题，就连小学生都很关心，可以说到了人尽皆知的地步。

很难想象凶手就住在我们附近。

“这本笔记本里的内容有没有可能是在媒体报道的基础上，加上点儿想象写出来的？”

“你再往下读读看。”

好戏还在后面呢——森野的话里带着一丝这样的语气。

八月五日

我开车载了一个名叫水口奈奈美的少女。

我们是在S山附近的荞麦面店认识的。

往山南侧的森林里走，有个神社。

我和少女一起进入了森林。

……

在森林深处，笔记本的主人用匕首刺向了水口奈奈美的腹部。

在笔记本的记述中，她的身体被肢解了。细细的字描绘着挖出双眼时她的样子和子宫的色泽。

接着，水口奈奈美被遗弃在了森林的深处。

“你听过水口奈奈美这个名字吗？”森野问道。

我摇了摇头。

目前还没有任何发现水口奈奈美尸体的报道。

2

我认识森野是在升入二年级、和她成了同班同学的时候。对她的最初印象，是她和我一样，是个独来独往的人。无论是课间休息，还是从走廊里经过，她总是躲开人，一个人行动。总之，她是个不合群的人。

整个班里，不合群的人只有森野和我。不过，我不会像她那样，冷眼看着同学们欢笑打闹。有人跟我说话时，我还是会回答，为了处理好人际关系，也会说玩笑话。为了过上和常人一样的生活，我会付出最低限度的努力。

不过这些只是表面上应付一下而已，在同学面前，我的笑容几乎都是假的。

森野第一次和我说话的时候，就已经看穿了这一点。

“能教教我怎样做出你刚才那种表情吗？”

五月底的某一天，放学后，森野走到我的面前，面无表情地对我说道。她一定正在心里嘲笑我吧。

从那之后，我们不时就会聊上两句。

平时，森野只穿黑色的衣服，从乌黑长发到黑色的皮鞋，整个人都包裹在幽暗的黑色中。在黑色的衬托下，她的皮肤比我见过的任何一个人都要白，手就像是用陶瓷做成的。她的左眼下长着一颗小痣，就像小丑脸上化的妆，带给她一种魔幻的气质。

她的表情变化比一般人少，可也并不是没有。例如，她曾津津有味地读着一本关于俄罗斯杀人狂杀害了十二个妇女儿童的书，那时她的表情不再像待在欢声笑语的同学中间时那样痛苦，瞳孔里还闪着光。

只有在和森野聊天时，我才不用伪装自己的表情。如果换成别人，对方一定会纳闷我为什么板着脸吧。可森野不一样，在她面前，我的面无表情会被原谅。

大概也出于同样的理由，她才选择了我作为她无聊时的聊天对象吧。

我们都讨厌引人注目，想把自己隐藏在吵嚷喧闹的教室一角，过着安静的生活。

暑假还没结束，我开始阅读那本笔记本。

返校日的第二天，我们在车站会合，接着一起坐上了去往S山的列车。

这是我们第一次在学校之外的地方见面，也是我第一次见到森野穿着便服而不是校服的样子。她一如往常地选择了深色的衣服。这也是她第一次见到我穿便服吧，从她的眼神里我读出了这一点。

车厢里很安静，乘客也不多。我们没有交谈，各自看着书。她在读一本关于虐童的书，而我在看一个臭名昭著的少年杀人犯的家人写的书。

下车后，我们在车站前一家破旧的烟草店，向店主老奶奶打听S山周围一共有几家荞麦面店。她告诉我们只有一家，而且离这里不远。

之后，森野似乎深信不疑地说道：“虽然烟草害许多人失去了生命，可是夺去老奶奶的工作、杀了她的却是烟草自动贩卖机。”

她好像并没有期待我给出什么反应，于是我选择了沉默。

我们沿着路肩向那家荞麦面店走去。那是一段顺着山边蜿蜒的上坡路。

荞麦面店在山麓的美食街上，看上去不像有生意的样子，周围车辆和行人也寥寥无几，冷清极了。荞麦面店的停车场里一辆车都没

有，可是店倒不是没开业，门前挂着“营业中”的门牌。我们走进了店里。

“凶手就是在这里认识水口奈奈美的啊！”森野像到了风景名胜观光似的环顾店内，“啊，不对！现在还只能说有这种可能性。我们来这里就是为了验证这一点的。”

我没理她，继续看着笔记本里的内容。

文字用蓝色圆珠笔书写的。

笔记本里不仅写了三名受害者的事，在她们遇害的经过之前，还写着几座山的名字。

山名前标着“◎”“〇”“△”“×”这些记号。在遗弃三名受害者的山名前都标记了“◎”，由此可以推断这些山是凶手认为适合抛尸的地方。

笔记本上没有任何显示其主人身份的文字。

我们从始至终都没有想过要把笔记本交给警方。反正即使我们什么都不做，凶手最后也会落网吧。

如果把笔记本上交警方，或许可以帮助他们更快地逮捕凶手，防止新的受害者出现。按理说，这是我们的义务。

可是很遗憾，我们是像爬行动物一样冷血的高中生，即使沉默，也不会感到良心不安。

“要是出现了第四名受害者，那就成了我们杀的了。”

“真刺激呀。”

我和森野一边吸溜着荞麦面，一边聊着天。不过她的脸上却没有露出期待的表情，只是低头专心吃着荞麦面，语气心不在焉。

我们在荞麦面店打听到了神社的位置。

森野边走边看着笔记本，不停地用手指摩挲着封面，似乎想摸杀人狂触摸过的地方。她的动作里流露出对凶手的敬畏。

我也有同样的心情。不过，我意识到这是不应该的。凶手毋庸置疑应得到惩罚。当然不能用看待革命家或艺术家的眼光去看待凶手。

这世上的确会有人崇拜那些罪大恶极的杀人犯，我也知道，这是不对的。

然而，我们还是被笔记本的主人犯下的惨无人道的罪行俘虏了。在日常生活里的某个瞬间，凶手跨过了那条线，开始肆意践踏另一个人的人格和尊严，破坏另一个人的身体。

我们就像被噩梦缠身一般为此吸引，无法自拔。

要想去神社，就必须从荞麦面店出发，向上攀登漫长的台阶，到达山顶。

但我们对运动这件事感到莫名的愤怒，既不喜欢坡路，也不喜欢台阶。

走到神社时，我们已经精疲力尽了，于是坐在神社院内的石碑上休息。院里种着大树，枝丫高高地伸向天空，抬头望去，透过树叶的间隙可以一窥盛夏的阳光。

我们并肩坐着，头顶上回荡着蝉叫声。森野的额头上渗出了豆大的汗珠。

过了一会儿，她擦了擦汗，站起身来。我们开始寻找水口奈奈美的尸体。

“凶手和水口奈奈美曾一起走过这里吧。”森野与我并肩走着，说道。

我们走进了神社后面的森林。

因为不知道凶手行进的距离和方向，只能跟着感觉边走边找。

我们毫无目的地找了一个多小时。

“会不会是在那边。”森野说着，走向了其他方向。不一会儿，我听见她从远处呼喊我的名字。

我循着呼喊声的方向走去，在山崖下看到了森野的背影。只见她垂着双手，一动也不动地站在那里。走到她身旁，我也看到了。

是水口奈奈美。

在树林与悬崖之间的一棵大树下，她裸着身子坐在树荫中。

她背靠大树的树干，四肢无力地瘫在地面上。

脖子以上空空如也。

割下来的头颅放在了肚子里。

左右手各握着一只挖出来的眼球。

空着的眼窝里填上了泥土，嘴里也塞满了腐叶。

在水口奈奈美背后靠着的那棵大树的树干中，塞了一堆卷起来的不明物体，那是本该在她肚子里的东西。

地上残留着发黑的血迹。

远处散落着她的衣服。

我们呆呆地站在她的正前方，一言不发地看着，什么话也说不出来，只是静静地看着她。

第二天，我的手机收到了一条森野发来的短信。

“把笔记本还给我。”

她的信息一如既往地简短，没有任何多余的字。她也厌恶所有叮当作响的钥匙环和手机挂件。

昨天，从发现水口奈奈美的地方离开时，我没有把笔记本还给森野，而是带回了家。

在回家的路上，森野一直怔怔地望着车窗外的远方，仍未从震惊中恢复。

在离开现场前，森野捡起散落在地上的水口奈奈美的衣物，塞进了自己的包里。虽然衣服几乎都被撕坏了，但帽子、提包和提包里面的东西都完好无损。

提包里有化妆品、钱包和手绢等物件。在回程的车上，我翻看着这些东西。

钱包里的学生证显示，水口奈奈美是住在邻县的高中生。提包里还有一本贴着大头贴的笔记本。从学生证上的照片和大头贴上可以看到她生前的样貌。

水口奈奈美和朋友们的笑脸就这样印在了那张小小的大头贴上。

在收到森野让我归还笔记本那条短信的下午，我和她在车站前的麦当劳见了一面。

和平时不同，森野没有穿深色的衣服，因此一开始我竟没认出她来。她戴着昨天在水口奈奈美的尸体旁捡到的那顶帽子，我看出她想要模仿水口奈奈美。

森野的发型和妆容也和大头贴里的水口奈奈美一模一样。被撕裂的衣服没法穿，她还找了类似的款式。

她接过笔记本，看上去很高兴。

我问森野：“要把在森林里发现水口奈奈美尸体的事告诉她家人吗？”

她想了一下，说还是别管了。“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警察才能找到她呢。”

森野打扮成水口奈奈美临死时的样子，聊着她的死亡：

不知道水口奈奈美的家人现在怎么样了？在为她突然失踪而担心焦虑吗？她有没有男朋友呢？也不知道她在学校里的成绩怎么样？

森野有一点儿不同寻常。聊着聊着，我感到她的说话方式和行为动作都很不像平常的她。一会儿理一理额前的刘海，一会儿又谈论旁边一对情侣间的微妙氛围……这些都是她从来没有过的行为。

我并不认识水口奈奈美，可是看着眼前的森野，我感觉她仿佛就是水口奈奈美。

森野把胳膊肘支在桌子上，看上去兴致盎然。她的身旁放着水口奈奈美的提包，提包的拉锁扣上还挂着卡通人物挂件。

“你打算一直穿着这套衣服了吗？”

“嗯，好不好玩？”

森野玩起了模仿游戏。她不仅模仿着普通女高中生笑起来的样子和照着小镜子整理睫毛这些动作，似乎连内心都受到了水口奈奈美的侵蚀。

走出麦当劳时，森野极为自然地握住了我的手。她甚至没有意识到，直到我提醒了她。

握住我手的一定是死去的水口奈奈美。

在车站前和森野分手后，我回了家，一到家就打开了电视。

新闻里正在播报那起离奇凶杀案，还是第一名和第二名受害者的旧闻，没有新消息。

完全没有出现水口奈奈美的名字。

屏幕上出现了两名受害者的家人和朋友悲伤的样子，接着是两名受害者的照片……

我想起了森野，心中升起了一种不祥的预感。可转念一想，又觉得那种事发生的概率应该很低，否定了自己的想法。

照片中的两名受害者，无论发型还是服装都与水口奈奈美非常相似。

也就是说，森野正是那个杀人狂寻找的类型。

3

和森野在麦当劳碰面后的第三天傍晚，我的手机响起了信息提示音。

森野发来一条短信。

“救我。”液晶屏幕上只显示了这短短两个字。

我回信息问：“发生什么了？”

等了一会儿，她没有回信。

我试着给她打电话，可她的手机无法接通。不知道是关机，还是已经损坏。

晚上我给森野家里打了电话。电话号码是她以前告诉我的，倒不是因为我要打电话给她，而是她碰巧说起的电话号码的谐音在脑海里组成了一个有趣的句子，所以我就记住了。

接电话的是森野妈妈。她说话的声音很大，语速也很快。

我告诉她自己是森野的同学，老师有话让我转告，所以想请森野接电话。

森野并没有回家。

我开始想，森野该不会是遇袭了吧。

那本笔记本上写的事都是真的，那么凶手极有可能曾和森野待在同一家咖啡店里，也有可能在街上偶遇她。凶手看到打扮得和水口奈奈美一模一样的森野，也许会感到不可思议，接着就动了邪念。

不过即便如此，凶手锁定森野的可能性还是很小，因为和水口奈奈美穿类似衣服的少女，街上并不少。

让森野遇袭的唯一理由，或许就是凶手与森野的生活圈发生了重叠，即他们都曾逗留在同一家咖啡店。如果凶手那天不是特意绕远

路、偶然走进了那家咖啡店，那么就意味着森野会出现在他日常生活的范围里。也就是说，他们极有可能再次相遇。

半夜，我陷入了沉思。

或许森野现在已经被杀害了，尸体也被七零八落地抛弃在某座荒山上。

我想象着那个场景，进入了梦乡。

第二天，我再次给森野家里打了电话。

她仍旧没有回家。据说这是她第一次没打声招呼就在外过夜，森野妈妈很担心。

“那个，你是她男朋友吗？”电话那端，森野妈妈问道。

“不是的。”

“不用急着否认哦，我都理解的啦。”

森野妈妈毫不怀疑我就是她女儿的男朋友。因为森野从来没有什么朋友，从小学毕业后就再也没有人打电话到家里找过她了。

“那孩子最近穿的衣服也比以前鲜亮多了，我想一定是因为交了男朋友。”

我开始担心起手机话费了。

“她的房间里有没有一本棕色的笔记本？”

森野妈妈听罢，立刻帮我寻找起来。她放下听筒，电话那头安静了一阵子，不久后又传来她的声音。

“桌上倒是放着一本，不知道是不是你要找的。”

森野似乎没有把笔记本带在身上。这就排除了凶手碰巧目睹她在翻看笔记本而杀人灭口的可能。

我对森野妈妈说要去拿笔记本，请她告诉我住址。

放下电话，我便赶去了森野家。虽然一直都知道她家离车站不远，但登门拜访还是头一次。

她家在车站后面一栋公寓的三楼。

按下门铃后，响起了刚才电话里听到的女声，应答后开了门。她就是森野妈妈。

“来来来，请进!”

森野妈妈系着围裙，看上去是一位普通的家庭主妇。她给人的感觉与森野完全不同，我不禁想这样的母亲怎么会有森野那样的女儿。

我打算在门口就把事情解决，所以当森野妈妈邀我进屋时，我拒绝了。

我问起笔记本，她像事先准备好了似的立刻拿了过来。接过笔记本时，我问她是否看过里面的内容。

森野妈妈摇了摇头。“字太小了，看起来很麻烦。”

比起笔记本，她似乎对我更感兴趣。“那孩子自从上了高二，每天都肯乖乖去上学，我还想是怎么了，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啊。”

据说森野高一的时候总说上学没意思，不愿意去学校。我第一次听到这件事，想来她的爱好不同寻常，再加上难以融入周围的同学，所以才变成了这样吧。

我问森野妈妈最后一次见到森野是什么时候。

“好像是昨天中午，我看到她正要出门。”

“您问她要去哪儿了吗？”

森野妈妈摇了摇头。

“你能帮我找她吗？”在我离开玄关的时候，森野妈妈问道。

我点了点头。“只不过，恐怕不是活着的森野吧。”

森野妈妈以为我在说玩笑话，笑了起来。

我往车站方向走去，打开了人造革封面的笔记本，翻到写满山名的那页。

这些山很有可能是凶手准备用来抛尸的地方吧。标着“◎”的山一定是凶手认为最适合毁尸灭迹的地方，上面标着“◎”的四座山，包含了目前发现尸体的所有地点。

四座山标着“◎”，凶手已经在三处抛尸。那么剩下最后这座山，应该就是森野被带去的地方了吧。

就是N山。

我问了车站的工作人员怎么去N山，买好了车票。

在离N山最近的车站，我下了车，换乘公交。山麓地带有很多葡萄园，公交车窗外频繁地掠过采摘葡萄的广告牌。

坐车上山的路上，我一直在想凶手究竟会在哪里抛尸。凶手也许会选择在惨叫声不会被人听到的深山老林里进行自己的仪式吧，可我并没有发现这样的地方。

公交车里的乘客只有我一个人。通过车内张贴的路线图和司机的话，我在心里大致确定了凶手在N山可能会去的地方。

据司机说，通往N山的道路很少，除了县道之外没有其他路可以走。所以如果从我和森野居住的地方开往N山，几乎都要通过N山东面的这条县道。

如果凶手要带森野去N山，一定会经由这条县道。司机告诉我，就是现在公交车行驶的这条路。

我在公交车站下了车。若是开车进入N山，只有一条大路直通山顶。我下车的公交车站离那条大路最近，我踏上了通往山顶的大路。虽然是铺着柏油的公路，却很少有车辆经过。

一路上有若干条小岔路通向密林的深处。也许凶手和森野就走进了其中一条。

随着坡道上行，海拔逐渐升高，从树木的间隙中看到的城镇也越来越小。

不一会儿就走到了山顶附近。这里有一个小停车场，还有一座小展望台。再往前车辆便无法通行了。我没走多久，还没感到疲惫。

一路上，我都在寻找森野的尸体。

我走进了树木之间的小路和途中经过的每条岔路。

天空多云，森林里阴沉沉的。从交织的枝叶间隙望去，还是茂密的树木。

没有风，四周满是蝉鸣声。

在偌大的N山寻找一具被肢解的尸体，实在太困难了。最后我还是放弃了，这样找森野行不通。

返回下车的公交车站时，我走累了，浑身大汗。

县道旁零星散落着几户人家，通往山顶的大路边也有一户人家，于是我向这家院子里的老人询问昨夜是否有车辆从这条路驶进山里。老人听了摇摇头，又喊家人出来问了一遍，结果还是一样——没有看到车辆经过。

所以，森野昨天是在什么情况下发出短信的呢？

她是被凶手强行带走的吗？

我觉得森野不是一个会轻信别人的人。

或许这件事只是我多虑了吗？

我在公交车站旁坐下，重新读起了笔记本里的内容。我并不擅长心理分析，至少无法从那三段描写杀人的文字中判断凶手的性格。

汗珠滴落在笔记本上，晕开了用墨水写的字迹，有的地方看不清了。看来凶手在记录时使用的墨水是溶于水的。

说起来，凶手到底是在哪里写下这些文字的呢？是作案之后开车回家再写的吗？应该不是在作案过程中写的吧。不过，一定是仔细地回忆着作案过程，充分沉浸在想象中写的。

公交车来了，我站了起来。抬手看看表，时间已经过了下午三点。

或许凶手还没有杀害森野，只是把她关了起来。但事实究竟如何，除了直接质问凶手，并没有别的办法知道。

如果森野已经遇害，那也要问出森野的尸体被抛弃到了哪里。

因为我想亲眼看到那个场景。

无论结果如何，都必须下山去会一会凶手才能知道。当然，这正是我的计划。

4

森野常去的咖啡店就位于车站前的繁华商业街里。虽然以前就知道地址，却是第一次走进去。

就像森野说的，店里的灯光不亮，舒适的昏暗包围着每个人。音乐静静地流淌在店里，不动声色地渗进了空气中。

我走到吧台的座位坐下了。

店里有洗手间的标识牌。我望向那儿附近的地板，那里就是森野说的笔记本掉落的地方。

除我之外，店里还有一个身穿西装的年轻女人，她正坐在窗边，边喝咖啡边看着一本杂志。

店长走过来点单，问我要喝点儿什么。

我问他：“窗边那位是常客吗？”

店长点了点头，然后歪头问我怎么了。

“哦，没什么……对了，能和您握一下手吗？”

“握手？为什么？”

“没什么，我想留个纪念……”

店长看上去很老实，虽不年轻，但应该也不到中年。他的皮肤很白，穿着一件常见的黑色T恤，胡须剃得很干净。

他可能觉得我是位古怪的客人，因为我一直盯着他。

点的咖啡很快就送上来了。

“我是一个姓森野的少女的朋友。您认识森野吗？”

“她是常客。”

“她还活着吗？”我问道。

店长手里的动作停下了。

他缓缓放下咖啡，从正面看着我的眼睛。

那双眼睛浑浊，如同一个不见光的洞穴。

这个人比那个大雨的傍晚待在店里的所有客人都更有可能是凶手，我知道自己的判断没有错。

“你说什么？”他装作不知道我在说什么的样子。

我拿出了笔记本。见状，他嘴角上扬，露出一颗尖尖的白色犬齿。

“这就是森野前几天捡到的东西。”

他拿起笔记本，翻了起来。“你居然能看出这是我的东西。”

“其实大半都是我猜的而已。”

我把去N山寻找森野尸体的事，以及在山上所想到的都告诉了他。

凶手是怎么想的呢？

首先，我想象了一下遗失笔记本的凶手可能是个怎样的人。

他为什么要写下这些？是为了纪念，还是因为难忘？但他一定曾反复阅读，沉浸在回忆里。

因此，这本笔记本不见了，凶手不可能没有察觉。

那么笔记本原本又是放在哪里的？通常会放在口袋里或者包里吧。既然会掉在地上，那也许就是放在口袋里。凶手在洗手间里洗了手，从口袋里掏手帕的时候，笔记本不小心掉了出来。

他是什么时候发现笔记本不见了的？是几十分钟后，还是几小时后？不过肯定不会超过一天。

接着，他会回想最后一次看到笔记本的时间，再推算大约是什么时候丢失的。如果对照当天自己的活动范围，就能基本上确定丢失笔记本的地点。

我还猜测，凶手也许会将地点锁定到某个狭窄的范围，因为他频繁地想看这本笔记本。每当黑暗又混乱的想法出现在脑海中，他都会

反复阅读笔记本的内容来让自己心情平静。因此，这意味着丢失的时间和地点并不难确定。

之后凶手就会四处寻找。比如看看地板，确认笔记本是否掉在了地上。

可是地上什么都没有。

这时凶手可能就会想到，笔记本被人捡走了。

笔记本里的内容若是被人看到，警察就会找到第三名受害者。仅仅是这样倒也罢了，问题是笔记本上可以提取自己的指纹，也会泄露笔迹。

在这样的情况下，换作是我，我会怎么做？

我不会去杀第四个人。

警察有可能已经在附近展开了调查。他们或许会推测发现笔记本的地点就在凶手的日常活动范围内，也许凶手就住在附近，因此不可以轻举妄动。

然而，因为我和森野并没有将笔记本上交给警方，所以过了一段时间后凶手发现第三名受害者水口奈奈美的尸体还是没有被找到。

也许，凶手一直在等待尸体被发现的新闻。如果是我，在确保安全之前，一定不会对第四个人动手。

可是，凶手还是对森野下手了。

排除森野的失踪是她的恶作剧，我想弄清矛盾产生的原因。

如果我是凶手，在怎样的情况下会动手杀第四个人？

- 无法抑制内心的冲动。
- 轻视警方，盲目自信。
- 已经不在乎被警方逮捕。
- 认为笔记本没有被人捡到，也没有人读过内容。
- 认为捡到笔记本的人不会相信里面的内容。

或许，凶手甚至根本没有注意到笔记本丢了。以上的每一种情况都有可能。不过，我想把赌注押在另一种可能性上。也许凶手正是这样想的。

- 笔记本被人捡走，但里面的内容已经无法阅读了。这样一来，没有人报警，水口奈奈美的尸体也没被发现。

咖啡店店长听了我的话，饶有兴致地点了点头。“所以你怎么知道凶手就是我？”

我从他手中拿回笔记本，翻开了其中一页。页面上的字迹被汗滴晕开，已经模糊得看不清了。

“您知道自己用了水溶性的墨水，字迹一旦沾水就会变模糊。我推测，凶手或许认为笔记本是在室外遗失的。因为森野曾告诉我，捡到笔记本时外面正下着雨。想必凶手认为正是在那个时候丢了笔记本的。”

假设是在店里的人捡到笔记本，一定会上交警方，可电视里却没有水口奈奈美的尸体被发现的新闻。

“由此凶手得出结论——笔记本遗失于那天傍晚的大雨中。这就是我的推测。笔记本被大雨淋湿，里面的内容自然也无法辨认了。”

我还告诉他，森野曾跟我说，只有店长一个人在那场大雨中外出了。

当我如同走钢丝一般小心翼翼地说完这番几乎全靠想象编织的话后，店长的嘴角露出了微笑。

“确实，我想过笔记本是在我外出时遗落在大雨中了。”

“森野就在我家。”他又说。

这家咖啡店的楼上就是他的家。

说完，店长小心翼翼地把笔记本放回了口袋里，背对着我走到门前，打开了门。刚刚乌云密布的天空此时已放晴，从灯光昏暗的店内看出去，外面的世界在夏日阳光的照耀下显出一片白色。店长走出门，向着大路的方向走去，身影逐渐消失在了阳光中。

这时，常来这家店的女顾客起身，走到收银台前打算结账，环顾店内。“店长呢？”她问我。

我摇了摇头。

这栋建筑的楼梯设在室外，上楼得走出咖啡店。

我在三楼找到了被绑着的森野。她还是水口奈奈美的打扮，手脚绑着绳索，躺在榻榻米上，看上去没有受到侵犯。

她看到我，眼睛细细地眯了起来。这是她的笑容，只是由于嘴里塞着毛巾，她没有发出声来。

我拿出毛巾，森野重重地呼出一口气。

“那个店长装作骨折，让我帮着他搬东西。结果我醒来就变成这样了。”

森野手脚上绑着的绳索看上去很难解开。于是，我扔下她，开始打量起屋子来。从布置来看，店长似乎一直一个人生活。

桌子上放着一张像便签的白纸，上面画着许多小小的十字架。柜子里放着一套刀具，显然这就是他用来杀人的凶器。笔记本里也频繁出现过“匕首”一词。

森野躺在地板上，出声抱怨起我不给她解开手脚上的绳索。

我选了一把合适的刀，割断了森野身上的绳索。

“快逃，不然会被店长发现的！”

“他不会来了。”

我确信，恐怕店长再也不会出现在这儿附近了。当然也存在着他为了封口而回来杀掉我和森野的可能性，但我心里知道他不会这样

做。

在咖啡店与他隔着吧台交谈时，我就感觉到那个非正常人类和我心灵相通。

他默默地走掉，也是因为直觉告诉他我不会对任何人说起这件事吧。

当我说出店长不会再回来了时，森野用疑惑的眼神盯着我。她一边整理衣服，一边站起身，说：“我刚给你发完短信，就被他发现了……”

森野的手机关着机放在了桌上，旁边放着水口奈奈美的提包。是凶手没有注意到他杀害的第三个少女的提包被下一个猎物拿在手里吗？或者，正是因为他注意到了，所以才将目标锁定为森野？

森野似乎整整一天都被捆绑着躺在地上，她迈着颤颤巍巍的脚步向楼梯走去。

离开房间之前，我带走了柜子里的刀具套装和桌上的纸，就当是纪念吧。至于真相大白后，警察来搜查这个房间时会为找不到凶器而烦恼，显然，我并不放在心上。

返回一楼后，我探头看了看店内，空无一人的屋子里仍然安静地流淌着音乐。

我将门上挂着的“OPEN”告示牌翻转，变成了“CLOSE”。

森野站在我的身后，摩挲着手腕看着我。她的手腕上还留着绳索捆绑过的痕迹。

“我真是倒了大霉。”她嘟囔着，“我再也不来这家店了。”

“但这样不也很好嘛，能遇见他。”

森野疑惑地歪着头。“他……可店长他到底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她并没有发现店长就是那个杀人狂。

我的视线落在了手里的白纸上，看着画上去的许多个小小的十字架。

II　断掌事件

Wristcut

引子

放学后，教室里人逐渐变少。我正收拾东西准备回家，突然感觉好像有人站在身后。我回头一看，原来是森野。

“回家之前，我有话想跟你说。”她说完了开场白。

我已经一整天没有和森野说话，距离上一次听到她的声音已经隔了二十四个小时。

“昨天，我在音像店租了一部奇怪的电影……”

森野似乎很想找人聊聊这部电影，然而这个教室里她聊天的对象只有我，而且仅限于我没有在和别人说话、一个人待着的时候。因此今天放学前，森野一直没有找着机会和我说起这些。

教室角落里的一群女生看到我和森野聊天，我知道她们在小声地议论着我们。

起初还有人猜测我们俩在交往，可我们没有露出过亲密的神情，而是自始至终板着脸在交谈。所以，班上同学没有人知道我和森野到底是什么关系。

对于周围的人来说，森野会和别人聊天这件事本身就很稀奇。从入学以来，森野在学校里极少与人交谈。她不起眼地藏身于教室，放学再无声无息地离去，她似乎很喜欢这种海底潜水艇式的生活。

只要是不穿夏季校服的季节，森野就总是穿一身的黑色，从乌黑的长发到黑色皮鞋。全身都被黑色包裹着。她似乎在躲避光线，想要整个人融入黑暗之中。

有一次，我问森野填志愿时为什么会选择这所高中。

“因为校服很低调，是黑色的，所以就选了这里啊。你刚才说‘志愿’的时候，我想到的是这个。”

森野转身面向黑板，用白粉笔写下了“死亡动机”[1]。这时从她校服袖口中露出的纤细手腕映入我的眼帘，皮肤白皙，像是从未被阳光照射过一样。

森野长得端正美丽，身边一直不乏想要接近她的人，不过最近发生的一件事让情况有了变化。森野受到学校一个老师的性骚扰，结果她冷静地掏出身上带着的防狼喷雾命中对方，还用身旁的椅子殴打了这个老师。我暗中目睹了全过程，从那之后，就再也没有男生来跟森野搭讪了。

接下来要讲的这件事，虽然不是我和森野结识的契机，但每当我看到她白皙的手，就会想起这件事。

今年初春，在我们身边发生了多起连环断掌事件。媒体连日报道，而我也被卷入其中。

那些事件发生在五月末，那时候我还没和森野说过话……

1

筱原看着自己的手陷入了沉思。手，是脊椎动物的前肢末端。人的手为了拿取物体而不断进化，五指可以敲击电脑键盘，也能在喝咖啡时让咖啡杯在嘴边倾斜。手，可以说是人的一切，因此才会产生手相术。所谓手相术，就是通过观察手掌的纹路来预测人的性格和运势。手就像一面镜子，能映照出一个人的过去和未来。

筱原从小就喜欢手。他是如此关注别人的手，以至于每次父母带他外出，在幼小的筱原的眼中，街上杂乱交织的不是人群，而是无数只手的集合。上了小学，在他身边晃来晃去的也不是同学，而是长着下垂双手的生物。

手是人的最本质的部位。相比之下，人们脸上的表情、嘴里说出的话在筱原看来完全不包含任何真实。相反，手掌中蕴含着无法动摇的真理——青筋凸显的手背、伸长的五指、指尖长出的指甲、指甲上浮现的白色月牙，还有指纹这一可以用来辨别独特个体的重要部位。

小学低年级时，筱原会把姐姐扔掉的换装娃娃的手用剪刀偷偷剪下来。娃娃的小手在筱原的掌心里滚来滚去，他把小手放进口袋，再把被剪掉小手的娃娃扔掉。从那以后，只要一有空，他就会用大拇指的指腹摩挲着那些娃娃的小手。略微有些硬又带着凹凸的触感，仿佛会说话似的，比妈妈和老师的话更温柔，让人满足又充实。

筱原也曾用园艺剪刀剪下狗和猫的前爪。园艺剪刀非常适合用来剪细小的手。筱原喜欢小猫和小狗。它们长着人类的手没有的肉垫，形状也十分有趣。按一下肉垫，指甲就会伸缩，表面还覆盖着一层绒毛。虽然不能像人类的手一样灵活地抓取东西，但也有自己独特的进化过程，很有意思。

手就是人的一切——筱原知道这样的想法不会被世人接受。通过观察周围的人，他发现来自头脑和嘴巴的空洞语言支配着整个世界。长大之后，开始工作了，他越发觉得自己的想法不能让别人知道。

可是他总会在无意间想起手。有五根手指的设计，只有神才能创造出来，这种想法萦绕在他的脑海中。

今年春天，筱原第一次剪断了人的手。那是一个婴儿的手。筱原趁着婴儿母亲离开的间隙，用园艺剪刀剪断了躺在推车里的婴儿的手。

小手热乎乎、胖墩墩的。在剪断的一瞬间，沉睡中的婴儿大哭起来，而筱原手里握着的那只小手的温热开始散去。筱原把小手放进口袋里，带回家后保存在冰箱里。

筱原对手的渴望没有止步于婴儿，他还曾弄晕了一个小学生，并在黑暗中剪下了他的手。筱原也剪断过高中生和成年人的手。成年人的手腕太粗，无法使用园艺剪刀。然而锯子锯断的切面不够平整，不符合筱原的审美。斧头又不方便携带，最后他选择了厨房里切肉的菜刀。趁人昏迷时，用菜刀迅速砍断手腕，这样就可以连骨头都干净利落地切下来。

没有人会因此而死去。对于筱原来说，他想要的是手，而不是他们的性命。手以外其他部位的死活都不重要。只要对方没有看到他的脸，他就会对那些晕死过去的人放任不管，一走了之。

看报纸和电视里的新闻，被送往医院的受害者中没人看见过凶手的脸。筱原这才放下心来，虽说一直谨慎地暗中行事，可还是不免担心遭到逮捕。

但筱原既喜欢手，也享受切断手腕的过程。在手和其他部位分离的瞬间，都有一种释放感流淌过筱原的全身。也许这是因为他将手从这个被扭曲的价值观支配的世界中解救出来了，做出了一种英雄般的行为。

在工作的地方，筱原也剪断过玩具娃娃的手。那是一个布娃娃，填充着棉花，手掌般大小。因为太小了，布娃娃并不精致，手掌上并没有手指，手腕前端只是一团布。但这依旧是手，是为了制作布娃娃而产生的没有手指的手。一用剪刀剪下这只手，存在于他和世界之间的紧张感就仿佛烟消云散了。

切下来的手全部被筱原保存在了冰箱里，包括布娃娃的手、小猫和小狗的前爪，无一例外。

独居的筱原的家中因此热闹了起来。打开冰箱门，无数个手陈列着。筱原一一抚摸过去，仿佛由此便可以知晓手的主人所体验的过去和将要面对的未来。每一种触感都化作语言，向筱原诉说着曾得到的来自父母的爱和遭受过的伤痛。

报纸和电视新闻连日跟踪报道了筱原的罪行。不知从何时起，媒体开始称之为“断掌事件”。当然，筱原并不在乎这些。

他只因为自己成了遭人憎恶的凶手而感到不快，真希望媒体不要把他们的价值观强加于所有人。

筱原一边看着电视上的新闻，一边向一个孩子的手发牢骚。这只小手他刚从冰箱里拿出来，还保持着握拳的姿势。

“真的是这样呢，你说得对。”

这句话通过小手上皮肤的凹凸和弹性透过手掌传达给了筱原。顿时，筱原感到一股勇气从心中涌出，不安和愤怒消散得一干二净。

2

上午，化学老师在上课的时候说：“午休时化学器材室要大扫除，希望有空的同学可以来帮忙。”

不过他看上去像是根本没有期待会有人来帮忙，教室里的大部分同学也把他的话当耳旁风。所以当我午休时出现在化学器材室时，化学老师一脸意外。

窗外的天空晴朗无云，春日的温暖阳光普照着大地。与室外相反，化学器材室内昏暗阴冷，不远处隐约传来学生们玩耍的嬉笑声。

狭小的化学器材室里塞满了架子，上面整齐地摆放着化学试剂、分子结构模型，以及泡在福尔马林溶液中无法分辨的内脏标本。屋子的窗边有一张木桌，上面堆放着一些和植物、宇宙有关的理科类书目，纸张和一台旧式笔记本电脑，旁边的桌子上还有一台埋在书堆里的打印机。从百叶窗的缝隙间透进来条纹状的光束，映照出悬浮在空气中的灰尘。

“嗯，这样吧，你先把这里的垃圾桶搬到化学教室去。”化学老师指了指堆满废纸团的蓝色塑料垃圾桶。

我点了点头，搬起来走进了化学教室。

“谁会浪费午休时间特意跑到那里啊。”化学老师在课堂上找人帮忙的时候，坐在我附近的一个同学小声对我说。

我已经忘了是如何回应他的了，记得他听了我回复的话之后笑了，应该是我说了什么好笑的话吧。

迎合这些性格开朗的同学其实很简单。只要留心电视综艺节目和电视剧，适当地附和加上笑容，基本上就能与他们和睦相处了。因

此，大家都认为我是个外向开朗的高中生，也是省去了各种各样不必要的麻烦。

说到麻烦，就不得不提我上幼儿园时发生的事。那时，我被一种无法摆脱的执念驱使着，用黑色马克笔涂黑娃娃的脸后，再剪断它的四肢，这让我身边的大人们担心不已。现在我还会想起母亲和幼儿园老师看着我时担心的目光。

从那之后，我便越来越擅长掩饰和撒谎。譬如用来画画的蜡笔，以前只有黑色的那支会变短，后来我就会有意让所有颜色的蜡笔都均匀地变短。我不记得当时是怎样描绘自己的梦境了，大概就是彩虹呀、花之类的吧。总之这样一来，周围的大人们就放心了。

了解在这个社会通行的价值观，并以此来伪装自己，让我得以像个正常人一样生活。即使与同学聊到不感兴趣的话题，我也会装作很积极的样子加入进去。

对于要去化学器材室帮忙一事，我没有告诉任何人。在班上我不是这种性格的人，也不想给人留下热心助人的印象。

何况，我也不是真为了帮助别人才去的，我有自己的打算。

一直有传言说，化学老师会在化学器材室的桌边坐着出考题。我想到他或许会把写着题目的草稿纸扔进垃圾桶，于是想趁帮忙打扫的时候弄到手。

一年级的时候，我碰巧和这个老师一起打扫过器材室，所以了解他的打扫顺序。

首先，要把化学器材室里的垃圾桶搬到隔壁的化学教室去；接下来整理打扫器材室，再和老师一起倒掉垃圾。因为垃圾在整理打扫的过程中会不断出现，所以需要两个人协作完成。这就是去年的流程。

这就有一个问题。若是按照去年的流程来，我就没有时间仔细翻查垃圾桶。因此，我是这样计划的。

在去帮忙之前，先挪用其他教室里的垃圾桶，将其藏在化学教室里。之后才走进器材室开始帮忙。

若是按照去年的流程，老师就会让我把器材室里的垃圾桶搬去化学教室；如果他没让我这样做，那我就找个机会偷偷搬去化学教室。

学校每个教室里的垃圾桶都是一样的。化学器材室和其他教室用的是同样的蓝色塑料垃圾桶。所以，即使把器材室里的垃圾桶和事先藏在化学教室里的那个垃圾桶对调，老师也不会发现。

在我帮忙打扫器材室期间，装有写着考题的草稿纸的垃圾桶就藏在化学教室的桌子底下。等整理完器材室，送去焚烧炉的就是挪用来的另一个垃圾桶。

最后打扫完解散后，我就可以慢慢翻查化学教室里放着的那个垃圾桶了。

在中午去器材室之前，我按计划从其他教室拿了垃圾桶，藏在了化学教室的桌下。准备就绪、开始整理后，老师和去年一样让我把垃圾桶搬到隔壁的化学教室去。一切都很顺利地进行着。

我若无其事地按照老师的要求，准备将垃圾桶搬去化学教室。两个教室间由一扇门相连，不用经过走廊。

这时，一件计划外的事发生了。刚才还空无一人的化学教室里，突然出现了一个人。那人正坐在教室窗边的一张六人桌前安静地看书。坐在昏暗的角落，那个长发女生看上去就像一团影子。我认出来，她是今年春天才和我同班的森野。

森野抬起脸，瞥了一眼刚从器材室里走出来的我，视线穿过了教室的对角线。不过，在远远地看了我一眼后，她就毫无兴趣地将视线收回，再次投向书桌上摊开的书上。

我以为她也是来帮忙的，可又看上去不像。不过，她应该不会影响我的计划。

虽然之前我没和森野交谈过，但独特的她还是会偶尔吸引我的目光。她不是那种显眼高调的学生，但她的低调反倒容易吸引人的目光。在每个班上，都有活泼耀眼、会散发强烈人格魅力的同学，而森野却我行我素，冲向了相反的方向。她常常无视那些热情洋溢前来搭话的同学，孑然一身，似乎很享受那种孤独。

我选择无视在教室角落里看书的森野，将器材室的垃圾桶和事先藏好的另一个垃圾桶对调后，藏在了桌下。森野似乎完全没留意我在做什么。

接着，我若无其事地回到了器材室。

“那儿是不是有个女生？她每天中午午休的时候都会来化学教室。”化学老师说。化学教室里光线昏暗，是校园里最安静的地方。我能理解森野来这里的原因。这里一片寂静，时间仿佛停止了。在毫无生机的阴暗中残留着观察活着和死去的生物后残留的腥臭，待着很是舒服。

我照着化学老师说的，取下架子上的纸箱，检查里面放了哪种药品。

这时，化学老师拿着高压空气喷罐走到笔记本电脑键盘旁，按下喷头吹走按键缝隙里的灰尘。看来，化学老师是个一丝不苟的人。

从头到尾我都在老师的身边整理打扫，一直没时间去翻垃圾桶。终于结束时，我和老师搬着一大堆垃圾一起走出了化学器材室。

“像她那样一点儿也没染过的黑长发，现在很少见了啊。”老师回头看了一眼坐在化学教室里的森野，说道。

森野的头发的确乌黑又漂亮。我告诉老师，我妹妹也有一头那样的长发。

森野伸出手翻动着书页。纤细白皙的手在昏暗的化学教室中如同会发光一般，白得令人过目难忘。

我和老师一起将垃圾扔进焚烧炉，分开之后就连忙回到了化学教室。这时离下午上课还有十分钟。

走进化学教室时，森野已经不见了。可能是回教室了吧，我想，正好可以开始我的工作了。

我拿出桌下的垃圾桶，检查是否有人动过它。结果很遗憾，我并没找到想要的草稿纸。

不过，我发现了一个用纸小心翼翼包着的东西，打开一看是被切断了手掌的娃娃。

娃娃是布做的，大约一只手掌大小，腿脚完好无损。从细节可以推断剪掉的手掌应该没有手指，做工很简单。

不过，这个没有手掌的布娃娃倒让我想起一起案件来。

那就是最近电视上一直报道的断掌事件。据说凶手会从身后击晕行人，不分男女老少，然后趁他们不省人事的时候切下手掌，还有人发现了被剪断前爪的猫和狗。人们怀疑这些都是同一个凶手干的。案件的发生地也都离我不远。

所以是化学老师……筱原老师干的吗？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只是因为好玩吗？

我开始思考老师是凶手的可能性。只凭一个断了手的布娃娃就下判断未免有些操之过急，但凶手确实存在于现实中，至于是否是身边的人只是概率问题。不过老师切掉布娃娃双手的行为也可能只是个人爱好，目前我还不能否定这样一种可能性。

自从发现了那个断了手的布娃娃，我每天都会在教室里思考断掌事件，就连期中考试临近都没有意识到。在最近发生的案件中我最关心这起奇特的案子。一想到凶手对于手抱着一种可怕的执念，我就被强烈地吸引。我意识到这个世界上存在着我的同类。

当然，在细节上我与凶手还是不同的。可不知为何，我对犯下这种奇特案件的凶手总感到一种亲切。

此后，每到课间休息，我就走去化学教室，只为了能在路上与筱原老师擦肩而过。他记得我，每次见到我都会举起一只手和我打招呼。这个身材瘦弱的短发青年真的是断掌事件的凶手吗？我不止一次地在心里问自己。

有一次，我还看到筱原老师和森野站在化学教室前面说话。筱原老师看到森野腋下夹着的书，对森野说他有那本书的续集。那是一部关于精神病人的非虚构作品。森野和往常一样面无表情地回答：“这样啊。”

我在班上继续过着伪装自己的生活。当一个不引人注意的普通男高中生还是很简单的。可是，连日来新闻报道里的断掌事件占据了我整个头脑，我却还要用流行语和同学热烈谈论明星八卦，实在让我很累，有时候还会觉得自己很傻。

就像筱原老师说的，森野时常去化学教室。每当午休时间我向教室里张望，她总是一个人安静地坐在那里。

森野总是独来独往。她并没有被人欺负、被同学孤立，不如说她是以主动和别人划清界限的姿态坐在座位上，无声地散发着一种自己和大家兴趣不同的气场。

“听说森野上初中时自杀过哦。”

不知听谁说到过这件事。从那之后，我会有意识地去看森野白皙的手。虽然不知道她为什么想死，不过我想这对她来说也许是个很难生存的世界吧。

我还想，如果我在面对身边的人时卸下伪装，也会变得和森野一样吧。

如果有一天，身边的人知道了我是个冷漠、对人毫无怜悯之心的人，那活着会变得多么困难啊。和现在相比，哪一种处境更孤独呢？

我想，应该不会有什么差别吧。

在发现布娃娃的第四天，我决定实施一个计划。

3

筱原老师的家位于一片安静的住宅区，是一栋随处可见的二层小楼，看着很单薄的白墙被夕阳染成了黄色。周围人迹罕至，偶尔飞机飞过时传来远远的轰鸣声，在寂静的街区上空回响。

筱原老师担任过二年级一个班的班主任。通过那个班上一个认识的同学，我知道了老师的住址，并且他目前独居。

我看了看手表。今天是周四，老师们这会儿正在办公室里开会，一时半会儿还回不来。

确认周围没有人后，我绕过大门走到房子后面。那里有一个小小的院子，里面有个晾衣台，除此以外便什么也没有了。地上没有杂草和昆虫，只是单调的一块平地。房子在面向院子的一侧有一扇上了锁的大窗户。我用毛巾包着手用力敲碎了玻璃，竖起耳朵确认邻居家没有人发现后打开窗锁，脱下鞋进入了室内。

没有人知道断掌事件的凶手把手切断并带走后，对它们做了什么。有人说会摆放在一起欣赏，还有人说凶手把手都吃掉了。真相究竟如何没有人知道。不过，无论怎样处理这些手，凶手的家里都可能会留下证据。所以，我的目的就是在筱原老师家中找到证据。

我打碎的是起居室的窗户，玻璃碎片散落在这个西式房间的地板上。我小心翼翼地避开碎片，防止踩到受伤。筱原老师的家里干净整洁。桌上整整齐齐地摆放着杂志、电视机和录像机遥控器。

我尽量不发出声音地走着，担心筱原老师可能会突然回来，不能漏听钥匙插入玄关大门锁孔的声音。我得在被发现之前逃离这里。

我穿过擦得一尘不染的走廊。室内没有开灯，所以有点儿昏暗，阳光穿过窗户映在走廊的墙壁上。

找到了楼梯，我注意着不碰到墙壁和扶手，小心翼翼地走上楼。即使留下了指纹，若老师真是凶手，那他多半也不会选择报警。不过尽管如此，我不想在这栋房子里留下任何侵入的痕迹。

二楼是卧室，里面放着一台台式电脑，柜子里摆着书。书的尺寸都差不多，像用尺子量过似的排列整齐，干净得没有一丝灰尘。

我把右手的中指和食指轻轻放在左手手腕上量了一下自己的心跳。比平时稍快，我有一些紧张。于是我深吸一口气，想让心跳速度慢下来。

我不禁开始思考起人的手腕来。医生在确认一个人是否还有生命迹象的时候，需要在手腕处测量心跳。那么对于断掌事件的受害者来说，今后要如何判断他们的生死呢？他们已经没有手了。

我看了看手表，已经到了学校教师会议结束的时间。如果筱原老师散会后直接回家，那我可得抓紧时间了。

我的视线转向二楼其他的房间，还有两个放着衣橱和柜子的和式房间。可是没有找到任何表明筱原老师就是凶手的证据。

每走出一个房间，我都会检查一番自己有没有落下了什么东西。学生证、校服的纽扣、课本、袜子……遗落任何会暴露我身份的东西，都是严重的失败。因为这只要稍加注意就可以避免。

再三确认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后，我走下了楼。

我走进了厨房。

筱原老师会做饭吗？餐具少而整洁，洗碗池里也没有堆着脏碗碟，水杯和厨具全都像新的一样，没有一点儿生活气息。

餐桌上放着一个电饭煲。对于独居的人来说，尺寸有些太大了。不过我并不了解老师的过去和家庭情况。或许直到几年前他还在和家人一起生活，又或许电饭煲的尺寸其实没有什么特殊意义。

擦得发亮的不锈钢水池反射着从窗户斜射进来的阳光。随着时间的推移，家中逐渐变暗。水池台面反射的阳光成了厨房里唯一的光

源。冰箱发出低沉的嗡鸣声，四周如同化学教室一般静寂。我重新恢复了平静。

站在厨房中央，我再次摸了摸手腕上脉搏，左手腕皮肤下的血管正在匀速跳动，每一次的膨胀和收缩都传递到了我的指尖上。这是正常的心跳速度。

突然，脉搏开始剧烈跳动起来，手腕上的血管似乎就要爆炸了。

我嗅到了一股恶臭，是一种腐烂、被细菌分解的气味。接着脑海中浮现出的答案让我心跳加速。

我开始寻找恶臭的来源。柜子后面、抽屉里面……什么都没有。接着，我的目光投向了冰箱。

我把手绢放在冰箱把手上，以免留下指纹。拉开冰箱门时，有一种打开尘封之物时独特的声音和触感。恶臭越来越强烈，我知道筱原老师是断掌事件凶手的推测没有错。

在冰冷的空气中，冷藏室灯光照射下，一只只手掌排列得整整齐齐。所有手掌的指尖朝外放在隔板上，无数根手指的指甲堆叠在一起，就像是钢琴的琴键。

在角落里放着几个白色小碟子，上面是猫狗的前爪。冰箱门上的储物盒里放着像是从化学器材室垃圾桶里那个布娃娃身上剪下来的手。虽然只有一小团，但布料颜色一模一样，应该就是布娃娃的手吧。

我一直以来都赞同一种观点，即断掌事件的凶手一定会收藏着那些切下来的手。虽然毫无根据，只是假设如果自己是凶手就会这样做而已。可如今却都一一应验了。

我拿起一只女人的手。指甲上面还残留着剥落的红色指甲油。我把它放在手掌上，掂量着这冰冷的重量。

我正触摸着死人的皮肤。不，没有死，手的主人都活着，带着剩下的那只手活着。不过，这些被切下来的手，从指尖到手腕已经和死

去别无二致了。

那些手里有右手，也有左手。有的手指甲已经变色发黑了，有的手仍然美丽而有弹性。

我一遍遍地抚摸着这些手，感觉窥视着筱原老师的内心。普通人恐怕无法理解，老师自己大概也不会相信有人可以理解他吧。我的眼前清晰地浮现出了筱原老师一个人站在厨房里抚摸着这些断手、慰藉着内心孤独的场景。

冰箱中的手确凿无疑地表明筱原老师就是凶手。然而，我却并不想报警。我应该这么做吧，可是我对此没有兴趣。

我有自己的打算。

我想要那些断了的手。在直接抚摸了这些“收藏品”后，这样的欲望越发强烈。

环顾冰箱里各种各样的手，我可以拿走任意一只，但我想要的只有那一只，其他的都无所谓。不过我还是把眼前所有断手都装进了随身带来的袋子中。

筱原从学校回家后，天已经完全黑了。他由玄关进屋，向起居室走去。这时，他发现了家中的异样。

窗户破了，玻璃碎片散落一地。凉风由敞开的窗户吹进了屋里。有人闯进来过。

他立刻想到了冰箱里的那些手。他走进厨房，打开冰箱。

眼前的一切让筱原不敢相信。早上满满当当的冰箱如今空空如也。人的手、猫狗的爪子、布娃娃的手，全都消失得一干二净，仅剩下一点儿放在里面的食物。

他感觉有些怪异，可说不上来为什么。得把起居室地板上的玻璃碎片收拾干净这件事，以及冰箱里的手全部消失了这件事填满了他的大脑，以至于他眼下已经无法正常思考。

筱原上楼打开了电脑，在椅子上坐下。

有人闯进来拿走了手。他不停地想着那些被带走的手。

电脑桌的桌面上落下透明的水滴，筱原意识到这是从自己的脸颊流到下巴再滴落的眼泪，他发现自己哭了。

在迄今为止的人生中，筱原只和那些断手进行过亲密的对话，和人却从来没有过。在旁人看来，他只是一个沉默寡言、让人看不透心思的人。只有在抚摸那些同样沉默寡言又冰冷的手时，皮肤的凹凸触感和弹性才让他感到和这个世界有了真切的交流。

一种令人窒息的痛苦和愤怒向筱原袭来，可他却不敢报警。无论如何，他要向那个夺走手的人复仇。

将这些断手从他手中夺走的小偷必须要为自己所做的事受到惩罚。至今他还没有夺取任何人的性命，这个人或许就要成为第一个例外了。

筱原发誓，要抓住小偷，救出那些被他带走的手，再切下他的手，还要勒死他或者刺穿他的心脏，这个人必死无疑。

但要如何找出小偷？筱原坐在电脑屏幕前，双肘支在桌上，陷入了沉思。

他看到键盘缝隙里落了灰尘，把手伸向了一旁的高压空气喷罐。就在这时，他停下了手里的动作。他发现了键盘上的一个东西。

没错，这一定是小偷落下的。除此之外，没有其他可能。差点儿就看漏了，筱原心想，这么小的东西，能发现它也算是奇迹了。

他又想到冰箱里的东西，忽然想明白了刚才是什么让他感到怪异，笑出了声。小偷失败了，他犯了令人遗憾的错误，因为一点儿愚蠢的错误就让自己的身份暴露了。

4

第二天早上，筱原在拎去学校的包里放了一把菜刀。是他一直用来切断手掌的那把，大小正好。到了办公室，他和其他老师打了招呼，没有人发现他包里的刀。

早晨的校园一片热闹景象。学生们聊着天，从教师办公室门前的走廊快步经过。马上就要期中考试了，办公室里的几张桌上都放着出好题的试卷。

同事问筱原考题出得怎么样了，他微笑着回应了。筱原心想，自己的人生就建立在这样无聊烦琐的工作上。他的内心烦躁不安。手！手！在筱原的眼中，同事已不是同事，而是手。先有了手，才有了长在手上的同事。因此，刚刚的这番对话毫无意义。

上午有课，筱原没能去找拿走手的小偷。不过，他知道是谁干的，必须要尽早抓住小偷，追问冰箱里那些手的下落。

事发至今，仅仅过了一个晚上。他希望被小偷偷走的手正安全地保管在某个地方。

一旦知道了藏着那些手的地方，筱原会毫不犹豫地用菜刀砍掉小偷的手。不仅是手，他身体的其他部位全都要据为己有。

上午最后一节课是在筱原自己负责的班里上。此时，教室里有无数只手正将他写在黑板上的板书抄在笔记本上。班上有四十二个学生，一共有八十四只手。

筱原一边讲解着考试范围，一边继续想着冰箱里被偷走的手。

小偷留下了食物，只偷走了手。起初他还没注意到这一点，现在想来相当费解。

不一会儿，下课铃声响起。上午的课结束了，进入午休时间。

下课后，筱原走出教室，走向办公室拿装着菜刀的包。

刚进入午休时间，走廊到了一天中最喧闹的时候。但对筱原来说，一切不过是无意义的杂音而已。

筱原在办公室待了片刻，就朝化学教室走去。

午休时，我去了化学教室。打开门一看，里面没有人，于是我走进去关上了门。不同于校园其他地方的嘈杂，化学教室是一个寂静得仿佛时间已经停滞的空间。

我摸了一下手腕，感到心跳像是刚跑完百米冲刺一样急促。全身肌肉僵硬，我感到了紧张。

筱原老师昨天回家后做了什么？发现手被偷走后又会想什么？会不会因为暴怒而失去理智了……我只能猜测。

上午我没有碰见筱原老师，即使见到了，我也会装成什么都不知道的样子。必须得小心谨慎，要是做了什么可疑的事，就有暴露自己的危险。不过，我觉得他没有发现是我偷走了手。当然，这只是我的推测。

或许我没发现，但已经在现场留下了蛛丝马迹。我不知道遗落的是什么。如果真是这样，被满心想要复仇的筱原老师发现的那个时刻，我的性命便会立刻陷入危机。

就在我望着阴暗而空荡的化学教室思考的时候，发现教室门口好像站着一个人。

筱原打开化学教室的门，看到里面坐着的那个学生时，感受到了一股强烈的冲动。

想狠狠揍上去！筱原极力克制着内心的冲动，轻声向学生打了招呼。他打算若无其事地接近对方。

学生看向筱原。“老师好。”

看上去和平时没有区别。筱原心想，这个学生此刻一定在心里嘲笑着他，演着戏看着老师接近，想必十分享受。小偷来化学教室，不就是为了亲眼看到因为丢了手而惊慌失措的老师吗？

筱原叹了口气，克制着愤怒走了过去。这个学生还没有意识到身份已经暴露，竟然愚蠢到不知道逃跑，让他就这样轻而易举地站在了身后。

这个小偷竟然连布娃娃的断手都要拿走。谁会知道那是手呢？明明只是一个小小的布团，连手指都没有。小偷竟然把一团包着棉花的布团和其他的断手一起拿走了。

能认出那是手的人一定曾偶然看到了残缺的布娃娃躯干，所以开始怀疑自己的老师是断掌事件的凶手。

筱原把右手放在了眼前这个学生的肩膀上。对方的肩膀震颤了一下。

学生缓缓回头，看向筱原。“怎么了，老师？”

真会演！筱原看着学生心想。

剪下手后，残缺的布娃娃就扔在化学器材室的垃圾箱里。而有机会看到这个布娃娃的人，屈指可数。

所以在打扫化学器材室的那个中午，有时间翻找移到化学教室的垃圾桶的人就只有森野。帮自己打扫的那个男生应该没有时间。

“老师，请把手拿开！打扰我看书了。”那个总在化学教室角落里看书的少女很少见地挑起了眉毛，对筱原说。在筱原的记忆中，这是她脸上的表情第一次有了变化。

昨天，筱原在看到键盘缝隙里落下的东西之后就明白了。那是一根黑色长发。在偌大的家中能注意到这根头发真是太巧了。筱原是短发，所以这根头发肯定不是他的。那么就是闯入家里那个人的头发了。

还有书架。眼前这个少女正在看的这本书，续集就放在书架上。但书的位置发生了微小的变化。原本整齐排列的书脊，哪怕只挪动了五毫米，筱原也能发现。一定是她看到这本书后无意间用手碰到了吧。

毫无疑问，小偷就是面前的这个学生。

筱原放在森野肩膀上的手开始用力，仿佛要把她捏碎似的。森野的表情因为疼痛而扭曲。

“说，把手藏哪儿了？”筱原尽量保持着绅士风度，命令道。

可是，森野只是感到疼痛，一心想挣脱筱原的手，并没有回答。桌上翻开的书掉在了地上。

“手放在哪里了？”

筱原松了一点儿力气，为了能问出手的下落而放慢了语速。平时无论筱原对她说什么都面无表情的森野，此时露出不解的神情，摇了摇头。

她还在装，筱原想。就在他思考的这片刻，他的手已不知不觉移到了少女纤细的脖颈上，开始用力捏紧。

森野瞪大眼睛看着筱原，一副惊愕的表情。而筱原的手指正一点点嵌进森野脖颈上的柔软皮肤。筱原意识到他正在杀死这个少女，但这也是迫不得已，他手上的力气越来越大。

这样下去，过不了多久，她就动不了了吧。就在筱原觉得快要成功的时候，眼前突然出现了森野拿着的细长圆筒状的物体。在他明白那是喷雾的瞬间，喷口已经到了他的眼前。

听到喷雾喷出的声音，筱原的眼睛顿时剧痛无比。

森野好像随身携带着防狼喷雾。筱原老师被喷得无法睁眼，还被森野用椅子狠狠打中了头。

森野开始大声喊叫起来，不过不是哭叫，只是冷静地喊人过来。

不久，听到叫声赶来的老师和学生聚集在了化学教室里。在一群围观者中间，筱原老师狼狈地躺在地板上，手捂着剧痛的眼睛。

尾声

筱原老师被逮捕了，不过不是因为断掌事件，而是以更令人憎恶的罪名接受了社会的制裁。至于他真正犯下的罪恶，至今也没有人知道。

他被解除教师职务后，搬去了一个偏远的地方。从那之后，断掌事件再也没有出现新的受害者。

从老师家里拿出来的手被我埋在了自家院子里。这些手对我来说都不重要。我和筱原老师不一样，并不是无论是谁的手都想要。

让老师误认为森野是小偷，是我设下的圈套。

打开老师的冰箱，我确认了自己的判断是正确的，断了的手都没有被扔掉，而是被妥善保存着。在潜入老师家之前，我就猜到了这件事，并且打算好要借由布娃娃的手，让森野成为老师的怀疑对象。老师一定是个头脑聪明的人，足以通过布娃娃的手被偷这一细节，推测出谁是小偷。只是，他不知道我中途调换过垃圾桶，事后也有的是时间慢慢翻找。

我还将像是森野头发的一根黑色长发留在了老师家里。那是我妹妹的头发，刚好派上了用场。至于放在哪里会让这根头发更容易被发现，则是我回忆起整理化学器材室时老师用空气喷罐清理键盘缝隙后想到的。

书架上与森野有关的书挪动了位置，也是我为了万无一失而故意为之。

如果老师认定森野是小偷后切下她的手，我的计划就大功告成了。之后就只需要等老师把断手放到冰箱里，我再去偷出来就行。当

然，我知道这其中有很多不确定因素，老师杀了森野，或许不一定会把她的手带回家。但计划也不是没有成功的可能性。

我只想要一个人的手，那就是属于森野的、白皙又美丽的手。

“能教教我怎样做出你刚才那种表情吗？”森野在教室里第一次和我说话的时候，这样问我。

平日里无论跟谁说话，我都会面带微笑。但其实我的内心毫无笑意，森野似乎看出了这一点。谁都没有看穿我的演技，森野竟然察觉了。

从那之后，我们成为了彼此的聊天对象。虽然这是甚至不能称为“朋友”的冷漠关系，但只有在跟她说话时，我不用伪装自己，可以展露内心，让面部的肌肉休息。我在众人面前隐藏起来的所有冷漠和无情，在抱着无所谓态度的森野那里都得到了原谅。

就在大家差不多忘却了断掌事件后，暑假结束，秋学期开始了。

放学后，傍晚的斜阳将校园染成了温暖的黄色。一阵风从敞开的窗户吹进教室，吹动了森野的长发，她正站在我桌前。

“虽说那部电影找了真的畸形人来演，但故事很奇怪啊。畸形人还抬着神轿[2]一样的东西。”

听了森野的描述，我随口说出了那部电影的名字。她的脸上露出了一丝惊讶的表情，对于平时面无表情的森野来说，这表情可以称得上是震惊了。

“回答正确。”

这是一部德国女性导演的作品。对这种怪异的电影有兴趣的人，恐怕只有我和森野了。

“对了，你还记得断掌事件吗？”我换了个话题。

“今年春天发生的事吧。”

“如果你成了受害者，现在又会是什么样子呢？”

森野盯着自己的双手。“也许戴手表的时候会不方便吧。怎么了，突然问这个？”森野有些不解地问我。

直到现在，她还不知道那个被自己当作色狼反击的人就是断掌事件的真正凶手。而我至今也会时不时地观察森野的手。我很庆幸她的手没有被筱原老师切断。这不是因为有生命力的事物更美好，而是担心筱原老师很可能会切错位置。

“没什么。”我答道，起身准备回家。

我想要森野的手，是因为在她的手腕上有割腕自杀时留下的美丽伤痕。

---

[1]在日语中，“志愿”的发音与“死亡动机”相同。

[2]在日本的祭祀活动中，用来供奉神明牌位的轿子，由多人抬着上街游行。

III　犬

Dog

1

鲜血一滴一滴落在地面上，对手正想要逃到草丛深处。然而，对我来说绕到前方堵住它毫不费力。这只四足动物已身负重伤，就要耗尽体力，动作变得迟缓起来。

是时候解除它的痛苦了，我想，它显然已经不具备任何反抗的意志。

我用嘴巴咬住它的脖子，它的颈骨在我的上下腭之间断裂。这声音伴随着触感在我的口中扩散开来。它失去了力气，身体软绵绵地挂在我的嘴上。

冷酷、决绝。我本来不想做这种事，可这是由香希望的，于是我杀了它。

我张开双腭，动物的尸体从中掉落。它毫无生气地趴在地上，瞳孔的光消失殆尽，陷入了沉默。

我吠了起来。

这只四足动物是刚刚由香和我带到桥下的。在途经一户人家门口时，由香停下脚步向内张望，似乎在品鉴着什么。我顺着她的视线看

去，这只动物也正歪着脑袋看着我们。

由香转头看着我说：“今天晚上的猎物就是它了！”

我不懂由香的语言，但隐约知道她在说什么。

这样的仪式时不时在夜里举行，这已经是第几回了呢？每次，由香和我都会把在街上发现的猎物带到只有我俩知道的秘密地点，接着由香就让我和它们在桥下那片空地上厮杀。

我服从着由香的命令。在她的指挥下，我在空地上狂奔、追赶、扑向猎物，再把它们撞飞。选定为猎物的四足动物通常比我体型更小，只要我一用力，它们就会轻而易举地被我撞倒、负伤、血迹溅到体毛上，还会骨折。

我一旦胜利，由香就会微笑，看上去很高兴。虽然语言不通，但她的心情就像溪水一样渗透进我的内心，我能真切地体会到她的喜悦。

由香是我从小到大一直相伴的朋友。第一次见到她的时候，我还和同胞兄弟在一起。当我们躺在母亲的怀里睡觉时，由香就会带着充满好奇心的表情俯身看着我。那个情景，现在我还记得。

我的吠声经由桥底反射，响彻夜空。头顶上巨大的桥体遮住了大半个天空，抬头望去，桥的背面一片黑暗。

这座大桥架设在宽阔的河面上，桥下的河堤被一片辽阔茂盛的草丛覆盖，拨开杂草才能进入。但在桥下有一块没长草的狭小空地。或许是缺乏光照，才有了这一片圆形空地。我们现在就站在这里。

由香和我发现这片空地时正值夏天，站在空地的中央，周围就像是筑起了一面草壁。于是，这里就成了我们的秘密游乐场。

可是现在，这片空地变成了由香命令我厮杀的战场。

我并不想咬死其他动物，可是由香却希望我这样做。她这样命令我时，眼睛里有一抹没有一丝光亮的夜色。

由香会坐在圆形空地的边上看着我战斗。不一会儿，她站起身来。

回家吧。她的念头传递给了我。我们之间的交流从来不需要语言。

我叼着尸体，准备扔到那个洞穴里。洞穴就在离空地不远的草丛中。

一松口，动物们小小的身体就会碰到洞穴的边缘，再无力地滚入洞中。虽然洞不深，但洞底昏暗，什么也看不清。我听到动物尸体坠落洞底的声响。

这个洞穴原本就有，大概是有人为了埋什么东西挖的。黑暗的洞底堆积着无数具在由香命令下杀掉的动物尸体。一靠近洞穴，恶臭就扑鼻而来。

从第一次在桥下举行仪式开始，由香就命令我把尸体扔进这个洞穴。那时的我还不懂得怎样战斗，每次都会弄得遍体鳞伤，就像那些尸体一样。站在它们面前，我的大脑一片空白，不知道该怎么做。不过，现在的我已经习惯了战斗，可以冷静地杀掉它们。看到我变得强壮，由香似乎很满足。

此刻，从猎物身上撕扯下来的毛发还残留在我的嘴里。我吞咽着，朝有水的地方走去。穿过茂密的草丛，视野突然变得开阔。

丛生的杂草在水边突然到了尽头，眼前是一条宽阔的河流。河水漆黑，与其说是河水，更像是一片浓重的黑暗。头顶大桥上的路灯星星点点地映照在河水上，延伸到河的对岸。我在河水里洗去嘴上的血污，回到了由香在的空地。

好啦，我们走吧。

由香向着混凝土台阶走去，嘴里发出了这个意思的声音。台阶沿河堤向上，从河岸边的草丛一直通上大桥。穿过茂盛的草丛，才能从空地走到台阶。我跑到由香的身边，和她一起向台阶走去。

趴着台阶，我回头望向旁边的草丛。

草叶尖在微风中轻轻摇曳。有那么一瞬间，我感到草丛里有人，立刻摆好了战斗的姿势。我感到紧张，可是等我竖起耳朵仔细听时，又觉得像是风在作怪。

由香已经走到台阶的尽头，站在那里等我。我跑上台阶，那片秘密的空地被我抛在身后。

一天的课结束后，我离开学校，来到车站前与同班同学森野会合。车站前有一个大型公交总站，有喷泉，也有花坛，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小型广场。广场上摆放着长椅，坐在椅子上的人们悠闲地消磨着时光。

森野坐在远离主路的一条长椅上，附近的树木遮住阳光，投下一片树荫。森野有空时总看书，可是今天她把书合上了，放在身边。

森野身体前倾，坐在长椅上，长长的头发像面纱一样遮住了脸庞。

我走近了，她抬起头来看我。在那张似乎从未经日晒、像瓷器一般白皙的脸上，左眼下方有一颗小小的黑痣。她的脸就像洋娃娃一样，让人感觉不到一丝生气。只要她不动，就可以当人体模特。

森野不说话，用手指着地面。人行道上铺着白色石板，在她脚边有一个像纸屑一样的东西。仔细一看，那东西还在蠕动。

一群蚂蚁正在肢解、搬运一只蝴蝶。蚂蚁用前颚咬着蝴蝶的翅膀，蝴蝶像游艇的船帆一样，翅膀直立起来，在石板上倒映出清晰的影子。森野正津津有味地观察着它们。

我们其实没有必要专门约在车站前会合。只要放学后一起走出校门就行。只是森野在学校里小有名气，大家对她的容貌和气质议论纷纷，她走在校园里时也常常有人回头看她。我并不想被人看到和这样引人注目的人物频繁地走在一起。

森野向来不理会周围的声音，她似乎完全意识不到别人的存在吧。对别人的目光，她多少有点儿迟钝。

“我们出发吧。”她起身迈开脚步。

我跟着她，向同一个方向走去。今天她要带我去常常光顾的一家旧书店。

“那家店很小，经常只有我一位客人。”

我在学校听森野说起过那家店的名字，她还把店的大致方位告诉了我，但我不知道这家店，也没有弄清具体的位置。

森野在黑板上画了地图，但是她描绘的地形仿佛不属于地球，理解起来相当困难。她一边用白粉笔画着线条，一边疑惑地感叹那家旧书店怎么会建在河里。于是，她决定亲自带我去。

她带着我穿过商铺林立的闹市区，走进了住宅区。天气晴朗，我感到了直射在背上的阳光。道路笔直向前，两边排列着独栋的住宅。森野不假思索地向前走去，似乎对这一带很熟悉。

“你知道最近发生在这儿附近的宠物诱拐事件吗？”我问她。

“宠物诱拐？”森野歪着脑袋，看样子并没有听说过。

我一边走一边跟她解释。吃早饭的时候我听爸妈说，家附近的邻居早上起来，忽然发现家里养的狗不见了。

“最近这种事还挺多呢。”妈妈嘀咕。

虽然我通过看电视等途径收集和调查过一些变态犯罪案件，但家附近发生的事情还是妈妈更清楚。

听妈妈说，每个周三和周六的早上都有人家发现养在院里的宠物不翼而飞。凶手在每周二和周五的深夜行动。被诱拐的都是狗。于是最近很多人家都提高警惕，一到晚上就把院子里的狗牵回屋里。

森野津津有味地听我讲完，意犹未尽地问：“还有其他信息吗？”我摇摇头，森野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

她会对宠物诱拐事件感兴趣，让我颇感意外。因为自从认识她，我从来没听她说过和狗、猫、仓鼠等小动物有关的话题，我以为她对动物没有兴趣。

“凶手拐走它们之后会做什么呢？”

“它们？”

“就是那些臭烘烘的四脚动物啦，叫声很吵的那些。”森野说的是狗。她看着前方，嘟囔道：“不懂把那些动物带走要干吗。想组一个军队吗？真是弄不懂。”

她像是在自言自语，我没有回应她。

“等等！”在去往旧书店的路上，走在我身旁的森野突然停了下来。我也停住了脚步。

这条路通向一个丁字路口。我看着森野，想知道她突然停下的理由。

“别说话！”她竖起食指。

即使周围只有我一个人看着她，她还是十分激动。我也竖起耳朵，想探寻四周的异常之处。

可我什么奇怪的声音都没有听到，只有某个地方的狗一直在叫。这是一个宁静的午后，站着不动时，阳光照得人的后背暖洋洋的。

“不行，前面走不通。”森野终于出声说道。

我仔细看了看前面的路，并没有立着施工或禁止通行的路牌。而且，还有一个老人正骑着自行车慢悠悠地从我们身旁经过。

“旧书店去不了。这条路明明以前是通的……”

我问森野为什么，但她只是不甘心地摇了摇头，接着便沿着原路往回走。

森野向来有点儿我行我素，不太搭理班上的其他同学，也不在乎别人说了什么。大部分时间，她都独自一人待着，面无表情。能让她一脸不甘心地无功而返，这件事一定不同寻常。

我又检查了一下四周。路两边的住宅鳞次栉比。从前面一户人家的大门向里望去，可以看到一个新建的狗屋，可能是最近才开始养狗吧。站在门口，还隐约可以听见狗的喘气声。我寻找着除此之外的声音，从一开始，我就没有考虑过狗的事。

过了一会儿，我才恍然大悟。

此时，森野已经大步流星地往回走了二十多米。我刚准备追上去，她却再次停下脚步，举起一只手提醒我。

“危险。别再往前走了！”她仍然看着前方，咬着下唇。“我们被包围了。”她低声道，声音里透出一丝紧张。

这时，前方出现了一个牵着大狗的女孩，正向我们走来。

那只大狗是一只金毛寻回犬，长着茂密的毛发。女孩手里的绳子拴在它的项圈上。女孩个子不高，看上去有些瘦弱，年纪大约是小学三年级左右吧，刚好到肩膀的长发随着她的步伐跳跃着。

在她从我身旁经过的一瞬间，我看向那只大狗。它的瞳孔中映出了我的身影，身影随着它迈出前爪的步伐而微微晃动着。

那是一双充满灵性的深黑眼睛。我仿佛被吸引般凝视着它的眼睛。

接着，我的身影从它的瞳孔中消失了。狗收回了视线，抬头去看女孩。

牵狗的女孩走进了旁边一栋红色屋顶的平房。

“我回来了……”女孩的声音传来。金毛寻回犬也穿过玄关的门进屋了。院子里没有狗屋，大概是在家里饲养吧。

女孩和狗的身影消失后，一直身体紧紧贴在墙边站着的森野仿佛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似的，继续往前走去。我以为她会对刚才发生的事说些什么，可她却默不作声，神情又恢复了正常。我明白了，刚才这一幕对森野来说似乎是某种例行反应了。

“我之前一直没有发现这条路这么危险。”她有些懊悔地说。我问她有没有其他去旧书店的路，她说那样就要绕个大圈，似乎很麻烦。看来，她已经没有心情为我带路了。

我快步追上森野，脑子里还在想着宠物被诱拐的事。凶手为什么在每周二和周五夜里作案两次？那些被带走的狗又会面临着怎样的命运？

对森野和我来说，这些离奇的案件和凶手身上，都散发着一种阴暗的魅力。其中，有令人肝胆寸断的惨绝人寰的死亡、让人发出尖叫的荒诞的死亡……我剪下报纸上的相关报道，试图去窥探事件背后的凶手心中那深不见底的黑洞。

这会被人称之为恶趣味吧。然而它们如同有魔力一样，让森野和我为之深深着迷。

这起案件称不上多么离奇，不过是宠物狗被诱拐了而已。然而事件就发生在我们身边，跟遥远国外发生的一场大火灾相比，这种身边的小骚乱还是更令人在意。

“你不好奇诱拐宠物的凶手是谁吗？”我对森野提起了这个话题。

“等你知道了再告诉我吧。”她面无表情地说道，话里透露着一丝不想靠近这个事件——准确来说是狗的意味。

由香、我和妈妈一起生活。不过，妈妈总是不在家。每天一大早她就出门了，有时到了傍晚还不回来。所以，白天就只有我和由香。

我和由香从小一起长大，我生下来不久后就和兄弟姐妹分开了，是由香一直陪伴着我。

由香的每一天几乎都在躺着看电视中度过。我总是依偎在她身旁，躺在铺开的报纸或杂志上。在她熟睡的时候，我会把下腭枕在她的背上。

由香看厌了电视节目，我们就一起做伸展运动。由香在厨房和洗手间里忙碌的时候，我就紧跟在她的后面。

然后我们就会出去散步。我喜欢散步，喜欢走在由香的身边。我们之间有一条散步绳相连，每当我走错方向的时候，由香就会皱起眉头说：“不是那边哟。”

有时候家里会有一个陌生人来，一个高大的人类男性。是妈妈把他带回家的。

他一来，家里的空气就会变得恶臭。我和由香在家中时的快乐氛围也会突然消失。

那家伙一进门，就会一边满脸堆着笑容看着妈妈，一边摸我的头。可他从来不会看着我的眼睛。

他摸我的头时，我总是克制不住地想咬他。

我和由香都讨厌那个家伙，因为他经常趁妈妈不在时偷偷殴打由香。

第一次目睹那个场景时，我还以为是自己看错了。那时妈妈刚起身离开，起居室里只剩下我、由香和那个家伙。

他先是用手肘撞了一下身旁的由香，由香惊讶地看向他。

接着那家伙扬起嘴角，凑近由香的脸咕哝了些什么。我正趴在房间角落里，听不见他说的话，只看见由香的脸色陡然一变。

我感到惊恐不安。我和由香虽然在房间的两头，相隔甚远，但内心的深处是相通的。她心里的紧张和困惑原封不动地传到了我的心里。

妈妈回来的时候，那家伙装作什么也没有发生的样子。由香带着不安看着妈妈，可妈妈却没有注意到任何异常。

由香用求救般的眼神看向我，我却只能在房间里徒劳地转来转去。

后来，那家伙来家里的时候，对待由香的态度越来越恶劣，有时甚至会踢她的肚子。由香痛苦地呻吟着，倒在地板上不停咳嗽。我奔到她身旁，伸出手护着由香，抬头盯着他看，他只是不耐烦地“啧”了一声。

他总是在晚上来家里。为了不受伤害，我和由香总是蜷缩在角落里。每到这样的夜晚，家里的气氛就会变得很可怕。我们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开门进来，由香会因为害怕而无法入眠。

我们再也无法忍受那些夜晚了，于是就悄悄溜出了家门。

由香让我咬死动物，就是从那个男人来家里之后开始的。自从他来了，由香总是在哭泣，眼神也变得阴暗起来。

这让我觉得悲伤。

2

“我是在夜里十二点左右发现的。”年轻的主妇抱着一个闭着眼睛睡着了的婴儿说道。从刚才闲聊中我得知，她的孩子刚三个月大。

“睡觉前我老公去看巴甫洛夫，结果发现狗屋里竟然是空的……”

巴甫洛夫是一只在两周前的周二深夜被诱拐走的狗。它是我不认识的某个品种的狗，还有血统证书。

我和这位主妇正面对面站在一栋西式小楼的玄关前。这里距离我家大约有两公里。

在放学后回家的路上，我想去走访一下这些丢了狗的人家。于是，我自称学校新闻社成员，想调查一下最近频发的宠物诱拐事件。听说采访可能对找到狗的下落有帮助，她就非常配合地讲述起了事件经过。

“后来我回想，在那天晚上十点左右，巴甫洛夫好像叫得很厉害。不过因为它经常冲着行人叫，我就没太在意。”

“那是您最后一次听到巴甫洛夫的叫声吗？”

听了我的提问，主妇点了点头。

我从玄关向院子里看去，院子面积不大，里面放着一个空荡荡的狗屋。狗屋很大，屋檐下还有用来拴住狗绳的金属部件。

“凶手是从那里把绳子解开，再把狗牵走的吧？”

听了我的问题，主妇摇了摇头。“绳子还在的，还有一块吃了一半的炸鸡块掉在了地上。”

她认为炸鸡块可能是凶手放在那里的。我又问她炸鸡块是不是市面上可以买到的那种，她不能断定，但觉得看上去倒像是家里做的。

这样看来，凶手从家里带上可以用来引诱狗的食物，等狗放下警戒，便将其诱拐。不过，用炸鸡块当诱饵倒很像是普通人的犯罪方式，凶手不像是擅长躲藏或者诱拐的惯犯，而是更具有某种“人情味”。

我向这位主妇低头道谢，感谢她的积极配合。

她大概是想起了爱犬，看着狗屋说：“哪里哪里。可一定要抓到凶手啊！”

她的语调平静，可是声音里似乎蕴含着杀气。这时，她怀中的婴儿醒了，开始哭闹起来。我向她道别后便转身离开了。

就在这时，我注意到对面的人家似乎也有一只狗。从大门外可以看到一只黑色的大狗，狗的身高差不多到我的腰间。

“它叫巧克力。”身后传来了刚才那位主妇的声音。

“我都没发现对面的人家也养狗呢。”我说。

“是啊，可能因为它不怎么叫吧。”

仔细看，巧克力的狗屋比巴甫洛夫的狗屋位置更明显。只是因为性格安静，才没有被凶手注意到吧。

我回到家，妹妹樱正在和妈妈一起准备晚餐。妈妈站在锅前，搅拌着锅里的东西。樱一只手拿着菜刀，正在切蔬菜。

妹妹樱比我小两岁，马上就要考高中了。平日里这个时间，她都在补习班，今天她说休息。直到春天她都留着一头长发，夏天的时候剪短了，现在看上去像个少年。

妹妹和我的性格完全相反，她经常帮妈妈做家务。别人若是请她帮忙，她也从来不拒绝。

比如，妈妈要是在电视机前吃着点心，就会双手合十请求妹妹：“樱，洗碗就交给你了！”

“啊？不要，妈妈自己洗啦！”起初樱拒绝了。

妈妈就会低下头，一副仿佛世界末日就要到来的悲伤表情。樱见状就会手忙脚乱，仿佛心灵受到了打击。

“知道了知道了，别哭了！”

樱几乎像是要和妈妈一起哭出来一样，安慰起了妈妈。接着她就站起来，走向厨房。等这一回合结束后，妈妈又拿起了放在电视前的饼干。我好奇樱要像这样听妈妈的话听到什么时候，也许她真的很单纯吧。照这样发展下去，她可能要替我给爸妈养老送终了。

樱还有一个特别的才能。这个本领让我对她刮目相看，可她自己将其视为诅咒。不过，她如果一直过着现在这样平凡的生活，谁也看不出来她有什么不同。

“又去游戏厅了？”我刚到家，妈妈就叹着气说。

我对游戏没什么兴趣，只不过在放学后晚归的时候常拿来做借口。

我坐在厨房的椅子上，看着她们俩做菜的背影。真是黄金搭档啊，妈妈正在用平底锅炒菜，一伸手，妹妹立刻就明白了，将盐瓶递过去。妈妈尝了尝味道，在她说出“给我味淋”这句话之前，妹妹就已经手拿味淋瓶站在她身边了。

她俩跟我说话，我敷衍着答了两句。她们被我的话逗笑了，樱笑得太厉害，以至于露出了痛苦的表情，对我说：“别再逗我笑了，我还要往盘子里盛菜呢。所以后来那个老师怎么样了？”

樱一问，我才意识到自己和她们讲了学校里的事。有时候，我甚至没有意识到自己刚刚说了些什么，她们又为什么会笑呢？因为说给家人听的话大多是我如条件反射般在无意识中编出来的，完全是毫无意义的感想。

然而，我的话竟然不可思议地没有任何漏洞。在旁人看来，也许是我在妈妈和妹妹的聊天中插着话吧，其实在家人看来，我一直是个虽然成绩不好，但能够给人带来欢乐的开朗少年。

可是在我看来却完全不是这样。我和爸妈、妹妹之间根本不存在所谓的对话，因为我会立刻忘了自己说过什么。明明一直在沉默，周围的人却不知为什么被我的话逗得前仰后合，我感觉自己好像在做着一个奇怪的梦。

“听说纪里家的狗还没找到。”樱一边洗碗，一边跟妈妈说。对她们的聊天一向左耳进右耳出的我突然开始听进去了。

“还以为它过几天就会自己回来呢……”

我竖起耳朵听着。

据樱说，同学家养的狗上周二就不见了。大家都说这是专门诱拐动物的人干的。

“还有啊，听说狗不见了的那个早上，院子里还留下了用来当诱饵的香肠。”

“真的吗……”妈妈嘀咕着，接着又惊呼起自己忘记买香肠了。

“狗是什么品种？大型犬？”我问。

樱听罢皱着眉头看着我。“哥哥……”

我好像在家人面前露出了平时不会出现的表情。

“嗯，怎么了？”我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

“被诱拐的狗好像是杂种，体型也很小哦。”

我突然想到忘记问巴甫洛夫的主人一个问题了，于是尽量自然地结束了和家人的对话，连校服也没换就再次出了门。从厨房传来妈妈的声音：“都已经晚饭时间了，还要去哪里？”

等我回到巴甫洛夫主人家的时候，天色已经暗了下来。我按响门铃，两个小时之前刚聊过天的年轻主妇再次出现。她一看到我，就“哎呀”了一声。这次她没有抱着孩子。

“多次叨扰，非常抱歉，我突然想起有件事情忘了问您……请问巴甫洛夫有多大啊？”

“就为了问这个专门又来一趟的？”她虽然对我的二次造访感到奇怪，但还是告诉了我巴甫洛夫还没有成年，是小狗。

“但比幼犬稍微大一些？”

“嗯，是的。成年之后体型会很大，所以我们买了大型狗屋……”

我道谢之后离开了。

凶手诱拐了狗，但没有带走狗绳。那他是怎样带走狗的呢？莫非是自己准备了绳子？可是那样还不如直接解下拴在狗屋上的绳子更省工夫。或许，凶手是解开项圈双手将狗抱走的吗？

还有，为什么不选对面人家性格安静的狗，而是巴甫洛夫呢？换作是我，会选择不叫的狗吧。这样岂不是更轻松？可凶手没有那样做。也许，是因为巴甫洛夫体型小，便于搬运吧。听妹妹说同学家养的狗体型也不大。所以凶手在作案时会选择小型犬。

为什么要选择便于搬运的小型犬？其中一种可能性是，凶手没有汽车之类可以装进大型犬的交通工具，所以才会选择小狗。根据目前掌握的线索，丢失狗的人家在居住区域上相对也比较集中。如果凶手是拥有车的人，多半不会在这样小的区域范围里作案，而是会去更远的地方吧。

我想到了适用于无动机凶杀案的犯罪心理分析，可以由此推测凶手选择猎物的标准。

通常凶手会下意识选择比自己弱的猎物。假设受害者的身高均不足一米五，没有超过一米六的，那么就可以推测凶手的身高在一米五至一米六之间。或许这次的宠物诱拐事件也是同理。

回到家后，爸爸已经下班回来，一家人正准备吃晚饭。我解释说刚刚是去了一趟便利店，便若无其事地加入了他们的对话，问起附近把狗养在院子里的人家。

“啊，那家的狗狗太可爱了！不知道为什么不养在家里呢，明明还那么小。”在说起附近一户养狗的人家时，樱这样感叹道。

“放在家里太吵了吧。”爸爸回答。

我问了那户人家的住址。今天是周二。在夜里，凶手或许会再次现身。

那户人家就住在街道拐角处。房子是一栋古色古香的日式建筑。从院子的矮墙向内望去，院子很大，墙边放着一个狗屋，看起来似乎是主人亲自动手做的木箱。在狗屋旁立着一根木桩，用来拴住狗绳。长着两只大眼睛的狗一看到我就叫了起来，在路灯下原地跳着。它的体型很小，连孩子都能抱得动。

我绕到远处的一个杂木林中藏了起来。树林的周围没有路灯，一片黑暗。

我抬手看了看手表。虽然周围伸手不见五指，但只要按下手表侧面的按钮，表盘的液晶屏就会亮起来。现在是晚上十点，正好是两周前年轻主妇最后一次听到巴甫洛夫叫声的时间。如果凶手盯上了这户人家，那应该就快来了。

杂木林的地上铺满了厚厚的落叶，轻轻一动，便会碰到茂密的树枝，发出折断的响声。夏天刚过，白天还很暖和，夜晚就有些凉了。

我把手伸进上衣口袋，摸到了匕首的手柄。以防万一，我准备了武器。

即使发现了凶手，我也不打算报警。我只想远远地看着这一切，尽量不被发现，所以武器多半是派不上用场的。

可是，我仍然想也没想就从刀具套装里抽了一把匕首带在了身上。匕首没有套，容易割到手，于是我另买了一个皮套套了上去。

我喜欢观察这些不同寻常的凶手。我遇见过杀害了好几个女人的凶手。从他的房间里，我找到了一套刀具，里面一共装着二十三把

刀。我还把它们带回家，藏到了书架里。在家的时候，我常常在荧光灯下欣赏银色的刀刃，看它如同水面一般反射出雪白的光。

有时，映在刀刃上的我的脸会突然变成那些被杀害的女人的脸庞。虽然只是错觉，但我觉得那痛苦和绝望的惨叫都已浸透到刀中了。

我不知道应该拿这些刀怎么办。它们不是带回家留作纪念的东西。每次凝视着发出淡淡光泽的刀刃，我都觉得它们理应被人使用才对。

我再次看表确认时间。按下点亮液晶屏的按钮，我看了时间，已经是周三了。然而，在我藏身于杂木林期间，没有人经过面前的这条路。

凶手究竟住在哪里？如果能确定这一点，调查范围就可以大大缩小。我想凶手今天大概不会出现了。

十分钟后，我从杂木林走出来回家了。

爸妈都睡下了，樱好像还在备考。听到我回来，她从二楼下来问我去哪儿了。去了一趟便利店，我说。

今天是那个家伙要来的日子，我却睡着了，没有出门。直到听到由香的惨叫，我从睡梦中惊醒，声音是从起居室传来的。

我从睡觉的房间飞奔出去。

原本和我一起躲在最里面房间里的由香被那家伙拖到了起居室。妈妈好像出门了，起居室里只剩他和由香。

此刻，由香倒在地板上呻吟着，发出在忍耐疼痛的悲惨叫声。

那家伙站在由香的脑袋旁，面无表情地俯视着她。从我的角度看去，他的体型如此巨大，头快要触碰到天花板了。相比之下由香看起来是多么弱小啊！在剧痛中她只能喘息着，无能为力。

我的大脑因为愤怒几乎快要沸腾。

我使出全身的气力咆哮起来。那家伙回头一看，瞪大眼睛，显得有些惊慌。他后退一步，离开了由香的身边。

倒在地上呻吟的由香看向了我。那是仿佛看着心爱之物的眼神。我发誓，一定要保护好她。

这时，玄关处传来了开门声，妈妈抱着购物袋回来了。她把那个家伙留在家里，自己出去了。

妈妈从背后拽住了正要去咬那个家伙的我。还差一点儿我的牙齿就够到他的手了。

就在这时，由香站了起来。在妈妈愤怒的叫喊声中，她从玄关逃了出去。我跟在由香身后，也一起冲了出去。

我们拼命奔跑着，背后传来妈妈站在门口大声呼喊的声音。我们都没有理会，径直逃向黑夜的深处。

寂静昏暗的小巷里点着路灯，照得脚发白，地面似乎是飘浮着的。我们俩带着两个小小的影子，从一排排路灯下走过。

不管走到哪里，都走不出这漆黑的夜色。不过，只要和由香在一起，我就不害怕。可是一想到她，我就感到悲伤。

由香没有哭，可我知道她很痛苦。或许是因为身体仍然疼痛，由香的脚步时不时会停下来。我很心痛，可只能站在她的身旁，陪她一起走。

“就把那户人家养的动物作为今晚的猎物吧。”由香说。

今天白天我们出来散步的时候，找到了一只容易带走的动物。我们朝那户人家走去。

由香应该也注意到了，最近寻找合适的猎物变得困难起来。越来越多的人家把动物关进了家里。看来我们的行动已经引起了人们的警惕。

我的心里总是忐忑不安。我们的所作所为不能被任何人知道……但除此之外，我的心里还有另一个令人害怕的阴影。

这个阴影不是我和由香，也不是妈妈或那个讨厌的男人，而是一个陌生人。他正在跟踪我和由香，也许总有一天，他会发现我们在桥下做过的那些骇人的事情。

一想到被人发现，我就害怕极了。如果由香和我做的事被大家知道了，他们一定不会继续让我们在一起。可是如果我不在由香身边，就没办法保护她了。绝对不能让这种事发生。

我们要去的那户人家就在前面了。路灯下屋檐清晰可见，其余部分隐匿在黑暗之中。房子位于街道拐角，白天散步时，我们发现院子里养着一只小狗。

“走吧。”由香说着，就向前走去。

就在这时，我用余光发现了什么东西。我轻声叫住由香，停下了脚步。她默默地看着我，似乎在说“怎么了”。

就在刚刚，那户人家前方漆黑一片的杂木林中有光一闪而过。只是一个光点，出现后就立刻消失了。

好像有人。我用心注视着那片黑暗，似乎有人正藏在那里，监视着我和由香要去的那户人家。或许是我多虑了，或许树林里根本没有人，但直觉告诉我一切不同寻常。

今天还是回去吧。我看着由香，用眼神对她说。她看了看我，又看了看那户人家。知道了，她说。

那天晚上，由香和我没有行动，我们在桥下待了一会儿就回家了。由香希望我进行杀戮，但我只是默默地坐在那里。

不安仍然笼罩着我。

那个一直跟踪我们的阴影，今晚终于现身了。

这不是我的错觉，他的确存在……

3

在周二晚上没有等到凶手后，第二天是周三，我又若无其事地询问同学和家人，想知道有没有谁家养的狗不见了。结果发现周二晚上凶手没有任何动作。不过如果凶手带走的是野狗，或在我所了解的范围之外作案，就不得而知了。

“你知道凶手是谁了吗？”周三的午休时间，坐在化学教室角落里看书的森野这样问我。

我摇了摇头，告诉她我还一无所获。

“凶手究竟为什么要诱拐那种动物呢？拿到宠物商店卖钱吗？”听森野的语气，她似乎不明白为什么会有人想要那些狗。

“凶手的目的恐怕不是钱吧。即使是拥有血统证书的纯种犬，只要到了一定年龄，宠物商店也不会再出售了，没人会买的。”

即使有人买，也不是作为宠物，而是作为实验动物用于研究吧。比起野狗，家养的狗更信任人类，用起来更方便。我听说家犬在实验动物的黑市交易里很受欢迎。

“诱拐狗的目的只可能是虐待了。为了满足这种欲望，还有人在网上交易被遗弃的猫和狗。”

“那么凶手会把诱拐走的狗在某个地方折磨致死，并以此取乐。真是奇怪的人。”

听了森野的这番话，我突然产生了一个疑问。

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凶手会在哪里虐待这些动物呢？应该不可能在自己的家里吧。我想起在电视上看到公园里发现了被虐杀的动物尸体的新闻，并引发了虐待动物相关问题的讨论，可是家附近却并没听说哪里发现了动物的尸体。

周三和周四的傍晚，放学后我又去走访了丢了狗的人家。他们都对我是学校新闻社成员一事毫无怀疑，很乐意为我提供线索。于是每天走访一户人家成了惯例。

然而，我还是没有得到有关凶手身份的关键信息。被诱拐的动物无一例外都是杂种小型犬。有的留下了明显的用食物引诱的痕迹，有的则没有。

这周五放学后，我乘上公交车，去走访一户丢了狗的人家。根据我了解到的线索，那里是事件第一次发生的地方，是一片离学校和家都很远的河边住宅区。

我按照地图找到了那户人家，那是一栋崭新的小楼。我在门口按了门铃，无人应答，好像家里没人。

小小的院子里有一片郁金香花圃。空荡荡的狗屋外还放着盛狗粮的盘子。盘子是塑料的，上面沾着泥，显得脏兮兮的，上面还有一行像是孩子字迹的“马布尔的盘子”。

我转身离开，搭公交车回到了家附近。

今天是周五。到了晚上，不知道哪家的狗又会失踪。我边走边想着，突然听见有人叫我。回头一看，穿着初中校服的樱正推着自行车向我走来。她小跑了两步，追上了我。

放学后，樱通常会去补习班，几小时后才会回家，于是我问她为什么这个时候会出现在这里。

“发生了一点儿事，所以没去补习班……”她有气无力地说道，脸色难看极了，低垂着眼，无精打采地推着自行车。

“你又看到什么了？”我从樱手里接过自行车，帮她推了起来。

她轻声道了一声谢谢，说：“是啊，又看到了。”

樱天生有一个特异功能。我觉得是才能，她自己却很忌讳，视其为诅咒。

樱总是能发现尸体。

起初，她上小学一年级时和大家去爬山，因为迷路和大家走散了，一个人走到了一片湖边。在那里，她就发现了一具漂浮在水面上的人类尸体。

第二次是在四年后了。樱和朋友一家人去海边，又和其他人走散了。沿着海岸走到尽头时，她又发现了一具藏在礁石缝中的男尸。

第三次是在那之后的第三年。樱上初二时去高原参加学校排球队的集训。她在跑步途中弄错了路线，跑到了一个人迹罕至的地方。她绊了一跤摔倒了，爬起来一看，绊倒她的竟然是一块人类的头盖骨。

每次发现尸体，樱都吓得脸色铁青，回到家后就会发高烧，在床上躺上整整一周。

“为什么总是我……”犹如噩梦缠身的樱会哭诉。

然而，樱发现尸体的频率却越来越高。照这样下去，今年或明年她就会发现第四具尸体。而随着年纪增长，也许将来会每隔一分钟就发现一具。

“今天你发现了什么……”我问她。手下推着的自行车发出轮胎转动的咔嗒声。

“刚才在去补习班的路上，我看到了恶心的东西……感觉不舒服，就没去。”

樱的学校和补习班之间隔着一条河。河面宽阔，水量丰沛，水流缓慢。河上架着一座混凝土大桥，桥上车水马龙。除了机动车道之外，桥面上也有人行道和自行车道。那时，樱正骑着自行车穿过路口。

“我把书包和毛巾放在自行车筐里。”

那是她很喜欢的一条蓝白相间的毛巾。在一辆卡车从樱身旁驶过的时候，筐里的毛巾被风吹了起来，随风飘落到她正前方的桥下去了。

车辆不停从背后驶过，樱扶着栏杆探头看桥下，很幸运的是毛巾没有掉进河里，而是落在了河畔一片茂密的草丛里。

“于是我就走到河堤上去捡毛巾。”

沿着混凝土台阶往下，台阶的尽头就是桥下。这里杂草丛生，绿色的草长到了一人高。樱伸手拨开杂草丛前进，虽然杂草非常茂盛，人还是可以从中通行。

“在桥上的时候没注意，桥下还有一片光秃秃的空地。”

这是一片近似圆形的干燥泥土地。周围的杂草像一面墙壁一样包围着这片空地。

头顶上就是巨大的桥面，像是屋顶一般。抬头看去，遮盖住了大半天空。

“我在附近来回走着找毛巾……”

接着樱听到了一阵嗡嗡声，像是苍蝇飞舞的声音。定睛一看，杂草的上空中有一处聚集了格外多的苍蝇。

“因为毛巾好像就掉落在那边……我就试探着走过去……”

随着樱不断靠近那片区域，某种东西腐烂的恶臭便一阵阵传来。樱拨开杂草丛，走近了那个苍蝇聚集的地方。突然，她的脚下出现了一个漆黑的洞穴，确切地说是一个土坑。土坑的半径和深度都在一米左右，樱差点儿一脚踩了进去。浓烈的腐臭味扑鼻而来，樱往下看去……

坑里一层又一层地堆积着数不清的块状物体，支离破碎，没有形状，看不清到底是什么，只能看出块状物黑中带红。

我强忍着臭味，蹲到洞口边近距离地观察着。

那里有像是狗的嘴巴、尾巴的东西，还有项圈。在皮毛下面和腐烂了的组织之间蠕动着无数只白色的蛆。层层叠叠的蛆覆盖在表面，让人看不清形状。大量的块状物体堆积在坑底，它们是曾经拥有生

命、奔跑在太阳下的生物。想到这些，我越发感到眼前的景象令人震惊。也许这就是死亡和破坏的魅力吧。

看着这个充满腐烂和恶臭的洞穴，我不由想起了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纪录片和照片。这个死亡洞穴与战争存在着某种关联。

我站起身来，重新打量四周。正如樱所说，桥下只有杂草。越过草叶尖看去，远处是夕阳的光辉，黑色的苍蝇飞舞在空中。或许把我当成了同伴，苍蝇一直在校服和我的脸周围飞来飞去。西斜的太阳将目之所及的万物都染成了红色。

刚刚听了樱的描述，我立刻在脑海中将洞穴和宠物诱拐事件联系了起来。她发现的这个洞穴很有可能就是我要找的地方。

我让樱先回家，接着就去了桥下。沿着混凝土台阶走到河堤上，果然像她说的那样，杂草丛中有一片圆形的空地，位于海浪一样的杂草中央，不远处有一个苍蝇聚集的地方。

我俯身看脚下的洞穴，这里面应该有巴甫洛夫和马布尔吧。我转身离开了桥下的洞穴。

回到家里，我一直在等待深夜的来临。当时针指向十点，我把匕首装进口袋，走出了房间。

樱瘫坐在起居室的沙发上，似乎还没有从发现动物尸坑的打击中回过神来。我从她面前经过，向玄关走去。正在看电视连续剧的妈妈转过头来，问我要去哪里，我说去一趟便利店就回来。一旁的樱嘟囔道：“真是深夜的便利店一族……”

我再次去了桥下。今天是周五，凶手很有可能会在桥下出现。

我想象凶手虐待动物并以此为乐的样子，眼前还浮现出了他将狗的尸体扔进坑里的情景。

我想亲眼看看这件事，目睹凶手进行了什么样的仪式后扔掉了尸体。

这些奇特而残酷的事件震动着我的心灵，我的内心深处产生了一阵阵回响。而这一点无论是和同学们在一起嬉笑，还是与家人进行温暖的对话都无法实现。那些不过是收音机里的杂音而已。

到了晚上，宽阔的河流成了一面黑幕，像是倒映在地上没有星光的天空。只有桥上的一排排路灯发出一线微光。周围一片寂静，凶手应该还没有来。

我一步步走下坚硬的混凝土台阶，沉没在杂草的海洋之中。我拨开杂草向前走去，想起了刚刚在家里给森野打的那个电话。

“我待会儿要去见那个喜欢狗的人，你去吗？”

“啊，我也很想去，可是还有作业要做。”

“今天好像没作业吧。”

“妈妈生着病呢，快死了。”

“不用勉强找理由啦，早知道你怕狗，我就不喊你了。”

森野给了我一个意想不到的回答。“什……什么？我怕狗？别把我当傻瓜……那种东西，我才不怕……”

她的声音听上去相当认真，她应该也不是会乱开玩笑的人。于是，我先向她道了歉，为了照顾她的自尊假装相信了她，挂断了电话。

此刻，我躲在杂草的深处。

我双膝跪在地上，从口袋里掏出一台数码相机。附近唯一的光源便是桥上的路灯，不知道能不能拍到清楚的照片。为了不使用闪光灯，我把光圈调到最大，把快门速度设定到最慢。一旦打开闪光灯，就会被凶手发现，必须要小心一点儿。

我不打算报警，也不想被凶手发现。决不能被牵扯到事件中——这是我给自己定下的规矩。我只想当个旁观者，在一旁观看而已。虽然不报警意味着会有更多宠物失踪，让更多人伤心哭泣，但我并不会因此受到良心的谴责。我就是这样的人。

在草丛中可以看到混凝土台阶和桥下的圆形空地。凶手如果要走去堆放尸体的洞穴，就会经过空地。那时我就会按下快门。

宽阔的河流中水流充沛，河水奔流的声音在草丛中也能听见。我的脑海中浮现出了夜幕下的漆黑河面。周围安静极了。

冷风吹过，周围的杂草一齐沙沙作响。我的脸颊触碰到了尖尖的草叶尖。

手表的液晶屏上显示半夜十二点的时候，河堤上出现了一个黑影。接着黑影走下了台阶。我低下头，屏住呼吸，不让自己被发现。

黑影走到台阶下，没入了杂草丛中。桥上传来微弱的亮光，可以看到有人正拨开草丛向前移动，草叶尖在空中摇曳着。不一会儿，那人终于出现在了圆形空地。走在台阶上时看上去还只是一个黑影，然而从草丛中出来时，影子已在微光下褪去了。

出现在那里的是一个女孩和一只狗。女孩个子小巧，披着齐肩长发，看上去有些瘦弱。狗是一只金毛寻回犬。我才发现，他们就是之前我和森野去旧书店路上擦肩而过的女孩和狗。

女孩的怀里还抱着一只小狗。小狗叫个不停，但她似乎很清楚对付小狗的办法，没有松手。

我举起了相机。

由香和我发现桥下空地那天是一个炎热的夏日。天空万里无云，太阳高悬，桥下的绿色杂草上反射着阳光。

由香和我散步途中发现了这里。那天，我们像往常一样，玩着奔跑的游戏，一直跑到无法喘息，不知不觉来到了河边。

我们坐在混凝土的河堤上休息，望着桥下的那片草海。微风拂面吹来，像有一只看不见的手正拨动着茂密的草丛。

由香叫了我一声。我回头看去，她正注视着桥下的台阶。

我们去下面看看吧。

她跃跃欲试的探险欲传递给了我。台阶下是一个草的世界。在浓郁的草香中，我们往前走去。

或许是觉得只是这样走着不够有趣，由香回头瞥了一眼走在她身后的我，突然跑了起来。这是开始追逐的信号。于是，我们不知疲倦地在草丛中嬉戏了起来。夏日的暑热空气立刻将我们变成了两团火球。

我追逐着在草丛中奔跑的由香。每当她的背影消失在我的视线中时，马上又能听见附近传来的她的笑声。我循着声音的方向飞奔而去，结果由香又逃到别的地方去了。

就这样，我们突然跑到了一个空旷的地方，视野忽然开阔起来。浓郁的草香变得稀薄，凉爽的风包围了我们。这是一块没有长草的圆形空地。

跑在前面的由香仿佛震惊了一样站在空地中央，她眺望四周，接着看到从草丛中跳出来的我。有些困惑的由香立刻意识到发现了一个好地方。她的瞳孔因为愉悦而闪烁着明亮的光芒。

那是多久之前的事了呢？感觉就像是遥远的往昔。

我们发现桥下空地后不久，那家伙就来到家里了。从前，由香和我经常在夜里出去散步。夜晚的风日渐寒冷，再也感受不到曾在夏日里包围着我们的温暖阳光了。

即使是在白天散步，我们也不再玩奔跑的游戏了。代替游戏的，是物色别人家的家犬。只要确定了猎物，夜里的捕猎就会更加容易。

是由香命令我这样做的。我不明白她为什么要这样，我总觉得捕猎并不能让她快乐，因为她的眼里没有笑意，只有强烈的悲伤和憎恨。但我只能按她说的做。

夜里的风更冷了。时间还不算太晚，桥上依旧车水马龙。走近路灯的时候，我们的影子在地上拉得很长，拉长的影子画一道弧线后，就消失不见了。

从台阶上俯视桥下那片草海，一切都隐藏在黑暗之中。在风中摇曳的草像波涛一样，在黑暗中若隐若现。只有桥上路灯的微光照亮的地方，才能隐约看出草的形状。

由香和我走下台阶，穿过茂密的草丛，来到了圆形空地。

我仔细打量着周围的杂草，想知道有没有人藏在那里，仔细闻风里有没有人的气味。

我绷紧神经，提高警惕。这时，由香呼唤我。

我们开始吧。

我们把带来的狗放在干燥的圆形空地上。这只狗虽然不是幼犬，但也还没有成年，可以说是一只马上就要告别童年的年轻的狗。它一脸惊恐地看着由香和我。这只狗是我们在来的路上偷来的。

偷动物的时候，如果对方大声吠叫引起主人的注意，就很棘手。所以由香和我会先把食物放到它的鼻尖，来让它放松警惕。

由香把我和猎物留在了空地上，自己退到了空地的边缘。她总是坐在那里观看我们的杀戮。轮流看着我和那只狗。

我做好了扑过去的准备。眼睛紧紧盯着对方，降低身体的重心。我高度紧张的大脑神经正在等待由香的指令。

那只狗对接下来会发生的事一无所知。它满脸不安地看着面前的我，发出细微的声音。那是呼唤主人的声音。

夜里的冷风吹动周围的杂草，发出海潮一样的声响。风停后寂静重新降临。桥上似乎已经没有来往的车辆，连轻微的轮胎摩擦声都听不到。万籁俱寂之中，我神经紧绷。空气仿佛凝固了，我在等待一个突然出现的破洞，接着爆裂、毁灭。我的感觉延伸到每一根毛发，捕捉着那个开始的瞬间。

眼前这只不安的小狗似乎被周围的异常氛围震慑住了，又一次发出了呼唤主人的细微声音。

就在这声音刚发出来的一瞬间，由香短促而尖锐的声音传来。

扑上去！

我迅速蹬地，瞬间缩短了我和那只不知所措的狗之间的距离。我的肩撞上它，它飞弹了出去，摔倒在地，嗓子里发出了痛苦的呻吟。虽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它露出了獠牙，眼睛里充满了不解和敌意。

我心跳加快，清晰地感受到脚下的地面和空气的流动。在脑海中，我分析着敌我之间的距离。从对手每一个细微的动作中，我推测着它的移动方向。多次杀戮经验累积，我已经对此驾轻就熟。

可是我的心中却总是充满深深的悲伤。由香会让我做多少次这样事情呢？我并不想杀戮。自出生起到现在，我从未想过用自己的嘴巴来做这种事。

对手要向右移动。我看出了这一点，先它一步扑了过去。它的毛发在空中飞舞，血流遍地。它已经无法站立，仿佛飘浮在黑暗中。

我继续攻击了一阵，由香起身了。

咬它！

她叫道。那是一种充满仇恨和焦躁的声音。这种强烈感情也许是冲着那个男人。自从那家伙来到家里之后，由香就开始命令我做这件事了。累积在她心中的痛苦只有通过让我杀戮才能发泄。

看着眼前这只受伤的小狗和从心底发出绝望叫声的由香，我不禁狂吠起来。高亢的叫声回荡在桥下，响彻夜空。我的脑子开始发热。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我们不能像以前那样欢乐地嬉戏了？

眼前这只狗不停颤抖，半个身子都在昏暗中，眼中已经失去了反抗的斗志。遍体鳞伤的它好不容易站了起来，对即将到来的死亡充满了恐惧。

马上我就会让这一切结束。我在心中默念道。

我按住它，张开上下腭，咬住它的后颈。牙齿刺破了皮肤，深深地嵌入。喷涌而出的血液润湿了我的嘴巴。

回忆中的那个夏天充满了幸福。由香和我在杂草中的圆形空地上跑来跑去。我扑到由香身上，她跌倒了。有一瞬间，我担心自己是不是玩过头了，可摔倒在地的由香还是一脸开心的笑容。玩累了，我们并肩躺在地上，仰望着天空。太阳温暖着我们的身体，鼻子可以闻到青草味和微微的汗味……

在我嘴里痉挛的动物不久便安静下来，血从我的嘴角滑落。它迅速失去了体温，之前的喧嚣戛然而止，周围又安静下来。

我对杀戮日渐熟练起来，不知道这算不算是一件好事。不过，嘴巴可以成为武器这件事是由香教会我的。

口中的最后一丝温热也消失了。留下了一个冷冰冰的物体。

她在教我，我又一次想到了这件事。

我放下嘴里的尸体，看向由香。她也静静地注视着我。

我突然明白了由香的意思。她强烈的意志传递到了我的心中。

为什么她要让我杀害这么多动物？

以前一直想不通，可我现在全都明白了。由香是在让我练习。

让我通过杀害许多动物积累杀戮的经验，激活我心中某个重要的部分。由香让我一次次体验与死亡交手，这样在真正关键的时刻就不会因为犹豫而失败。

由香无法对付那个男人。但我毫无疑问拥有保护她的本领。

由香点了点头。她也许察觉到了我的想法。她一直在等待我领悟。

“已经没有必要再练习了。”我对由香说。

“那个男人今天晚上会住在我们家。那就明天早上做个了断吧。”由香低语道。

我把咬死的动物扔进洞穴后，用河水冲洗嘴巴，咽下黏在嘴里的毛发。之后只要回家，等待明天黎明的到来。

我和由香准备离开桥下的圆形空地。正要走进草丛时，我突然停了下来。我叫住已经走进草丛的由香，她回头看我。

“怎么了？”她疑惑地看向我。

我交替地看着由香和身后的草丛。刚刚有一瞬间，我感觉到身后的草一阵不自然地摆动。

“没事，走吧。”我回过头，跑到由香身边说道。

那里可能有人。不，一定有人，我确信。一定是那个一直以来跟踪由香和我，并想抓住我们的人。他终于在今天晚上躲起来偷窥我们的行动了。

直至刚才我还担心被人发现，但现在已经不用担心了。只要明确了自己要做的事，不安就会随之消失。

我们再也不会杀害动物了。练习已经结束，我们再也不用害怕被人追赶了。

我们沿着台阶向河堤走去。最后一次回头，我俯瞰着那一片几乎被黑夜吞没的草海。

我想把由香和我真正的目的告诉那个藏在草丛里的人。我想让他知道，是什么让由香做出这个决定的。

虽然有些不可思议，但我就是这样想的。

4

“喂……”森野懒洋洋的声音在电话那端响起。她对我一大早给她打电话一事颇有怨言。

窗外刚刚破晓。虽然只睡了三个小时，但我向来具有能够自由调节睡眠时间的本事，早起对我而言并没有那么痛苦。

我告诉森野，昨晚我查明了宠物诱拐事件的凶手。

“哦，这样啊……”她说完，便挂断了电话。我甚至还没有来得及告诉她，凶手就是我们上次在路上遇见的女孩和那只金毛寻回犬。对森野来说，睡觉也许比宠物诱拐事件的凶手更重要。

想到这里，我的手机响了，是森野打来的。我接起电话，她简短又直接地问我：“你拍到了凶手的脸？”

我告诉她，数码相机没能拍到。只有桥上的路灯，光线太暗，照片模糊不清。

“这样啊。”她再次挂断了电话。

我换衣服走出了房间。父母和妹妹似乎还在睡觉，家里非常安静。我在玄关穿上鞋，走了出去。东方的天空被朝霞染成了红色，矗立的电线杆看上去只是黑色的剪影。

“明天早上……”

我想起了昨晚女孩在桥下低声说的话。杀戮仪式结束后，瘦小的女孩靠近那只硕大的金毛寻回犬，低语起来。

当时我藏在草丛里，没有听到全部。明天早上，也就是周六早上，一定会发生什么事。

他们还会再做这件事吗？我决定带着数码相机去女孩家。前几天我目睹了她和狗回家，所以我知道她家在哪儿。我计划从那里开始跟

踪，观察他们诱拐的全过程。

走出家门不久，我发现自己落了东西。我检查口袋，钱包和相机都在，抬头望着身后二楼房间的窗户。我意识到自己把刀落在房间里了。

我在回家去拿那把可能不会用到的刀和直接去女孩家两个选择之间犹豫。直接去女孩家能减少体力消耗，避免做无用功。

虽然这样想，不知不觉中我还是仿佛被召唤了似的，回到了自己的房间。在书架靠里的位置的刀具套装里，我抽出了一把匕首。刀刃表面泛着白色的金属光泽，让人甚至忍不住想要试试用它来切自己的手指。我抑制着这种冲动，把匕首放进了皮套里。

我用手指摸着口袋里的刀柄，走出了家门。不知道为什么，我感觉口渴。刀刃如同沙漠里滚烫的沙子一般，向我倾诉着渴望。

我抬头望去，东方的天空被朝霞染得像血一样。

早上到来了。

刺眼的光亮让由香和我同时睁开了眼睛。阳光透过窗帘的缝隙洒了进来，好像拦腰切断了房间。地毯、床、被子，还有睡在一起紧挨着的由香和我的脸，都在雪白光线下熠熠生辉。我们在被子里一动不动，互相凝视着。

我喜欢每天和由香一同醒来。我们用脚踢着彼此打闹，心里想着今天去哪里玩耍，雀跃不已。我决不会忘记现在这个时刻，就算我们会分离，她也会永远留在我心中。

我们看着飘浮在空气中的灰尘发了一会儿呆，就下定决心，从被子里钻出来。

由香打开卧室门，观察四周的动静。

妈妈房间里传出了那家伙的鼾声。每次他来家里，总是和妈妈睡在一个房间。不过妈妈总是早早出门，多数时候他都是一个人在房

间，睡一个上午。

由香和我静悄悄地穿过走廊，来到妈妈的房间门口。这是家中最靠里的房间。

走廊和房间之间有拉门隔开。这天早上妈妈出门时似乎忘记关门了，拉门敞开的大小刚够我通过。

我把鼻子伸进门里，察看里面的情况。

榻榻米上铺着被褥，那家伙正躺在里面呼呼大睡。嘴巴半张，喉咙也露在被子外面。他直立的时候，我的嘴根本碰不到他的喉咙。但若是像现在这样躺着，他的喉咙甚至比我的鼻子还要低。

我小心地穿过拉门的缝隙，悄无声息地走入了房间。榻榻米只发出了轻微的声响。由香站在门口，看着里面的情况，在为我担心。

我靠近那家伙的脑袋。他完全没有察觉到，也没有要醒来的迹象，一直闭着眼睛。盖在他的肚子上的被子伴着呼吸有节奏地上下起伏。

刹那间，我用眼角看到一个东西在动。

我看向那里，只见一个身影隔着窗帘闪过。

由香察觉到我的迟疑，立刻从门缝里投来关切的目光，似乎在问怎么了。

窗外有人？不，或许只是窗帘晃动了一下，或许是外面的树木在风中摇曳的影子吧。我甩了甩头，决定不再管它。现在注意力必须集中在面前的这个男人身上。

我看着他的睡颜，想起他欺负由香的样子，恨意在心中弥漫开来。

我回过头，看着由香的眼睛。

不需要语言。她想要做什么，她希望我为她做什么，只要看着她的眼睛，我就能明白。

我慢慢地张开了嘴巴。

不用迟疑。这不过是重复在桥下多次练习过的动作而已。

我咬了下去。

牙齿刺进男人的喉咙，皮肤破裂，鲜血流淌。我要把他的喉咙咬碎。可出乎意料的是，人类的喉咙十分坚韧，我咬到一半就不得不停下了。

他睁开眼睛，坐起上半身。我仍然咬住不放，他的动作拽起了我的身体。

看到我，他大吃一惊，发出了惨叫。声音不大，因为咽喉的重要部分已经被破坏了。他挥起拳头砸向我的脸，但我没有松口。他站起身来，我挂在他的脖子上，他发了疯似的想要把我甩掉。

我掉下来，落在了榻榻米上。

房间顿时安静下来，时间仿佛静止了。

我滚落在那家伙的脚边，鲜红的液体啪嗒啪嗒地滴在我的身上。我抬头一看，只见他怔怔地用手摸着脖子。一部分组织已经掉了出来，红色的块状物倾泻而下。他用手压着喉咙，血液从指缝间溢了出来。

我起身吐掉嘴里的东西，从他喉咙上咬下的肉块掉落在被子上。

男人见状“啊”地惨叫一声后跪倒在地，慌忙捡起肉块，努力放进喉咙里，压住好一会儿。然而依旧不能止住从喉咙中喷涌而出的血。不一会儿，他的手开始瑟瑟发抖，肉块又顺势滚落下来。他没有再去捡，以一种复杂的表情看着我，既像愤怒，又像在哭泣。他张大嘴，大喊起来。大股空气从他破裂的喉咙里咻咻地漏出来，叫喊声中混杂着奇怪的声音，回荡在房间里。

他向我扑来。他身强力壮，我被他踹到了肚子，差点儿晕过去。

由香尖叫着，不知所措地站在门口。

“快跑！”我对着她喊。

然而，由香没有扔下我逃跑。

那家伙用双手卡住我的脖子，将我按倒在血迹斑斑的榻榻米上，嘴里发出可怕的声音。唾液混着血液不停滴落下来，落在我的脸上。我一下咬住了他的手。

趁他畏缩的一瞬间，我爬起来冲向了门口，和由香一起逃开了。

虽然流了许多血，但那家伙看上去还不会死。换作是狗，应该早已丧失了斗志。但只要还没倒下，他一定会不顾一切地反击。

我和由香在走廊上狂奔，身后传来他从房间冲出来撕破拉门的巨响。

我感到害怕。是我失败了，没能杀死他。我和他的力量相差如此悬殊。不管怎么咬他，他都能站起来反击。要是我死了，他一定会对由香出手的。怎么办？我陷入了混乱。

我们向玄关冲去。他在紧紧追赶，脚步声已经逼近。

从妈妈的房间到玄关，明明只要在走廊上拐个弯，直走就到了。但我感到这短短的一段路是那么漫长。

马上就到大门了。就在这时，身旁的由香轻呼“哎哟”滑倒了，跪在了走廊中间。

“由香！”我大叫一声，慌忙试图想停下来。但我感到由于速度太快，无法立刻使身体停下。我掀翻了摆放在玄关地上的鞋子，重重地撞在门上，才停了下来。

我连忙回到由香身边，想扶她起来，回头一看，震惊让我停下了动作。

他就站在由香的旁边，低头看着我，血还在从喉咙滴落。他的脸色可怕极了，嘴里一直发出含糊不清的声音。

他朝我走了一步，张开双臂，防止我逃走。

我站在玄关外动弹不得。我不能抛下由香独自逃走。

怎么办？我绞尽脑汁，却想不到任何办法，内心被懊恼和愤怒搅得天翻地覆。但现在已经失去了进攻的最佳机会。

放弃的念头在我的心中萦绕着。

一直以来，这家伙憎恶由香，残忍地对待由香。我想帮她却心有余而力不足。我们太弱小了，无论怎样都无法打败他。要是我再强大一些，能保护由香就好了……

他伸出双手，想要抓住我。

倒在走廊上的由香一直看着我。

对不起……我在心里默念。除了低下头，现在的我什么也做不了。我把目光从可怜的由香身上移开，等待他抓住我的那一刻。

家里没有开灯，透过窗户洒进来的晨光映出了房间的轮廓。我低着头，看到那双手的影子已经来到了玄关的台阶处，正在一点儿一点儿地靠近我。

对不起，我没能救你……

随着影子的靠近，他的喉咙中滴下的血落在玄关的台阶上，又滴在了摆放在地上的鞋子上。

要是还能和你一起玩耍该有多好……

那双手的影子终于和我重叠了。我耷拉着脑袋一动不动，他的两只手掌已经来到我的脸颊旁，我用余光看到了他那双被鲜血染红的手。降落在我头顶的影子，仿佛太阳落山后万物陷入的黑暗。

由香……我的眼眶中蓄满了泪水。

就在这时，我感到身后似乎有动静。我的背后只有一扇门，可我听到门背后传来一阵脚步声。

吱呀……一声怪响。接着，某种坚硬的金属物件掉在了门边的地上。

我垂落的视线里出现了什么东西，在男人的黑影中反射出一道白光。

我脸颊旁的两只手停下来，他似乎没有回过神来。四周是如时间停止般的死寂。

门后的脚步声似乎远去了。眼前的东西似乎是从门上收报纸的小窗里扔进来的。刚才的奇怪声响就是这扇小窗开关的声音。

我顿时恍然大悟——是那个一直在跟踪我们的人！刚才窗外的身影一定也是他。

明白了门外的那个人是谁之后，我比男人更快地做出了反应，决断时的分秒之差就会带来命运的转机。

不一会儿，那女孩和狗就从门里冲了出来，朝着与我藏身的角落相反的方向逃走了。他们没有发现我。

等他们离开后，我走近房子。玄关门没有上锁，只见那里倒着一具男人的尸体。他仰面朝天，插在心脏部位的刀柄清晰可见。血迹从走廊一直延伸到门口，满地血污。

我一边小心不碰到任何地方，一边探查着现场的状况。我不认识那男人是谁，想必是女孩的爸爸吧。她的妈妈似乎不在家。我举起数码相机拍下了他的脸，离开了。虽然有点儿担心，但我还是把匕首留在了现场。也许那里才是它应该在的地方。

临走之前，我用衣袖擦拭了玄关门的把手。不能留下我的指纹。

回到家，樱正在边看电视边做作业。“你去哪儿了？”

我回答去便利店了，接着便去吃早饭。

过了中午，我再次走向女孩的家。快到目的地的时候，我感到空气中有一种莫名的骚动的氛围。绕过拐角，我就知道了原因——有人报了警，警察和看热闹的人聚集在那栋房子前。

闪烁的警灯映射在外墙上。街上被人围得水泄不通，人们指着女孩的家窃窃私语。他们也许是住在附近的居民，大多是穿着围裙的主妇和身穿睡衣的中年男人。我站在他们的身后，和他们一起抬头看着房子。他们的对话也钻进了我耳中。

他们说，这家的主妇回家后发现一个她认识的男人在家门口被人用刀捅死了。看来，那男人不是女孩的父亲。

我若无其事地问那个穿着围裙的主妇女孩家人的情况。尽管我问得很唐突，主妇因为兴奋，还是不经意间回答了我。

她告诉我，女孩和她的妈妈，还有一只狗一起住在这里。父母离婚后，女孩就跟妈妈一起生活。女孩本应上小学，不知为何不愿意去学校，每天就和那只狗一起待在家里。

她还说，现在女孩和狗都下落不明，没有人知道他们去哪儿了。

我转身离开了吵闹的案发现场。途中，我和一个骑着自行车的孩子擦肩而过。那个孩子兴奋得像过节一样，朝女孩家的方向踩着踏板。

大桥边有一段通向河堤的混凝土台阶，桥下方是一片杂草的海洋。

天气晴朗。我一边走下台阶，一边看着混凝土台阶上自己的影子。阳光下，杂草显得绿油油的，风吹过来时摇曳起来，仿佛浪花。

我走下台阶，高高的杂草丛遮挡了视线。草叶尖长到了与眼睛平齐的高度，抬头望去，只见巨大的桥底和一望无际的蓝天。

拨开草丛没走多远，眼前豁然开朗。在没有长草的圆形空地上，坐着一只金毛寻回犬。

那个女孩不在。

狗身上没有拴狗绳，坐在绿色的墙壁中，像雕像一样等待着。就像事先知道我要来，专门在这里等我似的。它身姿优雅，瞳孔里闪着灵性的光芒。真是一只美丽的狗啊，我心想。

我原以为女孩和狗都会在这里，可是现在看来只猜对了一半。

我走到狗旁，把手掌放在它的头上。狗没有动，温顺地任我抚摸。

它的项圈中夹着一张纸。我抽出纸展开。

“致给我们刀的人。”开头这样写道。这似乎是女孩写给我的一封信。她想必知道我的存在，所以赌了一把，看我是否会来这里。

信是用铅笔写在一张从笔记本上撕下来的纸上的。或许就是在混凝土台阶上写成的，文字歪歪扭扭。

我读了起来。虽然文字不够流畅，但内容可以理解。信里提到了女孩为什么诱拐狗，以及为什么会在桥下做这些事，她提到了继父的暴力，还有对我扔给她那把刀的感谢。虽然文字很孩子气，但我感受到了她努力写下这些文字时的样子。

最后，女孩希望我能收养这只狗。她写下这句话估计花了不少时间吧。上面留下了擦写犹豫的痕迹。女孩也许想到，如果把狗带在身边，一旦自己被抓，狗就会遭到处理。

我把信放进口袋，看了看那只一动不动坐着的狗。它的脖子上只挂着一个项圈，没有狗绳。我思考着是该把它牵回家，还是应该把它留在这里。

我想起昨晚，女孩在桥下招手呼唤狗的场景。我也试着招了招手，它果然温顺地来到我的身边。如果在回家的路上它去了别的地方，我也许就不管它了，可它一直跟着我走到了家。

回到家，爸妈都不在，只有樱在电视机前做作业。我和狗走进玄关，她似乎听到了动静，回头一看，发出了尖叫。我告诉樱，我要养这只狗。樱虽然震惊，但还算是友好地接受了这件事。也许，比起发现尸体，这件事的冲击要小得多吧。她想给狗取名字，被我制止了。我听过女孩在桥下呼唤它的名字，信里也写了，所以我告诉樱，它的名字叫由香。

我想起今天早上从女孩家窗外看进家里的情形。当时女孩正咬向那男人的喉咙。起初我没有弄清楚这究竟是怎么回事，看了信才终于

明白了。女孩和诱拐来的狗在桥下互相撕咬，也都是为了有一天杀害继父预先进行的演习。

我把由香交给樱，一个人坐在沙发上重新读起了信。铅笔的笔迹很重，看起来很孩子气。我逐字逐句仔细读着，发现女孩对由香充满了崇拜之情。

我想起了昨天晚上看到的情形。女孩一边进行杀戮一边不时地回头看向金毛寻回犬，也许是怕弄脏衣服，她脱下了衣服才加入战斗。

她像是领会了神谕一般，用心地照顾着由香。在信中，女孩说她还能听懂由香的语言。

“为什么突然要养这只狗？”樱指着由香问我。

我解释这是朋友的狗，朋友的继父不喜欢它，总虐待它，所以想寄养在我们家，事实也大体如此。女孩在信中语无伦次地讲述了自己对由香遭继父虐待的恐惧和将继父杀害的全过程。

“怎么会有人虐待这样的狗！”樱愤慨地说。

由香歪着脑袋，漆黑的瞳孔看着樱。我不知道由香是否像信上说的一样，会思考各种各样的问题。也许，女孩只是在跟由香眼眸里映出的自己对话吧。

这时，手机响了，是森野打来的电话。我扔下妹妹和狗，去二楼接电话。森野告诉我附近发生了一起凶杀案。

“前几天我们不是一起路过那个地方吗？案发现场就在那儿附近。据说主妇一推开家门，就发现门口倒着一个男人。”

“哦，这样啊。”我答道。接着，我向森野描述了男人的咽喉有被撕咬过的痕迹，以及血从卧室一直滴到玄关的情景。此外，男人的致命伤是由匕首刺入胸部造成的，而那把匕首是凶手从其他人那里得到的。

“你怎么知道得这么详细？”

“你没有发现凶手就是那天从我们身边走过的那个女孩吗？”我说罢，便挂断了电话。

我喜欢观察凶手。但我的原则是保持旁观者的立场，决不把自己牵扯进去。

这一次我违反了原则。从窗外看到女孩和狗逃向玄关，而继父在后面穷追不舍时，我下意识地将匕首递了过去。

我不觉得自己做了一件坏事，我的良心也完全不痛，何况这也不是我的本意。现在想来，那把匕首似乎提前几天就预见了未来，本就期望如此。

几个小时后，警方找到了正在郊外徘徊的失踪女孩。据说她的嘴巴周围和衣服上沾满了血迹，就这样一个人走进了寂静无人的荒野。

我坐在昏暗的房间里，从森野发来的信息里得知了这个消息。房间里没有音乐声，一片寂静，在楼下玩闹的由香和樱爽朗的叫声清晰地传到了我的耳朵里。

我闭上眼睛，想象着大桥下女孩和狗玩耍的情景。在那个炎热的夏日，阳光下他们周围的草丛苍翠欲滴。

IV　记忆

Twins

1

我常和班里一个姓森野的同学聊天。她的名字叫夜，连起来就是森野夜。她长着黑色的头发和瞳孔。我们高中的校服是黑色的，她的鞋子也是黑色的。森野全身上下唯一的颜色就是校服上的红色领巾。

对于全身笼罩在黑色中的森野来说，夜这个名字再合适不过了。她如此钟爱黑色，以至于让人觉得如果夜色以人的形式存在，那应该就是森野的模样了。

森野的脸庞似乎从未见阳光，没有一丝血色，像月亮一样白皙，让人联想到白色的陶瓷，左眼下有一小颗黑痣。她周身萦绕着女巫般的气场。

我曾在电影里见过和森野相似的少女。那是一部关于一对夫妇溺死后不适应死亡世界的电影。夫妇变成了普通人看不见的幽灵，二人机缘巧合下结识了一个能看见他们的少女——叫莉迪娅的女主角。

“我已是半死之人……”主人公夫妇问莉迪娅为什么能看到自己，莉迪娅回答，“因为我的心是黑暗的。”

莉迪娅身穿黑色衣服，脸庞呈现出病弱的苍白颜色。比起在室外玩耍，她更喜欢在家里看书，给人一种不健康的感觉。

有人把这样的人称为“GOTH”。所谓GOTH，是一种文化，一种时尚潮流，一种风格。在搜索引擎里输入GOTH，就会出现相关内容。GOTH是GOTHIC的简称，但它并不是一种欧洲的建筑风格。在维多利亚时期的伦敦曾经流行过《科学怪人》《吸血鬼德古拉》等GOTHIC恐怖小说。GOTH即源于GOTHIC。

森野也应该被归类为GOTH吧。她对处决罪犯的刑具和拷问手法时常表现出兴趣，这无疑是GOTH一族特有的、对人性阴暗面的兴趣。

森野很少与人说话，她和那些周身充满活力、看上去很健康的同学根本无话可谈。

即使有同学笑着主动和她搭话，她多半只会板着面孔看着对方，回答一句“啊，这样啊”。搭话的人还在等待她接下来的反应，她却只是面无表情。所以大多数前来搭话的人会觉得森野目中无人。以前班里的女生们还会聚在一起聊这件事，近来她们都向森野投去轻蔑的目光。

森野如同在自己周围树立了一面隔开人群的屏障。在欢声笑语、喧闹嘈杂的教室里，只有森野周围安静得如同异次元世界，身边如同带着薄影般昏暗。

可森野并没有看不起那些来找她聊天的人。和她熟悉之后，我开始觉得，她没有微笑着回答别人并非出于恶意，也不是因为讨厌别人，只是她就是这样的人而已。她对所有人都同样冷淡。

与其说是冷淡，据我观察，不如说她不知所措。对别人的搭话，她不知该如何回应，只能说“啊，这样啊”。她找不到和别人之间的共同点，所以压根想不到其他回答……不过这些终究只是我的猜测罢了，大多数时候她都面无表情，很难读出任何情感。

刚开始和森野聊天的时候，我常把她当作人偶，她就像是一个摆件。

十月的一个周三，树叶褪去了绿色，渐渐变红。

那天早上，森野耷拉着脑袋走进教室时，大家突然间安静了下来。只见她黑色的长发垂在脸前，遮住了面部表情。森野拖着脚步走向座位，散发着一种阴森的氛围。

她看上去简直是个幽灵，恐怕其他人也这样想吧，又像一只负伤的野兽，周身散发着一股危险的气息。

那天森野那面无形的屏障像是表面长出了刺，仿佛无论谁靠近都会受伤。她和往常一样沉默，也没有人跟她说话。但这天坐在她附近的同学，都怀着紧张的心情上了一天课，大概是坐在她附近就能感受到一种异常吧。

我对她那副样子并不怎么在意，只觉得可能她心情不太好吧。那天，她也没有和我说话，不知道是怎么了。平时森野不会在我和其他人说话时靠近我。

第二天放学后，我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傍晚的班会结束后，同学纷纷起身从教室里散去。教室一下子变得空旷起来，安静得仿佛刚才的喧闹都是假象。放着一排排桌椅的教室里，就只剩下我和森野。

凉爽的风从窗外吹进来。隔壁的教室似乎还在上课，老师讲课的声音穿过走廊隐隐传来。

森野瘫坐在座位上，双手从椅子上垂下，看上去疲惫不堪。

“最近，我总是睡不好。”说罢她打了个哈欠，眼周的皮肤发黑，像蒙上了一层阴影。她半垂着眼皮，恍惚地看着远方。

我在座位上收拾好书包准备回家。我们的座位相隔甚远，几乎就是教室对角线的两端。教室里没有别人，她的声音很清楚，我并不想

走近她。

“所以昨天你才那么奇怪？”

“嗯，偶尔会这样。想睡却睡不着，失眠了。”森野从椅子上站了起来，她睡眼惺忪，摇摇晃晃地走到黑板前。

教室前方的墙上有电源插座，电线通过插排连着黑板擦清洁器。森野走过去拔下插排的电线。她拿起长约五米的电线缠在脖子上，然后保持这个状态静止了一会儿。

“这个也不行啊，不合适。”她摇了摇头，扔掉了插排的电线。

“每次失眠，我都要用绳子缠着脖子才能睡着，一边想象着自己是一具被勒死的尸体，一边闭上眼睛。这样就能像潜入深深的水底一样进入睡眠。”

森野看上去并不像在说梦话，我感到失望。

“如果这种方法管用，那就在失眠之前使用嘛。”

“不是什么绳子都可以的。”森野似乎对绳子很有讲究。看来刚才插排的电线不是很合适。也许她心目中有用来勒住脖子的理想绳索吧。

“我之前失眠时常用的绳子不见了，所以要找一条合适的新绳子。”她又打了个哈欠，虚弱地环顾四周，“但是我不清楚到底要找什么样的。只要找到了，失眠应该就好了。”

“你之前用的绳子是什么样的？”

“我不记得了，是捡来的。失眠好了之后就扔掉了。”森野闭上双眼，转动着脑袋，“只记得它的触感……”

接着她又睁开眼睛，似乎想到了什么。“对了，一会儿我想去买绳子。你要是买一条，也很不错。很方便的，比如自杀的时候。”

隔壁教室好像终于下课了，传来了喧哗声和椅子挪动的声音。

走出校门，我们朝郊区一家大型杂货店走去。路程虽远，但是往来的公交车车次十分频繁，不会花费很长时间。公交车里只坐了一半乘客，森野坐在空位上，我则抓着吊环站着。一路上她都低着头，努力想要入睡，可即便是公交车令人感到舒服的震动都无法使她入眠。就这样，我们到达了目的地。

宽敞的店里摆放着做木工用的木材和各式五金工具。我们走在货架中间，寻找着各种绳索。这里有电视机和录像机的连接线，还有晾衣绳、风筝线等，种类齐全。

森野把每种绳子都拿在手里，纤细的指尖逐个抚摸，像是挑选贴身衣物一样认真。

她对用来自杀的绳子好像有自己的独特见解，憔悴地说着："首先，容易断的细绳不行。电线倒是结实，但缺乏美感。"

"塑料绳怎么样？"

货架下方放着一卷白色塑料绳。我无意中看到了问她。

她依然面无表情地摇了摇头。"塑料绳有弹性，感觉使不上劲，只会扫兴。"

在放工具的货架上面有好几种形态不同的链条，宽度从两厘米到几毫米不等，卷成卷纸一样整齐地放在那里。旁边还放着剪断链条的工具，客人用它剪下想要的长度，再计算价格。

"看这个，这么细的链条可以承受五十公斤的拉力。"森野用大拇指和食指轻轻地捏起一条银色的细链，拉出一定长度后缠在脖子上。链条的末端反射着荧光灯的光线。

"颜色不错，用它来自杀的话，尸体也会看起来漂亮。可是在上吊的瞬间，链条会夹住皮肉吧。"说罢森野便放下了细链，似乎这条银色细链也与她理想中的工具相去甚远。

她一直在考虑，如果自己上吊，用什么绳子好。与此相反，我一直在想如果是自己要杀人，会用什么样的绳子。我一边想着，一边在

店里走来走去。

“我不喜欢脖子上痒痒的感觉。”当我指向一捆草绳时，森野这样说道，“那种草绳在我之前住的乡下老家有很多，干农活儿的时候经常会用到。”

她在上小学四年级之前好像不住在这里。老家在大山中，距离现在的家开车需要两小时。“那是我妈妈从小长大的地方。外公外婆干农活儿，爸爸每天从那里长途开车去公司上班。”后来，为了更方便才搬到了现在的家。这些事我还是第一次听她说起。

“对了，我一直以为你自杀的时候会选择割腕，而不是上吊。”

听我这样说，森野便伸出了手腕。“你是说这个？”

她的手腕上可以看到一道像爬行的蚯蚓似的白色伤痕，皮肤凹凸不平。我知道那是用刀割腕后留下的痕迹，但我并不知道她割腕的原因。

“这不是为了自杀弄的，是发狂时留下的伤。”森野总是面无表情，然而内心却储存着能让她发狂的情感。就像摸上去冰冷的魔瓶，瓶里究竟装着什么，却无人能知。

人在某种感情达到极致时，总会通过某种方式来释放。有的人通过玩耍和运动，有的人则通过破坏来恢复平静，比如毁坏家具。然而森野从不向外发泄，那多半只能将矛头对准自己了。

“哥哥？”一个熟悉的声音突然叫我。回头一看，妹妹樱正站在离我不远的地方。她站在货架中间，好奇地歪着脑袋看着我，双手抱着一个装狗粮的大袋子，看上去是来买东西的。

森野站在我身边，她本来睡眼惺忪，看到狗粮袋子上小狗的照片，脸上的肌肉抽搐了一下。

樱说着“在这里遇见真是好巧啊”，目光看向了森野。

森野将视线移开了，但这不是为了不和樱对视，多半是不想看见袋子上面小狗的照片吧。她绝对不会靠近写着狗等字眼的宠物货架。

“这位美丽的姐姐是……”樱一脸好奇地问道。

我认真地回答，我们不是她想象的那种关系。可是樱看上去并不相信。

“算了不问啦，妈妈差我来买东西。我先拿了狗粮，等下还要去洗衣店拿衣服……”樱拿出记事本说给我听。她和我的性格相去甚远，明明是重要的备考时期，却被差来买东西，还不知道拒绝。

“……之后，还要去给家附近的大婶送豆腐和柑橘，回去之后还得遛狗。”樱说完就走了，走的时候笑着对森野挥了挥手。

森野只顾着避开樱手里的狗粮袋，似乎完全没有注意。她像站不稳似的单手搭在货架上，仿佛全身上下都写满了对那张小狗照片的厌恶。

樱走后，我对森野说：“你可以抬头了。”

她听了，这才站直了身体，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在货架上翻拣起金属线来。“刚才那个是你妹妹？”

我点了点头。

“我之前也有个双胞胎妹妹，不过很久以前就死了。”

这件事我是第一次听说。

“她叫夕。夕……”森野一边说，一边用指尖抚弄着银色的亚光金属线。苍白的嘴唇嚅动着，白色的牙齿若隐若现，她的声音很安静。

“夕，是上吊死的……”森野夜说。

杂货店里有各种各样可以用来勒在脖子上的绳索，却没有能够治疗失眠的。我们什么都没有购买，走出了杂货店。

横穿过杂货店前巨大的停车场，我们向主路的方向走去。顶着黑眼圈的森野被大风一吹，踉跄着似乎马上就要跌倒。

杂货店附近没有其他建筑，四周是田地和枯草丛生的荒野。一条刚铺上黑色柏油的宽阔马路横穿其中。未来这片区域也许会变成一片

繁华区吧。

路旁有公交车站，车站里放着一排长椅。森野坐下来等车，准备坐公交车回家。

我家在反方向，走路就可以回去。我不用等车，但还是在森野旁边坐了下来。

太阳西斜，天空仍一片蔚蓝，只有靠近地平线的云层下方有一道被染红了的霞光。

“可以跟我讲讲你妹妹的事吗？”

森野瞥了我一眼，抿紧嘴唇。

眼前的道路上车辆不多，偶尔才有一两辆经过。面前只有黑色的柏油路面、护栏，以及道路对面枯草丛生的荒野。宽阔的视野中，远处矗立着一座铁塔，看上去只是一颗小小的灰点。

“嗯，可以啊。”过了一会儿，森野说。

2

“夕是上小学二年级时死的。我记得那时她还不满八岁……当时，我们住在到处都是农田的乡下……”

森野过去住的家在山脚下，屋后就是森林，经常可以听到林中的鸟振翅的声音。

“我和夕睡在同一间卧室里，并排在地上铺两床被子。夜里快睡着的时候，从窗外的黑暗中会传来猫头鹰的叫声。”

古老的木房子里，木板和柱子都磨得发亮。屋顶的瓦片上长着青苔，屋子周围的地上经常会有掉下来的碎瓦片。家里很宽敞，除了后建的厨房以外，所有房间都铺着榻榻米。夜和夕这一对双胞胎姐妹和爸妈、外公外婆一起住在那里。

森野的爸爸每天早上都要开车两小时去城里的公司上班。外公外婆会外出检查农田水源，或是从仓库里拿出工具来干农活儿。旱田和水田从家里步行五分钟就能走到，平常吃的萝卜、白菜等蔬菜也都是从田里摘来的。

“但是我们自家种的白萝卜和商店里卖的相比，不仅形状歪歪扭扭，味道也怪怪的。”

院子里种了几棵树。泥土地一下雨就会变得泥泞不堪，出现大大小小的水坑。雨后走进院子，脚会陷进泥里寸步难行。

主屋的左侧就是仓库。小小的一间仓库里放着干农活儿用的工具。仓库的屋顶被台风吹坏了，就用一块蓝色的塑料布盖在上面，没有修缮。虽然有点儿漏雨，但仓库里只放农具，所以问题不大。

“我经常和妹妹一起玩。”

上了小学，姐妹俩每天手拉手走去山脚下的学校上学。一路崎岖不平，一侧是斜坡，山坡上长着各种各样的树。另一侧也是茂密的树林，偶尔可以从树干的间隙中看到山下的景色。褐色的落叶堆积在道路两旁，下过雨后踩上去非常柔软。大树繁茂的枝叶遮住了阳光，路上光线很暗，空气潮湿。

“上学的时候我们走下坡路，回家的时候走上坡路，和心情正好相反。”

夜和夕的脸上都有一颗黑痣，位置也一样。两个人还都留着一头及腰长发，衣服也总是穿着同样的。我想象着这对双胞胎姐妹走在树木丛生的山间小路上的样子。

“我们长得一模一样。就连妈妈也不能光靠长相分辨出我们俩。洗澡时两个人都光着身子，有时候故意不说一句话。”

这时候妈妈就完全分不清谁是姐姐、谁是妹妹了。

“其实我们俩的动作和表情是有区别的，只要一说话，家人就能分辨出来。”

看着因分辨不出来而苦恼的妈妈，年幼的夕就会扑哧一声笑出来。一瞬间，妈妈就能指着她俩叫出名字来。“你是夜，你是夕！”

夕比夜更容易流露内心的情感，和爸妈说话的时候也总会微笑着回应。

“那时候，我们沉迷在画画和模仿尸体的游戏中。”

放了暑假，小学游泳池就会开放，她们就能随心所欲地游泳了。

“小小的小学，师生一共也就一百人左右。一个学年的学生不到二十人。即使这样，游泳池几乎每天都挤满了人。”

白晃晃的阳光照着孩子们溅出的水沫，是暑假里的一道风景。在游泳池里游泳时，附近山上的蝉发出仿佛墙壁倒下的巨大声响。

“游泳池的边上总有一两个大人看着。有时候是老师，有时候是学生家长。大多数时候，都不会发生什么问题，所以他们经常会在树

荫下的长椅上聊天。”

有一天，姐妹俩决定装成溺死的尸体，吓一吓池边的大人们。

她俩浮在水面上一动不动，比赛看谁憋气时间长、谁更像尸体。

精力旺盛的孩子们在游泳池里喧闹不止，安静地浮在水面上的姐妹俩与周围格格不入。她们的长发像海藻一样浮在水面上，全身上下只有后背露出水面。二人将呼吸控制在最小幅度，身子一动不动。憋不住的时候，就轻轻抬起头吸一口气再继续埋下头去。

“出乎意料的结局正等待着我和夕。”

那天在岸边看着孩子们游泳的大人是两个同学的妈妈。其中一人看到姐妹俩在游泳池里一动不动，立刻从长椅上跳起来发出了尖叫。孩子们听到尖叫，循声看向长椅。玩闹的低年级学生和在练习游泳的六年级学生都在察看发生了什么事。另一个大人一边尖叫一边跑向水面去救姐妹俩。可是她忘了，在游泳池边上跑步是非常危险的行为。

“接着那个人摔倒了，晕了过去。另一个大人却完全没有注意到这件事，忙着离开游泳池去叫救护车。我和夕憋不住气从水里站起来时，周围陷入了巨大的混乱，那情景简直像是地狱一样。低年级学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个个哇哇大哭，一个男孩站在晕倒在地的那个人身旁大喊‘妈妈’，猛摇她的肩膀。他是我和夕的同班同学。”

姐妹俩面面相觑，迅速上岸，没来得及换衣服就逃离了现场。

“我们胳膊下面夹着放衣服和浴巾的包，手里提着鞋子从后门逃跑了。就在我俩穿着泳衣走在田间小路上时，救护车一辆接着一辆呼啸而过。不知那个妈妈究竟看到了几具尸体，竟然有五辆救护车开了过去。”

位于山脚下的小学对面是一片开阔的水田。绿色的稻叶遮盖住地面，像铺了一张辽阔的绒毯。姐妹俩就走在水田间的小路上。

“小草尖弄得脚痒痒的。”

救护车抵达学校之后的事她们就不知道了。两个人像什么都没发生似的回到家，吃了刨冰之后就睡着了。

“说起假扮尸体，我们还曾把番茄酱涂在对方脸上，假装在流血。”

姐妹俩在冰箱前面相对而立，互相用手指给对方涂番茄酱。白皙的皮肤上沾满了红色的汁水。

“涂着涂着番茄酱就流了下来，只好用舌头去舔。舔着舔着就吃腻了番茄酱的味道，于是拿香肠蘸着吃。”

那时她们还会带着肉酱罐头出门。

在离家不远的地方，有一处街角曾经发生过交通事故。一个去上幼儿园的小男孩被汽车卷入轮下，因此丧了命。夕就躺在那个地方，闭上眼睛。

“‘姐姐，好了。’她说完，我马上就在她头上翻转罐头，肉酱撒了她一脸。正如我们想象的那样，看上去就像是脑浆。我命令夕，无论发生什么都不能动。夕为了不让酱汁流入眼睛，紧闭双眼，点了点头。”

夜随后藏进路边的草丛里，观察路过的行人惊慌失措的样子。如果是孩子走过来，他们通常并不会感到吃惊，而是像玩游戏一样好奇地走近夕。

“大吃一惊的人只要靠近一看，发现那是肉酱，就会捧腹大笑，一脸‘又被骗了’的表情，因为我们总是在家附近做类似的事情。”

“路上没有来往车辆吗？”

发生过交通事故，说明路上会有车辆经过。车来了，夕躺在路上不会感到危险吗？

听到我的质问，森野面无表情地继续说道：“车来了呀，夕闭着眼睛，所以没有看到。那车一个急刹车，就停在夕的前面。夕听到刹

车声，终于坐起来，擦拭着脸上的肉酱，盯着近在咫尺的车的保险杠……那保险杠是银色的，上面清楚地映着她的脸……”

“你没有提醒她有危险吗？”

“没有。我只是默默看着，而且还觉得很好玩。”

我试图在森野的声音中寻找一丝丝的罪恶感，结果并没有找到。也许这种感受在她心里不存在吧。这样看来，她和我的确是同类。

她接着说：“虽说我们是长相一模一样的双胞胎，也总是会有差不多的想法，但只有一点不一样，妹妹是个胆小鬼……”

刚才一辆公交车驶来，见我们没有上车的意思，于是停了一会儿又开走了，只留下一阵发臭的尾气。

太阳快要沉到地平线以下，东边的天空已经渐渐暗了下来，风一吹，护栏下面的枯草跟着摇曳起来。

森野的身体陷在长椅里，紧握着的双手放在膝盖上。“我们都想过死，对死后会去哪儿、会变成什么样非常着迷。关于死，我比夕更了解，是个更残忍的孩子……”

“我命令夕做了许多事，”森野依旧面无表情地说，“那时候，仓库里养着一只动物。就是那种长着四只脚、流着口水的臭臭的动物……就是那个。”

她说的是狗。她小时候曾养过狗，这让我很意外。

“我命令夕把漂白剂放进狗粮里，但我喂狗吃漂白剂不是为了染白它，而是想看它被折磨的痛苦样子……”

夕恳请夜住手。

“可我装作没听见，抓住夕的手把漂白剂放了进去。夕说了不愿意，可我没有放过她。”

狗吃下漂白剂并没有死去，只是被痛苦折磨了两天。爸妈和外公外婆都担心地看着它，不知道发生了什么。那只狗痉挛着，痛苦地呻吟，昼夜不分地在仓库里哀嚎，叫声响彻了山里寂静的天空。

夜会去观察狗的样子。可是夕却害怕得闭门不出，捂着耳朵。

“夕，你哭了呢。”

夜像观察那只狗一样观察着夕。她没有亲手投喂漂白剂，其实是想看夕受到良心苛责的样子。这是一个观察妹妹和狗同时处于痛苦中的实验。

夜和夕还玩过上吊游戏。

“确切地说，只是玩到上吊的最后一步前。那是一个雨天，不能去外面玩，我们就在仓库里做起了游戏……几个月后，夕就死了。”

姐妹俩在仓库里搬出箱子，两个箱子叠放。二人并排站在箱子上，把脑袋伸进挂在梁上的绳圈里。这时，只要把箱子踹开，就会真的被吊死。

“‘一——二——三！上吊。’我说，不过这是谎言。我没有踢开箱子，只是想看夕死去而已。

“‘一——二——三！’我们都做好了准备，却什么都没有做。没有人踢开箱子，仓库里一阵沉默。

“夕知道我的想法，所以才没有上吊。我质问她为什么没有踢开箱子。她只是惊恐地站在那里。”

夕抱着一肚子的委屈，沉默地听着夜对她的责骂。

“你是在欺负夕吗？”

“也许是吧，可我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这个。我们平时关系就很要好，而且夕也做了很多过分的事啊。她装尸体吓人的本领可比我高多了。”

“家人没有注意到你们之间的关系吗？”

“没有。”

森野沉默地看着面前的道路。周围开始变暗，一辆车驶过来，车开着前车灯。一瞬间，森野的侧脸仿佛融化在了光环中。风吹得她的头发飞散开来，有几根粘在了脸颊上。

“夕是在小学二年级的暑假死去的。那天早上天气晴朗，可渐渐乌云聚集起来，到了中午就下起了雨……”

中午十二点过后，妈妈出门购物，爸爸不在家，外公外婆也出门去了。家里只剩下姐妹二人。

一开始还只是淅淅沥沥的小雨，窗子上沾着星星点点的水滴。不久之后，雨势变大，水滴积聚起来，在玻璃上汇成条条水痕。

“十二点半左右，我看见夕走进了仓库。她没有跟我说去干吗，我以为她要独自做点儿什么，就没有跟着进去。”

夜独自看了一会儿书。

一个小时后，夜感觉玄关的门开了。她走到玄关，看到外婆拎着一袋梨站在那里，收起雨伞说：“这是邻居给的，我马上削给你们吃哦。”

“‘我去叫夕来！’我说，就留下外婆去了仓库。”

仓库门没锁。当夜走进去看到里面的情形，顿时失声尖叫了起来。

“夕上吊了，脖子上缠着绳子，挂在天花板上。我赶忙回到玄关，外祖母一手拎着梨，看着惊慌失措的我，非常震惊。”

夕死了，夜告诉外婆。

夕的死是上吊自杀，但同时也是意外。

除了吊在夕脖子上的那根绳索外，还有一根缠在夕的身体上面。那是一条干农活儿用的草绳，一端缠在夕的腋下，另一端垂到了地上。

房梁上还系着一条绳子，那条绳子和夕身上的本是一条，断成了两截。

“妹妹没打算死的。她身上缠着从房梁上垂下来的绳子。她只是想模仿尸体，吓唬大家。可就在她吊上去的一瞬间，保护绳从中间断开了……”

夕的葬礼静悄悄地举行了。

森野说完了。

我心里有一个疑问，但没能问出口，只是看着森野因为疲惫而深呼了一口气。

太阳已经落山，道路旁的人行道上亮起了路灯。公交车站里印着时刻表的灯箱亮了起来。我们坐在长椅上，笼罩在公交车站微弱的白光里。

远远地看到了车灯，从正面正方形的轮廓可以看出，那是一辆公交车。一辆公交车停在了车站前，引擎发出震动的声音。

森野站起来，走进敞开的车门。我仍然坐在长椅上。我们没有告别，她也没有回头。

3

在森野告诉我死去妹妹的事两天后，周六的早晨乌云密布。那天学校放假，我一大早就乘上了列车。

列车驶离城市，渐渐驶入了乡间。摇晃中，乘客陆续减少，到最后就只剩下我。我望向窗外，布满阴云的天空下，灰色的田地向远处延伸而去。

我在一个人烟稀少的车站下了车。在站前的公交站坐上公交车继续行进。过了一会儿，车驶上一段缓坡，窗外的树也变多了。不知不觉间公交车就开到了一个可以俯瞰整个村庄的山坡上。路很狭窄，仅仅能容一辆公交车通过。道路两旁树木的枝叶越过护栏，打在公交车的窗户上，沙沙作响。

我在林中的车站下了车。公交车绝尘而去之后，道路上就没了车辆的踪影。我看了公交时刻表，每小时一班。到了傍晚回程公交车就没有了，在那之前必须要乘车离开这里。公交车站四周只有树，走了一段路后，视野就豁然开朗起来，可以看见山脚下人家的屋顶。

这是森野度过童年的村庄。

我停下来，环顾四周。天晴的时候，漫山遍野的红叶看上去一定很灿烂吧。可惜现在乌云遮蔽，看不出风景的美好。

我向着森野的老家走去。走着走着，我想起了昨天和森野在学校里的对话。

周五的午休时间，图书馆里门可罗雀。书架林立，其余地方放着阅览桌和椅子。森野坐在最里面的位子上，四周无人。我看到她，走近对她说：“我想去看看你的老家。”

她从书页间抬起头，皱着眉头说：“为什么？”

“去死过人的地方观光可是我的爱好，你忘了？”

森野从我身上移开视线，看向桌上摊开的书。站着的我只能看见她圆圆的后脑勺。她不理我，继续看起了书。

我也将视线投向她正在看的那本书上，页眉上写着“第3章 你不是一个人……积极朝前看的方法”。我有些吃惊地读出声来，她保持着看书的姿势，说了声“别误会”。

“我只是觉得这本书的内容能让我犯困。”

森野隔了一会儿没说话，似乎在犹豫什么。后来，她再次抬起头。“我后悔告诉你夕的事了。你想去就自己去吧。”

据森野说，主屋和仓库都还在。外公外婆也还在那里干着农活儿。我问她为什么不跟我一起去，她说睡眠不足，身体不舒服。

第二天是周六，于是我决定独自前往那里。森野告诉了我地址和路线，看样子一天之内就能往返。我拿出笔记本，请她在上面画了地图。

“一个陌生的男高中生突然到访，会吓到他们的吧。”

听我这么说，森野只是点了点头，说了声“我知道了”。后来，她好像打了一个电话回老家，告诉他们我会到访的事，到访的理由是拍摄乡间的自然风光。

“你就想说这个？”森野一如往常，面无表情地问我。

我看着她画的地图，说：“你画的地图还是叫人看得头皮发麻。”

说罢我便转身离开了。一直到走出图书馆，我都能感觉到背后她的目光。她似乎想说什么，却如鲠在喉，犹豫不决。

低沉灰暗的天空下，有黑色的鸟飞过。我低下头，拿出笔记本，看着森野给我画的地图。地图上有一条通向幼儿园的路，姐妹俩曾被父母送到那里。

我一边看着地图，一边朝森野的老家走去。其实她家的位置和一路上的标识物我都记下了，不看地图也能找到。

我在心里回想森野前天下午坐在公交车站的长椅上说的话，那个残酷的女孩和她的双胞胎妹妹的故事。

夕被发现的时候已经上吊死了。——在森野的话中我注意到了这一点。在她发现妹妹尸体的时候，有一件奇怪的事。

夜说她打开仓库门，立刻发出了尖叫，然后跑回玄关告诉外婆夕死去的事。

为什么她立即就知道夕已经死了呢？她们姐妹二人明明经常假扮尸体吓唬别人，那她为什么没有先考虑妹妹是在假扮尸体的可能性呢？

也许夜看到尸体，瞬间发出尖叫是一种本能反应。因为真正的尸体具有假扮时没有的某种强烈气场。

然而，我认为她当时立刻排除了恶作剧的可能性、判定是尸体并告知外婆这一系列行为不太自然。

我反复对比了地图和道路，面前出现了一条山谷里的河流。根据地图，这里应该有一家干洗店。这家店好不容易洗干净烘干的衣服岂不是又会变潮湿，我心想。

我走上桥仰望天空，山顶附近有一片低垂着的乌云。山上的树木看上去黑压压一片。

徘徊了一下，我终于到了森野曾经的家。房屋被群山环绕，如她所说，是一栋老房子。屋顶的瓦片上长着绿色的青苔。房子周围只有树木和田野，到了晚上就会没入真正的黑暗中。房子没有大门和院墙，在路上走着走着，就走进了她家的院子。

我朝玄关走去，这时，左手边残破的小仓库映入了我的眼帘。那就是发现夕尸体的地方吧。墙壁是干燥的白色木板，屋顶蒙了一张塑

料布，用绳子固定着。或许是因为年久失修，小仓库看上去摇摇欲坠。

我用余光瞥着仓库，走到了玄关门前。玄关处有一扇装着磨砂玻璃的格栅推拉门。我按下门铃。这时，身后有人喊出了我的名字。

“××同学？”

我回头看，一个拿着铁锹佝偻着身体的老奶奶站在那里，下身穿着阔腿窄脚裤，脖子上系着毛巾。她应该就是森野的外婆。她手里的铁锹上面沾满了泥土，虽然跟我隔着一段距离，但光是看着她，我似乎就闻到了田野里的泥土气息。

“夜打电话来告诉我们了。我在家里等了好久没见你来，还有点儿担心。”

看着那张皱纹丛生的微笑脸庞，很难想象她竟是森野的外婆。森野总是一副死去一般的表情，和外婆的笑容以及身上洋溢着的生活气息相去甚远。

我低头致意，告诉森野的外婆拍完照片后我得马上回去。她似乎没听到，执意请我进了家。

玄关有个鞋柜，上面放着很多好像是土特产的东西。正对面就是走廊，家里飘荡着一种芳香剂的气味。

“你饿了吧？”

“没呢，不太饿。”

我的话又被外婆无视了。我被按在厨房的椅子上，面前的桌上摆着盛满食物的盘子。过了一会儿，森野的外公回来了。他个子很高，满头白发。他们俩似乎把我当成了森野的结婚对象。

“过段时间就娶了夜吧！”外公手里拿着筷子，突然低下头恳求正在吞咽食物的我。我看向窗外，想着是否能赶在下雨之前看完仓库，然后马上返回公交车站等车。

厨房的餐柜里放着一张照片。

上面是两个洋娃娃一般的女孩。二人一头乌黑长发，正对着镜头微笑着站在那里。她们都穿着黑色衣服，手拉着手。照片看上去是在家门前拍的，她们的身后就是玄关门。

“那是夜和妹妹夕。”外婆看我注视着照片，于是向我介绍道，“她们是双胞胎，你听说了吗？”

我点了点头。

“那是她们六岁时的照片。”森野的外公在一旁说道。

除此之外，他们都没再说什么。

吃完饭，我在佛坛前对着夕双手合十祭拜。重视礼节会让事情进展得更加顺利吧，我想。

看着佛坛上摆放的夕的照片，心想她的死对于外婆外公来说应该就像是昨天发生的事，而她死后已经过了九年。对我和森野来说，九年是我们目前为止的大半人生。而对于她外公外婆这样年纪来说，九年前应该就和一年前、两年前一样，没什么区别。

等我从佛坛前起身，森野的外公外婆就让我坐在起居室里，向我询问起森野的高中生活。我刚准备回答，他们又开启了森野以前喜欢玩什么这个话题，我怀疑他们好像对我说的话毫无兴趣。

“啊，对了对了，她小学时画的画还在哦。”外婆高兴地说着，起身消失在里间。

我看着她的背影，外公则像感到抱歉似的对我低头说：“内人太高兴了，真抱歉，给你添麻烦了。”

我摇了摇头，做出了普通人的反应。

“因为夜从来没有带朋友来过家里，所以……听说你要来，她高兴得不得了。”

森野的外婆抱着一个纸袋走了出来。她把纸袋放在桌上，从中拿出了几张陈年的画。那是森野小学时用水彩笔和蜡笔画的画。虽然看

过她画的地图，但是看了她小时候的画后我再次感叹，森野真是没有画画的才能。

画纸背面写着名字和年级。

里面还有夕的画。看来二人的画是放在一起保存的。写有夜名字的画从一年级到六年级都有，而夕的画只有一年级和二年级的。这仿佛又一次重申，这个名叫夕的女孩如今已经不在人世。

我对比着二人小学二年级时的画。

“都不知在画些什么呢，是吧？”外婆微笑着说。

姐妹俩的画画水平差不多，又画了同样的题材，所以看上去非常相似。

每张画都是房子横截面的简笔画，里面并肩站着两个长发女孩。画里的人应该就是她们自己。

“真的，她们到底在干什么？”外婆说。

外公回答：“难道不是两个人并肩站在家里吗？”

“嗯，差不多吧。”说着说着，他们就笑了。

我没有说话，我知道夜和夕画的是什么。画里的两个人都被红色的线吊在天花板上，大概是她们在仓库里玩上吊游戏时的情景吧。

“这幅画是她们二年级暑假时画的，好像是作业来着。本来开学之后夕应该带去学校的……那是夕死的前几天画的……”外婆仿佛陷入回忆，眯起眼睛这样说道。

两幅画没有太大差别，但是夕的画更细致一些。房梁上的红绳卷起来的样子、堆积的木箱，还有屋外天空上的太阳，还画了两人穿的鞋子。

夜的画里没有细致描绘这些物体，而是简单大胆地涂了颜色。从头到脚都用了肉色，也没有画鞋子，背景是深灰色。

我注意到夕画的鞋子。一个女孩穿着黑鞋，另一个女孩穿着白鞋。我不知道这有什么深意，只是心里非常在意。

我把这张画放在桌子上。“我该去森林里拍照了……”说罢我便拿着数码相机走出了家门。

打开玄关门，周围一片白气。起初我以为是雾，结果是下起了小雨。纤细的雨丝蒙着山的坡面，用不着撑伞，我拿着相机一边随意地拍着照片，一边走着。

过了一会儿，雨势变大了，我装作不经意的样子，走进了仓库。

仓库门是木制的推拉门，门关着，看不到里面。屋顶蒙着的塑料布上传来数不清的雨滴接连不断落下的声音。我把手指放在仓库门上一拉，虽不顺畅，但门还是开了。

室外的光线从门口斜着洒进来，眼前一片朦胧，一股枯草的气味袭来。

仓库高两米，面积为九平方米，地面是类似于黏土的材质。

天花板旁有一根梁木，屋顶残破不堪，透过破损的屋顶可以看到外面盖着的蓝色塑料布。天花板上挂着一盏小灯。

听森野说，仓库里曾养着一只狗，如今已经不见了，是死了吗？门口正对面的墙壁上有一个与地面相连的方形出入口，大概是给狗用的，也许狗曾拴在那儿附近。

我迈进门，仓库中的空气似乎轻轻震动了一下，有些潮湿，还有些冷。

从前夕就吊在这个房梁上。这样一想，似乎仓库中依然吊着一个断了气的女孩。

按下门口的开关，吊在天花板上的斗笠状电灯亮了。光线微弱，勉强照亮了仓库。

我想起了森野的话。姐妹俩放了两个木箱，站在上面装作上吊，还喂狗吃漂白剂。

我怀疑夕的死和夜有关。

夜打开仓库门的时候，已经知道妹妹死了，只是在家人面前表演了刚知道妹妹死去的一幕。

她为什么要这样做？她想掩饰什么？我揣测着她的心理，推测夜与妹妹的死有关。

“夕就是在这里被发现的……”

我回头一看，森野的外婆站在仓库门口。她一脸严肃地望着仓库上方。

“我听说她是想要吓唬大家。”

外婆的目光和我望向了同一个地方。大概夕就在那里。

雨越下越大，甚至可以听见大颗雨滴打在地面上的声音。然而身在仓库之中，外面的声音都好像盖上了一层薄膜。雨落在房顶塑料布上的声音、风声……一切声音都混在一起。

自从在台风中受损，一直没有修缮的仓库屋顶开始漏雨。仓库中几乎没放什么贵重的东西，因此没什么问题。

仓库里只有角落堆放着铁锹、锄头等农具。墙上挂着镰刀、园艺剪刀和一卷草绳。

狗的出入口旁边放着几种绳索，似乎是用来牵狗的。如今狗死了，绳子还在。五颜六色的绳子里，最惹眼的是红色那条。

“我还清楚地记得那时候的事……”森野的外婆静静地说。

“我从附近回来，正在收伞时，夜出现在玄关……”

就连细节都和夜告诉我的完全一致。她看到外婆手里拎着梨，想去叫妹妹，接着打开仓库门，紧接着尖叫。森野外婆的话里只有一点让我产生了疑问。正当我准备问她的时候，突然感觉脚下有异。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我的鞋底粘在了地上。地面本就是黏土类材料铺成的，从屋顶漏进来的雨水让地面的土更黏了，站上去软软的。

我抬起脚时，感受到鞋底从地面剥离的触感。地面上印着我的脚印。

夕死的那天也是雨天，地面想必也是这样。但地面上我的鞋印这么浅，当时夜还是个小女孩，她会留下鞋印吗？毕竟当年的她应该比现在的我体重轻多了。

从仓库门口向外望，雨还在下个不停。如果当年仓库的地面比现在积了更多的水，地面就会更软，也许会留下鞋印吧。

夕死的那天，雨是从中午开始下的。下了雨之后，夕走进仓库，而夜一直待在家里。夜发现尸体的时候也只是站在门口向里张望。

如果那天森野外婆在仓库的地面上发现了夜的鞋印，那么森野在公交车站告诉我的话就是谎言。因为鞋印就是夜在发现尸体前曾去过仓库的证据。

“发现夕的尸体时，仓库地面上面有鞋印吗？”心想能记得这样琐碎的细节不太可能吧，不过我还是试着问了问。

“有夕的鞋印。”森野外婆答道。据说当时两个木箱翻倒了，整理现场的时候在地面上发现了孩子的鞋印。

真可惜，我心想。仓库里有夕的鞋印并不奇怪。

“一看就知道是夕的鞋印吗？”

“她们姐妹俩虽然长得一样，但穿的鞋子不一样。夜穿黑色鞋子，夕穿白色鞋子，鞋印也不同。当时地面上的鞋印就是夕的。”

我想起了夕的画，这才明白过来。或许那的确就是夕的鞋印。听说夕那天把白色鞋子脱在了地上，光着脚被吊在了房梁上。通常人在自杀前，的确都会把鞋子整齐地摆好。

“没有夜的鞋印，是吗？”我再次向森野外婆确认。

她似乎不明白我为什么这样问，疑惑地点了点头。看来，夜发现尸体后的确没有走进仓库，因此地面上没有留下鞋印。仓库里只有一个孩子的鞋印。

我查看了狗的出入口，那是一个装着合页的木板，构造很简单。推开木板，就能出入内外。出入口附近的室内地面是干燥的，或许是考虑到让狗淋雨太可怜了，于是把狗安置在不会漏雨的地方。若是从这个门出去，就不会留下鞋印。

“夕当时缠在身上的绳子还在吗？”

森野外婆摇了摇头，似乎忘了那是什么样的绳子了。

“对了，今晚你就住下吧。外面下了好大的雨。”

我想了一下，点了点头。

我们走出仓库，返回家中。森野的外婆一边向我介绍附近适合拍照的地方，一边打开了玄关门。

“明天要是转晴就好了。”

在玄关处脱鞋时，我在鞋柜上面的土特产中发现了一个小小的塑料玩具。我用手指把它捏起来，原来是一个买点心附赠的花朵形状的胸针玩具，颜色和设计看着很廉价。

这又是谁的东西呢？看到它，我不禁再次感到这里曾是两个年幼的女孩生活过的地方。

我把胸针放在手掌上，目光转向正对着玄关的走廊。森野的外婆走进了屋子，消失在我的视野里。

我站在那里想象着照片里的双胞胎姐妹正在我面前的走廊中并肩行走，两个人正严肃地窃窃私语，商量这次要扮演什么样的尸体吓唬别人。

我想象中的姐妹俩走到走廊的尽头转弯了。我脱下鞋，跟着她们进了屋。我看着她们的身影消失的地方，那里并没有人，只是一条黑漆漆的寂静昏暗的走廊。

4

从周一早上起，我就感到森野用余光注视着我，想必是想问我在乡下都做了些什么，我装作完全没注意的样子，就这样过了一天。

傍晚班会上，班主任布置完第二天的任务就放学了，同学们移动椅子站起来，纷纷回家了。之后，我跟森野搭话了。在那之前还有几个同学叫我一起回家，我没有理他们，倒也不是完全没有回应，只是在脑海里无意识地找到一些借口自然而然地拒绝了。究竟找了什么借口，我自己也不太记得了。其实我打心眼里就不在乎其他人，但好在大脑还是会下意识地回应他们，这才得以过着平静的日子。

过了一会儿，班上同学的脚步声在走廊外渐渐远去，教室里只剩下我和森野。她坐在座位上，姿势像是一艘正在下沉的船，盯着我的方向。

我穿过寂静的教室，缓缓走向森野。她的座位在教室靠窗第三列、倒数第三排。

“外婆打电话来，说你好像在家里住了一晚。”森野仍旧一副没睡醒的样子，眼周有很重的黑眼圈。

“老家的饭很香哦。”

我坐在她面前的座位上，侧脸对着她。在我正面的视野里，从左到右都是窗户。外面天光还亮着，我凝视着有些泛黄的天空。远处隐隐约约传来社团活动的声响。教室里的日光灯都关掉了，只有从窗户洒进来的柔和光线。

“我在你老家听说了很多事。”

“比如说？”

“你们姐妹俩干的那些恶作剧呀，还有比如夜被大人骂了也不会哭，而夕会立刻大哭出声，还会躲在夜的身后。”

“她总是很依赖我。”

我们沉默了一阵，教室里一片静寂，空气里蕴含着一丝紧张。

我看着森野说：“我了解了许多关于森野夕的事情，虽然有些细节可能不太准确。”

她没再盯着我，而是移开视线，闭上了眼睛。浓重的黑眼圈中间，睫毛在颤抖着。

“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森野自嘲似的说道，催我快说说已经知道了什么。

“夕是八岁那年死去的，自那以后已经过了九年。”我看着双眼紧闭的森野，说道。

“九年前的那一天，你去仓库的时候发现了上吊的尸体，然后告诉了外婆……实际上，你从一开始就知道妹妹已经死了。你在玄关等待家人回来，是为了在家人面前告知他们妹妹的死讯，并装作刚刚发现的样子……”

我看了看森野的反应，停顿了一下。她只说了一句“然后呢”，等着我继续说下去。

“一开始就知道妹妹死了，可是却装作一无所知……我分析了你的心理，得出了一个结论，那就是你和妹妹的死有很大关系。”

森野点了点头，我继续说着。

“夕身上有两条吊在房梁上的绳子。一条绕着她的脖子，另一条绕在身体上。”

八岁的女孩双脚离开木箱，看上去像是上吊，但其实身上还绑着另一条支撑着身体的绳子。

这时，另一个长得一模一样的女孩出现了。她从墙上拿下园艺剪刀，走近吊在房梁上的女孩，毫不犹豫地用剪刀剪断了连在房梁和夕

身上的绳子。

支撑身体的绳子被剪断后，女孩被真正地吊住了脖子。

“是你杀了她。”

森野微微睁开了眼睛，没有看我，也没有看任何地方。“鞋印的事你没问吗？当时仓库里没有我的鞋印……”

一个赤着脚上吊的女孩浮现在我的眼前，那天，仓库的地面因为屋顶漏进来的雨变得柔软潮湿。

“不，你的鞋印的确留在仓库里了，只不过没有人发现真相而已。你剪断绳子，杀了那个女孩之后就注意到地面上留下了自己的鞋印。如果放任不管，自己肯定会被怀疑，于是你决定掩饰这一切……”

抬头看着被自己吊死的尸体，低头看到自己留在地面的鞋印，年幼的女孩陷入了窘境。然而这时，她看见地面上摆得整整齐齐的鞋子，心生一计。

女孩脱下自己的鞋，放在现场翻倒的木箱上。她一边小心着不要留下更多足迹，一边穿上地上那双摆放整齐的鞋子。只要把自己的鞋子留在现场伪装成死去女孩的鞋，现场的鞋印就与自己无关了。

“之后你就从狗的出入口里钻了出去。那儿附近的地面是干燥的，所以不会留下新的鞋印。”

森野终于清醒了，睁开眼睛凝视着我问：“我杀她的动机呢？”

“恨意。”我简短地答道。

森野露出了悲伤的表情。“你刚才说自己知道了很多关于森野夕的事，我就知道，秘密暴露了。”

我点了点头。

让我起疑的点之一，就是外婆打开玄关门后，立刻就知道站在那里的人是夜。夜和夕是双胞胎，长相几乎一模一样，仅凭一眼是如何分辨的？但是如果她穿着黑色的鞋子，外婆就能马上知道。

“九年里一直瞒着所有人，应该很辛苦吧，森野夕。”

这才是她真正的名字。

走廊传来几个女生说笑着经过的声音。有那么一小会儿，森野夕屏气凝神地听着那声音。欢笑声越来越小，变成走廊里的回声，最后消失了。

“你说得没错。”她开口道，“我的确是妹妹。总是被命令、总在哭泣的那个人……”她歪着脑袋，向我投来疑惑的眼神。“但你是怎么知道的？”

“因为夕不知道自杀的人通常有脱鞋的习惯。正是因为注意到了这一点，我才发现了你的身份。姐妹俩过去玩游戏时，夜或许告诉过夕吧，可是夕大概忘记了……”

我提起在她老家见到的画，就是姐妹二人描绘在仓库玩上吊游戏情景的那两幅。

“那两幅画是九年前的暑假画的，就在夜死去的前几天。可以说，从画中能窥见凶手的一些特点。”

夜和夕描绘了同一个情景，但有几处细节不同。

在夕的画中，上吊的两个女孩都穿着鞋。而在夜的画里，女孩们从头到脚只涂了一种颜色。起初，我以为这只是夕画得更细致罢了，后来才发现不是这样的。

夜的画准确地描绘出了记忆里的事实。在公交车站等车那天，森野告诉我，她们会在雨天玩上吊游戏，所以和画了太阳的夕不同，夜的画里背景是一片深灰色。同理，夜不是忘了画鞋子，她正是画了光脚的情景。

“你在公交车站等车时告诉我，比起夕，你关于死亡的知识更丰富，是个残忍的女孩。那么想必夜一定知道，很多上吊自杀的人有脱下鞋来摆放整齐的习惯。”

双胞胎姐妹之前在玩上吊游戏的时候，也一定脱下鞋子放在了一旁。夜正是因为知道这一点，不仅玩游戏的时候遵循了，也将这一点真实地反映在了画里。

然而，夕并不知道这件事，大概也忘了在玩游戏的时候两人曾脱掉了鞋子。所以在夕的画里，上吊的两个女孩都穿着鞋。

可是，在仓库中上吊死去的女孩是光着脚的。如果那天在仓库试图假扮尸体却不幸身亡的人是夕，那么尸体应该穿着鞋才对。

夕沉默了，似乎在默默听着空气的声音。接着，她轻轻张开嘴，说道：“死去的人是穿着黑色鞋子的姐姐。我可能也的确有点儿恨她。但是你的推测有一点不太对……”她的声音很轻。

“那天绑在她身上的绳子你应该没找到吧？那不是我剪断的，是绳子自己断的……”

那天，中午十二点一到，夜就提议假扮成上吊的死人，来吓唬别人。

夕答应了姐姐的提议，两个人一起在仓库里做着准备。这时候下起了雨。那只狗还在仓库里，正不明所以地看着她俩。

“姐姐堆好木箱，在房梁上方系好绳子。我用脚踩着木箱，防止木箱晃动。”

在雨水让地面变潮湿之前，夜就站在木箱上了。因此地面上才没有留下夜的鞋印。

夜假扮尸体，夕的任务是带家人来看。计划进行着，夜终于把房梁上的两条绳子在脖子和身上系好了。

“然后，姐姐就踢掉了木箱……”

夜踢开木箱，吊了起来。看上去像是上吊，但系在身上的绳子支撑着身体的重量。

夜一脸轻松地俯视着夕，对着她笑了。

“姐姐扬起了嘴角，那是骗人时才会露出的笑容。平常她和家人说话的时候总是面无表情，唯独这种时候会开心地笑。”

然而就在下一秒，绳子断了。

“我什么也没做。绳子承受不住姐姐的体重，突然断了。断开的位置靠近房梁，如果你找到那条绳子仔细看过，也许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吧。绳子断开的地方位置太高，我是够不到的。”

夜瞬间就被勒住了脖子。

“我立刻就去救她了，两只手抱住她的身体，支撑着她。我就这样一直抱着她，不让她的身体掉下来……”

仓库里，一个女孩用尽全部力气，拼命地支撑着另一个吊在房梁上的女孩，两个人长得一模一样。吊着的女孩挣扎着，双脚在空中又踢又踹。拴在一旁的狗听到两人的动静，激动地大叫起来。仓库里回荡着足以震破耳膜的狗叫声和姐姐痛苦挣扎的声音。夕感觉那些声音似乎从未结束，无止境地回响着。

“我抱着姐姐，想要救她。当时我已经快没力气了，却还是不肯松手……姐姐一直发出痛苦的呻吟……在空中乱踢的脚跟好几次踹到了我的肚子……”

森野依然瘫坐在椅子上，好像看着比教室墙壁更远的地方。她是不是看到了那时一片混乱的仓库？对于她来说，这应该是犹如噩梦一般的回忆吧。

夕支撑不住之后，姐姐的身体开始下落，脖子也被勒紧了。夜拼命地用眼睛瞪着妹妹，嘴里说出来的却不是鼓励的话。

“姐姐对我说的是‘快抓住我啊你这个废物’。”夕紧闭双眼，皱着眉头，似乎在忍受回忆中那不堪的话语，“听到那句话的瞬间，我的胳膊就失去了力气……”

夜的身体慢慢地落了下去。

夜的脚尖在快要碰到地面时停下了。夕看到，夜没有穿鞋，光着脚，大脚趾和二脚趾像被人掰开一样大大地张开着。她的脚起先还在抽动，一旁的狗叫声几乎震耳欲聋。痉挛的脚和狗叫声深深地刻进了夕的脑海中。

“不一会儿，姐姐的脚尖渐渐地停了下来……”

夕后退了一步，脚下传来鞋底和地面泥土剥离开的触感，地上留下了鞋印。

“如果只有我自己的体重，地面上是不会留下鞋印的。”

夕的旁边就放着夜脱下来摆放整齐的鞋子。

“看到那双鞋后，我就决心撒谎了，我记得很清楚。那时，在小小的仓库里，姐姐的身体还在轻轻摇摆，就像钟摆一样……”

年幼的女孩绞尽脑汁，终于找到了一条出路。她穿上姐姐脱下来的黑色鞋子，把自己的白色鞋子留在了那里。

接着，她从狗出入口附近干燥的地面上踩过，逃了出来。穿着黑色的鞋子，就代表她是夜。她必须自称夜，并且变成夜。

“在家人面前，我不再像以前那样爱笑了，而是学着姐姐的样子，总是面无表情。我们形影不离，所以我了解夜所有的习惯，模仿起来不在话下。九年来，从没有人发现我是夕……”森野说罢，疲惫地深呼出一口气。

她在八岁的时候，目睹了自己的葬礼。她隐藏身份，独自活到了现在。那让她想要割腕自杀的强烈情感就源于姐姐的死亡和失去的名字。这个年幼的女孩选择的路，是一条赌上了全部人生的、充满孤独和悲情的路。

从窗外洒进来的阳光渐渐暗沉，光线变成了金色。透过拉上一半的淡黄色窗帘，可以看见逐渐西沉的太阳。棒球队正在训练，传来金属球棒击球时清脆的声响，瞬间划过天空又消失了。无人的教室里，时间在静静流淌。

终于森野犹豫着开口说道：“你还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在什么时候、在哪里吗？”

“我记得是高二吧，就在这间教室里。”

听了我的回答，她露出了有些遗憾的表情。“初中时，我在参观一个展示人体组织切片的博物馆里第一次见到了你。第二次见你，是上高中的那个春天。你在图书馆里看一本关于尸体解剖的医学书籍，我就又认出了你。”

因此森野在教室里轻而易举地看穿了我的演技。我这才明白，原来我们早已在暗中看到了对方的真面目。

“真不敢相信，你小时候竟然是个爱笑的女孩。”

“是的呢，以前确实是那样的。只不过从仓库里出来后，我就担心笑起来会暴露自己其实是夕，所以这九年来我一直不让自己露出任何表情。因为长年模仿姐姐，现在的我已经不会自然地笑了。”她的话里蕴含着他人无法理解的寂寞。将视线从我身上移开，她继续说道：“你大概是第一个叫我名字的人……”

我站起来。“有个东西要送给你，是从你的老家那里随手带来的。”说着，我从放在桌上的书包里拿出一样东西来。

“什么？”森野坐在椅子上没有动，问道。

“你一直在找的绳子，我想这条应该很适合。我给你缠吧，你闭上眼睛。”

森野仍然坐在椅子上，闭上了双眼。我站到她的身后，看着她窄窄的肩膀僵硬起来，似乎有些紧张。

我把一条红色的绳子轻轻绕在了她的脖子上。那是一条已经有些烂了的绳子，原本挂在仓库的墙上，是用来牵狗的。

“我也知道你为什么讨厌狗了。”

我把森野白皙纤细的脖子和乌黑长发都绕进了绳子里，轻轻用力收紧。感受到压力，她的肩膀微微抬起，她的动作让我停下了手里的

动作。

我将绳子打了个结，余下的部分就垂在她的身后。

“对，就是这个感觉……”森野叹了一口气，说道。

她身上的紧张感消失了，好像体内的某个东西软化了，逐渐消散。

夜就是用狗绳上吊死去的，也许这件事被夕封印在记忆深处，连自己都没有意识到吧。她要找的，正是以前和姐姐一起玩上吊游戏时用的绳子。

“其实，我并不恨姐姐……虽然她偶尔会对我做很过分的事，可她毕竟是我的姐姐，是无可替代的……”

我一只手拿起包，打算回家。

走出教室前，我经过森野的座位，再次回头看了她一眼。她依旧瘫坐在椅子上，双腿伸到了前排座位的下面，双臂环抱在胸前，绕在脖子上的红绳两端垂落在教室的地板上。

她轻轻地闭着眼睛，睫毛的影子淡淡地映在眼睛下方，脸颊上长着细细的绒毛，像兔子的后背上的毛发一样。在夕阳的余晖下，绒毛被光线照得发亮。她的眼泪从脸颊上流下来，又从下巴滴到了校服上。

我把森野一个人留在那里，轻轻地关上了教室的门。

V　土

Grave

1

“哥哥，哥哥……”

宏介呼喊着佐伯。宏介住在佐伯家附近，刚上幼儿园不久，是一个平时说话天真明朗的小男孩，但今天他却好像没什么精神。

“怎么了？”

佐伯正在院子里观赏牵牛花。夏天的清晨，花瓣上沾着晶莹剔透的雨露。出早操的小学生们挨个从院墙外走过。院墙有佐伯的胸口那么高，他看不到孩子们，但能听到他们的脚步声。

“哥哥，你说我爸爸他还生气吗？”

昨天傍晚，宏介抽泣着来到佐伯家，之后就没回去。佐伯问他怎么了，他哭着说把爸爸收藏的古董摆件弄倒打碎了。据说爸爸平日里就严厉告诫他不许碰那个东西，可他还是敌不过好奇心，去摸了一下。

“我觉得你爸爸已经不生气了哦。”

昨天晚上，宏介的父母来到佐伯家，站在玄关一脸担心地问佐伯有没有看见宏介。佐伯摇了摇头，装作不知道的样子，甚至还和他们

一起四处寻找宏介。

“哥哥真的这么觉得吗……”

“嗯……”

眼前，盛开的牵牛花藤蔓缠绕在竹竿上，那是一根干燥的、表皮是淡淡褐色的竹竿。

佐伯的家是一栋年代久远的独栋建筑，附带一个比其他人家都宽敞的院子。正方形的院子东侧是宅子和车库，其他地方则种植着各种各样的草木。正值夏季，树木看上去枝繁叶茂。

佐伯从小就喜欢养植物。比时，一株牵牛花就正在院墙旁灿烂地绽放。

今天也是晴朗的一天，渐渐升高的太阳没有云彩的遮挡，缠绕着牵牛花藤蔓的竹竿被穿过院墙和树木的朝阳照着，在地上投下了笔直的黑影。

宏介的哭声传来。

昨天傍晚，宏介来到佐伯家、希望佐伯把他藏起来时，佐伯立刻就让他进了家门。向外探头确认没人看见之后，佐伯关上了大门。

“宏介，你来我家这件事真的没告诉别人？”佐伯再三确认道。

宏介一边擦眼泪一边摇了摇小脑袋。孩子的话能有多可信呢？可佐伯转念一想，决不能错过这个好机会。

之前，佐伯和宏介一起捉知了、陪他用空盒子做手工时，佐伯的脑海中就升起了一个邪念，一个决不能触碰的妄想。那个计划太可怕了，可怕到让佐伯厌恶起自己来。可是，昨天的他脑子里好像蒙着一层雾。

“哥哥，我是不是应该向爸爸道歉？”

宏介还完全不了解自己的处境，佐伯心碎了，可怜起了宏介。

佐伯不恨宏介，失去亲人独居的他是真的把宏介当成弟弟看待的。当宏介的父母不在家时，他还会帮忙照看宏介，和宏介一起散

步。对宏介，佐伯抱着和他的亲生父母同样的情感，然而时间已无法倒流了。

“宏介已经回不去家了。”佐伯的声音出乎意料地颤抖着。

院子里盛开着的几株牵牛花各自倚靠着一根竹筒，其中只有两根竹筒明显比其他更粗壮些。

宏介听了佐伯颤抖的声音，恐怕感到了异常。“哥哥，怎么了……”

宏介的声音从插在地上的粗竹筒中传来。竹竿是空心的，埋入地下的棺材中的声响通过竹筒传递给佐伯。宏介还不知道自己正躺在地下的棺材中，真是可怜极了。

昨天，佐伯让宏介进门之后，就下定决心把他带到了最里面的房间。

“宏介藏进这个箱子就可以了。”他说着，指了指房间里的箱子。那是一个长方形木箱，大小恰好能容纳宏介翻身。

宏介一直都很听佐伯的话，当时满脑子都在想着父亲生气的脸，于是对佐伯的话一点儿都没有起疑，乖乖地藏了进去。

宏介并不知道，这个木箱是佐伯很久之前亲手制作的棺材。宏介钻进去后，佐伯盖上盖子，又钉上了钉子。棺材的盖子上事先挖了两个通气孔，在躺着的宏介头顶和脚下各有一个，让里面的宏介能够呼吸。

佐伯把箱子留在房间里，进了院子。昨夜他刚在屋檐下朝着围墙的位置上挖了一个坑，再用铁锹挖大一些，就能放下装着宏介的棺材了。

他挖完坑，再次返回房间，把棺材搬到了坑里。佐伯跟宏介解释，要把他带到爸爸绝对找不到的地方。佐伯费力地把棺材从回廊挪到院子里，又放进坑里填上土。

佐伯将中空的竹筒插到盖子的通气孔上，其他地方用铁锹填上了土。这样一来，宏介就被完全埋入地下了。

两根竹筒立在地上有些不自然，于是佐伯又从别的地方移来几株牵牛花，将其中两株牵牛花小心翼翼地从原本攀附的竹筒上解开，缠绕在用来让宏介呼吸的竹筒上面。毫不知情的人看了，也许会以为竹筒只是牵牛花的爬竿。

“哥哥，怎么了？哥哥，我想回家……”竹筒说话了。

被活埋于地下的宏介太可怜了。然而，佐伯依旧冷静地扶着竹筒，确保它们直直地插在孔里，不会倒下。

自己究竟是怎么了？明明是爱着眼前这个孩子的。有一次，宏介差点儿在佐伯的面前被汽车撞倒。当时宏介光顾着跑去追球，没有注意飞驰而来的汽车。那辆车在就要撞到宏介的瞬间停了下来，佐伯吓得当场瘫坐在了地上。可他现在为什么会对宏介做出这种事？

佐伯从小就住在这里。那时他和父母、祖母一起生活，比起每天上班的父母，佐伯和祖母更亲近。在别的孩子打棒球、玩塑料玩具的时候，他却在和祖母一起种着花花草草。他们用铁锹把黑色的泥土铲入盆中，再埋下花的种子。那时，佐伯经常被班上的同学嘲笑像个女孩。身材纤细的佐伯确实常常被误认成女孩，这件事让他很受伤。

可是祖母会称赞认真为花草浇水的佐伯是个内心温柔的好孩子。每当佐伯感到消沉，就会想起祖母的话。为了不辜负祖母，他下定决心要好好生活。

可是，不知从何时起他的脑子里充满了活埋其他生命的疯狂念头。待他回过神来，发现眼前已经浮现出了自己将这个念头付诸行动的模样。

佐伯喜欢给院子里的植物浇水，晴天的时候常常这样做。他拉长橡胶水管，用手压平管口，这样一来水压会让水喷射到更远的地方。喷出的水呈扇形，落在植物上飞溅起来，水滴在太阳的照射下闪闪发

亮。每当看到这样的情景，就像看到祖母的笑脸一样，他的心情就会放晴，仿佛世界都被照亮了。

与此同时，在光线无法到达的内心阴暗深处，佐伯却想过把祖母关进箱子里埋入地下。每当这种想法出现，他都会气愤得不能原谅自己。为什么会有这种魔鬼般的想法呢？有时候，他甚至不敢直视祖母的脸庞。一想到脑海里的混账想法，佐伯就惊恐万分。

或许内心受了伤，才变成这样吧，可他完全没有头绪，或许是忘记了，又或许自己恐怕天生就是这种人……

佐伯成年之后没过几年，父母和祖母突然死于一场交通事故。得知消息的时候，佐伯正在上班。

到那时为止，他能通过与家人的交往一再确认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可当家里只剩下他一人时，他就再也无法控制妄想。每天下班回到家，孤独的他只会翻来覆去地想一件事。那个从小到大一直会偶尔浮现的可怕想法。光是想象都是不能原谅的！他晃动脑袋，想努力甩掉那个念头。于是，他渐渐将热情投入到了打理院子中。

家人还活着的时候，他们只会在花盆里培育花草，偶尔打理一下院子里的树。佐伯打算从这里着手，他从其他地方运来适宜培育植物的泥土，改良院子里的土质，院墙里栽种的树木也越来越多。

佐伯一年到头不间断地用铁锹挖着坑、种下树。只要不上班，种树就是他生活的全部。他从不关心同龄人关心的事物，只是一个人不停地挖坑、种树。

终于，房子四周和院墙之间的空间都种满了树木，从墙外探头向里看，只能看到丛生的树木，几乎看不到房屋。院里只有一处没有种树，就是回廊前用来观赏院子风景的地方，从那里到院墙之间没有任何遮挡。他在那里建了花圃，里面不分季节地开着娇嫩欲滴的花。

起初佐伯挖坑只是为了种树，可是中途发现这不过是在为挖坑找借口罢了，其实他在为了挖坑而种树。到了后来，他只是想挖坑，再

重新填埋。这时院子里种满了树，枝叶已经没有足够的伸展空间，没法再继续种树了。佐伯心中想要将人埋进土里的欲望再次苏醒，虽然挖坑的动作会让佐伯暂时忘记这个念头，可也不过是在铁锹插进土里的那个瞬间而已。

把挖好的坑重新填上，却没有埋入任何东西，这让佐伯感到十分空虚。可越是为了忘却那些念头去挖坑，他心里的空虚就越来越强烈。虽说如此，他还是继续挖着坑，在埋下宏介时，前一天晚上挖好的土坑就在一旁。

附近的居民就算每天夜里都能听到铁锹的声响，也并不会觉得奇怪。有人与佐伯见面时会打招呼，甚至不时有人来询问他栽培植物的方法。大家都了解佐伯对打理院子一事的兴趣，不仅不觉得可疑，还会对这个失去了家人只剩下这个兴趣的青年抱着同情心。

在失去亲人两年后，也就是一年前，宏介不小心在院子里迷路，佐伯由此认识了宏介。他和宏介家人的关系也很好，常常一起出去游玩。

在认识宏介的十个月之后，一天佐伯不经意间在车库里找到了一块与宏介差不多高的木板，他瞬间产生了一个想法——这块木板正好可以用来做棺材！

转念佐伯又摇了摇头，对抱着这种想法的自己感到愤怒。然而第二天，他就着手做起了棺材。他苦笑着，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做这种永远不会派上用场的东西。然而他的手却不受意志控制、半自动地给木板钉上了钉子，将木板做成了棺材的形状。

“哥哥，我要回家。放我出去……”竹筒里传来了宏介的哭声。直立在地面上的竹筒里漆黑一片，稚嫩的声音有些发闷，从竹筒里传到了地上。

佐伯已经不知道该对宏介说些什么了。“可怜啊……真可怜……”他只能重复着同情的话。双手却在不知不觉间拿起了塑料水

管，走到屋子旁边的水龙头那里，将水管接上。

夏天的热浪一阵接一阵，知了的叫声从头顶传来。热浪渐渐地从头顶裹住了全身，地面被阳光灼烧得发白。

一道水流从埋藏宏介的地方逐渐延伸，漫到佐伯的凉鞋前。水从一根竹筒的一头汩汩溢出，浇湿了缠绕在上面的牵牛花，地上形成了一个小水坑。那是用来通气的竹筒。

另一根通气的竹筒插着橡胶水管。看到眼前的情景，佐伯才猛然惊觉自己做了什么。尽管他刚才的行为也并不能说是毫无意识。

刚刚，他打开水龙头，给埋在地下的木箱里注水。恍惚中他觉得似乎身在梦里，正常人拥有的良心好像并没有发挥作用。

棺材里很快就装满了水，多余的水在压力的作用下从另一根竹筒中涌出。水流像喷泉一样涌出，在夏天阳光的照射下闪闪发光。佐伯不禁感到这情景十分美好。在知了的叫声中，孩子们做完操回家了，经过他家门口。欢声笑语从与刚才相反的方向传来。宏介也安静了下来，牵牛花的花瓣上出现了褶皱，开始枯萎。

三年过去了。

这三年来，佐伯没有被警察逮捕。宏介的父母悲伤地搬了家，佐伯成了唯一一个去送行的人。没有人觉得宏介是被杀害了，附近的邻居都把宏介当成可怜的失踪儿童。

佐伯没有特意装出难过的样子，他发自内心地感到悲伤。良心的谴责让他无法直视宏介父母的泪水。因为那眼泪会提醒他自己做了一件多么恐怖的事。

这三年里，他胆战心惊地度日，生怕罪行败露。他也决不靠近埋着宏介的地面，因此那儿附近长满了杂草。牵牛花干枯后散落一地，种子发芽，混在杂草中生长。宏介住过的房子里如今已经搬来了新一户人家。

今天初夏，一位主妇带着传阅板来到佐伯家。她站在玄关，聊起了那时电视节目纷纷报道的连环少女凶杀案，不一会儿话题就转到了失踪的宏介身上。

“宏介已经不见三年了。你们以前关系那么好，你一定很伤心吧。”

佐伯紧张起来，眼前浮现出年幼的宏介的笑脸，感到悲伤。明明亲手淹死了宏介，现在却很想念他。佐伯有时会感到自己这种想法很可怕。

佐伯严肃地点了点头，就在他抬起头来看到主妇的脸时，突然觉得有些奇怪。主妇看上去并没有很悲伤，话题也不知不觉转移到夏天来了、知了叫了上面。对于大家来说，宏介已经是离开的人了。

几天后，佐伯又买了新的木板和钉子，做起了棺材。为了防止从家门前经过的人看到墙内的他在做什么，他是在家里做这件事的。他用锯子切断木板，飞出的木屑盖住了和式房间里的榻榻米。

他又要犯下新的罪行了，埋下了宏介之后，他想要埋人的恐怖想法时不时地冒出来。三年来他没有再犯，不仅是因为良心的谴责，更是因为恐惧。他害怕宏介被杀一事暴露。

然而，看到主妇的表情后，那个栖息在佐伯内心深处的黑色怪物又蠕动起了身体。隐身了一阵子后，如今它已经苏醒，大睁着眼睛在佐伯体内秘密谋划着一个可怕的计划。佐伯一边制作棺材、钉上钉子，一边感受到身体里那个黑色的丑陋怪物正张开血盆大口。

窗户紧闭，热气逐渐充满了整个房间，汗水从低头工作的佐伯的鼻尖轻轻落下，他感到身体燥热。

棺材做好了，比宏介的还要大一些。虽然里面还是空的，但是佐伯可以轻易想象出里面躺着人的情形。

佐伯又在院子里挖起了坑，就在回廊正对面的院墙边、离宏介一米左右的地方。从那天起，每当早晨他站在回廊向院子眺望，都可以

看见那个可以埋下棺材的大坑，一个满是阴影的黑暗洞穴。

第二个埋进地下的人会是谁呢？佐伯慎重挑选着目标，就这样几个月过去了。制作棺材时还是初夏，佐伯还在和同事聊起每天升温的天气，如今已经到了夜晚让人感到寒冷的时节了，平时穿的衣服也从短袖变成了长袖。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夏天过去了。在佐伯的心中，阻止自己犯罪的良心和强烈的狩猎欲望在激烈地搏斗。然而，他的内心从不外露，在身边的人看来，他和往常没有区别，像一台自动化机器一般一如既往地应对着日常生活。

十月底，一个周五的夜晚，佐伯下班后走进停车场，他钻进车里踩下油门打算回家。周围已经完全暗了下来，他打开前车灯驶入车辆的洪流中，不经意间看到了一个走在人行道上的行人。他心里一惊，觉察到自己的眼神就像在挑选猎物。后视镜中倒映出他的脸，脸上毫无表情，瞳孔就像是一个小小的黑洞。

在工作的地方，佐伯是个安静的人，和其他正常人并没有什么不同。他会从家里带花到办公室作为装饰，对上司委托的任务也一丝不苟地执行，在多年的工作中他积累了名声，也得到了同事的信赖。只是没有人知道，佐伯杀害过一个孩子。

到了家附近，他左转驶入一条人少的道路。

在那里，佐伯看到了一个少女。

她正在路边走着，车灯照亮了她的背影。少女身穿黑色校服，长长的头发披在肩上。

从少女身旁驶过时，佐伯下意识地放慢了速度。他注意到了少女的头发，那长发是如此地黑，让人过目难忘，还具有一种特别的吸引力。

他透过挡风玻璃的一角仰头看了看天空，满月正挂在天上，没有一丝云的遮挡。四周笼罩在寂静的白色月光中，住宅区里的公园中，

行道树的叶子大多都凋零了。

佐伯驶到十字路口右转，马上停了车。熄灭车灯，他盯着后视镜，等待少女的到来。

如果少女在十字路口直走或者左转，他就直接开车回家。明天是休息日，他要好好睡一觉，休息休息。

可如果少女往他的方向走过来……

一片枯叶落下，碰上挡风玻璃，又掉在了地面上。佐伯想起了前几天主妇拿着的传阅板，上面夹着一张纸，写着要清扫这条街上的落叶，时间似乎就是今天傍晚。所以早上这条街的一边还堆积着大量落叶，现在就只有零星几片了，看来是已经清理过了。他想着，又一片落叶静静地落下，落在了挡风玻璃的雨刷上。

万籁俱寂之中，佐伯坐在车里紧握着方向盘，后视镜里映出了被月光笼罩着的十字路口。不一会儿，少女出现了。

2

佐伯把车停入车库，拉上卷闸门。在安静的住宅区，金属卷闸门的声响听上去格外刺耳。他站在车库前，低头看着地面上堆积的厚厚一层落叶。车库旁院子里的树茂盛地生长，密集的枝丫遮盖了天空。树叶凋零时，车库就像被埋在了落叶中，使他不得不用扫帚打扫。

父母和祖母的死让他成了孤家寡人，打扫和洗涤都由自己一手包办。每当为了生活不得不干些家务活儿时，他总会意识到自己其实孑然一身。

前些日子，一个结了婚的同事穿了领子熨得笔挺的衬衫来上班。上司也时不时会给佐伯看他与孩子的合照。

“佐伯，你不结婚吗？”同部门的晚辈女同事问他。

佐伯觉得自己结不了婚。恋人、亲友、家人……都离他很遥远，在他无法触及的地方。他虽然在上班时能和同事谈笑风生，却不相信自己能和他们建立更深的关系。

他私下里的烦恼从不与人诉说，因此不知不觉中竖起了一面让他人无法接近的墙。他没有可以诉说自己那可怕的秘密的对象。

寒冷的风吹过佐伯的脖颈，今天的风似乎比昨天更冷。他打着寒战，视线投向了被风吹落的枯叶。感到寒冷不仅是因为冬天快要来临，佐伯突然意识到他忘了穿外套。看到满是褶皱的衬衫，佐伯想起了那个刚刚结婚的同事幸福的表情，同事的衬衫总是熨得平整舒展。

他甩了甩脑袋，试图将别人的事从脑海中赶走。他穿过车库的侧门再次走进车库，走到车旁，打开后车门，拿出放在车后座上的外套。他留意到外套沾上了污渍，似乎是血迹。佐伯低头看了看躺在那

里、口鼻流血的少女。开车回家时，为了不被邻居看到，他特地脱下了外套，盖在了少女的身上。

少女一动不动，似乎晕了过去。她的身体蜷缩着，长发仿佛头纱一样遮住了脸，垂到了地上。如果她不反抗的话，就不会受伤了，佐伯搓着手心想。他的手被少女用指甲抓出了几道血痕。

在被佐伯抓住的一瞬，少女大声尖叫，声音划破了寂静的夜空。恐怕周围的邻居都听到了吧，佐伯担心地想。

后来发生的事就不难想象了。佐伯朝少女的脸挥了几拳，少女瞬间失去了反抗的意识，不再动弹。他又扇了少女几个耳光，把她放在车后座上，盖上外套，启动了车子。

从小到大佐伯几乎没有对别人使用过暴力，看到电视上虐待儿童的新闻，他还会感到愤怒。然而刚才他却殴打了少女，还让她受了伤。那种触感还留在手掌里，仿佛无数只小虫子正密密麻麻地在上面爬行。他惊恐地甩了甩手，试图甩掉它们，却没能所愿。

佐伯把少女从车里抱出来，走向家中最里面的房间。为了不让身影映在窗户上，他没有开灯。月光下，少女的手臂和头发垂了下来，来回摆动。佐伯走到那个盖着一层木屑的房间，把少女放进了棺材中。

长方形的棺材正好装下了少女，似乎她原本就属于这里。不过，从少女口鼻中流出的血逐渐凝固，脸上皮肤也已经开始变色。佐伯无法直视这张脸，仿佛内心的阴影渗出来，染上了少女的皮肤。他迅速地盖上棺材盖，钉上钉子。盖子上仍然留有两个用来呼吸的通气孔。

宏介旁边的土坑仿佛正大张着嘴，等待着少女。它仿佛预感了今天这个日子的到来，在月光下，黑暗的洞口显得有些急不可耐。挖出的土在一旁堆成了一座小山。

佐伯把棺材从房间移动到面向院子的回廊，从回廊直接就可以将棺材推到坑里。躺着一个人的棺材比之前重了许多。

他把棺材埋入坑内，在盖子上的通气孔里插了两根竹筒，然后用铁锹重新填上土。起初，土落在棺材的盖子上还会发出声响，不一会儿就没有了声音。填土比想象中耗费了更长的时间，他的全身被汗水浸湿，回家后还没来得及换的外套上也沾满了泥污。填好土之后，他又用铁锹把地面压实。

掩埋宏介的时候正值夏天，佐伯给竹筒上缠绕上了牵牛花。但现在这个季节不能再缠绕牵牛花了，因为牵牛花是热带植物，不耐寒。虽然院墙边立着几根奇怪的褐色竹筒，但只要解释说，这些竹筒是用来夏天搭牵牛花的，就不会有人怀疑。

为了不让院里新填的土过于明显，佐伯拿了一些花圃中覆盖的稻草放在竹筒周围。整理妥当之后，就看不太出来了。

佐伯放下铁锹，坐在回廊里，盯着那里看了一会儿。少女现在已经完全被埋在地下了。

回廊到院墙之间没有种树，只有一个花圃和晾衣物的地方，还有几根竹筒。院子另外两边是茂密的树丛，在夜里看上去像两面黑色的墙壁，风一吹，树的黑影就跟着晃动。佐伯摩挲着手上被少女抓伤的地方，手中扇耳光留下的触感已经消失了。他抚摸着脸，不知从何时起嘴角上扬起来。

他起身走进屋里，拿起少女随身携带的书包。书包里面装着防狼喷雾和学生证，翻开学生证的封皮，里面贴着一张照片。少女长得很漂亮。

照片下面写着学年、班级和学号，还有少女的名字森野夜。佐伯站在门边，眺望着墙边的竹筒，在心中默念着她的名字。

知道了被自己埋进土里的少女的名字，佐伯这才意识到，少女有着为她取名、爱她并且养育她长大的父母。而他亲手活埋了这对父母的宝贝。

一阵甜蜜在脑海中弥漫开来，仿佛棉花被糖水浸湿了。当被他打伤的少女躺在地上的时候，他还满心慌张，可是一旦少女被埋入地下，这恐惧就变成了甜蜜。

这时，仿佛微风拂过就消失了的细微声音传入了佐伯的耳中。

佐伯看着墙边立着的竹筒，月光下，竹筒从黑暗中浮现出来，在地面上投下黑色的影子，一直延伸到了佐伯站着的地方。几根竹筒中有四根格外粗壮。

佐伯听到的细微声响就来自其中两根。他站起来，穿着鞋从回廊直接走进院子里，向墙边走去。他甚至没有意识到自己在活动，仿佛一个走向现实世界的梦游症病人。在只有月光的黑夜里，院子两边的树木投下了重重黑影，俯视着佐伯。

佐伯踩在稻草上，靠近竹筒，俯视胸口高的竹筒内部。里面一片漆黑，在这个直径拇指宽的竹筒中，只有虚无的黑暗。少女的声音经由竹筒传到了地面。那微弱的声音在到达竹筒口的瞬间就被风吹走了，像一阵烟，转瞬消失不见。

两根竹筒中的声音大小不同。因为一根竹筒插在脚下的通气孔里，而另一根插在脸附近。从靠近脸的那根竹筒里传来的声音比较清晰。

“谁来……”少女气若游丝，恐怕因为嘴唇受伤，发不出更大的声音，“……放我出去……”

佐伯蹲下来，双手贴在插着竹筒的地面上。刚填上的土覆盖着稻草，表面十分松软。土的下面确实传出了声响，不知是不是错觉，连手心似乎都感受到少女的体温，热了起来。

少女是多么可怜啊！她那么虚弱！佐伯一想到拖鞋下方埋藏着正在呼吸的少女，就觉得她可怜极了。想到她身处地下什么都做不了，佐伯甚至产生了一种优越感，一种看到小猫小狗时会有的感觉。

“你能听见我的声音吗……”佐伯站在那里，对竹筒里面喊道。他的声音通过竹筒传到了躺在黑暗中的少女耳边。

“谁……你是谁……”少女回应了他。

佐伯没有作答，竹筒中再次传出了声音。“是你把我关在这儿的吧……还埋在了土里……”

“你知道自己被埋在土里吗？”佐伯诧异地问道。

一睁开眼就发现自己被关在一个狭窄的空间里，应该不能马上弄清楚发生了什么才对。

少女沉默了一会儿，说：“我听到了土的声音。”

“所以你是假装晕倒的吗？”

自从少女在路上晕倒，佐伯以为她没有醒，所以并没有捆住她。可如果少女在被放进棺材之前就已经醒了，那为什么没有逃走呢？

“你腿脚受伤了吗？所以才没有逃走吧。”

佐伯问她。少女沉默了，或许佐伯的猜测是对的。

“快放我出去。”少女愤怒地说道。

佐伯对少女的态度感到吃惊，内心为之一震。她的语气不是哭泣着乞求，而是命令。虽然看不到她此时的表情，但从声音里佐伯感受到了她心灵的可贵。不过，她终究是软弱无力的。

“啊，对不起。真的对不起！”佐伯摇了摇头，虽然地下的少女根本看不到，“如果把你放出来，我做的事就会被别人知道，所以不行。”

“你究竟是……谁……为什么要这样做……”

听到少女的质问，佐伯在心中反复回味。

为什么要把她埋在地下？他不知道如何回答，有一瞬间他感到迷茫。不过转念一想，他没有回答这个问题的必要，于是放弃了思考。

“没有为什么。”

“这是哪儿……山里？”

“不是，是我家院子。你被我埋葬了。”

少女沉默了。佐伯想象着躺在那个狭小空间里的少女的表情。

“埋葬我？开什么玩笑，我还活着……”

“埋死人是很无趣的。”

佐伯理所当然地说出这句话后，少女一时陷入了沉默。过了一会儿，她用低沉的声音说：“你不放我出去，事情会变得麻烦……”

“你是不是在想或许有人会来救你？”

“我认识的那个人一定会找到我的……”少女低沉的声音突然变得热烈，接着或许是触痛了哪里，她呻吟了一声，又陷入了沉默，竹筒里传来的只有急促的呼吸声。她的肋骨恐怕受伤了，即使是发出很小的声音，也让她感到痛苦。可佐伯仍然从少女刚才的声音里，感到了一种奇妙的热情。

“你相信的那个人，是男生吗？”

“嗯，是的。”少女简短地回答。即便如此，也能从中推测出他是少女的恋人。

“能告诉我他的名字吗？”

“为什么？”

“好奇。”

少女沉默了一会儿，说出了名字。佐伯把那个名字记了下来，可转念一想，少女也有可能在撒谎，或许根本不存在这样一个人。然而，他没有办法验证事实究竟如何。

“我打算买一个双筒望远镜……”夜空中出现了云彩，在风的吹动下遮住了月亮，明天也许会是个阴天，“你知道为什么吗……”

少女听了佐伯的问题，没有作答。

“我想用望远镜眺望他失去你的样子……”

少女一定听到了这番话，可她却毫无反应。无论佐伯说什么，她都只是沉默，竹筒里只有一片黑暗和寂静。

佐伯想她恐怕是生气了，于是从竹筒旁离开。明早，她心情就会变好的。

他走到车库，开始清理车后座，不能留下任何痕迹。他的车里一直有一张小坐垫，他把少女放到车座时，特意把少女的脸放在了坐垫上面。因此，少女的血迹沾在了坐垫上，车座仍然是干净的。佐伯拿走沾着星星点点血污的坐垫，清理掉在车内的长发。

收拾完毕回到家里，佐伯看了看墙上的挂钟，已经是深夜两点多了。佐伯走到二楼的卧室，钻进被子准备睡觉。他闭上双眼，在陷入梦境前，想起了被埋在院子地下，一个人待在黑暗里的孤独少女。

第二天，佐伯醒来时已经临近中午。虽然是周六，但佐伯工作的地方连双休日都要照常上班。不过今天不去也没关系。

佐伯打开卧室的窗，向外眺望。他从小就喜欢站在窗前眺望街景，只是现在被枝叶遮挡住了视线。透过树枝可以看到灰色的天空，寒冷的风吹动了眼前的细枝，枝条擦过佐伯的脸颊。

他一边下楼到了回廊，一边想着少女的事是不是昨晚的一个梦。站在回廊向院墙望去，他才确认了那不是梦，是现实。

四根粗壮的竹筒和其他竹筒混在一起，立在地上。四根竹筒就意味着地下有两个人，他想起来昨天自己确实在宏介身旁活埋了一个少女，松了一口气。

少女被打晕带上车的公园附近，现在有什么情况吗？当时少女发出惨叫，附近的人听见应该报警了吧？少女的父母见她没有回家也许也报警了。警察根据这两条线索应该就会判断她是在公园附近被绑架了。

佐伯穿着拖鞋走进院子，他饿了，打算和少女聊聊天再去吃饭。他觉得不可思议——在这样异常的情况下人还能吃得下东西吗？可是不知道为什么，证明他还活着的饥饿感格外强烈。

佐伯站在竹筒前，他没有立刻说话，轻轻把耳朵靠在竹筒上。里面什么声响都没有，于是佐伯开口道：“到早上了，你醒了吗？”

昨晚分别时，少女不再回应他的声音。如果早上仍然没有回应，佐伯就会担心她怎么了。

然而，少女马上回答了：“我知道是早上了。尽管下面还是黑的……”

传出声音后，笔直插在地里的竹筒晃动了一下。大概是少女碰了一下。

“脸旁边有一根竹筒伸到地上去了吧，用手一摸就知道了。是为了让我呼吸吗？往竹筒里面看，那头是白的，所以我知道天亮了。”

竹筒没有被固定住，只是插在棺材的通气孔里。想要拔起来的话，再简单不过了。如果从棺材里晃动插进去的部分，地面上的竹筒就会像钟摆那样来回摇动。

“你能安静地待着吗？不要再晃动竹筒了。被别人看见了，我会被怀疑的。如果你还不听话，我就把竹筒都拿走，那样你可就不能呼吸了。”佐伯说罢，竹筒就停止了晃动。

“你叫什么名字？”少女突然问道。

“我姓佐伯，你是森野吗？”

少女好像思考了一番，沉默了一会儿，严肃地说：“佐伯，我不知道你为什么把我关在这里……不过，这样是不对的。你最好马上放我出去……否则，你的身上就会降临不幸……”

少女不但没有屈服，反倒像个巫师一样诅咒佐伯。她到底知不知道现在是什么情况啊？佐伯的心头忽然升起了一丝愤怒。

“说这些有什么用，你待在里面又能做什么呢？今天你就会被我淹死哦。”

“淹死？”

佐伯把用水管灌水的计划告诉了少女。为了让她能完全理解自己的处境、不再抱有不切实际的期待，佐伯细致地讲述了整个计划。

在黑暗中，少女一定彻底绝望了吧。也许是无法再维持先前的强硬态度，少女用颤抖的声音坚定地说：“在被你杀掉之前，我会自我了断的……你没有检查我的校服口袋吧……这可是致命的错误……这个错误的严重性你已经明白了吧。口袋里放着自动铅笔，我要用它刺破颈动脉……”

“或许你以为在被我杀掉之前自杀能够保住一点儿自尊，但其实没有差别。你自杀的尸体也只会在棺材里腐烂而已，没有人会发现。你将永远孤身一人。”

“不，错了。不会没有人发现的。警察又不是傻瓜，你的恶行一定会暴露的。虽然不知道是几天后，还是几年后，但我有预感，我一定不会一个人死去的。”

“不会一个人死？”

“是的，我不会一个人死去。”

“你是说，有人会陪你一起死？是你昨天说的那个男生吗？”

“他不会让我一个人死去的。”

是哭了吗？少女的声音听上去像是含着水分，同时又带有某种坚定的信念。

一开始佐伯对少女的所谓恋人嗤之以鼻，心想不过是幼稚的高中生恋情而已。可是，现在他心里却涌现出一丝不安，像是滴落在水中的墨汁，在他的胸中晕开。

“我不能理解……在这种情况下，你怎么还能说出这种话……森野，你会一个人在地下腐烂，变成泥土哦……除此之外不会有其他可能……”佐伯说罢，就离开了少女。

听到少女的话，他又想起了办公室那个女同事问他的问题：“你不结婚吗？”

佐伯觉得他与亲人、亲密关系是无缘的，他是一个孤独的人。只有这样，他才能活下去。表面上他和别人谈笑风生，可绝不会与人交心。少女的话让他想到了这些，心里乱作一团。

吃了饭就会平静下来吧。虽然食欲已经彻底消失，但只要吃点儿东西，心情也许就会变好吧。

佐伯打算出门去吃饭，掏出了西装外套口袋里的钱包。他披上外套，在玄关穿上鞋。就在这时，他突然感到哪里似乎不对劲。

佐伯有一个随身携带的、褐色皮革封皮的工作证，平常总是和钱包放在一起，不管去哪儿都一定会带上。可从昨晚起，工作证就不见了。

佐伯脱下已经穿好的一只鞋，起身返回家中。他站在衣架前，伸手去掏外套外面的口袋，可没有找到。他又掏了里面的口袋，还是没有。他环顾四周，拿起桌子上的杂志，卷起暖桌的毯子检查桌下，到处都没有。

佐伯开始回想最后一次见到工作证是什么时候。上班的时候好像还在，难道掉到哪里了？

他想着想着，得出了一个结论。这个结论让他感到两眼发黑，可越想要否认，越感到这是正确的。

如果工作证丢了，那么一定是在昨晚和少女激烈扭打时掉落的。昨天晚上在公园附近的路上，少女尖叫着猛烈反抗，手肘击中了佐伯的侧腹。也许工作证就是在那时从外套口袋里掉出来了。

院子里传来鸟扑扇翅膀的声音。院里树木茂密，时常有鸟栖息在树枝上，每天早上都会听见鸟叫声。这时佐伯一走进院子，鸟就会急忙振翅飞走。如今回荡在佐伯耳中的鸟叫声听上去却像是某种不祥之兆。

据说昨天傍晚那条街道的落叶被清扫了。如果昨晚工作证掉在那里，那么今天肯定就会被人发现。而这也就证明工作证的主人在昨天

傍晚至今早之间的某个时间点曾到过那里。

找到工作证的主人也很容易，因为里面写着佐伯的名字。会有人把他曾经出现在那里的事实和昨夜少女的尖叫联系起来吗？以防万一，佐伯还是决定立刻去找工作证。

他焦急地穿上鞋出了门。公园不远，用不着开车，他打算跑过去。

出门前，他想到应该跟少女说一声。于是从门口拨开树木，绕到了后院的墙边。他还没有走到竹筒旁，就突然停下了脚步。

竹筒里传来了少女肆无忌惮的笑声。

自从昨夜两人交谈时，少女的心情不可能有过片刻的舒缓。可她不仅没有尖叫，还用一种仿佛没心没肺般的语气和佐伯说着话。

现在她却大笑起来，尽管声音中不时夹杂着疼痛的呻吟，但她笑得停不下来。

难道少女在地下因为恐惧而崩溃发狂了吗？这比沉默还令人感到可怕和诡异。结果，佐伯什么也没有和她说，径直向昨夜的公园跑去。

3

到达公园附近时已过了正午。如果天气晴朗的话，这时候太阳会高悬头顶上方吧。可是现在天上只有厚厚的云层，阴沉沉的，冷风彻骨。

公园位于一片住宅区中，只是一块很小的空地。为了防止孩子走失，四周加装了金属围网。佐伯走在人行道上，透过围网向里眺望。公园广场的中央有一些游乐设施。

那里有个人正在荡秋千，他穿着黑色的衣服，背对着佐伯。

见四周没有其他人，佐伯松了口气。他本来还担心已经有人报了警，警察或许正在周围搜查取证，现在看来还没有。不过，比起这些，更让佐伯担心的是有人比他先到，并且捡走了他的工作证。

这条路上人行道和机动车道是分开的，中间隔着植物带。现在没有车辆驶过，安静的马路一直通向远方。

一阵风吹过，枯叶没有在风中飞舞，而是直接落到了地上，像雨滴落在地上一样，发出啪嗒啪嗒的轻微声响。昨天傍晚一定已经有人清扫过了，可是现在街道又覆盖了一层枯叶。机动车道上的落叶没有那么多，只是在路边堆了一些。

佐伯看向昨夜停车的地方，他曾和少女在那里扭打。可是一眼望去并没有工作证，地上只有一层落叶。也许工作证就在落叶下面，因此路过的行人都没有看见。

佐伯蹲下来，双手轻轻拂开柏油马路上散落的落叶。没有必要地毯式搜遍整条街，只要在和少女发生冲突的地方找找就可以了。他感觉很快就能找到。

干燥的枯叶轻飘飘的，一翻动就会马上碎裂，被风吹走。他一边寻找，一边想着少女的事。

少女所在的地方只有一片黑暗。从通气孔向外看去，只能看到一个小小的亮点，只有那唯一一个光源。她被扔在黑暗的狭小空间里，直面着死亡，可她却说恋人不会让她一个人死去……

刚才，在听到少女的话的一瞬间，佐伯紧张了起来。他的心里充满了迷茫和不解。一个人躺在地下，得知自己的命运将会是永恒的孤独，即使这样仍然会相信别人吗？

从昨夜到今天早上，佐伯的脑中原本一直飘着一层令人舒服的云霞。一想到埋在地下的少女束手无策，他就能感受到一股温暖的甜意从舌尖扩散开来。然而，在听了少女的那番话后，仿佛被人用力拍打了脸颊，他惊醒了，那甜蜜的味道也随之消失。

如今，他清楚地知道自己对少女做了些什么，想起了自己对少女说过的那些可怕的话语。

佐伯感到一阵眩晕，跪在了地上的落叶上。他的视线中出现了幻影，层层落叶像海面一样翻涌着。他感到呼吸困难，像缺氧的病人一样剧烈地喘息着。

他是从什么时候起对这种残暴的事甘之如饴的呢？从前自己明明是个善良的好公民。在职场认真工作，打心底里善良地对待别人，在路上见到熟人也会打招呼，停下来一起聊聊家常。

每当脑海中出现想要活埋人的冲动，佐伯都会努力将其赶走，他不允许自己想那种事，还不断在院子里挖着土坑来抑制那不正常的欲望。自己是人，绝不是以活埋人为乐的魔鬼……

然而，自从埋葬了宏介之后，身体里某个重要的齿轮好像就坏了。他对埋在地下的少女产生了一种优越感，切实地感到自己由此才能活着，这样的自己，究竟还能被称为人吗？

在眩晕之中，佐伯也不忘继续在落叶中翻找着工作证。他的鼻尖渗出了汗水，滴在了干枯的落叶上。

怎么都找不到工作证，他甚至也找了附近的地面，但还是没有找到。他感到焦躁，还有些生气。

这时，一张被风扬起的报纸绊住了佐伯的脚。当他站起来打算拿掉它时，发现公园里有人正隔着围网看着他。他只顾着寻找工作证，没注意到有人靠近了。

秋千还在远处孤零零地摇摆着，刚才坐在上面的人不知什么时候已经离开了。

围网里站着一个少年，看上去是个高中生。他身穿黑色校服，双手插在口袋里，正盯着佐伯看。或许学校只上了半天课，他放学后就来这里了吧，佐伯心想。

佐伯抬头看他，四目相对，一阵尴尬的沉默降临。少年似乎感觉不好意思，在围网内侧低下了头。

“对不起，我只是有点儿好奇。”少年说。

看来，佐伯的行为很引人注目。

“丢东西了吗……”

面对少年的问询，佐伯难以回答。“嗯，有点儿事……”

佐伯不知该如何回答，他希望少年离开这里，可是这样说出口又显得很不自然，或许他应该先离开，等少年走了之后再回来寻找工作证比较好。

“您住在这儿附近吗？”少年再次问他。

“嗯，是的。”

“能告诉我您的名字吗？”

佐伯没有多想，立刻就告诉了少年。

“佐伯……佐伯先生，有件事我想问您。这问题可能有点儿奇怪，可以吗？”

“奇怪的问题？”

“是的，不会耽误您很久的。我想问昨夜这儿附近听到尖叫声的事，您知道些什么吗？”

佐伯感到心脏仿佛瞬间冻结了。“尖叫？什么尖叫……”

“昨天夜里九点左右，住在这儿附近的人听见了尖叫声，是一个住在这里的朋友告诉我的。不过，佐伯先生家里好像是听不到的……”

少年观察着佐伯的表情这样推测。既然少年这么说了，佐伯也顺势点头表示确实如此。

“这样啊……还有就是，我一个同班同学昨天晚上没有回家，今天也没有来上学。虽然今天只有半天课。”

佐伯不得不从少年身上移开了视线，这个少年恐怕比自己年轻十岁吧，目光却令人恐惧。佐伯的衣服下面渗出了汗。少年的同学就是那个少女吗？

“那个同学每天上学和放学都会经过这条路，所以我猜昨天的尖叫会不会就是我同学的声音……”

果然就是被自己活埋的少女。

“你和她关系很好吗？”

“嗯，算是吧。”

少年的回答听上去有些漫不经心，少女的恋人就是他吗？可是听他的回答似乎又不是这样。少年异常冷静，仿佛少女对他来说只是个陌生人，从他的表情看不出二人之间有很深的关系。

“你是因为担心同学才来公园这里的吗？”

“不是的，我只是来这里观光。”

“观光？”

“警察局里贴着有红色标记的地图……”

“你是指标记命案发生地点的那张地图？”

“没错，您很清楚啊。没想到除了我以外，还有人关心这种事。我的爱好就是到有红色标记的地方走一走，站在死过人的地方，透过鞋底用双脚来感受一下柏油路面……今天也是这样。我喜欢观察案发现场，没准还能碰上因为某些理由而返回现场的凶手……”

少年从口袋里拿出双手，抓住金属的围网。围网摇晃着，发出吱吱的声响。他直直地盯着佐伯。

听完少年的话，佐伯感到心跳似乎马上就要停止了。难道少年知道是自己绑架了少女，所以才说这番话的吗？佐伯想了一下又否定了这种可能性，怎么可能会有这么荒诞的事？

然而，他的内心依旧乌云密布，不祥的预感在翻滚。

听到鸟拍打翅膀的声音，佐伯抬头望去，只见阴冷的天幕下乌鸦在电线上站成了一排，黑色的喙朝向佐伯。

难道……佐伯思忖着是否有这种可能性。

少年在这里捡到了自己的工作证，联想到昨夜少女的尖叫声，于是猜想凶手会在不久之后返回这里寻找遗失的工作证。

少年隐瞒了捡到工作证这件事，来故意试探自己吗？可是有这种可能吗……

“说起来，不知道你那失踪的同学现在在哪里呢……”

少年不解地看向佐伯，审视的眼神中带着冷意。

好想逃走，佐伯心想。现在少年在围网的内侧，要想追上来就必须绕到公园出口。可是，万一工作证被他捡到，他又把自己这些可疑的行为告诉警察怎么办……

“您知道什么消息吗？”

“我什么都不知道。”

“是吗，我总觉得您似乎知道些什么……”

“为什么……”

“没什么，可能是我想多了。因为您刚说自己没有听到尖叫声……”

“是啊。”

“我觉得很奇怪，刚才我只说是我同学的尖叫声，可您在提到我那个失踪的同学时，直接问我和她的关系好不好，您说的是‘她’，可我没说同学是男是女[1]……佐伯先生，您为什么知道我的同学是女生呢？”

“啊，那是因为每天早上我总会在这条路上遇到一个女生，但今天却没有看到，所以才这样问。你说你的同学失踪了，我就想到会不会是她……”

少年点了点头：“是个瘦瘦的长发女生吧。”

“是的，左眼下面有颗黑痣，皮肤很白。”佐伯回想起学生证上的照片附和道。这样的对话还要持续到什么时候呢？少年明显已经在怀疑自己，佐伯感到脖子上仿佛有条绳子在慢慢勒紧。

“您身体还好吗？脸色很差哦。”

“有点儿不舒服。”

“稍等，我马上就过到那边。”

少年隔着围网说罢，就向公园出口走去，途中顺便拿上了秋千上面的书包。他走上大路，朝佐伯走来，边走边问：“您还好吗？”

佐伯用袖子擦了擦刚才因为紧张渗出的汗水。“其实……我昨天感冒了……”

“抱歉跟您说了这么久，本来还以为不会耽误很长时间的……要不找个地方休息一下吧。”

“是啊。”佐伯佯装深思了一下，说出了早就想说的话，“我还是回家吧。”

他本打算走几步之后就装作体力不支而倒下，这样少年也许会热心扶他回家，他就能趁机杀掉少年，并且检查他的口袋看有没有自己的工作证。结果，他根本不需要费心演戏。

“我很担心您呢，我送您回家吧。”少年皱着眉头，表明一定要送佐伯回家的态度。

机会来了。

“那就麻烦你了。我家在那个方向。”

两个人并肩走着。佐伯耸起肩，一副高烧发冷的样子。他的身体确实不舒服，装作感冒倒也不太难。

佐伯一边走一边想着这个少年究竟是什么人。他突然出现，现在又要送自己回家，到家之后要怎么办呢？怎样才能杀掉他？

一想到这里，眩晕更严重了，不知不觉中佐伯像制订工作计划一样考虑起杀害少年的方法。

佐伯的心里有一个声音在说，不能再做可怕的坏事了。可是，如果少年真的捡到了工作证，并且把自己和少女失踪一事联系起来，就只能杀他灭口了。

如果放走少年，自己做的事就会被大家知道。如果大家知道佐伯是个怪物，那么一直以来真诚相待的同事会怎么看待自己呢？当他们知道那个经常从家里带来鲜花插在窗边花瓶里的男人其实是个杀人犯、是个应该被唾弃的坏人，会感到悲伤还是愤怒呢？到时候，被众人齐声发出的愤怒大喊和失望的声音包围着，他只能羞愧地低着头，不敢看任何人吧。在他的心中，羞耻的火焰在熊熊燃烧着。

决不能让事情变成这样！杀掉少年也是不得已的事。佐伯紧闭双眼，在心中克制着眼泪告诉自己。

很快二人就到家了。佐伯完全不记得一路上说了些什么，两个人似乎都有意说着一些不着边际的闲话。

“真是栋漂亮的房子啊。”少年站在墙外，仰望着屋顶感叹道。

“老房子了，请进。”

二人走进大门。为了随时可以开出车，车库没有放下卷闸门。少年走到一半就停了下来，看着和房屋并列的车库。从那里可以看见黑色小轿车的正面。昨夜，佐伯已经把少女在车后座上留下的痕迹清理完毕，已经没有任何血迹和头发。清理完之后，车库门没拉上，一直敞开着。

“只有这一辆车呢。所以佐伯先生是独居吗？”“是的。”

接着少年环顾了院子。“好多树啊。”

“这是我的爱好，像不像一片森林？”

征得了佐伯的同意后，少年走进了院子，佐伯紧随其后。

佐伯种下的树在阴沉的天空下看上去是深绿色的。少年走在常青树下，感叹道：“好大的院子啊。”

走出了常青树林，少年来到了院子里开阔的空间。那是房子的南侧，夹在回廊和院墙之间的一块空地。地面上有用石头围起来的花圃，没有树，能看见干燥的灰色土壤。

墙边插着几根竹筒，曾经开满了牵牛花的地面上如今铺着一些稻草，下面就是……

“只有这里没有树呢。”

“树会遮挡从回廊上看出去的风景。”

下面就埋着少女，和多半已经变得面目全非的宏介。

竹筒一动不动地直立在墙边。少年没有看竹筒，似乎只把它们当成了背景的一部分。这时如果地下的少女握住竹筒摇晃一下，那少年就会立刻注意到竹筒，好奇地走近察看吧。

在那之前必须结束这一切。佐伯请少年坐在回廊的台阶上。

“我去泡茶。”佐伯说完，就从回廊直接走进家中。

“不知道森野到底去哪儿了呢……”

听到少年的自言自语，佐伯仿佛凝固住了，他盯着少年的后背。

“不知道怎么回事，她好像总会吸引一些变态的人……”少年不知道什么时候回过头来看着佐伯，他的自言自语似乎是故意说给佐伯听的，“她带着一种奇怪的气质在外面走时，总是会吸引变态的注意。”

“请稍等，我去端茶。”佐伯说完就离开了。他不知道少年那番话是不是特意说给他听的，但在少年的口气中，他感到了一种恶意。

佐伯在厨房烧着开水，找出了一把菜刀。家里能杀人的工具，他能想到的就只有菜刀了。

燃气灶里的蓝色火焰正在加热着茶壶里的水，台子上放着茶杯茶壶和菜刀。他看着银色的刀刃，想象接下来要从背后挥动菜刀砍向坐在那里的少年。蓝色火焰映在刀刃上，忽闪忽闪。茶壶里的热水只有一人份，很快便发出了咕嘟咕嘟的声音。

佐伯双手支在台子上支撑着身体，不让自己摔倒。把少女埋入地下时的甜蜜心情消失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噩梦一般的糟糕感觉。眼里看到的、手能摸到的一切都仿佛在释放出一股腐臭味，而其中最丑陋的就是自己。杀掉宏介，又亲手埋葬少女，这会儿又要杀害这个少年。与信任着恋人的少女相比，自己是多么可怕啊！从杀害宏介的那天起，这场噩梦就已经开始了。

不，或许自己从出生那天起就注定背负噩梦一般的命运。从来到这个世上的那一刻，自己的灵魂就带着杀人的冲动。

热水沸腾了，茶壶口中冒出了蒸汽。佐伯关了火，注意到一件事情。

宏介……

蒸汽还在空气中升腾，沸腾的水还在茶壶里冒泡。

宏介长什么样子来着？

佐伯竟然想不起被他杀害的那个男孩的样子了，明明从前还经常一起去公园亲密地玩耍呢……然而，那时的记忆像消耗品一样消失

了。

自己究竟是怎么了？他的大脑一片空白。一半的自己是诚恳待人、正直善良的好公民，另一半却是把人活埋并以此为乐的魔鬼。这不是双重人格，而是自然切换两种状态的一个人格，全都是他自己。

那么，活到今天的“自己”究竟是谁？一个连自己都不能相信的人，究竟又该相信什么？

他拿起了放在托盘上的菜刀，手却在不停地颤抖。

关掉燃气灶，给茶壶里倒上水，佐伯端着托盘回到少年所在的地方。

佐伯静悄悄地走着，穿过回廊，他看见了少年的背影。少年正面朝院子坐着。

他的一只手正拿着手机贴在耳朵上，难道是在报警？佐伯动摇了。

他静悄悄地靠近少年的身后。

听少年讲电话的声音，他好像并不是在报警，而是在和朋友聊天。

佐伯走到少年背后，地板咯吱响了一声。

少年回过头来，挂断了电话。“佐伯先生，您真慢啊……”少年说，“怎么脸色比刚才还差了……”

佐伯把托盘放在少年身边。“嗯，有点儿……头晕更严重了……”佐伯用茶壶给茶杯里倒上水。

必须要和心里的魔鬼战斗……他把茶杯递给少年，在心里暗自下定了决心。

菜刀仍然放厨房，当佐伯意识到自己已经忘记宏介的长相，他就决定了，这是从噩梦中解脱的唯一办法。

少年接过佐伯递来的茶杯，淡绿色的液体上升腾起白色的蒸汽，消失在空中。少年盯着茶杯看了一会儿，没有送到嘴边，而是放在了

托盘上。

“佐伯先生，有一个好消息想告诉您。”少年眯着眼，一脸放下心来的表情，松了口气似的说，“就在刚才，从昨夜起失踪的森野回家了。”

4

墙上的时钟指针指向了夜里十二点，在没有开灯的房间里，佐伯的身体蜷成一团，他双臂抱着膝盖，在黑暗中静静呼吸着，身体不停地颤抖。从日落起，他就一直保持这样的状态，已经完全不知道是冷是热，也不知道自己是否还活着。

墙上时钟的分针移动了一格，反射着窗外的月光，在黑暗中闪着白色的光。佐伯看到钟，终于下定决心，起身走下楼梯。他先去了车库，拿起铁锹和用来打开棺材的铁撬走进了院子。

佐伯在等待万籁俱寂的深夜。如果在天黑前动手，不小心被人从墙外看到的话就糟糕了。可在他等待期间，脑海中涌现出无数种想象，他已经无法保持平常心了。佐伯的恐惧在黑暗中膨胀，有好几次他差点儿晕了过去。等回过神来，他已经在墙角蜷缩了六个小时。

他穿过常青树林向墙边走去，一步步走向墙边竖立的竹筒。手上还在一阵阵发出疼痛，那正是之前被少女抓伤的地方。

佐伯站在胸口高的竹筒前面，竹筒下就是装着少女的棺材。佐伯的手背仍然疼痛着，几乎像在流血一样。

佐伯先是叫了少女一声，没有回应。于是他用颤抖的双手把竹筒拔起，搁在一旁。再拨开覆盖着地面的稻草，插过竹筒的通气孔露了出来，那孔像极了蝉破土而出的痕迹。

他没有使用任何照明设备，在黑暗中挖了起来。白天的云被风吹走了，和昨晚一样，四周又笼罩在月光之下。墙外没有人，在寂静的黑夜里只有铁锹的声音。头晕依旧严重，佐伯感到身体乏力，似乎是发烧了。他就这样一边挖着，一边想起了白天少年说的话。

“她似乎遇到了很惨的事，但好在没有危及生命。刚才打电话说已经回家了。谢谢您跟我说了那么多。”

在茶凉之前，少年说完了这些，低头致意后就站起身来。佐伯一时没明白少年的话是什么意思，少女不可能从地下出来自己回家。

少年径直拿起脚下的书包走出了家门，甚至没有回头看一眼陷入迷惑中的佐伯。佐伯惊慌地从回廊穿着拖鞋追了上去，在树林间朝着少年的背影问道：“回家……回家了是什么意思？”

他一定是在撒谎。佐伯在心里想着，可还是忍不住问了他。

“就是回家了的意思。她在电话里听上去没什么精神，好像受了很大的打击。我有点儿担心她还能不能振作起来。”

身穿校服的少年拿着书包走出院门，向公园方向走去。佐伯在门外停下脚步，一只手扶住门支撑着身体，怔怔地看着少年离去的背影。

少年在不远处的丁字路口突然停了下来，从佐伯看不到的地方似乎有人走了过来。只见少年抬起一只手打招呼。少年身旁站着的人，是他见过的长发少女。

佐伯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仔细看了看那个少女，面目清秀，皮肤白皙，此刻应该躺在地下……可她正在和少年说话。

自己是在做梦吗？佐伯一阵晕眩，感到眼中的房屋和电线杆都扭曲了起来，道路和墙壁像泥沼一样向他涌来。

佐伯回头看向少女棺材上方的竹筒，跑了过去。就在他转身离开的一瞬间，少年好像回头看了他一眼。可现在，重点是在于竹筒下面究竟是什么情形。

佐伯站在埋葬少女的地方，隔着棺材呼叫着少女。没有回应。地下似乎没有人，从竹筒里望去，也只有浑水一般的黑暗。

少女果真从地下逃出去了。

不，不可能。佐伯不敢相信，因为地上没有翻开土的痕迹。

那么……自己埋下去的究竟是什么……

少年离开之后，在天黑之前，他数次向竹筒里呼喊。可没有任何回应。他怎么也想不明白，最后决定在天黑之后挖开土，打开棺材看看。

月光之下四周只有不停挖土的声音。佐伯专心致志地挖着，院子两端的树像是低头俯视着他。常青树的树叶在夜露中散发出了馥郁的香气。

淡淡的白雾萦绕在树间，弥漫在院子里。佐伯感觉到树木正在呼吸，那些白雾就是它们呼出的气。

铁锹插进土的感觉传递到佐伯的手心，他不断地挖着，感觉自己仿佛被封印在了一个噩梦之中。大约是重复挖土的动作过于单调，他甚至感到自己不是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而是从远古至今一直在黑夜中挖土的人形木偶。

手痛了起来，似乎手上的红色抓痕寄生着少女的仇恨。

土里究竟埋了什么？佐伯挖着挖着，不知不觉流出了眼泪。每次将挖出的土抛在一旁，他都要用肩膀擦一下眼泪，否则眼前就会一片模糊。他害怕看到那埋在地下的东西，那是他犯下的骇人罪恶，就像一面镜子，清晰地映出了佐伯非人的本性，刺痛了他。

好像永远不会结束的挖掘终于结束了。这个院子角落的坑里埋着佐伯亲手制作的木制棺材。在月光笼罩下，棺材散发着泥土的气息，萦绕着白色的雾气。棺材的盖子仍然钉着，没有打开的痕迹，两个通气孔里只有一片漆黑。棺材周围弥漫着一种恐怖的氛围，像妖气一样冰冷阴森。佐伯呜咽着，用铁撬撬开了盖子。

在打开盖子的瞬间，一阵血腥味扑鼻而来，棺材里躺着一个身穿校服的少女。她仰卧着，双手放在胸前，脸上、棺材壁上都是红色的血污，底部还积着几厘米深的黑色液体。

那是少女脖子里流出的血。她握着自动铅笔，像她对佐伯说的那样，用自动铅笔自杀了。

喷涌而出的血液让棺材里一片狼藉。佐伯捂着嘴，往后退开，想离得远远的。他走到墙边，站在一棵树旁蹲下去吐了。一天没有进食的他只吐出了一些胃液。

佐伯震惊地发现，她并不是森野夜。

因为惊恐，佐伯的肩膀颤抖个不停。突然，背后响起了一个声音。起初，他还以为那是自己脑海中的声音，可当那声音再次传来时，他意识到那是那个少年的声音。

“佐伯先生，您以为她是森野夜吧。”

旁边的地面上传来了脚步声。佐伯抬起头来，白雾中出现了一个人影。那人站在树间，正俯视着佐伯，月光照着他的后背。虽然逆着光佐伯看不清他的脸，但他毫无疑问就是那个少年。

这时从不远处又传来了另一个人的脚步声。看来，常青树林里的白雾里还有一个人。那人向佐伯埋葬的棺材走去。那是一个比佐伯和少年都要高的男生，年纪似乎和少年差不多大。对佐伯来说，月光下的那张脸是陌生的。

那个男生走近佐伯埋下的陌生少女。眼前这一幕究竟是怎么回事？佐伯无法理解。是现实，还是在做梦？佐伯抬头看了看少年，摇了摇头。他完全不明白发生了什么。

少年向流着泪、不住摇头的佐伯解释：“他是我的同班同学。您埋葬的少女是他的恋人。他叫……”

少年说出了一个名字，佐伯记得那个名字。

“啊……所以他来……”

男生就是少女说的那个人。

只见男生走到棺材旁边蹲下，从佐伯的位置只能看到他的后背。男生悲痛地说着什么，后背颤抖着，他似乎在摇晃少女的肩膀。

他在对少女说话。起初，那声音很平静，似乎在开玩笑，呼唤了几声没有得到少女的回应，声音便大了起来。

“您刚才看到她的脸上有黑痣吗？”少年问道。

佐伯沉默着摇了摇头。

少女的脸上满是血污，因为遭到过殴打肿了起来，但是刚才他看了一眼，确实没有黑痣。

“总是在街上擦肩而过，只有今天早上没看见的女生……今天白天，您说失踪的少女左眼下有一颗黑痣。那时我就开始怀疑您了，我知道您把她和森野弄混了。”

“可是她书包里的学生证……”

“那是森野落下的书包，她住在附近，正打算拿去还给森野。我是今天上午在学校听森野说起这件事的。所以当您说到黑痣的时候，我想您一定看到了学生证。一开始，我还以为您开车撞到她，她面部受伤了，看不清楚，所以您无奈之下才看了她的学生证……”

佐伯看着自己的双手，在强行把少女塞进车里之前，他狠狠地揍了少女的脸。他无法直视那张肿胀不堪的脸，便把她直接放进棺材、盖上了盖子。正是因为没有仔细看过她的脸，才会以为学生证上的人就是她。

他渐渐明白了自己犯下的错误。今天白天，少女在地下放声大笑，不是因为她疯了。在佐伯叫错她名字的时候，她就已经发现了他愚蠢的错误，觉得很好笑，才笑出声的吧。

佐伯重新看向那里，被他亲手埋葬的少女身旁站着她的恋人。两个人爱得有多深，佐伯不得而知。只是从和她简短的交流中，她的话就显明了这份感情的重量。在那个狭窄的四方空间里，她从未向佐伯妥协。在超乎想象的恐惧中，她却想起了那个唯一可能会来救她的人，并说出了他的名字。

男生弯腰向下，静静地待在那里。他不再说话，只是静静地看着棺材之中的少女。

“佐伯先生，今天白天分开的时候我就知道您把她藏起来了。老实说，您站在门口时，我还毫无头绪。但您看到森野之后，就脸色发青地朝着院子跑去。我就断定，您把她埋在了院子里。”

少年打电话叫出森野夜就是为了试探自己，佐伯恍然大悟。就这样，少年锁定院子作为藏尸地点，并且监视了他的行动。

“你……”佐伯抬头看少年，闭上嘴不再说话。眼前的少年究竟是什么人？他不觉得少年只是为了报仇而来，从他的语气中也听不出蔑视和愤怒。少年的声音平静沉稳。

如果没有遇见少年，自己的恶行也不会败露。自己究竟是怎么和他扯上关系的呢？

佐伯想起了工作证。他是为了寻找工作证才出门的，然后在公园见到了少年。

“你把我的工作证……”佐伯问少年，而少年歪着脑袋，一脸不解。

“你难道没在公园旁边捡到我的工作证吗……”佐伯把丢了工作证的事告诉他。

少年这才恍然大悟似的说道：“原来如此，怪不得您在地上找东西。”

可是少年说他并没有捡到佐伯的工作证。

“如果不是你捡到了，那么我的工作证到底在哪儿？”

“您最后一次看到工作证是在哪里？”

“在工作的地方。我总是放在外套口袋……”

难道……佐伯的脑海中闪过一个想法。

“你能帮我去看看她那儿有没有吗？”佐伯指着少女，恳求少年。他不敢靠近少女和她的恋人所在的土坑。“可能是她拿着。”

当时，他的外套盖在车后座少女的身上，少女在被埋葬之前也是醒着的。

少年离开佐伯向少女走去，从沉默的恋人身旁走到土坑边，弯下腰在少女的衣服里翻找。

“有了，是这个吧？”过了一会儿，少年手里拿着一个证件本站了起来。

“顺便一提，这个是她的学生证。就在裙子口袋里哦。”少年拿着找到的东西回到佐伯的身边。

果然是她拿了佐伯的工作证。或许她想要掌握有关凶手身份的线索，以便逃出去后抓住他。在被关进棺材里之后，她知道就算自己死去，这本证件也会替她告发凶手。少女的这个举动正是一只不祥的鸟，引领佐伯走向了毁灭。

他还是输给了躺在地下的少女。在埋葬少女的同时，他也挖好了自己的坟墓。

“佐伯先生，您……”少年看着工作证，欲言又止。

佐伯知道少年想说什么，跪在了地上，低下了头。“嗯……没错……”只有这个，是不想被人发现的。

佐伯不敢看少年的脸，他惧怕那目光，只能低头看向地面。强烈的羞耻感让他浑身战栗不止。

月光下的少年手里正拿着一本褐色皮革封皮的警察证。封皮上印着烫金的警察局名称，翻开后的第一页上有佐伯的照片、警衔和姓名。

这是决不会被原谅的事！佐伯工作认真，为人和善，名声也不错。在商业街巡逻时，还会笑意盈盈地和店里的大婶打招呼。宏介的父母信任他，把年幼的孩子托给他照顾。他也毫不怀疑自己是天生适合从事这样职业的好人。然而，他却背叛了法律、人权，辜负了夸自己是个好孩子的祖母，还有这世上的一切。

“求求你……我知道这不对……求你千万别说出去……”佐伯恳求着少年。他跪在地上，低下头，听到少年的脚步声在靠近。

“请抬起脸。”

佐伯战战兢兢地照着少年的话做了。眼前的少年递上警察证，好像在说“给你”。佐伯接过来，但没有起身，而是换了一个跪坐的姿势。

“佐伯先生，我还有事想问您。我在知道您把她错认成森野后，想到了发生交通事故的可能性。我认为非常有可能……”

佐伯双手紧紧地攥着警察证，听着少年的话。

“但是地上没有血迹，您的车上也没有撞击的痕迹。我检查了她的身体，有几处伤痕和骨折的地方，但致命伤只有脖子上自杀的伤口。所以您并不是为了隐瞒交通事故才把她藏起来的吧。”

佐伯点了点头。

接着少年双手支在膝盖上，弯着腰靠近佐伯的脸。“那么为什么要活埋她？”

少年没有责难他为什么将一个少女逼死，仿佛弄清楚动机才是最重要的事。佐伯想不出一个明确的答案，绞尽脑汁之后，只是沉默地摇了摇头。

“我不知道。想埋，所以就埋了。”这是他的真心话。

为什么会杀了宏介？为什么会有活埋人这种可怕的想法？

没有理由，似乎他天生就是这样的人。佐伯活埋了两个人。

“想埋，就试着埋了……”佐伯一边哭一边笑，自言自语，心里像被人剜去了一块。自己最终还是说出了这种正常人不可能说出的话来……他的手颤抖着，警察证掉在了地上。

“我……”

以后自己该怎么活下去？真实的自己是如此可怕，今后要怎样面对这样的自己呢……

为什么这么肮脏的灵魂会寄宿在自己的身体里？为什么自己不能像其他人一样正常地活着？他的心里涌出了无数疑问和无限的悲伤。

杀了人也得不到快乐，他只想像其他人一样活着。他不想再被活埋人的欲望支配，不想在夜里挖着土坑来获得内心的平静，他只想不给任何人添麻烦，好好活着。

他决不会奢求，只要一点点幸福就够了。他总梦想着像个普通人一样过着平凡的人生，像看着孩子照片的上司那样，像穿着平整衬衫的新婚同事那样……如果自己生来就是个普通人，那该有多好啊！

佐伯静静地流下泪水，他跪在地上，眼泪落进土里就消失不见了。他不知道该怎么办，他什么都不知道了。世界坠入了无边的黑暗，他仿佛被关在了一个只有无尽的痛苦和压迫的看不见的棺材里。

不知道过了多久，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佐伯坐到了回廊边上。天还没亮，外面还是黑的，可远处的鸟叫声宣告着黎明的到来。

家里的灯开了，有人在那里走动。他没有力气去看是谁，手指依然在轻轻颤抖着。

他坐在回廊上回头看，少年从光线中走来。四目相对，少年问他“您还好吗”，似乎是少年把他移动到这里的。

“我什么都不记得了。”

“您一直在哭。”

佐伯摸了摸脸，上面还有未干的泪水。

“我擅自进屋了。”

佐伯听了少年的话，重新看向院子。

挖开的土坑不见了，那里立着四根竹筒。他突然产生了一种什么都没发生过的错觉。

“所以盖子上留的孔，是为了插上竹筒让里面的人能够呼吸。”少年站在佐伯身旁说。

听起来是他重新填平了土坑。可他为什么没有马上报警？为什么重新填了土？

少女的恋人不见了，恐怕和自己一样陷入了虚无，少年让他去其他房间睡觉了吧。

地下的少女深信恋人不会让她一个人死去。而佐伯拆散了深情的他们，他感到自己的罪孽之深难以估量。

佐伯回头看向旁边的房间，少年正站在那里掏出电话打给一个人。只见他一手拿着电话，说：“我刚才在路上捡到了你的学生证……”

听了少年的话，佐伯知道他是在给那个姓森野的少女打电话。

森野似乎立即挂断了电话，少年盯着手机看了一会儿，自言自语：“啊对，太早了。”这个姓森野的少女不会知道，她的学生证对佐伯的人生产生了多大的影响。

天空开始泛白。从回廊向东边望去，常青树林的一片黑影背后，远方的天空中泛着一缕红色霞光。白雾不知道什么时候消散了。

少年走近佐伯，在他的左边坐了下来。

地面上立着几根竹筒，旁边放着重新填土时用的铁锹。

晨光透过树木的缝隙映在少年白皙的脸颊上。佐伯因为逆光眯着眼睛。阳光下少年的侧脸轮廓清晰可见，他的身后投下了一片黑影。少年凝视着竹筒的眼神刻在了佐伯的心中。

少年的眼睛里没有一丝感情，脸上也没有任何表情。他那仿佛深不见底的黑色眼睛和佐伯开车寻找猎物时映在后视镜里的眼睛一模一样。

佐伯在晨光中获得了平静，眼泪干了，眩晕也消失了。“我……”

佐伯一开口，少年就转向了他。逆光中的少年仿佛一个影子，倾听着佐伯断断续续的话。

“我打算把一切都告诉警察。”佐伯从唇齿间吐出自己的决定，说完之后全身都放松了下来。好不容易停止的哭泣又席卷而来，不过那不再是绝望的眼泪，而是和晨曦一样清澈透明的泪水。

人生就到此为止了吧。人们会视他为眼中钉，用视线射穿他的身体吧。不过这些都无所谓，自首、得到审判才是他作为一个人最好的归宿。

“太好了……我能做出这样的决定，真是太好了……”

他曾多少次为了自己非人的本性而悲伤！又有多少次被可怕的幻想支配，付诸实践后无法面对自己！而如今，自己心中剩下的一点儿人性终于悄无声息地获胜了。

“我不认为自己的罪过会就此消失。但是我还是为自己能做出这样的决定而感到自豪……”

这时，少年开口道：“我不阻止您去自首，但是能等上半年吗？”

佐伯问他理由，他却站了起来。

“我回家了。佐伯先生，好吗？就半年，或者一个月也可以。如果您对我心存感谢，就请答应我！之后再去向警察自首，坦白一切。”

不要向任何人提起森野和他——少年让佐伯发誓。

“听好，这也是他的愿望，您不必苛责自己。就算想帮他，他也会拒绝的。不过，您要对别人说是您干的。这里不会留下任何我出现过的证据，就算您说出来，别人也不会相信的。”

少年说着，穿上了放在回廊边的鞋子。

佐伯完全不知道少年在说什么。可等他想问的时候，少年已经走到了门口，没有告别，也没有回头，就这样消失在了常青树林后，只剩下清晨来临的院子和佐伯。

他突然想起来，如果少年独自回了家，那么昨夜少女的恋人去哪儿了？

佐伯在回廊上站起来，心中有了一个预感。

他摇摇晃晃地光脚穿过院子，清晨寒冷的空气里，他呼出了一团白气。

院子里立着的竹筒笔直地伸向还未大亮的天空。少年重新填土埋葬的棺材就在下面。佐伯把耳朵靠近竹筒。

竹筒里的声音有些模糊，但确实是从地下传来的。那是在棺材中陪伴少女的那个男生的声音。他不停地呼喊着少女的名字，声音里夹杂着低沉的抽泣。

---

[1]在日语中，“他”和“她”的发音不同。

VI　声

Voice

引子

最近妹妹每天起床洗脸后就会出门遛狗。到了十一月末，清晨冷了起来，她总是一副冷得直哆嗦的样子走出家门。

这天早上，她依旧哆哆嗦嗦地走向玄关。我在餐厅一边吃早饭，一边和平日一样阅读着报纸的讣告栏。

房间的角落里放着煤油暖炉，妈妈刚把它打开，房间里就散发出一股煤油的臭味。那臭味应该能杀死不少脑细胞吧。恰好我在报纸上看到一个孩子因为暖炉一氧化碳中毒的新闻。

打开窗户换气的时候，外面的冷空气涌入家里，吹散了房间里弥漫着的臭味，窗外的天空蒙了一层薄薄的云雾，院子里落了霜。

妹妹身穿毛衣，围着围巾，站在窗外。看到我开窗的时候，她挥了挥戴着手套的手和我打招呼，另一只手牵着狗绳，狗就蹲在她的身旁。

“它从刚才起就一直看着院子的角落，不肯走。”妹妹指着狗说道。

狗正在院子和邻居家之间的墙边闻来闻去，前爪还做出了刨挖的动作。

“走了走了，否则没时间散步了！”妹妹拽着狗绳说。

遛完狗，她就要收拾收拾去上学了。狗不知道是不是听懂了她的话，乖乖地离开了墙角。就这样，妹妹和狗一齐哈着白气，从我的眼前消失了。

妈妈在身后让我关上窗，关了窗我走到院里。

我把墙角的一块大石头移动到刚刚狗想挖的地方，这样它就没法挖了。一旦下面的东西被挖出来，可就糟糕了，刚刚妹妹差一点儿就发现了我半年前埋下的断手。我在心里盘算着放学后要把那些断手转移到别的地方去。我再次感到妹妹的确具有不经意间发现奇怪物件的特殊能力。

返回家中，我继续看起了报纸。妈妈问我有没有什么有趣的新闻，我说没有。其实我只是在查看那天的报纸上是否刊登了关于北泽博子的最新消息。

七周前，北泽博子的尸体在废墟中被发现。那儿离我家不远，就在同一个市里。发现尸体的废墟之前是一家偏僻的医院，远离市中心，靠近山区，沿着大路旁的一条沙石小路走到尽头就是。那里围着生锈的金属网，建筑还在，没有被拆毁。周围除了干枯的杂草之外，没有其他的房屋了。

当时三个在废墟中探险的小学生发现了北泽博子的尸体。据说那三个孩子正在接受心理治疗。

尸体刚被发现时，报纸电视等各家媒体大肆报道，现在却已经不再关注了，所以我完全不知道侦察进行到了什么地步。

我收集的资料只有报道发现尸体经过的新闻和只有头部的照片，都是从报纸上剪下来的。

照片上的北泽博子笑容灿烂，嘴角露出洁白的虎牙，还有一头乌黑的及肩直发。公开的受害者照片就只有这一张。

不知道警察的侦察工作进展如何。

那天傍晚，放学后天色已经暗了下来。教室里开着灯，窗户像镜子一样映出教室里的情形。班会结束后，同学们像退潮的海水一样叽叽喳喳地聊着天走出教室。我在反光的窗户上看到了一个一动不动的身影。她有一头乌黑顺直的长发，皮肤白得像雪一样。她就是森野夜。

教室里只剩下我们俩了。

“你说要给我看的东西呢？”我问森野。

那天午休结束后，我走廊上走着，她突然靠近，在我的耳边说有东西要给我看，让我放学留下来等她。

“我拿到了一张尸体照片。”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方式。一百个人就有一百种生活方式，也许每个人都无法完全理解别人的生活方式。

森野和我都超出了普通人的范畴，有着一种特殊的生活方式。互相分享尸体照片，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

她从书包里拿出一张A4大小的纸，是一张打印专用相纸，表面光滑有光泽，印刷效果极佳。

相纸上印着一张朴素的四面是混凝土墙的房间照片，乍一看一片猩红。

照片中央有一张长方形桌子，桌面、周围、墙壁和天花板都被染红了。那红色不太鲜艳，像是从房间的黑暗角落里慢慢涌出来的深红色。

一个少女躺在中间的长方形桌子上面。

“这是北泽博子。”

我说完，森野稍稍抬起了眉毛。这表情一闪而过，是她吃惊的表现。

“你还真是清楚啊。”

“是从网上看到的？”

“别人给我的。我在市图书馆里从报纸上剪下北泽案的报道时，一个路过的人给我的。那人说这是北泽，我也不太清楚。”

森野很漂亮，在街上经常会被其他学校的男生搭讪。不过，我们学校里倒没人会接近她，因为大家都知道她对这种事没兴趣。

可在图书馆那种特殊场所，也会有人在看到她搜集新闻报道后，用这种不同寻常的方式接近她。

森野抬起头，从我手中拿回了那张印着照片的纸，将脸凑近。

“你居然只看了一眼就知道是北泽博子……”

“明明这张照片里的她……几乎已经没有多少像人类的地方了……”她小声嘟囔着。

我解释说这都是我的推测。我是从照片里桌子上的头颅、侧脸和发型推测出来的。

“哦，是这样啊。”森野像是明白了似的点了点头。

我问森野给她照片的人的情况，她不告诉我。于是我打算回家后上网搜索一下。

我的视线从森野身上移到窗户，玻璃的外侧一片漆黑，玻璃上映出了明亮的教室，里面摆放着一张张桌子。

“这个世界上，有杀人的人，也有被杀的人。”

“怎么突然说这个？”

杀人的人，可以毫无动机地杀人。无法确定他们是在成长过程中变成了这样，还是天生如此。问题在于，他们隐藏着本性，和普通人生活在一起。在人群中，他们的外表看上去和普通人别无二致。

然而在某个瞬间，他们就会痛下杀手，不再以社会认可的方式生活，前去狩猎。

我就是这样的人。

我曾和数个凶手四目相对。在某个瞬间，他们的眼睛会看上去不再像人，虽然很难被人察觉，但在瞳孔的深处有完全不同于正常人的地方。

比如面对一个正常人时，他会把我当成一个人来对待，会为我考虑。

但凶手不同，仔细看着他们的瞳孔就会发现，在某个瞬间他们已经不将我视作人，而是物体。

“喂……”

我和映在玻璃上森野的身影四目相对了。

“不是你杀死她的吧……因为照片里的少女烫了卷发，头发颜色也……和报纸上刊登的照片完全不一样，为什么你知道是她……”

听了森野的一番话，我心想这家伙今天可真聪明。

森野的瞳孔深处没有凶手眼里那种异样的东西，她是把人当作人来看待的。未来大概她也不会杀人。她虽然有不同于正常人的兴趣，但还是一个正常人。

虽然我和森野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但在这一点上是不同的。而这一点决定了我们是不是人类。

她是人，总是扮演被杀的角色。

而我却不一样。

“少女烫了卷发之后的照片也公开了哦，只不过好像是没有经过亲人允许，所以没怎么出现在公众面前，但我有印象。”

“这样啊。”她似乎又一次明白了。

回家后，我钻进二楼的卧室里，打开电脑。我在网上搜索着北泽博子的尸体照片，房间的空气逐渐混沌起来。最后，我什么也没有找

到。

我放弃了搜索，拿出藏在书架里的匕首。刀刃映出了我的脸，而此刻窗外的风声像极了曾被这把匕首杀害的人的悲鸣。

这把匕首似乎以它的意志呼唤了我，又或许它只是让我看到了映在刀刃上的内心。我看向窗外，远处的路灯发出微弱的亮光，渗进了黑夜里。

手里的匕首发出了一阵不该有的声音。我莫名地感到刀刃似乎变得干燥了起来。

我对森野撒了谎。烫卷发的北泽博子的照片从来没有出现在大众视野里。

1

有时候，家里会有一两个成员暂时离开，比如爸爸出差不在家，或是妈妈和朋友出去旅行，那时候生活就会有种更加空旷的感觉。我去修学旅行时，留在家里的父母和姐姐或许也会有一种空虚感吧。不过这样的事通常只会持续几天，离开的成员回来后，四口之家又会恢复往日的生活，回到那种恰到好处的拥挤中。即使从电视机前走过时会被姐姐伸出的腿绊倒，也带着一种熟悉的舒适。

不久前，我们都还是一个四口之家。可如今，姐姐的离去让餐桌旁空了一张椅子。

没有人知道姐姐为什么会被杀害。然而姐姐北泽博子却在七周前死去了。在最后一次被人看到十二小时后，已经遇害的姐姐在一家郊外的废弃医院里被人发现。

我从没走进过那家医院，只是在姐姐被发现后从外面远远地看过。那里除了杂草什么都没有，看上去十分阴冷。地面是沙石路，细小的尘埃被风一吹，鞋子上会蒙上一层白灰。废弃的医院是一栋四四方方的混凝土建筑，看上去像某种巨大的东西脱下的壳。窗户玻璃全都碎了，里面一片漆黑。姐姐刚被发现时，医院入口贴上了警示胶带，只有警察从中进进出出。

据说，姐姐是在最里面的房间里被几个小学生发现的。警方没有对外公开，但那个房间以前是用来给患者做手术的。

尸体受到严重损伤，以至于难以辨别身份，警方根据姐姐随身携带的物品联系到了我们家。接电话的是妈妈，因为距离最后一次看见姐姐还没过一天，所以她起初还以为是恶作剧电话。

但是，尸体确实是姐姐的。判定身份的不是父母和姐姐的恋人赤木，而是通过姐姐生前的外科病历记录和精密的医学检测实现的。

警方没有公布姐姐被发现时尸体的状态和行凶方式，民间流传着是被绞杀后再用刀分尸的传言。光是这样，就已经是一起相当残忍的案件，因此新闻里大肆报道。实际上，残忍程度却不止如此。

警方应该是考虑到公布姐姐的实际状况会对社会造成恶劣影响，所以才缄默不语的吧。就连发现尸体的小学生都被要求签下保密协议。

我父母请求警方和医生让他们见姐姐的遗体一面，但是遭到了拒绝。他们认为姐姐的遗体已经无法复原，因此还是不要让家属看到。

我并不觉得父母对生前的姐姐有多宠爱，我们家是世间最普通的那种亲子关系。大家会开心地聊电视节目，也会因为对方乱丢报纸而吵架发脾气。父母从不在人前夸赞姐姐，因此我不知道他们对姐姐有多深的爱，直到姐姐死后，我看到他们掩面痛哭时。

“就让我们见博子一面吧！”

爸爸在医院里拼命恳求警察，他满脸通红，似乎在发怒。看到他毫不退让的态度，医生和警察只好小心翼翼地把父母带进了停尸间。

我在走廊里看见父母走进了一个方形双开门的房间。因为害怕，我没有勇气跟着走进去。

我偶然间听见了警察和医生的对话，他们没有注意到我当时就在楼梯下面。

“这七零八落的碎片收集起来真是麻烦啊……”警察说道。

这时我的鞋子不小心在地上摩擦着，发出了很大的声音，警察回头看到我，露出一脸“糟了”的表情，不再说话。

收集……碎片……我呆站在那里，思考着这句话的意思。

过了一会儿，父母从停尸间里走了出来，我问他们姐姐到底怎么了。他们没有回答我，就连眼泪都不流了。他们只是低着头，没有看

任何人，似乎把表情也留在了停尸间里。他们的皮肤蜡黄，像是戴上了面具。

由于警方对于姐姐尸体的情况一直保持沉默，一度沸沸扬扬的新闻报道没过多久也沉寂了下来。七周之后，现在就连警察和记者都不来我们家了。

姐姐年长我两岁，去世时才二十岁。家中只有我们姐妹两个孩子，所以只有在面对姐姐时我才能意识到自己的存在。

我上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姐姐就穿上了让我感到陌生的中学校服。等到我上了初中二年级，姐姐又在家里说起了高中那个陌生世界的话题。我总能从姐姐身上看到两年后的自己。姐姐对于我来说，就像是在黑暗大海中引领着方向的船。

虽然我们相隔两岁，但差不多高。因此我们常常被别人说长得很像。小学时，正月里走亲戚的时候大家都这么说。我们总是因此而烦恼。

“哪有那么像？”姐姐听了亲戚们的话，总是疑惑地看着我说。

我们并不觉得每天看惯了的另一张脸跟自己有任何相似之处。究竟哪里像呢？可是，当姐姐在其他房间里和亲戚家孩子一起玩的时候，经过我房间门口的阿姨却会疑惑地问我：“咦？你不是在那个房间吗？”

小时候我和姐姐关系很好，两个人总是一起玩耍。有时姐姐还会牵着我的手，带我去她的同学家里玩。

可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们的关系就变了。我已经想不起来姐姐最后一次带着笑容跟我聊天是什么时候了。

从几年前开始，我们之间的关系就产生了一条小小的裂缝。周围的人都察觉不到，或许说是裂缝有些夸张，但姐姐和我说话时，常常会一脸不高兴。

我坐在起居室的沙发上，指着报纸，想跟姐姐分享一个好玩的新闻。姐姐只会瞥一眼报纸，皱着眉头说声“哦”就离开了房间。在姐姐的动作和表情里透着不耐烦，不过也许是我的错觉吧。

她一定心情不好，或者正在忙的时候被我打扰了吧，我努力让自己相信姐姐的不耐烦不是什么大事。

或许是我想多了，但姐姐的不耐烦不止那一次。

比如有一天我放学回家时，姐姐正在起居室里和朋友打电话。她讲电话时笑声不断，为了不打扰她，我就坐在沙发上开着低音量看电视。

姐姐打完电话后，起居室突然安静了下来。我们面对面坐在沙发上，沉默地看着电视机屏幕。我虽然想跟姐姐说点儿什么，但她的周身散发着一种“不要来打扰我”的气息。明明刚才还在高兴地打着电话，可一旦和我单独相处，姐姐就不说话了。她打破了先前温暖的气氛，在我面前筑起了一面墙，把我隔开了。

即使我凑近跟姐姐说话，她也会不高兴地拒绝我。不得不和我说话时，她也总是三言两语就把我打发了。和她跟妈妈说话时比起来，她就像想要赶快结束和我的对话似的。

我不知道姐姐为什么会这样，感到很害怕。姐姐的不悦让我有了切肤的体会，连待在她身边都变得痛苦起来。有时候仅仅从她面前走过，仅仅和她共处一个房间，都会让我紧张得全身僵硬。

“夏海，你别穿这件衣服了。”半年前，我打算去书店买参考书，出门前姐姐突然对我说道。

姐姐说的是我出门时常穿的一件白色毛线外套。我一直很喜欢穿这件衣服，仔细一看，确实上面起了毛球，有的地方毛线头都缠到一起了。

“可我喜欢这件啊。”

听我这样说，姐姐一脸不高兴。“哦，是吗。”然后她一副和我再无话可说的表情，转身走了。

我呆站在那里，感觉全世界的光线都暗了下去。

我们姐妹俩可能的确像人们说的那样长得很像，可我们的爱好和性格却完全不同。

姐姐性格开朗，有交往的恋人，总是笑容满面。周围总有人爱慕着她，每天都有人给她打电话。她活泼好动，兴趣广泛，很少安静地待在家里。在我的眼里，姐姐一直是耀眼的。

而我只是一个备考的学生，总是坐在桌前，最常听到的只有自动铅笔芯断裂的声音。闲暇的时候，我只喜欢看历史小说。自从上了中学，姐姐就开始去我不认识的地方，和我不认识的人交流，家里总是空荡荡的。我总是被姐姐强拉才会出门，现在只好日渐沉迷于看书。对我来说，这是非常自然的事。我一直很喜欢耀眼又开朗的姐姐。

虽然我经常在心里暗自比较在家里的自己和擅长在外交际的姐姐，但我并没有因此感到自卑，反而为优秀的姐姐感到自豪。

但对于姐姐来说，我或许就只是一个无趣的人吧。或许是以前的我没有注意到，但我的生活方式可能让姐姐看不顺眼了。

姐姐是个温柔的人，所以她从不会明确告诉我她对我不满。她从没说过讨厌我之类的话，也不会让我感觉到她的不高兴，因此待在她身边这么久，或许我都没有注意到她的情绪。

姐姐也许没有我想象中那样喜欢我。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脑海中只能想到这个悲伤的答案。

如果当时这样问她一句“为什么”就好了，可现在已经晚了。为什么在姐姐还活着的时候我没有鼓起勇气问她呢？就算得到让我后悔问她的回答，我也应该问她。

姐姐已经永远不会有回答的机会了。而我却只能永远抱着这个疑问活下去。

没有了姐姐，家里就像处在一个永恒的寂静夜晚，而清晨不会再到来了。和两个月前相比，没有人会想到这是同一个家庭。

自从看过姐姐的遗体之后，父母也很少说话了。他们的脸上仿佛失去了表情。他们大多数时候都坐着看电视，连几句闲聊都没有。就算电视机里播着综艺节目，他们也不会发出笑声，只是面无表情地静静看着。父母的余生恐怕都只会这样度过了。每当我看见他们时，就会这样想。

看父母的表情，他们似乎背负了一种不论发生多么让人振奋的事都再也不会快乐的宿命。

妈妈还是会勉强打起精神来做饭，她延续着以前的习惯，像机器人一样做着饭。

看到家中角落里的灰尘，我就想哭。父母真是太可怜了。在姐姐生前，妈妈会把家里打扫得一尘不染，如今家里却到处是灰尘。他们一定每时每刻都会想起姐姐的笑脸，第一次抱姐姐时手臂上沉甸甸的感觉，也仍旧留在他们心中。

父母果然不应该走进停尸间的。在那里见到的姐姐和他们记忆中小时候姐姐的笑脸之间，有一条巨大的裂隙，或许他们心中永远无法释怀。

在寂静的家中，我也好像变得无足轻重了。跟爸爸说话的时候，爸爸也只是“嗯”一声，点点头。也许在别人看来，我和父母变得一样了，和朋友聊天时，我也笑不出来了。

偶尔，我会在晚上去姐姐的房间里，坐在椅子上沉思。姐姐的房间就在我的房间隔壁。如果她还活着，我走进她的房间，一定会把她惹怒的。

没有主人的房间里很容易堆积尘埃。我把手放在姐姐的桌子上，上面蒙了一层粗粗的灰尘。

姐姐是怎样在这里思考、生活的呢？我抱着双膝坐在椅子上，看着一件件家具，这样想着。窗帘没有拉上，外面已经天黑了。

姐姐的脸映在了玻璃窗上——有那么一瞬间，我还以为那是姐姐的脸，但其实那只是我的身影。连我都能看错，看来我们果然长得很像。

书架上放着一个小镜子。我伸手去拿，想照照自己的脸。这时，我看到旁边有一个小小的筒状物体。我产生了好奇，好像是口红吧，我转而把它拿在手里。

那是一支鲜红色的口红。虽然旁边也放了几支粉色的口红，但我还是对像血一样鲜红的这一支着了迷。

没有必要照镜子了。这支口红就是我和姐姐的差别。我拿着口红，走出了她的房间。

我不知道以后该怎么活下去。就这样，在十一月底的一个傍晚，我再次听到了姐姐的声音。

2

十一月三十日。

放学途中我顺道去了街上的书店。我打算去买高考试题集，但这并不是因为我很想考上大学。在姐姐生前，我确实有明确的学习目标，可现在不一样了。我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只能麻木地继续往前走。

书店最里面的架子上摆着试题集。我站在书架前，抬起头从最上面一排的最左边看起。目光移到了最右边之后，继续往下一排移动，想找一本适合自己的。

我怎么也找不到想买的，于是弯下腰又从最下面一排开始找起。我从最左边开始看，目光移到最右边时，视野里出现了一双鞋。

黑色的鞋尖朝向我，很明显这个人正面对着我站着。可当我抬起头来，那个人却很快就消失在了书架之间。

我感觉似乎有人在盯着我看，心里害怕起来，视线又回到了书架上。

这次，我感觉有人站在我背后。在书店的荧光灯照耀下，我在地上投下了一个影子，而我背后那个人的影子却覆盖了我的，还大了一圈。

我没有听到脚步声。他就站在我身后非常近的地方，我甚至能听到他的呼吸。

我马上意识到他是色狼。以前就听别人说过这家书店里有色狼。可我没能尖叫，也没能立刻逃跑，只是怔怔地站在那里一动不动，甚至害怕到无法回头。我的身体变得像石头一样僵硬。

“不好意思，借过一下。”突然，从右边传来了一个声音，一个年轻男生的声音。

“喂，色狼先生，刚才我就从镜子里看到你了。看，天花板上的这面镜子。我要从这里过去，您能让一下吗？”

听到有人过来，我一下就放下心来，像被施了魔法一般，身体终于可以动了。我顺着声音的方向扭头看去，只见那里站着一个身穿黑色校服的男生，正看着我背后。

身后的那个人慌忙从与男生相反的方向逃走了。我看见了他的背影，是一个穿着西装的普通男人。他逃跑的姿势看着有些滑稽，这让我内心的恐惧完全消散了。

“谢谢你。”我看着那个男生，向他道谢。

他个子比我高，身材清瘦，懒散地站在那里。我见过他身上穿的黑色校服，我认识的一个男生也在那所学校。

“不客气，我本来也不是为了帮你。”他面无表情，淡淡地说道。

“那你是真的想从这里经过吗……”

“我想跟你说话，北泽同学。你是北泽夏海同学，对吧？你和你的姐姐长得真像，所以我一下就知道了。”

这一切过于突然，我完全没有反应过来。

在我开口之前，他又继续说道：“博子生前，我与她有过几面之缘。我从她那里听说了你。”

“请等一下，你到底是谁？”我最终只问出了这一句。

男生没有回答我的问题，而是从校服口袋里掏出了一件东西。那是一个随处可见的褐色信封，里面似乎装了什么，鼓鼓囊囊的。

“这个给你。”他说着，把信封递到我面前。

我一头雾水地接过来，信封开着口，我看了看里面，是一盘透明外壳的磁带。

“不好意思，可否请你把里面的东西拿出来，再把信封还给我。”

我照他说的做了。我拿出了磁带，把信封还给了他。他接过信封，折起来放回了口袋里。

磁带是随处可见的寻常类型，上面贴着一个标签，标签上有一行打印出来的文字：声音1・北泽博子。

“这是什么磁带？为什么上面有姐姐的名字？”

“你听听就知道了。这是北泽博子生前寄存在我这里的东西。我想你肯定想听，所以拿来给你。我这里还有两盘，以后有机会再给你。不过如果你把遇见我的事告诉别人，就没有这样的机会了。”男生说完，就转身离去了。

“等等……”我喊出声，想去追他，可双腿完全动不了，就像刚才色狼站在我身后时一样。我不知道自己这是怎么了，这个男生没有打算伤害我，相反是他从色狼那里救了我，可我却在不知不觉中紧张得全身冒汗。

他的背影很快消失在书架之间了。只剩下我手里拿着磁带站在那里。

在回程的列车里，我坐在座位上，一直看着那盘磁带。太阳下山，四周开始变暗。窗外一片漆黑，像用墨染过似的，看不到任何风景。我甚至感受不到列车在移动。已经是冬天的日照时间了，姐姐被杀的那时候，到了傍晚天色还很明亮。

那个男生究竟是什么人？从他穿着高中校服可以猜测，他与我同级，或者比我小一两岁。他说认识姐姐，可我从没听姐姐说起过他。

不过在姐姐遇害前一段时间，我们本来就没有那么亲密，因此她没告诉我也是理所当然。

男生说磁带是姐姐寄存在他那里的。也就是说，姐姐想让我听这盘磁带里录的东西吗？“声音1・北泽博子”这个名称又是什么意思？

列车减速了，身体感受到了刹车时的惯性。我起身，走出了车厢。

车站前人潮涌动，可是沿着小路走进住宅区之后，就只剩下黑暗中的柏油马路了。我在寒风中哆哆嗦嗦地往家走去，黑暗里，路旁的每户人家窗户里都散发出明亮的光，每扇窗户里都是一个家庭，有一张摆着晚饭的餐桌，人们围着餐桌生活……一想到这些，我就感到茫然。

我们家的窗户是昏暗的，但并不是因为家中没人。我打开玄关门，走进起居室，对父母说：“我回来了。”

父母正坐在沙发上看电视，既没有开灯，也不说话。我打开灯的开关，他们转过头来，用微弱的声音对我说：“你回来了。”

“钥匙还挂在玄关门上哦，这可不行。”

听我说完，妈妈点了点头说：“啊，是哦。”说完，她继续看电视，一脸无所谓，看起来很虚弱。

他们并没有在看电视，屏幕里的颜色变化没有在他们的眼睛里留下痕迹。我从他们包裹在满是褶子的衣服里的瘦小背影上移开视线，走出起居室，走上二楼进了卧室。

我没有换衣服，把书包扔在床上，把磁带放进了录音机里。那是一台小型录音机，银色的外壳上泛着微微的蓝。我把它放在书架的第二层，站在书架前面做了一个深呼吸。

我想起了姐姐的脸庞，不是她生气地看着我的脸，而是更小的时候，她拉着我的手走在坡道上，露出虎牙的笑脸。

我用食指按下录音机的播放键，里面传出了音响启动的声音，磁带转了起来。我盯着扬声器。

最初的几秒完全没有声音，渐渐地能听到些许杂音。因为紧张，我的心跳加快了。

起初我以为听到了风声，但又似乎不太像，原来是有人对着麦克风呼吸的声音。

夏海……

姐姐的声音突然响起，声音微弱，听上去她那时非常憔悴。那的确是姐姐的声音，连呼吸声也像她的。那个男生没有说谎，这真的是姐姐留给我的磁带。

夏海，你能不能听到我的这番话呢……我现在正在对着眼前的麦克风给你留言。可是，我也不知道最后能不能让你听到……

姐姐是什么时候录下这些话的呢？她的声音非常微弱，似乎马上就会消失。声音断断续续，带着痛苦，听起来很吃力。她慢慢地说着，中间还夹杂着沉默。让人感觉她不是在念台词，而是在一边想一边说的。

你听好哦……现在他允许我留下想说的话……他让我说什么都可以……对着麦克风说出最想说的话……而且……只能对一个人说……

听了他的话，我就马上想起了你的脸……我才发现有很多话想对你说……真奇怪啊，不是对赤木，而是对你……满脑子都是……

现在，我不能说出递给我麦克风的人是谁……他的事我不能告诉你……所以不能说，对不起……他说以后会把录好音的磁带拿给你……他说，想看听到我的话的人的反应……他会为此感到兴奋……虽然这主意很坏，但是我觉得只要能让你听到，就没关系……

我的身体一动不动，一种不祥的预感在体内膨胀起来。脑海中响起了警报声，告诉我不能再听下去了，一件可怕的事正在前方等着我。一旦我听了，就再也无法回头了……这样想着，我开始痛苦地喘息起来。

然而我没有打算按下停止键。我一动不动地听着不时夹杂着杂音的姐姐的声音。

夏海，我现在在一个黑暗的屋子里，全身都动不了……周围都是钢筋混凝土……好冷啊……我躺在一个台子上……

我捂住了嘴，抑制着想要大叫出声的冲动。正在对着麦克风说话的姐姐身处的那个房间浮现在了我的脑海中。

姐姐的声音中夹杂着哭声，还有吸鼻子的声音。

这儿……好像是个废弃的地方……

姐姐的声音静静地回响在被阴冷的钢筋混凝土包围的黑暗中，充满悲伤。那悲伤直接刺穿了我的心。

我不知不觉伸出手，放在了扬声器上。仿佛是想去追寻姐姐的声音一样，我用颤抖的指尖触摸着扬声器的网格。

夏海，对不起……

这句话就在我的手指边响起，转瞬又消失不见，仅有一丝震动的余韵留在指尖，仿佛我还抓着那一小块声音的碎片。渐渐地，姐姐的呼吸声消失了，连杂音也没有了。录音似乎结束了。我打开录音机翻转磁带，另一面似乎没有录下任何声音。

这盘磁带是姐姐遇害之前录下的，我想起在书店时从男生手里接过磁带的事。

磁带放在信封里，他当场让我把磁带拿出来，再把信封还给他。

这样一来，他没有碰过磁带，这一连串动作都是为了不留下指纹。是他把麦克风递给姐姐，又杀了她吗？

我应该把磁带交给警察，这才是最正确的做法。

然而，我不打算这样做。男生离开之前曾说，如果报警，我就再也听不到剩余的磁带了。

一定还有其他磁带，我还想听下去。

第二天傍晚，我向学校请了假，站在可以看见M高中校门的地方。

M高中是一所市立高中，离我的学校只有两站地铁。校门外就是一条车水马龙的大马路。马路旁种着枝叶茂密的深绿色树木，像是把学校围了起来。树叶修剪得整整齐齐，像一面绿色的墙。透过树梢之间的空隙，可以看到学校的白色屋顶。

马路的这一侧有一家便利店，我站在便利店里的杂志阅览区，透过玻璃窗监视着校门。我假装看着杂志，过了一个多小时后，校门终于打开，放学的学生们陆续走出来。太阳逐渐下山了。

学生们从校门走出，穿过马路向着便利店走来。车站就在便利店所在的这一侧上，人行道也相当宽敞，所以我可以观察每个学生。

我一边看着蜂拥而至的学生们，一边想着姐姐的录音。昨夜我来回听了几遍那盘磁带，悲伤得一夜未眠。我一直躺在床上，抬头看着天花板陷入沉思，可我也不知道自己究竟想了些什么。

我感觉身体有些摇摇晃晃地站不稳，也许是因为没睡好吧。我翻看着杂志，余光瞥向店员。因为我一直装作在看杂志，站在原地一动不动，店员看上去很困惑。我有点儿害怕他会认为我是可疑人物而报警。

我再次看向窗外，只见学生们成群结队地走在路上。五个男生欢声笑语地聊着天，从我的眼前走过。我刚好和其中的一个人四目相对。

他有些不解地停下了脚步，对其他人说了些什么。隔着窗户我没听清他说的话，但应该是道别，其他四人先离开了。

我连忙站好。

他走进便利店，小跑着来到我的身边。“这不是北泽学姐吗？你怎么在这儿啊？”

他是我初中时认识的一个男生，名叫神山树。以前他是篮球部的队员，而我是经理，不过他很少露面。他有着非常开朗的笑容，像一只小狗。虽然比我高，但是向我跑来的样子就像一只可爱的小狗。

“怎么了？不记得我长什么样了吗？”

他走过来跟我说话，让我松了一口气，差点儿哭了出来。我这才意识到自己刚才有点儿害怕。

“别傻啦，当然记得。好久不见呀，树……”

我想起举办姐姐葬礼的那天。亲戚们和姐姐的大学同学们前来吊唁，树也穿着校服来了，还站在我的身边陪着我。他没有对我说什么安慰的话，只是站在我的身边，就让我感到安慰。

我还记得当时树穿的校服上别着的校徽，他和给我磁带的男生在同一所高中。我不知道那个男生的名字，因此树是找到他唯一的突破口。

“真巧啊，没想到在这儿遇见你。你在等人吗？”

我怎么可能告诉他，我正在等杀害姐姐的凶手。于是我只是摇了摇头，说“没有”。我不知道自己露出了什么表情，只见树的表情突然变得很担心。

“发生什么事了吗……”他的声音传达出一种充满关心的好意。

“因为姐姐的事，所以还是……”

树知道我和姐姐不和的事。我在葬礼上告诉了他。看到离世不久前拍的姐姐的遗照，我就想跟他聊聊这件事。照片里的姐姐很漂亮，只是那时的她已经和我不亲近了。

“姐姐的事我已经不在意了……”

“之前不是还很烦恼吗？你说想和姐姐说说话……”

“嗯，不过已经没事了……回想葬礼的时候，我对你说了那种话，对不起……”

树看着我的眼神，就像是看到了什么令人心痛的东西。“关于杀害你姐姐的凶手，警方有什么线索吗？”

我看着他。

“因为感觉你好像哪里变了。”

他的感觉真灵敏啊！但我摇了摇头。“警方什么都没……”

“这样啊……”树说着，叹了一口气。

就在这时，他出现了。在我和树说话时，太阳渐渐西沉，天色越来越暗。即便如此，我仍然隔着玻璃认出了刚走出校门、正在过马路的他。

他不一定就是杀害姐姐的凶手。可是当他出现在我视野里的那一刻，我产生了一种坠入无边黑暗中的恐惧。

他和一个女生并肩走着。那个女生很漂亮，一头长发。两个人面无表情地走过。

他们侧面对着我，从杂志架前的玻璃外侧经过。我突然陷入了沉默，大概这让树感到诧异，于是他顺着我的视线向外看去。

“森野同学……”树的嘴里说出了一个姓氏。

“这是那个男生的姓吗？”

“不是，是女生的。她很有名哦，以前教训过想对她下手的色狼老师……”

他们和树一样，都是M高中的二年级学生。

“你知道那个男生的名字吗？”我问树，冷漠的语气让树吃了一惊。

“啊，好，他叫……”树说出了一个名字。我把那个名字刻在了脑中。

放下手里的杂志，我走到了店外。冰冷的空气和汽车尾气的味道一齐向我袭来。

我站在店外，看着那个男生离去的方向，盯着他们向车站走去的背影。

走在男生身边的森野似乎感受到了我的视线，又转回过头来看了我一眼，又转过头去。

树也从店里走出来。“我和那个男生一年级时是同班同学。”

“他是个什么样的人？”

树直直地盯着我，耸了耸肩说：“没什么特别的，很普通的一个人……”

我犹豫了——是不是应该追上去？可是树还在我身边，还有那个姓森野的女生，应该没有机会跟他说那盘磁带的事。

于是我放弃了。

“怎么了……”

我摇了摇头，向着他们前去的车站那边走去。那两个人的背影已经消失不见了。

朝着道路的商店招牌和自动贩卖机里面的灯点亮了。走着走着，天色完全暗了下来，冬天的夜雾越来越深，街上只有微弱的光亮。

我们一边走，一边交流着近况。我对树说了一些无关紧要的备考的事，他给我讲了学校里发生的有趣的事，例如朋友们玩了什么游戏、去哪里玩耍了之类。

和一个十七岁的男高中生聊着日常琐事，我僵硬的心逐渐柔软起来，而树什么都不知道，仍在滔滔不绝地说着，也许是在鼓励我吧。

开着车灯的汽车一辆接着一辆经过，照亮了我们脚下的路。

“我们去那里聊聊？”树指了指一家车站前的家庭小餐馆的牌子，对我说道。

透过窗户，我看到店里在白色荧光灯照耀下，看上去暖洋洋的。

吃着晚饭的人让店里充满了欢声笑语。服务员把我们带到了最里面的位置。桌子之间的隔板和墙壁上挂着银色的装饰物，反射着灯光亮闪闪的。

“叔叔阿姨的身体怎么样？”树点完咖啡后问我。

我摇了摇头，说：“不太好，他们老是待在家里……”

我把姐姐死后家里的情况告诉了树，包括房间角落里的灰尘、不开灯坐在起居室看电视的父母，还有玄关门上的钥匙。

“还是对博子姐……”

“嗯，尤其是爸妈看了……姐姐的遗体……”

树沉默地点点头。葬礼上，我曾告诉他姐姐的遗体比新闻报道里更惨不忍睹。

“还能再振作起来吗……”我想到父母，自言自语道。

我想象不出他们振作起来的样子，浮现在我脑海中的他们，将会一直像现在这样，是两个心中失去了希望的、佝偻着身体的背影。

“赤木哥呢？”

“葬礼后他来过几次，最近没怎么来……”

赤木哥是姐姐的恋人，也是另一个姐姐出事之后大受打击的人。他和姐姐上同一所大学，虽然具体缘由我没听说，但他们大概就是在学校里认识的。姐姐经常带他到家里玩，我也常常和他说话。葬礼上，赤木哥就站在父母身边，安慰着他们。

“杀了博子的人应该是我……”赤木哥在葬礼后对我说，“她在被杀的前一天，我们吵架了……然后她从我的房间冲了出去……”

第二天，姐姐就在废弃的医院里被人发现了。赤木哥是姐姐生前见到的最后一个人。

如果他们没有吵架，姐姐也就不会遇见凶手，更不会被杀害了吧——赤木哥这样说着，双手捂住了脸。

“我该走了……”树站了起来，他要搭的列车快来了。

“我想再在这儿坐会儿……”

“好的，那我就先走了……”他转身离去，又回头看了我一眼，“有烦心事的时候，可以叫我出来。”

我感激地看着树离开的背影。一个人留在餐馆里，我喝着咖啡，看向坐在过道另一侧的一家人。我不敢直接盯着他们看，只是用余光偷偷瞄了两眼。

这是一个四口之家，父母带着一对年幼的姐妹来吃晚饭，真是像极了过去的我家。妹妹还处在不会说话的年纪，一边用手抓了东西放进嘴里嚼着，一边用乌黑的大眼睛看着周围，不小心和正用余光看着他们的我四目相对。

我想起了姐姐。

小时候，我们两个人曾去过很远的地方。那时候似乎是早春，天气温暖。当时我刚上小学，路边的护栏、墙、邮筒在我的眼里都巨大无比。

我和姐姐一起走在住宅区的坡道上，台阶的尽头有一片森林。我们就站在树荫下俯瞰脚下住宅区里的人家，房屋看上去很小很小，一直延伸到很远的地方。

高高的天空上有鸟飞过，白色的翅膀伸得直直的。这个小镇里有一条大河，鸟就住在那里——还是孩子的我这样相信着。

鸟伸直了翅膀，没有扇动，而是乘着风悠然地飞向了蓝天。我总是不厌其烦地看着。

姐姐看着我笑了，嘴角露出了虎牙。不断长大的她已经换牙，虎牙却留了下来。那时候，我们常常玩吸血鬼游戏。然而，我已经很久没有见过姐姐露出虎牙对我笑了。

姐姐染发之后，我和姐姐说我也想染成那样。

“算了吧，不适合你。”姐姐听了我的话后回答。她的话听上去并不是出于体贴的忠告，而只是一种无情的拒绝。

每当这种时候，我就会想，姐姐是不是不希望我在她身边。

姐姐为什么会死？我想不到有谁会恨她入骨，要置她于死地。还有她死前留给我的那些话是什么意思呢？

就在这时，桌子上方出现了一个黑影。我抬起头来，只见一个身穿黑色校服的男生站在那里俯视着我。他就是刚才从便利店前经过、和森野走在一起的男生。

“北泽同学，你在监视我吗？”

我没有对他的突然出现而感到惊讶，反而觉得理所当然。

我坐在桌前没动，看着他问道：“是你杀了姐姐吗？”

他沉默了一会儿。最后终于冷静地开口，吐出一句话：“嗯，是我杀的。”

他低沉的声音让餐馆里祥和的欢笑声一瞬间消失在我的耳中。

3

男生在我对面树刚才坐着的地方坐下来。我的全身仿佛麻痹了，动弹不得，只能直勾勾地盯着他。但如果我的身体能动弹，应该会拒绝他在我面前坐下，也会站起来大声尖叫吧。

“是我杀的……”

他的话在我的脑海中反复回响，我觉得有这种可能性，只是他的话无法轻易地进入我的内心。就像一口气在花盆里浇了太多的水，那声音在我的头盖骨和大脑之间回荡，没有被大脑吸收，而是直接溢了出来。

男生看着我的脸，歪了歪头。他的身体微微向前倾，嘴唇动了动，然后他伸出一只手，越过桌子在我的肩头轻拍了一下。就在他的指尖碰到我衣服的那一瞬间，我不禁大喊：“不要！”

我想尽量远离他，身体缩到沙发里，靠向墙壁一侧。这动作不是我经过思考后做出的，是瞬间的条件反射。

那一瞬间，店里的喧闹声回来了。不，不是回来。店里的音乐、对话声从未停止，只是没有进入我的耳中而已。对我来说，从那一刻起停滞的时间又开始运行了。

我的声音传到了隔壁那桌，夫妻俩一脸惊讶地回头看着我。碰上我的目光后，又尴尬地继续和家人的聊天了。

“你还好吗，夏海同学？”男生缩回了被我拒绝的那只手，深深陷入了沙发里，问我。

我重新坐好，摇了摇头。“我不好……”

我感到无法呼吸，我没有哭，声音中却带着哭腔。“没有一件事是好的……”

我的大脑沸腾了，不知道究竟该害怕他，还是对他产生愤怒。我只感觉到对面的男生浑身散发出一种有压迫感的气场。

在他眼前我无法控制自己、慌乱不已，他却像观察动物一样冷静地注视着我。我感觉自己仿佛不是人，而是显微镜下的昆虫。

“夏海同学，我不希望你发出尖叫……”他的声音里没有任何感情波动，好像根本没有心。

我隔着桌子，感到自己面对的是一个极度可怕的人。“你为什么杀了我姐姐……”

他大概不会像树那样笑吧，更不会像树那样听了别人的心事，会产生情感上的波动。他就像被剥光了枝叶的树，是一个丧失了情感的人……虽然这样的描述很怪异，但他就是的确给人这样一种印象。

“我为什么杀了博子？说到底，我自己也不明白。”他慢慢地讲着，“我杀掉她，不是她的问题，是我的问题。”

“你的问题？”

男生仿佛陷入了沉思，沉默了一会儿。即使是沉默的时候，他的视线也完全没有离开过我。过了一会儿，他仍然没说话，只是用下巴指了指隔壁的一家人。

“你刚才一直在看那家人吧？”

那对姐妹的笑声传来。

“你在那对姐妹的身上看到了自己和博子的影子，想起了从前的事吧？你把童年时的快乐记忆从心底里拿了出来，像看着心爱的宝石一样重新回味了一番？”

“别说了……”我想捂住耳朵，不想再听他的声音，他的声音就像一只脏脚，践踏着我的心。

“我也有妹妹。十几年前，我们也和那家人一样坐在一起吃饭。虽然我不记得了，但应该是有过的。你不觉得这很让人意外吗？”

男生每吐出一句话，我的心跳就会随之加速，就像在一条斜坡上，加速度向下滚落。

“你看那个小女孩，不过小心别被她发现……”男生小声说。

我把目光从他身上挪开，用余光看着邻桌的小女孩。她正站在沙发上，天真无邪的眼睛看着远处，小小的手指紧紧地抓着母亲的衣服。我不认识她，甚至不知道她的名字，可我还是对她产生了怜爱之情。

“夏海，如果她十年后会杀人，你会怎么想？”

我的心突然就凉了下来，我想提出抗议、想指责他，可在我说出话之前他接着说道：“她可能会杀掉父母和姐姐哦。不是没有这种可能性的，而且很有可能她已经开始计划了。那副孩子气的模样都是她在表演，真正的她可能会用那把切汉堡的刀瞬间插入她妈妈的喉咙。”

“求你了……”别再说了，你疯了。我低下头，紧闭双眼，强忍着他的话带给我的伤痛，他说的每一句话都像是打在我脸上的巴掌。

“夏海，你抬起头……我开玩笑的……她不会杀任何人的。刚才的话说的都是我自己。”

我抬起头看着他，流了一点儿眼泪，眼前的光模糊了。

“我天生就是这样的人，在她那么小的时候还没有意识到，但上了小学之后，我就发现自己和别人不一样。”

“你究竟在说什么？”我不解地问他。

男生没有表现出一丝不耐烦，认真解释给我听：“我说的是杀人这种宿命。我只能想到这件事。就像吸血鬼不得不吸血一样，我必须得杀人。我生下来就背负着这样的命运。我既没有被父母的暴力伤害到心灵，祖先中也没有人杀人。我出生在一个平凡普通的家庭。只不过，当普通孩子在和想象中的朋友、宠物玩耍时，我满脑子想的都是尸体。”

“你究竟是谁……”

他已经不是人了，而是一个可怕、不祥的东西。

男生停顿了一下，摇了摇头。“不知道。为什么非得杀人，我怎么想也想不出答案。于是只能把这件事隐藏起来，靠演技度日。为了不让别人发现，我不得不小心翼翼地活着。”

“就连家人……”

他点了点头。“家人都以为我就是一个普通的孩子。这是因为我处心积虑，给了大家错误的印象。”

“你……所有的一切都是一种伪装吗？”

“一切都是伪装。”

我不明白，于是男生接着解释：“和家人聊天、对熟人表现出热情亲切的态度，我不认为大家这么做都是出自于真心。小时候，我以为人人都有台本这种东西，于是就在家里东翻西找。我也想和大家一样看着台本说话，可是怎么找都找不到。真正能让我感受到自身存在的，就只有死亡。”

“因此，我想要人死去。”从男生的嘴唇里发出了这样的声音。

“所以姐姐才……”

“那天晚上，我在路上走着，看到她坐在自动贩卖机前面。看着她刚刚哭泣过的眼睛，我问她‘还好吗’，她露出虎牙对我说谢谢……”

男生说他是因为喜欢姐姐的虎牙才杀害她的，这是一种类似爱情的情感。

我听着他的讲述，身体仿佛被绑在了餐馆的沙发里。我看着他放在桌面上的手，从黑色校服中伸出的一双白皙的手，有着纤细的手指，还有剪得整整齐齐的指甲。就在七周前，这双手杀害了我的姐姐。

“因为喜欢姐姐的虎牙……”

男生点了点头，从身旁的书包里拿出了一个东西，一个手掌大小的立方体，

“这是我用树脂做的，想让你看看。”他把一个透明的立方体放在了桌上。立方体里面悬浮着二十几颗彼此相连的白色的小东西，上下两层，呈U形排列。

“把散落在房间各处的东西都找出来，可费了我不少劲。”

那是牙，固定在透明的树脂中，像一个透明的人嘴里的牙，依然保持着原本的形状。

里面就有我熟悉的虎牙。

我仿佛听见了小时候听过的开朗的笑声。店内的灯光反射在银色的装饰物上，在气氛祥和的餐馆里，我的面前正放着姐姐的牙齿，这一切好像一场梦。

奇怪的是，我没有感到害怕，只是觉得悲伤。我居然不知道姐姐的牙齿全都被人拔下了。

男生把立方体放进书包，再次掏出一个信封。“说了许多没用的话。这是第二盘磁带。”他张开信封口，倒转朝下，里面的磁带掉了出来，落在桌上。

“声音2·北泽博子”——上面依然贴着一张印着字的纸条。

“此外还剩最后一盘磁带。”

“把那盘也给我吧。”

男生起身，背对着我说：“听到这盘磁带的最后，你再想想吧。”

他走出了餐馆。在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无法站起来，眼前的桌上放着磁带，而我想起了树脂里姐姐的牙齿。

我把咖啡杯送到嘴边，咖啡已经凉透了。隔壁桌的小女孩正看向我的方向，她嘴边还沾着番茄酱，看上去很可爱。她那双美丽的黑眼

睛看着我的手，大概是在好奇为什么我手里的杯子在颤抖，和托盘碰撞出声响。

走出餐馆后，我乘上列车，身体在车厢的座位上蜷缩成一团。或许是因为我的脸色实在难看，坐在对面的中年男人一直在看着我。奇怪的是，我担心被人盘问。周围的乘客和车站的工作人员会不会已经知道我与那个可怕男生之间的对话，以及我口袋里放着磁带？我担心他们上前来问我。

走出检票口后，我在住宅区的黑暗小路上奔跑。来到家门前，我看到了窗户里的灯光。父母偶尔会发现天黑了，并且打开灯。

正要开门时，门从里面打开了，从中走出了一个人，是赤木哥。看到我站在玄关前，他微微吃了一惊。

“啊，夏海。”他眼镜后面的眼睛眯起来，疲惫地笑了。

“你来了啊。”

“嗯，我有点儿担心你们……不过已经准备回去了。”

赤木哥说他在放学途中顺便过来看看。我们就站在玄关前面对面聊起来，他个子很高，跟他说话的时候，平视会看不到他的脸，于是我只能抬起头来，不知不觉中脖子就僵了。

赤木哥很喜欢看书，据说他家二楼的地板曾被堆积如山的书压坏了。我们很聊得来，可是现在两个人都没有聊天的心情，我感谢他还想念着姐姐。

这时，我想起了那盘磁带。我想让他也听听姐姐的声音，可最终我还是没有说出磁带的事。

“那，夏海，再见……”赤木哥挥了挥纤细的手离开了。

我沉默地目送他，对发生在自己身上的变化感到吃惊。

从前，我总是无法以平常心和赤木哥聊天。心跳总是很快，无法平静。而每当他温柔地看着姐姐的时候，我又会有小小的失落。

我曾经喜欢过赤木哥，可是现在，我的心却变成了一块冰冷的石头。

我摸了摸脖子，想起来没有和赤木哥告别。从前，我总是在结束聊天之后动一动僵硬的脖子，开心地挥手对他说“再见啦”。

我们之间的那根纽带断裂了。姐姐的死让我和他人的关系又回到了原点。因为姐姐才认识的人，在姐姐离开后会变成这样，也没什么奇怪的吧。

然而，赤木哥却没有想要切断与我们的关系，否则他也不会来我们家了。

我走进家里，走向像冰箱一样冷清的起居室，和坐在暖桌旁的父母打招呼。我说在玄关碰见了赤木哥，他们有气无力地应了一声。我的心情突然变得沉重起来。

我走上楼梯，回到房间关上门。我从口袋里掏出磁带，放进了录音机里。之前的第一盘磁带还放在桌子上。

我按下播放键，听到了齿轮运转的声音。我坐在椅子上，盯着录音机。

我想起了小时候的事，那时我和姐姐还都是小学生。我们会轮流用录音机给自己录音，吃惊地发现录音后的声音听上去会变得不一样。这时父母来了，我们就一起唱歌，把歌声录在磁带里。我记得那是一首幼稚的儿歌，一家人兴高采烈地唱着。之后全家人一起去兜风的时候，爸爸就会在车里播放那盘磁带。等我和姐姐都上了中学之后，每当爸爸播放起那盘磁带，我和姐姐就会大叫“别拿我们寻开心啦”，让爸爸快停下来。那时候，妈妈总是在一旁笑着看着我们。

那时候的我们家是多么开心啊。

夏海……

请你代我向爸妈、赤木说声谢谢……麻烦你了，对不起……

或者也可以直接给大家听这盘磁带……

我已经什么都不知道了……

我……

一会儿我好像就会被杀掉……

开始我还以为这是开玩笑……

夏海……直到刚才我一直待在一个黑暗的地方，被蒙着眼睛、堵着嘴巴，不能哭，也不能叫喊……然后我忽然感到后悔……

我想我必须得向你道歉……所以才决定给你留下这些话……

我之前都对你做了些什么啊……

我记得，我常常会说一些话伤害你，让你难受……

每当看到你不安的表情……

对不起……不是你的问题……是我自己要生气的……

你要是听了原因，一定会觉得怎么会有这样无聊的理由……

但是，如果我什么都不说就死去，你就会一直都被蒙在鼓里，所以我要告诉你……

磁带里面没有了声音。

接着传出来的不是姐姐的声音，而是那个男生的声音。

北泽夏海同学，十二月三日晚上十一点，请你一个人来博子死去的那家废弃的医院。你知道地址吧，就是发现尸体的那个房间。我将会在那里把最后一盘磁带转交给你。

他说完，录音也结束了。

两天后就是十二月三日了。这两天里，我没有报警，而是如常地上学、备考。

一天，放学后我刚要走出教室，一个朋友在走廊里喊我。“夏海，这周日一起去哪儿玩吧？”

姐姐死后，我就没怎么笑过了。我的朋友大概注意到了这一点，为了鼓励我，才叫我出去玩的吧。

“好啊……不过我那天去不了，对不起。”

“夏海，你那天有什么事吗？”朋友不解地问我。

没有什么事，只是我无法保证今夜能活着回来。我决定按录音里那个男生的话去做，在两天前的晚上，听完他说的话之后，我就决定了。

去那里就能听到姐姐留下的第三盘磁带，只是我不知道之后能否活着回来。男生叫我去那里的意图不得而知，我很可能会在那里被他杀掉吧。

“倒也没什么要紧事。”我一边回答，一边突然想要拥抱一下面前的这个朋友。她将来会度过怎样的人生呢？直到不久之前，我们还是两个平凡的少女，一边打着哈欠上课，一边把黑板上的板书抄到笔记本上……我们也都认为今后还会过着这样的生活，平凡却幸福的生活。

可我知道我不会再过这样的生活了。比起平稳的日常，死亡和我产生了更深的关联。对于未来可期的朋友，这或许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了，这样一想，我对她产生了一种怜爱的情感。

“那明天见哦。”我挥挥手，与朋友告别。

走出校园，十二月的冷风打在我的脸上。太阳还没落山，天空上蒙着一层铅灰色的云，四周光线昏暗。我裹紧大衣，低头往前走着。

在校门边，我的手机响了起来。是树打来的。

“现在吗？刚放学，我才走出校门。”我站在校门旁，和电话里的树说着话。学校前的街道上车水马龙，车辆的声音和风声不时会打断我们的对话。

“嗯？你说什么？我没听见。”我用更大的声音对他说。

“嗯，好……上次谢谢你，我没事，我很好……”这大概是最后一次与他通电话了。这样一想，我用尽力气说着，想要盖过周围的噪音，简直快要哭出来了。我和树初中时就认识，像姐弟一样亲近。

“你大声点儿……”我闭上眼睛，在噪音中分辨着树的声音，“我说我没事，嗯，对不起，让你担心了。嗯？我没哭……”

短暂的对话结束了。

我在回家的列车上看了看时间，正好下午五点。走向车站的时候，太阳才刚落山，如今窗外已是一片漆黑。离约好的时间还差六小时。

不知为何，我的身体因剧烈的恐惧而不停颤抖，但内心却非常平静，我闭上眼感受着摇晃的车厢。或许我已经对即将到来的危险麻痹了吧。在餐馆里看到的姐姐的牙齿仿佛就是麻醉剂，让身体里对现实的感觉在不知不觉中消失了。

我丝毫没有想过反抗，我没有带武器，也没有告诉任何人，只打算孤身一人前往。我只想听到姐姐的声音，其他事都不重要了。即使那个男生想要伤害我，我也不在乎了。

今天父母又忘记锁门了。我走进家里，和他们说了一声。

妈妈正在和室里叠着洗好的衣服，听见我的声音，只是无力地一笑，对我说“你回来了”。她的表情看上去是如此脆弱，似乎再承受一点儿外力便会坍塌。

在起居室里，爸爸垂头丧气地坐在暖桌旁。我看不到他的表情，只想起来小时候我和姐姐总是挂在他的手臂上做游戏。他瘦小的背影让我想起了久远的往事。

“爸爸，我回来了……”我跪坐在爸爸身旁说道。

他没有回应，我以为他睡着了，于是打算起身离去。

“夏海。”爸爸叫我，“那个……让你担心了，对不起……”

“说什么呢。”今天我对朋友也说了同样的话。

“以前常有人说你和博子长得很像……但直到最近我才感觉到这件事。博子活着的时候，我没发现，直到只剩下你，我才发觉……”

爸爸抬起头来看着我，他说有时会把我当成死去的姐姐。他的眼神里充满了柔情和悲伤。

“不过，夏海你是刚从学校回来吗？”

我点了点头。

爸爸疑惑地说：“可我刚才听见了上楼的脚步声……”

“不是妈妈？”

“你妈当时在这里，不是她。”

因为那个人没有按门铃就上了楼，爸爸还以为是自己的女儿。

我上楼走到我的房间里。

磁带不见了。我马上就想到，是那个男生进来拿走的。

如果我今夜去了那家废弃的医院并且再也没回来，警察就会来我的房间搜查，就知道那个男生的事了。为了不暴露身份，他拿走了磁带。

也就是说，我不会平安回家了。

我感觉全身都失去了力气，瘫坐在椅子上。这两天我已经预感到自己可能会被杀。但直到刚才，还从来没有这么真切地感觉到这个事实。

如果我按照录音里的指令去废弃的医院，就会死在那里。

死，究竟是什么？那个男生说唯有死亡能让他感受到活着。就像吸血鬼必须靠人血活着，他也得靠别人的死亡活着。

我坐在椅子上一动不动，四周万籁俱寂。我想象着姐姐被他杀害的情景，我把自己的脸替换成姐姐的脸，竟然没有受到多少精神上的冲击。

从前的我认为生死有明确的界限，自己活着，姐姐和父母也都活着，我的认知非常明确。

然而对现在的我来说，生死的界限开始模糊了。我站在黑白之间的灰色地带，亲眼看到姐姐遗体的父母也一样。我们都一只脚踩进了死亡的世界，无法挣脱。

姐姐……姐姐确实是死了。但是对我来说，她的声音还活着。存在于磁带中的姐姐仍在呼吸、思考、说话，她在等我……

我不知道分隔生死的究竟是什么。然而，现在自己却站在了这条分界线上。

“夏海，”妈妈在楼下叫我，“吃晚饭了。”

我站起身，准备回答“马上下去”。如果我不去，餐桌旁就只剩下他们二人，留下了太多空白。

姐姐死后，我和父母三个人各自做自己的事，只有吃饭时在一起。虽然因为一把椅子空着，无法进行愉快的对话，但餐桌是确认家人存在的最后一道防线。

可是，我在起身时停下了。

“夏海……”大概是因为没有听到我的回答，妈妈疑惑的声音再次从楼下传来。

我想起了爸爸刚才的表情，如果我下楼和他们吃饭，或许就会丧失去那家废弃医院的勇气了。如果我回不来了，父母将来会怎么样呢？想到这里，情感像一条铁链一样缚住了我的动作。

“来吃晚饭吗……”

听到妈妈的声音，我在犹豫。

这时我看到了滚落在桌上的一个小圆筒，它吸引住了我。那是我从姐姐房间里拿来的那支鲜红色的口红。

我闭上了眼，下定决心，在椅子上安静地坐下来。“我今天不饿，不吃了。”

虽然卧室的门关着，我看不到楼下的妈妈，但是我依然能知道到她在做什么。妈妈听到我的回答，望着我卧室的方向看了一会儿。

一种罪恶感贯穿了我，我捂着胸口，仍难忍疼痛。听到女儿不会下楼吃饭后，妈妈失望地离开了楼梯口。我仿佛能看见她的一举一动。

我坐在椅子上，在心里一遍遍地向父母道歉。然而，无论如何，我做出的决定都不会被他们原谅的。我是不孝顺的孩子，因为我打算扔下父母，一个人前往那家废弃的医院。

4

夜深了，我起床披上外套。

我把书架上的兔子玩偶拿在了手里，那是我从小珍爱的玩具。我抚摸着它的头，柔软的触感从手指间拂过。房间里还有其他从小陪伴我的东西，我在心中与它们一一告别。我把玩偶放回架子上，将姐姐的口红揣进外套口袋。为了不让自己的决心动摇，我决定带上它。

我拿起手电筒，注意着不吵醒父母，小心翼翼地走出家门。如果他们发现了、叫住了我，我恐怕也不会去那里了，幸好他们没有发现。

发现姐姐的尸体的那家医院离家要骑二十分钟自行车，我在没有路灯的道路上前进着，四周一片漆黑，唯一的光源是我骑着的红色自行车的车灯。

这辆自行车是我和姐姐共用的，车身有被撞击的痕迹，车筐也有些歪了，我不记得是我干的，恐怕是姐姐的杰作吧。这辆红色自行车让我想起了童话《小红帽》，我也仿佛成了童话的主人公。不同的是，我是在明知道有大灰狼等着的情况下去外婆家的。

夜晚的天空比四周要亮一些，因此我看清了黑色的大地和天空的分界线。我沿着通往大山的柏油马路前进，途中出现了一条满是沙石的岔路。我在那里下了车。路上有金属网围着，我用手电筒照着路，看到一块写有“禁止入内”的牌子立在那里。

金属网的另一侧就是废弃的医院了。然而手电筒照过去，却什么也看不见。光线似乎被浓重的黑暗吸走了，周围没有开灯的商店和人家，只有茂密的枯草。没有风，细长的草一动不动。

我把自行车放在那里，只带着手电筒向金属网靠近。走在沙石路上，脚下传来了摩擦的声响。我呼出的气瞬间变白，然后消失不见。金属网在朝向沙石路的方向有一扇门，我试着推了一下，门马上就打开了。于是我从那里向里面走去。

姐姐遇害的那个夜晚，她是如何走进这里的呢？和现在的我一样，步行穿过金属网吗？也有可能是被那个男生用刀威胁着走进来的吧。又或者姐姐是在昏过去、身体无法动弹的状态下被带进去的。对姐姐来说，通往废弃医院的这条路是一条不归路。

这里曾经大概是一片停车场，非常宽敞。干燥阴冷的沙石地面上，手电筒的灯光拉得很长。前方出现了一栋巨大的白色两层混凝土建筑，似乎仿佛背负着黑暗的夜空。那里曾是医院，如今只剩下了一个空壳，像恐龙死去后留下的骨架化石一样。

我从医院入口进去了。过去入口处应该有一扇玻璃门，现在只剩下一个方形的洞。大厅里亮着灯，角落里堆放着已经腐烂得不成形的长椅，四处滚落着混凝土块。手电筒的圆形光环照在墙上，墙上有喷漆涂鸦。

我的呼吸变得困难，又浅又急促。头顶上的天花板似乎看不到尽头，从上面来的强烈压迫感挤压着我的头。天花板上到处都是装过日光灯的痕迹，地上还有破碎的灯管，踩上去发出玻璃碎裂的声响。

黑暗中的走廊看不见尽头，我朝着姐姐的尸体被发现的房间走去。大概的位置我还是知道的，听说她是在一楼最里面的房间被发现的。

那是一间手术室。我按照标识走了过去，脚步声反弹到墙面上，震动了冬天寒冷的空气。

不一会儿，我就在走廊的尽头找到了那个房间。那里过去也一定有门，如今剩下一个方形的洞。从前那里一共有几道门呢？钻进一个洞口之后，还有一个同样的洞。再往里走，就到了一片空旷的空间。

手电筒的圆形光环笼罩着周围，房间里一片寂静，我从心底感到寒冷。万籁俱寂，就连一个小石头的滚动都清晰可闻，甚至还能听到黑暗深处里传来的孤独灵魂抽泣的声音。

那里有一个细长的水池，似乎曾是洗手的地方。墙上有几个小房间的入口，装着推拉门，里面是做手术的地方。小房间有三个，我决定打着手电筒挨个看看。

每个小房间的边长不足五米，没有人活动的迹象。前面的两个小房间里空空如也，在打开第三个小房间的门时，我感到了一种奇异的气氛，随即停下了脚步。

这里比其他房间更阴暗，夜色更浓重，墙壁、天花板和地上到处都是黑色的痕迹，似乎曾经发生过火灾。

我走进去，环顾四周，没有发现其他人。门不用手推着就会自动关上，我走进去之后，门就在我的身后慢慢关上了。墙边靠着一个氧气罐，为了防止翻倒用链子固定住了。房间中央有一台生锈的金属床，似乎原本是手术床。

我发现墙壁和天花板上的黑色污渍并不是被火烧过的痕迹，它们从手术台延伸到了我的脚下，侵蚀了手术室的一半地面，甚至从门口延伸到了外面。

我不知不觉地往后退去，靠在了墙上，用没有拿手电筒的那只手捂着嘴，拼命抑制住尖叫。那里的黑色污渍是两个月前姐姐流出的血。

我仿佛突然在黑暗中看到了那些警察费力收集好的姐姐的尸体碎片。曾经是人类的样子的姐姐，身体散落在黑色的污渍中。

夏海……

夏海，你能不能听到我的这番话呢……

身旁忽然出现姐姐的声音。那是第一盘磁带里的第一句话。我用手电筒照向门口，在圆形光环的照射下，门刚关上。似乎刚才有人走了进来。

“北泽夏海同学。”

那个男生的声音从手术台另一侧的墙边传了过来，那一侧突然变得很亮，光线照射下我眯细了眼。

逆光中我看到他站在那里。他今天没有穿校服，但仍旧全身包裹在黑色之中。他一只手拿着手电筒照着房间，光线比我的更亮，另一只手里拿着一台小型录音机。姐姐的声音就是从扬声器里传出来的。

……他说以后会把录好音的磁带拿给你……他说，想看听到我的话的人的反应……他会为此感到兴奋……

姐姐的声音不断从扬声器中传来，声音很大，姐姐虚弱的声音和呼吸反射到混凝土墙壁上，又反弹回来，充斥着被血浸染的房间。我看着房间中央的手术台，上面有一大片黑色的污渍。除此之外房间里什么都没有，在光线下，房间笼罩着浓重的黑影。

“博子就是在这个台子上录音的。”那个男生把手电筒和录音机放在角落里，站在手术台旁，用手掌抚摸着上面的黑渍。他的动作中充满了怜爱。

“为什么要把我叫到这里？”我的声音颤抖着。

手术台的外层原本是黑色皮革材质，如今大部分已经剥落，就像被割裂了似的，露出了里面的金属。黑色的污渍就沾在上面，男生的手指如同在舔舐一般，在上面缓缓移动，我甚至能听到他的指腹摩擦着凝固的血迹，发出沙沙的声响。我感觉像是自己被他抚摸了一般，浑身起了鸡皮疙瘩。

“刚才博子也说了，我的兴趣就是观察你听了这盘磁带的反应。”

男生说完就盯着我，用手再次轻敲着手术台。他在寂静中轻轻地敲着，眼睛看着我，似乎在叫我过去。

我背靠着墙，慢慢地摇了摇头。靠近他，就意味着我的死亡。我一定会像姐姐那样被他杀掉的。然而，我对他的抗拒却不是出于恐惧。

站在手术台旁边的男生仿佛飘浮在光线中，侧脸映着白色光线，有一种遗世独立之感。我内心的情感与其说是恐惧，不如说是敬畏。他似乎站在高处，可以毫无意义、无条件、无道理地置人于死地。

我记得，我常常会说一些话伤害你，让你难受……

“夏海同学，到这里来……”男生说道，命令我到手术台上面。

我离手术台只有不到三步，只要他迅速行动，抓住我简直就是小菜一碟，他只是不想来抓我罢了。他绝不是不会行动，只是在等我自己走过去。

我抬起脚，向他期望的地方走去的一瞬间，突然意识到自己正在莫名地听从他的指令。不可思议的是，我觉得必须这样做，发觉这一点，我动摇起来。

走近他的我真是太傻了。我仍然背靠着墙，困惑地看着他。

男生又开口说道：“夏海同学，你大概已经发现了……”

“什么……”我歪着脑袋问他。

“你会被我杀掉……你其实已经做出了选择……”

姐姐颤抖的声音和气息在我和他之间流淌着。他的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我，视线似乎具有穿透性，在窥探我的内心。

“你感受到了死亡的魅力……选择自己向它靠近……”

“哪有这种事。”我否认了。

而他则眯细了眼。“我把死亡叫作‘失去的东西’……”男生的声音很平静，“在死去的瞬间，那个人就和周围的一切失去了联系……喜欢的人、热爱的事全都消失不见了……再也见不到太阳、风，再也不会有黑暗和沉默了……和喜悦、悲伤、幸福、绝望也不再有任何关系……夏海同学，你来这里之前，心里下了多大的决心，我可都知道得一清二楚……”

我用手扶住额头，手里的手电筒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滚落在地了。我想起了父母、树、班上同学和赤木哥的脸。

“你下决心来这里一定很痛苦吧……但是你已经决定了……你知道如果自己回不去，爸妈会有多难过，可你还是来了……你与他们切断了关系，在心中与他们告别，就是为了来听已经死去的人的声音……”

我感到动摇的心情被男生说中了。我的口中发出了不成话语的声音，既不是尖叫，也不是呻吟……我用手扶着额头，在心中忍耐着。

……夏海，我伤害你真的只是因为一些微不足道的事。是因为赤木……

我的所作所为等于抛弃失去长女、受伤深重的父母。这种罪恶感仿佛把我的心灼烧成了灰烬。

“从我给你第二盘磁带到今天，这两天里，你已经在心里和好几个人告过别了……你每说一次再见，就朝着自己的死亡走近了一步……”

我终于明白了。自从见到他，我所有的行为都是一种缓慢的自杀。抛下父母离开家时，就再也不能回头了。我解开了自己与世界的联系，那么粗的一条链条，我依旧剪断了它，选择来到了这里。

……夏海，我还没和你说起过我和赤木是怎么认识的吧……

“我……”

我放下了扶着额头的手，环顾周围，在冰冷的混凝土房间里，只有虚无的黑暗、沾血的手术台和那个男生，除此之外什么都没有。

我向前走去，离开了墙壁，向手术台靠近。

我主动抛弃了人生中的一切，我失去了一切追求，只想听见姐姐的声音。这样还算是活着吗？只有身体还在进行生命活动，可内心早已经踏入了死亡的世界。

……有一天，他在街上跟我搭讪。后来我才知道他和我上同一所大学……

等我回过神来，我已经走近了他。男生一动不动，只用声音就将我心中的犹豫一扫而光。

他站在旁边看着我，比我高的他低着头。“我第一次知道你，是因为博子录音里提到了你。从那之后，我就想见你了。”他的声音如同耳语，“我觉得你们真的长得很像……”

姐姐的声音从录音机中传出，回荡在寂静的废墟上空又消失不见。

“你为什么把磁带给我，又把我叫到这儿，我终于明白了……”

男生听我说着，露出一脸兴致勃勃的表情。

“你不是为了好玩才做这件事的，对吧？你不是为了追求戏剧性……在餐馆时你也说，觉得周围的一切都是伪装，人们的对话似乎都是照着台本……只有死亡能让你感受到自己活着……”

……但是，在开始交往之后，赤木说他经常在书店里看到我，所以很久以前就对我有好感了……他说我总是站在历史小说

的书架前，身穿一件白色毛线外套……

眼前这个男生杀过人，可他对此却毫无罪恶感。我决不能同情他……可我还是觉得他有点儿可怜。

“你在考验我，看我是否愿意用死换回和姐姐的感情吧……以这种方式去理解自己完全无法体会的感情……”

男生面无表情地盯着我看了好一阵，期间只有姐姐的声音在房间里回荡。他在想什么？我猜不出来。

……你知道了吧，赤木最开始看到的人是你。

终于，他把两只手都放在了手术台上。“夏海同学，坐到这上面来……”

我毫无畏惧地坐在了沾着姐姐血的台子上。男生就站在我的背后，我强烈地感觉到他的存在。

手术台的冰冷温度透过牛仔裤传递到我的皮肤上。我就要死了，可我的心情却像风平浪静的海面一样平静。

我用双手抓住手术台边缘，那上面还沾着姐姐凝固了的血迹。或许是因为毫无想要动弹的想法，我一动不动。身体从指尖开始变得冰冷僵硬了起来。

手电筒的光照着我的后背，面前是一面灰色的混凝土墙壁，上面映着坐在手术台上的我巨大的影子。站着的男生的影子与我的影子有一半重叠着。

……那时候，我们总是穿着差不多的衣服，所以总被人说长得像……赤木就把我认成了你，所以那天才跟我搭讪了……

接着，男生的影子动了。他举起手，覆盖了坐着的我的影子。

我的视野被他的手臂遮挡，什么都看不见了，只有一片漆黑。他从背后抱住了我，一只手臂绕着我的脖子，另一只手臂捂着我的脸。只要他发力，我的脖子就会发出响声断裂。我呼出的气被他的手臂挡回到我的脸上，我可以清晰地感受到自己气息的温度。他的胸膛紧紧地贴着我的后背，隔着衣服，我感受到了他的体温。

“求你……让我听完姐姐的声音……”

姐姐的声音穿过男生的手臂传进我的耳中。姐姐和赤木哥的事我还是第一次听到。我终于有点儿明白姐姐为什么那样对待我了，一直缠绕着的乱麻终于解开了。

男生缠在我脖子上的手臂关节忽松忽紧，似乎在反复确认我骨头的状况。另一只手臂正准备掐断我的脖子。就像短跑运动员在做准备运动一样，他反复左右转动着我的头。

我的脖子就像是花草的细茎，摘下花时，那线一样细的茎也会啪的一声断裂。

……知道这件事后，我们的关系也没有发生任何变化。那不过是个契机罢了，最终相爱的人是我和赤木。他喜欢的是我的内心……

……可我还是感到不安。

姐姐平静的声音刺痛了我的心。

“你说的可能没错……”男生轻声说。

他的双臂紧拥着我，他的声音就在我的耳边，我的后背甚至能感觉到他发声时胸腔的震动。我的心跳加快了。

“其实下一个会死的人原本有两个人选……一个是你，另一个是我高中的一个女生……”

“森野同学吗？和你走在一起的那个……”

我的声音被他的手臂遮掩住，有些模糊。心跳越来越快，我感觉血管里运送着大量血液，被压迫着的颈动脉咚咚地跳着，血液涌上头顶。

“你是问神山树才知道她名字的吧……我最终在你们俩之间选择了你，大概就是因为你刚才分析的理由……”

我耳边响起的声音更像是他在自言自语。也许连他自己也不太清楚自己的想法吧。这么一想，我仿佛成了他的朋友。真是不可思议。

……到最后，我都没有告诉赤木……他看到的人不是我，而是你……我说不出口……

我真的了解姐姐吗？在男生夹紧的手臂中，我听着姐姐的独白，这样想着。

我一直以为姐姐和我不一样，是一个充满了自信的人，开朗大方，拥有能让每个人都喜欢自己的能力。

可是，也许实际上不是这样的。

……我没法面对你……我和你果然还是太像了……我很焦虑，也给你带来了痛苦的回忆……为了和你更不一样，我连发型和服装都换了……

……我还察觉到了你对赤木的感情……

其实，真实的姐姐总是感到忐忑不安和忧虑。她没有把这些情绪告诉我和赤木哥，一直默默地藏在心里。我口袋里的口红是她给胆小的自己涂上的伪装吧。

可是在姐姐生前，我没有注意到这些。如果我知道了，一定会抱着姐姐，告诉姐姐她担心的事都不会发生的。

男生的手臂开始发力。准备活动似乎已经结束，他用力地抱着我，我的整个头部都在他的臂弯中。黑暗中的我产生了一种错觉，似乎我不是将要被他杀害，而是被爱着、被拥抱着。

在姐姐声音停止的那一刻，我的脖子也会被扭断吧。将脖子和头相连的骨头将承受不住扭曲的角度，发出钝响断裂。他会在那一瞬间将我杀害，我理解他的想法。

……我很后悔只能像现在这样，录下我最后的话，要是几个月前告诉你这一切该多好……

他的手臂仍然遮挡着我的视线，我的心跳声越来越大。心脏向全身输血的激烈声响渐渐与姐姐的声音重合在一起。

同时我也能听见男生的心跳声，声音透过后背清晰地传递给了我。我想哭，心里仿佛被什么东西压着，我对他既没有憎恨，也没有愤怒。我将他视作一种无法避免的命运，就像死亡一样。

姐姐的话临近结尾，我从姐姐逐渐变得高亢的声音和男生收紧的手臂就可以知道。

能听到姐姐的声音真好。

“因为要在这里杀掉我，所以你潜入我家把磁带拿走了吗……为了在我失踪之后，不让警察发现磁带？”我一边尽量不漏听每一句姐姐的话，一边问他。

姐姐在人生的最后时刻给我留下了这番话，听到最后仿佛成了一个使命。

……不过，已经回不到过去了。夏海，我很喜欢你。

“夏海同学……”

我听到男生的声音，绕着我脖子的手臂松开了，紧张的肌肉也松弛了下来。他的行为在我意料之外，我感到奇怪。

“我没去你家……”他说。

我一下没反应过来，拿走磁带的人不是他？就在我想再次确认的时候，手术室门口传来开门的声音。

有人进来了。

虽然男生的手臂已经松开，但仍旧挡在我的眼前，看不到进来的人是谁。我屏息凝神地听着那个人在手术室里移动的脚步声。

“谁……”我发出了微弱的声音。

那人的脚步声从门口来到了我和男生所在的手术台边，满是尘土的陈旧油毡地面在他的脚下发出了声响。

男生缓缓地放下缠在我脖子上和挡在我眼前的手臂，我自由了。我又可以看到了，面前的墙上映着第三个人的影子。

……我说那些让你伤心的话，都不是你的错……

第三个人弯下腰，按了录音机的停止键。姐姐的声音停止了，手术室里陷入一片沉寂。

我仍然坐在台子上，向后看去。站在我身后的男生也回头看去。就在他另一侧的墙壁旁，树正站在那里。是树按了停止键，他的食指刚刚离开录音机。

“学姐，拿走磁带的人是我……”

我还以为再也听不到树的声音了，他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难道我产生了幻觉？然而，他确实在这里，他的影子清晰地映在墙上，绝对不是我的幻觉。

“医院太大了，我找了好久才找到……如果不是听见博子的声音，怕是找不到你们了……”

我想起傍晚树打来的电话。在电话里，他问我在哪里，我告诉他我就在校门前。原来他是在闯入我的房间前确认我还没回家。

我在餐馆里告诉过树父母经常忘记锁上玄关门的事，所以他才会堂而皇之地闯入吧。接着，他在我的房间里发现了贴着奇怪标签的磁带。这样一想，我就知道了他为什么会在这里，因为第二盘磁带最后提到了地点和时间。

“神山，好久不见……”站在我身后的男生说着，把手搭在了我的左肩上，他的手掌很热。接着，他离开了手术台，向树走去，放在我肩膀上的手也挪开了。我无法动弹，还保持着回头看着树的姿势。

“晚上好，××。”

树叫出了那个男生的名字，目光锁定在他的身上。看树的侧脸，他似乎忘记了我也在这个房间里。

他们二人站在房间的两端，沉默着相向而立。手术室内立刻被无言的紧张包围了，那沉寂刺痛了我的耳朵。

我想听姐姐的声音，我坐在手术台上看向树的脚下，那里放着已经停止播放的录音机。

我想让抓着手术台边缘冰冷僵硬的手指动起来，然而手指却完全使不上力，似乎已经麻痹了。

“你来这儿是为了救她？”男生问道。

房间里的沉默打破了，但是那让人窒息的紧张感却在继续加强。

我再一次想让肌肉动起来，然而，手指和腿却完全不听大脑的指挥。虽然心脏在剧烈跳动，但是全身就像被麻醉了一样动弹不得。

我闭上眼，屏住呼吸祈祷自己动起来。

求你了，动一动！带我去录音机的地方……

指尖痉挛般地动了一下。

“那又怎样？”那是树的声音。

指尖一动，就像连锁反应似的，手臂和腿也苏醒了。只是肌肉还僵着，使不上力。我努力地用手撑住带着黑色血迹的手术台，落到了地面上。离开姐姐在上面死去的手术台，我重新感觉到自己还活着。

双腿颤颤巍巍地站不起来，我只好趴在地上，用两只手臂撑起身体，拖动着双腿爬行。地上的灰尘弄脏了我的全身，绕过手术台，我向树脚下的录音机爬去。

树和那个男生在说着什么，可我什么都听不见。我在地上爬行着，一心只想着那个录音机。

地上尖锐的混凝土碎片刺进了我的手腕，我完全不在意。

那个男生刚才说，死亡就是“失去的东西”。他还说，我已经主动放弃了所有，选择了死亡。

然而，我还没有死去，我也没有放弃活下去。我来到这片废墟，是想越过失去，找回我想要的东西。

姐姐……我挪向地上的录音机，强烈地思念着姐姐。

放在录音机旁的手电筒发出耀眼的光，照得我一阵晕眩。树抬起脚，走过了手电筒前。他的影子投在我的身上，又从我的视野里消失，然而我没有去追逐他的背影。

终于，我爬到了一个伸手就可以碰到录音机的地方。我将手指伸向黑色的录音机，着急地用颤抖的食指按下了播放键。

录音机里传来了机械运转的声音。金属网后面的扬声器里又继续响起了姐姐的声音。那不是空气的震动，我抱起录音机，姐姐的声音传递到了我的手臂上。

……夏海，我一直很在乎你。每次对你说了过分的话，我都会后悔……每次都让你露出那样不安的表情，

真的非常对不起……

最后几年里，我和姐姐的关系变得很差。同住在一个家里，彼此却像陌生人一样遥远。我一直都以为姐姐讨厌我。

……听到我的留言，你一定感到不知所措吧……肯定是这样的……我也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但是，最后一刻能向你道歉真是太好了……我不希望你因为我而再也不会露出笑容……

姐姐……我把录音机抱在胸前，在地板上蜷缩着身体。姐姐温柔的声音萦绕在我的怀中。那是和我一起开心地玩耍的姐姐。

……我现在脑海中想到的全都是我们小时候一起玩耍的情形……

我闭上眼，仔细听着姐姐的声音。

……在那段坡道的上面，有一大片森林……

幼时的风景在我的脑海中苏醒了。

黑暗冰冷的混凝土墙壁瞬间全都消失了，我站在了暖阳下的柏油坡道上。

道路护栏、邮筒，看上去都是那么大，我穿着童鞋，抬头看着高高的台阶。道路一侧矗立着住宅房屋，另一侧除了护栏什么都没有。我站在坡上俯视着城市的缩影。

……我们手拉手走着，你还记得吗……

我被一个熟悉的稚嫩声音呼唤，回头向后看去。姐姐正站在那里，个头和我差不多，见过我们的人都说我们长得很像。

姐姐的小手拉着我的手，她指着坡道的上方，说我们要一起走到那儿去。

我兴奋极了，被姐姐拉着跑了起来。温暖的阳光照着我和姐姐，在地上投下了小小的影子。我们朝着坡道上方枝繁叶茂的树林跑去，柏油路面上留下了阵阵脚步声。

……我们跑上坡，一进森林，凉爽的空气就把汗水都吹干了……在树木间我们拨开枝叶前行，看到一个景色很好的崖坡，从那里可以俯瞰整个城市……我们拉着手，站在那里……

姐姐的小手热乎乎的，在我的手掌里苏醒了。
姐姐站在我的身旁，看着我微笑，她的嘴角又露出了虎牙。

鸟在天上高高地飞着……

那是一种白色的鸟，翅膀笔直展开。我认定它们住在河里。它们不用怎么扇动翅膀，乘着风就能飞上无边无际的蓝天。

夏海，我要死在这儿了。但你还要活下去，你要活下去……你要笑着活下去，否则我不会原谅你哦。再见，夏海……

姐姐的声音越来越小，渐渐无法听到。呼吸声、杂音都没有了，扬声器沉默着宣告了姐姐这番告白的结束。我怀里的录音机那透明的小窗中，磁带还在无声无息地转动着。上面落上了透明的水滴，那是我的眼泪。

对不起，谢谢……我在心中对姐姐说着。身处黑暗、孤寂、空旷的废弃医院，刚刚我却和姐姐又一次一起在坡道上散步。

我不知道自己究竟蜷缩着身体在地上哭了多久。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废弃医院里就只剩下了我一个人。身边只有手术台和打开的手电筒，那两个人已不知去向。

手电筒的光反射在地板上，有些刺眼。我看向那里，发现地板湿了。那里积了一大摊新鲜血液，还没有凝固。我心里祈祷着，希望那不是树的血。

我抱着录音机，想站起来。一开始腿完全使不上力气，过了一会儿才勉强站了起来。

我颤颤巍巍地走出手术室，呼唤着树。我的声音碰到墙发出回响，又消失在了黑暗中。

我在医院门口等树，寂静的寒冷空气穿透了我的衣服。我浑身冰凉，颤抖着将身体缩成一团，藏在废弃医院的阴影中。不一会儿，在半睡半醒中，清晨到来了。直到最后，树和那个男生都没有回来。

尾声

“这点儿伤不算什么……狗扑过来时，不小心摔倒弄的……”

森野一只手提着书包，正从楼梯上走下来。我这样向她解释。

十二月四日，放学后我们一起从教室走出，一边走一边聊着天。在楼梯转角处，她突然指着我脖子上的红色伤口，问我是怎么回事。

“这样啊，那看来它是想杀掉你了。”

“狗吗？”

“没错。”森野确信似的点了点头。

其实这是昨天晚上在废弃医院里受的伤。除了脖子以外，我的身上还有其他伤口，只不过都被校服遮住了。

“对了，我想给北泽博子一案做一本剪报集，最近一直在收集资料。”

森野从图书馆遇见的那个人那里获得了各种各样的资料。不久之前，我问过她那个人是谁，她不肯告诉我。我想过调查那人的身份，不过如今已经不重要了。

“你做好了吗？”

“还差一点儿，再加上凶手的自述就完美了。”

我们往校门外走去，森野说那起案子实际上比警方公开的更恐怖。太阳已经西沉，寒风吹来。从教学楼到校门之间的道路宽阔，两侧整齐地种着树。有几个学生走在路上，一个白色塑料袋被风从地上吹得飞了起来。

走出校门，穿过大路，路对面有一家便利店，北泽夏海正站在里面。她站在杂志阅览区前，透过玻璃窗看到了我。

我在便利店前停下了脚步，余光里森野也跟着我停了下来。

北泽夏海放下手里的杂志，目光一直没从我的身上移开。她从店里走了出来。

便利店前有一个小型停车场，可以勉强停下几台车。我们隔着停车场对望着，笼罩在店里发出的白色灯光中。

昨天晚上，在抱着录音机蜷缩在地上的北泽身旁，我杀了一个人。匕首发出的干燥的摩擦声戛然而止。

我无暇顾及北泽夏海，把她扔在那儿就自己回家了。她并不知道自己的身边曾发生了一场恶斗，从她刚才看着我走出校门的眼神就知道，她不知道流血的究竟是谁。

我正想对北泽夏海说话，一旁的森野先开口了。她直勾勾地盯着北泽夏海的脸。

“你是北泽夏海同学吗？”

“是的。”

“果然是你，你和报纸上你姐姐的照片可真像。”

“你说的是她换发型之前的照片吧……”

“是的，我出于个人兴趣，一直在调查你姐姐的案子。不过你的照片我没有弄到手，前几天我看到你站在这里，还暗想你们可真像啊。”

“你在调查我姐姐的案子吗？”北泽夏海一脸吃惊地看向我。

“森野她好像有消息源，但她不肯告诉我……”

我补充解释后，北泽夏海露出了复杂的表情。

森野看向我，依旧面无表情，但声音却饶有兴致。“你和北泽同学是什么关系？”

我没有回答，从口袋里掏出了零钱放进森野手里。她看着手里的硬币，问我这是要做什么。我看着百米开外的一台自动贩卖机，郑重地拜托她帮我买果汁。

“虽然便利店就在面前，但我还是想喝自动贩卖机里的果汁。当然我不是为了避免你听到我们的对话才把你支走的。”我说。

森野交替着看了看我和北泽夏海，犹豫了一下还是去了。她默默地转身向自动贩卖机走去。

“她还什么都不知道呀，差一点儿就被当成了杀人目标……”

我听了北泽夏海的话，点了点头。

我们两个人远远地看着森野渐渐变小的背影。渐渐阴沉下来的道路上，森野黑色的身影在昏暗的天色中若隐若现。每当路上有开着车灯的车辆驶过，她小小的背影就会重新出现。

“不久之前，她曾拿来一张博子尸体的照片给我看。”

“尸体的照片？”

“是的，是警方没有公开的照片，不知道她从谁那里拿来的。上面是博子，发型和葬礼上的遗照一样……”

“那你看了之后……”

“我觉得可能是凶手拍下的，不过也是半信半疑。如果杀害博子的凶手真的又接近了她，那或许是选了她作为下一个目标吧……”

“你猜对了一半……但最后凶手选择的不是森野，而是我……”

“那时我看到你站在便利店里，就预感到凶手又开始行动了。你那时的样子很奇怪，我就想会不会是和凶手接触了……”

“原来……原来是这样啊……就是因为这个，你才进入我的房间拿走证据的吧……”

“因为你肯定不会告诉我的，是吧？”

从店里照出来的光把我和北泽夏树的影子投在了停车场干燥的柏油路面上，仿佛是剪影，她看着地上的影子，小声说“是的”。

“可是，树，我从没觉得你是个这么不正常的人……”

“学姐你也没有很正常啊……”

“昨天晚上，我真的很担心……你突然消失了……天亮之后，给你打电话你也没有接。”

“我的手机在和那家伙打斗时坏了。”

杀死北泽博子的凶手以前和我是同班同学，关系不怎么亲密。如果我能多接近他观察观察，大概就能发现他的异常之处了吧。

“后来……你们俩到底怎么了……”

他的尸体被我埋在了废弃医院后面的树林里。他残忍的灵魂也被闪着银色光芒的匕首刀刃吸收了吧。当然，这只是我的想象而已。不过当他被匕首刺中，呻吟着口吐鲜血时，我紧握刀柄的手仿佛被滋润、被治愈了。

“他逃走了，我追了但没追上……”

还有遇上这种情况的可能——他一脸认命的表情，看着自己滴落在地上的血。他跪在那里，轻易接受了自己的死亡，就像夺走北泽博子的生命一样容易。他抬头看着我，对我说了一句“真是一把好刀”后就倒地不动了。

“这样啊……是不是该报警啊？”

“学姐，你想怎么做都可以。不过我嫌麻烦，能不能不要提起我？毕竟我非法闯入了学姐的房间……”

我把目光投向了道路前方，远处的路灯下有一个小点在移动，经过灯光后就融入了黑暗，过一会儿再次出现的时候，已经不是一个小点，而是回来的森野。

“今天早上我回到家以后，被爸爸训了。”北泽夏海用脚尖踢着挡车器，眯细了眼笑着说道。

她似乎是清晨骑着自行车从废弃医院回家的。到家之后，父母才知道她不在家，十分慌张。听说她的父母打开门看到一脸疲惫的她，呵斥后随即紧紧地抱住了她。

“妈妈看着我哭了。毕竟姐姐出了那种事……从那之后，我和父母终于又感受到自己还活着……对了，我们决定明年初搬家。大概会搬去很远的地方……”

北泽夏海抬起头，看向道路的远方。她的侧脸在便利店照出来的光线下白得发光。“我也要和你说再见了……”

森野手里拿着果汁回来了，站在稍远一些的地方停了下来。她靠在电线杆上，看着我和北泽夏海。来往的车辆吹乱了她的头发。不知道为什么，她看上去有些不安，像一根火柴似的站在那里。

“你们说完了吗……”森野问我们。

我回答“再等一会儿”。她一副没精打采的样子轻轻点了点头，扭头转身背向我们了。我们和森野之间隔着一段距离，我听不清她说了什么，只看到了她瘦弱的肩膀。

“森野同学……”北泽夏海看了看森野，又看向我，似乎有话要说。

“怎么了？”

“没……没事……她会不会误会了我俩的关系……你不打算告诉她这件事吗？”

“没有特别大必要，还是不说了吧。我们一直都是这样。”

“这么说，那她也不知道你一直在暗中保护着她吧……树，你来废弃的医院是为了救我吗？还是为了保护她不被危险的火星溅到，是为了她才来的……”北泽夏海直视着我的眼睛，继续说道，“果然如此。你对森野同学抱有爱意？”

不是爱意，是执念哦，学姐……我没有说出口，只在心里咕哝着。

北泽夏海把目光从我身上移开，向远处望去。接着抬起了右手的手掌，放在左肩上。

“肩膀受伤了？”我问她。

北泽夏海笑了一下摇了摇头。“他走之前，就这样把手放在这里……”

“他？”

“没什么。对了，你要让森野同学等到什么时候？”

我对着背朝我们靠在电线杆上的森野喊道：“我们说完了。”

森野默默地走了过来，仔细一看，她的手里只拿着一罐橙汁。我问她：“有三个人，为什么不买三罐饮料。”

她说：“因为等了太久喝掉了两罐，而且也不打算把剩下的一罐橙汁给你们了。”虽然她的表情没有什么变化，但她明显心情不佳。

我们三人一起向车站走去。我和北泽夏海聊着天并肩走着，聊到搬家和考大学的话题。虽然对这些话题没什么兴趣，但我已经习惯了附和别人的话。她看上去很开心，不时微笑着。

森野就跟在我们身后几步远的地方。我一边和北泽夏海说着话，一边不时扭头看看她是否在那里。她一手拿着书包，另一只手拿着橙汁，低头看着脚尖往前走。长长的头发垂下来遮住了脸，看不到她的表情。

森野一言不发，根本不打算加入我和北泽夏海的对话。和在教室里一样，只要我在和别人说话，她绝对不会加入。她总是用余光看着我，又装作没看见的样子从我旁边经过。

终于到了车站前的广场。天色已暗，周围的商店一间挨着一间，招牌和店里的灯光照亮了道路。

公司到了下班的时间，学校也到了放学的时间，车站里挤满了回家的人。巨大的车站大楼在一楼有一个方形通道，通道前方就是入站口，那里每天进站出站的人潮让车站大楼看起来仿佛在呼吸。

我在入站口和北泽夏海告别。她说着再见，挥了挥手离开了我和森野。她说要先去自动售票机那里买票，像科幻电影中避开流星群的

宇宙飞船一样在人群中穿梭。自动售票机前排着长长的队伍，她走过去站在了队尾。

我和森野为了不妨碍行人，站在了墙边。我们都不喜欢去人多的地方，时间一长就会开始头痛。

车站的白色墙壁是光滑的大理石砌成的，上面贴着女明星代言的化妆品广告，森野靠在那里，我对她说：“北泽夏海长得和她被杀的姐姐一模一样，你有没有觉得很吃惊？”

“倒是你，对不同的人换不同的态度，不累吗？”森野双臂交叉抱在胸前，右手拿着的果汁罐放在左腋下，体温应该已经把橙汁焐热了。

森野看着正在排队的北泽夏海，说：“你们都能非常自然地笑出来，这对我来说真的很不可思议。”

“我不是因为好笑才笑的。”

无论和谁交谈，我都不会心情愉快，就像身处黑暗的洞穴深处。只是在不知不觉中我会发挥演技，以便和他人交谈时不让对方尴尬。

“其实她最近没怎么笑，虽然刚才和我说话的时候笑了，但是她不是总这样的。”

听我这样一说，森野不解地歪着脑袋。“她平常不是爱笑的人吗？真意外，看上去明明很开朗……”

我和森野说了北泽夏海和她的姐姐不和的事。

长相酷似的一对姐妹长久以来却彼此疏离，妹妹以为姐姐讨厌自己，脸上再也没有出现过笑容。

森野默默地听着我的讲述。

“我因为有那种爱好，所以去了北泽博子的葬礼，在那里听她说的。不过前几天，她意外得到了北泽博子生前的声音……”

北泽夏海和以为永远都不会再会的姐姐再次相遇了。

因为怕麻烦，我没有提到凶手和昨天晚上发生的事。只说了磁带的内容和北泽夏海的心理变化……

我想起了昨天晚上抱着录音机蜷缩在废弃医院地板上的北泽夏海，那时的我正一只手拿着匕首，用那个男生的衣服擦拭刀刃上的血。录音机中传来北泽博子的独白，脑海中浮现出年幼的姐妹玩耍的情景。

我把北泽姐妹的故事全部告诉森野后，她仍然抱着双臂背靠在贴着广告的墙上。她的视线向下垂着，似乎陷入了沉思。眼睑也垂了下来，车站里白色的日光灯让她的睫毛在眼下投下了一片阴影。

“这些消息我做的剪报上都没有。”过了一会儿，她突然小声说道，接着视线缓缓地转向在自动售票机前排队的北泽夏海。

队伍在移动，终于轮到了北泽夏海，她把硬币投入了机器里，按了按钮，买到了回家的车票。我们注视着她挤回了人群中。

森野松开双臂，看了一眼右手里的橙汁。

她离开了靠着的贴着广告的墙，长长的头发在身后甩动，像静止的水面无声地开始流动一样，她迈步向前走去。

森野的动作无声无息，以至于我没有立刻反应过来。我不知道她要干什么，起初只是视线追随着她。直到她的背影快消失在人海之中，我才起身去追赶她。

森野的视线正对着北泽夏海，她刚买完票，正向着检票口走去。森野像一个梦游症患者一样下意识地向北泽夏海走去。不过，看上去森野并不习惯在人群中穿梭，三番五次被擦肩而过的行人撞上。她也想试着避开，却总是刚好又撞上另一个穿西装的人或一个着急回家的年轻女人。撞上了人之后，她又捂着鼻子再次向前。我长这么大，还从没见过这样不会在人流中行走的人。因此，我很容易就追上了她。

在此期间，北泽夏海已经通过了检票口。在为数不多的几个检票口前挤着大量乘客。我和森野的前面是数不清的头顶和后背，遮住了

我们的视线，已经看不到北泽夏海了。她似乎也没注意到森野，径直走进了站内。

森野又撞到了人，那是一个体格高大的中年男人。这让我想起了大卡车和三轮车的撞车事故。她又回到原来的位置，跌跌撞撞地后退几步倒在我的身上。她的头顶撞到了我的下巴，在这数月来发生的事故中，这件事对我造成了最大的伤害。可她似乎没有注意到我，只是一个劲儿地看着北泽夏海的方向，重新站起来，有点儿迟疑着缩了缩下巴，随即挺直肩膀大声喊道：“夏海同学！”

从平日里森野的状态来看，根本想象不到她居然能发出这样大的声音。森野瘦削的身体里似乎隐藏着一个扩音器。一瞬间，她身边的一切声音都消失了。好多走在路上的人被她发出的声音吓到，停下来默默地看向她。

森野再次朝着北泽夏海消失的方向迈步向前走去。听见她的声音的人们停下脚步，为她让出了一条通道，我紧跟在她的身后。

车站又恢复了之前的喧闹和熙攘，人们再次迈出脚步前进起来。森野已经走到了检票口前。她平常上学时不坐列车，所以没有车票，只好在关闭的检票口前停了下来。

“森野同学？”北泽夏海的声音传来，她出现在检票口内的人流中，似乎是听到了森野的喊声走回来的。

她一脸惊讶地小跑过来，和森野隔着检票口相视而立。想要通过检票口的人堵在那里，一时间周围变得更拥挤了。然而森野毫不在意。

“夏海同学，这个给你。”森野说着，伸手递出了那罐橙汁。

“啊，谢谢……”北泽夏海困惑地接过了森野递来的橙汁。

“刚才我的态度不好，真是对不起。我应该和你多说说话的……听说你和你姐姐和好了呢。”

被她俩挡着无法通过检票口的人一起将视线投向了我们。车站工作人员看到这里的情况，似乎也正在赶过来。我拉着森野的左手腕，想让她退到边上来。可她毫不理睬，反抗着我，站在夏海的面前一动不动。

“我也和姐姐吵架了……不，有点儿不太一样……但是，我想对你说，恭喜你和姐姐和好。我只是想说这个……”

森野说完，任由我拉着她退到一旁，仿佛身体失去了重量。人潮涌动，人群像洪水一般从我们面前涌过，北泽夏海一瞬间就被淹没了。就在刚刚，她还在森野的面前露出了笑容，对森野说谢谢。

森野放下心来，仿佛失去了力气一般任我拽着她。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她手里的书包不见了，我环顾四周，发现还在刚才我们站着的贴着广告的墙边。

我拉着森野的手，回到了贴着女明星广告的墙前面。在人潮中拉着森野行走是一件很累的事，因为必须用力拽着她，我们才不会被来来往往的行人挤散。她没有看着前方，只顾低头看着脚下，嘴巴嚅动着好像还在说什么。她的声音消散在喧闹的人群中，我什么也没有听见。

我们终于返回了书包所在的那面墙边。远离人潮后，我终于听见了森野的声音。

“我觉得神山你跟我是完全相反的人……”她重复了好几遍这句话。

接着，她要从车站前的道路上步行回家，而我因为要乘坐列车，所以要与她分开。森野的精神状态似乎仍然有些异常，我有些怀疑她究竟能否平安回家。

“起初我以为你跟我很像。因为你和姐姐有着相似的气场。但是我错了，我们一点儿都不像……”

森野的书包是黑色的，样式简洁，她捡起书包，马上又传来了书包掉在地上的声音。

她再一次捡起书包，可书包再一次掉在了地上。她似乎失去了力气，手指无法承受书包的重量，提手一再从她的手中滑落。

“有时候，我能感觉到神山你的笑容很空洞，如果是我想多了，我跟你道歉……也许这是因为我认识的你和那个在大家面前好像很快乐的你是不一样的……有时候我会觉得你很可怜……”她垂着眼睑说道，声音里有一丝颤抖，像一个马上要哭出来的孩子。

“可是，我和你恰恰相反……”

森野抬头看着我的眼睛。我比她高，所以站在她的身旁时，她只能抬起头来看我。她的脸上没有什么表情，只是眼睛带着血丝，看上去有些湿润。

“你不说我也知道。”

森野听了我的话，沉默了一会儿。终于轻轻地低下头，点了点头。“那……那就好……对不起，跟你说了这么奇怪的话……”

她若无其事地接过我递给她的书包，紧紧地抓着提手，这次书包没有再掉下去。

森野看向面前的人流，有人往左，有人往右。我不知道她究竟在看什么。汹涌的人潮从我们的面前走过。她轻轻地说道：“夏海同学的事，我真的觉得很好。我也很羡慕……”

她又变回了那个不需要依靠我也可以站着的森野。我们没有道别，就各自朝相反的方向走去。

后记

Postscriptl

写完一看，竟然成了一本关于笔记本、姐妹和狗的书。在写下第一篇故事时，我根本没想过最后会发展成一个系列，变成这样的短篇集，因此我现在感到很不可思议。原本写第一篇《暗黑系》是为了收入角川Sneaker文库的推理小说集《杀人狂放学后》。可写成之后，我和责编都莫名地很喜欢两个主人公，于是决定借机再以他们为主角创作几篇短篇。因此我赶紧写了《七个房间》这个完全不同的故事收入之前提到的那本小说集。

我一直都喜欢写人获得治愈的故事，相比之下对其他事都不太感兴趣。我认为写自己想写的故事是件好事，只是觉得自己像个傻瓜，感到有些羞耻。而且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有了一个标签：“一个写悲伤故事的人。”但这本《断掌》不是这样的作品，我既感到喜悦，也有些担心。

写第二篇《断掌事件》的时候，在平常会去的网站论坛里看到“感受不到悲伤”“悲伤明明是乙一的卖点”等留言后，我陷入了抑郁。糟了！《断掌》失败了！我心想。同时对“悲伤”这个词也产生了轻微的恐惧。我从来没有想过把“悲伤”当作自己的卖点。只是书中确实包含令人悲伤的元素，卖书的时候不得不提，否则卖不出去。

但这样的推销方式的确有种人的尊严被资本主义玷污的感觉，和那些把祈祷折算成金钱的奇怪宗教团体一样了。是我想多了吗？

我一直不太重视推理。虽然我不是作为推理小说作家出道的，大可不必为此担心。只是用推理小说的方式给故事收尾很轻松，所以常常这样写。不过这种做法的确有些过于简单了。

比方说，当故事性和悬疑元素相冲突时，我会毫不迟疑地选择减弱悬疑元素，着重写故事，即使中途凶手暴露了也不在意。因此当有朋友对我说“那个故事讲到一半的时候，凶手就暴露了哦”，我有些困惑。虽然我知道有读者会非常重视这部分，但这种时候我会感到读者会期待我写悬疑。所以在《断掌》的前两篇故事中，我会适当放弃故事性，更加重视悬疑元素。

第三篇《犬》姑且不谈。第四篇《记忆》其实是这本书最后构思的一篇。完成其他几篇后，我总感觉森野的形象不够鲜明，于是立即着手写了这一篇。连我自己都不知道森野竟然藏着那样的秘密。真是被骗了！

第五篇《土》据说是责编最中意的一篇。有时候，我会称责编青山为“小说品鉴师”。在小说完成后，我通常会请责编青山来读并指出其中不妥的地方。虽说这是我们的工作流程，可他工作时的样子，就像是品酒师在红酒中品出杂味。我的文章也在他的舌尖被分解、慢慢品味。这本书的出版更是有赖于他的帮助，在此向他表示感谢。

第六篇《声》在构思阶段曾经出现过瓶颈期。我问编辑：“有没有什么有趣的怪人设定呢？”说起来，我很喜欢角川Sneaker文库的《妖怪夜行系列》。这个系列的每一篇章都会有各种各样的妖怪登场。我想像这个系列一样，让《断掌》的每一篇故事里也出现各种怪人。因此我是把《断掌》当成幻想小说来写的，像吸血鬼小说一样。

我在故事中把杀人狂设定成天生如此。也就是说他们是怪物，而非人类。不过，我现在仍然很担心这一点。这是幻想小说中的特殊设

定，在现实生活中绝非如此。这一点请大家切勿误解。

最后，这本书得以完成，承蒙了很多人的关照。感谢在杂志上连载时为《断掌》创作插画的绪方刚志老师，感谢负责这本书装帧设计的各位，感谢编辑青山先生做这本书的品鉴师，辛苦了！

有人提出将来续写《断掌》，或短篇或长篇都可以，但我目前仍没有头绪。以后到底会不会写呢？或许不会再写了。如果要续写，会是主人公妹妹又发现尸体的故事了吧。就此搁笔。

二〇〇二年六月

乙一

番外篇
森野去拍纪念照

0

旧约圣经中的“禁止塑圣像”准确来说是“禁止偶像崇拜”。为了避免受到这样的批判，圣像的拥护者们引入了“崇拜”和“崇敬”这两个有差异的概念。

也就是说，使用圣像不是崇拜圣像，而是因为圣像能够让人产生想象。就算人们对圣像饱含敬意，也不能说圣像就是人们崇拜的对象。在圣像拥护论中，圣像常被比作“爱人的图像”。虽然爱人的画像和照片不是爱人，但是身在远方思念爱人的人却对其十分珍视。同样，圣像让人通过其形态想象出神或圣人以及他们的事迹。

1

因为工作的关系，我在欣赏摄影照片的时候会将照片里的内容分解成各种信息，思考构图、阴影、镜头怎样组合在一起发生化学反应，让观众受到感动。

我不得不关注“符号”这个词。摄影这一行为就是将符号压缩在一个方框里，或者说是用一个方框来捕捉符号。在没有明确想法时下按下快门，拍下来的东西大多是信息量很大的风景。各种各样的信息分散各处，视线不知该往哪里聚焦。因此摄影师需要控制各种各样的因素。增加光照，物体的影子就会变黑；增大光圈，背景就会模糊，这些全都依靠摄影师的审美。像这样对大自然进行加工的时候，就产生了某种符号性。符号性就是简明扼要地告诉看照片的人照片想要表达什么。

另一方面，漫画和动画不是按照相反的顺序制作的吗？它们本来就是从符号出发的。圆形和四边形的组合渐渐变得复杂多样，越来越接近大自然的样子。这个方向与将大自然加工成符号的拍摄照片恰好相反。

我心目中的符号，是一种语言。人活在世上，要想知道他人的意图，就必须使用符号，创作也不得不依赖符号。

在这里不能忘记一个前提，即符号本身没有意义。让人感动的不是圆形和方形，它们只是符号，不具备超越符号的意义。信奉符号本身就是一种偶像崇拜。

有些宗教禁止偶像崇拜。通过长年累月的经验积累，人们已经知道既不能描绘神，也无法雕刻神。在被描绘、雕刻出的一瞬间，呈现出来的就是赝品了。在表达出来的瞬间，神性就会消失，远离本质。

因此，画在画上的都是与神接近的人物，如耶稣和玛利亚，很少能在绘画中见到父神。而耶稣和玛利亚能被表现出来，是因为他们是象征上帝居住之地的符号。

我的一个做编辑的朋友在另一个层面上说了类似的话。朋友是做小说编辑的，他说对恋爱小说来说最重要的是避开“喜欢”这个词。不能直接说“喜欢”，必须通过上下文将这种感情传递给读者。“喜欢”这个词说到底只是一个符号，其中没有蕴含出场人物深厚的情感。应该在叙写的核心留白，像填补周边一样去写。

也就是说，奇怪的是，作家偏偏不能写自己想写的东西。

还有一个人有这样的经验，是关于少年漫画中最终BOSS的样貌的。

主人公最终要面对的敌人，常常被笼罩在阴影中，身份不明。在这种状态下的最终BOSS看起来最可怕。不过，在最终话，最终BOSS的样貌会被直接描绘出来。一瞬间，令人毛骨悚然的感觉就消失了，最终BOSS降落到和其他登场人物同等的地位。难道没有办法了吗？如果最终BOSS到最后都没有露面，恐怕就是支配整个故事的神了。

回到原本的话题，符号是被固定的意象。真正重要的是符号与符号之间的脉络，以及符号背面的世界。符号本身不会产生感动，因此我在拍摄时会尽量排除符号性。不过我能控制的部分非常有限，经常不能如意，最让我烦恼的就是拍摄的对象。

十二月六日，我杀了一个少女。

是一个我刚邂逅的黑发少女。

这不是我第一次杀人。

她是第四个。

＊　＊　＊

普世欢腾　众接君王
长久待望　救主下降
救主下降　救主　救主下降
恶魔之夜　救主打破
释放囚虏　救主下降
救主下降　救主　救主下降

便利店里正在播放赞美诗，是少年少女神圣的歌声，背景音乐似乎是圣诞歌。我买了热咖啡和瓶装水后回到车上，发动引擎，隔着车窗向外眺望。住宅区中楼房林立，中间恰到好处地夹杂着绿化带。虽然是白天，但是几乎看不见人影。咖啡冒出的热气和我呼出的气息让车窗蒙上了一层雾。

我离开了停车场。向郊外行驶的路上，人烟越来越稀少。驶过河川，远山的轮廓在前方越来越清晰。驶入山路，道路变得狭窄蜿蜒。道路旁的防护栏锈迹斑斑，缠绕着杂草。车子颠簸起来，后备厢里的相机、三脚架和其他的行李发出碰撞的声响。每次远行，谨慎起见我都会带上全套摄影器材。手套箱里还有摄影时需要的化学制剂。

最近我停了手里的工作，苦恼着不知该继续还是放弃。看着自己以前拍摄的照片，试图回忆起初心，可最后依旧度过无精打采、没有干劲的一天。这样下去有什么意义呢？只要我想，就能过上一种更充实闲适的生活吧。但我总有些恋恋不舍，所以决定今天要去那里。

途中，一条铁道横亘在山路中间。我在网络上搜索这个地名，就会出现很多幽灵的流言。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这条山路成了灵异事件发生地。

众人认为那是七年前被杀害的那个女高中生的幽灵。网络上流传的帖子里能看到人们写下的亲身经历，镇政府也经常接到电话要求提

供与这件事有关的信息，附近小学因为孩子们听到流言感到害怕而特意召开了教职工会议……

都是些与我无关的事。

不，也不能这样说。

怎么说都行。

下午两点半，我正行驶在山岭的公路上。这里居然还有公交车站，究竟什么样的人才会在这里下车呢？

我把车停在一片开阔的空地上。走出驾驶座，寒风让我不禁缩起了脖子。正值冬季，附近一带的落叶林树叶凋落，只剩下扭曲交错的枯枝。落叶覆盖了地面，很快就会变成腐叶土。

紧靠着公路的枯树林中有一条数米宽的小路，沿着小路就能抵达落叶林的深处。小路没有修整过，车辆无法驶入。我感到这一切似曾相识。唯一与记忆不同的是，小路入口处拉着一张带刺的铁丝网，上面有一块板子，写着“垃圾处理站建设用地”。

带刺的铁丝网只在入口处有，因此不能阻碍人进入。我穿过枯树林走上小路，朝着树林的深处走去。那里景色很美，如果天气更暖一些，应该很适合骑行。可是寒冬让人没有心情看风景，细细的树枝似乎轻轻一碰就会折断，像钢笔画中阴影部分的线条一般交织在一起，覆盖了道路两边和头顶的天空。

我终于走到了一个开阔的地方，看上去像是一个小学操场，上面长了一片枯草。操场上什么都没有，或许是因为附近要建垃圾处理站，只是一块荒地。这里就是我的目的地。

可是，我没有想到会在这里遇见人。

我停下脚步，警惕起来。枯草丛中有一个人。如果这个人的身份对我不利，我就得逃跑。如果今天有人来这里，会是警察，还是七年前死去的少女的亲人？

那人似乎也注意到了我，回头看了看。她有一头乌黑长发，穿着黑色的高中校服，外面套了一件黑色外套。她右手里提着包，左手揣在外套口袋里。远远看去她的轮廓有一种压迫感，深深地刻在了我的脑海中。

我们四目相对。虽然只有一瞬间，但感觉相当漫长。正当我不知所措时，她向我走了过来。从迈步的姿态看来，她一点儿也不害怕。她把左手从口袋里拿出来，手里抓着一个小型数码相机。

“能帮我拍张照吗？”

如果这里是旅游胜地，我还能理解她的笑容。可是这里没什么风景，只是一片单调的荒凉之地。

“拍照？”

她在离我几步远的地方停了下来。“我想在这儿拍一张纪念照。”

她就站在我的眼前，可是现实的感觉却越来越遥远——她的长相就给人这样的感觉。

“纪念照？在这儿？”

她沉默着点了点头。

“你知道这儿是什么地方吗？”

她又点了点头，转头向身后望去，那里只是一片被落叶林包围着的空地。她唇隙中呼出的白色气息与空气融为一体。我吓了一跳——她知道这儿是什么地方，这里是抛尸现场。

七年前的十二月中旬，这里出现了一具女高中生的尸体。发现尸体的人是一对来这里非法抛弃废品的中年夫妇，如果不是他们，尸体可能要等到春天才能被人发现了。根据受害者的随身物品，很快就查明了她的身份。在尸体发现一周前、十二月六日的夜里，她就失踪了。

尸检结果表明不是自杀，是他杀。死因是注射了高浓度的氰化钾导致心脏停止跳动。女高中生被发现时身穿校服，没有被性侵或遭受暴力的痕迹。据说，被发现时，她看上去就像躺在树荫下休息。备受瞩目的是，在她的尸体旁边有三脚架的痕迹，地面上有三个凹洞，而且有好几处。根据凹洞痕迹的距离和深度，可以判断出是相机的三脚架，人们推测出凶手拍摄了她的尸体。

“啊……你……”

“我姓森野。”她说完，向我递出了相机。

我有些疑惑，但还是接了过来。“你为什么要在这儿拍纪念照……”

森野没有回答，而是朝着荒地里一棵孤零零的树缓缓走去。她走近那棵树旁，回头对我说：“就在这儿，拜托了。”她语调低沉，让人联想到刚刚守了一夜灵的人。

森野就站在七年前那个高中生横尸的地方，看来已经提前搜索过抛尸地点了。

这是现实吗？难道有人给我挖了陷阱？我对着森野举起相机。她没有摆造型，也没有露出笑容，只是面无表情地站着。我按下快门，随即液晶屏幕里出现了我拍摄到的一幕。我心里一惊——简直就是灵异照片！在背景里的枯树的映衬下，站得笔直的森野简直就是一个轮廓清晰的幽灵。我是不是应该重新拍一张呢？

“嗯，拍得不错。”森野看了相机里我为她拍的照片后说道。她看上去似乎很满意。

“是个很好的纪念。”她毫无情绪波动地说，就像在念事先准备好的稿子。

“能再帮我拍几张吗？”森野说完就躺在树下，头发在地面上散开来，外套敞开了。

“你要干什么？”

“模仿尸体。”

我等了几秒，森野没有进一步解释。总而言之，这个姓森野的少女确实是想要模仿七年前被杀害的少女拍照留念。我发挥了想象力才明白是怎么回事。

我很诧异，还是将小型数码相机的镜头对准了躺在树下的少女。

“往左一点儿。”

我发出指令后，森野的身体往左边挪动了一下。很好，与七年前少女横尸的地方完全重合。

2

迄今为止，我给三个人拍过照片。第一个人就是七年前的那个女高中生。拍完后我将她留在了拍摄现场，之后备受世人瞩目。后来，拍完第二和第三个人后，我认真地隐藏了拍摄现场，因此她们目前还没有被发现。在网络上搜索埋藏她们的地点，也没有发现无名尸体或幽灵出没的新闻。她们被当作失踪者，除了家人和朋友之外，甚至没有人记得她们了。

我第一次被照片吸引是在上小学前。父亲开诊所，桌上放着X光片。X光烙在胶片上的阴影，是一种让人百看不厌的艺术。小学入学时，父亲给我买了一台对孩子来说十分贵重的相机。

我拥有一种才能，我可以知道别人有没有撒谎。这不是超能力，也没有超越人类的认知，只是比普通人的观察力更强罢了。我能根据别人眼睛的移动、面部肌肉变化、手的位置、身体的弯曲程度比较准确地判断出他说的是不是真话。谁喜欢我，谁讨厌我，都一目了然。

上大学时，摄影专业的课堂上要拍人像，我很苦恼。因为我能看穿所有拍摄对象的笑容和若无其事的神情都是假的。说白了，拍摄对象的表情都是虚伪的表象。我跟他们说话，希望他们能更自然一些，可结果还是一样。奇怪的是，我拍摄的人像得到了很高的评价，或许是因为我努力地想要去除拍摄对象身上的虚假吧。以他人的眼光看自己的作品时，似乎能看到我在对真相步步紧逼。后来，我成了一名人像摄影师，也得到了很高的评价，然而每次拍摄都让我的内心充满了绝望。

人们一旦面对镜头就会想要饰演自己。这是无可厚非的事，可以说是人类的防卫本能。拍摄的人和被拍的人的关系类似于举枪的人和

被枪指着的人。面对昏暗的枪口，没有人能泰然自若。只不过拍摄时这种情感是以饰演自己的方式呈现的。这样一来，就能防止自己赤裸裸的真实内心被拍下来。

拍摄对象这样做是因为他们的自我意识和被注视着的错觉。只要站在镜头前，他们就会下意识地做出表情。这时候无论表情还是动作都具有符号性，都是为了取悦摄影师和观众而进行的演出。

符号不具有超越符号的意义，它的存在只是为了让人联想到被描绘的事物的本质而已。

作品最重要的就是让人产生联想。每一个看到作品的人都会产生联想，因此必须得留下联想的空间。然而，当拍摄对象开始在镜头前饰演自己时，照片就失去了自然的感觉，变得苍白。本应该让人产生联想的符号突然被放大，空间就会消失。这种行为类似于歌颂十字架这个符号，而忽视了上帝本身。

在摄影时我必须要做的事就是对抗拍摄对象的自我意识。找到自我意识之墙的缝隙，像射击一样快速按下快门。可即便这样，我仍然对自己拍摄的照片不满意。

怎样才能拍出理想的照片呢？拍摄风景和静物时，我的心情会变得舒畅。但从小就注视着人的面容的我，还是喜欢人的面容。我想拍摄人，想拍出想要的照片，可是人的演技在阻碍我。

一个做编辑的朋友给我看的照片让我茅塞顿开。

照片里是一个少女。她面对镜头毫无伪饰，完全没有自我意识，有任人联想的空间。

创造一个拍摄对象吧，我突然意识到了这一点。

在七年前的抛尸地点，躺着另一个少女。姓森野的少女看上去毫不在意沾在头发和衣服上的尘土。我举着她递给我的小型数码相机，在她的视线范围内移动。她的眼球上映着我的影子，可望向空中的眼

睛却一动不动，没有跟着镜头走。我甚至没有调整光圈，只是一个劲儿地按下快门。少女的皮肤是如此地白，连蓝色的血管都清晰可见。左眼下面有一颗黑痣，就像眼泪流过的痕迹。手腕上有伤痕，似乎是割腕留下的。黑色的水手服上系着红色领结，在校服上绣着校徽。我看着她的眼睛，她的瞳孔突然收缩，这证明她还活着。即使我靠近她、看她的眼睛，她也一动不动、脸上没有任何表情。我对眼前这个少女的精神状态产生了极大的兴趣。

我为森野拍了十几张她想要的纪念照。她站起身，默默地拂去沾在头发上的枯草碎片。我感到有些遗憾，这只是热身而已。我对她兴趣倍增，想把她收到胶卷里，不是用她的低像素数码相机，而是用堆放在车里的摄影器材。这和在工作时拍摄那种与电影合作的偶像写真集可不一样。我想拍这个美丽少女的遗容，将照片随身携带，在星巴克一边喝咖啡一边欣赏，那应该是至高无上的享受。

“非常好。”森野看着液晶屏里我为她拍摄的照片频频点头。照片中的她眼中没有光芒，瞳孔像一个深不见底的洞穴。我把她拍得像一具尸体，可她似乎很喜欢。

森野把相机放进书包。我瞥见了一个红色的东西，她右手的手背好像被划伤了，泛着红色。我仔细看了一下她躺过的地方，地上滚落着一些尖锐的石头。不一会儿，伤口里就渗出血来。

“你还好吗？”

森野不作声，面无表情地凝视着自己的右手。我想象着刀刺中她时，她应该也依旧面无表情吧。

森野从书包里拿出绷带。她似乎身上随时带着绷带，我很惊讶。只见她一只手笨拙地缠着绷带。

“需要我帮你吗？”

森野依然不作声。虽然右手已经包上了白色绷带，但缠得很松，眼看着就要脱落。即使考虑到是一只手处理的，也有些笨拙过头了。

“现在的孩子都随身带着绷带吗？”

“我喜欢缠绷带。”

那不是应该缠得更好一些吗？可能是她不擅长动手吧。

森野左手提着书包，缠着绷带的手放外套的口袋里。头发像瀑布一样倾泻在瘦弱的肩膀上。她没有看我，而是望向那个少女躺过的地方。我也一言不发地盯着那里看了好久。

“那我就告辞了。”她吐出了一团白色的气，转身向通向公路的小路走去。

我不由自主地跟随着她。“从这儿怎么回去？”

“我坐公交车。”

真的有人会在这里下车啊。刚才看到山路上的公交车站时，我还感到奇怪。

我们踏上了小路。森野走在前面，我跟在后面。路很窄，两个人不能并排走。每走一步，都能听到干燥的落叶被踩碎的声音。没有修整的小路上随处都有裸露的树根遮挡，只是因为落叶覆盖在上面很难发现。我有些担心她穿着黑色皮鞋的小脚会不会绊到树根，使她摔倒在地。

日影倾斜，十二月的寒冷天空转变成了黄昏的色调。森野用余光看了我一眼，她白皙高挺的鼻梁就像X光片里的肋骨，非常迷人。

“你居然会来这种地方。”

“什么？”

“这里是禁止通行的。”

她似乎以为我只是偶然路过这里。

“不是这样的。”

“那为什么会来呢？”

“我来看看施工现场。”

我讨厌谎言，却撒了一个谎。森野像是相信了我的话，点了点头。

半年前有人公布了在刚才的那片荒地上建造垃圾处理站的消息。之后短短数月间，这里的景色大变。枯木环绕的地面被挖掘，混凝土被浇筑。有很多人反对修建垃圾处理站的计划。附近的幽灵流言或许是反对者有计划地散播出去的吧。在发现尸体的地方建垃圾处理站是会遭报应的——他们以此为理由进行抵抗。但这个说法其实并没有什么依据。

“对了，今天刚好是忌日。抛尸现场保持原本状态的最后一个忌日。”

七年前的今天，十二月六日，那个少女死了，死在我的怀里。森野为什么今天来这里？我又是为什么选择今天来？如果这两件事有一个共同的理由，那就是因为今天是十二月六日。

“刚才的照片就像罗沙丽亚·伦巴多。”

我说完，森野回头看了我一眼。她美丽的脑袋里正在想着什么？接着她的口中吐出了回答。

“你的气质很像我的一个朋友。大概是因为这个，很容易就跟你聊起来了。”

我不记得跟她说了很多话，不过对她来说今天似乎说了相当多的话了。

“你的朋友跟我哪里像？”

“都知道罗沙丽亚·伦巴多。”

罗沙丽亚·伦巴多。我在心里重复了一遍后，产生了一种敬畏的情绪，就像接触到伟大艺术时产生的那种感动。可她不是艺术品，是一具尸体。

走到小路的尽头，我们避开带刺的铁丝网走到大路上。一条柏油路出现在眼前。终于回到了人类生活的世界啊，我不禁感慨。我的车

停放在写着“垃圾处理站建设用地”的牌子前的空地上。

“谢谢你帮我拍照。”森野边走边说，简单又冷淡地与我告别了。中途她回头看了看我，似乎落下了什么东西。

“对了，你看见我不觉得害怕吗？”

“什么？”

“从公交车站走到这里的路上，我和几辆车擦身而过，那些司机看见我都面色铁青。”

我差一点儿笑了出来。“大家应该都以为你是幽灵吧？”

这么说来，传说中的幽灵和她真是长得一模一样——长长的黑色头发，黑色的水手服。

“可你看到我却没有感到害怕。”

“因为我是无神论者。”

“意思是神不存在，对吗？”

“是的，不存在。”

森野把视线从我的脸上移开，转而盯着鞋尖看了五秒。我不知道她这个动作代表了什么。接着她转身背向我，从书包里拿出手机，一边发着信息一边走向了公交车站。

我打开后备厢，检查里面堆放的摄影器材：相机、三脚架、镜头、匕首、绳索、手铐。我钻进驾驶座里，打开手套箱。里面有小瓶氰化钾、医用安眠药和注射器。

我发动了引擎。车子向前行驶了三百米左右，有一个破破烂烂的公交车站。

一个黑色轮廓的少女提着包站在那里。

我在森野面前停下车，打开车窗。“公交车什么时候来？”

她瞥了我一眼，回答：“九十分钟。”

“那就上车吧？”

森野摇了摇头，眼里写着戒备。

“太阳一下山，这一带就会变得很黑，没有路灯。”

“我不怕黑。”她的声音中有一丝厌恶，似乎以为我想和她搭讪，但我只不过想杀了她，给她拍照而已。

“可能会有熊出没哦。”

“不会。”

“会被虫子咬哦。”

“不会。”

“可能会有杀人犯藏在附近。”

“太巧了，怎么可能。”

森野不再看我，单方面宣布了对话结束，全身散发着一种焦躁。她开始讨厌我了。除了用暴力强迫她上车之外，我想不出其他方法了。可如果这样做，就必须小心不让她的脸受伤，否则就太可惜了。我打开车门，准备开始行动。就在这时，远方传来狗叫声。

“那是野狗吗？”我转头望向远方嘀咕。虽然近来在城市里已经不常见到野狗了，可是在这一带似乎还有。

我听见了后车门打开的声音。

森野默默地钻进了车后座，关上了车门。

行了，走吧！她从后视镜里用眼神向我暗示。

3

有人会在杀人的时候感受到快感，我对此完全不能认同。我和那种变态不一样，如果可能，我尽量不想做杀人这种事，甚至会觉得毛骨悚然。但是我需要一个面对镜头也不会故意做出表情的人，来作为我的拍摄对象。

七年前的十二月六日，我在街角跟一个少女搭讪。起初我以为她是个大学生，因为她长了一张成熟的脸。她身材纤长，身穿便服。后来我才知道她是一个十八岁的高中生。少女在放学路上换下校服，穿着便服去逛街。我问她把校服放在哪儿了，她说在书包里。我们去游戏厅玩了一会儿，又去一个气氛轻松的地方吃了饭。我把医用安眠药弄碎了放进了她的酒里。少女喝了酒，在车里讲了一些无聊的事之后就睡着了。接着，我把车停在路旁，从手套箱中拿出注射器和小瓶氰化钾。这些都是从父亲的诊所里偷出来的。我把注射器扎进她的静脉，将药液推了进去。她睁开眼想要反抗，手肘撞到了我的脸，鼻子里流出了血，滴在了她的衣服上。然而，因为喝了放有安眠药的酒，她的意识逐渐模糊，反抗没有持续太久。万幸注射器的针头没有折断，深黄色的药液通过针孔进入了她体内。我抱着她的身体，她的心脏静静地停止了跳动。

我背着少女冰冷的尸体，用手电筒照着脚前的地面，走在满是落叶林的小路上。那天早上，我已经将摄影器材搬到这里。

我把少女放在被冬天的枯树围绕着的荒地上。她的衣服上沾着我的鼻血，所以我给她换了衣服。我打开了她的书包，正如她说的一样，里面放着校服。

尸体被发现之后，我看了报纸上的报道，发现警察对我所做的一切了如指掌：我拍了照片、给少女换了衣服、带走了她的便服。现场留有我的鞋印，还有目击者称深夜里看到一辆私家车停在附近。我已经做好了很快就会被逮捕的心理准备。然而不知是哪位幸运之神眷顾了我，我不仅没有被逮捕，还接连拍摄了第二个人和第三个人。

不管去哪里，我都会随身携带着她们的照片。无论在公司、公园，还是街角，我常常看着她们的照片打发时光。甚至在被孤独击倒、无法呼吸的时刻，只要看到她们的照片，就能得到缓解。在我哭泣的时候、在我蜷缩在地上的时候，她们的照片都在帮助我、安慰我。看着显影后她们的脸，我想起她们所在的那个深邃的宇宙。那是真正的神话，是慈爱本身。她们失去了血色的脸庞散发出神圣的光辉，空无一物的瞳孔能看见一切。

我总能在他人的表情中发现谎言和欺骗。当别人开始表演，我立刻就会知道。那些靠近我的人无论长着一张多么善良的脸，我都能看穿他深藏心底的秘密。人人都在饰演自己。父母、朋友、恋人，无论有多少爱，其中都掺杂着谎言。谎言像疫病一样在四周扩散，若无其事地蔓延着，让人无处躲藏。我自己也说谎。为了不被人讨厌，也会说口是心非的话；担心被人冷落，所以微笑待人；害怕与社会脱节，所以伪装自己。人们不会一一反思这些不正常的事。似乎只有我自己，我的眼睛，会对别人充满感情的演技一一做出反应。因此我的心灵没有闲暇和休息的时间。每次从所爱之人的脸上读出谎言，我便会感到失望灰心。在这个世界上，我唯一可以信赖的、会毫不虚伪地对待我、毫不躲闪地面对我的视线、把身体交给我的，就是她们，那些在方形取景框中没有虚伪和掩饰的女孩。

＊　＊　＊

我握着方向盘，脚下踩着刹车，绕着崎岖的山路向山下开去。太阳接近了西边的地平线，天空被染红了，云彩发出清澈的红色光芒。每次拐弯时，洒进车内的光线就会发生变化。森野坐在车后座上，脸上的阴影像软体动物一样来回游移。天空呈现出燃烧般的红色，与之形成对比，树木逐渐落入了黑暗中。细长的树枝就像倒竖着的女人头发，包裹在一片阴影之中。广播声在车里流淌，我想了一下要不要换成音乐CD，最后还是什么也没做。我打开车灯，前方的黑暗亮起来。

透过后视镜可以看见森野。森野拧开塑料瓶喝了一口水，又盖上瓶盖，默默看向窗外。那瓶水是我在路上买的。行驶途中我说“你应该渴了吧”，买来水递给了她。她检查了瓶盖、确认没有拧开过的痕迹后，将瓶口放在了唇边。如果山上有自动贩卖机，或者其他喝水的方法，恐怕她不会喝我递过去的水。

一想到她的遗容，我就心跳加速，无法自持，仿佛坠入爱河。当她的生命活动终止、失去体温，变成没有灵魂的躯壳的时候，无法用语言形容的美丽的空白一定会从空而降。

森野的侧脸被夕阳染红了。不知什么时候起，她拿出了手机，缠着绷带的左手正在发送信息。

“你在给朋友发信息吗？还是家人？”我问她，但她没有回答，“那一定就是恋人了。”

“是朋友。”她略显不快地回答道。

“你朋友很多？”

“只有他一个人。”

森野的话里没有虚假。我意识到，在和她说话的时候没有因为谎言和演技而感到不快。虽然她看上去有些警惕，但是不会做出那种对着不好笑的话捂嘴大笑之类的令人倒胃口的行为。她应该不是那种会陪着朋友玩、强迫自己附和他人的类型。我能想象她在教室里不与人交谈、孤高的样子。她很擅长扮演尸体，说不定我能和她谈一场恋

爱。不，这真是愚蠢的想法。与其沉迷于恋爱，不如继续沉迷于摄影；与其让她成为恋人，不如让她成为尸体。

说起来，森野称呼她发信息的对象为“他”。性别为男。是同学吗？还是比她年长的大学生？他们俩并没有交往，只是朋友关系，这件事让我产生了兴趣。

“和你刚才打电话的人也是他？”

“……”

没有回答。森野抿紧唇，看向窗外，似乎不打算与我继续交谈。看来我的问题太多，惹她生气了。我知道不应该问太多，可是她死后就再也无法回答问题了，所以只能趁现在。

窗外飞逝的树木影子时不时遮挡了如同沸腾一样的血色夕阳，映得车里忽明忽暗。道路是平缓的下坡路，车子似乎正在俯身潜入黑暗中。

广播在播放圣诞特辑，歌曲是《平安夜》。

“当我看到罗沙丽亚·伦巴多的照片时……”

我说到一半，后视镜中的森野转过头，漆黑的眼睛看向我。

“不是有种陶瓷娃娃嘛，或者说球型关节人偶。我觉得她们都是罗沙丽亚·伦巴多的仿作。”

世界上最可爱的尸体就是罗沙丽亚·伦巴多。她出生仅两年就停止了呼吸。悲伤的父母乞求医生让她的尸体一直保存下去。没人知道医生用了什么方法，因为他从来没有告诉过别人。

罗沙丽亚·伦巴多的尸体一看就会感到异样。因为她的尸体没有腐烂，一直保持着光泽。人们感到震撼的同时也感到恐惧，甚至还会感受到一种巫术般的神秘感，简直可以称之为神迹。距她死去已经过了九十年，她却依旧像在熟睡，一脸安祥地躺在那里。如今她被安置在意大利巴勒莫嘉布遣会修士地下墓穴里，有很多人前去参观。经过现代手段的调查，我们才知道她的尸体没有腐烂是因为已经蜡化。可

是即使有了科学依据，她的脸庞依旧给人一种神圣不可侵犯的感觉。她那富有光泽的头发、蝴蝶结，还有埋进衣领、似乎要感受一下衣服有多柔软的脸颊……好像下一秒她就会睁开眼睛，用可爱的眼睛打量你。小巧的唇也会微微张开，用刚刚学会的语言跟你说话。罗沙丽亚·伦巴多还活着，以尸体的身份活着。

“看着罗沙丽亚·伦巴多的脸庞，好像能看见她正在做的梦。”

“……”

我等了几秒钟，森野没有任何反应。果然她不想跟我说话啊。后视镜里的少女正在看着手机的屏幕，似乎在等待回信。

我想尽快把氰化钾注入她的静脉。在注射前，应该像以前一样让她喝药先昏过去。这样一来，她抵抗的力度就会变弱，我也就没什么好怕的了。运气好的话，她还会一直睡下去。手套箱里放着医用安眠药片。只要把药片碾碎放进她的水瓶中就好了。水瓶是她自己拧开的，自然会不带警惕地喝下。

水瓶就放在车后座上，森野的左手边。但要趁她不注意把药放入水瓶里，是一项很困难的工作。

“真像啊。”她开口道。

“什么？”

“眼睛，很像我的朋友。”

“眼睛？”

后视镜中的森野轻轻地点了点头。

“这样啊，不管怎样，你心情好起来就行。”

“心情？”森野有些不解地歪了一下脑袋。

“你刚才不是一直在生气？”

“没有啊，我很平静。”

“我说话，你也不理我……”

“因为我在想该怎么回答，结果等我想到的时候已经错过了时机，所以只好什么都不说了。”

森野依然没有表情，但是看上去不像在撒谎，甚至还有一种顺利说完长句后松了口气的感觉。看上去有些不快的表情原来不是生气，只是她认真的样子。

“你朋友和我长得很像吗？”

“长得不像，气质很像。”“叫什么？”

“我的朋友？”

“嗯。”

“他的名字……”

森野把目光转向了窗外不断移动的树木上。我从后视镜里看到了她的侧脸，从她的表情中发现了情感的变化，就像水面轻轻地波动了一下。孤独、微笑，一瞬间交织在一起，眼泪似乎要夺眶而出。不，也许她的表情没有变，只是我的错觉罢了。

森野用平常的语气说：“叫××。”

“你说什么？”

对向车道来了一辆车，与我的车擦身而过，我没有听清。

我想再问一次，前方出现了一条横穿道路的铁道。栏杆正在下降，红色警示灯闪烁着，警报也鸣响了。我踩下刹车，停在那里，却迟迟没有看到列车驶来。

“我去外面打个电话。”

森野说完，一只手拿着手机打开车门走了出去。可能是为了不让我听到说话内容吧。我没有阻止她，这正是我梦寐以求的机会。车后座上放着她的书包，还有喝了一半的水。

我从后视镜里观察着森野的行动，她站在车后五米处，手机贴在耳边。从她的位置回头看不到我的行动。夕阳已经西沉，车内昏暗，只有红色警示灯映得车内红光闪烁。

我从手套箱里拿出医用安眠药片，放在当废纸的风景照片上面，用药瓶将药片碾碎。接着我向车后座伸出手，拿起水瓶，打开瓶盖将药粉撒入。

一列车厢数很少的列车通过，只发出像公交车驶过般的声音。我把水瓶放回车后座，重新面向前方坐好。警报声停止了，周围又恢复了黑暗和寂静。天空不再有一丝红光，呈现出深海一般蓝色的黑暗。

我等待森野返回，把水瓶放到嘴边。可怎么等，她都没有回来。我走出车外找森野，可那美丽的轮廓消失不见了。我从后备厢里拿出手电筒照亮了四周。不远处，在路边的杂木林中有一个白色的东西闪了一下。我走进树林，边走边用手拨开树枝，用手电筒照亮前方。光线中，我看到胸口高度的树枝上挂着一条白色绷带。崭新的白色绷带在黑暗中摇曳着。黄昏结束了，黑夜降临，森野不见了。

4

普世欢腾　众接君王
长久待望　救主下降
救主下降　救主　救主下降
撒旦邪灵　救主击退
释放囚虏　救主下降
救主下降　救主　救主下降

从敞开的前车门里传来了歌声。那是广播在放着圣诞特辑的歌曲。少年少女们神圣地对着手拿手电筒的我吟唱着。

翘首以待的救主降临了。因此，来吧！让我们来迎接主！

歌词的意思确实是这样。我觉得冷极了，太阳下山，气温骤降。还是回车里吧，就算出去找，估计也找不到吧。枯木的树干和枝丫在手电筒发出的光束中，呈现出如同岩石般的灰色。车的大灯直直地照着前方。在没有其他车驶来之前，最好把车子挪到路边。

让拍摄对象逃跑了，我很后悔。我的真实意图被森野看穿了，她消失在了落叶林里。她匆匆逃走，甚至没有注意到绷带缠在了树枝上面。究竟是我说的哪句话让她警惕起来的呢？罗沙丽亚·伦巴多吗？毫无疑问，我失败了。

不过，我突然意识到没必要过于悲观。理由有二。首先，森野的书包还放在车后座上，那是一个常见的黑色书包，里面的东西或许就能告诉我她是谁。我满怀期待地打开了书包，结果里面几乎什么都没有，只有一本文库本《眼球的故事》。或许她留下这个包就是一个幌子，为了让我产生这样的错觉——包在这里，她不会逃跑，打完电话

就会回来了。我做出这种猜测的证据就是，应该放在书包里的小型数码相机不见了。她拿走了重要的东西。

不过，这样也没什么，我还有另一个不必悲伤的理由。那就是我清楚地记得绣在她黑色水手服上面的校徽。我会调查她是哪所学校的学生。只要森野这个姓氏不是假的，就能找出来。就算森野是假名，只要知道了学校，早晚也还是会找出她来的。

还没有结束。我和森野的缘分还没有断开。我想要看死去的她的表情，仅此而已。没有比用镜头对着死去的她的脸庞按下快门更至高无上的体验了。为了追求美，我不害怕触犯法律。我将投入全身心去疼爱她。我的渴望苏醒了，和七年前一样，渴望一张死去的人的脸，就像炎热干涸的沙漠渴望着水。令人意外，这感觉还不错。

我把森野的书包放回车后座，重新坐回了驾驶座。

就在这时，不知从哪里传来了手机震动的声音。不是我的手机，震动声来自脚下。我把膝盖和双手撑在地面检查车下，寻找声音传来的地方。似乎离车不远，就在树林里，我找了一下，立刻就找到了。森野的手机就掉在地面堆积的落叶上。屏幕随着手机震动的节奏闪烁着。

森野把手机弄丢了？我翻开手机盖，看着液晶屏。上面有一条来电提醒，只是好像设置了不显示来电人姓名，所以看不到名字。有人在联络森野，是家人，还是朋友？

我拿着森野的手机，等待对方放弃。可是震动却没有要停下来的迹象。

我返回车边，深深地吸了好几口气。气温似乎在急剧下降。我的手指因为寒冷而变得迟钝，我努力地按下了接听键，屏住呼吸把手机放在耳边。

“喂？”里面传来了一个少年的声音。那声音既没有成人那般低沉，也不像孩子那样高亢，应该是和森野差不多年纪的高中生吧。

“你是谁？”

“森野的朋友。”

他的声音很沉稳。听到电话这端不是森野而是我的声音之后也没有慌乱。我握着手机的那只手的手心渗出了汗。

“森野？这个手机是我捡到的，主人是森野吗？”

“是的，是我刚才让她逃跑的。”

“逃跑？”我的心跳加速了。

“是我让她把手机留下的。”

“为什么？”

“我想和你说话。”

透过听筒，我似乎感觉到了少年的呼吸声。我感到有点儿不舒服，于是挂断了电话。

回到驾驶座上，关上车门。广播让我感到心烦意乱，于是我关上了广播。车子被黑暗包围着，那黑暗是那样浓重，甚至让我怀疑窗户上是不是贴上了用黑色蜡笔涂满颜色的画纸。我感到喉咙极度干渴，就像早上刚起床后唾液黏稠的感觉。我或许被卷入了某种奇怪的事情——一种不对劲的感觉涌上了我的心头。也许是刚才在寒冷的车外待了一会儿的缘故，身体不停颤抖。

我操作着森野的手机，点开各种应用。电话簿里或许存着少年的信息。比起森野，我更想了解那个少年。刚才在和他对话时，一种莫名的恐惧感挥之不去。在森野逃走之前，她不可能有足够的时间删除所有通信记录。不出所料，收件箱里果然有一条信息。

发信时间是十二月六日十六时二十分。

“我坐上了刚才那个人的车哦！(^_^;)”

那时太阳还没完全落山，森野在车里发出了那条短信。居然还用了颜文字，真令人意外。颜文字可比她自己的面部表情丰富一百倍啊。

三分钟后，手机收到一条回信。

“车子停下后就走到外面打电话。逃跑的时候朝着夕阳的方向。我查过地图，那个方向有人家。”

这就是刚才那个少年发的信息吧。发件人信息显示了名字和号码。今天的信息记录只有这两条，其他时间的记录只有一条事务性的信息。也就是说，森野发信息的对象只有那个少年。

来电显示上也没有少年的姓名。如果这个号码也属于那个少年，那么可以说这个手机是只与他一个人联络的专用手机。

少年为什么让森野逃跑呢？我把手机扔在副驾驶座上，身体向前靠在方向盘上，盯着前方。前车灯照亮了面前的铁道，警报器沉默着，没有列车要来的迹象。我打开热风，让车内暖和了起来。指尖还残留着冰冷的感觉，但呼吸和脉搏都恢复了正常的频率。可能是因为知道了少年的名字，刚才的那种恐惧感淡化了许多。

我拿起手机，根据发送记录拔出了少年的电话号码。

电话通了，那个少年的声音马上传来。

“喂。”

“你为什么让她逃跑？”我跳过开场白，直接问。

“以防万一，你或许是个变态杀人狂呢。”

“我？怎么可能？！”我是杀过几个人，可我不是变态。

“那就好，是我杞人忧天了。”

“你为什么会这样担心？”

“因为以前发生过危险的事，或许这就是她的命吧。对了，尸体的照片拍了吗？”

“什么？”

“奇怪了，森野在电话里说装扮成尸体的样子拍了照片。”

少年虽然嘴上说了“奇怪”，但听上去并没有感到诧异。而且他对支支吾吾的我好像也没什么兴趣，只是冷淡地说着。他的声音平

稳，只能用空洞来形容。我拿着的这部手机仿佛连接着一个黑暗的洞穴，这个声音不是人发出来的，而是从深不见底的洞穴中传出来的。

“你到底是谁？”

然而，少年没有回答我这个问题。“能告诉我你的车牌号吗？”

“怎么可能。”

“那我来说，你听对不对。”少年报出了几个数字。那确实是我的车牌号。

“不对。”

“你说谎。”

“那你就别问我啊！”

“我想让你听对不对，是想让你知道我对你的车牌号了如指掌。”

“你是什么时候查的？”

“就在刚刚，给森野打电话时问她的。”

“我本来打算送她到车站的。可她却突然逃跑了，真伤脑筋。我担心她会不会迷路出事了……”

“请在原地待一会儿，不要动。”

“我猜猜，你是不是误会了，以为我就是七年前的那个凶手？”

“你要是这种态度，那就随便你吧。你是不是凶手根本无所谓。”

“我才想弄清楚。你在怀疑我，我想知道原因。”

“问了也没什么意思……”少年叹了口气，似乎嫌解释起来麻烦。

他还是令人恐惧。不过能叹气，说明他是有身体的。声音的主人是有身体的，在明白了这一点后，我松了一口气。

“这不是有没有意思的问题。我想知道你怀疑我的理由。”

“那你听了可不要失望。我让森野逃走是因为接到了她的电话。”

电话？

“因为她按照我的指令打了电话，所以我就让她从你身边逃走了。”

我完全不懂他在说什么。

“今天是十二月六日，是那个七年前被杀的少女的忌日。”

没错。

“森野半年前就开始计划在这一天去抛尸现场。那时刚刚公布了修建垃圾处理站的消息。她说既然这样，不如在少女的忌日去拍纪念照。”

我也是出于同样的理由来的。再不去，这个地方就不复存在了。

“我原本也打算去的，只是突然有其他事，就让森野自己去了。她去之前我给了她一个指令。”

如果遇到看到你不害怕的人，就打电话给我。看到你不害怕的人，可能不是普通人。

“为什么？”我向手机那端发问。

少年从容地解释道：“据说被杀的那个少女的幽灵出现了。”

“那些流言吗？”

“森野外出时总是穿着校服。虽然偶尔有例外，但她今天只在学校上了半天课就逃课出来了，说要坐公交车去那里，所以我想她今天也会穿着水手服。对了，听说流言中那个幽灵也穿着黑色水手服。”

我想起了和森野的对话。

——从公交车站走到这里的路上，我与几辆车擦身而过，那些司机看见我都脸色铁青。

——大家应该都以为你是幽灵吧？

——可你看到我却没有感到害怕。

我知道森野不是幽灵，我本来就不相信幽灵的流言，甚至有些鄙视那些相信流言的人。只要在网上一搜索七年前的案件，就能马上知道受害者在哪所高中。那所高中的校服也不是黑色的。

我还记得，七年前我为少女的尸体换了衣服。那天晚上，少女书包里装着的校服是蓝色上衣和格子裙。

如果能查到当时的报刊，就能知道受害者的发型。当时，有关案件的报道都刊登了少女生前的面部照片。少女也不是黑色长发，而是像少年一样剪短的近似于金色的短发。还有，少女被杀时穿的是便服。如果幽灵身穿便服，而且上面还有我的鼻血痕迹，那我也会被目击幽灵的流言吓到吧。可是实际上这个“幽灵”的样子和我拍摄的少女完全不同。

少年恐怕早已注意到了这一点——凶手不会被幽灵的流言吓到，因此才会和森野有交流。

“可是，就因为这样就判定我是七年前的凶手……”

“你是不是凶手，我不清楚。”

“听你刚才的语气，可不是这样。”

“考虑到森野总会吸引不好的人和事物，所以遇到凶手也并不意外。”

听他的话，森野似乎因运气很差而闻名。她之前经历过什么呢？我知道自己是凶手，因此少年的话让我感受到了真实，不过我嘴上仍然这样说着。

“还有这么愚蠢的理由？”要装作自己什么都不知道，也是件相当痛苦的事。

“无论你是七年前的凶手，还是连环杀人狂，我都无所谓。”

“这有什么区别吗？”

“我只是警告森野不要靠近你。虽然不知道你究竟是谁，但只要不靠近你，就不会有事发生。她本来应该按我说的做，没想到打完电

话之后却上了你的车。这一点超出了我的理解范围。我不知道你究竟用了什么诡计，才让森野老老实实地上了你的车。”

我也想知道。

“对了，我们做一个交易吧。”

“交易？”

“很简单。只要你不接近我和森野，我们也不会干涉你的人生。”

我沉默地透过挡风玻璃凝视着前方的铁道，那条铁道仿佛通向黑暗。少年的话在我的脑海中反复回响。太愚蠢了。这种交易有什么效力呢？少年的话就是“互不干涉”的意思吧。可这样做，我能得到什么？我不想理会他提出的交易，我一定要找到森野拍下她的照片。

不，不对。少年知道我的车牌号，我明白了，而且森野还知道我的长相和车的型号。我开始重新考虑少年提出的交易，理解了“如果你对我们出手，我就会把你的车牌号告诉警察”的言外之意。他大概是想把车牌号作为七年前案子的线索告知警察，这样一来，警察会通过我的车知道我的身份，可能还会搜查我家。那时我就很难逃脱了。

真是场噩梦。我不能立即拒绝少年提出的交易，这对我不利。我的处境很被动，我已经触碰了法律的底线，就算他现在马上报警也不是没有可能。就算没有我就是凶手的确凿证据，警察也会对少年的话感兴趣，把我纳入调查范围。这样下去，终究会毁了我吧。

上上策是什么呢？在少年报警之前找到他杀掉他，再找到森野给她拍照？如果要这样做，今天晚上是最好的时机。可是有实施这个计划的可能性吗？即使有可能，也会伴随着高风险。就算成功了，也很难确保获得幸福。我不喜欢杀人，厌恶杀人。真的要做为了保全自己而杀掉不是拍摄对象的人这种丑陋的事吗？

和平解决事端的最好方法是什么？

和少年做交易。不是破坏，而是遵守约定。这样就能互不干涉，互不伤害。允许他们存在，而不做出敌对行动。我会失去森野这个拍摄对象，真悲哀，可是我的人生能因此免于毁灭。

少年提出的交易在多大程度上可信？

如果他先破坏交易呢？

人是会撒谎的生物。我很了解这一点，所以才想要得到死人的脸。没有演技、没有表情，也没有讨人欢心的笑容。我从没想过自己是否真心相信过什么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就会自然而然地认为人的表情不会反映真心，只是表演。不管别人向我提出什么建议，我的第一反应都是怀疑，我抱着随时会遭到背叛的觉悟活到了今天。然而如今，最迫在眉睫的事竟然是相信别人。

“七年前，你为什么选择了十二月六日这一天？”少年问道。

“我不是凶手，我不知道。”

“那凶手为什么选择了七年前的这一天？”

“我想大概是……”

“罗沙丽亚·伦巴多是在这一天死去的？”

也许和我一样，罗沙丽亚·伦巴多对他来说也是特别的。

“是的，她死于一九二〇年十二月六日。那时她两岁，样貌保留到了今天。她的表情就像正在睡梦中一样娇嫩。”

“你真了解啊。”

少年的一连串话似乎在对我说“相信自己”。必须相信自己，否则会对双方不利。我在理智上明白，可心里依然感到害怕，疑神疑鬼。我担心我相信了这个交易，他却背叛我，破坏交易。结果都是一样的。人不可信，都是骗子。我在社会中看到了太多人骗人、人压榨人的事。

不敢相信人，是因为恐惧，对被骗的恐惧，对于别人撒谎的恐惧。对他人的恐惧夺走了我思考的自由。

一辈子都要这样活下去吗？如果选择相信他，会发生什么变化？比如不需要再看着死人的面容来放松心情吗？我坐在驾驶座上，蜷着身体抱着脑袋，听着少年的低语。

“我也知道罗沙丽亚·伦巴多。”少年的声音温柔极了，“有史以来最可爱的尸体。”他的声音里甚至有一种在和家人说话的亲切感。

我能多大程度上相信你？

我已经知道自己该说什么了。

我现在应该相信活着的人。

我和你进行交易，我们互不干涉。——我只要这样说就可以了。

然而……

“我一直都想相信别人。可是我害怕，害怕极了。”我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我只想说出真心话，像在乞求救赎。

少年回答：“这样就可以，你不需要改变。不用相信人，人总是撒谎，不要相信比较好。不如这样吧，你就当我不是人。我不是人，你可以相信我，不用害怕。”

“胡说。”

“我为了与你做交易才让森野把手机留下的，这样你就追不上她了。”

＊　＊　＊

我挂断电话后，车内只剩下引擎的震动声。前方的铁道上没有列车通过，这条路上也没有其他车辆经过。车外除了黑暗一无所有，令人窒息的暗夜像深海的巨大水压。黑暗把我的车窗压成了粉末，把我压缩到牛奶瓶大小的空间里。那个少年究竟是谁？森野说他和我的气

质很像，我望向后视镜看着自己，可还是不明白。我意识到车外那无形的、挤压着我的黑暗就是那个少年。想到这里我害怕极了，想听听人的声音，于是打开了广播。

发动车子之前，我想起来落了一个东西。我打开驾驶座的车门，用手电筒照亮黑暗。从树枝上拿下白色的绷带后，我回到车内，绷带上还留着一丝血迹，我把它抱在胸前，哭了起来。

发动车后，很快就到了山脚下的村庄。那里是广阔的平原地带，公路也多了起来。我经过了几家二十四小时营业的便利店，广播的声音根本没进入我的脑袋。我一边开着车，一边想着少年提出的交易。

“我从一开始就不相信幽灵的流言。幽灵的形象和七年前报道的照片中受害者的装扮和样貌不同，我知道这件事。看到森野之后没有害怕，也是因为这点吧。”挂断电话前，我否认了罪行。

“如果是这样，那给你打了这么久的电话真是打扰了。”少年的声音里没有丝毫感情。

“比起你，这世上的人更令人生气。”

“为什么？”

“如果他们不相信幽灵，我就不会被你怀疑了。”

七年前，山上发现了女高中生的尸体。

如今，那里出现了幽灵。

幽灵身穿黑色水手服，一头长发。

“所有人都没能核实事实，听信流言的人、散布幽灵流言的人。”

在发现尸体的地方建垃圾处理站，会引发人们对葬身此处的少女的情感。或许是愧疚，又或许是恐惧，每个人都不一样。幽灵的流言深入人心，反映了附近居民的情感。

“反对修建垃圾处理站的人，一定会传播流言。”

然而，少年却立刻否定了我这一想法。“啊，不是这样的。”

“怎么？”

“这流言是我散布的。从半年前开始，我就在网上定期写一些幽灵流言，那些亲身经历都是我的创作。我打算去抛尸现场，所以提前做了准备。我想，或许运气不好的人会遇上凶手。我本来打算和森野一起去的。如果能在那时候在现场偶遇凶手，岂不是很幸运？”

要理解少年的话需要一些时间。也就是说，少年散布的幽灵流言是为了吸引凶手上钩而设置的圈套？让流言中的幽灵和森野长得一模一样也都是少年的诡计吗？

“运气不好、幸运……我不懂。你为什么想遇到凶手？”

“和想去动物园看狮子是同样的心理。”

“森野那孩子知道多少？她知道你散布了幽灵流言吗？”

“她什么都不知道。”

“什么都不知道？”

“她大概以为你是个想跟她搭讪的陌生人吧。”

“什么都不知道的话，她会给你打电话，还听你的指示逃跑？”

“是的，我们是朋友。”

朋友。少年说出这个词时，我感到后背一凉，身上起了鸡皮疙瘩。因为他的声音里没有一丝感情，就像根本不认为有朋友这个概念。既然如此，他为什么要保护那个少女？是因为他喜欢她吗？

“假如我真的是凶手，我杀了森野、给她拍照，你会怎么做？”

“找你。”

“报仇吗？”

“不，我会请你给我看看照片。”

“之后呢？”

“没有了。”

我有些想吐。从少年的内心完全感受不到人类所定义的“爱”。

我坐在车里，想起了森野的表情。她孤独的神情和少年的话比起来，竟那么富有人情味。

我挂断电话，不再和他对话。

放弃森野简直相当于失恋。可若我去找她，就一定会遇到那个少年。我有预感，一旦牵扯到他，一定会有不好的事发生。挂断电话之后，我愈加坚定了。我必须放弃那个让人想起夜晚森林的神秘少女。然而，想要拍摄死亡的人面容的欲望却和以前一样，甚至更加强烈了。我想要比罗沙丽亚·伦巴多能带给我的更加深刻的东西。少年提出的交易是“只要我不找他们的麻烦，他们也不会干涉我的事”。也就是说，想要拍摄，就去找森野之外的人拍。

这天夜里，我没有回公寓，而是驾车去了繁华的商业街。我在保龄球馆的大厅里搭讪了一个无所事事的少女，并邀请她一同去抓娃娃。我请她喝自动贩卖机里的果汁，并把她带上了车。摄影在当天晚上就完成了。她有一头黑发，选择她多半是与森野有关系的。

第二周，警察没有闯进我的房间进行搜查。我也没有去调查森野和少年的真实身份。我把森野的手机关机了，和绷带放在一起保管。

在拍摄第五个人的时候，我甚至觉得幸亏没有拍摄森野。因为一旦拍下死去的森野的面孔，我的创作在那一刻就完成了，余生只剩下爱抚她的照片。与此相反，现在无论拍摄多少次照片都得不到满足的失落会逐渐转化成热情——我这样乐观地想。

那天森野平安到家了吗？空闲的时候，我翻看着自己拍下的面孔相册，不时会想起她。

“逃跑的时候朝着夕阳的方向。我查过地图，那个方向有人家。”

少年在信息中这样写道。可是那时太阳已经下山了，气温也降低了很多。不过如果森野在山中迷路并冻死的话，一定会在报道中见

到。既然没有，也就能说明她平安回家了吧。

即使森野平安抵达附近的人家，因为少年散布的流言，恐怕她也会被当成幽灵，得不到帮助。想要拦车，司机也只会尖叫着逃跑吧。她因此而不耐烦的样子浮现在我的眼前。

她什么都不知道。

就连那天她可能会死也不知道。

甚至连和她一起走在落叶林小路上的人就是凶手都不知道。

番外篇后记

本书收录了《GOTH断掌事件》的番外篇。二〇〇八年电影《断掌事件》上映之后，续写番外篇这一计划也诞生了。我和几位编辑在咖啡店里闲谈时，有人建议为配合电影上映，出一本森野夜的写真集。拍摄对象是在电影里饰演森野的高梨临小姐。

“写真集拍好后，乙一老师的稿子也会完成吗？”

“当然！”

出于对出演电影的高梨临小姐的感激，我欣然接受了写稿的委托。哪怕只是微不足道的小事，我也希望能借此表达支持。我甚至想象了写真集后附着自己的数页文章的样子。这点儿文字我还是能轻松胜任的。

写什么好呢？我思来想去，决定写一篇介绍森野夜这个人物的故事。一直以来，我总是避免把自己的思想、世界观和自吹自擂写进小说里。在这个故事里，我却恣意写了所有想要表达的内容。在小说中会被删除的冗长文字附在写真集里似乎也可以成立。最后，这部作品反倒成了我所有作品中最个人化的一部。这篇文章是以故事形式写成的随笔。我创作故事的构造方式也原封不动地呈现在文章中。顺便一提，《森野去拍纪念照》这一标题来源于我想让读者在读完后会认为

“这故事不过是个赠品，其实这是高梨临小姐的写真集”。完全没想到会变成这种风格的写真集。

收录了这部小说的写真集会是什么样子呢？第一次看到成书是在设计师的事务所里。写真集的标题是《GOTH森野夜》，定价1680日元。设计有一种说不上来的怪异，让人感到不安。最让我感到意外的是，我写的文章竟然占了全书的过半篇幅。原本只是作为写真集的附加文章来写的，没想到反客为主，我对此深表遗憾。我写这个故事是为了表达对出演电影的高梨临小姐的感谢和支持，没想到自己反而成了主角。我感觉有点儿失望，这件事原本不该是这样的。关于这件事，我想了许多，最后竟落下了心理阴影。这或许就是不再续写《断掌》的理由了。这件事再说下去会越抹越黑，就此打住吧。

这本写真集中最重要的照片本身也引发了不少争议，因为照片就像是非专业人士用廉价相机拍出来的。我在亚马逊上搜索了一下，就在我写这篇文章时，评分的平均星数为二。评价很低了，评论里也流露着对照片的不满。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负责拍摄的摄影师是新津保建秀先生，请在网络上搜索看看。新津保先生以拍过很多优秀的女性肖像闻名。他本来就是拍摄少女肖像的专业人士，是专家中的专家。收录在写真集《GOTH森野夜》中的照片特意制造了一种非专业人士使用廉价相机拍摄的效果。通过这种拍摄方式来表现杀人凶手视角下的森野夜，可谓是一种极端风格的尝试。听说他也拍摄了几张甚至可以用来做杂志封面的高质感照片，可最终还是特意采用了这种业余风格的照片。真是个奇怪的人！

这种尝试的效果就是使写真集《GOTH森野夜》具有一种莫名的魅力。封面设计、小说排版、照片、定价……全都浑然一体，将读者拒之门外，似乎故意要让买了它的读者失望。读者失望了，所以才在亚马逊上打了低分。然而这样反而正中编辑、摄影师、设计师的下怀。

写真集《GOTH森野夜》是一部故意为之的失败之作，不过我相信，假以时日必成为经典。对我来说，虽然我常常会把自己的书送给别人，但唯独这本写真集我会一直留在手中。看到这里的读者朋友，如果有兴趣，不妨去亲自看看这本写真集吧。

二〇一三年五月

乙一

Table of Contents

封面页
扉页
版权页
目录
I 暗黑系 Goth
II 断掌事件 Wristcut
III 犬 Dog
IV 记忆 Twins
V 土 Grave
VI 声 Voice
后记 Postscriptl
番外篇 森野去拍纪念照
番外篇后记

返回总目录


乙一
九岁那年，
我的尸体漫山遍野奔跑。
夏天、烟火和我的尸体



夏天、烟火和我的尸体

〔日〕乙一 著　连子心 译

南海出版公司

版权信息

书名：夏天、花火和我的尸体

作者：【日】乙一

译者：连子心

出版社：南海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2019-09

ISBN：9787544296274

本书由新经典文化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授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目　录

夏天、烟火和我的尸体
第一天
第二天
第三天
第四天
竹笼眼，竹笼眼
优子
第一章 清音
第二章 房间
第三章 缝隙
第四章 镜子
第五章 优子
第六章 颠茄
返回总目录

夏天、烟火和我的尸体

竹笼眼，竹笼眼，
竹笼中的鸟儿啊，
什么时候飞出来？
黎明的夜晚，
鹤与乌龟滑倒了，
背后那人是谁呢？[1]

---

[1]这是日本传统儿童游戏“竹笼眼”的歌词。做游戏时，一人蒙着眼蹲下来扮“鬼”，其他人围着他一边唱歌一边转圈。歌声停止时，如果中间的人猜到身后的人是谁，则由身后的人顶替他扮“鬼”。

第一天

我九岁那年的夏天。

供奉着神明的神社里，树木郁郁葱葱，在铺满沙砾的地面上投下树影。树枝仿佛要抓住夏天的太阳似的伸向云霄，蝉鸣从中倾泻而下。

“哥哥他们还在讨论吗？五月，你觉得呢？”弥生问我。她用指尖捻着长长的黑发，皱着眉头，声音里有些怒气。

“你问我，我也……”

橘弥生是我的同学，也是我最好的朋友。我每天同她还有她的哥哥健一起玩耍。

树荫之下，我和弥生坐在木造神殿前的台阶上。几天后村里即将举行小型烟火晚会，健正在参与讨论。我和弥生翘首企盼着讨论结束。

“真的好慢啊。让我们也上去就好了……啊——好无聊。”

我们望着矗立在神社开阔土地上的石墙。它如仓库般大小，用石头堆砌而成，就像古老的小城残存下来的遗迹。过去上面应该建着气派的城楼，然而现在空无一物，只能看见几个男孩坐在上面。石墙与房屋等高，听说最近邻村一个小孩攀爬时不幸跌落受伤。眼下，村里的高年级男生正在石墙上讨论烟火大会的事。

“真好呀，男孩就能到上面去。”我羡慕地望着石墙嘟囔道。

石墙一带有很多大树，看起来十分阴凉，爬上去一定会感觉很舒服，还能看到远处。可是女孩不许到那上面去。村里的男孩如果发现女孩攀爬石墙，就会发怒。女孩不可以对高年级男生说“让我上去吧”这句话。

我听健说起过，爬上石墙就可以看见我家的屋顶，石头很凉很舒服，石墙上有一个洞，孩子们会把点心的碎屑扔进去。洞很大，他们会提醒低年级男生小心，不要掉下去……我全都听健说了，我全都知道。

“真的，我好想做男孩啊。如果我是男孩，就能爬上石墙和哥哥一起玩了。”

村里的男孩不让女孩跟他们一起玩。

我们无所事事地望着石墙，等待他们结束讨论。神社里有单杠、秋千和滑梯，可现在我们没有玩的心情，因为那些东西被夏天高照的艳阳烘烤着，碰一下就烫手，还有一股铁锈的气味。

我更喜欢坐在阴凉的树荫下，然而弥生好像不喜欢。她向上一蹦，站起身来，像是要赶走烦闷的心情似的伸了个懒腰，对我说：“哎，我们玩点儿什么吧，我快无聊死了！”

“树荫外面很热哦，我喜欢凉快的地方。”

“那我们玩什么好呢？”

我想了一下。“我想玩‘竹笼眼’。”

“是吗？可是两个人玩不了啊……”弥生泄气地坐了下来。

我们坐在神殿前的木台阶上。台阶很旧，有五六级高。夏天举行烟火大会时，或是冬天围着空地上的篝火举行火节[1]仪式时，香资箱就会被放在这里。神殿是用老旧而干燥的木头建造的。神社位于村子的中心，只有在每年例行数次的庆典活动中才被当成主角精心装饰。

大概是蝉停在附近的缘故，光是吱吱的叫声就让人感到酷暑难耐。只是用手指在沙砾上画画都会汗流浃背。

瓦蓝的天空中，积雨云堆积如山，幻化成动物的形状。

“啊，好棒！你画的是狗，对吧？和云的形状一样。”弥生来回看着天空和地面，佩服地对我说。

“回答正确。要是六六也这么可爱就好了。”

说着，我们俩都笑了。

六六是常年生活在村子里的一只白色杂种狗，生性凶猛，常偷鞋子。

这时传来了狗的低吼声，仿佛是听见了我们的笑声，正在责备我们。

“啊，六六！”

一只白狗出现了。从近处看，它体形庞大，露出的尖牙和凶狠的目光让人脊背发凉。

“弥生，我们快跑吧……”

被六六盯上以后，村里的孩子们通常都会这样做，可弥生却一动不动。不，她是动弹不得。就连提议快跑的我也像是被蛇盯上的青蛙，迈不开步。只要我一动，六六似乎就会飞扑过来。

六六步步紧逼，仿佛在叫我们滚开。

我和弥生脑海里都浮现出六六咬伤高年级学生的事。我们对那件事记忆犹新，不禁感到恐惧。

就在这时，六六突然被一块大石头击中了。石头打在了它的屁股上，它呜地大叫一声。

“哥哥！”

站在那里的是健。他温柔地看着六六，却又朝它扔了一块石头。

六六盯着健，发出了宛如从坟墓里传出的低吼声，不甘心地几步一回头地跑开了。

六六落荒而逃，这可真是少见。

“你们俩没事吧？”健面带抚慰人心的温柔笑容说道。

他看起来这样温柔，却拥有击退六六的勇气。他比我们大两岁，是弥生引以为傲的哥哥。

“嗯，没事！讨论完烟火大会的事了吗？那我们回家吧，绿姐姐可能带着冰激凌去我们家了呢！”弥生说着，向健飞奔而去。

大概是对六六的恐惧突然消失的缘故，我松了一口气，精疲力竭地坐在木台阶上，羡慕地望着弥生。

“也是，绿姐姐要是去我们家就太好了——五月，你没事吧？”健看向我问道。

我对着那张微笑的脸点了点头。

健和弥生的家离神社很远。在夏天烈日的照射下，稻田如同一张青翠的地毯。走过田间曲折蜿蜒的石子路，就能到达橘家。

田里没有引水。这叫晒田，是故意让稻子口渴，这样它们为了汲取水分就会向土壤深处探出根须。晒田会在夏季的炎热天气中持续好几天。每当看到干涸龟裂的地面，我就觉得稻子很可怜，但这也是让根须变得强壮的重要步骤。

正如大家期待的那样，绿姐姐来了。

“啊，冰激凌！谢谢绿姐姐！”

“不客气，弥生。来，趁还没融化，快吃吧。”绿姐姐笑着对我们说道。

在橘家的起居室里，我、健、弥生、绿姐姐和橘阿姨围坐在暖桌旁。夏季一到，暖桌上的棉被就被撤下了，暖桌摇身一变成了小茶几。桌上的盒装香草冰激凌堆积成了小山。

“绿，麻烦你了，总是带这么多冰激凌给我们。”

“没关系，姨妈，反正都是免费的。不过，您买冰激凌的时候，还请多多关照我们公司哟。”绿姐姐向橘阿姨宣传道。

绿姐姐是橘阿姨姐姐的女儿，她一身纯白色的衣服衬着白皙的肌肤，看上去比村子里任何一个女人都要干净清爽，仿佛身上披着室外的光，在稍暗一些的房间里仍然光芒万丈。

绿姐姐高中毕业后，从今年开始在一家冰激凌工厂工作。她和我们住在同一个村子，一到假日，就拿着工厂的冰激凌到橘阿姨家里来。

我们都像小狗一样舔着冰激凌，直到舌头冰得发麻。我也被绿姐姐当作橘家的一员，得到了一个冰激凌。

“哎，打开电视。动画片已经开始了。”弥生对橘阿姨说道。

橘阿姨一言不发地打开了电视。在我家，如果我在吃饭时说要看电视，一定会被唠叨半天，我很羡慕弥生有这样一个好妈妈。

摁下电源开关，电视机启动的声音响起，屏幕还没亮。过了一会儿才出现画面，是一张男孩的照片。

“又是这个新闻啊，真可怜……”看了男孩的照片，绿姐姐低声说道，伤心得快要哭出来了。

男孩是一周前失踪的小学生。加上他，失踪的孩子有五个了。大人们都说他们被拐走了。

“是啊……哎呀，这孩子的家不是离我们很近吗？”橘阿姨说道。

其他几个疑似被拐走的也都是附近县里的男孩。

“健，你也要小心啊。你太可爱了，会被拐走哦。”绿姐姐笑着对健说，像是为了缓和气氛。她做出飞扑上去的动作，及腰的发丝来回摇摆着。

被她这样一说，健红着脸点了点头。他在绿姐姐面前总是这样。

起居室里回荡着欢笑声，弥生却反抗似的大叫起来：“哎，赶快换台啦！动画片早就开始了！”

“知道了，知道了。真是的，这孩子。只有给她食物和动画片，她才能安静下来。”离电视机最近的橘阿姨一副拿弥生没办法的样子，用遥控器调换频道。

六点之前，电视里一直在播放动画片，我们把冰激凌吃得精光。六点之后，不知为什么只有新闻节目了，我们很快就觉得无聊起来，于是决定到橘家后面的大森林里玩耍。

夏天的傍晚，六点天还大亮。森林里，树木的枝叶像天花板般遮住了天空，阳光从中漏下来，斑驳地投在石头和树根盘结的地面上。周围充满了森林的香气，仿佛大大地吸一口就会噎到。

健说要送走绿姐姐之后再来，于是我和弥生决定去爬树。每次来森林里，我们三人一定会爬树。

爬了几道坡后，再向前走一段，就会出现一片稍微开阔些的平地。平地对面有一道陡坡，可以从南边俯瞰整个村子。平地上有一棵高高的树，向南一侧的树枝长得较低，最适合攀爬。在被健发现之后，这棵树就成了我们三人的秘密基地。

“哎？五月你不能在吃饭的时候看电视吗？在我们家，妈妈是不会因为这种事生气的。”

“真好啊，我也想出生在弥生家。”

“可我想出生在别人家……”

不知道为什么，弥生说话间笑容消失了。她蹦到树旁的大石头上，这样一来就能轻松地爬上最矮的树枝。那块石头是健为了让个头矮的我们容易爬树，特意从附近滚动着运过来的。他当时一定很辛苦。

“你为什么想出生在别人家呢？”我踩着石头，开始爬树。

健教过我们，以什么顺序、沿着什么地方最容易爬上去。上面那根粗壮的树枝就是我们的目的地。从那里俯瞰村子的风景比在平地上看美丽得多，还能看到远处小小的神社和石墙。那根恰好能坐下三个人的树枝是我们的秘密。

“为什么呢？”

“因为……我和哥哥……”

“和健？”

听到了意想不到的人，我抬头看向弥生。她已经先爬了上去，坐在了那根粗壮的树枝上。我也手脚并用，像爬楼梯那样轻易地到达了目的地。

我在树枝上坐下来，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不同于森林里湿重的空气，树上的空气更加清爽。

映入眼帘的是一片青翠的稻田，红色和银色的带子亮闪闪地贯穿其中，还点缀着黄色的眼珠。偶尔还能看见守护稻田、防止麻雀破坏稻子的稻草人。田里有时还会传来爆破声，激荡腹腔，令大脑也震颤不已。据说那声音来自一种叫“惊雀”的定时燃气装置。健说，麻雀听了那声音就会被吓跑。

我望了望前方，问弥生：“你是不是因为不能和健结婚，才想出生在别人家？”

弥生一双大眼睛瞪得更大了，回头看向身边的我，沮丧地点了点头。“我也想叫哥哥‘健’啊……”她嘟着嘴，晃着脚说道。

这根粗壮的树枝在很高的地方，我却从没想过会掉下去。粗糙的树皮不容易打滑，身为孩子的我身体也很轻巧。

“但是健喜欢绿姐姐，对吧？”

“我知道啊……”

弥生留长发是想学绿姐姐吗？我心想。她是从一年前开始留长发的。

我们俩都喜欢绿姐姐。绿姐姐从不把我当外人，对我好，给我冰激凌吃，还夸我妈妈买给我的小花凉鞋很可爱，怪不得健会喜欢她。

兄妹不能结婚，可即便如此，我还是羡慕弥生总能和健在一起。

“原来你知道啊……那，你知道我也喜欢健吗？”我后悔说穿了弥生的心事，心想这样不公平，于是红着脸把我的秘密告诉了她。

“哎？！”弥生低声喊了出来，一脸震惊地看着我。

太阳还没西沉，弥生的瞳孔却变成了红色。

“我也……喜欢健……”我又沉醉着轻声说了一遍。

这时健从远处走了过来。他送走了绿姐姐，正在向这里赶来。

“喂——”我大声地呼唤他，用力挥手。

健看到了我，也高兴地挥动双手。我很开心。

健的身影消失在枝叶搭成的天花板下，一时半会儿不会出现，可我还是探出身子，想透过枝叶找到他。

“啊，看见了。”

我看到了健赶来的身影。

就在这时，隔着薄薄的上衣，我感到背后有一只温热的小手。我刚想到那是弥生的手，那只手就突然用力地推了我一把。

我失去了平衡，从树枝上滑落。周围的风景如同慢镜头一样向上移去。树枝噼里啪啦地折断了，我止不住地往下掉。我撞上了一根树枝，听见自己身体破裂的声音。我扭曲成了一个奇怪的角度，发出不成声的尖叫继续下坠。我喜欢的凉鞋在空中掉了一只，我很难过。

最后，我的后背砸到了那块垫脚的大石头上，我死了。

鼻孔、耳道、眼睛……全身的孔窍都流出了黑红色的血，量虽少，可是一想到这样的脸会被健看到，我就难过起来。

折断的树枝落到身旁，啪啦啪啦掉落的树叶盖在了我的身上。

“哎，刚才是什么声音？好像听到了树枝折断的声音……”健说着赶了过来，看到我的尸体后停下了脚步。

弥生哭着从树上下来了。我的身体挡住了垫脚的大石头，为了避免踩到我，她从最矮的树枝上一跃而下，然后大哭着扑进健的怀里。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弥生？”

健露出了微笑，仿佛在安抚弥生。他看了看弥生，又看了看我的尸体，然后向我靠近。

“五月已经死了。弥生，你光哭的话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你倒是告诉我啊。”简单地确认我已经死亡后，健微笑着对弥生说道。

看到健的笑容，弥生停止了哭泣，一副痛苦的表情结结巴巴地答道：“那个……我们在那根树枝上面聊天……五月滑了一下，就掉下来了。”

“这样啊，滑了一下掉下来的啊，这就没办法了。弥生，你没有做错事，别哭了。”健一副大人的口吻，然后又看向我，“总之先告诉妈妈吧。弥生，我们走。”他说着就对我视若无睹似的去拉弥生的手。

弥生用力地摇着头，死活不肯走。

“怎么了，弥生？”

“妈妈……妈妈知道了会伤心的！我讨厌让妈妈伤心！”弥生叫喊着，又哭了起来。

她恐惧不安，唯恐推下我这件事暴露。我明显地感觉到了这一点。

“确实……绿姐姐也一定会难过的……”健嘟囔着，然后想到了一个好主意似的，表情一瞬间明亮起来，“要不这样——我们把五月藏起来吧！只要不暴露她是死在这儿的就可以了！”

弥生听了，又悲伤又开心地抬头看向健。

我睁着眼睛，羡慕地望着他们。

“怎么做呢？就算想把五月埋起来，我们也没有铲子啊。”

“我知道，所以不是搬到这里来了吗？交给我，你什么都不用担心，也不用害怕。”

健的脸上洋溢着温柔的笑容，融化了弥生所有的恐惧和不安。他背着我，小心翼翼地不让血沾到他身上。

我们来到了森林的边缘，通往森林的小路与一条荒凉的路在此交会。

“你要在这里做什么，哥哥？我们怎么把五月藏起来呢？”

像是回应弥生似的，健把我放在地上，然后轻轻拂去附近地面上的泥土。

一道盖着水泥板的水沟出现了。

健稍微直起腰，半蹲着用力将粘连在一起的水泥板抬起一块。森林地下的这道水沟和横贯田边的水渠是相连的，可是现在水沟干涸了，里面空无一物。

健又抬起了几块水泥板。这样一看，水沟内部空间很大，正好可以把我放进去。

健把我放进水沟里，接着把水泥板盖回去。水泥板应该很重，健默默地搬动着。

“啊，等一下，哥哥！”弥生大喊道。正在盖最后一块水泥板的健停了下来。

从没有盖水泥板的开口处可以看到我的脚尖。一只脚穿着凉鞋，另一只脚什么都没穿，上面沾了泥土。光着的脚被他们盯着，我有些害羞。

“嗯，我们得找找另一只凉鞋……”健这么嘟囔了一句，把我藏在了黑暗之中。

健和弥生在水泥板上面铺了土，不忘将那里伪装得让人看不出有道沟。

太阳西沉，他们齐心协力，终于将那里布置得和周围的地面完全一样。

又到了橘一家人齐聚的时间。

起居室里，用作饭桌的暖桌上摆着晚饭，小小的房间里弥漫着饭菜的香气。健的爷爷奶奶好像刚从田里干活儿回来。身穿无袖汗衫的是橘叔叔，他正对着电风扇的强风看棒球比赛转播。

“爸爸，换个台嘛，《太空三剑侠》已经开始了。弥生每周都看那个动画片的，对不对？”健说罢，征求意见似的看了一眼弥生。

《太空三剑侠》是一部动画片，讲的是三个可爱的主人公搭乘萨吉塔流斯号飞船到太空旅行的故事。

弥生仿佛没有在听他们的对话，两颊鼓鼓的，塞满了饭，只是慌忙点了点头。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反正我的想法总是无关紧要。”橘叔叔委屈地按着遥控器调换频道。

“还有，让电风扇转起来嘛，我们也很热啊。”

橘叔叔什么都没说，按下了电风扇的按钮，老旧的电风扇左右摇晃起脑袋来。

听到电风扇转头的瞬间，弥生的肩膀颤抖了一下。她想起了我奇怪地扭曲着的脖子。

动画片似乎毫不理会弥生的反应，自顾自地开始播放了。橘叔叔和橘阿姨聊着农田里的事，比如西瓜长大了，草席用旧了该扔了。

这时，玄关传来了“有人在吗”的声音。橘阿姨高声应了一句“来了”，走出了起居室。

玄关传来的声音让弥生大吃一惊。健也知道那声音是谁的，可表情没有一点儿变化，只是默默地一边看动画片，一边吃晚饭。

过了一会儿，橘阿姨回到起居室，客人还在玄关等着。她简短地问弥生和健：“五月的妈妈来了，说五月还没有回家。你们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弥生握着筷子的手开始颤抖。

为了让弥生不那么紧张，健回答道：“不知道。我们和五月是在森林里分开的，平时都是这样啊。”

“是吗……”橘阿姨欲言又止，回到玄关转告我妈妈。

“这样吗？”我妈妈听了，泄气得快要哭出来似的说道，便回了家。她的背影看起来非常瘦弱，不同于吃饭时厉声说“不许看电视”的妈妈。我很难过。

送走我妈妈后，橘阿姨回到起居室，和家人接着聊天。“真让人担心啊，天都黑了，五月去哪儿了呢？最近诱拐的案子又那么多，真让人担心啊。”她说着往嘴里送了一口米饭。

橘阿姨每说一次“真让人担心啊”，弥生都会无力地低下头，仿佛在躲避她的眼神。

“五月的妈妈在村子里找过了吗？”健问道。

“嗯，找过了。五月是独生女，所以她更担心了。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她说打算报警。”

“报警？！”

两人异口同声，回头看向橘阿姨。弥生绝望极了，健的眼神里却流露出一丝喜悦。

“你们看，不是很可能与最近的诱拐案有关系吗？你们最后是在森林里分开的，对吧？明天应该会有人去森林里搜寻，五月也可能是在那儿遇到危险了。五月的妈妈也说要去森林里找她。”

听到森林，两人都大吃一惊。那里确实是最可疑的地方。一说起容易遇险的地方，大家都会想到橘家后面的那片大森林。

听说我妈妈要去森林里找我，弥生的表情僵住了。我的尸体应该不会被发现，因为血迹已经被他们两人清理干净了。只是他们怎么也找不到我的那只凉鞋。当时，健爬到树上，仔细搜索我的凉鞋有没有卡在树枝上，弥生也一直在地上来回寻找，找得腰都痛了。

如果没人发现我的凉鞋，警察或许就会当成诱拐案处理，不去森林搜寻了。

可是，如果我妈妈在森林里找到了凉鞋，会怎样呢？她一定会坚信我就在附近而开始搜山。妈妈不会弄错的。我很喜欢那双凉鞋，看到我高兴的样子，她也非常开心。

“真让人担心啊。我们也帮忙一起找五月吧……”

健好像没有听见橘阿姨说的话，愉快地看着动画片。

健和弥生睡在一个房间里，八叠[2]大的房间对他们两人来说太大了。

这是一个闷热的夜，为了稍微凉爽一些，窗户大敞着。这里不会有小偷。

电灯发出橘黄色的光，房间中央并排铺着两床被褥。

健发出轻微的呼吸声，可是弥生一闭上眼，白天的事就浮现在脑海里，她怎么也睡不着。

大大的蚊帐吊在房间里，笼罩着两人，以防他们被蚊子叮咬。

“哎，哥哥……”弥生忍着闷热钻进了毛巾被，带着哭腔说道。汗水把她额前的头发都浸湿了。

“嗯……”快睡着的健呢喃着坐起来。可能是觉得闷热，他掀开了被子和毛巾被，准备站起来关灯。

平时躺着就能够着电灯的绳子，在有了蚊帐之后就够不着了。健拉了一下堆在蚊帐顶上的绳子，但隔着蚊帐，滑滑的，怎么都拉不灭。

“没关系的，哥哥，不关灯也……”

“你怎么了，弥生？”健睡眼蒙眬地问，似乎还在梦中。

“我害怕……哥哥，我可以去你那儿吗？”弥生汗流浃背，浑身散发着热气，快要哭出来似的害羞地说道。

“啊，可以……”健淡淡地回了一句，又躺了下去。

如此闷热的夜晚，弥生却像要藏起来似的，裹着毛巾被钻进了健的被子里。她把滚烫的额头贴在健的后背上，闭上了眼睛。

不一会儿，房间里传出了两人的呼吸声，它们交织在一起，消失在夏夜里。

漆黑的夜幕降临到健和弥生身上，降临到埋藏在水沟里的我的尸体上，还有在黑暗中哭泣着寻找我的妈妈身上。

---

[1]日本传统节日，通常在1月15日前后庆祝，将松枝、稻草绳、新春试笔等新年用品堆放在篝火中燃烧，祈求健康幸福。

[2]日本计量房屋面积的单位，1叠约为1.62平方米。

第二天

第二天一大早，健和弥生就去神社做暑期广播体操。早晨的神社清新凉爽，清凉的空气让人宛若新生。随着太阳升高，先前零星的蝉鸣声变成了大合唱。

广播体操结束后，村子里年龄最大的小学生会帮大家在卡片上盖章。那个小学生上六年级，不知为什么说起了我没来做广播体操的事。健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实际上却在听别人说话。

小学生们的家长在他背后窃窃私语，说着我和我妈妈的事。我妈妈昨天一夜没睡，到处找我，阿姨们都很同情我们。

虽然是昨天晚上的事，可今天就已经在村子里传开了，连警察中午要去森林搜寻的事大家都知道了。可是什么线索和证据都没有，能不能在森林里找到我，大家都没有把握。有阿姨怀疑我卷入了最近的连环诱拐案中。

健通过她们的谈话来收集信息。从她们的谈话中，健知道了警察的搜寻进度，也知道了还没人发现凉鞋的事。

健凝望着远方，好像在思考什么，弥生则不安地抓着他的手腕，抬头看着他。

广播体操一结束，健和弥生就往森林去了。

从神社回家的路上，走在干涸的稻田间的石子路上，健有一个提议：凉鞋还没有被发现，他们得赶在别人之前找到。这样一来，就没有证据表明我还在森林里，大家一定会认为我是被拐到别处去了。

健打算把我的失踪伪造成诱拐案。

两人一边寻找我的凉鞋，一边向森林深处走去。健今天打算搜寻那道陡坡，所以没有穿平时那双草鞋，而是穿了打棒球时会穿的钉鞋。

在搜寻陡坡之前，他们先在掩埋我的水沟附近找了一圈，但没有找到，于是健朝我摔死的那棵树走去。他低头看向地面，和昨天不同的是，他开始沿路寻找。他怀疑凉鞋是在把我运往水沟的途中掉落的。

“陡坡很危险，弥生你先回家，这里就交给我吧。”因为体恤弥生，健这样说道。

弥生摇了摇头，抓紧了健的手腕。“我要跟着哥哥。”她不肯离去。

“那……弥生你再去五月死的地方找一找。她的凉鞋是什么样的，你还记得吧？要加油哟。”健弯腰平视弥生，哄孩子似的说道，看起来很温柔。

弥生的脸蒙上了一层红晕。“嗯……不过我叫你的话，你要赶快过来哟。一定要过来，一定哟！”弥生叮嘱道。

健点了点头，脸上浮现出令人安心的微笑。

两人说话间就走到了我死去的地方。那棵承载了我们三人的秘密的大树仍旧安静地矗立在那里，俯瞰着南面的山坡，仿佛昨天发生的事情只是一场梦。垫脚的大石头上没有血迹，昨天健和弥生都擦掉了。折断的树枝和散落的树叶也不见了，昨天他们也都打扫干净了。

他们唯一担心的，就是那只不应该出现在森林里的小花凉鞋。

也许是沿着山坡滚落下去了吧，健这样想着，向南面的山坡看下去。远处村子里的神社、小学和街道映入眼帘，显得十分渺小。

弥生也抱着同样的想法向下望去。她没有穿钉鞋，走陡坡很危险，虽然不至于会死，但要是滑倒掉下去了，可能会受重伤。

两人决定开始搜寻。

就在这时，弥生开口了。“不好了！哥哥，你看！”

她指着山坡上那条狭窄的车道。车道蜿蜒而上，正好会经过掩埋我的地方。平时这里很少有车辆往来，现在却有两辆褐色的汽车向这边驶来。

健和弥生立刻想到，那是警察的车。

健本以为警察中午才会展开搜寻。他直勾勾地盯着飞速迫近的汽车，不知为什么开心起来。

弥生不安得五官都扭曲了，紧紧抓着正要下陡坡的健。

两辆汽车已经顺着车道进入了森林。它们或许会从掩埋我的水沟上驶过，那样一来，泥土就会透过水泥板的缝隙吧嗒吧嗒地落在我身

上，我却无法躲开，甚至无法闭上睁着的眼睛和张开的嘴巴。两辆汽车最后停在了和森林小路相接的空地上。

车上下来几个登山打扮的男人。几人的对话表明，他们就是来找我的搜寻队。他们不时发出笑声，看来对我在这里遇险一事半信半疑。

陡坡上的健和弥生看不到这光景。

健竖起耳朵，确认停下的是搜寻队的车。他好像已经猜到他们会把车停在森林的空地上。不知是因为猜中了，还是对掩埋我的水沟上方的轮胎痕迹感到讽刺，他的脸上浮现出了笑容。“弥生，改变战术。我们得藏好，在暗处窥探警察的行动。”他觉得这样能掌握到更多搜寻队的调查结果。

健温柔地握着弥生因不安而颤抖不止的手，走到了平时不会走的没有路的地方。为了不让弥生滑倒受伤，必须选择好走一些的地方，还不能被搜寻队发现。健谨慎地选择前进的方向。他对森林的地形了如指掌，用了十几分钟就掌握了搜寻队的人数、行动和位置。

当然，搜寻队的人并不知道有人正在窥探他们。

精通搜寻的搜寻队在寻找我，熟悉森林的两人在窥探搜寻队。他们的行动在蝉鸣回荡的夏日森林中展开了。

到了傍晚，搜寻队还没有找到我。大家都觉得该到此为止了，这也情有可原，因为我到底在不在森林里、他们会不会有收获，谁也不知道。大家都有些疲惫了，打算结束搜寻工作。

健有些遗憾地望着他们，贴在他身边的弥生则放下心来似的叹了一口气。

听到对讲机里传来收工的指令，分布在森林各处的搜寻队员都很高兴。他们前往空地集合。

“他们集合了，我们也去看看吧。”健低声说道，拉着因不安而瑟缩成一团的弥生。

健和弥生要去的是能看到空地的地方。顺利的话，说不定还能听到重要的情报。

经过掩埋着我的水沟附近的树荫时，健停下了脚步。在用森林的泥土巧妙伪装过的地方，有两名搜寻队员正在交谈。

弥生脸色苍白，健搂着她的肩膀。他们藏在草丛里，屏息听搜寻队员交谈。健没有出一点儿汗，只是静静地听着。

“喂，这样不就行了吗？今天已经收工了，赶快回车上吧。我们不是约好去喝酒吗？”

“不能这样啊，那个女孩……是叫五月吧？也许她是真的被拐走了，不在这里了，可你不觉得这一带看起来很不自然吗？”一名搜寻队员指着森林的一角说道。那正是我所在的地方。

那里应该被完美地伪装得和森林其他地方一样了，健在心中说道。他看起来从容不迫。

另一名搜寻队员抽着烟，一副毫无兴趣的样子。“嗯？哪儿不自然了？”

“你看，这附近钉鞋的痕迹非常密集，就是孩子们打棒球时穿的那种运动钉鞋。”

广播体操一结束，健和弥生就来到这一带找我的凉鞋。为了下到陡坡上去找，健特意穿了钉鞋，结果好像适得其反了。

健一动不动，静静地听他们接着往下说，从眼神可以看出，他似乎在盘算着什么。

“我们要找的可是个女孩。她妈妈说她穿的是凉鞋吧？”

见同事毫无干劲，那名搜寻队员径直走近我所在的地方，开始检查地面。

弥生看着那光景，害怕得快要崩溃了。

那名搜寻队员用手咚咚地敲着地面，他身后的同事摇着头不耐烦地说：“喂，今天已经收工了。反正明天还要来一次，到时候再挖开看看好了。大家都在等我们呢！”

靠近我的那名搜寻队员对这番话充耳不闻，他感觉到了这里似乎有水沟。“喂，是水泥，难道有水沟吗？藏在地表下面？”

“不会吧？长年累月的，土都积了起来。即使有水沟，也早就成了森林的一部分了，这不是很自然吗？”

可是那名搜寻队员无法接受这一说法，他慢慢抬起了那块砧板一样的水泥板。

弥生发出呼吸般微弱的尖叫。

“你看，不是什么都没有吗？走吧，我们该走了，我想赶快结束这脏兮兮的活儿！”

水泥板被打开了，里面没有水，空荡荡的。被打开的地方稍稍偏离了我所在的地方。再打开左边的三块水泥板，就能看见我的脚尖了。

“急什么，还要活好几十年呢！”说完，那名搜寻队员又用力抬起了左边的一块水泥板。

这次他们离我更近了。

“哎呀，又没中！”

“真烦人！以后不借你钱了，你可记住了！”他因同事的玩笑话而发了火，准备接着打开左边的水泥板。

只差一块了。

“哥哥，逃吧！我们一起逃吧！”弥生似乎已经承受不住恐惧了，哭着去拉健的手。

健却不为所动。他盯着那两名搜寻队员，露出不像弱小的孩子该有的眼神。

“抱歉，抱歉。保持这个架势继续搬下一块吧，加油！”

“什么啊……”那名搜寻队员又抬起了一块水泥板。

阳光斜斜地照在我的大拇指上，我身体已经变得冰冷的部分这时被注入了体温般的夏日热浪。如果那名搜寻队员再往下看一点儿，就

能看到我的脚尖了。遗憾的是，他还是没有发现我。不过，只要把最后一块水泥板打开，无论多迟钝的人都一定能发现我的。

“哥哥！”弥生怕被人听见，恳切地小声呼唤着健。

健没有应声，轻轻地捡起一块拳头大小的石头。弥生不知道他要干什么。

“行啦，再搬一块就收工吧。大家真的在等我们。”

“知道了。这是最后一块，完事之后明天再继续……”那名搜寻队员说罢就伸手去抬水泥板。不巧的话，或许还会碰到我冰冷的脚尖。

弥生全身血液上涌。

这时，健做出了奇怪的举动。他拿起石头，一次又一次地使劲砸向自己的脸。

搜寻队员正用力抬起盖在我上面的水泥板。

血从健的鼻子里喷涌而出，哗哗地流个不停，旋即顺着下巴吧嗒吧嗒地滴落下去。

“哥哥！”弥生不禁失声尖叫起来，声音如同裂帛，连那两名搜寻队员都能听到。

突如其来的尖叫声让抬到半空的水泥板滑落了回去。两名搜寻队员一齐回头，循声望去。

健满脸是血，悄悄地向弥生眨了眨眼，然后走了出去。他大声哭喊着，站到了两名搜寻队员面前。弥生还紧紧地抓着他。

“啊，流了好多血！”

“小朋友，你怎么了？快让我看看！”看到满脸是血的健，离我只有几十厘米的搜寻队员向健他们走了过去。

这时，搜寻队员腰间挂着的对讲机中传来了“赶快过来”的命令。两名搜寻队员苦笑起来，看来今天无论如何都要收工了。

“急救工具在车里，我先带这个孩子过去。你把水泥板盖上再过来，否则车子开不过去。”那名搜寻队员说罢，拉着哇哇大哭的健和因不安而哭泣的弥生走了。

“喂，等一下！为什么我要给你收拾残局啊……”被留下的同事喊道。

那名搜寻队员没有应声。弥生被他拉着，心里害怕极了。该不会是要把我们交给警察吧？她边走边回头。

留下来的搜寻队员站在我旁边，发着牢骚盖上了沉重的水泥板。

“小朋友，你是在哪儿、怎么受的伤啊？”搜寻队员温柔地问假装大哭的健。

健不再大哭，呜咽着回答道：“我摔倒了，在斜坡上……”他一只手捂着血流不止的鼻子。

搜寻队员相信了健的回答，没有再多问什么。

健的鼻血把衣服染成了黑红色，还在流个不停。鲜红的血流过他捂着鼻子的手，顺着胳膊肘吧嗒吧嗒地滴落在地上。

血也溅到了一旁的弥生身上，渗入她为了模仿健喜欢的绿姐姐而留的长发当中。

就在刚才，绿姐姐在神社的木台阶上坐着。那是往上数第二级、往下数第三级的台阶。

听说今天要开始搜寻我，她打算拜访橘家，看看有没有可以帮忙的。半路上，她心血来潮，来到了神社。

她头戴一顶大大的白帽子，长长的头发倾泻而下，雪白的裙子随风飘摇。裙摆很长，垂在地上，她用纤细的手指提起裙摆坐了下来，抬头看着吱吱乱叫的蝉。她想起了两天后将要举办的烟火大会。

孩子们用在村子里挨家挨户募集来的三百块钱购买了烟火。虽然都是在商店里买的小型烟火，大家还是很期待。每年的那个晚上，村子里的大人们都会来观赏烟火，向神明祈福。

我现在坐的地方附近就摆放着香资箱吧？绿姐姐这么想着，望向树间洒落的阳光。投在地面上的树影不断变化出各种形状，绿姐姐心中思绪万千。

“小时候我常在这儿玩呢。”

她自言自语，抚摩着干燥老旧的木台阶。树木的纹理浮在上面，摸起来有点儿粗糙。

绿姐姐也是这个村子的孩子。她对我说过，她以前喜欢一个邻居家的男孩，却没有结果。她还笑着说，那个男孩很像健。

“哎呀，这画的是小狗吗？”

绿姐姐看着摇曳的树影，发现了脚边地面上的画。那是我死去那一天画的小狗。

“真让人怀念啊。以前我也会这样画画，被泥土弄脏也毫不在意。”

绿姐姐凑近地面，想要仔细看看，及腰的长发轻柔地摇晃着。

这时，传来了犬吠声。绿姐姐吓了一跳，抬起头来。面前飞奔而来的是一只白色的狗。

“哎呀，这不是六六吗？好久不见。”

原本摆出戒备架势的六六摇着尾巴向绿姐姐跑了过来，舔着她的脸。雪白的裙子沾上了泥土。

“真的好久不见了呢，六六。我好像都是在这附近给你喂吃的，对吧？我总是逗你玩，把吃的扔到台阶后面呢。”

六六摆出了服从的姿势。

我知道，这只狗奇怪的名字是绿姐姐起的。

“说起来，大家都觉得你很坏呢。”

绿姐姐用素净而漂亮的指尖摸了摸六六的鼻子，就像见到老朋友般欢喜，表情灿若阳光。

“大家说你是鞋子小偷。你究竟把偷来的鞋子藏到哪里去了？”

六六发出可爱的叫声，然后绕到了绿姐姐所坐的台阶后面。台阶侧面没有木板，狗正好能绕到里面去。

绿姐姐探头向里看。

“啊，看到了……你真是偷了不少啊。”

台阶后面都是六六从村子里叼来的单只的鞋子，堆成了小山。看到这么多鞋子，绿姐姐十分惊讶，同时又很佩服六六。

六六卧倒在地。

真拿你没办法——绿姐姐一副这样的表情抬起头来，打算出发去橘家。不知道搜寻行动有没有结果，她想。

可是她刚微微抬起头就停住了，她的视线被吸引了。

那是六六堆成小山的藏品的一角。绿姐姐也不怕弄脏衣服，把手伸到里面。六六安安静静的，只是疑惑似的歪着脑袋。

绿姐姐用指尖钩住那样东西，接着把手抽了出来。

从昏暗的台阶下拽出来的是一只凉鞋，上面有小花。绿姐姐认识穿这只鞋的女孩。

绿姐姐眯起的眼睛里掠过一道阴影，瞳孔深处如窥视到未来一般，闪动着知性的光。她有些疑惑，微微皱起漂亮的眉毛，望着橘家的方向。

她把我的凉鞋还给了六六，径直朝家走去。

今天就算了，明天再去橘家吧。说起来，冷冻库里应该有工厂新出的冰激凌样品，今天中午就吃那个，再看看那起闹得人心惶惶的连环诱拐案的后续报道吧。绿姐姐这样想着，穿过了神社的广场。

夏天的阳光很强烈，隔着鞋底，石子路还是烫脚。

白天聒噪不已的蝉到了晚上便了无声息。

飘在夜空中的星星和月亮发出淡淡的白光，照亮了黑暗。四下都被裹进如深海一样幽邃的睡眠中。

在掩埋我的地方，水沟的水泥板被健抬了起来。他身旁是恐惧不安地看着我的弥生。

该把我挪走了，明天搜寻队又会来找我。健认为，到时候那名敏锐的搜寻队员就会发现我。

当时，搜寻队员发现健之后，把他带到了汽车旁边进行止血治疗。石头把健的鼻头给砸破了，留下了一个很大的伤口。血止住后，搜寻队员问了健的名字和家庭住址。他们好像知道最后看见我的人是谁，因此当健和弥生报出名字后，他们又提了很多问题。

“看见过可疑的人吗？”

健看似老实地回答：“没有。”

弥生心想，当成诱拐案不就好了吗？于是她也附和健。

谎言是不稳固的，最保险的做法就是只把重要的部分伪造一下——直觉这样告诉健。他担心撒的谎越大，就越容易暴露。

在弥生拿着的手电筒射出的光束里，健把我从水沟里抱了起来。他的脸中间贴着一个大大的创可贴。

“好可怕，好可怕……”弥生嘟囔着，不断环顾黑夜中的森林。

健半夜起来的时候，紧贴着他熟睡的弥生也醒了。健要弥生留在家里，可是比起黑夜中的森林，弥生更害怕一个人留在家里。于是他们一起钻出了蚊帐，小心翼翼地穿过像鸟儿一样吱吱叫的老旧走廊。为了不吵醒家人，工具早就准备好了。

从水沟里出来后，我的身体变得比夜晚的寒气更加冰冷。健把我放在草席上，将我奇怪地扭曲着的脖子和四肢摆正。我在草席上做出“立正”的姿势。

“草席是不是剪得太小了呢？”像是为了给弥生打气，健微微苦笑着说道。

昨天健背我的时候，大概就已经感觉到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的四肢僵硬，来回晃动，让他吃尽了苦头。这次他便用草席把我卷起来，累的时候就可以和弥生一起搬运。

他们按照我的个头修剪这张废弃的旧草席，可是剪得太多了。我被裹成了紫菜卷，脚尖和头发从草席两端露了出来。

为了不让草席散开，健用绳子把它捆得结结实实。

他们从家里出来时，怎么都找不到合适的绳子，弥生急坏了。橘阿姨常说商店包东西用的纸和绳子迟早会派上用场，于是都收了起来。健和弥生都不知道她收在了哪里，可也不能把她叫起来问。商店的绳子好不容易遇到能派上用场的时机，却偏偏让人找不到。健想了一会儿，决定用自己房间里电灯的绳子，就算不关灯睡一夜也无妨。就这样，他们用好不容易得来的绳子捆紧了草席。

盖上水泥板，健像扛一根木头一样扛起了我。

弥生颤抖地问：“哥哥，我们接下来要把五月带到哪儿去呢？”

健一边往家走，一边回答：“带到我们的房间里。今天看了他们的搜寻行动，我觉得最安全的地方就是我们的房间。”

我被草席卷着，手脚不再乱晃，老老实实地任健和弥生搬运。

“我们把五月藏在壁橱里，明天一天都得在房间里看着。但也不能一直这样，得赶快寻找下一个藏匿的地方才行。”

弥生用手电筒照着脚下。光束中，健看起来异常快乐。

回到房间后，健和弥生把我藏在了壁橱里。

健仿佛在藏匿宝物、企图恶作剧的坏孩子一般，把我塞了进去。

弥生仿佛在掩饰恐惧和不安、想从神明的注视中隐匿罪恶一般，把我塞了进去。

壁橱的门被轻轻地关上了。

第三天

早上做完广播体操回到家后，健和弥生都吓了一大跳。橘阿姨在做早饭的时候，也收拾好了两人上学用的东西。

“发什么呆呢？今天不是要上学吗？赶快去吃饭吧。”

健和弥生被赶去吃饭了，他们完全忘了今天是开学的日子。

夏天的清晨，太阳早早地便烧灼起来，外面充满了明晃晃的光。

“妈妈，你要去哪儿？”健把米饭倒进加了裙带菜和洋葱的味噌汤里，一边吃一边问正向他房间走去的橘阿姨。

“我去给你们收拾被褥和蚊帐。蚊帐那么高，你们够不着。”

听了她的话，弥生胆怯地瞥了健一眼。

橘阿姨每天都会将叠好的被褥放进壁橱里，现在我躺在里面，如果她打开壁橱，我就会暴露。

弥生一脸愁容，健却面不改色、从容不迫地说道：“交给我们就好了。偶尔也让我们自己动手吧，妈妈不是说什么事都要体验一番吗？妈妈也快吃早饭吧。”

“这孩子说话怎么这么老气？”橘阿姨嘴上说着，心里却很高兴，因为家务又减少了一样。她走进了厨房。

健和弥生吃完早饭，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哥哥，怎么办呢？我们去上学后，妈妈要是进来打开壁橱怎么办？”

蓝色的蚊帐吊在天花板的四个角上，健踩着椅子，动作敏捷地把蚊帐取了下来。弥生抬头看着他，一副快要哭出来的表情。

“没关系的，弥生。把被褥叠起来，放在五月的上面就好了。”健微笑着，神采奕奕地说道。他把蓝色的蚊帐叠成小块，放进了壁橱。

壁橱分上下两层，平时被褥放在上层，现在裹着草席的我躺在那里，于是他们把蚊帐放在了我的上面。壁橱下层放着冬装、用旧了的坐垫和吸尘器之类的东西。

“可是，可是……”

“没事的。”虽然没有把握，健还是微笑着回应道。他总有办法的样子真令人感到不可思议。

弥生抹着眼泪，把睡觉时盖的黄色毛巾被叠了起来。这条毛巾被是别人送的。

健把两床被褥叠起来放进壁橱。最近弥生都和健睡在一起，虽然没必要，但还是铺了两床被褥。

身上突然放上了沉甸甸的被褥，我感受到了一股压力。如果我还活着，在这么闷热的季节里一定会难受得生不如死吧。

“哎呀，脚露出来了。”

放在我上面的被褥遮不住我的脚，剪短的草席也无法将我完全包裹起来。我的脚——一只穿着凉鞋，一只没有——完全裸露在外面。我有点儿害羞。

“哥哥，用这个吧。”弥生递出了她的黄色毛巾被。

健接过毛巾被，盖在我露出的脚上。“嗯，刚刚好。”再三确认毛巾被完全遮住了我的脚之后，健高兴地说道。

健一高兴，弥生也跟着高兴起来，脸上现出了淡淡的红晕。他们再一次确认没有露出破绽的地方后，关上了壁橱，然后把联络簿和暑假作业放进了一周都没用过的双肩包里。

“开学第一天学校上午就会放学，五月被发现的可能性应该很小。”健迅速收拾好后，对弥生说道。

两人一起走出了玄关。

蝉已经开始鸣叫了。晒田还在持续，稻子被太阳晒得绿油油的。树木舒展枝丫，仿佛要捕捉澄澈的天空。

除我之外的所有事物都迎来了清晨，除我之外的每个人都活着。

在我们的小学，一个年级只有一个班，所以同岁的我和弥生同班。现在是早上的班会时间。

“老师，五月还没有来。”邻座的女生看到我的座位空着，于是向老师报告。

这是我失踪后的第三天，班上的同学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只有一个人除外。

弥生脸色苍白，身体止不住地颤抖，目光拼命回避那个女生和我的座位。

“五月感冒了，请假了……大家都要小心，不要感冒哟。”班主任勉强地笑着嘱咐道。她应该已经从我妈妈那里听说了我的事。

同学们朝气蓬勃，一齐回答：“是！”他们脸上洋溢着天真无邪的笑容，好像对未来充满了希望。

“哥哥……”为了不被别人听见，弥生在心中小声地哭喊道。她瑟缩着，双腿颤抖不止。“哥哥……”她觉得在心里这样呼喊，健就能帮到她。

“没关系，谁都不会发现，谁都不会知道。”健的声音在弥生的脑海中响起。她凝视着课桌上的涂鸦，剧烈跳动的心逐渐平静下来。

熬过上午就好了——这样劝说自己的时候，弥生意识到老师一直在看她。

老师慢慢地朝弥生走来。

难道被发现了吗？我抖得那么厉害，已经明显到被人发现的地步了吗？弥生出了一身冷汗，心脏咚咚跳个不停。

老师站在弥生的身旁，把手放在她纤弱的肩膀上。

弥生很想逃，逃到健所在的教室。一定是暴露了，我会被警察抓走的！这个念头出现在弥生的脑海中，久久不散。

老师贴近弥生，用不让其他同学听到的声音低声说道：“你知道五月失踪了吧？真可怜……你是她最好的朋友，能不能先不告诉其他同学呢？你明白老师的意思吗？”老师脸上写满了悲伤，好像在同情弥生，又好像在安慰她。

弥生望着老师的脸。明白了老师的意思后，她一个劲儿地点头。

“弥生……”老师像在给弥生力量似的，温柔地握了握她的手，然后在其他孩子注意到之前和她告了别，走出了教室。

第一节课开始之前有一段短暂的休息时间。弥生看着同学们在周围跑来跑去，手舞足蹈地转圈。她感觉得救了，高兴起来。

凉爽的风吹来，她知道全身的汗都会被吹干。

“我回来了。”弥生站在玄关说道，身后紧跟着健。

那之后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弥生下课早，耐心地等了健几十分钟，然后和他一起回了家。

“妈妈，你在哪儿？我饿了。”弥生和健一起走进了他们的房间。

“妈妈！”弥生急促地喊道。

橘阿姨在他们的房间里。她打开了我所在的壁橱，似乎在找什么。

“妈妈，你在做什么？”健冷静地问道。

虽然我也在壁橱里，橘阿姨只是把壁橱下层的东西拿出来又放进去。只要稍微动一下放在我身上的毛巾被和被褥，就能看到我从草席中露出来的头发和脚尖了。

“啊，家里现在用的吸尘器坏了，正好要打扫你们的房间，就想找出以前用的那个。我记得放在这里了。”

“这种事就交给我们吧，妈妈你去看《笑笑也无妨》[1]就好了。是吧，弥生？”

弥生吓了一跳似的瞪大眼睛，看向橘阿姨，连忙点了点头。

“真的吗？太好了，那就拜托你们啦。”橘阿姨说着关上壁橱，站起身来，走出了房间。

弥生松了一口气，轻轻地拍着胸口。健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把书包放在了桌子上。

“我说，哥哥……”弥生问健接下来要拿我怎么办。

这时，房门毫无预兆地打开了，门缝中出现了橘阿姨的脸。

“妈妈还有什么事吗？”健代替呆若木鸡的弥生问道。

“午饭做好了。一会儿再打扫也没关系，快来吃饭吧！”

“好的，知道了。”健冷静地回答道。

橘阿姨听了，心满意足地关上了门。

“啊，吓了我一跳。”

这时房门又打开了，出现的还是橘阿姨。“什么吓了一跳？”

弥生猛地回过头，一副快要哭出来的表情，整个人都僵住了。“没有，什么都没有。”

“又有什么事啊？妈妈你简直像蟑螂和修卡[2]一样顽固呢。”

“那是什么……对了，健最近乖巧得让人觉得奇怪——被褥自己收拾，房间也自己打扫，简直像NHK[3]一样。”

“妈妈才奇怪呢，到底有什么事？”健难得地露出诧异的神情。

“总之呢，最近你和弥生都很奇怪，好像对妈妈隐瞒了什么事。我想说的就只有这个而已。”

房门又被关上了。健把耳朵贴在门上，确认橘阿姨是否走远了。

“妈妈走了吗？”弥生战战兢兢地问。

健默默点了点头，微笑着看向弥生。

橘阿姨最后的话在两人心中挥之不去，他们打开壁橱，确认我没有逃走。

吃过午饭，健和弥生又回到了房间，开起了作战会议。

“哥哥，接下来要怎么办呢？不能把五月一直这么放着吧……”弥生看起来不知所措，快要哭出来了。

健早就在思索解决的办法了，一副从容不迫的样子回答道：“我已经想过这件事了。弥生，你大概也想到了吧？只要把五月扔到神社石墙的那个洞里就好了，这样谁都不会发现她了。我们可以让大家以为五月是卷入了连环诱拐案。”

听了健的计划，弥生点了点头。

神社的那道石墙，就是我死前和弥生一起等健时抬头仰望的地方，那个像城楼基石一样的地方。

石墙上面有一块石头被移走了，豁然开了一个深井般的口子，孩子们会把点心的碎屑和包装袋扔进去。那个洞俨然是一个垃圾桶。

我们把五月扔到那个洞里吧，健就是这样说的。

他们两人大概早就想这样做了。

“那什么时候把五月搬过去呢？”

“越早越好吧。这么热的天，不知道五月什么时候会发臭。”

我已经开始腐烂发臭了。弥生一定是想象到了这一幕，所以皱起了眉头。

再过几个小时，我就死去整整两天了。

“今天夜里就去。明天晚上是烟火大会，对吧？到时候大家应该会在神社里待到很晚。”

一年一度的烟火大会虽然只是在村子里举办，规模也不大，但是会有近半数村民参加。

“我知道了。那今天必须早点睡，中午也要睡一觉。”弥生想着晚上的行动，莫名感到安心。

见到弥生那副模样，健看起来有些开心，又有些说不出的遗憾。令人意外地，他很享受眼下的状况。

昨天那名敏锐的搜寻队员或许正在查找那道空空如也的水沟，还被那个说话不留情面的同事取笑了吧？健这样想着，一把撕下那名搜寻队员为他贴的创可贴。伤口已经结痂了。他把创可贴扔进垃圾筒，接着打开壁橱，打算遵守和橘阿姨的约定，开始打扫卫生。用旧了的吸尘器应该就放在壁橱里。

“来，弥生，睡午觉前先打扫卫生，不然妈妈会怀疑的。”

“嗯，好。”

“我也来帮忙吧！”

房门突然打开了。

看着走进来的人，健和弥生都吓了一跳，瞪大了眼睛僵在原地。“绿姐姐！”

“今天的冰激凌可是新品哦！在店里还买不到，你们要好好谢我呢！”绿姐姐晃了晃两只手里的白色塑料袋，自信满满地说道。袋子上沾着水珠。

“那我们去起居室吃吧，绿姐姐。”健这样提议道，用藏在身后的手拉上了壁橱的门。

弥生也附和着点了点头。

可绿姐姐不同意。“姨妈她……你们的妈妈在起居室里睡得正熟呢，我们还是在这儿吃好了。再给你们一个特大优惠——我可以指导你们的暑假作业哟。”

弥生担忧地抬头看了看健，健无可奈何地点了点头。“好吧……那就在这儿吃吧。稍等一下，我把坐垫拿出来。”健说着打开了壁橱。

弥生的呼吸都快要停止了。健从我的下方，也就是壁橱的下层抽出一个坐垫，递给了绿姐姐，然后又抽出了他和弥生的。榻榻米上铺了三个坐垫。

绿姐姐突然抬头看向电灯。“哎，电灯的绳子怎么不见了呢？之前还在那里的。”

“断了。用了很多年了。”

“是吗？这种绳子，孩子一般应该拉不断的啊。”

三人坐了下来，拿起放在中间的冰激凌。

“真棒啊……”弥生不禁感叹道。

这款冰激凌她之前从没见过，装在高高的透明杯子里，就像餐厅里的巧克力芭菲一样豪华，就连这种长木勺也是第一次见到。

三人拿着勺子吃了起来。

“真好吃！”

“我们工厂的冰激凌都很好吃。弥生，你要多向同学宣传宣传哟！不过这款冰激凌很特别，比常见的要贵些。”

他们开心地聊着，把冰激凌吃得精光。弥生恋恋不舍地用木勺刮了刮杯子的内壁，又伸舌头舔了舔。

他们又闲聊了一会儿，聊到了健和弥生的作业。

“啊，是《暑假之友》。哎呀，这个以前把我难得团团转的朋友真是一点儿都没变呢……”绿姐姐说着先看起了弥生的作业。

作业本的封面上写着“暑假之友·小学三年级”。第一学期的最后一天，我也拿着同样的作业本走出了学校，它现在还在我的书桌上放着。

“哎呀，弥生做得很好呢，真优秀。十年前我拿这个喂小狗了——开玩笑的啦。”

“明年绿姐姐就成年[4]了？”健看着绿姐姐。

“嗯。”绿姐姐害羞地挠着脑袋，点了点头，“啊，健更优秀呢。”她打开健的作业本，惊讶地叫出声来。

三人聊了一会儿后，健和弥生开始做作业，遇到不懂的地方就问坐在他们身后的绿姐姐。

就这样过了大约半个钟头，百无聊赖的绿姐姐提起了我。“五月到底怎么了呢？真希望她平安无事啊。”她观察着正在学习的两人的背影。

健纹丝不动，弥生的肩膀却微微抽动了一下。

这微小的变化没有逃过绿姐姐的眼睛。她面无表情，黑色的瞳孔却在给两人施加压力。

“是啊，诱拐犯可千万不要把她杀掉。”

听了健的话，绿姐姐用饶有兴味的表情和声音发问了，漂亮的双唇不知为何浮现出一丝古怪而愉快的微笑。“哎，健认为五月被诱拐了吗？电视里还什么都没有公布吧？”

“只有这种可能啊。搜寻队不是什么都没发现吗？五月一定是卷进之前新闻里说的连环诱拐案了。电视里说，那几起案子都找不到一点儿线索。那些事不就发生在附近的县里吗？我们县里什么都没有发生，妈妈还觉得不可思议呢。”

“这样啊……会不会是凶手故意不在这个县作案呢？不过健真的很聪明，让我很吃惊。”

听到绿姐姐直白的表扬，健难得地红了脸。或许是因为害羞，他说道：“啊，我去冲咖啡吧。”

绿姐姐低声笑着，目送健离开了房间，接着回过头看弥生。“哎呀，这孩子怎么睡着了呢？是累了吧……”看着趴在桌子上睡得正香的弥生，绿姐姐轻轻一笑，然后轻手轻脚地让弥生躺平在榻榻米上。

看到弥生的脸颊上印着用铅笔写的算式痕迹，绿姐姐差点儿笑出声来。她亲切地注视着弥生的脸，突然想起了什么。

“啊，不给她盖点东西会感冒的。对了，她有一条黄色的毛巾被，是我以前用过的。”

绿姐姐站起身，蹑手蹑脚地走到壁橱前，尽量不吵醒弥生。

她推开壁橱的门，慢慢地，轻轻地。

“啊，在这儿……”

她一下就看到了。

出现在她面前的是弥生常用的黄色毛巾被，更确切地说，是用来遮盖我从草席中露出的脚尖的毛巾被。这条用来遮盖我的毛巾被实在是太过单薄了。

绿姐姐捏着毛巾被的一端，一点一点地往外拽。

毛巾被慢慢地向绿姐姐滑过去，我脚上微弱的压力正缓缓减轻。

最后，毛巾被被我的脚尖钩住了。

绿姐姐觉得奇怪，用力拽了一下。毛巾被就要被完全拽走，我的脚也要露出来了。就在这一瞬间——

“啊！”

健撞上了绿姐姐，绿姐姐顺势跌坐在榻榻米上，健也倒了下去，手里的圆形托盘和冰咖啡洒了一地。玻璃杯没有碎，三人身上也没有溅到咖啡，但情况还是很糟糕。

弥生被惊醒了。她揉了揉眼睛，看到我苍白的脚后，呼吸都停止了，瞬间睡意全无。这是在做梦吧！她在心中喊道。

“好疼……啊，榻榻米都湿了。还好我没有被弄湿。你啊，真是个冒失鬼，虽然我也能理解你热得想游泳的心情……”绿姐姐环顾着四周说道，有点儿生气，又觉得有点儿好笑。她似乎没有看到我。

趁绿姐姐还在查看榻榻米的惨状，弥生迅速靠近壁橱，关上了门。绿姐姐似乎没有注意到她的行动。

“对不起，我绊了一下……真是的，这双脚太不听话啦！”健捡起托盘和杯子，还有加在咖啡里的冰块。趁绿姐姐不注意，他对弥生做了一个“做得好”的手势。

弥生的表情立刻明亮了起来。“我去拿抹布来！”

弥生正准备出去，绿姐姐喊住了她。“等一下，弥生……”

弥生僵住了，不安地看着和健一起捡冰块的绿姐姐。

“不要吵醒姨妈哟，她看到这个样子会生气的。”绿姐姐竖起两根食指，把手放在头上。

“嗯！”弥生说罢就跑了出去。

夜深了，有生命的人都睡着了。

路上一个人都没有，健和弥生确认了这一点之后，开始移动我。不能被别人看见，也不能展示给别人看，这是最重要的。

“哥哥，现在几点了？”弥生问健。她揉着惺忪的睡眼，还在回味香甜的梦境。

扛着我的健用清醒的、与梦境无关的声音回答道：“三点半了。弥生，再不快点，天就要亮了。”

两个人——加上我的话，是三个人——刚走出家门。

橘家离神社很远。扛着我走这么远的路，健似乎吃不消。虽然说起话来像个大人，可他毕竟只比我大两岁，对他来说，扛着我算得上是重体力活儿。

“哎，哥哥你还好吗？我帮你抬着脚吧？”弥生用手电筒照着石子路，靠近健问道。

石子路被手电筒的圆形光束照着，路两边稻子细长的绿叶影影绰绰地浮现了出来。

离神社还很远，他们步履迟缓。

“好吧。拜托你了，弥生。”健说着把我的脚向弥生伸了过去。

弥生把手电筒交给健，一脸厌恶地用双手抬着我的脚。

早知道就用干农活儿用的独轮小车了，健难得地后悔了。

去神社的路这样漫长，我的身体又这样沉重，他们好像才发现这件事。

月明星稀，黑暗中两人缓慢前行，间或停下休息、互相鼓励，然后再继续向前。

在距离神社还有几百米远的地方，他们又一次停了下来。

“哥哥，我累了。明天再继续吧，好吗？”

“明天……明天有烟火大会。不过明天的这个时候神社里应该也没有人了。可是，要把五月藏在哪儿呢？”

听了健的话，弥生稚嫩的小脸露出认真思考的表情。

健拂去聚集到手电筒前的虫子，也陷入思考。他还是没有改变最初的想法——今天晚上就把我搬到神社，直接扔进石墙的洞里。

“来，弥生，很快就到神社了。再过一小会儿，就永远也不会有人知道五月的行踪了。”健说着又挤出了一些力气。坐在地上的弥生也站了起来。

把我扔进神社的石墙里，真的就不会有人发现我了吧？石墙和仓库一样大，里面漆黑而空旷，不管扔进去多少垃圾都填不满。它饱经

风吹日晒，建造它的人早已死去，但它依然封存着村子里孩子们的记忆。

两人又打起精神，准备抬起我。就在这时——

“哥哥，你看！”

健也在同一时间发现了。远处道路尽头有人家的地方出现了一束光，那是手电筒的光，或许是谁拿着手电筒在散步。只看得见不断靠近的光，却无法判断拿灯的是不是人。可如果不是人，又会是什么呢？

健和弥生休息时，放在地上的手电筒还保持着原样，从下面照着两人。说不定已经被对方发现了，就算看不到人，手电筒的光总是能看到的。

“哥哥，怎么办？哥哥！”弥生慌乱起来，哭着问健。

健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没有回答弥生的问题。

“哥哥！”

那束光越来越近了，就像夏天的虫子一样，发现了地上的手电筒的光便靠了过来。

健扫视四周，迅速确认自己的想法是否能够落实。

光束中还没有浮现出人影来。这里没有能够藏身的地方，石子路的周围是一望无际的稻田……

“弥生，这边！”健推了弥生一把，钻进了身后黑暗中的绿色地毯。他反手抱着我，小心不闯入手电筒的光束中。

健和弥生在田野中奔跑，在只能看到手电筒光点的地方蹲了下来。接受过夏日阳光的照射，稻子肆意生长，如同一面墙，正好遮挡住他们两人和我，若无其事地随风摇摆。

他们屏息观察靠近的光束。闷热的夜晚，两人全身都被热气包裹着，汗津津的。稻子清香扑鼻。

幸好正值晒田时期，田里的土裸露在外。如果像往常那样蓄满了水，脚就会陷进泥里，跑也跑不掉了。健之前甚至没想过可以逃进田里。

“哥哥……”

“嘘！”

弥生发出微弱的呼喊声，健竖起了食指。

靠近的光束中浮现出人影来，是经常训斥贪玩的孩子的老爷爷。他很像漫画里一个叫“雷公爷爷”的角色，所以孩子们都叫他“雷公爷爷”。每天早上我们做广播体操之前，他总是和别的老人在神社的广场上玩门球。他好像是门球俱乐部的代表。

雷公爷爷走近健和弥生留下的手电筒，歪了歪脑袋，腰间的钥匙叮当作响。那是神社仓库的钥匙。仓库里放着门球用具和农具，还堆积着许多杂物。

健和弥生一边祈祷，一边盯着雷公爷爷。弥生靠在健的身上，想要止住颤抖。今夜无风，闷热更甚，两人的汗水滴滴答答地淌下来，混合着滴落在干燥的田地上，还有包裹着我的草席上。

弥生快要哭出来了。

雷公爷爷弯下腰，捡起掉在地上的手电筒，露出一副不可思议的表情。为什么这里会有一支手电筒？他的表情似乎在这么说。

健知道自己没有被发现。他预料到了，双方都只能看到手电筒的光。

但是，不可掉以轻心。

雷公爷爷关掉那支手电筒，用自己的手电筒仔细地环照四周，就像是在追捕逃走的老鼠。他走近手电筒的时候，觉得好像有小小的人影逃到了田里。他仔细地在人影消失的地方搜寻。

健和弥生绷直了身子，重重地压在我身上。他们拼命屏住呼吸，装成死人。每当光束鲜明地照在眼前的稻子上时，他们都担心自己从稻子中显现出来。为什么光总在这附近扫射呢？手电筒就像是追踪越狱犯用的探照灯，每次被它照到，弥生就感觉警察在追捕她。

过了一会儿，雷公爷爷发现了一件事——在人影消失的地方，稻子摇摇摆摆。真奇怪，明明没有风……

为了继续搜寻，雷公爷爷走进了稻田。拨开稻子进入田里时，他感觉到脚下的土块被鞋子碾成了粉末。

看到雷公爷爷越靠越近，健和弥生的身体越来越僵硬了。健拼命想办法。

就算自己被发现，只要尸体没被发现不就行了吗？可要是父母知道了，该如何解释呢……

就在这时，雷公爷爷笔直地朝他们走来。再拨开一片稻子，他就会发现他们了。

弥生眼眶里噙满了泪水，她拼命地咬着嘴唇，强忍着不发出哭声。

要行动就趁现在。站起来，假装是恶作剧被抓住。要撒谎就趁现在。

健下定了决心，因为这里没有能将雷公爷爷灭口的凶器……

就在健要站起来时，有人叫住了雷公爷爷。

“你在干什么？还不快准备门球用具？大家都要到了。”

说话的人是雷公爷爷的妻子。

雷公爷爷回过头，难为情地挠了挠头。“不是，那个……”他说着回到石子路上，远离了我们，“你看，我捡到了这个。”他把捡到的手电筒递给了老奶奶。

“哎呀，捡到这个啦。”老奶奶似乎很惊讶，但还是拉着雷公爷爷的手去神社了。

雷公爷爷一次又一次地回头，但还是跟着老奶奶走了。

大家快到了，暑假期间神社的广场要用来做广播体操，不赶快准备用具、早点开始练习的话，就没法儿打门球了——两人这样说着走远了。

“好险啊……”看着他们的背影，弥生抚着胸口。

紧绷的弦一下子松开了，让人有种想扑哧一声笑出来的感觉。

健也因为这意想不到的发展笑了出来，可很快又皱起了眉头。“接下来该怎么办呢？”他低声说道。

神社里可能已经聚集起了打门球的老人，这样一来，他们的行动就会暴露。不管怎么说，把我搬走是要费不少功夫的。

“哥哥……”弥生不安地抬头看健。

“算了，就把五月放在这儿吧，反正晒田期间没人会管这儿的。”健笑着说道，仿佛在给弥生打气。

手电筒被拿走了，清晨还未到来，但在黑暗中，弥生清楚地知道健在笑。

晒田期间不会有人来检查田地。田里的水不是在这里被堵上的，位于上游的水流调节设备控制着所有稻田的供水。

“今天我们就先回去，等烟火大会结束或者后天再来吧。我想还有时间。”

他们把我移动到了一个更难被发现的地方后，就往家走去。

没有了手电筒，走在黑漆漆的回家路上，弥生有些吃不消。

不过，东方的天空渐渐明亮起来，就像一束光投入了深海中，照亮了他们回家的路。

弥生感动地仰望清晨的天空，不禁从心底发出一声叹息。

这时，离我们从橘家出来已经过了一个半小时。朝阳渐渐染红了天空，也缩短了两人回家的路。

---

[1]日本富士电视台的招牌综艺节目，自1982年起每周一至周五正午播出，2014年停播。

[2]日本影视作品《假面骑士》中的邪恶组织，不断策划征服世界的阴谋。

[3]日本放送协会，日本最大的公共广播电视机构，在日本通常被视为中立的、值得信赖的媒体。

[4]作者创作这部作品时，日本法定成年年龄为20岁，后来日本修订法律，将成年年龄调低到18岁，新法于2022年4月1日起正式实施。

第四天

早上平静地过去了，如同什么都不会发生，什么也没有发生。

从稻田里回来后，健和弥生回到房间睡了一觉。被橘阿姨叫醒后，他们假装什么事都没发生过，就像是和往常一样的普通早晨，出发去做广播体操。他们走过几小时前背着我走过的路，经过藏着我的稻田，若无其事。健若无其事的样子让人觉得事情似乎真的与他无关，实在不可思议。弥生抓着他的衣服不放。

“弥生，你可以回家了，留在这儿也没事做啊。”

做完广播体操，在卡片上盖了章就可以回家了，但今天不一样，高年级男生都要留下来为今晚的烟火大会做准备。他们要把仓库里的长椅和香资箱搬出来，再检查一下用募集来的钱买的烟火。事情很简单，花不了多长时间，弥生打算和健一起回家。

“不，我要和你一起。”弥生跟在四处寻找神社仓库钥匙的健身后，笑着说道，脖子上用绳子系着的两张卡片来回摇摆。

不一会儿，健看见了聚在神社一角的老人，便走上前去。那些老人都是门球俱乐部的成员。

“不好意思，我想借一下仓库的钥匙。”健大声说道。弥生藏在他的身后。

“哦，是要准备烟火大会吧？说起来就是今天晚上了呢。田中，钥匙在你那儿吧？给这孩子。”听到健的话后，一个身材魁梧的老人

点了点头，催促旁边的人。

弥生微微探出头来，看到那个姓田中的人后吓了一跳，紧紧地抓住了健的衣服。

姓田中的老人白发浓眉，正是今天早上差点儿发现他们的那个雷公爷爷，不过他本人并不知道那件事。

“知道了，知道了。仓库的钥匙在我这儿。反正要过去，小林，不如把门球用具也一起收进仓库吧。”

“也好，那大家就在这里解散吧。”

小林爷爷说罢，大家就各自拿着门球杆散了。雷公爷爷和小林爷爷把几个U形器材抱起来，打算和健一起去仓库。U形器材是球门，门球就从里头穿过。所有用具都收在神社的仓库里，门球俱乐部的老人每天早上都要取出来练习。

健在雷公爷爷面前也面不改色，倒是弥生紧张得让旁人一眼就能看出来。她使劲抓着健的衣服，让健一直挡在雷公爷爷和她中间。

“你是橘家的儿子吧？叫什么名字？”

“我叫健，她叫弥生。弥生，来打个招呼。”

在健的催促下，弥生向雷公爷爷鞠了一躬。她战战兢兢的，好像随时会被吃掉。

看到弥生那副样子，两个老人笑了，可脸上旋即蒙上阴影。

“这个小姑娘，是最近失踪的那个孩子的好朋友吧……”小林爷爷看着弥生说。

他是在说我——弥生脸色暗了下来，勉强点了点头。阴沉的表情全是出于不安和恐惧，但两个老人似乎没看出来。

“这样啊……我不该问这个的。不过小姑娘你也要当心啊，可别被坏人拐走。健，你要好好保护弥生哦。”

“是！”

听到健大声回答，两个老人满意地点了点头。虽然知道健是在演戏，弥生还是高兴得红了脸。

说话间，健、弥生和两个老人走到了仓库前。仓库又老又破，只有门是用结实的金属做的，看起来很沉。

雷公爷爷把怀里的门球用具放在地上，摘下挂在腰间的钥匙串。他找出写有“仓库”字样的那一把，插入钥匙孔中旋转。“好啦，开了。”

健使出全力去推门，门却纹丝不动。“这扇门完全不动啊，怎么回事呢？”

“这扇门有时不太好开，刚才取用具的时候就费了好大功夫，也许是滑轮出了问题，之前他们还让我检查来着。”

小林爷爷说着，把球门放在地上，和健一起用力推门。弥生和雷公爷爷也帮忙一起推。大家以为合力就能成功，结果门只是嘎吱嘎吱地响，似乎还需要更大的力气才能打开。

“哎，大家在干什么？看起来很努力呢。”

是绿姐姐。她这么说着，向涨红了脸的四人跑来。她穿着牛仔裤，看起来很悠闲。

“绿姐姐也来帮忙吧，你看我们都很努力呢！”健对在一旁看着的绿姐姐说。

“啊，健今天要准备烟火大会吧？辛苦了。看你这么努力，我也来帮忙吧。记得好好谢我哟。”绿姐姐说着也一起推了起来。

这样一来，大家合力应该就能把门推开了吧？就在这时，那扇沉甸甸的门发出刺耳的声音，终于打开了。

“绿姐姐的力气可真不小啊……”健嘀咕了一句。

绿姐姐轻轻拍了一下健的脑袋，走进了仓库。大家都跟在她身后。

仓库里昏暗潮湿，干农活儿时用的锄头之类的都在里面，稻草的气味扑鼻而来。阳光穿过好不容易打开的门，从外面照射进来。灰尘浮现在光线中，就像水中的微生物一样碍眼。

“这里有好多东西啊……”弥生嘟囔着，兴致勃勃地环顾四周。

仓库非常宽敞，农具、不知装着什么的纸箱，还有细长的木材之类的东西，全都杂乱地堆放在一起。

“田中，既然来了，不如趁现在把门上的滑轮换一下吧。”把蓝色油漆已经剥落的门球用具放在仓库一角后，小林爷爷对雷公爷爷这

样说道。没等雷公爷爷回应，他就已经把堆在头顶上方的木箱搬了下来。

木箱里装着几个泛着微弱的银色光泽的新滑轮。滑轮很大，上面有用来安装金属零件的插孔。

两个老人把滑轮和工具拿出来，走向仓库门。为了更换滑轮，他们要把门拆下来。

健看也不看那两个老人，打算把小小的木制香资箱从里面拖出来。这个香资箱只在有庆典活动的时候才会用到，箱子不大，可健一个人还是搬不动。

“我来帮你。哎呀，今天你可要好好感谢我呢。”

绿姐姐和健一起将香资箱从里面拖出来，然后一人抬着一头搬到了仓库外。弥生插不上手，只好跟在健的身旁，不知所措、局促不安地看着两人。

“喂，当心啊，我们要把门放倒了！”雷公爷爷朝他们喊道。

三人向他道了谢，继续朝供奉着神明的木造神殿走去。把香资箱放到树下的木台阶上，健的工作就完成了，跟高年级学生告别后就可以回家了。

“哎，烟火大会几点开始？健和弥生会去吧？”

两人点了点头。他们打算在烟火大会期间暂且忘掉我。反正在那段时间里他们也不能把我搬到神社的石墙上，因为人们都聚集在一

起，那么做很可能会被发现。我安全地藏在田里，所以他们打算在那段时间里暂且忘掉我。

“那我也去吧。其他孩子好像要做有趣的事，你们知道吗？”

“有趣的事？”弥生问道。

“对。听说他们要用绳子把买来的烟火串起来一齐点着，说是要做成尼亚加拉大瀑布呢！”绿姐姐笑了起来，一张脸宛如向日葵般灿烂。

弥生听了，双眼闪烁着光，一次又一次地问道：“真的吗？真的吗？”她想象着那场景：烟火一齐燃放，绚丽的光的花瓣四散开来，瀑布般的光的洪水倾泻而下，气势磅礴，如梦似幻。那是只绽放十几秒的短暂的夏之花。

“真的！你们一定要准时参加哟。”

弥生激动得一个劲儿地点头。

“好了好了，别点头啦，这样会头晕的。”

弥生的表情明亮了起来，让人难以想象那是近来消沉不已的她会露出的模样。如果用季节来比喻，那表情就像夏天。

绿姐姐低头看着弥生，目光既喜悦又悲伤。

抬着香资箱另一头的健认真地听她们说话，以便被绿姐姐问到时能立刻回答。不过，他脑中想的是完全不同的事。

怎样才能把五月搬到石墙上呢？健把香资箱放在木台阶上，思考着这个问题。

“健也要来哟。没有看过烟火，就不能算是过了暑假。最重要的是，也许还能看到我穿夏季和服的样子呢。”

听了绿姐姐的话，健露出了羞涩的微笑，望向神社的石墙。

之前，健总觉得会有办法，可是现在再看，才发觉石墙太高，要背着我爬上去很难。

可是一定要上去才行，一定要把我扔进那个洞里才行，那是他能想到的最难被人发现的藏尸地点。

健露出一副期待今天的烟火大会的愉快模样，对绿姐姐报以微笑。

把香资箱放在木台阶上后，健爬上了石墙。高年级学生聚在那里，健过去向他们报告工作完成。在高年级学生对他说了“可以回去了”和“要准时参加哟，你不在我们也会开始的”之后，他准备和弥生回家。从石墙上下来时，他确认了周边的情况。

石墙上有木板，是为了防止低年级学生掉进洞里而铺设的。一个高年级学生挪开那块木板，把写着“大猪排”的零食包装袋扔了进去。不久之后，我也会像那样被扔进去吧。

健抬起头，仰望着一根从石墙上探出的粗壮树枝。多亏了它，夏天的阳光减弱了不少，石墙上形成一片树荫，十分凉爽。

“妈妈，你不是收集了绳子吗？放在哪儿了？”健一回到家，就问躺在起居室里看电视的橘阿姨。

“绳子？你要绳子做什么？”

“我们卧室电灯的绳子不是断了吗？我们想挑一根新的。绳子在哪儿呢？”

休息时被打扰，橘阿姨有些不开心，但她听了健的话后还是起身向储藏室走去。不一会儿，她拿着一个有“TIROLIAN”[1]字样的金属饼干盒回来了。这种盒子在橘家是当成针线盒用的。有一次，绿姐姐拿着一盒这样的饼干来，弥生一看到盒子就失望地说：“什么啊，这不是针线盒吗？”

“从中挑一根吧，挑好之后放回去哦。话说回来，这些绳子还是能派上用场的嘛。”

“只不过是几年一次的概率罢了。”

听到健这么言之凿凿，橘阿姨大吃一惊。“你还是个五年级的小学生，已经学到‘概率’这种词了吗？”

“啊，我把这些绳子全都拿回卧室吧。我擅自决定的话，弥生会生气的。”健没有回答橘阿姨的问题，拿着盒子径直向房间走去。

从重量来看，盒子里面应该装了不少绳子。这是商店包装商品用的绳子，结实得很——橘阿姨总这样说。健拿着这些攒了好几年都没用上的绳子，又陷入了思考。

有了这些绳子，就能把五月拉到上面去了吧？

他似乎打算明天付诸行动。在那之前，他打算检验一下想到的简易机关是否行得通。

健停下了脚步。爷爷和奶奶正在向他招手。

“怎么了？”

“健，烟火大会是今天晚上吧？”

“是的。”

“这样啊……我们也想去看看呢。对吧，孩子他奶奶？”爷爷转向奶奶。

他们似乎没有别的要问了。

没什么要回答的，健说了一句“爷爷奶奶都去吧，肯定很好玩”后，就向房间走去。

爷爷和奶奶悠闲对话的声音从背后传来。

“这么说来，是从今天晚上开始。”

“对，明天早上再去看看情况吧。”

“嗯。”

“正好烟火大会开始的时候，上游就会放水。要流到咱家的地里，得花一些时间。”

恐怕今年不能悠闲地观赏烟火了，健这么想着，走进了房间。

时间流向了我们的最后一个晚上。

四周被夜色浸染，健和弥生牵着手在石子路上奔跑。

神社里，烟火大会已经开始了。正在晒田的地里很快就会灌满水。为了处理我，两人正朝我所在的地方奔去。把我扔到石墙上的洞里后，一切就会画上句号。

“弥生，快点！”健喊道。他摘下背上的黑色双肩包，因为他一跑，包就会猛烈地摇晃。

弥生只知道包里面有由数根绳子系起来的长绳子，除此以外还有什么，她不知道。一直到刚才，他们两人都在房间里将一根又一根绳子系在一起。做这件事花了很长时间，两人都很焦急。

稻田里已经开始引水。虽然我浸湿了对他们也没什么损害，可他们还是想尽量阻止我沉进水里。

冲天炮的声音从神社里传来，它飞上高高的天空，砰的一声炸开了。

“哥哥，我记得是这儿，五月应该是在这儿的……”

“是啊……”

两人站在石子路上看着我所在的地方，但他们好像记不清确切的位置了。

弥生拿着手电筒，害怕今天早上那种事再次发生，健安慰她说没关系。即使被发现了，他们也可以说是在去烟火大会的路上。今天晚上要蒙骗别人很容易。

“再往前吗？”弥生困惑地嘀咕着。

健也一副同样的表情，扫视着稻田。两人都看向了错误的方向。

“我记不清了，到底藏在哪儿呢……”

神社一带的天空隐约浮现出带有色彩的光，正在燃放的好像是喷泉一样的烟火。

这时，水流也仿佛命中注定的沙漏一般流淌了过来。

“弥生，快走！我们进去找五月！”健说着就钻进了稻田里。弥生跟在他身后。

两人完全不记得把我藏在了哪里。稻田是那样辽阔，对孩子来说实在是太大了。

他们用手电筒照着地面，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仔细地寻找我。接着他们又分头行动，拨开绿色的稻子向前搜寻。

然而，他们还是没有找到我。虽然好几次从我的身边经过，他们却丝毫没有注意到。

这时，健听到了弥生焦急的喊声。

“哥哥，田里开始引水了！”

两人的脚被水浸湿了，有一半陷进了变软的泥土里。我所在的地方还是干的，可水确实已经弥漫开来。

“弥生，赶快找到五月！地面越来越泥泞，就会越来越难走，找起来就更困难了。”

黑漆漆的夜里，接受过夏季阳光照射的绿油油的茂密稻田足以隐蔽一个孩子。稻子覆盖住弥生的四周，她仿佛被包围了似的逃不开。

这样的压迫感，还有渗进鞋子里的水的触感，让弥生感到恐惧从脚底爬了上来。“哥哥！”弥生浑身颤抖，快要哭出来了。她向健跑去，想要抱住健来止住颤抖。

这时，我的后背被冰冷的水浸湿了。水已经到了我所在的地方，再过几分钟，我一半的身体都会陷入泥泞。

弥生像被猛兽追赶般奔跑着，似乎真的看到了那头在心中追赶她、令她良心不安的猛兽。

健把手电筒照向弥生，伤脑筋地挠着头。

向他奔来的弥生浮现在圆圆的光束中。突然，她的身影消失在稻田里。

“弥生？！”健焦急地喊着，向弥生的方向跑去。

只见弥生趴在地上，连稻子也一起压倒了。她在哭。摔倒的瞬间，恐惧的弦似乎也绷断了。健一走近，弥生就拼命地抓紧他，呜咽起来。

“不要紧的，弥生。你做得很好。”健安慰完弥生后又表扬了她，说着指向绊倒弥生、害她摔跤的地方。

被弥生重重地踢了一脚，我的身体有些歪斜了，可我没有半句怨言。我的脚尖和头发从紫菜卷般包裹着我的草席中露了出来。

“弥生，我们现在就把五月搬到神社去吧！水引进田里后，大家就会对田里的情况变得敏感。不能再把五月放在这里了。”

健把我抬起来，弥生擦了擦眼泪，帮着抬起我的脚。

就在他们把我抬起来时，水从我的后背滴了下去。水已经流满了稻田，加上我的体重，两人的脚都陷入了泥泞之中。他们向石子路走去。吸饱了水分的泥像一只只手，抓着他们的脚，不让他们逃跑。

当稻田完全沉入水中，成了名副其实的水田的时候，两人已经抬着我逃了出来。或许是刚才摔倒了的缘故，他们身上沾满了泥，仿佛刚干完农活儿似的，看起来狼狈不堪。

即便如此，两人还是没有停下脚步，直到抵达神社的围墙外。从入口走到那道石墙还有很长一段距离，于是他们决定直接翻过石墙近旁的一道砖墙。

从这里能清楚地听见神社里传来的烟火声，也能看见鲜艳的烟火绽放后的烟雾，还能听见人们的说话声，但说话声只是徒增了弥生的不安。人越多，被发现的可能性就越大。

“翻过这道墙，就能进到神社里，然后我们再抬着五月跑到石墙那里去。小心别让来看烟火的人发现我们哟。”

听了健的叮嘱，弥生认真而又不安地点了点头。

得到弥生的回应后，健转身面向砖墙。砖墙略高过健的头顶，弥生举起手来也够不到。

“来，我先把你举起来。你先进到神社里，然后我会把五月扔过去，最后我再翻过去。”断定弥生一个人无法翻过砖墙，健这样说道。

弥生老实地点了点头。

“那好，速战速决，在这儿是最容易被人发现的。你从墙上跳下去的时候要当心，别扭到脚哟。”健说着举起了弥生，让她爬到砖墙上。

这时，烟火大会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孩子们拿着不同于普通手持烟火、价格高昂的组合烟火和火箭烟火，尽情地让它们绽放。他们要接待来神社参加烟火大会的人，还要给跟着父母来的小朋友分发烟火。这是村子的风俗，是为了让村民始终对神社里供奉的神明保持敬意。

爬上砖墙的弥生向墙内跳了下去，落在了神社里。她闻到了浓烈的火药味。

然而，这不过是微不足道的冲击。

在弥生落地的不远处，许多人聚在一起，形成了一道人墙。人们注视着神社中央烟火绽放的地方，但不知什么时候就会回过头来。要是看到了我的尸体，可就糟了。

弥生抵抗着爬上后背的阴冷的恐惧感，按住颤抖不止的双腿。她想告诉墙外的健，不能过来，这边有人，不能把五月扔进来！她想大喊。

然而，这些本该从颤抖的双唇中说出的话，都因看见了从天而降的我，没能化成声音。

弥生身后，绚丽的光如洪水般倾泻而下。粉色和绿色的光从观赏烟火的人群隙缝中星星点点地溢出来，在它们的照耀下，咚的一声，我那被草席包裹着的尸体摔到了地上。

“哥哥……”弥生发出沙哑微弱的声音。人群听不见这声音，健也听不见。

可我摔在地上的声音或许会传到人群中。弥生脸上布满了绝望和恐惧，抬头望向正要跳下来的健，泪流不止。

健在墙上俯视着人群，微微皱眉，然后跳了下来，落在了我身旁。

“弥生，不要哭……”健安慰弥生，想趁着还没被人发现赶往石墙。然而，我摔在地上的声音还是被人听到了。

“哎呀，这不是健和弥生吗？”人群中有一个人回过头来。

弥生全身僵硬，紧紧抓住健的胳膊。

那人的脸在烟火的光亮下化成黑影，看不清楚，但那声音他们很熟悉。定睛一看，那人的脸上萦绕着阴郁和悲伤。

“阿姨……”

健向我妈妈打招呼，声音里充满了同情和安慰，但我知道那是在演戏。他并没有放弃把我隐藏到底的计划。

“阿姨……五月呢？她没有来烟火大会吗？还没有找到她吗？”

我妈妈沉痛地摇了摇头，情绪似乎随时都会失控。我是独生女，现在下落不明，她只有带着满腔回忆来参加烟火大会，好看看记忆中我的笑脸。

每年夏天的这个夜晚，妈妈都会带我来这里，然后我同健和弥生一起看烟火、放烟火。那画面过于炫目，让现在的我甚至不忍回忆。

今年也一样，我们三人是一起来的。

“这样啊。要能找到五月就好了……”健谨慎地选择着措辞。

电视还没有报道我失踪的事。因为怎么都找不到我，警方最后把它当成诱拐案来调查。明天电视台的人大概就会挤满村子。

“健，谢谢你。我啊，一看到这烟火就想起五月，感觉她就在我身边……”

弥生用力抓着健的胳膊，浑身颤抖，因为我就躺在她身后。也许是烟火变弱了，也许是黑夜覆盖了四周，我妈妈还没有发现我。她什么时候会发现我呢？弥生为此紧张不已。

她一直在找的女儿，现在就躺在她的脚下。

“阿姨，五月一定会被找到的，您要打起精神来啊。”健微笑着望向我妈妈，仿佛要以此拂去她的不安，仿佛我明天就会突然回来。

看到健这副模样，妈妈一言不发，泪水从眼角滑落下来。周围的人没有注意到我们，而是对神社中央绽放的烟火发出感叹声和欢笑声。

“谢谢，谢谢你，健……”沐浴着缤纷的光，妈妈一个劲儿地向健道谢，眼中溢满感激。

弥生也快要哭出来了。她是想起了同我一起玩耍、一起看烟火的时光吗？她知道自己犯了大错吗？

夹在这样的两个人中间，健仍在寻找把我搬到石墙上的时机。“阿姨，您别哭了，这样哭五月也不会回来的啊……您看，很快就要放最豪华的烟火了。”健指着烟火的方向说道。

在那里，高年级男生正把一个个大圆筒放在地上。那就是在商店里花了几百块钱买的烟火，十分昂贵。它们会绽放出绚丽的花朵吗？人们都目不转睛地期待着。

“你说得对，我不能再哭了……”妈妈也看向烟火的方向。

村子里的男孩正战战兢兢地点火。

就在妈妈将视线转向那儿的一瞬间，健甩开弥生的手，抬起躺在地面上的我的脑袋，接着小声示意弥生抬起我的脚。两人的姿势正好遮住了我从草席两端露出的头发和脚尖，妈妈没法儿看到我。

“阿姨，那我们先走了。”健对我妈妈说道。

默默离开的话，会显得不自然。

弥生拼命藏住我的脚尖。

“好的，健，真的谢谢你……对了，你们拿的是什么呢？”我妈妈回过头，看到两人抬着不知道从哪儿弄来的筒状草席，有点儿吃惊。因为两端都被遮住了，她只能看到我身体被包裹着的部分。隔着草席，她很难认出那就是我吧。

“是烟火。高年级学生让我们把这个送过去。”

不知是相信了健的谎言还是完全不感兴趣，妈妈没有追问下去。

“那再见了阿姨，您要保重啊。弥生，我们走吧。”

两人小心翼翼地藏好我从草席中露出的头发和脚尖，就要向石墙走去。

可是，弥生的身体因恐惧而僵住了。她还是输给了紧张，把我掉在了地上。

我的脚触到地面，整个人从草席中掉了出来，脚尖到脚踝都露在了外面，夜晚的寒气从脚底爬了上来。

弥生轻声尖叫，健也同时回过头来。

“弥生，快藏好！”

应该还没有被人发现——在健话音落下之前，弥生就已经把我藏好了。她快哭出来了。

健偷偷看向我妈妈，就在这时，我妈妈开口道：“哎，健……”

被发现了吗？！听到我妈妈的话，两人都僵住了，露出仿佛被宣判了死刑的表情。

“那个，健……五月喜欢你呢，你知道吗？”

弥生的表情突然明朗起来——原来没有被发现，也没有被看到啊。

“嗯，我知道……”健的表情柔和了一些，这样回应道。

听到健的回答，我妈妈又哭了一会儿，然后就跟两人道别了。

健和弥生更加小心地遮住我，向石墙走去。

接下来，只要把我搬到石墙上再扔进洞里，健就能赢下这场游戏。胜利近在咫尺。

烟火大会就要到达高潮了，发射到高空的豪华烟火多了起来。孩子们舍不得把买来的烟火一口气全点掉，总爱把豪华的烟火留到最后。

宛如喷泉般的烟火从筒口喷射出光的粒子，金色和银色的光芒如梦似幻地照亮了神社的石墙和木造神殿。那恍如梦境般的光景烧灼着人们的瞳孔，在他们漫长的一生中留下印记。随着时光流逝，那光芒越发动人，明艳持久……

健和弥生终于来到了石墙边。如果不是被我妈妈喊住，他们本该更早抵达的。

他们抬头仰望身旁的石墙，它高高地耸立着，似乎就要触到天上的星星。看来把我抬上去是一件不可能的事。

虽然在这里不容易被人看见，再加上黑暗笼罩着四周，但不能保证不会有人经过并注意到健和弥生。

“哥哥，接下来怎么办呢？”两人把我放在地上后，弥生用不安而颤抖的声音问道。

“听好了弥生，我们要把五月搬到上面去。现在我开始说步骤，你好好听着哟。”

看到弥生点了点头，健开始对作战计划进行简要的说明。

健从双肩包中拿出白天系好的绳子。几根绳子牢牢地绑在一起，变成了一根长绳。健打算把这根长绳挂到用来捆草席的绳圈上，然后抓着长绳的两端往石墙上爬。爬上去之后，再把留在地面上的我拉上去。绳子的长度足够他这么做。

所以才需要把那么多绳子绑在一起啊，弥生有点儿明白了。

“听好了，我先上去，你在下面看着有没有人过来。”健说着踩到石墙的缝隙里。背着双肩包的他抓着绳子，敏捷地爬了上去，这是村子里的男孩都能做到的事，那里是他们的秘密基地。

比脑袋大一些的石头被垒成和神社仓库顶部差不多的高度。健爬上布满苔藓的老旧石墙。

弥生抬头望着健，专心得差点儿被脚边的树根绊倒。这时她才想起了健的叮嘱，开始注意有没有人经过。

石墙里侧完全没有烟火的光亮，阴冷潮湿，仿佛会有幽灵出现。

不一会儿，健到达了石墙的顶部。夜晚的石墙十分荒凉，石头的寒意渗入健的身体。从这里可以俯瞰整个神社，眼前的烟火美不胜收。

健拉扯手中的绳子，确认是否能把我吊起来，然后摘下双肩包，从中取出两样东西。

是打门球用的U形铁制球门，还有仓库门上使用的新滑轮。滑轮上部有个孔，是固定在门上时用的。健把球门的一只脚插入孔中，又把另一只脚钩在石墙上方粗壮的树枝上。球门和滑轮都是他今天早上跟雷公爷爷道别后从仓库里拿出来的。

健把长绳穿过滑轮。接下来，他只要把绳子系在身上跳下去，我的尸体就能与他擦身而过，被他的体重吊上去。

跳下石墙后再回到上面处理我，把我扔进洞里——这就是最后一步。

弥生在下面一个劲儿地想着我妈妈，她很害怕我妈妈走过来，这样他们的所有罪行就全都曝光了。

健在上面做好准备工作后正要往下跳时，一个声音从弥生背后传来。

“哎呀，这不是橘家的孩子吗？在这里做什么呢？”

弥生一惊，回过头去。健也听到了那个声音。

站在那里的是雷公爷爷和小林爷爷。他们抬起头，不可思议地望着健。如果他们望向地面，就能看到卷在草席里的我了。

“晚上好……”健在石墙上打招呼。他拿着绳子正要往下跳，样子看起来十分滑稽。

两个老人并没有停下脚步——在这里遇到熟人没什么稀奇的，也没有非说不可的话。弥生在心里不停祈祷，希望不要发生什么意外。

“健，你爬上爬下的，可要注意安全啊。今年不是有个孩子受伤了吗？”他们说着从弥生身旁经过，似乎是想从石墙里侧绕到前面，再去人群那里。

弥生在心中欢呼起来，可就在这时——

“啊！这是……”小林爷爷被我绊到，踉跄了一下。

弥生僵住了，发出了不成声的尖叫。健也从石墙上看到了这一幕。

“到底是什么啊？在这种地方……”小林爷爷说着看向差点儿让他跌倒的我。

石墙里侧光线很暗，躺在地上的我一半没入了黑暗之中，他似乎看不清。不过，他发现我也只不过是时间问题。

弥生想要逃跑，但是健不在身边，跑到哪里去好呢？跑到没有健的地方好吗？

小林爷爷摸索着，想要确认绊到他的是什么。“嗯？是草席吗……”

只要再定睛一看，应该就能看到我从草席两端露出的身体了。

弥生止不住颤抖，几乎就要放声大哭了。

就在这时，石墙上的健开口说道：“哎呀，爷爷再不抓紧就来不及了哟。大家做的烟火瀑布很快就要点火了！”

“是吗？！田中，我们快走吧！那可是孩子们煞费苦心做的呢。”听了健的话，已经触碰到我的小林爷爷迅速缩回了手，和雷公爷爷一起望向了烟火的方向。

趁两个老人移开视线的一瞬间，紧握绳子的健从石墙上跳了下来，落在了地上。受他体重的牵引，我被悄无声息地拉了上去。绳子看起来不结实，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断裂。钩在树枝上的球门承受着两个孩子的体重，也不稳固，随时都可能脱落。

在这种状态下，我被拉了上去。每当绳子上的结滑到滑轮上，绳子就一阵摇晃，夏天的叶子也被震动得飘落了下来。

“那我们去看烟火了。健不要受伤哟。”两个老人说着又转过头来。

这时健已经跳了下来，站在地面上。他手里还拽着绳子，目的是不让我掉下来。

“健什么时候下来的？哎呀，这里的草席怎么不见了？我还想着，要是有人被绊倒了可就不好了……”小林爷爷歪着头疑惑地说

道。

弥生屏气凝神地听着他们的对话。

“一会儿我仔细找找，我会处理好的，爷爷。”

健这番话在我听来就是个拙劣的笑话。我想起之前差点儿被绿姐姐发现的时候，他也开了这样的玩笑，害我的尸体差点儿笑了出来。可他的笑容却一点儿也不像是装出来的，把爷爷也骗过了。

“嗯，那就麻烦你啦！”

两个老人正要离开，草席上捆绑我的绳子发出嘎吱嘎吱的声音。九岁的我身体很轻，却也让绳子哀鸣起来。紧接着，那根曾经连在电灯上的绳子悄无声息地断了。

我从空中掉落，咚的一声发出巨响。草席掀开了一半。

“什么声音……”小林爷爷惊讶地抬头看去。

我摔在了石墙上。再稍微偏离一些，我就会落到几米之下的地面上，那样我的尸体就会被发现了。

“没什么啦……快走吧，否则看不到烟火瀑布了。”

我的体重从手中的绳子上消失了，健一下子就明白发生了什么事，可他还是面不改色。弥生感谢神明似的拍了拍胸口。

“也是。田中，我们走吧。”

两个老人朝着石墙外侧走去。

确认他们走远后，弥生这才放心地吐出了一口气。真是千钧一发啊。“好险啊，哥哥！”

“嗯，是啊。”看见弥生因渡过难关而恢复了平日的快活模样，健也高兴地回应她。

都结束了，石墙上应该没有人，弥生这样一想，脸上不由自主地流露出了笑容。终于要和战战兢兢的日子告别了，终于可以只留下和我在一起的璀璨回忆，和我告别了——弥生内心雀跃不已。

“来，我们上去吧。接下来只要把五月扔进洞里就行了。弥生你来不来？和五月告个别吧。”

健语气轻快地说道，弥生精神抖擞地点了点头。

他们爬上了石墙。就像第一次爬树那样，弥生在健的指导下爬了上去。

这是弥生第一次站在石墙上，健就在她的身旁。

眼前的烟火绚烂夺目。他们正好赶上点燃烟火瀑布的时间。

用绳子连起来的烟火一齐点燃，五色斑斓的光迸溅出来，红的，蓝的，粉的，绿的……那光焰宛如洪水，汇流成瀑布倾泻而下，烙印在瞳孔中。这是孩子们的作品，但做得很出色。今天来参加烟火大会的人，是不会忘记这令人目眩神摇的光景的。

“为什么你会在这儿……”健懊恼又悲伤地呢喃着。你是我此刻最不想看见的人啊——他的表情似乎在呐喊。他很少像这样激动。

“不是说好别迟到吗？我一直在这儿等着，想让你们看看我穿夏季和服的样子呢。”绿姐姐摇着扇子，轻轻一笑。

石墙上，绿姐姐坐在边缘观赏烟火，怀中抱着裹在草席里的我。她唇上口红的猩红色在夏夜的黑暗中显得格外明艳。

烟火瀑布只剩一半了，在它的照耀下，微笑着的绿姐姐美艳妖娆得好似不属于这个世界。

健和弥生都睁大了眼睛，吃惊地望着这样的绿姐姐。

“我一直都想在这儿看烟火，从很小的时候起……”

“绿姐姐，把那个给我……”健从牙齿间挤出了这样一句话，听起来仿佛疼痛正撕扯着他的身体。

绿姐姐瞥了健一眼，扭头看向烟火。“我知道，你们打算把五月扔进这个洞里吧？”她这样对健和弥生说道。

绿姐姐望着点缀了夏夜的流光，回忆起了自己的童年，因为觉得刺眼而眯起了眼睛。

据死去的我所知，绿姐姐的童年过得十分艰辛。她失去了爸爸，又被妈妈虐待。她的笑容或许是接受和克服了那些艰辛才流露出来的，是悲伤的。

绿姐姐没有理会健的话，就要打开怀中的草席。绑在上面的绳子刚才断了，因此草席已经敞开了一半。她想打开另一半，看看我的

脸。

“不可以！绿姐姐不可以打开它！”健喊道。

弥生看着健，放声大哭起来。

然而绿姐姐还是温柔地打开了草席，似乎要安慰死去的我，让我的尸体观赏烟火。

敞开的草席中，露出了我仰望绿姐姐的脸。

绿姐姐凝视着我那张已经开始腐烂、变了色的丑陋脸庞。我从死去时就一直睁着的眼睛捕捉到了夏季夜空中的星辰和月亮。

绿姐姐温柔地为我合上了眼皮，轻声对我说了一句也曾对健说过的话：“辛苦你了。”

在夜色中照亮我们的烟火瀑布接近了尾声。瞬息之间，就像一个人结束了虚幻又炽烈的一生，最后一丝花瓣似的光亮也消散了。

就这样，洪水般的光芒消失了，只在人们心中留下余味。

夏夜仿佛在等待这一刻，随即在我们头顶铺展开一张漆黑的幕。

黑夜中星光闪烁，轰隆隆的崩塌声自远方传来，传到了健和弥生耳际，绿姐姐哧哧的可爱笑声也温柔地潜入其中。

---

[1]日本老字号点心店“千鸟屋”的招牌点心。

竹笼眼，竹笼眼

田野中的稻子染上了金黄色，饱满的稻穗垂下了头，神社里的石墙就要被拆除了。

石墙边，推土机和身穿作业服的大人们正在施工。

“喂，快过来看！这儿有奇怪的东西！”一个工人说道。

他指着的正是拆除到一半、像被切开的蛋糕般露出横截面的石墙。那里出现了一个井一样纵贯的空洞。

“什么啊，这简直是个巨大的垃圾坑嘛……”另一个人插话道。

正如他所言，那个足足有成人那么高的洞里塞满了垃圾。垃圾堆积、凝固在那里，好像在诉说着石墙的历史。

表层的一些垃圾还没有腐烂，大概因为是装零食用的塑料袋吧。

“哎，还有拍纸牌和陀螺，真是浪费……”

那些玩具被装在一个袋子里，是有人不小心掉进去的，还是为了和童年时代告别而主动扔进去的呢？

下面有很多腐烂了的纸。写着字的、泛黄的纸张都被雨水淋得不成形了。孩子们抛弃的记忆仿佛都塞进了这些纸中，在他们长大成人到死去前的漫长岁月里，浓缩为一体。

这时，有人在里面发现了奇怪的东西。“喂，快看这个……”

看上去像是头发，从长度推测似乎属于一个女孩。她好像被扔进了洞里。那个人战战兢兢地扯了扯那些头发。

头发被轻而易举地从垃圾中拽了出来，孩子模样的腐烂的脸和身体出现在人们面前。

“啊……”有人因为这怪状而发出了惊恐的叫声，瘫倒在地。

“喂，这不是真的……”另一个人看到他那副模样，扑哧一声笑了出来。

那是一个日本人偶，被扔掉之前一定非常漂亮。虽然在漫长的时光中已经腐烂变坏，可仍然能看出那是一个女孩。

仿佛是秋天里的一桩无关紧要的事，两名工人爽朗的笑声包围了本应是我灵柩的地方。

“听我的没错吧，健？”

健、弥生和绿姐姐并排坐在神殿的木台阶上，看着拆除石墙的工程。那光景像极了我还活着的时候，三人坐在树上的秘密基地时的样子。

遮蔽夏日艳阳的树叶如今也换上了金黄的衣裳，簌簌地飘落下来，在他们脚下延伸的神社石板路也被装点成一幅黄褐色的速写图。

“是啊，幸好听了绿姐姐的建议，不然现在就要引发骚乱了。”

绿姐姐听了健的话，脸上绽放出笑容。“是吧？虽然我才十九岁，可不要小瞧我搜集信息的能力哟。其实很早以前就说要拆除那道石墙来建文化馆了，但石墙是在战争中烧毁的神社的遗迹，难得保存了下来，所以一直没有破坏它。可是，今年不是有个孩子摔下来吗？于是才突然决定拆掉它。大人真是自私的生物啊，一边毁掉自己玩耍过的宝贵的地方，一边又说着什么现在的孩子都不去外面玩耍了。”

绿姐姐说罢低头看向身旁的健。再过五六年，他就会长得和我一样高了吧？绿姐姐这样想着，一脸怜爱地看着健。

“绿姐姐真是帮了我们大忙。被你发现的时候我还在想该怎么办，没想到你居然会帮我们处理五月。”健发自心底地感叹道，眼里充满敬意。

在这样的注视下，绿姐姐心情大好。“交给我就好啦，在秘密处理尸体这件事上我很熟练呢。我不会把你交给警察或任何人的，放心吧。”

绿姐姐红唇上扬，微笑着，温柔地抚摩健的脸颊。涂着红色指甲油的指尖随意地滑过健的脸颊。她盯着健的瞳孔，仿佛在鼓励他把心里话说出来。

“我很尊敬你。”健神采奕奕地说道。

绿姐姐既感动又高兴地搂住了健，把他的脸按在自己的胸口。健快要窒息了。

绿姐姐知道自己身体内部热了起来。这样一来还能与我的坏习惯告别吗？她心里这样想着。

弥生静静地闭着眼，聆听他们两人的对话。

弥生最终还是没有说出是她杀掉了我。只要撒谎说我是从树上掉下来摔死的，她或许就不会被问罪，可是就连这样的谎话她也没法告诉父母。她内疚，她害怕，担心杀人一事暴露。

神社里秋风飒飒。冬天要来了吗？风吹得让人觉得有些冷。萧疏的黄叶随风飞舞，落在了三人坐着的台阶上。

绿姐姐取下挂在健头发上的枯叶，温柔地露出天使般的微笑。她回想着迄今为止罪孽深重的种种行为，感受着宛如她心底那个小恶魔一般的健的身体。

那个洞是过去的人偷工减料造成的吗？战前上面还建有气派的神殿的石墙已经大体被拆除了。现在，一个时代就要过去了。

与石墙共眠的每个时代的孩子的回忆都被秋风席卷着，如夏日虚幻的梦境一般消失了。

三个罪孽深重的人坐在供奉着神明的神殿前，静静地望着前方微笑着，木台阶后还藏着我的凉鞋。

他们望着本该由我们一起迎接的未来，还有离我们远去的童年……

我被绿姐姐带到了这个寒冷的地方。

这是冰激凌工厂里装置了冷冻设备的仓库。我被放在了似乎不会有任何人来的仓库的深处。

会到这里来的只有绿姐姐。

这里一整年都是寒冬，没有时间流逝。有生命的人在这里待上一天就会冻死。

但我一点儿都不寂寞。

我来到这里以后，交了很多朋友。他们全都是男孩，长着和健相似的脸。

我们一起玩竹笼眼。

大家都一脸惨白，但我和他们玩得很开心。

我和这些被诱拐来的朋友一起唱“竹笼眼，竹笼眼”，歌声凄凉寂寥地回荡在工厂的仓库中。

优子

那一天，刚回到家门口的政义看见了被火焰包裹的优子。政义大喊着奔上前去把火扑灭，可是已经太迟了。

政义哭泣不止。对不起，对不起。比起失去优子的悲痛，自责更先充塞了胸口。

因为他想起了过去母亲告诉他的事。

是好几代之前来到鸟越家的一对母子的事。

是那孩子手里握着一枝花的事。

政义把优子抱在胸前，仰头看天。天上没有月亮。

第一章　清音

这是那场大战结束后不久的事。

清音住进鸟越家工作已经两周了，她逐渐对屋子的格局和工作内容熟悉起来。这是她生平第一次出来工作，却并不觉得特别辛劳和痛苦，反而很感谢这家的主人能为她提供这么一份工作。

今天晚上做什么？老爷究竟喜欢什么样的食物？站在鸟越家宽敞庭院一角的古老的门边，清音这么想着。门旁静悄悄地生长着紫阳花和结了黑色果实的植物。

正值梅雨季节，天空阴云密布，一副行将下雨的模样。清音站在那里看着紫阳花，对面突然传来一阵清脆悦耳的木屐声。

门前有一条狭窄的石板路，几乎被竹林隐没了一半，鸟越家的主人正沿路朝这边走来。咔嗒、咔嗒、咔嗒，那声音由远及近，主人温和的目光也落在了清音的脸上。

“您回来了，老爷。”主人走到门边时，清音恭敬地低头行礼。

“我回来了，清音。”主人在清音身旁驻足，目光停留在清音背后盛开的紫阳花上，“紫阳花开了啊……已经到这个季节了呢。”

主人将双手交叉着伸进和服的袖子里，微笑着。清音一下子被他年轻的面庞吸引了。

宛如女人——每次看到主人的脸，清音都会这么想。留长头发，染红双唇，他就会像日本人偶一样充满魅力。

主人名叫政义，以写作为生。钢笔在他细长白皙的手指上磨出了茧，这让清音惋惜不已。政义是清音父亲的友人。

“清音，工作习惯了吗？”政义眯起了眼睛，“你这么年轻，一个人做家务很辛苦吧？”

没有这回事。清音满腔感激之情却无以言表，只是笨拙地笑着。除了有一个小小的疑问之外，清音是喜欢鸟越家的。

突然，清音注意到政义出门前拿着的茶色厚信封不见了。他刚才一定是去村子里仅有的邮筒那里寄信了。

“您吩咐我，我就会替您去寄的。”

“没关系。我也不能总待在屋子里不出门。”

“这样啊。对了，那间屋子不打扫可以吗？”

“嗯，那间屋子优子会打扫的。”

听到“优子”两个字，清音吓了一跳。她每次听到都会吓一跳。

“那个……夫人身体还好吗？”

话音一落，政义的脸明显地笼上了一层阴云。和天空一样，清音想。

“不太好，恐怕暂时……”

清音无法真切地感受政义的心情。她来到鸟越家已经两周了，却还没见过夫人一面，只知道夫人在政义的房间里过着几乎卧床不起的生活。他的妻子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每当政义说起优子时，清音都会这样想。

“紫阳花啊……”

政义靠近清音身旁盛开的紫阳花，清音闻到了他衣服上的香味。

“你知道吗？紫阳花的花瓣其实不是这样的。”政义指着淡蓝色的紫阳花说道，“看起来像蓝色花瓣的部分其实是紫阳花的花萼，不是花瓣。”

清音不知为何激动起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她想。

“紫阳花和细雨真是相映成趣——这个长着黑色果实的植物究竟是什么呢？”政义看着紫阳花旁生长的黑色果实，疑惑地问道。

政义俯下身，把鼻子凑近黑色果实。清音看到他这副模样，不知为何松了一口气。

乌黑的果实像小指头那么大，富有光泽，一颗一颗地、孤独地生长着。

“好漂亮的黑色。”政义说罢，就踩着木屐向玄关走去。咔嗒咔嗒的清脆声响传到清音的耳边。

清音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大雨将至，森林般的香气氤氲在空气中，充盈着她的肺，她不禁咳嗽起来。

往政义离去的方向看，鸟越家的结构就像舒展开的翅膀。清音从没想过能在这么大的宅第里工作。铺着细石子的庭院，连接大门和玄关的石板路和踏脚石，这些她从没见过。

清音又想起了那个素未谋面的名叫优子的女人。

政义总是和优子一起在他的房间里用餐。一到吃饭的时间，清音就会用托盘端着两人的食物送到房门口。走廊两侧的墙壁斑驳，土都露了出来。连成一排的房间被纸拉门隔开，没有窗户，平日里总是一片昏暗。走廊的黑色地板很光滑，每次走过都会发出吱吱的声响。

他们就是这样听出清音来送食物的吧？每当清音端着食物来到房门前，还没出声通报，政义就会在里头吩咐道：“就放在那儿吧，谢谢你了。”

清音把托盘放在政义和优子的房间门口，随即退下。清音从没见过房门打开的样子。

老爷和夫人都是奇怪的人呢，清音心想。她认为政义和优子是故意不在她面前开门的，他们似乎竖起了耳朵，警惕地听着她经过走廊时发出的吱吱声。每每想到这一点，清音都觉得后背发冷。

鸟越家昏暗潮湿的长长走廊里，远处和角落里都沉积着黑暗，身处其间，清音会察觉到无法忍受的被人嫌弃的视线。来到这个家后，她不止一次地经历了这样的瞬间。走廊墙壁上挂着的般若[1]和天狗[2]的面具，似乎会趁她移开视线的一瞬间改变表情，这总是让她不由自主地加快脚步。

刚到鸟越家工作的某一天，清音去政义和优子的房间收托盘。他们用过的餐具就和被送过来时一样，孤零零地放在走廊上。清音一如往常地默默将托盘端回厨房。

那天晚饭的配菜是天妇罗。清音只吃过一次天妇罗，还是小时候父亲带她去吃的，后来便再也没吃过。因此，自己做天妇罗给政义和优子吃，她感到不放心。

这样可以吗？正宗的天妇罗是这种味道吗？清音将面前的天妇罗和记忆中的反复比较。

清音经常到邻村的一家店买蔬菜，也会顺便向他们请教烹饪的事。天妇罗就是按他们教的做的，但她不确定是不是正确的做法。因此当她去政义和优子的房门前收餐具时，看到饭菜剩了一半，她心中充满了深深的愧疚之情。

怎么办？要开口吗？是不是该问问我的天妇罗哪里做得不好？清音端着剩了一半的饭菜犹豫不决。

就在这时，房间里传出了政义温和的声音。纸拉门依旧关着，清音觉得隔着门对话有些奇怪。

“清音，你现在方便吗？”

来了，清音想。

“清音，从明天起给我和优子各盛半份食物好吗？”

盛半份是什么意思？我做的菜那么难吃吗？是再也不想吃了吗？

“我们两人的饭量很小，平时也都不怎么活动，所以从明天起我们的食物都减一半的量，好吗？”

“那个……”清音小心翼翼地问政义，“是不是我做的菜不好吃呢？如果是的话，还请您直说……”

门那头传出了政义爽朗的笑声。“你做的天妇罗真的很好吃。”

清音感到脸颊一下子变得滚烫，匆忙退了下去。当她意识到只听见了政义的笑声而没听见优子的声音时，已经是那天夜里辗转反侧时的事情了。

食材都放在储藏室里，从那里可以直接进出厨房，十分方便。储藏室里堆放着许多被干燥发白的泥土覆盖的纸箱，还有落满了灰尘的火炉等杂物，弥漫着像有潮湿稻草的仓库那样的气味。

纸箱里总是装着从邻村买来的土豆和胡萝卜等蔬菜。一天，清音向内一看，发现箱子空了。

怎么办？这样一来就无法准备午饭了。清音将纸箱一个一个地打开。纸箱因受潮而变得柔软，表面的泥却是干燥的。她摸着箱子，手指慢慢变白了，身上也渐渐冷了起来。

每个箱子都是空的，看来没有做午饭的食材。怎么办？早应该注意到食材不够的，清音非常自责。可她没有放弃，继续把脸贴在灰尘弥漫的石板地面上寻找着。终于，她发现火炉后面藏着一个纸箱。

清音松了一口气，抚了抚胸口，打算移开火炉看看纸箱里有什么。火炉非常重，抬起来的时候，能感觉到里面还装着煤油。

纸箱里还有少量已经放了很久、变得发黄的萝卜和洋葱，似乎可以勉强做出政义和优子的午饭了。

至于我……算了，我随便吃点野果就好了。

清音正这样想时，发现储藏室墙壁一侧的架子上并排放着几个木箱，粗糙的表面写着“人偶”的字样。无论字迹还是箱子本身，看上去都有些年头了。

清音被这两个字吸引了。她不会认汉字，但因为父亲是人偶师，她知道这两个字的形状和意义。

那些并排放着的木箱里都装着人偶吗？如果是，那数量还真不少，或许里面还有身为人偶师的父亲的作品。清音被好奇心驱使着，决定打开其中一个。

清音踮起脚，小心翼翼地从架子上取下一个木箱。一拿到手里，她感到有些意外。放到地上打开一看，她才明白箱子为什么格外轻。

木箱中空空如也。其他箱子也都一样，应该收在里面的人偶一个都没发现。

那天下午，清音决定去邻村买蔬菜。她告诉了政义，政义慷慨地给了她足够的钱。

“家里没有汽车，但可以用储藏室里的板车。你一个人可以吗？如果太重，就让那家人帮你送回来吧。”

清音向他道谢，说着“没问题”便出了家门。

即使什么货物都不载，要想挪动板车也很费劲。不过一旦车子动起来，不费吹灰之力它就会自己前进。穿过鸟越家的大门和被竹林遮挡的石板小路，清音和板车一起出发了。清音不明白，为什么老爷特意嘱咐她去邻村而不在本村买呢？

说起来，清音感觉住在这一带的人看她的眼神都有些冷淡。她拉着板车跟他们打招呼，可大家都移开视线，好像她会给他们带来麻烦似的。

村子和村子之间是一望无际的田野，沿着崎岖的道路一直往前走就能到达邻村，那里有一家鸟越家经常去买菜的店。他们卖蔬菜给清音，热心细致地教厨艺不精的她烹饪。他们对她和对别人一样，没有差别，十分亲切，因此清音很喜欢他们。

在梅雨季节难得放晴的天空下，清音拉着板车走在铺着大小石头、崎岖不平的路上，看到了一辆从邻村驶来的三轮卡车。道路狭窄，不足以让卡车和板车并排行驶，于是卡车驶近后便停在了路边，等待清音通过。

清音道了谢，想赶快走过去以免挡路。就在这时，卡车司机叫住了她。

“你……是鸟越家派出来办事的吗？”看起来司机是邻村的人。

“是的。”清音答道。

“哦……”司机抚摩着下巴，“那——加油吧。”他这样生硬地说了一句。

这句听似冷淡的话中隐隐带着一丝温暖。清音有些明白政义为什么让她来邻村买菜了。

收完麦子的田野似乎变得有些暗淡。抬头看去，天空中飘着一片云，遮住了太阳。

---

[1]日本传说中一种内心充满女性的忌妒与怒火的妖怪。

[2]日本传说中一种会幻术的妖怪，有些地方将其作为山神来祭拜。

第二章　房间

政义在十叠大的房间里写作。他坐在角落的椅子上，钢笔在稿纸上游走。

房间的另一角放着巨大的旧三面镜，为了不让它自动打开，左右两面镜子的把手用红线缠了起来。

政义和三面镜的对面摆放着许多人偶，长头发的日本人偶占了大多数，它们将雪白的脸一齐朝向房间中央，面无表情地伫立着。

进入这个房间的人被这些人偶包围着，会产生一种被一群面无表情的陌生小孩包围的感觉。

人偶面前铺着一张床，政义停笔望向那张床，躺在上面的是被他称为优子的女人。

优子在被褥中一动不动地盯着政义。

突然，政义的耳边传来了优子的声音。

老公，我看到了一点儿清音的脸。

那声音又细又小，几乎听不见，只有政义能听清。

“很伶俐的一个姑娘，是吧？”

嗯，我只是从门缝里瞥见了要出门的她，不过她可真是年轻啊。不知道工作累不累呢？

政义站起身来，走到躺着的优子身旁，把手温柔地放在被子上。

她出门的时候我去了一趟厨房，看到了记着做菜方法的纸条，是用平假名写的。

“啊，那孩子没上过学，所以只会写平假名。”

那也很了不起啊……

危险的声音——政义听到优子的声音微微颤抖着，好像随时都会消失。

没上过学却认识平假名，真了不起。

“是啊，那孩子的父亲因为肺结核去世的时候，我看她一个人孤苦伶仃，便把她接了过来。不过现在觉得雇了她真是太好了。对了，她到我们家来的时候，还带来了她父亲做的人偶。是童子人偶。”

政义用三根手指温柔地抚摩着优子光滑白皙的脸颊，优子那张毫无生气、苍白冰冷的脸上露出了喜悦之色。

优子有时会恍惚，会沉默，这让政义很担心。她目光迷离，不知道在看哪里，也听不到政义的声音，仿佛是去了另一个世界。政义为此惶惶不安。

清音送饭时，走廊会发出吱吱的声响，让政义和优子都知道她来了。

政义向她道谢后，静听她的脚步声远去，然后才将门外的食物端进来。

然而，迷迷糊糊的优子沉默地坐在床上，食物送来了也没有任何反应。政义把筷子放在她纤细的手指中，她仍然没有要吃饭的意思。

这种时候，政义总是很害怕，直呼优子的名字。

“优子！优子！”

他摇晃优子单薄的肩膀，优子柔顺的长发也随之剧烈地摆动。

这时，优子开口了。

怎么了，老公？

听到这句话，政义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

这样的时刻，优子的脸在政义看来既温柔又充满怜爱。政义总是有种错觉，优子那白皙的皮肤和端丽得像不属于这个世界的五官似乎膨胀了起来，把他吸了进去。

怎么了，老公？

第三章　缝隙

鸟越家的庭院和神社一样宽敞，还适当地布置了造型优美的大石头和石灯笼。老竹编织而成的篱笆围绕着庭院。庭院外侧有一片竹林，风一吹就发出沙沙的声响，清音常常能听到。夕阳西下，天空的一边被染成了橘黄色，将竹林衬托得格外宽广幽暗。风吹竹摇，看上去就好像在远处吼叫的动物。

这条路是怎么回事？

经过平时不会去的屋子后面时，清音第一次发现竹林深处有一条隐秘的小路。这时已经到了做晚饭的时间。

怎么回事？

清音歪着脑袋望向竹林深处。小路被竹子遮挡着，无法看清前方有什么。最后，清音还是抱着这份疑虑，回到屋子里开始削土豆皮。

第二天，清音走上了竹林深处的那条小路，想一探究竟。天空灰沉沉的，阴云密布。抬头看去，小路两端的竹子笔直地耸入云霄，在空中汇成一点。清音感觉自己被竹林包围了。

小路两侧的杂草长得高而茂盛，有的甚至能探到清音的鼻尖。小路不断向前延伸，路的尽头是一座墓。

这是一座气派的墓，并不只是一块孤零零的墓碑而已，而是由许多大石头堆砌而成的，上面还立着一根刻有名字的石柱。

不是年代十分久远的墓。

清音走近一看，墓和竹林之间仅有的缝隙中，蛇扭动着身子，匆忙前行。

供在墓前的鲜花已经变黑，旁边放着一根快要腐烂的小竹笋。

原路返回庭院时，阴云密布的天空下起了绵绵细雨。

糟了，得赶紧收衣服！清音一路小跑着回到晒衣服的地方。

在厨房门口旁边，晾衣竿由绳子系着吊在屋顶上。竹制的晾衣竿已经褪色，上面挂着洗好的衣物。清音迅速取下衣物抱回屋子里，然后又这样重复了一次。

近来小雨不断，衣物总是晾不干。这样可不行，清音心想。

第二次抱了衣物回屋时，她发现政义和优子的房间的纸拉门微微开着。

把衣物全都送回屋里后，清音松了一口气。可是刚才窥见的纸拉门的缝隙不断浮现在脑海中，久久无法散去。来到鸟越家已经一个月了，还从来没进政义和优子的房间看过。不仅如此，连优子的身影都没见过。有时清音给优子洗白色睡衣，衣服上面几乎没有什么污渍，干净得让她怀疑是否真的有人穿过。

清音甚至怀疑，家里是否真的住着一个名叫优子的女人。

总是卧床的人很难弄脏衣服，所以换洗的衣服一直都很干净，清音这样想着，可还是觉得从没见过优子这件事很不寻常。

夫人一定是个美人，清音想，因为是老爷的妻子啊。

因为是妻子。

一旦开始这样想，清音就感到受不了，穿上草鞋走了出去。

外面烟雨蒙蒙。

清音站在那里，望着政义和优子的房间。纸拉门虽然开着，却看不见里面。清音屏住呼吸，小心翼翼地走动，想从房前经过。

小心翼翼地，若无其事地，只是经过……

越靠近纸拉门的缝隙，清音越是激动。房外的走廊边有一块平整的大石头，此刻被雨打湿了，上面放着一双草鞋。

我只是经过一下，只是瞥一眼房间内部。

清音的两腿变得僵硬，她用余光瞥见门上的纸有些泛黄，还透过门缝看到了一台三面镜。屋里还有一把椅子，上面没有人。

雨淋湿了衣服，攥紧的手心也被汗水浸湿了。

透过纸拉门的缝隙，清音还看到摆满了一整面墙的面色雪白的人偶。人偶前铺着一张床，被褥鼓鼓的，似乎有人躺在里面。可是经过门前的一瞬间，清音看到的却是躺在被褥中、面无表情地望向她的人偶。

第二天，清音空闲时便离开鸟越家，去了静枝的家。静枝是之前在鸟越家工作的姑娘，在清音到鸟越家的六个月前，她辞去工作，嫁到了邻村。她有时会教清音做菜和缝纫，每次清音来做客，她都亲切地招待。

“怎么了？今天看起来没有精神呢。”

清音听到静枝的话后微微一笑，但笑容很快消失了。

两人坐在走廊边喝着静枝沏的茶。清音不经意间抬头一看，发现眼前的紫阳花开了。淡蓝色的花朵和今天灰蒙蒙的天空很相配，清音这样想道。

“你看，这是我捡到的。”静枝手中有一只短毛短腿的小猫。

“啊，好可爱……真新奇啊，这是小猫玩具吗？”

“傻瓜，这是真的。”看到清音好奇地盯着自己手中的小猫，静枝眯起了眼，“这只小猫迷路了，无处可去。肯定是有主人养过的，否则不会这么温驯。我呢，一遇到这种迷路的小动物就会捡回家。”

“今天你丈夫不在家吗？”清音喝着茶问道。

静枝轻轻笑出了声。“在地里。”

“你笑什么？”

“很好笑嘛，那个人——他让我待在家里。”

有什么好笑的？清音歪着脑袋，不太明白。

“我怀孕了。”

“怀孕？！”清音看向静枝的肚子，那里还没有鼓起来，小猫在她的膝上翻滚。“真好啊！”清音非常激动，为她高兴。

“谢谢。清音你呢？工作辛苦吗？”

“嗯，我和父亲都很感激老爷，只是……”

见清音欲言又止，静枝没有催促，只是喝着茶等她说下去。

走廊外有一个小小的园圃，里面插着几根细细的棍子。绿色的藤蔓缠绕在棍子上，开出了小小的花。园圃前方的道路上，有一个弯着腰的人正慢慢走着。

“那个……静枝，你见过夫人吗？”清音小心翼翼地问道。

“夫人？嗯，见过啊。”

“哎？！”

“是个美人呢。”

清音惊讶地看着静枝。昨天纸拉门的缝隙中并没有出现优子的身影，清音不知道优子这个人是不是真的存在。就是为了弄清这件事，她今天才到静枝家来的，可听了静枝的话，她觉得自己简直像个傻瓜。

静枝把小猫放下，站起身来，走到面前的树旁。树干很细，却有两个清音那么高。树上结着小小的红色果实，静枝摘下一颗放进了口中。

“木半夏的果实，清音你要尝一尝吗？”静枝说罢，又摘了三四颗，放在清音手里。

那是富有光泽的小果实。清音放在嘴里一咬，又酸又甜的汁液在舌头上弥漫开来。

“好吃吧？现在正是吃这个的时节。不过有的品种发苦，以为是甜的，放进嘴里却是苦的。”

清音学着静枝的样子，把果核吹走了。“我最近也碰到了这样的情况呢。刚吃了一口就吐掉了，可是舌头上的苦味好久不散，漱口也没用。那天夜里，我又恶心又头晕，怎么都睡不着，还以为要死了。”清音又往嘴里放了一颗木半夏的果实，咀嚼起来。

静枝在面前笑着，清音感到被轻松的幸福感包围着，不安和疑虑都消失了。

“真好……”清音拨弄着掌心的红色果实，喃喃自语。

老爷并没有看到幻影，啊，真是的，我还以为他被什么东西缠了身。

“再跟我说说夫人的事吧。”

静枝看着清音，歪了歪脑袋，似乎在搜索记忆。“皮肤很白。”

“是白人吗？”

“不是的，傻瓜。”静枝眯着眼笑了，“是皮肤白皙、纤弱苗条的人。真的是个美人。她以前总是和老爷并肩坐在走廊上，我一直都觉得他们夫妇真让人羡慕啊。”

看到静枝眯着眼沉醉在回忆里的模样，清音有些羡慕。“我真是个傻瓜啊。”

听到清音这样说，静枝吃了一惊。“为什么？”

“因为我从没见过夫人，还以为鸟越家根本没有这样一个人。我真是个傻瓜。”

“你在说什么啊？夫人两年前就去世了，竹林里不是有夫人的墓吗？那时老爷很可怜，我从没见过他像那样痛苦发狂，可怕极了。”

静枝究竟在说什么？清音一头雾水。当话中的意义一点一点地进入脑中时，清音把茶杯放在走廊上，发出了哐的一声。

清音站起身，双腿颤抖，眼前天旋地转。回头一看，静枝正惊讶地望着她。

“怎么了，清音？”

怎么办？要都说出来吗？政义这些日子以来的态度，从纸拉门的缝隙中看到的人偶，从未谋面的优子……这些要告诉静枝吗？可是说了之后怎么办？如果这些话在村子里流传开来，人们会如何看待政义呢？

思来想去，清音感到受不了了。踩着木屐咔嗒咔嗒向她走来的政义，站在门边谈论着紫阳花的政义，全部在脑中苏醒了。清音不知该怎么办。

“清音？”

猫叫了。

可清音完全听不进去。

又酸又甜的小果实从清音手中滑落，悄无声息地掉在了地上。

“我出门了，清音。”

目送政义离开后，清音下定了决心。

现在政义不在家。她心中痛苦得发狂。

这是她犹豫再三后做的决定。

吱吱，吱吱……清音穿过昏暗的走廊，在政义的房门前停下。现在，房间里应该只有一个名叫优子的人。清音在门前并拢双膝，端正地跪坐好后，努力止住肩膀的颤抖，鼓起勇气挺直了身子。

“打……”她声音沙哑。

面前的纸拉门后如果真的有一个名叫优子的人，她也就安心了。

“打扰了……我是清音。夫人，我是清音。夫人，请您回应我。拜托了，请您回应我……”

然而，无论等了多久，门后都没有回应。

“夫人，请回应我！夫人……”

清音犹豫了一下，鼓足勇气把右手伸向了纸拉门。她战战兢兢、一点一点地将门推开，终于看见了房间的全貌。

清音仍然端坐着，仔细地扫视房间里的每一个角落。

黄色的阳光透过拉门，给房间投进了些许亮光，但房间的其他角落仍旧一片昏暗。女孩样貌的人偶有一半融入了黑暗之中，数来竟有五十多个。那些失去血色的人偶面无表情地排列在一起，在清音看来，似哭又似笑。

更奇怪的是，人偶前铺着一张白色的床。清音看过去，跟昨天一样，那个长头发、白皮肤的人偶被温柔地安放在被褥中。和其他人偶相比，那个人偶似乎具有更加不可思议的魔力。盯着那张白皙的小脸，清音产生了一种错觉，感到自己要被吸进去似的。她不寒而栗，恍如置身梦境。

清音慌忙从人偶身上挪开视线，扭头看向房间的另一侧。

她没有看到那个名叫优子的人。

房间另一侧有一个绘着蓝色富士山的壁橱，还有政义写作时常坐的椅子。椅子前是一张富有光泽、纹理分明的木桌，上面整齐地放着

几支钢笔，仿佛在等待主人回来。看着这些东西，清音不知为何感到寂寥悲伤起来。

房间一角放着一台奇怪的旧三面镜。左右两面镜门紧闭，把手不知为何用红绳沿顺时针方向系在了一起。这台三面镜奇怪的地方在于，和房间里其他摆设比起来，它显得格外老旧。

三面镜上并没有雕刻东西，也不是用有光泽的木头制成的。明明这样老旧却没有买新的来替代，依然保留在鸟越家，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清音解开红绳，轻轻打开两侧的镜门。中间的镜子有许多裂纹，就像蜘蛛网一般，只有角落里的一小块完好无损，能照出人的脸。

就在这时，清音在那一小块镜面上看到了一个女人雪白的脸。啊！就在她轻声尖叫着回过头去的一瞬间，她的右肘撞到了三面镜，几块碎片掉了下来。睁大眼睛仔细一看，身后那个面色雪白的女人不见了，清音感到有如冰冷的蛇爬过脊背般的恐惧。

她匆忙捡起镜子的碎片，合上镜门，将红绳系在把手上之后，头也不回地冲到了昏暗的走廊上。

受到惊吓的清音哭着回到了自己的房间。她蜷缩在角落里，紧紧抱住父亲制作的人偶。

第四章　镜子

“优子，我回来了。”政义推开纸拉门，回到自己的房间，“有没有发生什么事，优子？”

没有，什么事都没发生。

“是吗？那就好。谁也没进来吧？那就好。”

当政义望向房间角落里的三面镜时，却发现了奇怪的事。他走近三面镜，想看个仔细，刚把脸凑了上去，他就喊出了声。

“这是怎么回事？优子，不能撒谎哟。今天有人进来过，还打开了三面镜，对吧？优子，不能撒谎哟。”

为什么？为什么要怀疑我说的话呢？真的什么事都没发生。

“不可能的。优子，你看三面镜上的绳子。因为镜子太旧了，镜门总是自己打开，我才在把手上系了红绳。”

怎么了？现在不也系着吗？

“不一样，优子。红绳应该是沿顺时针方向缠绕的，可是你看，今天是逆时针的。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啊，老公，是我打开的，是我打开了三面镜。

政义打开了两侧的镜门检查，吃惊地喊出了声。“优子，里面的镜子破了，碎片应该掉在哪儿了才是。”

老公，镜子之前不就破了吗？

“不，不一样，优子。以前只是有裂缝，但没有缺口，可是今天这里和这里都不见了——一定是掉在哪儿了，可是哪儿都找不到啊，优子。”

房间内人偶林立，政义走近其中的一个，轻轻地抚摩人偶的头发，温柔地说道：“告诉我实话，优子。清音今天是不是进来了？你刚才是为了袒护她才撒谎的吧？”

嗯……没错。清音进来了。

“这样啊……可你是怎么回事呢？你没有告诉她不要进来吗？没有劝告她不要碰三面镜吗？”

啊，对不起。清音进来的时候我好像有点儿恍惚，但好在我醒过来了，好好地跟她说了。快点从房间出去——我是这样对她说的。老公，你千万不要责骂清音。

政义宛如人偶一般，面无表情地凝视着三面镜缺失的部分。“嗯，优子，我不会责骂她的，但我希望她能把碎片还给我。”

夕阳把纸拉门染成了红色。一天之中只有这个时候人偶的脸才像被注入了血液，宛如婴儿的脸一般红扑扑、软乎乎的。

第五章　优子

清音再也无法忍受了。

昨晚她到政义的房间去收餐具，发现了一件奇怪的事。

木托盘放在纸拉门前，上面摆着几个空了的盘和碗，这没有什么问题。政义和优子两人用的筷子和茶杯都在，这也没有什么问题。可是他们都剩下了同样的食物，没动筷子，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清音疑惑极了，忍不住询问房间里的政义。

“老爷，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可以吗？”

“怎么了，清音？”政义的声音像往常一样温柔。清音感到心都被揪紧了。

“老爷，今晚的竹荚鱼是不是不合您的胃口呢？还请您如实相告。”

“没有，你做的菜没有问题，只是我和优子都不喜欢吃竹荚鱼。我没有事先告诉你，是我不好。虽然知道这很失礼，我和优子还是把竹荚鱼剩了下来。”

“可是……可是，老爷和夫人都讨厌竹荚鱼吗？都讨厌到不愿尝一口的地步吗？”

“嗯，是啊，清音。”

这样说来，清音想起了很早以前两人也曾把菜剩下来过。

没错，那时她还是个什么都不懂的新人，不知道两人都吃得少，做了很多菜送来。

想到这里，清音心中一惊。那时老爷和夫人都把饭菜剩下了一半，后来老爷便吩咐她以后只给两人盛半份食物。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如果老爷说的是真的，那么两人都只有普通人的一半饭量，换句话说，两人的饭量合在一起就是一人的量。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如果老爷说的都是谎言……

不，这不可能，我不希望是这样。可是倘若优子这个人真的已经离开这个世界死去了呢……

清音想象着政义伪造出一个优子，吃着两人食物的场景。

政义先用筷子将食物送到嘴里，然后再扮作优子继续用餐。

接着政义对着不存在的优子柔声低语，再模仿优子的语气回应。

以这种形式进餐是吃不掉全部食物的，因此两份食物才各剩下了一半。政义不吃的竹荚鱼在优子的盘子里也剩下了。

优子就是政义。

优子的食物前坐着的一定是那个躺在被褥中的人偶，可是政义却相信房间里除了他以外还有一个名叫优子的女人。

啊，这是什么样的噩梦啊！清音感到天旋地转。

老爷，名叫优子的夫人不是已经在两年前死去并埋葬在竹林的墓里了吗？

清音从政义房门前离开时，眼泪止不住地扑簌簌流了下来，滴在了托盘上的碗中。走廊依旧吱吱作响。

第二天，清音终于下定了决心，契机是政义突然要外出。

“清音，我中午要出一趟远门，回来应该很晚了。”政义一身要外出的隆重打扮，还拿着平时不怎么用的黑色大皮包。

“清音——”政义盯着清音的眼睛说道，“千万不要进优子的房间，知道了吗？”

“是。”清音应了一声。

“好。绝对不可以进入那个房间哟，你答应我。”

“是，我答应您，绝对不进夫人的房间。”清音的声音有些颤抖。

听了清音的回答，政义便离开了鸟越家。他今天少见地没有穿木屐，所以没有发出咔嗒咔嗒的声响。很快就只剩下站在门外送行的清音一人了。

今天就都结束了，老爷。

清音在心里对已经看不见人影的政义说道。

老爷，您今天回家的时候，住在您脑海里的夫人就会真的从这个世界消失了。啊，这样一来，您一定会讨厌我吧？可是我再也受不了了，我和您都结束这场梦吧！待您清醒过来的时候，我相信迎接您的将是空气清新的早晨！

“夫人，夫人，我送晚饭来了。”清音向屋内呼唤，然而没有听到回应。

为慎重起见，清音还是把优子的晚饭放在了房门前。如果来收餐具的时候食物都没有了，说明优子这个人吃光了食物，那就证明她真实存在。

我正在做背叛老爷的事。清音这样想着，将火炉中的煤油用漏斗倒入玻璃瓶中。

吊在储藏室天花板上的灯泡摇晃着，微弱的橘黄色灯光照在清音的手上，流入墨绿色瓶中的煤油散发出暗淡的光。

突然，清音抬头看见了架子上曾用来装人偶的木箱。每当看到上面的“人偶”字样，她就有一种被催促的感觉。

把煤油倒入瓶中后，清音把玻璃瓶和火柴拿到了鸟越家宽阔的庭院中央。

在这里不管燃烧什么，都不用担心火会蔓延到别的地方。

太阳隐匿形迹，四周全都没入了黑暗之中，让人分不清是竹丛还是夜空。今晚是一个没有星辰和月光的多云之夜。

我一生都不会忘记这黑暗的，这有如无底深渊般的黑暗，这湮没了真实存在的竹林和石灯笼的黑暗。这一夜的黑暗，将会折磨我一生吧？

清音举着点燃的蜡烛呼唤优子。烛火来回摇摆，照在清音的脸上，宛如在跳舞。

吱吱，吱吱……清音穿过走廊，来到政义的房门前。政义外出了，不会在房间里。如果他说的是真的，那么房间里现在应该只有一个名叫优子的女人。

然而看到门外的托盘时，清音心里一阵悲伤——食物和拿来时别无二致，没有人动过。

老爷，如果房间里真的住着一个名叫优子的女人，放在这里的食物怎么会丝毫没有减少呢？您口中的优子在两年前已经死了，您只是在人偶身上看到了逝去的妻子的幻影，不是吗？

“打扰了。”清音噙着眼泪，推开了纸拉门。

打开房间里的电灯后也根本看不到半个人影，只有面色苍白的女孩模样的人偶并排放在那里。柔和的灯光映出人偶白皙圆润的脸颊和乌黑柔顺的长发，令清音倒吸了一口凉气。

究竟有多少年没像这样身处被人偶包围的夜了？清音想起了小时候在人偶师父亲的工作间里过夜的情形。

清音害怕人偶。她们好像总在盯着自己，令人厌恶。她们是不是下一秒就要动起来？在移开视线的瞬间，她们是不是就会摘下面无表情的面具笑出来？或是像号啕大哭的孩子那样，身披不齐整的红色和服，骑着马飞奔而来？每思及此，清音都害怕得想赶快逃跑。

房间中央铺着两床被褥，一床是政义的，另一床应该是优子的。

可是睡在被褥中的那张雪白的脸怎么看都不属于人类，而是人偶。

清音确信这个人偶就是优子，而且很可能是父亲的作品。

清音掀开被子，发现人偶穿着一身白色睡衣。我洗的是人偶穿的衣服——清音想要扼制这个想法，却无能为力。

一直以来，我不就是被这个名叫优子的人偶操控的人偶吗？而且被操控的不仅仅是我自己。

清音抱起优子。

走出房间，关上灯，并排陈列的人偶全都没入了黑暗之中。

这时候，人偶或许在笑，也或许在哭。

清音把优子抱到庭院中央，让她仰面躺好，然后点燃了蜡烛。烛火来回摇晃，在清音的脸和优子面无表情的脸上投下了颤动的黑影。庭院里形成了一个朦胧地浮动着的明亮空间。

这个人偶迷惑了老爷，以长眠于墓里的优子的名义被老爷宠爱。

想到这里，清音把瓶子里的煤油泼到了优子身上。白色睡衣很快吸收了煤油，变得透明。清音继续泼着煤油，直到瓶子变空才把它放在地上。

地上的优子被煤油浸湿，反射着烛光。清音心想，这个人偶真美，比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个人都美。

清音静静地点着了火。

火焰瞬间将充分吸收了煤油的白色睡衣吞没，膨胀起来。包裹着优子的火焰比蜡烛明亮数倍，照亮了鸟越家的庭院。

如同白昼一般，清音心想。她看着那火焰，眼眶热了起来。

人偶在燃烧，老爷深爱的人偶在燃烧。清音反复想着这句话，后退一步，远离了火焰。

火焰包裹着优子全身，全然没有要停下的迹象。

火星飞溅，在没有风的夜空中升腾。在没有月光也没有星辰的黑夜里，火星飞到了又远又高的地方，闪烁着红色的光亮。

突然，政义激动的喊叫声传来。

“这是在干什么？！优子！优子！”

政义把皮包扔在门口，拼命冲到火焰旁。

“啊！这……这……”

政义完全说不出话了，只是一次又一次激动地喊着。他迅速脱下外衣盖在火焰上，紧接着自己也扑了上去。周围只剩下蜡烛和渗入地表的煤油燃烧着的火焰。

“老爷！那是人偶！优子已经不在了！清醒一些，老爷！”

可是政义仿佛当清音不存在似的，不断地喊着“优子，优子”，眼泪止不住地落下来。

“老爷！您看看我，老爷……”

政义用自己的身体扑灭了火，用力地抱着被火烧灼、美貌不再的优子。他一次又一次地贴近优子的脸，哭泣着道歉。

“啊，优子，对不起，对不起……”

他用尽全身力气哭喊着，仿佛灵魂被切掉了一块，全身颤抖不已。

看着眼前的政义，清音痛彻心扉。

政义紧紧抱着优子，哭泣不止。清音从背后抱着政义，也放声大哭起来。

丢在地上的蜡烛熄灭了，残存的火星燃烧着，微微照亮了清音脸颊上滑落的眼泪。

第六章　颠茄

医院的木门十分老旧，推到一半便卡住了。走进医院，潮气和药物的气味混杂在一起，充塞在胸口，令人不快。茶色的拖鞋也很旧了，找了又找，也没发现一双完好无损的。

和昏暗潮湿的室内不同，窗外的阳光明晃晃的。已经是盛夏的阳光了吗？

候诊室里的黑色皮椅多处都破损了，黄色的填充物露了出来。穿过候诊室再经过老旧的木地板走廊，政义被带到眼前的房间。一名医生正坐着等待他。

医生看起来很年轻。他脸色黯黑，用阴郁的目光盯着走进来的政义。政义紧张起来，不知不觉中握紧了手帕。

“啊，太好了。我真的是这么想的。哎，父亲也是这么想的，对不对？听说老爷很快就能出院了，只要和医生再谈一会儿就可以出院了。我很担心，所以问了医生，医生是这样说的。他还说，对老爷来说，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找一个地方好好静养。老爷现在正在和医生交谈。父亲，老爷的事你是知道的吧？你们可是朋友啊。”

得知政义不用住院，清音十分欣喜。对她来说，最让她高兴的消息就是政义虽然受到了不小的打击，但很快就能恢复正常生活了。

“来吧，能跟我说说吗？”医生让政义坐在圆凳子上，开口说道。

政义微微一动，凳子就会发出四分五裂般的尖叫声，刺耳难耐。“优子……优子在燃烧。我回家以后，优子就已经被火烧着了。啊，啊，到现在我都无法忘掉那一幕！”政义的声音在颤抖。一闭上眼，包裹着优子的火焰就在眼底跃动，怎么都不肯消散。“啊，优子……医生，优子什么时候能回到我身边？”

医生皱了皱眉，轻轻地答道：“不……你最好不要见她。她的尸体惨不忍睹……”

汗水从政义的后背缓缓滑落。他擦拭着额头上渗出的汗珠，指尖变得黏糊糊的。

“我理解你的心情。”医生沉痛地说道。

“优子是我的第二任妻子。前妻已经去世了，要说与她有关的回忆，大概也就只剩下那台三面镜了。”

政义将身子向前倾，凳子发出了很大的声响。那是犹如用指甲挠墙一样的声音，随即就被吸入房间的角落里，消失了。

“镜子确实有裂缝，不能再用了，不过那是我因肺结核死去的前妻留下的宝贵遗物，所以当清音把碎片拿走后，我感到有些惋惜。”

“您第一任夫人是何时去世的？”

“两年前。我为她修了气派的墓厚葬了她。她生前在村子里受到了充满恶意的对待。”

“原来如此……您第二任夫人也去世了啊……”

“这是因果报应……”

“因果报应？”

“优子……我没想过优子会以那样的方式死去……”

政义和医生都沉默了。沉默久久地笼罩着房间，以至于政义觉得或许是声音从世界上消失了。

忽然医生打破了沉默。“我刚才和清音谈过了……”医生脸色苍白，“你们说的话有很多不一致的地方，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政义沉默良久，然后像放下重物似的把叠好的手帕放在了木桌子上。“或许你不会相信。”政义看着医生的眼睛说道。

“我不会相信什么？”

政义没有回答。在医生的注视中，他用颤抖的手指轻轻打开了桌子上的手帕。

手帕里有两颗漆黑的小果实，犹如吸收了所有光线般闪闪发亮。

是生长在鸟越家门旁的植物的果实。

“这是什么？”医生将脸凑近桌子上的黑色果实。

“这些果实是我在清音房间的角落里发现的。这些小果实很有光泽，对吧？这是生长在鸟越家的植物的果实，名叫颠茄。”

“颠茄？”

“是的……”政义脸色发白，嘴唇剧烈地颤抖着，好像在忍耐呕吐一般，“颠茄……据说哈姆雷特的父亲就是被这种果实毒杀的。”

医生正要伸手去拿黑色果实，闻言停了下来，脸色也变得难看起来。

“我有个在出版行业工作的朋友，我拜托他调查的。”

“这种有毒的果实究竟是怎么回事？”

政义皱紧了满是汗珠的眉头，不知该从何说起。不得不说的事有很多。“虽然和这场不幸没有直接关系……”

医生点了点头，示意政义说下去。

“我是从朋友那里听说的。那是十多年前发生在山那一头的事……啊，不，准确来说是传言。”

政义和医生身上都渗出了汗珠，却感到很冷。

十多年前，几个男人到深山里去挖野菜。傍晚时分，他们在深山中发现了一种不知名的植物。植物虽小，却结着看似无比美味的果实。

会是什么味道呢？他们想。可是光看是无法弄明白的，于是其中一人摘下一颗尝了尝。

那就是他的不幸。

其他人都围着那个吃了果实的人，问他到底是什么味道，可是他没有回答，而是突然趴在地上，像野兽一样狂奔而去。据说他的眼睛布满血丝，目光炯炯。

其他人错愕地站在原地，眼看那个人消失在深山中。

过了一会儿，三声似人又似狼发出的奇怪号叫声从远处传来，响彻山谷。

敞开的窗户中吹进了一阵风。

“之后，听到号叫声的人们战战兢兢地进入深山，发现那人口吐白沫，已经断了气。”

医生一脸严肃，身子向后仰，椅子发出了刺耳的声响。“他吃了有毒的果实后以为自己是狼，然后就死掉了，是这样吗？这和清音有什么关系呢？”

政义和医生都目不转睛地看着桌子上的黑色果实。远处传来人从走廊跑过的声音，仿佛来自另一个世界。

“我认为清音吃了颠茄，这种果实只要0.1克就能置人于死地。”

医生瞪大了眼睛。“可如果清音吃了这种毒果就活不了了吧？但她还活着啊……”

“虽说只要0.1克就能毒死人，可这个数据并不是在人身上做过实验而得出的，所以没办法断定。而且清音可能吃到一半就吐出来了，还有效果也可能因人而异。清音确实还活着——不，应该说她是幸存了下来……”

“原来如此，我明白你想说什么了。你的意思是，和刚才你说的那个吃了毒果实而变成狼的男子一样，清音也出现了类似的状态，对吧？”

“稍微有些不同。我认为与其说是出现了由颠茄的主要成分颠茄碱引发的早期症状，不如说清音是因为吃了这种恶魔果实，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也就是说，清音吃了颠茄后幸存了下来，但代价就是陷入持续的谵妄状态……”

“说起谵妄状态，就是分不清幻想和现实的界限，意识陷入混乱……”

“正是如此。唉，真是一件糟糕的事啊！”政义呻吟起来，“清音小时候曾有过被人偶师父亲关在工作间里一整夜的经历。听说在那之后不久，她就变得非常害怕女性人偶。那种恐怖的经历和由恶魔果实引起的谵妄状态结合在一起，使清音根本无法将人和人偶区分开来。对她来说，人和人偶的界限如今就像云雾一样模糊。”

医生瞪大了双眼。“清音对优子是人偶一事深信不疑，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啊。”

“全都是这些黑色果实的错！”

政义没有用手去指，但两人都把目光投向了桌子上的小果实。

“颠茄是恶魔的植物，恶魔的果实让清音陷入了幻想，真是一言难尽啊。名叫优子的人不存在，但名叫优子的人偶存在——颠茄在清音脑中植入了这样的幻想。”政义双手捂脸，咬着牙哭了起来，“我到现在都还是无法相信啊！”

“真是让人难以想象……真可怜啊，优子和清音都太可怜了。清音在自己不知情的情况下被恶魔的果实迷惑了，变成了被操控的人偶啊！”

“可是，为什么不让清音靠近房间呢？为什么不把优子介绍给清音呢？我不明白……”

“优子也……”政义抽泣着，“优子也患了肺结核。我不想让清音靠近优子，不想把病传染给她。她来我家工作之前，与她相依为命的父亲刚因肺结核去世不久。看护优子的工作一直都是由我一个人做的。还有，优子患了肺结核这件事是秘密，我没有告诉任何人，也没有告诉清音。您应该明白，在这个封闭的村子里，人们会用怎样的冷眼……我不想再让优子像我前妻那样饱受冷嘲热讽。”

沉默又一次笼罩了房间。政义觉得好像快要被什么沉重的东西压垮了似的，脚下失去力气，身子开始瘫软，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撑不住。

汗津津的胳膊变得冰凉，医生叹了一口气。

政义重新坐好，凳子又发出嘎吱嘎吱的声响。

“请告诉我，优子那天晚上没有吃清音做的饭，是吧？清音还说，优子对她的呼唤声也没有任何反应，被抱起来的时候也没有反抗，就连被浇了煤油也没逃跑。这到底是为什么？优子为什么会任由清音摆布呢？”

政义慢慢地思索着。他想吐，但不知是因为房间里通风差还是天气酷热难耐，他只是觉得不胜悲伤，无所适从。

“优子常常陷入恍惚。她会茫然地望着前方，面无表情，一动不动。对了，就像人偶一样。一旦陷入那种状态，优子就很难清醒过来，除非有人用力摇晃她的肩膀或者在她耳边呼唤。只有在极少数的情况下，她才会自己醒来，因此就算把她放在地上……”

一闭上眼，优子燃烧时的样子就浮现在脑海中。

对不起。每次想起优子，政义的心中都会充满内疚。

对不起。

我就是不幸的根源。

“啊，颠茄的果实……”医生发出叹息般的声音，“只能说桌子上的这些果实让清音和优子都掉入了陷阱。可是，这种能让一个少女分不清人和人偶的危险植物为什么会生长在你家里？”

政义把手指抵在额头上，苦恼地垂下了头，沉思良久后才用低沉的声音讲述起来。

“鸟越家自古以来就是名门望族，可是实际上我身体里流淌的并不是鸟越家的血液。”政义的声音微微颤抖着，“我听母亲说，好几代之前，一个带着孩子的女人倒在了鸟越家门前。这就是因果报应的开端。”

“因果报应？”

“是的。当时鸟越家的主人不该照顾那个带着孩子的女人。母亲没有明说，但我想那个女人或许迷惑了鸟越家的主人。不，一定是这样。那个女人就是出于这个目的才倒在鸟越家门前的。”政义悲痛不已，“鸟越家的主人有妻子，可她在那个女人到来之后突然死了，鸟越家的主人随即就娶了那个女人做新的妻子。”

“新的妻子……”

“嗯，是的，这还没有完——那个女人一成了鸟越家的人，鸟越家的主人就死了！”

医生咽下了一口唾沫。

“那个女人和她的孩子继承了鸟越家的家产，我身上流着的便是她孩子的血，而不是鸟越家的血！”政义不禁泪流满面，“鸟越先生和夫人溘然离世——啊，我的胸口好像要裂开了！我的祖先毫无疑问毒杀了那对夫妇，攫取了鸟越家！听说那个女人到鸟越家时，她的孩子手里握着一枝花。现在我终于知道那枝花是什么了！村子里的人对鸟越家冷眼相待，并不仅仅是因为肺结核啊。他们一定知道我的祖先对鸟越家的所作所为！”

医生想要让政义冷静下来，但政义站起身来，紧握的拳头不住地颤抖。

“这是因果报应，这就是延续到我身上的被诅咒的命运。鸟越家的祖先在复仇！啊，我无能为力，杀死优子的正是我这个与恶魔签下契约的人的后代！不只是优子，还有我的前妻，还有清音……一切不幸的根源都是我！”

政义大叫着，抬头望向天花板，顾不上拭去潸然流下的泪水，哭泣不止。

医生皱起了眉头，闭上眼睛，默默等待政义的泪水流干。

这是注定的吗？

政义静静地看着桌子上的黑色果实，开口了。他甚至没注意到自己站了起来。所有的颜色都从他心中脱落了。“带着恶魔之花的孩子和他的母亲在鸟越家门前演那出戏时，一切就已经注定了吧？”

医生沉默片刻，用手帕将那些黑色果实原样包好，起身塞进政义手中。

政义发现医生的手也在颤抖。

“赶快烧掉吧。不只是这些果实，还有生长在你家的颠茄，全都烧掉吧！然后再把清音接回去。我会为她治疗后遗症的。就算无法治愈，你也要把她接回去，因为现在你们俩都是孤身一人了，不是吗？

心情平复后再慢慢告诉她吧。你们一定都很痛苦，请慢慢地接受这一切。因果报应什么的，就让它在你这一代结束吧！”

政义紧紧握住医生递给他的颠茄果实，崩溃似的跪倒在木地板上。医生静静地离开房间后，仍然可以听到政义的呜咽声。

医院里远远地传来了婴儿的哭声。

哎，父亲，你在听吗？我啊，有喜欢的人了。是一个很优秀的人。父亲你也喜欢他的。

清音对着坐在身旁的人偶，不停地说着。那是父亲的遗物。明亮的阳光从窗外照进来，温柔地洒在床上的清音身上。一阵风吹过，病房的白色窗帘轻轻飘扬，好像在说“过来，过来”。

父亲，今天天气很暖和。回到家之后，我得把帮他洗好的衣服拿出去晒呢。

人偶没有一点儿回应。清音歪着脑袋。

有些寂寞。


谁捡走了我的眼睛?
请看一看我在哪里死去。
乙一
暗黑
アンコク
ドウワ
童话
南海出版公司

暗黑童话

アンコク ドウワ

〔日〕乙一 著　宫昕怡 译



南海出版公司

目　录

眼睛的记忆_前篇
第一章
第二章
眼睛的记忆_后篇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后记

眼睛的记忆　前篇

1

这只乌鸦之所以会说人类的语言，是因为它的巢正巧筑在电影院的屋檐下。还是雏鸟的时候，它一边吃着父母衔来的虫子，一边透过墙上的洞看电影荧幕。与其他兄弟姐妹不一样，这只乌鸦喜欢看电影。它背着台词玩儿，不知不觉间就学会了人类的语言。

在电影院被拆除、乌鸦不得不离开熟悉的巢时，它遇见了女孩。那时它已经长为一只成鸟，父母和兄弟姐妹早就飞往远方不知去向，只有它还在附近的街道盘桓。

山脚下有座大房子，气派的大门两边围着蓝色的屋墙和宽敞的庭院。紧挨着房子有一棵高大的树，乌鸦看那树枝的形状正适合稍作停留，便决定落在上面歇歇脚。

从歇息的树枝处稍一伸展翅膀，便能触到房子二楼的窗户。乌鸦一开始并没注意到床边坐着一个女孩，因为大部分人在发现乌鸦离他们这么近时，都会被吓得惊叫，而这个女孩似乎一点儿也没有注意到它的存在。

乌鸦细细地观察了女孩一会儿。这是它第一次离人类这么近。女孩的脸十分小巧，上面点缀着一张草莓般的小嘴。她正静静地坐在窗边的椅子上发呆。

乌鸦本想伸展翅膀引起女孩的注意，却最终没这么做，因为它有了一个更好的主意。

“喀喀。”乌鸦故意清了清嗓子。

“谁？”女孩似乎被吓了一跳，小小的声音里掺杂着不安和困惑。

乌鸦终于明白为什么女孩注意不到它的存在。通常在它和人靠得这么近时，对方的瞳孔里会映出它黑色的身体，但女孩的眼窝是空的，完全找不到瞳孔，小巧的脸颊上只有两个深陷的空洞。女孩根本什么都看不到。

乌鸦想，正好，女孩看不到自己，应该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谈天对象。

自从学会了人类的语言，乌鸦多次想和人类搭话，练习学到的语句。但它听说过好几个同类变成人类盘中餐的故事，所以并不敢轻易地靠近人类。

女孩既然看不见它，便不会知道它是只鸟，肯定愿意跟它说话。

“小姑娘，你好吗？”乌鸦装模作样地问。

“谁？有谁在吗？”

“请放心，我不是什么坏人。我只是想和你说说话。”

女孩从椅子上站了起来，伸出纤细的手臂在房间里摸索着来回走动。看来她是在寻找声音的源头。“在哪里？你在哪里？”

乌鸦扇了几下翅膀，从开着的窗户飞进了房间。这个房间很漂亮，到处都摆满了精致的洋娃娃，墙上贴着花朵图案的壁纸，床铺看上去非常柔软，房间正中央还有一张圆桌。乌鸦轻轻地飞过去，落在了椅背上，说：“请不要再寻找我了，我只是想和你说说话。”

女孩只得放下双手，坐到了床边。“你的声音听起来真奇妙，和我听过的所有人的声音都不一样，是很特别的嗓音。但是你很不懂礼貌呢，进别人房间要先敲门的。”

“真是抱歉。我连刀叉该怎么拿都不知道，也忘了还要学习礼仪。”

“是吗？那你怎么吃饭呀？”

“我当然不用手，而是直接用嘴吃。”

“你这人可真奇怪。”女孩笑了，脸颊上露出了酒窝，“我没有可以说话的人，你能来陪我聊天，我很高兴，无名先生。”

从那以后，只要一有时间，乌鸦就会去找女孩说话。刚开始，乌鸦只是为了练习人类的语言，但渐渐地，它越来越享受和女孩说话了。

在乌鸦看来，女孩似乎和其他人类有些不同。大多数人类总是和朋友聚在一起，一看到乌鸦便扔石头。而女孩总是独自坐在窗边，享受着窗外微风轻柔地拂过脸颊的感觉。乌鸦常常站在枝头看着女孩，总觉得她有些寂寞。

于是，乌鸦开口了：“小姑娘。”

女孩看上去非常高兴，仿佛这声招呼就是寒冷冬日里突然吹过的一阵暖风。“呀，你可真是不学好，又忘了敲门呢！”

女孩的声音听起来没有怒意，只有亲近感。乌鸦觉得非常舒心，自从破壳而出来到这世界后，它还从没感到如此惬意。母亲只会给它小虫子吃，从没为它唱过歌，兄弟姐妹们也仅仅是毫无个性、凭本能活着的鸟类罢了。

乌鸦回想着在电影院看过的各种情节，用虚构的故事逗女孩开心。乌鸦对女孩说的话全都是编造的。它从一开始就决定对女孩隐瞒它不是人类、仅仅是一只普通的鸟的事实，因此它不仅随意谎报了出身，还胡乱编造了“人生经历”。

“小姑娘，你为什么没有眼睛啊？”有一天，乌鸦这样问道。

女孩看上去满不在乎，似乎觉得乌鸦的问题很奇怪。“在我很小的时候，有一个周日，爸爸妈妈带我去了一座教堂。那座教堂有非常

漂亮的彩绘玻璃窗，漂亮到我忍不住睁大了眼睛盯着看。也许我不该那样做吧。突然，玻璃碎了，变得粉碎。我不知道为什么好好的玻璃突然就碎了，可能是有人扔了石头，也可能是陨石落到了上面。但我那时什么都来不及想，一心觉得漫天飞舞的彩绘玻璃碎片真是漂亮极了。”

乌鸦想到了黑暗的电影院里，尘埃在投影的光束中飞舞的景象。

“紧接着我的双眼就被玻璃刺伤了。刺伤我右眼的是蓝色玻璃，左眼则是红色玻璃。我立刻被送到了医院。医生为了止血，只能把我的眼睛取下来，其他的也无能为力。我最后看到的就是漫天飞舞的彩绘玻璃碎片，它们在阳光下闪闪发光，真是美极了。”

突然，有人敲了敲门。

“小姑娘，谢谢你陪我谈天。我要走了。”不顾身后女孩的呼喊，乌鸦慌忙从窗户飞了出去。但它没有飞远，而是停在了紧挨着房间的树枝上。在那里，它能听清房间里的对话，但里面的人看不到它。

房门开了，有人走了进来。“我听到你在说话，有谁在吗？”听起来像是女孩的母亲。

乌鸦看不到房间里的情况，却能感觉到女孩一下子回答不上来的困惑。对女孩来说，它是个不打一声招呼就突然闯进房间，一有人来了又慌慌张张离开的存在。女孩从头到尾只能听到它的声音，不知道她是怎样看待它的。

乌鸦展开翅膀往高处飞去，透过乌云俯视着灰色的街道。

我要让她重新看到这个世界——不知从何时起，乌鸦的心已经被女孩填满。

说起眼睛受伤的事时，女孩显得满不在乎，好像看不到也很理所当然。但当乌鸦给她讲述辽阔的大草原，讲述那些奇妙的动物时，她总会露出也想去看一看的神情。

“最近连晚上做的梦都是黑色的。”

乌鸦想起女孩某次吐露的寂寞心声。

但她那时似乎不想让乌鸦感觉到她的悲伤，又立刻改用相当明朗的声音，开始给乌鸦讲述她最近摸到的触感最舒服的东西。最让她快乐的事便是触摸各种各样的东西，体会它们不同的触感，就像含着一口红酒，体味它的醇香。

“小姑娘，你觉得黑暗可怕吗？”

女孩想了想，轻轻地点了点头。

飞上大雨将至的阴沉天空，乌鸦暗暗下定决心。就算让整个世界染上血色，它也要让女孩重见阳光，重见色彩。

为了重新看见这个世界，就必须有眼睛。乌鸦展开黑油油的翅膀飞离大房子，飞向街道，去寻找眼睛。

2

乌鸦停在面包店的屋檐下俯视着周围。

面包店的后院里有一棵葱郁的大树。它伸展着粗壮的树枝，就像一个浑身肌肉的男子伸直了手臂。一根绳索缠绕在树枝上，下方悬挂着一个轮胎。这是面包店店主在某个周日为快满五岁的儿子做的秋千。那是个可爱的男孩，有着红彤彤的脸蛋和一头卷发。

乌鸦紧紧盯着男孩，看他一只脚挂在轮胎做成的秋千上，来回荡着。

屋里突然传来男孩母亲的声音：“该睡午觉了。快别玩了，上二楼去。”

男孩跳下秋千，回到家里。

乌鸦飞离面包店的屋檐，轻轻停在悬挂着轮胎的树枝上。从那里正好可以看到二楼的窗户和屋内的情况。乌鸦看到男孩走进房间，躺在了床上。

好，就取这孩子的眼睛吧。以防万一，乌鸦静静地等待男孩睡着。终于，它的瞳孔里映出了男孩均匀呼吸、胸口平稳起伏的模样。

乌鸦从打开的窗户轻巧地飞进房间，房间里充满了烤面包的香味。男孩没察觉到有只黑色的鸟儿正悄悄靠近他，仍旧睡得香甜。

乌鸦用喙从男孩的眼窝里取下了右眼。因为是要送给女孩的礼物，它小心地衔着眼球，生怕弄坏。

这时男孩醒了过来，用仅剩的左眼看着乌鸦，大叫起来：“妈妈！有只乌鸦叼走了我的眼睛！”

乌鸦隐约听到男孩母亲急匆匆上楼的声音。男孩愤怒地想要抓住它，它急忙展开双翅，从窗户飞了出去。

乌鸦用黑色的喙衔着男孩的眼球，径直飞向女孩家。当从打开的窗户飞入女孩的房间时，它发现女孩正伏在桌上哭泣。它正要开口说话，突然想起自己还衔着眼球，便将血淋淋的眼球放到了房间中央的圆桌上。

“小姑娘，你为什么哭呀？”

女孩吓得肩膀微微一颤。她仰起小巧的脸庞，转向乌鸦所在的方向，似乎能根据声音大致判断出它的方位。“真是丢人，让你看到我在哭。”

女孩的两个眼窝里溢满了晶莹的泪水，只要她轻轻一晃头，泪水便从中倾泻而出，如同满满一杯水从杯沿溢出。乌鸦觉得这景象美极了。

“我很难过。你看，房间中央不是有一张圆桌吗？”

乌鸦看向它刚刚放下血淋淋的眼球的圆桌。

“那张桌子上有一个花瓶，我一直以为里面插的是一朵娇嫩的蓝花。”

乌鸦一看，花瓶里只有早已干枯的红花。

“妈妈说谎了。她骗我，让我一直以为花瓶里的花是蓝色的。”

“小姑娘，你喜欢蓝色的花吗？”

女孩点了点头。“是红色的就说是红色的好了，为什么要骗我呢？刚刚爸爸进了房间，说‘红花都已经干枯了呢’。要不是他说，我一直不知道……”

乌鸦不愿意看到女孩哭泣。“不要哭了，今天我给你带了礼物哟。”

“礼物？”

“放在圆桌上了。”

女孩擦干脸上的泪，朝圆桌走去。她似乎记住了房间里各种物件摆放的位置，一步没多、一步没少地，稳稳站在了放着干枯花朵和血淋淋的眼球的圆桌前。

女孩在圆桌上摸索着，找到了那个属于面包店小男孩身体的部分。

“这是什么？”

“你摸得出它的形状吗？”

女孩用指尖抚摩着掌心里的眼球，回答道：“圆圆的，而且很软。”

“把它放到眼窝里试试看呢？”

女孩小心翼翼地把柔软的球体往眼窝里放，却突然停了下来，问道：“是右边还是左边？”

“哪边都可以。快放进去吧。”

女孩试着将球体放入左眼眼窝。因为是直接塞进去的，瞳孔的朝向十分奇怪，但眼球正好嵌入了眼窝。

“感觉怎么样？”

“不知道为什么，我感觉很安心。你给我的礼物到底是什么呀？就好像一个‘填充物’。”

“别告诉任何人我给了你这个礼物，这是个秘密，对爸爸妈妈也不能说。和别人见面的时候，把它摘下来藏到床底下去。好了，小姑娘，现在躺到床上去，好好睡一觉吧。哭累了就需要好好休息。”

女孩点点头，打了个哈欠，用手揉了揉眼睛。眼球被揉得转了半圈。“晚安，无名先生。谢谢你的礼物。”

女孩刚躺到床上，便很快安然入梦。

“晚安。”乌鸦说完便离开房间，飞向了街道。它要去寻找另一只眼睛。

第二天，乌鸦准备了新的礼物送给女孩。它先落在枝头，确认房间里没有旁人，随后才轻轻地从窗户飞了进去。

乌鸦把新的眼球放到圆桌上，向女孩开了口：“小姑娘。”

“是无名先生！你快听我说！”女孩听上去非常高兴，“我昨天做梦了！是有画面的梦！好久没看到颜色了，那个梦真是太美妙了！”

女孩细致地向乌鸦描述着梦中的每一个细节。“在梦里，我家是开面包店的……”

她合上眼帘，一边回味着昨夜的梦，一边描述着。乌鸦想，虽然她已经取下了眼球，但梦中的画面还深深地印在她的脑海中吧。

“梦里我变成了男孩。爸爸在揉面团，妈妈则把面团捏出形状，我在店里玩耍，来买面包的客人们都在对我微笑。然后我跑到后院，单脚荡起了秋千。那是个挂在树枝上、用轮胎做的秋千。”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伴随着女孩的只有声音和黑暗。突然在梦中见到了许久未见的色彩，她很是兴奋，乌鸦也为之欢欣。

“这个梦实在是太美妙了，所以我一直舍不得摘下你送我的‘填充物’，醒来后也一直戴着。但是你放心，只要感觉有谁上楼了，我就会摘下它藏好。我把它放在一个玻璃瓶里，藏在床底下。一个人在房间的时候，我又会戴上它，练习做梦。起初只有睡着时才能看到那个美好的面包店的世界，但渐渐地，我醒着也能看到了。肯定是因为我已经熟练了吧。”

“小姑娘，我今天又给你带礼物来了哟。”

“真的吗？”

乌鸦告诉女孩，它把新的装满梦的“填充物”放在了圆桌上。女孩满脸期待，抓起那美好的血淋淋的球体，塞进了空洞洞的眼窝中。

“看到了，我看到了，无名先生！整个世界都像被色彩缤纷的水包裹住了！”女孩一个眼窝里嵌着眼球，双手紧握在胸前，仿佛在感

谢上天般自言自语道，“就像色彩的洪流一样！这个‘填充物’让我的脑海里满满的都是蓝色。”

乌鸦从住在山间花田里的老奶奶那儿取来了这颗眼球。它知道女孩喜欢蓝色的花朵，为此花了不少心思。它想让女孩尽情观看喜欢的东西，于是去找了每天都能看到蓝色花朵的人。

乌鸦在空中飞翔的时候，偶然看见了蓝色的花田。花田中有一座小房子，里面住着一个老奶奶。老奶奶儿孙满堂，正忙着给孩子们织毛衣。

乌鸦落在树枝上，观察着屋里的情况。窗边的鸟笼里有一只金丝雀。老奶奶戴着老花镜，正坐在摇椅上织毛衣。她突然停下手中的活儿，把眼镜摘下来放到旁边的小桌上，用两指按着眉间，似乎是想消除眼睛的疲劳。

渐渐地，老奶奶打起了瞌睡，乌鸦便趁机从窗户飞进房间，轻轻落在摇椅的扶手上。摇椅晃了一下，但老奶奶并没有发现异常，仍做着美梦。鸟笼中的金丝雀躁动起来，乌鸦静悄悄地，将喙凑近了老奶奶的眼睛。

“好美的蓝色花田！”女孩感叹道，“还有，我在这个‘填充物’的世界里居然织着毛衣！我从来没有织过毛衣啊！”

就是这样，就是这样！还要更多！乌鸦暗暗地想。它要收集更多的眼球，让女孩看遍大千世界。它要收集全世界所有人的眼球。女孩一定会非常高兴的。

看着女孩欣喜落泪，乌鸦发誓，要把那个藏眼球的玻璃瓶装满。

第一章

1

我后来才听说那天发生的事，自己却什么都不记得了。

那天，天空阴沉沉的，从早上就开始下雪。雪静静地落在高低错落的大楼间，来来往往的行人打着伞快步走过。

汹涌的人潮中，我跪在地上，弯腰将脸凑近路面，寻找着什么。伞被扔到了一旁，我用双手支撑着身体。

那是在一条人流量很大的路上。大家经过我身旁时都只是匆匆一瞥便走开了，没有人想和我扯上关系。

终于有一名好心的男子向我走来。他似乎刚刚下班，正要回家，一手拿着黑色的包，一手撑着黑色的伞。“你在找什么啊？”他问我。

我那时似乎根本没听到他说话，一点儿反应都没有。

“是不是隐形眼镜掉了？”男子再次问道，“我帮你一起找吧。”

“不是的，不是隐形眼镜。”我回答道，仍拼命地寻找。我的声音带着哭腔，听起来非常无助。

直到那时，他才终于注意到我的样子有些奇怪。

我没有戴手套，双手撑在积了雪的路面上，冻得通红，但似乎根本不在意会被冻伤。

也不知道我保持这个姿势多久了，背上竟积起一层薄薄的雪。我对周围的一切不管不顾，一心一意拼命寻找着。男子似乎被我的架势吓到了。

“到底掉在哪里了……”因为着急，我不由得提高了声调。

那名男子突然注意到，我周围的积雪上落着星星点点的红色。是血。他又问：“你没事吧？”

我闻言抬起头望向他。据说我当时似乎一脸茫然。

不管怎么找都找不到，可是，我的左眼应该是掉在了这附近才对……

血顺着空洞洞的眼窝一直流到下巴。我昏了过去。

后来，我的左眼在稍远处的马路上被发现了。它混着泥水和雪水变成了奇怪的块状物体，被来来往往的行人屡次踩踏后，已经看不出原先的样子。

由于连日下雪，那天整条街道都白茫茫的。我原本挤在撑着伞的人潮中，一不小心，不知被谁的伞戳到了脸。伞尖不巧正扎入我左边的眼睑和眼球之间，一下子切断了视觉神经，我的眼球从眼窝里跳了出来，掉落在地。而我那时只顾着焦急地寻找眼球，后来通过警方的调查才知道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我立刻被送到医院接受治疗。人们从我钱包里的学生证得知我叫白木菜深。

这是发生在一月中旬的事故，也是导致我失去记忆的事故。

睁开眼，视线一片模糊。天花板和墙壁是白色的。我被安置在床上，身上盖着一条毛毯。

我身旁有一名女子。她正坐在椅子上翻阅杂志。我盯着她，就这样睁着眼一动不动，没有发出任何声音。

终于，她在翻页的间隙看了我一眼，便猛地站起身来大喊，杂志也掉到了地上。“快来人啊！菜深醒过来了！”

医生过来问了我几个问题，刚刚喊来医护的那名女子则在一旁听着。

“菜深，你怎么了？一直在发呆。”女子看着我，“不要东张西望，快回答医生的问题。”

我发现自己手上缠着绷带，脸上也斜斜地裹着绷带。我的左眼被挡住了，我想扯下绷带，医生和护士都伸出手来制止了我。

“菜深……”女子歪着头看着我。我这才明白“菜深”原来是人名。我告诉她，我不知道菜深是谁。

“菜深是你的名字啊。”医生指着我身旁的女子问我，“你知道这是谁吗？”

我仔细地看了看她的脸。不知道——我摇了摇头。

“这是你的母亲啊……”医生告诉我。

我又看了看那名女子。她用手捂着嘴，像是想远离我一般，向后退了一步。

医生告诉我，我的左眼受伤了。而且，因为受伤带来的心理创伤，我失去了记忆。

我坐上车，被带回家中。母亲坐在我身旁。驾驶座上的男子开着车，听说他是我的父亲。

母亲带着期盼的眼神和我说了很多话，热切期望得到我的回应。我听不懂她在说什么，只好沉默，她看上去似乎很失望。

父亲说：“你变得不爱说话了啊。”

我不记得家是什么样的。门牌上写着“白木”，我才发现那原来是我的姓氏。在玄关脱了鞋后，我手足无措，不知该去哪里。

母亲拉着我的手，带我去客厅和厨房转了转。“你还记得吧？”

我摇了摇头。

我被带到二楼的房间，那里有架钢琴。我发现这是个女孩的房间。

“感觉怎么样？”母亲问我。

我说，我觉得这个房间很好。听到我的回答，母亲告诉我这是我的房间，一直都是。我累了，问她我能不能坐在床上。

“这是你的房间，你想做什么都可以。”母亲回答道。我这才发现她在哭泣。

父亲带着相册和奖杯来到我的房间。奖杯的底座上带有“钢琴大赛优胜”的字样。“什么都想不起来了吗？”

我点点头。父亲拿来的相册里有一张照片，上面有个小女孩正拿着小铲子坐在沙地上，两眼泪汪汪的。我指着那张照片问父亲，我小时候是不是经常被人欺负。

“你指的这个是小时候和你很要好的女孩。后面正笑着的那个才是你呢。”父亲告诉我。

之后他们又带我看了许多东西，可惜没有一样是我记得的。他们递来一个花瓶，说是我做的，我却觉得是第一次看到。母亲送我的娃娃的名字、我喜欢的电影，我也都不记得了。

刚开始在家生活的那段时间，我大事小事、桩桩件件都得问父母，各种东西放在哪里我一概不知。不管做什么，我都会先征得父母的同意，但父亲告诉我不需要这样。

我在家总是不知所措。夜里想上楼时，楼梯太暗，我想开灯却不知道开关在哪儿。终于摸索着找到之后，却不知该按一排开关中的哪一个。我问待在客厅的母亲，哪个是楼梯电灯的开关。

“哎呀！连这也要问吗？”母亲的声音听起来很烦躁。

对不起——我向她道了歉。

母亲比父亲更着急，想尽办法试图让我尽快恢复记忆。她每天都会跟我讲从前的事，大部分都是她和我的共同回忆。

“你还记得有一次你感冒了，一直躺在床上吗？”

不记得了。

“妈妈不是一直在照顾你吗？还把苹果磨成泥喂给你吃呢。你还记得吧？”

对不起。我不记得了。

“为什么不记得了呢？”

我不知道。对不起。

“为什么要道歉呢？菜深你应该更加开朗才对啊。上幼儿园的时候，你经常和妈妈一起去买东西，每次都帮妈妈拎面包，不记得了吗？”

我摇摇头。不记得了。

“为什么要哭！这有什么好哭的呢？”

每当我表现得没礼貌或是弄错了什么，母亲都会喃喃自语：“菜深不该是这样的啊。菜深明明会做得很好啊……”

起初我只敢成天待在家里，后来才渐渐开始试着出门，有时还会偶遇邻居们。

“听说你昨天碰到齐藤先生了？”父亲有天吃饭时说，“他跟你打招呼，但你没有理他？”

我努力回想齐藤先生是谁。

“邻居们都说，你总是面无表情地盯着人看，让人很不舒服。点点头打个招呼总是会的吧？”

“真是丢人。”母亲一脸厌烦地说，“虽然邻居们都知道你因为事故失忆了，有这样的举动也算说得过去，但大家都很关心你，你也

要加油啊。你头上缠着绷带，那么引人注意，得早点儿恢复记忆才好。就算还没恢复记忆，也得像以前的菜深那样做事才行。”

晚上，我听到了父母的谈话声。

“你最近对菜深会不会太严厉了啊？”

“可是她现在这样也太过分了啊，就像个陌生人似的！”

母亲听起来像是在哭。

我要回学校去了。

晚饭后，父亲对我说：“你上的是省立高中。你应该也不记得班上的同学了吧？”

我点点头。

“我给老师打了电话。老师说你可以回班里上课，还说随时欢迎你回到校园。”

于是在两天后的周一，我开始上学了。据说我是高二（一）班的学生。

我在自己的房间里换上校服，翻了翻学生手册和教科书。什么都不记得了。

教科书上有密密麻麻的笔记，是以前的我写的。但我不记得了，一切都像是他人所为。

我发现房间里有个白色的包，就把教科书放进包里，做好了去学校的准备。但母亲看到后皱了皱眉，说：“菜深上学一直都背黑色双肩包。你也一样吧。”

母亲从正在道歉的我手里收走了白色的包。

我根本不记得学校在哪里，所以这天早上父亲将我送到了学校。

这所高中的校园非常大。父亲带我去了教师办公室。我加快脚步小跑着，努力跟上大步流星的父亲。

在办公室里，我和据说是我班主任的岩田老师打了个招呼。

“真是好久没见了啊。”他说道，又像突然想起什么似的顿了一下，“啊，对你来说应该不算好久没见，你什么都不记得了吧？”

父亲将我托付给岩田老师之后便去上班了。办公室里的其他老师纷纷转过头来看我。

“你可能会觉得不太舒服，但别往心里去。你失忆的事情大家都知道的。”

我注意到，岩田老师总时不时瞟瞟我的左眼。事故发生以来，我的左眼一直都是空洞洞的，现在用眼罩遮了起来。

我问岩田老师，我以前是什么样的学生。

“你总是非常认真，学习和运动都很优秀，还是班级的中心人物。不要担心，来吧，要开始早读了。”

我在岩田老师的催促下走出办公室。我跟着他穿过走廊，感觉一离开他就会迷路。来到挂着“二(一)班”门牌的教室前，他回过头问我：“没问题吧？”

我摇了摇头。

我们一进门，吵闹的教室瞬间安静下来，所有人都齐刷刷地看向我。岩田老师为我指了指教室正中间的桌子，我走过去坐了下来。

岩田老师向同学们说明了我所遭遇的事故、我现在的状态等，大家看上去都一副心知肚明的样子。

早读结束后的休息时间，大家都围到我身边。尽管全是陌生的面孔，但他们仿佛跟我很熟，都争先恐后地和我说话。我连他们的名字都不知道，但他们一个个似乎比我还了解我的事。

“菜深，我们好担心你啊！”

“你还好吗？”

我什么都答不上来，陷入了沉默。渐渐地，气氛也冷了下来。

“菜深，以前这种时候你不是会和大家开玩笑的吗？为什么表情这么僵硬啊？”

对不起。

坐在我前面的女孩问：“真的什么都不记得了吗？”

是的。

“没事，我来告诉你，包在我身上！谁让菜菜你以前总让我抄你作业嘛，我还欠你人情呢！怎么了，你的表情怎么这么奇怪？”

……我不知道你叫什么。

“怎么可能！我们俩不是最好的朋友吗？”

对不起。

“算啦，没关系。我是桂由里。你可得快点儿都回想起来。”

谢谢。

桂由里告诉了我许多从前的事，可她描述的我仿佛不是我。她看上去非常崇拜曾经的我，不停诉说着我是个多么优秀的人。

“大家都喜欢在你身边，围着你转。只要你一笑，大家就全跟着开心起来。你还记得镰田——那个讨人厌的英语老师吗？”

我摇了摇头。

“你用英语辩赢了他呢！那时候大家都觉得可解气了！”

我认真听着课，但一点儿也听不懂。老师对我微笑，说我曾是个多么聪明的学生，还想让我回答问题，可我没回答上来。

“连这种问题也答不上来了啊……”老师失望地嘟囔了一句。

在回家的电车上，我一直翻看着备忘录。我连离家最近的车站是哪个、家的地址是什么都不记得了。

据说我的外公在一家大企业担任要职，人脉很广。

外公十分疼爱我。面对我现在的状况，他比谁都难过。

“菜深，外公说他会给你解决左眼的问题。”父亲拿着无线电话，电话那头是外公，“他说会帮你找到可以移植的左眼。”

父亲还告诉我，有了可以移植的左眼，我就能恢复原来的样子了。只要再做个连接视觉神经的手术，我的视力便能恢复。

“菜深，你变得好安静啊。多说说话呀！”在学校，几乎每个人都这么说。班上跟我搭话的同学一天比一天少。

有个同学跟我讲他昨天看的电视节目，其他人却赶忙把他从我身边拉开。“菜深已经不是原来的菜深了，变得好无聊啊。”我听到他们窃窃私语。

只有桂由里还愿意跟我搭话。她一脸怀念地跟我说着我们曾经的故事。当然，那故事中的“我”并不是我，而是我不认识的人。她说话的时候，连看都没有看我。

不光是由里，老师们也一样。看到我连简单的问题都答不上来，他们总是一脸惋惜，似乎很想念曾经的优等生白木菜深。

“和现在比起来，以前的菜深可以说是什么都会呢。”

是吗？

“而且超级可爱。嗯……怎么说呢，虽然长得一样，但现在的你总是冷着脸，跟你谈话也很无趣，像是在跟空气说话似的。”

对不起。我向由里道了歉。

大家已经在心中将劣等生的“我”和曾经的优等生“菜深”分割开了，仿佛这是完全不相干的两个人。

我发现母亲看我的眼神非常冷漠，而父亲说，我在失去记忆以前，和母亲的关系好得就像姐妹。

我在房间里学习的时候，父亲走了进来。

“第一次看到你学习……以前从没看过你这么做，但成绩就是那么好啊。”

我问父亲，是不是只要我努力学习，像从前那样优秀，母亲就会重新喜欢上我。

“嗯……不知道啊。快擦擦眼泪吧。”

父亲有些不知所措。

手术前一天，外公来到我家。

“菜深，弹弹钢琴吧。虽然大脑里的记忆消失了，但身体应该还记得怎么弹琴吧？”

我被迫坐到钢琴前。大家都围在我身边——父母、外公、舅舅、舅妈、表哥，他们都紧紧盯着我，期待着我的演奏。

但即便黑白键就在眼前，我还是什么也弹不出来。我一动不动地坐在钢琴前，慢慢感受到了大家的失望。

外公叹了口气。

我觉得非常丢人，脸涨得通红，想立刻逃开。

大家开始谈起关于曾经的“菜深”的美好回忆。“菜深”从不会让大家失望，弹得一手好琴。他们残忍地比较着过去的我和现在的我，母亲还将现在的我的缺点一一列举。

我不敢抬头，只想找个洞钻进去立刻消失，就和待在学校时的感觉一样。大家都盼望见到失去记忆之前的我，现在的我无处容身。愿意同我说话的也不是我认识的人，而是曾经的“菜深”的朋友。

第二天，我被带到医院。打过麻药后，我接受了左眼的移植手术。

这里并不是我常去的医院，而是一所位于郊外的小医院。我问外公为什么。

“手术移植用的眼球，不是通过常规手续拿到的，所以只能在小医院做手术了。但这里的医生很厉害，你不用担心。”

手术前，我看到了玻璃瓶里的眼球。它正浮在透明的液体里，透过容器望着我。

手术很快就结束了。

2

我脸上的空洞里装上了别人的眼球，细细的线将两端的视觉神经连接了起来。术后三天内我不能触摸眼球——即使隔着绷带也不行，也不能随便转动眼球。

在手术后的一段时间里，我总感觉左眼不太舒服，像是被什么东西压住了，沉甸甸的，脑袋还因此不自觉地向左偏。

手术后第四天，还在住院的我被告知可以拆掉绷带了。那时我已经习惯了新的左眼，也没有再觉得不适。

“拆掉绷带之后，一开始可能会看不太清，因为视觉神经才刚刚接上。但过段日子就好了，就能看得清了，要注意这段时间千万别揉眼睛。”医生嘱咐道。

左眼看到的景象一开始仿佛隔着磨砂玻璃，白茫茫的。可能因为左眼还不能调节亮度，我看到的一切总是很刺眼。

病房的墙上挂着一幅日历，日历的下半部分是日期，上半部分是照片。照片上是一个阳光灿烂的公园，公园里还有一架空荡荡的秋千。

因为日历正对着病床，我便总是盯着日历看。一开始用左眼看时，我只能看到模糊的轮廓，什么也看不清。但拆掉绷带两天后，我连秋千的链条都能看得一清二楚了。

手术结束一周后，我可以出院了。

是母亲来接的我，之前她一次也没来看过我。从头到尾只有外公来过一次，但也只是短暂地待了一会儿。我们聊得并不愉快，他看上

去百无聊赖，很快便厌倦地离开了。

“左眼能看到了吗？”母亲问，“之前一直都只有一只眼睛，看上去还不像以前的菜深。但现在两只眼睛都有了，感觉会不同了吧？”

我照了照镜子，感觉左右眼的瞳色有些细微的差别。仔细看新的左眼，会发现瞳孔是棕色的，眼神非常清澈。

母亲仔细盯着重新拥有两只眼睛的我，满意地点了点头。

“外表恢复成曾经的菜深了，非常好。”母亲将双臂抱在胸前，开始叮嘱道，“要赶快想起以前的事情。现在你根本不像菜深。到底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啊？真是太过分了，居然忘记了和妈妈的回忆……”

母亲离开病房，去办出院手续。

我坐在病床上，盯着墙上的日历。我感觉左眼的视觉神经已将眼球和大脑顺畅地连接了起来，自己也已基本习惯了新的左眼。因为泪眼迷蒙，日历上的照片看起来模糊不清。我从身边抽了张纸巾，不敢直接擦拭，只好从眼角慢慢地吸掉眼泪。

我感到无比愧疚，难过得几近心碎。回想起母亲和同学们的话，我知道大家都深深爱着曾经的我。而现在的我一无所长，甚至在旁人搭话时，都会慌张得不知所措。我知道，那些盯着沉默的我的人，肯定在心中暗自比较着现在的我和失忆前的我。我试图不去在意，却控制不住自己。我想，如果现在在这里的不是作为劣等生的我，而是作为优等生的菜深，大家不知该有多高兴。

我这么思索着，望着日历上荡秋千的女孩。

我想趁母亲回来之前把东西收拾好。正要将目光从日历上移开的一瞬间，我愣住了。我感到有些不对劲，思索片刻后才察觉到了异常，恐惧油然而生。

墙上的日历里，空荡荡的秋千上不知何时出现了一个小女孩。

我害怕得叫出声来，用手捂住了脸。被触碰到的左脸在发热，刚移植的眼球也在微微发热。虽然并不是滚烫的，但我能感觉到视觉神经似乎在痉挛。

照片中小女孩坐着的秋千似乎晃了晃。我告诉自己那只是错觉，然而，秋千又晃了起来。

我脑中一片混乱，于是闭上了眼。本以为眼前会出现一片黑暗，但并没有。就算我闭上眼，那个女孩也没有消失，反而变得更加清晰。我这才注意到照片中摇晃着的秋千和女孩都是半透明的，只有左眼才看得到。闭上右眼时，这些画面仍然非常清晰。

我试图说服自己这只是一个梦，我一定是昏沉地做起白日梦了。

但左眼里的画面越来越大，仿佛被无限放大般完全包裹住我，我的整个世界从病房变成了一个陌生的公园。

望着眼前的景象，我抓住床单，确认自己还在病床上。

小女孩跳下秋千。她看上去似乎还没上小学，一头长发随着步伐飘扬。

秋千的链条生了锈，背后是一片森林。

左眼中的梦境突然剧烈晃动了一下。我笔直地坐在床上，却感觉身体正向一边倒去。小女孩向我靠近，对我微笑。

这时，梦一般的景象仿佛浪潮退去，渐渐消失不见。左眼看到的场景变回了日历和上面空荡荡的、一动不动的秋千。

我感到一阵反胃。刚刚发生了什么？那是梦，是错觉，还是幻象？我以为日历上的照片突然动了起来，但那其实只是左眼不知不觉间做的一个梦。

我重新仔细端详日历上的照片，它似乎和梦中所见有着细微的差别。秋千上的链条没有生锈，背景则是大海。

门开了，母亲回来了。

我带着不可思议的感觉出院了，本想带那幅日历回家，却没敢说出口。

左眼梦里那个女孩的微笑不断浮现在我的脑海中。那是一个肯定我、愿意接纳我的一切的微笑，让我完全沉浸在温暖之中。这种温暖的幸福感，是我失去记忆后还不曾感受过的。

离开医院时，母亲有些奇怪地看着哭泣的我，问：“你为什么哭？”

我答不上来。梦中女孩的微笑既带给我温暖，也让我意识到自己一直以来是多么焦灼不安，又是多么煎熬……

出院之后，日子恢复如常。上学，听课，我几乎不和任何人说话。我是孤独的。

在医院醒来、被医生告知失忆后，最初我根本毫无头绪，只会听着旁人的话点头附和，几乎没有任何思考、任何感受。

但现在，我渐渐能在某些瞬间感受到自己的心情了。

我坐在教室里，听别人聊着曾经的我有多么优秀。即使移植了左眼，拆掉了绷带，一切仍没有发生丝毫变化。

“以前的菜菜和现在的你不一样，她经常和大家聊天，逗大家开心呢。”

听起来一点儿也不像我……

“真的，好像换了个人似的。菜菜也比你优秀。体育课上的排球比赛就是因为你的失误才输掉的，如果是以前的菜菜，肯定会连连扣球得分的。”

在排球场上，我感觉到大家都在孤立我。我不停失误，最后他们索性连球都不让我碰，就连队友们都用厌烦的眼神看着我。我无处可逃。

课间休息时，教室里一片喧哗，到处都是欢乐的声音。只有我一个人坐在桌子前，寂寞地等待下一堂课开始。课间休息的时间最无聊，也最让我自觉可怜又可悲。

只有闭上眼，回想在病房做的梦，回想那个对我微笑的女孩，我才能安下心来，就像是深陷无尽黑暗，被人轻轻地握住了手。每当感到寂寞时，只要想起那个梦，我便能平静下来。

那个女孩究竟是谁？那只是一个梦吗？自从在医院苏醒、变得一无是处，我就没再做过一次梦。如果梦的根源是记忆，那个女孩也许就藏在我记忆里的某个角落。

我问母亲，知不知道一个头发很长的女孩和一架森林中的秋千。

“不知道啊。”母亲摇了摇头。

真是遗憾啊。如果记忆恢复，我就再也不会感到悲伤了。到那时，现在的我就会消失，取而代之的则是大家都喜欢的菜深。

放学回家的路上，我在车站遇到了第二场梦。

当时我正独自站在月台上，踢着地上的黄色防滑圆点，盯着两道铁轨。周围站着许多刚放学的学生，一群高中生大笑着从我身旁经过。听到笑声，我甚至害怕他们是在嘲笑我。

电车还要过一阵子才来。

我感觉左眼似乎在微微发热。本以为是错觉，但渐渐地，它越来越热，血管也跳动得厉害，我甚至觉得镶嵌在左眼窝里的是一颗心脏。

我一动不动，专注于眼前的景象。我的目光停在铁轨上，它本该是银光闪闪的，但不知从何时开始，整段铁轨覆上了一层棕色锈迹。

是梦。我能确定这是梦，于是闭上了双眼。我在医院试过，这样便能更清晰地看到梦。

铁轨向视线下方移去，我感觉自己仿佛抬起了头仰望。紧接着出现在眼前的却不是夕阳下的月台，而是一大片漫无边际的绿色森林。

地面完全被青草覆盖。草地上有一节废弃的电车车厢，一半车身掩映在葱郁的树丛之中。从外观可以推测，这是很早以前就已停运的车型。车窗歪歪扭扭，玻璃早已不知所踪。车顶上长满了草，静止的电车仿佛与森林融为了一体。阳光在四周的植物上闪耀着。应该是夏天。

眼前的景色美得令人窒息。记忆中，我从未见过茂密的森林，也从未眺望过遥远的地平线。我一点儿也想不起自己十七年来所看过的景象，因此才对眼前的画面倍感新奇，并将它们深深刻在了脑海里。

梦是半透明的。我睁开右眼看了看周围，发现其他人的确看不到生锈的铁轨。而我的右眼也只能看到翻阅着报纸的上班族。

即使移动视线，左眼所看到的电车景象仍在眼前。不管是往上看还是往后看，电车都出现在我的正前方。左眼和右眼仿佛处在不同的世界。

突然，我在电车的车窗后发现了几个孩子的身影。他们像是把那里当成了游戏“基地”，有个孩子正拿着树枝哐哐敲打着电车。我听不到声音，只能看见景象，却仿佛听到了风声和虫鸣。

左眼的梦境突然晃了一下，并开始有节奏地起伏。我明明只是站在月台上，却感到像在走路一般。我努力保持平衡，生怕从月台上掉下去。

我向梦中的电车靠近，电车变得越来越大，孩子们都看向我。我的视线很低，我这才意识到，梦中的我也是个小孩。

我在电车旁停下，抬头看向车窗。对于还是个小孩的我来说，电车大得可怕。车厢表面还没被锈迹侵蚀的地方，勉强挂着一些尚未剥落的油漆。

一个看上去很要强的孩子把头探出车窗，俯视着我。梦境的右下角伸出了一只小小的手，我想那是梦中的我的手，一只小小的孩子的手。我将手伸向车窗，但车窗太高了，我够不着。

那个孩子把探出车窗的脑袋缩回去，不一会儿又出现了，这回他却向我扔起了小石子。

我忍不住在月台上发出尖叫。站在我身旁的男子惊讶地看了看我。

梦中，刚刚还在敲打车厢的男孩将树枝扔向我。还是孩子的我慌忙用手护住了自己的脸。

回过神我才发现，站在月台上的我同样用手护住了脸。

电车在铁轨上滑行，慢慢停靠在月台上。我的梦结束了，左眼恢复了正常。

回到家后，我将在月台上看到的梦记录在活页纸上。我画了简单的插图，将看到的地方和孩子们的模样整理下来，把做梦的时间、地点也记录了下来。

我觉得之后也会遇到类似的梦。

第一次是荡秋千的女孩，第二次是与森林融为一体的电车……我不知道它们到底是什么，也许是失忆前的我见到的景象，也可能是我看过的电影片段。

但我注意到，这些梦都有一个奇妙的特点——两次做梦时，我都正巧注视着和梦境相符的景象，第一次是秋千，第二次是铁轨。在它们和半透明的景象重合的瞬间，左眼看到的片段便像电影胶片般放映起来。

只有左眼——那只新移植的眼球能看到梦。我想，这只崭新的左眼会不会是一个装满了梦的小宝箱？它被上了锁，平时只是普通的眼

球，但一旦有了钥匙，其中的梦便会倾泻而出。而那把钥匙，一次是秋千，一次则是铁轨。

我把记录梦的A4大小的活页纸装进了文件夹。

我不停回想起月台上的那个梦。还是小孩的我向车窗后的孩子伸出手，却被“回敬”了小石子……

这只是推测：梦中的我似乎不被大家接纳，被孤立了。

月台上看到的梦一直在我内心深处搅扰，就像是遥远的孩童时期的记忆萦绕于心间。一想起梦中的景象，我就会感到悲伤。孩子们把废弃的车厢当成游戏“基地”的情景，大家不和我玩的情景，这一切我都是初次看见。对于失去记忆的我来说，这些都是全新的记忆。

我无比渴求记忆的片段。我在病房醒来之前的记忆全是空白，如同一片荒芜干枯的沙漠。没有记忆，我便没有坚实的立足之地。

可就在这时，不可思议的梦突然出现。那是我从未见过的景色，从未拥有的体验。它们深深潜入我的心底，让我心安。温暖像水分一般渐渐浸透进来，在我心里蔓延开去。

从在月台看见梦到现在，已经过了一周。我用文字和图画记录着梦境，已经记了二十多页。正如我所预测的，我已经做了好几次梦。

我曾经猜想，打开梦境的宝箱需要能用作钥匙的事物，这种猜测似乎没错。我在不知不觉中注视着的事物，比如在电视上或书上看到的内容，都可能成为打开左眼宝箱的钥匙，放映出梦境。

再比如，当倒下的牛奶盒或受惊吓的小奶猫映入眼帘时，我的左眼就会突然发热。这与时间地点无关。只要看到能够成为钥匙的事物，左眼就会如此反应。

左眼一发热，装满梦的宝箱便被打开了。宝箱中的梦境似乎互不关联。我曾梦到独自站在碎玻璃旁低头看着脚边的一地碎片，也曾梦

到过被狗追逐的场景，还曾梦到过被留在一片像是校园的开阔场地上，寂寞而孤独……

日复一日，我做梦的频率越来越高。

有一天，我独自在教室里盯着橡皮发呆，突然左眼发热，便知道梦又要来了。每到此时，我都满心期待。说起来有点儿奇怪，这种心情就像是第一次翻开自己很久以前的老相册一样。

橡皮化身钥匙，打开了一片新的梦境。我的左右眼看到了不同的半透明世界。闭上双眼，左眼的梦境渐渐放大。

梦中的我在教室里，周围的人看上去都是高中生，我应该也是高中生吧。梦中的我经常处在不同的年龄段。

我们好像是在考试。一名监考官模样的男子正在给大家分发试卷。

我右手握着铅笔，从黑色的校服袖子可以判断，我是个男孩。梦中的我总是男孩。我用削得尖尖的铅笔在姓名栏处写上了名字——冬月和弥，字迹不是很端正。姓名栏的旁边写着“入学考试试题”和一所高中的校名。

视线突然移动了。我看到自己身边是玻璃窗，外面下着雨，天空阴沉沉的。我的脸映在玻璃窗上，是张男孩的脸。这面孔十分陌生，却毫无疑问是梦中的我的模样。

梦境到此便消失了。

和弥——趁还记得时，我赶紧在A4纸上写下这个名字，随后记录下做梦的日期和试卷上的校名，并把纸装进了文件夹。

那天晚上，我在客厅里看着电视，思索白天的梦。

父亲还没下班，家里只有我和母亲两个人。我们的关系并没有改善。母亲看我的眼神仿佛是在看一个陌生的孩子，喊我的时候也只是喊“你”，我想她是为了把我和曾经的“菜深”区别开来吧。

吃完晚饭，我正准备回房间，但又觉得这样似乎显得有些冷淡，便决定留下来陪伴母亲。如果仅仅在吃晚饭时才和她相处，总感觉有些对不起她。我虽然不是母亲所期待的“菜深”，但还是想尽可能多地和她相处。

电视上正在播放一档寻找失踪者的特别节目。画面下方标着电话号码，希望能收到观众提供的信息。

我对所有电视节目都没有印象。据说有一档我从很小的时候起就一直喜欢看的节目，但我完全没有印象了。

电视上放出了一张几个月前失踪的男孩的照片。看着那张照片，我想起了在学校看到的梦。

梦中的我是一个叫和弥的男孩。梦境的视角是和弥的，没有声音，只有图像，放映着他看到的景象。仔细想想，迄今为止，这些梦境确实一直都是从某个人的视角呈现的。它们会摇晃，就像我在走路一般；它们会在某些瞬间变暗，就像我在眨眼一般。

从空中俯视“我”的第三人视角从未出现过。

我很激动。我曾看见自己与人交谈的梦，但听不到声音，不知道他们如何称呼梦中的我。自从得知和弥这个名字，梦境一下子具体了很多。

“我要收拾碗碟了，你还继续看电视吗？”

“不，不看了。”我对站起身来的母亲答道。

电视里又放出一张女孩的照片，看起来应该是小学生或初中生。照片上有一群在户外做饭的孩子，似乎是在野营，除了那个女孩，其他人的脸上都打着马赛克。

左眼猛地跳动发热起来。与以往不同，这次的反应非常强烈，就像狂奔后剧烈跳动的心脏一般。连接左眼球和大脑的神经似乎已经承受不住，发出了悲鸣。

我震惊得不知所措，也无法闭上眼睛，视线只能牢牢锁定电视上的女孩，身体动弹不得。

眼球的宝箱打开了。我满身是汗。宝箱中隐藏的不祥之物正蠢蠢欲动，想要挣脱出来。我能预感到，这是一个噩梦。

突然，电视画面变暗，女孩的照片消失了。左眼随即不再发热，我也从鬼压身一般的状态中解脱出来。我舒了口气，看着手握遥控器的母亲。

“关掉电视没问题吧？”

我点了点头。

3

砂织和店长正在说话。而我，应该说是和弥，正坐在吧台上，托着下巴望着他们。吧台边上有个花瓶，里面是绽放的白色花朵。砂织转身撞倒了花瓶，水沿着吧台静静地流淌。

左眼的梦就此结束。我睁开双眼，合上杂志，从包里拿出A4纸，记录下了刚刚看到的梦境。

看见梦的日子：三月十日

出场人物：砂织、咖啡店店长

开启梦时的状况：在房间里看杂志。看到广告照片里的白色花朵时，左眼有了反应。

梦的内容：砂织在和店长说话。砂织在咖啡店打工时撞倒了花瓶，看上去很着急。花朵散落在地，花瓶中的水在吧台上流淌，我面前的咖啡杯周围积起了一摊水……

这是和弥在名叫“忧郁森林”的咖啡店时看见的场景。

记录完后，我把纸装进了文件夹。记录梦境已有两周了，文件夹越来越厚，重得不太方便日常携带。

砂织是和弥的姐姐，在咖啡店工作。

在左眼看到的梦境中，相同人物出场的比例很高。我听不到他们说话，因此他们的名字我几乎全不知道。之所以知道姐姐的名字，是因为它被写在了家门口的门牌上。

我经常看到砂织，大概能感觉到她与我——应该说她与和弥，是姐弟关系。

她有时是个孩子，有时则是个大人，而我看事物的视线也相应地时低时高，因为梦中的我们不总是孩子。但砂织总是向我投来温柔的目光，这一点几乎从未改变。我最初在医院看到的荡秋千的女孩，就是砂织。

砂织的发型和服装随年龄而变化。有时她会扎起长长的头发，有时又会让长发垂在肩上。她有一个很鲜明的特征，让我一看就知道是她——她的鼻子经常红红的。不知是天生的还是因为有严重的花粉症，她的鼻子下经常挂着透明的鼻涕。因为总是用纸巾擦拭，她的鼻子才红红的。

我常能从左眼看到擦鼻子的砂织。有时她埋首于一大堆纸团里，有时她抱着纸巾盒在购物，有时她则擦着鼻子招待客人。

除去这一点，她可算是个漂亮的女孩。不过她似乎毫不在意别人怎么看她，鼻子里总是塞着纸巾。

我曾梦到过和姐姐肩并肩走在一起，还有脑袋挨着脑袋打扑克的情景；也梦到过和还是孩子的她哭着打架的情景——她的脸上挂着鼻涕和眼泪，看起来十分狼狈。

在大多数的梦里，砂织都更高，但我也看到过弟弟和弥身高超过她的梦。和弥的视野比现实中的我要高许多，能让我从一个从未有过的高度看这个世界。

梦中的一切常常平和有序，没有无缘无故爆发的战争，也没有飞向宇宙的情景，都是些平常的日子。我拼命记录着那些梦，它们成了没有过去的我所能拥有的新的过去。

看见梦的日子：三月十二日

出场人物：冬月砂织、父母

开启梦时的状况：架子上放着掏耳棒，看到掏耳棒上的白色棉花球时，左眼有了反应。

梦的内容：还是孩子的砂织与和弥（大概是上小学前的年纪）躺在母亲腿上，让母亲掏耳朵。轮到砂织时，我在一旁边玩边看母亲给她掏耳朵，手上还拿着玩具火车。砂织好像很讨厌掏耳朵，一脸不耐烦。母亲的膝盖被她的鼻涕弄脏了。父亲从她们身后走过。

看见梦的日子：三月十四日

出场人物：父亲、父亲的同事

开启梦时的状况：盯着等红灯的卡车时，左眼有了反应。这个梦害我没过成马路。

梦的内容：父亲戴着手套在木材厂工作。从视线的高度可以推测出和弥还是个小孩。父亲的工作服上沾满机油。大卡车上堆着被砍倒的树木，一名年轻男子在旁边工作。他穿着和父亲一样的工作服，我猜他是父亲的同事。我想去父亲身边，父亲却抬起手制止了我。危险，不要靠近——我猜他是这个意思吧。

看见梦的日子：三月十五日

出场人物：砂织、舅舅、舅妈

开启梦时的状况：看到父亲的烟头，左眼有了反应。

梦的内容：我和砂织在舅舅家。喝醉的舅舅把舅妈手上的托盘打翻了，餐具掉了一地。砂织表情僵硬。

冬月和弥与砂织生活在深山里。梦中的景象大多是连绵的山峦，或是护栏外就是悬崖的山路。

冬月家除了和弥与砂织，还有他们的父母。他们应该是四口之家，我至今还没在梦中见过祖父母。而当和弥的视线到达一定高度

后，我也再没见过他的父母，可能是和父母分开住了吧。

我收集着梦里出现的数不清的场景，这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事。梦中的父母对我很温柔，让我感到很温暖。但现实中的母亲却让我怀抱着罪恶感。比起她，我竟对梦中的父母心存依恋，我意识到这是不正常的。

在学校和家里，我总是深深感到不安。但只要想起梦中的事，我便能忘却这份不安。我知道自己是在逃避现实，不禁有些悲哀。

只要一听到母亲和朋友们说起以前的“菜深”，我就会觉得心痛。在和班主任岩田老师或从前的朋友说话时，我甚至不敢直视他们的眼睛，害怕自己屡屡出错，所以双腿发抖，只想逃离。

“菜深，今天是你值日，擦一下黑板吧。”

啊，嗯，好的……

仅仅是这种程度的对话都会让我紧张到心脏剧烈跳动。我的声音是否奇怪，脸上有没有笑容，会不会让他们觉得不舒服——我经常担心这些事，始终处于紧张和恐惧之中。

而且，现在每每看到钢琴，我就会回想起上次的失败，几欲泪流。一切都会给我带来恐惧，让我不知所措。

每到这时，我虽然心知不该这么想，但还是会忍不住希望自己不要活在现实中，而是活在左眼那个和弥的世界里。

失去记忆的我无论如何也成不了菜深。不管再怎么努力，我都无法像她那样弹得一手好钢琴，或是成为老师们喜爱的优等生。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已经自然而然地认为自己不是“菜深”了。

不仅如此，现在的我和失忆时一无所知的我也不一样了。因失去记忆而一切从零开始的我，现在已经看过太多景象，而它们都不可能是生于都市的独生女“菜深”的记忆。

现在的我很怕狗，会因为担心被咬伤而离它们远远的。一开始我并不知道这是为什么。

“菜深明明就很喜欢狗的……”母亲说。

直到后来，我才知道这个变化来源于左眼的记忆。

记录梦境内容的文件夹里有这么一页。

看见梦的日子：二月二十六日

出场人物：一只大狗

开启梦时的状况：上学途中，看到有人带着狗散步，左眼有了反应。

梦的内容：我被狗追着跑。被咬的瞬间梦中止了。

应该是这个梦使我变得格外怕狗的。这么一想，我才知道在梦中作为和弥所看到的景象，也会对现实生活中的我产生影响。

“感觉你已经完完全全变了个人，”桂由里在教室里对我说，“还什么都做不好。赶紧恢复记忆吧，这样下去你会留级的。”

我点了点头，表示赞同。我真是一个什么都不会的废物啊。大家把桩桩件件有关“菜深”的事堆叠到我身上，简直沉重得让我想死。她是那么优秀，根本让我望尘莫及。

母亲给我看了她拍摄的失忆前的我，也就是“菜深”的短片。她以为这样能让我想起些什么，只可惜事与愿违。

短片中，“菜深”穿着漂亮的衣服站在舞台中央，向观众行礼后，她坐在钢琴前开始了演奏，指尖下流淌出美妙的旋律。我闭上双眼，用心感受，脑海中仿佛展开了一个澄澈的世界。“菜深”任指尖在琴键上飞舞，动作流畅，宛如奇迹一般。

另外一个短片记录着她小学时在家举办生日会的片段。在客厅里，她被朋友们围绕着，不停地说着话。她在十分钟里就几乎说完了

我在学校一周所说的话。她和朋友们打闹着，有时笑得露出可爱的酒窝，有时佯装生气鼓起脸颊，逗得周围的人十分开心。

短片中的她散发着耀眼的光芒。她和我有着相同的面孔，却不是同一个人。

我感觉自己坠入了无尽的黑暗中。

看见梦的日子：三月二十一日

出场人物：父母、在木材厂工作的人

开启梦时的状况：在家居用品店看到旋转锯刀时，左眼有了反应。

梦的内容：父亲和母亲遭遇了事故。

为了买学校要用的圆规，我去了家居用品店。我找不到放圆规的地方，不经意间来到了和文具毫不相关的工具区。

货架上摆着各种各样的工具，其中有一把圆形刀刃的小型旋转锯刀。在看到它的瞬间，我的左眼一阵发热，于是我停下脚步，将视线集中到锯刀上。

没有任何人触碰锯刀，刀刃却不知何时开始无声无息地旋转起来。右眼和左眼看到的不同景象以锯刀为中心重合了，我知道左眼的梦即将开启，便立刻闭上了双眼。

梦中，旋转着的锯刀向四周喷溅着木屑。圆形刀刃高速旋转着，白色木板像被牵引着一般，被切成两半。这里是父亲工作的木材厂。

眼前只有图像，但我似乎能听到木材被切断的声音，还能闻到扑鼻而来的木头气味。

木材厂的工人们拿着电锯不停切割木材。我站在一边，正好能看到供卡车行驶、搬运木材的巨大出入口。从梦中视线的高度可以推断，我还是个小孩。

我把视线移向周围，看到父母正站在一块儿。父亲在木材厂工作，所以母亲经常带我来这里。

父母站在大卡车旁，车斗里堆满了用绳子捆住的粗壮木材。

父亲对我招了招手，我向他走去。

突然，车斗里的木材滚落下来，正好落到站在车旁的父母身上。

我在家居用品店里忍不住尖叫起来。

我从左眼看到了父母被压在木材下的画面，想让这个噩梦立刻停下，却束手无策。不管是睁眼还是闭眼，挥之不去的梦境都在继续放映，让我无法逃避。

梦中的我僵在原地，看着木材厂的大批工人向前涌去。我就那样站在原地，静静看着被压在木材下的父母。木材很快被搬开，但我知道他们恐怕难以生还。也许就是因为这起事故，在和弥长大后的梦境中，再也没有出现过父母的身影。

大量鲜血从父亲的头部缓缓流出。

左眼的景象到此结束，我眼前的世界恢复了正常。我在货架前蹲了下来。店员听到我的尖叫，立刻赶了过来。

三月末，我回到给我做移植手术的医院，给左眼做定期检查。刚出院的那段时间我常去复查，但三月以来这还是第一次。我记得去医院的路，所以拒绝了父母的陪伴，一个人坐上了公交车。

我在门前重新审视着这所医院。这是一家深藏在街区里的小医院，以前我没注意过，现在看来，总觉得它透着一些古怪。它没有招牌，入口处还掩映在树丛之中。估计大部分人经过时，都不会注意到这里有家医院吧。

在门口要换上绿色拖鞋，我想穿一双没有破损的，但没找到。

整个医院除了我好像没有其他病人。一位看上去年纪大得可以称为奶奶的护士坐在接待处。不光是大堂，整栋楼都显得有些阴暗。

以前住在二楼病房时，我没什么奇怪的感觉，现在却觉得有些可疑，大概是因为我变了吧。

我在接待处护士的催促下进了诊室。这是一个单调又无趣的房间，只摆着屏风、病床和桌椅。

医生在桌子上写着什么文件。这是一位留着胡子、年纪略长的医生。我向他低头致意。

“请到那边躺下。”

医生说完，目光回到了面前的文件上。我躺到病床上，等待着医生检查。

盯着天花板看了一会儿后，我把目光移向一旁，看到墙上挂着一面大大的镜子，镜子里正好映着躺在病床上的我。

我想起了眼球移植手术。那时在手术室里，我躺的床和现在这张差不多。我就是在那个时候看到了我现在的左眼。

在那之前我只有一只眼睛，有一个眼窝是空的。做完手术后，我虽然外表上已经恢复成从前的“菜深”，但内心没有丝毫改变。移植手术仅仅改变了我的外表，真是有些遗憾。

在我重新拥有两只眼睛之初，母亲看着我，似乎非常高兴。“是菜深的脸。”她盯着我，满脸笑容地捏了捏我的脸。我惊讶得几乎要跳起来，幸福感涌上心头——能看到母亲高兴的样子真是太好了。

然而没过多久，母亲便清楚地意识到我并不是她的“菜深”。每每看到我犯下从前的“菜深”不可能犯的错误时，母亲总是很不高兴。我想，正因为我们有着相同的面孔，母亲才会更加生气，也更加不能原谅我。

医生整理好手头的文件，检查马上要开始了。

面朝墙上的镜子时，我感觉左眼有些发热，是即将看见梦的前兆。大概是镜子里的映象成为了钥匙，打开了左眼梦的宝箱。

但等了许久，梦境始终没有降临。无论是少年时代的和弥与砂织，还是梦中的森林，都没有出现。左眼看到的只有躺在病床上望着天花板的我。

不对——我感觉心跳加速，有什么不对劲。下一秒，我发现我所看到的景象很不正常。

从镜子中是不可能看到望着天花板的自己的。我面朝镜子，镜中只可能出现我的正脸，无法映出侧脸。

注意到这一点后，我又发现了其他异常。我的视线似乎有些模糊，像在水中一般，视线的边缘还有些扭曲。

我突然明白过来，我的眼前不是诊室而是手术室。这是我在手术之前躺在手术台上的样子。

我有些混乱，闭上了眼睛。视线无法对焦的感觉消失了，左眼所见的手术室中的景象清晰起来。为什么这个片段会被眼球记住？这并不是和弥他们的世界。

我拼命地回想手术前的事。确实没错，当时我旁边应该有一个装着眼球的玻璃瓶。如果我现在看到的景象是那时眼球所看到的，那么当时的我的确就是这个样子。

我顿时全明白了。视线的边缘有些扭曲，正是因为从玻璃瓶内往外看的缘故，视线模糊则是因为眼球被浸泡在液体里。

原来这一切都不是梦。我现在所看到的就是左眼曾经看到的。迄今我见到的一切都不是幻象，也不是白日梦，全是留在左眼中的记忆。左眼宝箱里的一切，都是过去烙印在视网膜上的风景。

“抱歉让你久等了，我可以开始检查了吗？”

不知什么时候，医生已经站到我旁边。我晃了晃脑袋，坐了起来。

即便如此，我仍然可以从左眼看到躺在手术台上的自己。那个望着天花板的我一脸不安，向这边转过头来。

我发现我刚才看到的是自己的右脸，因为从正面看去，我左侧的眼窝是漆黑的空洞。

4

发现了左眼中“梦”的本质后，我在医院接受检查时一直都有些恍惚。医生好像问了些什么，我却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不知不觉中检查结束，我走出了医院。

在回家的路上，我到书店的高中入学考试资料区翻找，发现了一本厚厚的全国高中介绍。我开始查找和弥报考的学校，并很快找到了。在左眼的景象中，我见到的试卷上的高中是真实存在的。

在此之前，我根本没听说过这个学校。我一直以为它处于虚幻之中，因此也从未在意过。原来在同一个国家里，这个学校真的存在。

如果眼球中的景象全是我想象出来的梦境，那这件事又该如何解释？我无意中听说了这个学校，然后它便出现在了梦中吗？不对，我想不是这样。这正好证明，左眼所见的一切全是过去真实发生过的。

这颗眼球曾经属于一个名叫和弥的真实存在的人。他的眼球不知怎么来到了我的眼窝里。我所见的梦境，全是他曾经看到、记住的片段。我将记录梦境的文件夹命名为“梦的记录”，但其实这个名字不对，它应该叫“眼球曾经所见景象的记录”。

我的心情很复杂。胸中升腾起的感情，也许是困惑。

我一直以为那个世界并不存在。在那个带有奇妙生活气息的世界里，我变身为一个名叫冬月和弥的虚构人物，吸取左眼看到的景象，把它们填补在心中，代替我失去的记忆。我曾经一片空白的大脑被和弥看到的景象填满，我就像在体验他的人生，感觉自己仿佛已不再是菜深，而几乎变成了他。

然而，和弥并不是想象出来的人物。砂织也好，其他任何来自左眼的景象也好，一切都是真实存在的，并不是我的想象。我为此困惑，并突然心生恐惧。如果一切只是梦境，那砂织不过像是电影里的一个角色；但如果这些全都是过去的记录，回想起我所看到的人和事，我的心情便顿时异常沉重。

不过，除了不安，我心中也生出了些许期待。

那些景象给失去记忆的我带来了勇气，一想到其中的人和物都在某处真真切切地存在着，我便感觉自己一刻也待不住了。

我现在站立的这片土地，与我曾以为只是梦境的那片土地遥遥相连。我正抬头仰望的这片天空，说不定也是砂织正抬头仰望着的那片天空。

通过左眼中的记忆片段，我得知了和弥上的学校、常去的车站和居住地。梦境的角落里曾出现的文字，我全都记录了下来。

去医院检查后的第二天，我逐个查找了那些信息。这件事并不难，我在一天内就确定了和弥与砂织生活在这个国家的何处。

从我家到他们两人生活的地方要坐半天的新干线。我在地图册上查了查，发现上面用小小的字印着我在梦中看到过的地名。那个小镇坐落于远离大海的山间。我盯着地图册的那一页看了片刻。

究竟发生了什么，才会让和弥的眼球来到我这儿呢？我越想越在意，想给外公打个电话问一问。

下定决心要打这个电话后，因为害怕，我好几次在按下外公家的电话号码后又猛地挂断。自外公去医院探望我以后，我还没和他说过话。我不记得当时和他说了些什么，只记得我们没能好好沟通，觉得很对不起他。

电话响了好几下，外公终于接了电话。

“左眼感觉怎么样啊？记忆恢复了吗？”

外公的声音听起来很高兴，这让我紧张的情绪一下子缓解了许多。

我回答说，记忆没有恢复，但眼睛感觉挺好的。聊了聊父母的事情之后，我进入正题。

我问眼球是从哪里得来的。

“你想知道眼球是从哪儿得来的？”

我能感觉到电话那头的外公不太愿意深谈。

“菜深，这些你不用知道啊……”

外公没有细说，不过我猜，和弥的眼球并不是通过正规渠道得来的。

提供眼球的人要在生前向相关机构提出申请，同意捐献器官。捐献者死亡后，医生经过家属同意，才能从死者身上取出器官，交给相关机构，然后提供给等待移植的人。

外公通过不正当的手段从那个机构的高层手里拿到了眼球。很多人都在等待眼球移植，正常情况下，排队就需要排好几年。而且比起还有一只眼球的我，失去双眼的人更应该优先。要不是用了不正当手段，我是得不到这只眼球的。

这是本不属于我、应该移植给其他人的眼球。我有种负罪感，因为我狡猾地从本该拥有视力的人手里抢走了他们的希望。

“你在生气吗？”外公似乎在试探我的心情。

也不是……但我还是觉得不应该这么做——我这样回答道，心里既感谢外公让我与和弥的眼球相遇，又为采用了不正当手段而愧疚。

我想到了一个好主意，于是对着电话那头小心翼翼地询问。为了赎罪，我想再拜托外公一件事……

“只要是我能做到的，我都答应你。”

我因为害怕被拒绝而紧张不已，但思来想去，仍觉得那是个好主意。

我说，下次我也想捐献器官。我会提交申请，请那个机构在我死后把眼球提供给其他需要的人……

电话那头陷入了短暂的沉默。我很后悔说了这些话。

就在这时，电话里传来了外公的笑声：“很有意思呢。我会认真想一想的。”

我惊讶得涨红了脸，一种不可思议的满足感在心中荡漾开来。

挂断电话后，那股幸福的满足感仍在持续。我在心中无数次地感谢外公——谢谢您愿意跟我说话。

和弥已经去世了，这是千真万确的。他生前应该填写过捐献器官的申请书。后来不幸降临，他失去了生命，于是他的眼球被取下，移植到了我的眼窝里。

我看过和弥孩童时期的记忆，吸纳了他的悲伤和快乐。我就在他身旁，和他一起经历了各种各样的事，又或者可以说，我和他共享喜怒哀乐。

虽然只有画面，但我似乎多少能体会和弥的感受。他的欣喜和悲伤已然成了我的一部分。

我喜欢和弥，喜欢以他的身份来接触这个世界。所以当知道他已经死去时，我非常悲伤。

失去了父母和弟弟的砂织，究竟是以怎样的心情继续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呢？我打开地图册夹着书签的那一页。我已不知是第几次盯着它看，任时间在不知不觉中流走。

我想见砂织。虽然不知该和她说什么，但至少让我看看她的脸也好。一想到这些，我就感到心痛。

在知道所见不是梦境之后，我每天仍会多次通过左眼看到景象，多的时候一天甚至有五次。左眼发热，宝箱中的记忆片段便倾泻而出，随机放映着一个人一生中的种种所见。

遗憾的是，看过一次的片段不会出现第二次。片段只会放映一次，错过了就是错过了。因此我总是特别认真地观看，一丝不苟地做着记录。

我从不厌烦，反而觉得看不够，还想看更多。我对和弥与砂织的爱与日俱增。

但与之相对的是，我对父母和学校的感情越来越淡薄。

“你最近是怎么了？刚刚学校来电话了，说你都没去上课啊。”

我一直在咖啡店看书，或是在图书馆里发呆打盹，也曾经花一整天时间在公园的小桥上，看水池里的鸭子。

虽然心中充满了负罪感，但我还是害怕去学校。一到校门前，我的双脚便像石化了一般无法挪动。

还是“菜深”的时候，我一定总是脚步轻快地走进校门，愉快地跑向教室里的朋友们吧？然而，现在的我在那里没有一丁点儿容身之处。

“为什么不去学校？你以前不是很喜欢学校的吗？”母亲追问着我。

没去学校的事情露馅之后，我无地自容。我背叛了母亲，感到非常难受。

母亲一直忘不了“菜深”，才会责问现在的我。她觉得如果她接受了现在的我，“菜深”就可能真的会永远消失。

“你就那么讨厌学校吗？不要低着头，回答我的问题！”

我的心像被狠狠扎了一下。

“对不起，我不该瞒着你不去学校的。”我下定决心，看着母亲的双眼说。悲伤和不安让我的声音止不住地颤抖。

我努力学习也努力练琴了，但真的做不到曾经那样。我也努力练习去笑。但不管做什么，我都比别人差，我很清楚大家对我有多失望。现在的我真的什么也做不到。

但我愿意帮忙做家务。我喜欢母亲，希望母亲也能喜欢现在的我……我这样对母亲说。

母亲冷冷地看着我，一句话都没说就转身离开了房间。从那之后，她再也没有跟我说过话。母亲和我彻底决裂了。

第二天，我决定改造自己的房间，按照现在的喜好改变家具的摆放方式。我移动了床和电视柜，窗帘也新买了喜欢的花样。我撕下墙上贴着的海报，把本属于“菜深”的房间改造成了我喜欢的样子。现在这个房间一点儿也看不出“菜深”的影子了。

因为我挪动家具的动静太大，父亲过来看发生了什么事。

“本来放在这里的Yoikoro呢？”父亲指着房间里的架子问。Yoikoro是一只玩具小猪的名字。

“我把它放进柜子里了……”

“真是不可思议啊，你居然会把那个玩具收起来。”父亲非常困惑地看着我，摇了摇头，“真不知说什么才好……”

我有些不知所措，也感到一丝不安。是不是把房间恢复成“菜深”的房间比较好？

在我支支吾吾的时候，父亲拿起了桌上的文件夹。

“这是什么？”他随手翻阅着。那是我记录和弥的一生的文件夹。

“这……这是学校的作业。”我慌乱地回答。

“这样啊。”父亲看起来并不感兴趣，将文件夹递给了我。

文件夹的重量给我带来了勇气。我回想着所目睹的那些记忆，对父亲说：“爸爸，我把房间变成了我想要的样子。以前的我看重的东西，对现在的我来说没有什么意义了。”

父亲思虑片刻，点了点头：“……也许这样比较好吧。”

下午，我去了图书馆，想从旧报纸中找出有关和弥死亡事故的报道。

关于和弥的死，我毫无头绪，不知道他是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离开了这个世界。虽然我知道，通过翻阅旧报纸找到和弥的死亡事故报告很难，但总比什么都不做要强。

我去的市立图书馆里完整保存着最近三年的报纸。虽说是翻阅旧报纸，但我根本不知道要翻哪个时间点的才好。面对着大量报纸，我不知该从何下手。和弥是什么时候死的呢？我开始思考。

听说器官被取出后会在很短的时间内进行移植，所以眼球不会保存好几个月。那么，我只要查找移植手术前几天的报纸就好了。和弥不会是几年前去世的，肯定是不久前才离开了这个世界。

我做移植手术是在二月十五日。我从那天的报纸开始认真地往前翻阅，每当看到交通事故的报道，便会仔细查看遇难者的名字。找着找着我意识到，人名后面用括号标示出来的数字便是遇难者的年龄。

和弥是几岁去世的呢？我从未在记忆中看到过脸上长出皱纹的砂织，这意味着左眼球中没有她中年或老年时的模样。我猜，和弥应该是在年纪轻轻时去世的吧。

迄今所见的记忆片段中，和弥年纪最大时看到的砂织也应该不到三十岁。由此推断，和弥应该是在二十多岁的时候去世的。

我在图书馆里查了两个小时的报纸。我把相关时间段的报纸从书架上搬到桌上，再在密密麻麻的小字中辨认、寻找，眼睛有些累了就休息一下。于左眼而言，它正在寻找以前所属身体的死亡报道，真是十分残酷。

我怎么找都找不到冬月和弥这个名字。或许是我看漏了，他的名字就登在我查过的报纸当中？但应该不会是这样。我和他住的地方离得很远，他的名字或许本就不会登在这一带的报纸上。虽然很遗憾，但我还是决定暂时放弃了。

我准备把翻阅过的报纸放回书架上。报纸是按照日期摆放的，我得找到它们原先的位置。

就在这时，我的目光停留在书架上平摊着的报纸上。那里整整齐齐码放着一年前的报纸，我无意中看到了最上面那份报纸上的照片。

那是一篇关于失踪女孩的报道，女孩的照片也刊登在上面。报道占的版面不大，但我感觉是命运的牵引让我发现了它。

十四岁初中女生行踪不明

——这行字用稍大的字体印着。

昨天，相泽瞳（14岁）和朋友们一起外出后行踪不明……

我看到了她的照片。相泽瞳那张刊登在报纸上的彩色照片，看着像是从班级集体照中截下来的。我感觉似乎在哪里见过这张脸。

猛然间，我的左眼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激烈反应。滚烫的眼球在眼眶中抽动着，痛得快要爆炸一般。

我曾在看电视时有过类似的感觉。那时电视上应该是在播放寻找失踪者的节目……

我想起来了。报纸上的女孩，就是那时我在电视上看到的女孩。我的目光无法从她的照片上移开，她仿佛正直勾勾地盯着我。

左眼痉挛起来。我感觉毛细血管在急剧收缩，血液仿佛正在倒流。

不祥之物进入了眼球的宝箱，正要打开那段记忆。不行，我必须把目光从照片上移开。

但似乎有一股强大的磁力，让我的目光紧紧锁定在相泽瞳的照片上，无法挪开。

女孩有一双大大的眼睛。突然，她的眼睛眨了眨。

不，并不是照片中的她动了起来，而是记忆的宝箱被又一次开启，放映起了过去的片段。相泽瞳的照片成了钥匙，开启了与之重叠的半透明的记忆片段。而片段一旦开始放映，我就别无选择，必须完整观看。

我闭上双眼，左眼的景象不断扩大，直至覆盖我的整个脑海。我被卷进了和弥的记忆中。

在距离和弥稍远的地方，有一张女孩的脸。她是相泽瞳。透过玻璃窗可以看到，她躺在床上，面无表情地盯着这边，又一次眨了眨眼。

视线移向周围，这是在一栋被树林环绕的欧洲风格的大房子旁，房子的墙壁由蓝色砖头砌成。和弥应该正位于房子的侧面或者背面。

视线又一次对准了能看到相泽瞳的窗户。窗户很低，距离地面很近，也许里边是地下室吧。又窄又长的玻璃有些脏，通过它往地下室看，能看到相泽瞳就在里面。地下室里十分昏暗，看不太清，但借着照进玻璃窗的光线，正好可以看清女孩的脸。

我在图书馆里难以置信地看着这段记忆。失踪的女孩为什么会在地下室里？

为什么和弥会有这段记忆？

我的脑海里一片混乱，不禁浮现出一个假想。相泽瞳很可能被什么人幽禁在了地下室里。如果真是这样，和弥或许看到了很可怕的事实。

图书馆里的我呆立在原地，无法动弹。

左眼的视线离开窗户，转向周围的草木。我能感觉到和弥神经紧绷，屡次确认周围的状况，慌乱的呼吸声仿佛清晰可闻。他应该是害怕被这栋房子的主人发现。

房子的主人应该就是幽禁相泽瞳的人吧？

房子和树林之间有一条窄窄的小路。这是一栋两层高的房子，周围都是树林，树上的叶子几乎掉光了，只剩下光秃秃的树枝。应该是冬季吧。

不知什么时候，和弥的手里出现了一把一字螺丝刀，应该是从外套口袋里拿出来的。他跪在地上，将脸凑近幽禁着相泽瞳的地下室的玻璃窗，仔细地查看窗框。

我知道和弥接下来要干什么。他一定是打算救出女孩。

窗户嵌在墙壁上，找不到可以拆卸的螺丝。和弥又一次扫视周围，将一字螺丝刀从墙壁和窗框的缝隙中挤了进去，像是准备用蛮力撬开窗户。

似乎是感觉到了什么，他突然停了下来。我随即看到了他所看到的景象。

相泽瞳横躺在地下室里，将头的一侧抵在床板上，正看着这边。我觉得她穿的衣服特别奇怪。不，那根本不是衣服，只是一个用布做成的袋子。她整个人除了头部露在外面，其余部分都在布袋里。布袋在她的脖子处用绳子扎紧了。

布袋的大小很诡异，让我有种不祥的预感。之前因为地下室里太暗，我没注意到装她的布袋明显太小，根本不能装下一个人。我以为她在布袋里蜷缩成了一小团，但就算是那样，袋子也应该更鼓才对。左眼看见的那个装着她的布袋，大概只能容纳她的躯干。

不会吧？我拒绝了这样的假设——如果她失去了手脚，就能像画面里那样被装进那个小布袋了。一瞬间，我因为憎恶自己有这样的想法而捂住了嘴。

就在那时，左眼的画面突然剧烈地上下晃动起来。和弥从玻璃窗边跑开，藏到房子的转角后。我能感受到，他将身体紧贴着墙上的蓝色砖头，警惕地留意着周围的动静。我听不到任何声音，但和弥一定是感觉到有谁来了才逃开的吧。

房子的蓝色砖头占据了我大半视线，眼前是转角，再往前便是刚刚和弥所在的地方。地上能看到影子，有什么人在那里。

我紧张得无法呼吸。

和弥向后退去，想逃离那个影子。视线轻轻晃动起来，和弥低着头，想把手上的一字螺丝刀放进外套口袋里。

就在那时，厄运降临了。螺丝刀钩住衣角，从他手里滑落，在他目光的追随下直直坠落。

房子周围建有一圈没有加盖的混凝土下水道，成堆的落叶在里面腐烂。螺丝刀如果掉进下水道里，应该不会有什么声音；但不巧，它正好落在下水道边缘，撞击到混凝土之后才滚入腐烂的落叶堆里。我只能看到图像，无法听到声音，但脑海中仍响起了金属与混凝土碰撞产生的清脆声响。

视线剧烈抖动起来。和弥逃进了身后的树林。那里有一条长满了树的斜坡，地面上堆积着落叶。他冲进了斜坡上的树林。

某一瞬间他回头看了看，从剧烈抖动的视线里可以分辨出一个正在追赶他的人影。我看不清那人的脸，也推测不出身高，只知道有个人正在追和弥。

头皮一阵发麻，我紧紧抓住了书架。

和弥低头躲避迎面而来的树枝，跳过地上丛生的树根，狂奔着穿越茂密的树丛。他奋力奔跑着，细小的树枝纠缠着他的身体，他只得边跑边拼命拨开树枝。这片树林似乎无穷无尽，才躲过一棵树，紧接着又出现另一棵，画面仿佛在无休止地循环往复。

终于，树木的种类有了变化。低矮的枯木消失了，高耸的大树开始出现，是针叶林。和弥继续奔跑在林间。

左眼的景象突然翻转，上下颠倒过来。斜坡猛地变陡，和弥好像滑倒了，在堆满落叶的斜坡上翻滚。而后周围的树木统统消失不见，

和弥起身坐在柏油路上——原来是车道。视线的前方，一辆白色的车正越来越近。

身在图书馆的我惊声尖叫起来，左眼剧烈抽动。

和弥被车撞了。光凭画面我无法判断他伤得多重，而视野一动不动地定格在了地面上。刚刚还剧烈晃动的画面，突然像失去力气一般沉寂下来。他仍一直睁着眼……

左眼渐渐不再发热。画面像浓雾散去般暗淡下去，他的记忆片段即将结束。但就在这时，我似乎在和弥冲出的斜坡上看到了一个人影。那人影藏在树林里，似乎正警惕地望着撞了和弥的司机。

左眼的片段至此完全结束了。我落下泪来。我刚刚看到了和弥死去的瞬间。他被车撞击，随后死去，但这绝不是寻常的事。

他目睹了那一幕，发现了那个被诱拐、被囚禁的女孩。如果我没有看错，相泽瞳已经失去了手脚。而从电视上见到的照片来看，她本应四肢健全……

和弥无意间发现了她被囚禁的地方，正想救她，却被凶手发现了……

我恨那个凶手。和弥是被人杀死的，但他的死亡应该会被当成交通事故处理吧？这让我无法容忍。

砂织会多么难过啊。那么多的回忆，竟以这样的结局收场。

我站在图书馆里，一动不动。放映完记忆片段的左眼竟像从未发热一般，仿佛仅仅是我身体的一部分。

我下定了决心。我必须去到他死去的地方。

因为，相泽瞳至今仍被囚禁在那里。

第二章

1. 某童话作家

三木做了一个梦，梦里有很多人从天上坠落。

梦中，三木正站在不知是什么建筑的屋顶眺望远方，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从天上坠落的人们。

数不清的人从高高的天空落下，他们都穿着黑色的西装，有男有女。三木抬起头就能看到万里无云的紫色天空中有无数黑点般的人，仿佛星星一般布满整片天空。他们头朝下，随着下落变得越来越近、越来越大，像下雨般一个接一个地落到地上。是因为睡着了吗？他们看起来一点儿也不害怕。

三木从屋顶上往下看，数不尽的身体撞到房子上、道路上，染出了一片又一片红。它们因撞击而扭曲，在地上越积越高。而三木所在的屋顶上，却没有人落下。

三木从梦中醒来。原本正坐在椅子上读着未完成稿件的三木，一不小心睡着了。地毯上散落着打印纸，三木将它们一一拾起。

“你醒了？”沙发上的女孩歪着头问，“你睡了一个小时，害得我好无聊。”

三木把稿子收拾好并放到桌上。那是一张之前的住户留下的古董桌，带有精致的雕刻。

从窗户往外看，夕阳西下，深红的天空下绵延着一片密林。三木拉上窗帘。这黑色的窗帘也是之前的住户留下的，质地厚重得仿佛绸缎一般。

“跟我说些什么吧。”女孩横躺在沙发上说道，“我已经听够那个乌鸦给少女带去眼球的故事了，想听听别的。”

女孩说的是三木以前发表的童话《眼睛的记忆》。在女孩无聊时，三木常会讲这个故事给她听。

“对了，我想听你小时候的故事。这是个好主意。我都被带到这里好一阵子了，关于你的事却一点儿也不知道。”女孩的嘴角浮起了笑容，“三木俊是你的本名吗？”

三木摇了摇头。那只是笔名。

三木坐到沙发上，摸了摸女孩的头，给她理了理头发。女孩闭上了眼睛。三木回想起以前的事情。

三木出生在医生家庭，父亲是一名外科医生，家里有一所大医院。

当被问起以前的事情时，三木首先想起的总是在自家医院住院的病人。三木小时候常在医院走廊上玩玩具车，能透过门缝看到病房里躺在床上的病人，有全身缠满绷带的，也有手脚被高高吊起的。他们总是看着窗外，即便注意到玩着玩具的三木，也只会用空洞的双眸面无表情地盯着看。

三木念小学时经常和附近的小朋友们一起捉昆虫玩。在三木家附近有一片杂草丛生的空地，小朋友们扒开几乎和自己一样高的杂草，捕捉蚱蜢和蟋蟀。

三木记得，事情发生在小学四年级时。一个朋友发明了用针刺死蚱蜢的游戏，并捡了一块小木板，将许多蚱蜢用针钉在木板上，然后

拿给三木炫耀。被针穿透的蚱蜢一开始还在木板上挣扎，渐渐地就不动了。

三木也想学着这样做，便将捉来的蚱蜢放到木板上，用从家里拿来的大头针扎它们，但是它们并没有死。

三木不觉得奇怪，以为只是没扎到要害，便接着用另几根大头针扎其他地方。

三木将针扎在蚱蜢的头部、胸部和腹部三处，可蚱蜢还在动。它像无事发生一般，六只脚在空中挥舞，触角摇晃着，被针扎破的伤口中流出了体液，但它并没有停止挣扎。

直到被十二根大头针贯穿整个身体，蚱蜢才死掉。被固定在木板上的它已经看不出昆虫的样子，成了一大把针。

其他昆虫的情况也很相似。不管三木把锹甲虫往墙上扔几次，它都不会死。就算拔掉脚、扎坏硬壳，它仍会不停地晃动触角。

这让三木以为，昆虫本就是这样。即使用剪刀把蝉剪成两半，抓住独角仙的角把头掰歪，它们仍能挣扎好一会儿，不会轻易死亡。三木觉得，昆虫真是生命力顽强的物种。

但三木渐渐发现，这并不寻常，周围并没有朋友和自己想法一致。三木也曾想过，或许是因为抓到的昆虫恰好都有着异常顽强的生命力。但看着自己的手，三木隐约开始意识到，这件事没有那么简单。

三木身上有着不可思议的超能力。

有一段时间，父母的医院里住了一个和三木年纪差不多的孩子。病房的门正巧开着，三木便和那个孩子对视了一眼。从那以后，三木便常去找那个孩子说话。

三木本来就没有什么特别要好的朋友。以前一起捉昆虫玩耍的朋友们也遇到了比三木更有趣的人，渐渐疏远了三木。所以从学校回来

之后，三木便会去病房找那个孩子。

三木一到，那个孩子便会高兴地绽开笑容，挥动缠着绷带的手臂，招呼三木快进去。

那孩子手肘以下的部分都没了，好像是因为在铁路边玩耍时发生了事故——据说是在电车疾速驶过的瞬间，将双手伸向了铁道。

“我想试试看会怎么样。”孩子躺在病床上，看着自己的双臂说，“电车经过的瞬间，前臂砰地一下弹飞了。”

每天和那孩子聊天时，三木都很开心，也常说起自己被爸爸打、被妈妈骂的事。从那时起，三木就开始编故事了。那孩子总是一脸认真地听着。

有一天，三木正在和那孩子谈天，一个病人被紧急送到了医院。孩子们赶紧跑到手术室前，想看看病人到底受了多重的伤。

护士们和三木的父亲正在为手术做准备。不一会儿，孩子们就看到患者躺在移动病床上，被送了过来。那是一名年轻男子，从外表上看不出哪里受了伤，好像只是睡着了。

可是，他在手术过程中去世了。

“受伤的部位不太巧。”父亲告诉三木。

听说那名男子是从自行车上摔下来的，并没有什么外伤。

“到底是哪里受伤了呢？”失去了前臂的孩子问，“是不是只要避开那个部位，就不会死了呢？”

这个世界上有没有人拥有特殊能力，能在受伤时本能地避开关键部位呢？三木问。

“这个……不知道呀。”那孩子想环抱双臂，但因为手肘以下的部分没有了，怎么也摆不好这个动作。

三木开始独自研究蚱蜢要伤到什么程度才会死去。刚开始实验时，蚱蜢死得很快，连刺多针后不到一分钟就死了。但随着研究继续

进行，三木感觉死亡的过程变得越来越慢了。

即使将锹甲虫的下半部分碾碎，它仍能挣扎着活一周。但如果把它的头部碾碎或切掉，它就会立刻死掉。

三木解剖过青蛙，也切开过鱼的肚皮并将内脏全部取出来。之后再被放回水池中时，鱼竟像什么事都没有似的游起来，青蛙也拖着细细长长的内脏，在水里蹬着双腿。

三木也试过哺乳类动物，曾给家附近的流浪猫喂食，等猫靠近后，就把它抓起来。三木在医院后面人迹罕至的仓库里，用菜刀将猫砍成了两段。

猫还活着。那时三木明白了，即使自己把猫弄伤，猫似乎也感觉不到痛。

猫好像还没注意到自己已经被砍成了两段，明明没有了后半截身体，却仍想去舔后脚。它也没有大量出血，甚至还有食欲，只是它吃下去的食物都从被切开的胃里流了出来。就这样过了一周，猫才渐渐没了精神，像睡着一般死去了。

三木同样试过其他猫。有一次在不喂食、不喂水的情况下，有只猫存活了两周。

三木想将研究成果告诉医院里那个失去了前臂的朋友。那孩子早已出院，不过家离得不远，在骑半小时自行车就能到的学区。那孩子出院以后，三木仍常常去对方家聊天、玩耍。

三木将自行车停在那孩子家门口，按响了门铃。孩子的母亲给三木开了门。

“那孩子前天死了。”这名母亲平静地告诉三木，看上去并没有特别难过，“是从家里的楼梯上滚下来的。那孩子一直喜欢坐在楼梯扶手上往下滑，当时肯定是想像以前一样玩耍，后来也一定发现了吧，失去平衡时要用手抓住扶手才行，这孩子一定是忘了，自己已经没有前臂了。”

三木第一次杀人，是在高二的秋天。

那天阴云密布，天气很冷。三木漫无目的地骑着摩托车，奔驰在家附近的山路上。

盘山公路转弯处的路面比较开阔，正好有停车的空地，还有一台自动售货机。

三木上山时没有遇到其他车辆，停下摩托车后便眺望着风景。山路边缘像悬崖一样陡峭，往下看则是裸露的岩壁。旁边的护栏开了一个口，下面是台阶，沿着它便能走下山。

三木观赏了一会儿秋景。因为阴云密布，四下灰蒙蒙的。这本是赏红叶的季节，却让人觉得单调而了无生机。

身后传来汽车的声音，三木回过头去。一辆车停在了空地上，驾驶座上走下一名年轻女子。她没有同伴，身着西装，手上拿着地图，看上去很冷，缩着肩朝三木走来。

“不好意思，请问一下，要去市中心，最近的路该怎么走呢？”她看了看三木的摩托车，“这辆车好帅气啊，但现在骑摩托应该很冷吧？还是只有我这么怕冷呢？”她将手放到护栏上。“好冰。”她轻声叫出来。

三木试着在她身后推了一下，眼见她翻过护栏，掉了下去。三木随即看了看周围，确定没有目击者。

三木低头寻找女子坠落的地方。在陡坡极下方的树影中，三木看到了她的长发，便顺着台阶走下去。

她虽然重重地摔到了地上，却还活着，手脚朝奇怪的方向扭曲着。血从她的眼睛和嘴巴里流出来。她似乎还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一脸茫然地望着三木。三木捡起掉落在她身旁的地图。

抬头望是近乎垂直的山坡，能看到她跌落时撞到的岩壁，再往上还能看到一丁点儿白色的护栏。

三木将女子拖到从山路上看不到的树林里。被拖行时，女子无力地翕动着双唇，粗壮的树枝穿透胸膛，她说不出话。三木拔掉那根树枝，一个大洞赫然出现在她的胸口，可以看到她断掉的肋骨、因漏气而干瘪的肺部，还有那个红通通的、持续跳动着的东西。

好像感觉不到疼痛似的，女子连眉头都没皱一下。但她动不了了，似乎是坠落时的冲击力让她全身都摔坏了，只剩眼睛和嘴巴能动。

是就眨两次眼，不是就眨一次，可以吗？三木问她。

她对三木眨了两次眼。原来耳朵也没问题。

问她痛不痛，她眨了一次眼。不痛。

问她害不害怕，她看上去一脸不可置信，只是盯着三木手上的地图。

三木在她面前展开地图，告诉她去往市中心最近的路，然后问她明白了没有。她眨了两次眼。

当三木要和她道别离开时，她的目光似乎在追问她之后该怎么办。三木无视她询问的目光，顺着台阶往上走，骑上了摩托车。女子车上的引擎仍在运作。三木打开驾驶座一侧的门，旋转钥匙熄了引擎，然后擦了擦自己碰过的地方。

第二天三木又去了那里。汽车还和昨天一模一样。三木下了台阶，想看看女子怎么样了。

还活着。女子看到三木后，像是终于松了口气，表情稍稍舒展开来。

问她感觉怎么样。不好——她眨了一次眼。

三木看了看她胸膛上被树枝穿透的大洞。心脏仍在跳动，没出什么血。

三木觉得很奇怪。虽不及入冬时寒冷，但气温已然比昨天低了好几度。可女子看上去一点儿都不冷，脸色和嘴唇虽然铁青，却不像是

因为寒冷。

问她冷不冷。她想了想，眨了一次眼。

三木从女子的口袋里拿出钱包，确认了她的名字和家庭住址。

那之后的三天，三木每天都去和女子说话。每次三木告别时，她都显得很寂寞。第三天时，她的车不见了。

似乎是她身边的人察觉到她失踪了。警方搜寻她的车时，发现车停在了峭壁边。

第四天三木再去时，女子一看到三木，便使劲转动眼睛，像是有什么事要说似的，用目光引导三木向下看。

三木顺着她的目光看向她胸膛的大洞，仔细查看后发现里面好像有什么东西。是蛇。蛇正蜷曲在她的胸膛里，吐着芯子斜眼盯着三木。或许因为她的身体还温暖吧，蛇靠着那颗跳动的心脏，似乎想在她体内冬眠。

三木把蛇拿了出来，向她告别后，将带来的小刀探进她的胸膛，插入她跳动的心脏。她像睡着一般闭上了眼，渐渐停止了呼吸。

过了很久，三木在报纸上看到一则关于她尸体被发现的报道。那时她已化成一具白骨，因积雪融化才显现出来。

为什么要把她推下悬崖？三木并未细想这个问题。也许就像用针扎昆虫一样，因为可以那么做，于是便做了。

而且三木想知道，做了之后会怎么样。

三木讲着故事，女孩听着听着就睡着了。

书房里传来一阵铃声，是书桌上的电话在响。三木接起来，原来是编辑打来的。

“很期待您的下一个故事！”

三木感觉这个电话不像在催促自己交稿，倒像在确认自己是否还活着。三木不以写作为生，不是交稿很快的人，只在闲暇时才会写写

童话。三木也不会频繁地和编辑联系，多数时候是沉默的，只会在完成原稿后寄给编辑部而已。

三木在高三时因为写童话获了奖，获奖作品是其儿时给那个失去前臂的孩子讲过的故事。

第一个作品，是乌鸦叼着人类眼球飞走的故事。

第二个作品，是医生为了方便手术而在病人背上缝上拉链的故事。只要拉开拉链，内脏就会露出来，不需要再一点点切开皮肤。但那个病人忘记拉上拉链，内脏全都流了出来，最后只剩下一张皮。

三木的童话集被命名为《暗黑童话集》，逐渐受到一些读者的推崇。

三木本来没打算成为作家，本以为写完小时候给朋友讲的那些故事后，便再也想不出新的了，谁知脑海中竟有故事源源不断地冒出来。

“下次可以见面聊一聊吗？”

三木用沉默回应了编辑的请求。平时三木几乎不见出版社的人，拒绝采访，缺席宴会，只是写童话，然后邮寄。出版社收到原稿后编辑、出版，将钱打到三木的银行卡上。仅此而已。

听说曾有人怀疑三木俊这个童话作家是否真的存在，但三木觉得这也无所谓。

挂掉电话后，三木抱起横躺在沙发上的女孩，走出书房。她的身体很轻，只有十公斤左右。

三木还记得第一次见到她是在大街上。她和朋友走散了，慌乱得手足无措，于是三木把她带了回来。她说她叫相泽瞳。

三木还记得把她带到地下室、取下她的眼罩时她说的话。

“那边那些人体模型的手和脚是怎么回事？”

瞳歪着脑袋，看着房间角落里散落着的手和脚，终于发现自己已经失去了四肢。

“那是我的吗？”

三木用锯子锯断了她的手脚，没有打麻药，只是用眼罩蒙住了她的眼睛。她看上去并不觉得痛。三木没有给她止血，但也没见到血大量涌出。女孩的伤口至今未愈合，还保持着新鲜的红色。

瞳再也不能穿正常的衣服了。三木给她做了一个和她身体差不多大小的布袋，把她放了进去。女孩对这个带有花朵和格子图案的布袋似乎不是很满意。

“脖子硌得不太舒服。”

最终她选了一个淡蓝色的布袋，开口处正好能伸出脖子。三木用红色领带把袋口扎好。

三木抱着睡着的女孩走下了楼梯。瞳把脸靠在三木的胸口，泪水沾湿了三木的衣服。瞳时常会因想起父母而哭泣。

地下室的入口在一楼最深处的楼梯背面。入口处的门和墙壁颜色相同，乍一看难以分辨。三木之所以租下这栋山中的房子，就是因为喜欢这间地下室。

三木开了灯，顺着楼梯往下走。地下室的四壁是砖砌的，气温很低，呼气时会出现一团白雾。天花板也很低，但不会影响到走路。

地下室四四方方，空间宽敞，灯光却很微弱，角落里满是浓重的黑暗。

地下室里摆着几个置物架，是之前的住户留下的，上面摆满了装着工具和旧衣服的箱子。

瞳的床在书架前。三木把她放到了床上。

“那个……”久本真一的声音从置物架另一侧传来。

三木将目光从瞳身上移开，转向声音的来源。从箱子间的缝隙正好可以看到真一，两人视线相交。在置物架另一侧光线照不到的地方，传来了重物挪动的声音。从缝隙中盯着三木的真一的双眼消失了，换成了另一双眼睛。那是持永幸惠。

“大叔感觉有点儿不对劲。你快给他看看。”

大叔是地下室四人中的一个，本名叫金田正。

三木点了点头，幸惠的眼睛从缝隙间消失了。只听她长长地叹了口气，在置物架另一侧的黑暗中说：“要把眼睛抬到那个缝隙的高度，真是太累了……”

三木给躺在床上的瞳盖上了薄被。虽然知道被自己伤害过的人感觉不到冷热，但三木仍然这样做了。

他们不仅感觉不到气温的变化，身体也不会再出现变化；不会冻死，也远离了饥饿和病痛。对于被三木伤害过的生命而言，通向死亡的时间仿佛停止了一般，他们将会永生。

一种能够给予生命的能力，一把能够斩断死亡之路的利刃——三木认为这就是自己所拥有的超能力。

持永幸惠在黑暗中唱起了歌。那是一首令人悲伤的英文歌。她本是英语老师，发音非常好听，颤抖而纤细的歌声萦绕在地下室里。

瞳在睡梦中发出了呻吟。她的双唇颤抖着，似乎想要说些什么。三木将耳朵靠近。

她的梦话不成语句，只能听清只言片语。

“乌鸦它……”

2

乌鸦晃呀、晃呀。这个带着黑色翅膀的可爱卡通钥匙圈正挂在车的后视镜上，随着车身的晃动在我眼前摇晃着。

“你有朋友在这里吗？”开车的年轻男子问我。我紧张地摇了摇头。坐上陌生人的车需要鼓起相当大的勇气。我想去枫町，但到那儿去的公交车一天只有两班，现在才傍晚，第二班车就已经开走。我只好决定搭顺风车。

我将目光从乌鸦钥匙圈上移开，转向窗外。天灰蒙蒙的，山直逼眼前，道路贴着峭壁蜿蜒向前。我看着满是白色枯草的山坡，情绪有些低落。

车子停在一条两侧长满杉树的路上。前方的道路上有电车轨道横穿而过，轨道的栅口缓缓关闭，传来间歇的警铃声。过了一会儿，一辆只有一节车厢的红色电车从面前开过。开车的男子告诉我，这是市营电车。他总是跟我搭话，但我不知该怎么和陌生人说话，只觉得很害怕。

他好心让我搭顺风车，破坏他的心情是很失礼的。我想说话，但又不知该说什么，只能干着急。我没有什么可以讲述的故事。失去了记忆就相当于失去了过去的一切。我没有任何值得与他分享的人生经历，即使被问及出身背景，也无法流利回答。我不愿意让别人知道我失忆的事。

我想，反正是初次见面，他不可能知道任何关于我的事，所以只要撒撒谎蒙混过去就好。但一时间我竟什么谎都编不出。我结结巴巴

的，被紧张和不安牢牢包围着，什么也说不出来。面对边开车边跟我搭话的男子，我只能用点头来回应。

高中已经放春假了。虽然我在此之前就已经开始逃学，放假和我似乎也没什么关系，但对逃学一事我其实还是有罪恶感的。

现在正式放假了，我心里的负担也轻了许多。我告诉自己，偶尔也是可以给别人添点儿麻烦的，便决定离家出走。

我给父母留下一封信，告诉他们我会离开家一段时间，每天会打一通电话报平安。

几天前，我将“菜深”存折里的钱全都取了出来。在一个大白天，我拿着写有自己名字的存折去了银行。存折一直藏在抽屉的最里面，应该是失去记忆前的我一点儿一点儿攒下的积蓄。

我不知道密码，或者说是忘记了密码——我想应该可以这么告诉银行柜员，因为我有学生证和印章，肯定能证明这是我的存折。

但我感觉“菜深”的存折仿佛不是我的东西。这很像是在动别人的钱，我不想引人注目，便决定先在自动取款机上试一下可能的密码。我先输入自己的出生日期，这是父母告诉过我的。

1021——

不对。我观察着警卫员的举动，担心他盯上了我，心里惴惴不安。

我又试着输入了别的数字。

4156——

对了。我感觉自己要渐渐喜欢上被我藏进衣柜的玩具小猪Yoikoro了。[1]

我将“菜深”好不容易攒下的钱全都取了出来，心里觉得很对不起她。虽然这些本就是属于我的钱，不用觉得愧疚，但我还是有些过意不去。

我准备好行李，就差下定决心了。我摊开地图和火车线路图，想看看该怎么走。

和弥出生、成长的枫町在县界的山谷里，似乎是个人口很少的小镇。地图上的“枫町”两个字非常小，小到很容易看漏。

在做准备时，左眼又浮现出了景象。我看到了和弥的童年。自从上次在图书馆目睹他的死亡，不管是多么快乐的记忆，在左眼的热度消退后都会令我想哭。

“为什么要去那个什么都没有的小镇？”开车的男子好奇地问我。

“那里有我很重要的朋友。”

“你刚才不是说你没有什么认识的人在那里吗？”

“嗯……那是因为……”我不知道该怎么搪塞过去，只好沉默。

车窗外的景色与曾出现在左眼里的越来越相似，我感到自己正越来越靠近和弥与砂织生活的地方。

针叶林和高耸入云的铁塔都会时不时出现在左眼的景象中。我感觉皮肤仿佛触电了一般，身上起了一层又一层鸡皮疙瘩，无法静下心来。已经是春天，但四周仍是冬景，没有绿意盎然的植物，只有干枯的草木。寒风从车窗的缝隙中渗入，冷得像要下雪一样。

车子在信号灯前停了下来，周围看不到其他车辆。道路左侧是一片广场，白色的地面显得有些干燥，上面停着生了锈的卡车，还放着一些旧轮胎，再过去则是一片茂密的森林。信号灯旁边立着一个巨大的广告牌。

左眼渐渐变得温热。啊，这是……

“不好意思，能麻烦您等我一下吗？”我鼓起勇气说。

男子一脸惊讶地看着我。我用右眼看到信号灯变绿了。

“怎么了？”男子问我，“是花粉症吗？”

我擦了擦眼泪，左眼的记忆宝箱关上了。“我可以下车吗？马上就回来。”

我打开副驾驶座的门下了车。天冷得刺骨，和开着空调的车内仿佛是两个世界。

我走近巨大的广告牌。广告牌由两根金属柱支撑着，从正下方抬头望去，它就像高耸的峭壁一般。

广告牌上画着碧蓝的天空和大片的云朵，而现实中的天空却是阴沉沉的。如果只看这块方形广告牌，会感觉像是明亮的夏天到来了。这应该是哪个公司投放的吧。

我钻到广告牌下面，敲了敲金属柱，从背面往上看了看，不禁笑了出来。

男子在驾驶座上望着我，我这才想起不能让他等太久，便立刻回到车上。

“我有个朋友在那个广告牌下面玩耍过，在它还没搭好的时候……”

在左眼的记忆中，穿着工作服的叔叔正用刷子涂抹出广告牌上的碧蓝天空。和弥呆呆地抬头看着广告牌，一不小心踢倒了放在地上的油漆桶。他的视线位置挺高的，所以这应该是长大后的记忆片段，但他踢翻油漆桶后慌张逃跑的样子还像个孩子似的。

想起他的模样，我不禁笑了出来，但同时也感到莫名悲伤。

车子继续前行，我从双肩包里拿出文件夹，记录下刚刚看到的记忆片段。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和记忆里一模一样，这让我无比快乐。广告牌前的实际景象和左眼所记录的完全重合。我与和弥截然不同，成长于不同的环境，会发生这样的事，只能说是奇迹。

“这里就是枫町了。”男子开着车说道。

我紧紧盯着窗外延绵不绝的景色。男子又说：“我有个想去的地方，可以先去一趟吗？”

我没有意见。本来我就不知道该去哪里，我的目的仅仅是到达和弥与砂织所居住的枫町，之后的计划还根本没考虑过。

首先我必须找一个住处，然后以那里为中心寻找应该还活着的砂织。和弥是在两三个月前去世的，她肯定还生活在这里。

在这之后，我要去寻找那栋蓝色砖头砌成的房子。

窗外渐渐出现了山间小镇的景色。一条国道贯穿了小镇中心，像是小镇的动脉一般。车流量不大，道路看上去空荡荡的。

窗外看不到高楼，只有小型商店和民宅。房屋间的空地上荒草丛生，瘦骨嶙峋的流浪犬伸长了脖子嗅着路边的垃圾。

对面车道上驶过了一辆大型卡车，车上载着许多被砍伐的针叶树。男子告诉我，现在山上正在种植杉树，这个小镇依靠林业发展。我迷糊地想，这样一来，有花粉症的人肯定很不好受。我明明几乎失去了所有记忆，但杉树的花粉能引起花粉症这种无关紧要的知识倒是记得很清楚。砂织一直流鼻涕，是否就是因为花粉症呢？

路边有一家超市，我不禁担心它是否有客源。超市招牌上的油漆褪了色，显得有些暗淡。停车场里停着一辆破旧的卡车，一个脖子上挂着毛巾的叔叔正一脸不耐烦地把卡车上的啤酒箱往下搬。

这是一个死气沉沉的小镇，我感觉空气的密度仿佛都变小了。阴沉沉的天空下，整个小镇显得一片灰暗，道路两旁的交通指示牌也已褪色，什么都看不清。这里明明离车站只有不到二十分钟的距离，却让我觉得萧条不已。

在车上，我有好几次差点儿叫出声来。左眼看到过的店铺、风景和道路，都一一出现在眼前。

这里无疑是和弥曾经生活的地方。每当见到有印象的事物时，我总想停车下去仔细看一看，但又怕麻烦开车的男子，便都忍下了。我将双手和额头紧紧贴在车窗上，全神贯注地观察着这个小镇。

“前面很快开到一家店，我有一样东西要给他们送过去。”

车子驶离国道，路边的房子更少了，左眼看到过的事物也消失了。我正感到有些遗憾时，车子停在了一家店铺的停车坪里。男子下了车，抱起后座上放着的箱子。“等我这边办完事，就送你去你要去的地方。”

我听他说着，突然发现根本没这个必要。我也下了车，望着男子走进的那座房子。

这是一家用圆木搭建成的山间小屋风格的咖啡店，招牌上写着“忧郁森林”。它正是无数次出现在左眼记忆中的、砂织工作的地方。

推开木门进入店内，我瞬间被空调的暖风包围。入口的左手边是吧台，右手边是桌子，我对它们全都有印象。

我向前走去，鞋子踩在地板上，发出好听的声音。我坐到了吧台边。

“欢迎光临。”店长从里面走了出来。我的心怦怦直跳。他在左眼的记忆中出现过好几次。他留着胡须，长着一张像熊一样的脸。亲眼见到他，我才发现他的确长得非常高大，不禁担心他站在吧台后面会不会憋得慌。

“怎么了？”

我没注意到自己一直在盯着他。“没什么……不好意思。”我赶忙移开视线。看了看店内，花瓶、鲜花、饰品、成套的木制桌椅——我对它们都有印象。整个店笼罩在温暖的黄色灯光中，这个色调和我在左眼的记忆中看到的一模一样。

“要喝点儿什么吗？”

我慌忙翻开菜单，点了第一眼看到的东西：“请给我一杯热的欧蕾咖啡。”

带我来的男子从里面走了出来，他似乎只负责把东西送到这里。他看上去和店长关系很好，两人聊得很开心。我猜他是因为和店长私交甚笃，才受托帮忙买了什么东西。他向店内张望，好像在寻找谁。

店里还有两个客人，一个是满头白发的女子，看上去六十岁左右。她坐在窗边，一边读着精装书一边喝着咖啡，用满是皱纹的手翻着书页，衣着很有品位。她可能住在这附近，悠闲的样子让人感觉她是这里的常客。

另一个客人坐在店的最里面。那里的光线不太好，我一开始并没注意到坐着一个人。那好像是名男子，穿着黑色的衣服，几乎融入周边的黑暗之中。

带我来的男子坐在吧台边看着我，告诉我一会儿就可以走了。

我稍作考虑便决定了：“我就留在这里。谢谢您送我一趟。”

他一脸担心地回头看了看我，挥挥手走出了店门。我发现他似乎也曾出现在左眼的记忆里。他常来这家咖啡店，因此出现的可能性也很高。记录记忆片段的文件夹越来越厚，没办法一下子想起来的人应该也不少。

店长给我送来了咖啡：“久等了。”

他的声音和我想象中的一模一样。虽有了近距离观察的机会，但我还是不敢相信他就真实地存在于眼前。

或许因为姐姐在这里工作，和弥经常来这家咖啡店，左眼也经常会出现店内的场景。和弥在店铺刚开张时也来了，那时他大概在读中学，店长则是另外一个年长的伯伯。

有一次我在家看到了咖啡杯，一瞬间左眼发热，便看到了这段记忆。当时咖啡店如同一套崭新的华服，穿着校服的和弥逃课来到这里，坐在最里面的位置，看着吧台后白发苍苍的店长。

任何事物都有过去，这家咖啡店也是如此。我不禁感慨，整个店里可能只有我是个例外。

我有种不可思议的感觉。双肩包里的文件夹中记录着这些人和小镇的过往片段。我带着这一切四处行走，但并未亲身与这些人事相逢。

“不好意思……”我想和店长交谈，一开口却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对我来说他是个熟人，但对他来说，我只是一个刚来的客人。

他扬了扬眉，脸上仿佛写着“有什么事吗”。

“可能有点儿唐突……”我下定决心，问出了在意的问题，“是否可以告诉我您的名字呢？”

左眼的记忆片段没有声音，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都不知道大家的名字。我一直很想知道他们叫什么。

他一脸惊讶：“我姓木村……”

“啊……谢谢您。”我感觉很不好意思，脸颊也热了起来。原来他姓木村啊，我心里涌起一阵感动。

木村双肘撑在吧台上，探头盯着我。他本就身材高大，让我很有压迫感。他像露出满口牙的熊一样微笑起来，或许考虑到还有别的客人，他并没有发出笑声，但我还是觉得有些可怕，差点儿尖叫起来。

“为什么想知道我的名字？”

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因为……我以前来过这里，那时听别人提到过你的名字，所以就想确认一下……”我越来越不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声音也越来越轻。

“以前？是多久以前？”

“大概两年前。”

我撒谎了。

木村环抱双臂，一脸怀疑地盯着我说：“撒谎可不好，我可是记得所有客人的脸呢。”

“我没有撒谎！”我着急地脱口而出。

“那……让我想想……”木村思考了一会儿，“店里有样东西是最近才摆出来的，你猜猜是什么？除了它，其他的基本都和两年前一模一样。”

坐在窗边的年长女子开口道：“木村，这可不好，这也太难了吧，我都不知道。”

我根本没注意到，原来她一直在听我们的对话，真是太尴尬了。

“哎呀，京子你在听我们说话呢。”木村转向她。

名叫京子的女子合上书，一脸责备地看着木村。

“也是，这个问题确实有点儿……”

我环视店内。“我知道了。”我指着墙上挂着的画。那是一幅湖景画，上面有一片漆黑的森林，中间是闪闪发光的湖泊。这幅画没有在左眼的记忆中出现过，应该是最近才添置的。只要翻看文件夹，就能找到关于店内装饰的详细记录，但我没必要去翻看。

木村一脸惊讶地睁大了眼睛。我知道自己答对了。

坐在角落的黑暗中的男子站了起来。刚才因为光线昏暗，我看不清他的脸，现在才注意到他相貌英俊。他留着长发，戴着眼镜，穿着一件黑色的外套，从我身旁经过时非常安静，我甚至没听到他的脚步声。他似乎正要去结账。

“真是的。”木村挠着头看了看我，往收银台走去。他接过男子的钱，然后找了零。

我感觉那个男子在出去时看了看我，他似乎也听到了我们的对话。

“那幅画是刚刚出去的那个人画的。”店长说，“他是画家，姓潮崎，你听说过吗？”

我摇了摇头。

“这样啊，你没印象吗？”

“没印象”这个说法在我听来非常顺耳。

“不知道他为什么要搬来这么偏僻的地方……你又为什么来这里？”

我思考着该如何回答。索性说实话吧——因为有个女孩被诱拐了。我或许应该向他求助。

但是他会相信我吗？我不确定。移植的左眼让我看到曾映在眼球上的记忆——他会相信这种事吗？有个女孩被囚禁了，他听到这些会不会嘲笑我呢？

“我是来找人的。”我解释道。这样说没有错。我是来找砂织、相泽瞳和那个凶手的。“对了，这里有没有一位女店员呢？”

木村微笑着说：“你也是为砂织来的吗？”

我突然紧张起来。这是我第一次从别人嘴里听到她的名字。“为砂织来的？”

“她有一个追求者，就是刚刚载你来这里的傻瓜，他就是为了和砂织搭话才常常来这里的。我告诉他砂织今天感冒休息，他二话不说马上就走了。那个家伙，怎么说也应该点些什么再回去吧。”木村埋怨道。

知道今天砂织不在，我心里非常遗憾，同时又松了口气。要是她突然出现在我面前，我肯定会慌乱不已。我还没做好心理准备。

不过，和之前左眼看到的情况一样，砂织现在仍在忧郁森林工作。和弥死后，她依旧留在这里。

店内流淌着轻柔的音乐，音量小到几乎让人难以察觉。我听着音乐，喝着咖啡，心想和弥也曾和我做着同样的事吧。

我抚摩着吧台。和弥曾坐在这里，触碰过这些椅子。

我一会儿站起来，一会儿又蹲下去，想捕捉左眼曾看到过的角度。木村和京子都困惑地看着我。我意识到自己太惹眼了，便重新端坐下来喝起咖啡。

就在这时，店里走出一名女子，说：“店长，我把垃圾给扔了。”她把长长的头发扎在脑后，掸了掸身上的灰。可能因为刚从外面进来，她的脸颊和鼻尖都红红的。

“我刚刚对那家伙撒谎了。”木村对我说。

女子从吧台后抽出纸巾擦了擦鼻子，发现我在看她，有些不好意思地放轻了动作。“不好意思啊，我从小鼻子就不太好……”

看来她并没有花粉症。这是我第一次听到她的声音，和我想象中的一样，带着些许鼻音，与她很相称。

“请问是……冬月砂织小姐吗？”

她歪了歪头，似乎在好奇我为什么会知道她的名字。

“初次见面，我是……”我情不自禁地继续说道，“我是和弥的朋友。”

我能感觉到砂织和木村的震惊。

其实这不是初次见面，我一直都认识你，仿佛从小就一直和你在一起。我故作镇定，但心潮澎湃，几欲泪流。

3

“来我家吧。”

当我告诉他们我今晚无处可去时，砂织这么说道。虽然我有住宿的钱，但枫町并没有适合我住的地方。尽管有些不好意思，我还是接受了砂织的好意。其实我本就对她的邀请心怀期待，所以很高兴能够好好看看他们家。

“可以等到店里打烊吗？”砂织似乎刚忙完一阵，这样问我。我点点头。

看到她就在我面前工作、说话，我还是有些不敢相信。我紧紧盯着她，与分离已久的亲人相见一定就是这种心情吧。对于失去了所有记忆的我来说，左眼记忆中的她，几乎成了我最亲近的人。然而对她来说，我只是突然造访的客人，我总是忘了这一点。

京子结完账离去后，木村说：“你今天可以回去了。肯定不会再来客人了，快带着那孩子回去吧。难得有和弥的朋友来……”

他的语气听起来似乎很在意砂织的感受。原来，和弥去世的事仍然深深影响着这个世界。

我和砂织一起走出咖啡店。现实中我们是第一次肩并肩地走，但在记忆中，这样的场景我已见过无数次了。我一直都记得。

外面很冷，一走出咖啡店我便感觉整个人像被冻住了一般。在店里烘得暖洋洋的脸颊，此刻仿佛被扇了耳光般瞬间紧绷起来。已经是傍晚，太阳落山了。咖啡店的外墙和招牌被灯光照亮，在一片黑暗中尤为显眼。道路夹在两侧的杉树之间，静谧而昏暗。

“准确地说，我现在要带你去的是舅舅家。”她吸吸鼻子说道。

“我听和弥说起过。”

父母过世之后，姐弟二人被住在附近的舅舅带回了家。我在左眼里看到过这一幕。

“现在就我和舅舅两个人一起生活。”

“舅妈呢？”

“在和弥出事前不久，舅妈因为伤风不愈去世了。”

这是我不曾从左眼得到的信息。原来还有很多我不知道的事情。我从左眼看到的，不过是和弥人生旅途中很小的一部分。

周围十分寂静，民宅很少。砂织说从咖啡店走到舅舅家大约需要十五分钟。我冷得牙齿直打战。道路两旁树木林立，被遗弃的汽车堆在路边，如同生了锈的巨大铁块。路旁还有毫无生活气息、一片黑暗的小屋。

鸟儿拍动翅膀的声音传来，因为太黑，我只能隐约看到针叶树的顶端停着一只乌鸦。

我突然想起与砂织在忧郁森林时的对话——

“和弥不在这里。”砂织先是这么回答。我一下子愣住了，因为她的语气听起来就好像弟弟只是出门了，暂时不在而已。我听不出悲伤，她仿佛只是在平静地说明。

“我知道他出了车祸。”

“这样啊……”她垂下了视线。

“能不能把详情告诉我……？”

我得知了和弥去世的具体情况。

两个月前，和弥在马路上被车撞倒。虽然肇事司机叫了救护车，但在救护车赶到之前，他已经没了呼吸。砂织最后在医院只见到了他的遗体。我想象着那个瞬间，心里一阵绞痛。对砂织而言，父母去世后，弟弟就是她在这世上唯一的亲人了。

我问起事故发生的日期，是在我接受移植手术前不久。事故现场在距离这里十分钟左右车程的山道上。

而在那附近，应该有一栋蓝色砖头的房子，里面住着囚禁相泽瞳的人。如果有人需要对和弥的死负责，毫无疑问就是那个人。

我想立刻赶去事故现场寻找凶手。才过了两个月不到，相泽瞳应该还活着。我曾在报纸上看过，她是在大约一年前被诱拐的。而和弥看到她是在两个月之前，也就是他因事故去世的那天。既然在之前的十个月里，凶手都没有杀害相泽瞳，那相泽瞳现在很可能仍然活着。

我冷静地思考了一下。要救出相泽瞳，只需要找到那栋房子并找出证据，再向警方报案就可以了。

我和砂织并肩走着，暗下决心，明天就要去寻找凶手。但与此同时我又有些害怕，为自己能否做到这件事而担忧。

不久，我们便抵达了舅舅家。

我通过左眼看到过砂织与和弥搬到舅舅家时的情景。大门前挂着写有“石野”的门牌，那是舅舅的姓。

记忆片段中，和弥的视线还很低，那应该是他小时候的事吧。砂织拉着他的手走进舅舅家。我能感受到他当时的害怕和不安。他紧紧抓住砂织的手，望着四周陌生的墙壁和摆设。

姐姐看着我的眼睛——应该说是和弥的眼睛，露出了微笑。没关系，不要害怕。砂织也还只是个孩子，心中一定也充满了不安，但还是鼓励着和弥，给他勇气。

姐弟俩开始了在石野家的生活。舅舅对孩子们不大关心，几乎不闻不问。我从左眼看到过他开卡车的场景，推测他可能是一名卡车司机。和弥的眼球并未记录下他和姐弟俩说说笑笑的样子，一直是舅妈在照顾他们。

“这里是舅舅家，和弥一直都住在这里。”砂织说着先进了家门，应该是先去向舅舅说明我的情况。

我在门口等着，但并不觉得无聊。

我退到门外，四下张望，心中涌起一种难以名状的情绪。邮箱，小门，这只是一栋普通的民宅。

我不太记得从医院醒来后回到自己房子中的事情，那时的我似乎对什么都毫无感觉。但来到和弥生活过的家时，浓烈的怀念之情让我几近窒息。明明是第一次来，却感觉像是阔别重逢。

与这扇门有关的记忆也很多，我都从左眼中一一体验过。

和弥走过这里，摇摇晃晃地背着书包去上小学。上高中时，有一回他在放学路上去了电玩中心，玩到很晚才回家，在门口被砂织训了一顿。

“菜深，快进来吧。”砂织在门边对我说。双手叉腰斥责弟弟的她，和现在正对我招手的她重合在了一起。

“有什么让人高兴的事吗？”她有些讶异地问我。

本以为去别人家我会非常拘谨，但不可思议的是，我一点儿也不紧张。我熟悉这里，感到轻松自如。从小小的玄关进入走廊后有一条略陡的楼梯，上了楼便是和弥的房间——这些我都知道。

客厅是一间和室，铺了八张榻榻米，正中央有个被炉。被炉的上面和四周杂乱地摆放着杂志、橘子、遥控器等物件。

一个穿着运动服的白发男子看到我后，对我点了点头。他就是舅舅。“你好。”他的音调比我想象中的要高，年龄在六十岁左右。

见面之前，我一直以为舅舅是个粗鲁的人，因为在和弥的记忆中，他总是在斥责舅妈。

但眼前这个对我点头致意的他，体形比我想象中要小，头发也白了，笑容看上去有些疲惫。我从左眼中看到的究竟是几年前的他呢？

我面前的舅舅和记忆中不一样了。他不仅衰老了，凌人的气势似乎也消失不见，整个人显得有些干瘪。

听说舅舅仍在工作，家务都由砂织打理，饭也是由砂织来做。

“真是不好意思，家里太乱了。菜深，还没吃晚饭吧？”

姐姐让我坐到被炉里。

在此之前，我不论在何时何地都会感到说不清的恐惧，总是害怕给人带去麻烦。也许这是我自以为比不上“菜深”的意识在作祟。

但在这个家里，那种恐惧变得十分淡薄。不经意间看到熟悉的柜子、小收纳盒时，我总是情不自禁地想伸手打开、仔细端详。

在砂织的盛情邀请下，我准备和他们共进晚餐。在砂织做饭时，我和舅舅聊了会儿天。

“你来这儿是为了给和弥扫墓吗？”舅舅这么问我。

“是的，我来得有些晚了……”我在决定离家出走时就想做这件事了。

“让砂织带你去好了。”

厨房传来砂织收拾碗筷的声音，那儿和客厅只隔着一扇推拉门。

“我经常听和弥说起姐姐和舅舅的事。”

“这样啊……和弥从来没提到过有你这个朋友。”

“那是因为……”我不知该说些什么。

“谢谢你来。”他对我点了点头。我有些惊讶。我虽然没怎么看到过他对和弥笑的样子，但他刚刚这句话听起来是发自内心的。

我从没想过会和砂织、舅舅一同吃饭。我接过饭碗，既感激又不知所措。

他们是怎么看我的呢？会不会觉得我的突然造访有些失礼呢？

但是，他们的一举一动完全没表现出不悦。在用餐过程中，他们几乎不怎么说话，旁若无人一般。虽然是三个人在一起吃，但我感觉只有自己一个人似的。

记忆中，饭桌上的氛围应该更加快活。可能因为那时舅妈还健在，四个人一起吃饭才显得热热闹闹的吧。

而现在，我眼前的两人似乎都很疲惫而憔悴。我有些紧张，以至于没能好好品尝可口的饭菜。看着他们沉默不语，我有些悲伤。

我决定打破这令人窒息的沉默，便问起和弥是个什么样的人。

“胆小，怕麻烦，学习成绩不好，运动细胞也没有……真是个一无所长的弟弟啊。”砂织回答道。

和弥高中毕业后，好不容易考进了大学，但不知是不是因为学习实在跟不上，中途退学了。在遭遇事故之前的一年里，他几乎什么都没干，只是在镇上打发日子。

“但他是个温柔的孩子。”

我点点头，才发现自己其实并不了解和弥。因为能够看到过往的左眼是属于和弥的，我只有碰巧在玻璃或镜子的反射中才能看到他的脸。从那些记忆片段来看，他肯定不是个优等生，也不是朋友间的中心人物。我大概能感觉到，和弥与失去记忆之前的我——“菜深”，正好相反。

从一个人经常看向的地方，能够大致了解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即便是同样的风景，不同的人拍出来，也一定不同。

和弥总是将视线落到什么地方呢？我竟一下子答不上来。

我去到卫生间，顺便洗了把脸，然后看向镜子。这颗属于和弥的眼球，本应该同他的身体一起被埋葬，现在却又回到了这个地方，不知它是否也会感到怀念呢？洗脸台边放着一把牙刷，看上去像是两个月前就没动过的、属于和弥的牙刷。当然，这样的细节我并没有通过记忆片段确认过，但不知道为什么，我笃定这就是和弥用过的东西。

回到客厅，舅舅和姐姐用难以置信的眼神看着我。

“你是怎么找到卫生间的？以前来这里的人都找不到的。”

他们让我睡在客房。砂织从衣柜里拿出被子。临睡前，有件事我难以释怀，却怎么也说不出口。

正在我犹豫不决时，砂织问我：“怎么了？”

我终于鼓起勇气开了口：“请让我看一下和弥的房间。”

砂织愣了一下，旋即露出了微笑。

和弥的房间仍保持着我在左眼里看到过的模样。

“我一直都在打扫。”砂织对着环视房间的我说，“我知道没什么必要，但连他的被子都还是常拿出去晒呢。”

房间里有一幅巨大的拼图，一个抱着玩具小羊的男孩坐在摩托车上。看到它的瞬间，我的左眼开始发热。记忆的宝箱开启，和弥看到过的场景又复苏了……

“有一块拼图怎么也找不到，急了好一阵子呢……”我不禁小声说道。

砂织点点头，说：“后来从吸尘器里找到了，是我打扫房间时一不小心吸走了。”

原来是这样，所以他们才会吵架。左眼中，年幼的我和砂织正吵着架，听不到声音，也不知道在争吵什么。

砂织抽出张纸擦了擦鼻子，看上去十分落寞：“看来他真的和你说了很多事情啊。”

关于拼图的记忆结束不久，另一段记忆便紧接着开始。就这样，往事一幕接一幕出现在左眼中，完全不受我的控制。桌子也好，书本也好，都成了开启记忆宝箱的钥匙。过去的种种喜怒，全都烙印在我的心里。

这些记忆片段并没有一闪而过，而是与流逝着的此时此刻一起，缓缓放映。我一边看着过往，一边看着现在，左眼看到年幼的砂织在对我笑，右眼却看到现实中的她一脸惆怅。

砂织坐到和弥的床上。“是谁告诉你弟弟去世的消息的？”

我一时不知该怎么回答。应该说谁呢？当我还在想着编一个合适的谎言时，砂织已经在问下一个问题了。

“警察怀疑，他也许是自杀的。”

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我只设想过他的死亡会被当成交通事故来处理，根本没想到有这种可能。

“听肇事司机说，是和弥自己突然冲上马路的。出事之前那段时间，他看上去确实有些怪，老是抱着脑袋，看上去像在苦恼什么，又好像身体有些不舒服。”砂织恳求似的看着我，“我想，你是不是听和弥说起过他的苦恼……”

我很心痛。我知道和弥在苦恼些什么，应该是因为他偶然发现了被囚禁的女孩吧。

和弥的眼球中有关于相泽瞳的记忆，还有他想要逃跑却被车撞倒的记忆。在出事那天前，他就已经在为被囚禁的女孩而苦恼了吧。

他似乎没有跟任何人提起过相泽瞳的事。或许他和现在的我一样，也想在拿到确凿的证据之后再向警方报案，因此才会显得有些古怪。我猜一定是这样。

“他不是自杀。”我明确地告诉砂织。

她紧紧盯着我的双眼，释怀的神情在脸上一闪而过。她深深地叹了口气。“是啊，怎么可能是自杀呢……”她低下头，自言自语般地说道，“我……不知道为什么，在和弥去世的时候没有哭。就算到现在也没怎么感到悲伤。大家都哭得那么伤心，可作为姐姐的我居然非常冷静。究竟是为什么呢？”

砂织不知何时开始在手上把玩着什么。仔细一看，那是和弥钟爱的手表。手表是金色的，表带有些坏了。

砂织注意到了我的目光，便告诉我：“这是我在他成人式那天送他的礼物。”

我之前不知道这块手表是从哪里来的，但知道和弥非常珍爱它，即使表带坏了，也一直放在口袋里随身带着。

“手表在发生事故的时候坏了，停在了和弥去世的时间。”砂织把手表递给我，“不然你拿着它吧？”

我摇了摇头说：“我希望砂织你留着。”我想，和弥肯定也是这么想的。况且，我已经拥有了和弥那些珍贵的记忆。

砂织站了起来，说：“我们明天去给和弥扫墓吧。”

我点了点头。我想去。

我们走出和弥的房间。下楼时，砂织对我说：“刚刚我看到你的眼睛时，吓了一跳，你的眼睛跟和弥的简直一模一样……”

和弥与父母葬在一起。墓地在郊外，从舅舅家步行过去，大约要一个小时。

“如果想要坐车去，我就去找会开车的朋友。”

砂织没有驾照，但我说想走着去。

山间风景优美，山麓上整齐排列着数不清的墓碑，我不知道哪个才是和弥的。

墓碑前铺着石子路，砂织毫不犹豫地径直向前走。明明没有任何标记，她却对方位了然于心。我担心跟不上她，赶紧加快了脚步。

冬月家的墓碑在墓地的角落，砂织将周围的落叶扫干净。

我们双手合十，在墓碑前祭拜。

我在心中感谢和弥。谢谢你给了我眼睛。

他带给我的记忆有多么珍贵，我无法用言语表达。对一无所有的我来说，那几乎就是我的全世界。

我突然想起他们父母去世的瞬间，那段我在家居用品店看到的悲伤往事。

“爸爸妈妈的运气很不好。”从墓地回家的路上，砂织擦着鼻涕跟我说，“卡车后面捆着圆木的绳子突然就断了。”

我们朝着忧郁森林走去，途中经过了贯穿小镇的国道，还有曾经出现在和弥记忆中的几个地方。

“听和弥说，他目睹了父母出事的瞬间……”

砂织停住脚步，吃惊地看着我：“和弥跟你说的吗？”

我点了点头，不知道她为什么这么惊讶。

“听当时在场的人说，他确实在那里。但他不记得了，说根本没看到爸爸妈妈出事。我以为是因为太痛苦了，他选择性失忆了。”

我非常理解砂织的话，因为我就是这样。

原来，就算大脑不记得，眼睛也会永远记得曾经目睹的一切。

“造成那起事故的，好像是个在木材厂工作不久的年轻人。”

“年轻人？”

“那个男孩刚高中毕业，给木材绑绳子的方法好像不太对……”

砂织看上去对那个男孩并没有恨意，反而心生怜悯。

从墓地走到忧郁森林，花了将近一个小时。

明明只是初次来这个小镇，我却感觉四周的景致都十分熟悉。文具店和米铺的店面都与和弥记忆中的一模一样。

我们途经一家零食店。店内光线昏暗，看不出是否还在营业。货架上还摆着零食，应该没有倒闭，但零食袋上似乎覆着一层薄薄的灰。

“要去吗？以前我经常跟和弥一起来这儿买东西。”

我们走进店铺，一个老奶奶走了出来，之前她似乎一直在里间看电视。

“奶奶一点儿都没变呢。”砂织满足地笑了。她笑起来的样子像猫一样。

与和弥年少时的记忆相比，岁月似乎没有在老奶奶的脸上留下痕迹。

我们在零食店买了棒棒糖，边吃边继续往前走。

砂织用力擦了擦鼻涕，肩膀微微一颤，然后把擦完鼻涕的纸团随手一扔。

“这样扔掉好吗？”

“它会变成泥土的。”她含糊地回应着。我知道她只是觉得把纸团带回去扔太麻烦。

电线杆竖立在枯草间。时不时有路人跟砂织打招呼，他们看我的眼神仿佛在问“这是谁呀”。

我感觉自己已在这个小镇住了很久，因为我已看遍了此地的风景。但面对本地人疑惑的眼神时，我才发现，我对小镇而言只是一名来客。

来客——这个词似乎很恰当，因为我本就觉得自己是一名阴差阳错来到这世间的旅客。我虽然的确是“菜深”，却又不是真正的“菜深”。我是谁，从哪里来？我偶尔会思考这样的问题。

不知是什么机缘巧合，让我来到了这个世界，来到了这个叫作枫町的地方。我是一名来客。

天空阴云密布，阳光微弱。明明是白天，却感觉一片灰暗，似乎随时都会下雪。

小镇静谧，道路干燥，冷空气笼罩了全镇。微弱的风穿过铁丝网，吹得枯叶瑟瑟发抖。街上行人寥寥，人们脸上都不见笑容。

小镇寂寞冷清，仿佛已失去活力，正拖着沉重迟缓的步伐一步步艰难地走向衰亡。一切都灰暗下去，濒临消失。

距离忧郁森林还有五分钟路程时，砂织停下脚步。“我们顺路去一个地方吧。”

我们上了一条小道，往山上走去。小道在一个缓坡上延伸，越往上走，视野中的小镇就变得越小。小道一侧是杉树林，另一侧有护栏，而护栏那头也是杉树林。空气中充盈着树木的香气，抬头可以看到两侧的杉树笔直地伸向灰色的天空。

走了一小段路后，砂织停下来，看着柏油路面陷入了沉默。

我明白了。这里是和弥离开的地方。

砂织面无表情，我不知道她正看向哪里。我想起她曾说，她见到和弥的尸体时没有哭泣，周围的人都很悲伤，唯独她没有落泪……

我仿佛看到，她的心成了一个巨大的空洞，一切都不复存在，只剩下不可见底的深渊。她一定还没有接受弟弟已经离开人世的事实吧。

砂织看上去非常柔弱，柔弱得似乎下一秒就会消失不见。我握紧她的手，她惊讶地看向我。

我不知道自己在为什么而悲伤。是为了和弥的死，还是为了砂织？我只觉得心痛难忍。

我看向山顶，要是从这里往上走，一定会路过一栋蓝色的房子，一如左眼所记录的一样。

我们俩都没有说话，只是静静地站在一起。杉树林散发出的浓郁气息萦绕在和弥离世的地方。

推开咖啡店的门，一阵清脆的铃声随即响起。店内的暖气瞬间包裹住我，让我一下子放松起来。

“一冷一热的，鼻涕都化了，流个没完。”砂织向店长点头致意。

“鼻涕也会融化吗？”

“化成水一样往下流呀。”砂织擦着鼻涕。因为在店里，她还是把纸团好好地扔进了垃圾桶。

昨天开车载我的男子坐在吧台边，原本正懒洋洋地趴在吧台上，嘴凑在杯子边。一看到砂织，他立刻端坐起来。

“砂织！”他笑着挥手。

“呀，欢迎光临。”砂织回应道。

我后来才知道他姓住田，是和弥的朋友。

和弥是在去世前一年才与他成为朋友的，所以我没怎么在左眼的记忆中见过他。后来，我才看到他们在一起的场景。

住田与和弥在去年相识。当时和弥喝得烂醉，住田扶着他来到了砂织打工的咖啡店。他们好像是在车站附近的居酒屋里相识的，初次见面就聊得非常投机。

和弥去世后，住田仍然时不时地光顾这家咖啡店。

“今天不去大学没关系吗？”砂织问住田。

“没关系的，今天放假呢。”他的脸涨得通红，从一旁看非常明显。

“昨天谢谢你。”我跟他打了招呼。听说他是和弥的朋友，我顿时涌起一股亲近感。

“我刚从店长那里听说了你的事。”他笑起来让人感到很舒服。

我坐到桌边，远远望着正隔着吧台交谈的住田和砂织。

长得像熊一样的店长木村给了我一杯热牛奶。喝完后我觉得全身都暖和了起来。

砂织和住田谈天时，跟刚才走在路上的她判若两人。她就像完全忘记了和弥的事，愉快地聊着天。我的心情有些复杂，但又觉得也许这样才是最好的。

咖啡店里不见昨天坐在角落的潮崎，那位名叫京子的女士还是坐在老位子上。我与她目光交会，她笑着对我招了招手。

“你是砂织弟弟的女朋友吗？”

“什么？”

“木村是这么告诉我的呀。”

原来，在别人眼里，我是这样一个身份。

“我明明只说是他的朋友啊……”我回答道，无法直视她。我感觉自己脸红了，不想让人看到我这副模样。

“我搬到这里不久，几个月前才开始常来这家咖啡店，所以没怎么跟和弥说过话。”

我回想着是否从左眼看到过她。和弥生前见过许多人，我并不能记住每一张面孔。看到脸能立刻反应过来的，也就只有舅舅和店长这些和弥非常熟悉的人。

“真是不幸，你要打起精神来。我以前有过一个跟你差不多大的孩子。”京子握住我的手。她的手很硬，上面满是皱纹。

我在店里喝完牛奶，准备结账离开。

“不用啦，我请你。”木村说。

“菜深，你要去哪里呀？”

“我去散散步。”

“不要迷路了。”

我对一脸担心的砂织笑着点点头。她跟我说过，在舅舅家可以想住多久就住多久。

出了咖啡店，热气从原本烘得暖洋洋的身上一点点散去。

我走向刚刚砂织带我去的事故现场。

我一边走，一边想着和弥。在一个记忆片段中，我看到他独自在小学宽阔的操场上哭泣，他所看到的美丽天空和可爱植物在我的脑海中浮现出来。

我喜欢和弥，他所看到的光芒流进了我的心田。人在一生中，究竟会看到多少景色呢？

我必须找出凶手，告诉他被他夺走的生命是多么珍贵。

和弥离世的地方似乎比别处冷。在阴沉沉的天空下，道路两旁的杉树林仿佛蒙上了一层灰影，时不时能听到树林深处传来鸟儿扑腾翅膀的声音。

我在发抖。两个月前，和弥就倒在这里，我目睹了他死亡的瞬间。追赶和弥的凶手躲在树林里，眼睁睁地看着他被车撞倒。

我非常害怕，但还是鼓起勇气，从事故现场转向通往杉树林的斜坡，朝山顶走去。地上铺满了杉树柔软而干枯的叶子。在和弥的记忆中，他跌倒在斜坡上，然后沿着坡一路滚下去，直到跌在马路上。我朝他滚落下来的方向走去。

我往上看，却没看见蓝色房子的踪影。无数杉树遮住了我的视线，它们连绵不绝，如同一根根高大的柱子，而我只能在其中穿梭。

我以为爬坡会让身体渐渐发热，驱散冻人的寒气，但事实并非如此。每向前踏出一步，我都能感觉到冷空气正夺走我的体温。这片安静的杉树林仿佛在一点儿一点儿地慢慢吸收我的体温。

我将戴着手套的手插进上衣口袋。口袋里有一台一次性相机，我准备用它拍下证据交给警察。透过和弥眼中的地下室窗户，我是否还能看到相泽瞳呢？

就在这时，我突然感到极度惊愕。

我原以为，顺着事故现场的山路径直往上走，就一定能见到凶手的房子。但出现在眼前的却是一堵高约三米的水泥墙，再往上看就只有护栏，护栏那头似乎是马路。我四下张望，却只看见水泥墙一直延伸向远方。

我有些混乱。和弥的记忆究竟是怎样的？他冲进房子边的树林里，跑着跑着就摔倒在斜坡上，滚落到马路上。在这个过程中，他有横穿其他马路、越过护栏，再跳下水泥墙吗？和弥的记忆中应该没有这些场景。

这里到底是哪里？失去了方向的我只能沿着水泥墙向前走，寻找能通向上方马路的地方。

不应该是这样的，我有种深深的挫败感。房子居然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水泥墙。我根本无法冷静思考这究竟是为什么。

走了十分钟左右，水泥墙渐渐变矮了，上方的马路离我越来越近。

马路蜿蜒向前，往杉树林中延伸而去，原来事故现场的马路和水泥墙上方的马路是连着的。

走到水泥墙只及腰高的地方，我跳了上去，钻过护栏上了马路。

找不到凶手的房子是个致命的问题。这样下去，我就无法找到相泽瞳被囚禁的地方了。

除了沿着和弥滚落的方向走，我想不到其他寻找房子的方法。我本以为这样做就可以顺利找到的，但事与愿违。我脑中一片混乱，只能沿着马路继续走下去。

或许四处走走看，就能撞见那栋蓝色房子。

那天，我在镇上一直走到太阳落山。遇见老旧的自动售货机之类的东西，我的左眼又发热了好几次，看到了少年时代的和弥所见过的景象。但我没能找到关于凶手房子的线索，也不知道为什么事实会与和弥的记忆有出入。

此外，还有件事让我很在意。我在超市零食区附近听到了几个小学生的对话，感到十分惊奇。

“是真的！是很久以前我表弟看到的！”

那孩子手上拿着零食，跟朋友争辩着，可他们看起来都半信半疑。

当时我正犹豫该买哪种巧克力，孩子们充满活力的声音传进了我的耳朵。

“那只狗下半身都被车碾烂了，还一直活着呢！”

“你骗人！怎么可能呢……”其中一个孩子说道。

“我没看到，但我表弟就是这么说的。那只狗显得很平静，用前脚往前爬着，内脏沿着马路一直往外掉。它只剩头和心脏，还活了两个多小时呢！直到后来有一辆摩托车经过，碾到了它的心脏，它才死掉……”

4

听到走廊上的脚步声，我才慢慢从被褥里爬出来。空荡荡的房间里只有一床被褥和我带来的双肩包。

我揉着眼睛走进客厅，看到舅舅已经在那儿了。

“舅舅，早上好……”话一出口，我便立刻感到有些不好意思，仿佛他是我的家人一样。

一瞬间，舅舅像是被烟雾熏到似的，皱了皱眉，脸上闪过一丝惊讶。“你穿着那身衣服，看上去就像是和弥。”

他指着我身上的睡衣。那是砂织为我准备的，是和弥初中一年级时穿过的。

吃完砂织做的早饭，舅舅便起身准备去工作。

他的工作是把从山上砍下的杉树搬上卡车、运到木材厂去。他每天早晨都会穿上又旧又薄的工作服，开着轻型车去上班。

他正要上车时，我叫住了他：“有样东西想请您看一看。”

我把相泽瞳的照片拿出来，那是我擅自从图书馆的报纸上裁下来的。“您在这附近看到过这个女孩吗？”

“你在找人啊？”舅舅将目光从照片上移开，看着我。

“是的。”

“没见过啊。”舅舅挠着灰白的头发，摇了摇头。

我又去问砂织。客厅的电视开着，砂织收拾着早饭的餐具，告诉我她对相泽瞳的照片没有印象。

“你今天准备干些什么呢？”砂织问我。

“我想去和弥跟我讲过的那些地方转转。”

“你想在这里待多久都行。我总感觉你不是陌生人，你在就好像和弥在。你走路、吃饭的样子都跟和弥好像啊。”

“砂织，你今天也要去咖啡店吗？”

她拧开水龙头，点了点头。“和弥去世之后，我每天都往返于咖啡店和家之间，其他什么事都不干。我每周会给订了咖啡豆的人家送一次货，但没有出过这个小镇。”

她突然停下来，盯着流出的自来水。电视上正播着晨间节目。到了每日占卜时间，她拧紧水龙头，急急忙忙地冲向电视。“啊，讨厌！处女座今天运势最差！”她擦着鼻涕说。

砂织给了我一把家里的钥匙，便准备出门去咖啡店了。

“你就这么相信一个陌生人吗？”我接过钥匙问道。

“你要是偷东西，我可饶不了你。”

这都说的什么呀——我送她出了门，随后坐进被炉，思考着昨天为什么没能从事故现场走到那栋蓝色房子所在的地方。

我再一次仔细回想那天在图书馆里看到的记忆片段。那时，相泽瞳的照片开启了记忆宝箱，我目睹了和弥被车撞倒的场景。已经过去快十天了。我从双肩包里拿出文件夹，读着关于那段记忆的记录。

当时，和弥盯着靠近地面的地下室窗户，看到了相泽瞳。在他四下环顾的时候，我注意到那栋房子是用蓝色砖头砌成的。

我这才意识到，我好像并没有看到房子完整的模样。它的房顶和大门是什么样的呢？

接着，和弥想用螺丝刀撬开相泽瞳所在地下室的窗户，却突然发现有人来了。那人发现了他，于是他立刻逃向房子边的树林。

问题就在于，他是否跳下了那堵挡住我去路的水泥墙呢？记录上并没有相应的描述。

他跑进树林，在林中穿梭，随后从斜坡滚落，最后便到了事故现场。

我思索片刻，想到了一种可能：也许凶手不知何故移动了和弥的尸体。如果是这样，左眼看到的场景和现实中不一样也就说得通了。

不对，是我太大意了。肇事司机当时就直接叫了救护车，如果凶手移动了尸体，司机肯定会注意到。凶手不可能这样做。

那如果之前那里没有水泥墙呢？在两个月前和弥死去的时候，那里只有一条普通的斜坡，所以和弥能从树林里直接滚落下来。在他死后，那里开始建设道路，杉树林里修起马路、装上护栏，并造出了一堵水泥墙。

这个推论是否正确，询问一下就知道了——只要问问两个月前那里有没有马路就行。

我重新理了理思绪，出门前往咖啡店。能为我解答的人全都在那儿。

看了看时间，居然已经到中午了。我想还可以顺便在忧郁森林吃个午饭。

推开门进入店内，我立刻被温暖的空气包围，幸福感油然而生，因凶手生出的愁绪一下消散了。我笑着往吧台走去。

店里只有木村在。“砂织出去办事了。”他告诉我。

我点了午餐。在等待上菜的时间里，我望着陈列在店里的数不清的茶具。它们纤尘不染，应该有人经常打理。木村的手指太粗了，这种活儿应该都是砂织在干吧。

“一直是我在打理呢。”木村似乎看透了我的想法，看着我说。我有些不好意思了。

木村给我送餐的时候，我问道：“在和弥出事的地方，那条蜿蜒上山的路是什么时候建好的啊？”

他低头思索，看得出在努力回忆，但给出的回答并不是我期待的：“很早以前了吧，想不起来了，但至少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

我失落了好一会儿，接着拿出相泽瞳的照片给他看。“你见过这个女孩吗？”

木村望着我。“你怎么像警察一样啊……”他摇了摇头，“没见过呢。”

“这样啊……那，这附近有人失踪吗？”

“倒是听说过有个独居的男人不见了。”

听说那人姓金田，住在这一带，不久前突然不见了踪影。

“那人在这里没什么朋友，听说还欠了债，说不定是逃到哪里去了。”

我觉得这似乎跟我没什么关系。

“那你知道一栋用蓝色砖头砌成的房子吗？”

“砖头砌成的房子……你认识的京子就住在砖砌的房子里。”

“我说的是蓝色砖头的房子。”

“蓝色啊……”店长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算是知道吧。”

我有些意外：“真的吗？快告诉我在哪里！”

店长按住激动得站起来的我。“你为什么要去那栋房子？”

我想了想，认为不能轻易告诉他有个女孩被囚禁的事。“我听说过那栋房子。据说那种建筑非常少见，所以我想看一看。”

“一会儿潮崎会来，他总是在这里吃午饭。他也知道那栋房子，就让他送你去好了。”

我望向墙上的画。那是潮崎画的湖景画，静静的湖面上映着森林的倒影。

我从没想到会以这样的方式找到那栋蓝色砖头砌成的房子。潮崎送我过去后，我该怎么办呢？

不行，直接到那儿不太合适。我是想在不被人发现的状况下绕着房子看一看，寻找证据并拍下来。我得让潮崎在稍远些的地方把我放下，不能让房子的主人发现我在调查什么。我必须隐藏自己的真实目的。

如果凶手意识到有人怀疑自己，会怎么样？这也许会给还活着的相泽瞳带来危险。

咖啡店的门被推开，潮崎走了进来。他径直走向最里面的位子，那是没有光照的阴暗角落。他似乎完全看不到其他座位。

店长给他端上了午餐。听说潮崎像是有强迫症似的，总是在固定的时间进店，而且永远都点同样的菜品。木村总会为他准备不放肉的菜品，似乎是因为他不喜欢血腥味，只吃素菜。

看得出木村在跟潮崎说我的事。我正望着他们，潮崎往我这边瞥了一眼，目光锐利。我紧张得立刻低下了头。

“他说吃完饭开车送你去。”木村对我说。

听说潮崎吃午饭需要一个小时。我决定用这段时间翻翻店里的杂志。

失去记忆以后，我读了几本小说。自从开始逃学，我越来越沉浸在文字的世界里。不仅是小说，漫画书、杂志等不同种类的书我都会去翻翻看。当然，其中的内容对我而言都是全新的。

失去记忆之前，我看的都是什么书呢？是不是读到动人的章节会落泪，读到精彩的诗句会背诵下来呢？

我为丢失了这些美好的记忆而内疚不已。虽然心知不是我自愿丢弃的，没必要自责，但当我改变房间的陈设、决定和“菜深”告别时，我就已经主动丢弃了曾经的自己。

我一边想着这些事，一边扫视书架上的杂志。正挑选时，我突然发现了一本不同寻常的书。那本书又薄又小，我把它拿起来，发现还很新，是一本童话书。

书名是《眼睛的记忆》，上方还写着一行小字：暗黑童话集1。

我随手翻了翻，发现每隔几页就配有插画，细密的黑色线条布满整个画面，黑漆漆的，看着十分压抑。

有一幅插画画着乌鸦从小孩脸上啄下眼球的情景，光是触碰就让人感到不祥。但是，这本书依然有种魔力，让人无法将视线移开。

我正想从头开始读这本童话集时，潮崎吃完了饭，我便把书放回书架。

“我们走吧。”潮崎冷冰冰地对站在书架前的我说，转身穿上了黑色外套。

我紧张地上了潮崎的车，坐在副驾驶座。木村在咖啡店前挥手目送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他一脸笑意，我便也顺势笑着对他挥了挥手。

车子安静地前行。这是一辆黑色的小轿车。我对汽车一无所知，但座椅十分干净，看起来很高级，车内还飘着淡淡的芳香剂气味。

“我可以顺路去买些东西吗？马上就好。”

我点了点头。

“白木，你是为了给和弥扫墓才来这里的吗？”

“您认识和弥吗？”

“见过几次面。”

“您好像是最近搬来镇上的……”

“我去年搬过来的。”

他跟我聊起了绘画。我不懂车，对绘画也一无所知，不知道他是不是位有名的画家。

据说挂在咖啡店里的那幅画是他在国外画的。

“没什么理由，就是想送给那家咖啡店。”他手握方向盘说道。那幅画值多少钱，他又为什么要搬来这个地方呢？我虽然很好奇，想

问问他这些事，但还是选择了沉默。他不是一个健谈的人，我怕问多了会让他厌烦。

他把车停在了农具店的停车坪里，说马上就能买完，于是我便在车里等他。

我托着下巴，将手肘靠在车窗上，盯着后视镜发呆。从镜子里能看到潮崎正把买好的东西装进后备厢里。

“我们现在出发去那栋房子。”他坐上驾驶座对我说。我忐忑地点了点头。

凶手和相泽瞳都在那儿。我准备一看到房子就让他放我下车，我只要知道怎么走到那里就好。

开过一段国道后，车子拐进一条小路，往山上开去。

“您买了些什么？”

“之前因为地震，我家里的墙壁上多了好几条裂缝。”潮崎直视前方，“这些是为了修补墙壁买的工具。”

我第一次听说枫町发生过地震。那似乎是在我来到这儿的前一天的事。这样说来，自从在医院醒来，我还没有经历过地震。

我望着窗外掠过的风景，任由思绪飘忽。突然，我发现了一个眼熟的地方，不禁喊出声来：“请停车！”

车子紧急刹住。潮崎盯着我，像是在问怎么了。

“有个公园！”我下车奔了过去。

这是一个小小的广场，有一半掩藏在树林里。公园入口处挂着一把生锈的锁，锁下有一个写着“严禁入内”的牌子。不知为什么，这个公园似乎已经很久没人来过，地上杂草丛生。

不过，滑梯和攀爬架仍留在公园里，此外还有一架生锈到看不出本来颜色的秋千。

我立刻反应过来，这正是我在医院做完眼球移植手术后醒来时，出现在左眼的第一个记忆片段中的秋千。

我站在秋千前，潮崎朝我走来。

“以前砂织跟和弥经常在这里玩。”我一边解释，一边从各个角度观察着秋千，“不会错的。”

我太高兴了。来到这里之后，我已多次亲眼看到出现于左眼记忆中的景色。但发现这架秋千让我格外高兴，因为它曾载着微笑的砂织摇晃。

我坐上满是锈迹的秋千，突然意识到潮崎正看着我。我为自己的莽撞而难为情，暗自反省要矜持一些。

“从刚刚开始，你就有些奇怪。”潮崎说，“但很有趣。”

他注视着我的眼睛。起初他只是无意间瞟向我这边，突然却像发现了什么似的定住了。

“怎么了？”

“可能是我看错了吧……怎么感觉你两只眼睛的颜色不一样呢？是非常微妙的差别，几乎发现不了……”

我用笑容敷衍了过去。要是跟他解释我通过手术植入了一颗别人的眼球，只会越说越乱吧。我们上了车，继续朝那栋房子出发。潮崎一直很在意我的眼睛。像他这样的艺术家，肯定对奇特的外表很感兴趣吧？我在心中劝说自己不要多想。

车子开上了我熟悉的那条路。两侧都是杉树林，明明是白天，却暗如黑夜。

“这里是和弥的……”

潮崎转动方向盘，点了点头。这里是和弥出车祸的路段。

我安下心来。果然，蓝色房子就在道路的前方。左眼中的记忆片段和现实并没有太大区别，只有些细微的出入。

我们驶过事故现场。坐着车经过他被撞倒的地方，让我有些难受。那个瞬间我闭上眼睛，感觉自己在不自觉地颤抖。

再往前开，道路向左拐去，车子朝着与来路相反的方向驶去。

副驾驶座一侧的路边出现了护栏。护栏外并非地面，而是一堵水泥矮墙，能看到从下方探出的杉树枝。原来我昨天就是走到了这下面。

“这条路是什么时候建好的啊？”我再次问出这个问题。

“不知道，但我搬过来的时候就已经有了。”

前方有一条小道。

“再往前就是黑冢京子的家。”潮崎告诉我。

道路又向右拐去。不一会儿，潮崎停下车，示意我看窗外。

从副驾驶座一侧抬头看，正好能看到一条斜坡。我将额头贴在车窗玻璃上，仰面望去。

虽然被茂密的杉树遮挡了部分视线，但透过杉树间的缝隙，我看到了那片颜色。

蓝色——它不像晴空一般明亮，而是非常深沉、近乎黑色的蓝。

那栋房子就在杉树林的那一头。我感到身上起了一层鸡皮疙瘩。房子离我还很远，我无法确定那是不是用蓝色砖头砌成的，但那种蓝就是我曾在左眼里看到的蓝。

凶手就在那里，相泽瞳就被囚禁在房中。凶手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呢？

我不愿回想，但脑海中还是浮现出了左眼看到的相泽瞳。也许是我看错了，但她好像真的没有双手双脚。

她的手脚怎么了？如果是凶手造成的，那人该有多残忍。

“您了解那栋房子吗？”我问潮崎。

他将他所知道的一切都告诉了我。

我下了车。“确定那栋房子真实存在就足够了。其实我跟和弥打了赌，我一直不相信蓝色房子真的存在。”

“如果你现在要回去，我可以送你回咖啡店。”

我拒绝了潮崎的好意。“谢谢您。我认识路，我想走回去。”

我对他低头致意。他一脸疑惑地看着我，发动了车。

他发现我的声音在颤抖了吗？我表现得还算自然吗？

关于那栋房子，他刚刚告诉我的是——

“听木村说，你很想看看那房子，要不要上去喝口茶再走？”潮崎盯着我的眼睛，“不用客气，我就住在那里。”

潮崎驾车离开后，我走进路旁的针叶林中打发时间，犹豫着是否要立刻到蓝色房子那里去。我想还是等他回到家、放下戒备休息时，再接近那栋房子。

原来，他就住在蓝色房子里，他就是凶手。不知情的我曾和他坐在一辆车里，想来真是令人后怕。

我回想起从咖啡店出发时木村的笑容。他隐瞒了潮崎就是蓝色房子主人的事实。我对这个恶作剧有些生气，却也知道这对他并不公平。

大约过了半个钟头，我终于下定决心，向那栋蓝色房子进发。

眼前这条路上鲜有车辆来往，十分钟不见得有一辆车。顺着这条路往下走，应该就是和弥出车祸的地方。他猛地冲出马路被车撞到，只能说是他的不幸。被潮崎追赶的他慌不择路，这才不巧撞上了偶然经过的车。

我向蓝色房子靠近，犹豫着该走马路还是穿过杉树林。我担心走马路可能会迎面碰上潮崎的车，到时还得找理由搪塞过去，便选择从杉树林中穿过。

这里与和弥出车祸的地方一样，道路一侧的杉树林生长在陡峭的斜坡上。这一带的路好像都是这样，一侧是陡峭的斜坡，另一侧是有高度差的护栏。

我小心翼翼地爬上斜坡，地上的枯叶让人很容易脚下打滑，我留意着不让自己跌倒。爬上去后，坡度变得缓和了一些。

越靠近蓝色房子，杉树之外的树木也越来越多。枯树纷纷伸长触手般的枝干，我记得左眼曾看到这样的景象。和弥逃进树林后，就一直在跟树枝奋战着。

天气非常冷，嘴里呼出的白气消散在树林中。每经过一棵树，我都会用戴着手套的手敲打一下树干，数着数往前走。数到五十棵树之后，我便厌倦了。

终于，蓝色房子出现在眼前。房子有两层，靠近一看，果然是用砖头砌成的。在我眼中，这栋房子犹如一头蜷缩于黑暗之中的巨大怪物。这头不祥的怪物蛰伏于密林深处，从杉树林间冷眼窥探人世，又像是在眯着眼睛细细观察。靠近它，便会感到自己被那阴郁的目光所笼罩。

停住脚步往上看，会产生整栋房子正在呼吸的错觉。如同动物呼吸时肺部的开合一样，砖墙似乎也在静静地收缩和舒张。

我无法动弹，知道自己身处险境。如果被发现了会怎么样？我不愿去想，脑中却忍不住浮现出最糟糕的情形，无法再靠近房子半步。

我闭上眼睛想着和弥和相泽瞳，等待着勇气复苏。

我伸手从口袋里拿出相机，小心翼翼地藏身于树林中，确认潮崎不在附近。

我隐匿于枯树的暗影中，缓步向前移动，将身体紧贴在外墙上。

我触摸着墙壁。没错，这就是我通过左眼看到过的墙。就算隔着手套，我也能感受到它刺骨得足以冻住灵魂的寒气。

往上看，房子高高耸入阴云之中。

我沿着墙壁向前移动，同时留意着地面，在某处应该会出现地下室的窗户才对。

房子的四周都是树林，墙壁和树林间留有能过人的空间。地上没有植被，是光溜溜的泥土。外墙和地面垂直相接的地方有几个花坛，也都是用蓝色砖头砌成的，但里面只有一些枯草。

只有大门附近没被树林包围。我不能让自己暴露在如此显眼的地方，因此不准备向大门靠近。

我回想着左眼看到的记忆片段。地下室的窗户并不在大门那一侧，况且和弥当时利用墙角藏身，那么那扇窗一定在某个墙角附近。和弥是朝下山的方向冲进树林的，那墙角也应该处于朝向山麓的一侧。

不一会儿，我找到了与左眼所见十分相似的地方，是房子的西南角。

我环顾四周，发现景色也大体相同。只是因为过去了一些时日，周边植物的形影和左眼所见有着些许微妙的差异。

然而，我没能找到形似地下室窗户的东西。我推测是和弥看到窗户的地方，并没有窗户，只有砖头砌成的杂草丛生的花坛。

也许这是潮崎为了掩藏地下室而建的花坛吧？从和弥去世到现在已经过去两个月，在此期间新建一个花坛并不是难事。

拆掉花坛也许就能看到藏在后面的窗户了，不过花坛看上去非常坚固。

地下室的窗户被藏了起来，我没办法拍照留下证据。

虽然很遗憾，但今天也只能到此为止，我准备回去了。想要继续绕着房子寻找证据，我需要更强有力的心理准备。

我看了看房子后方，那里有一个紧挨着墙壁的木造仓库。我突然想起，今天潮崎在农具店买了些工具，说要修补墙壁。那些工具说不定就放在这个仓库里。

我想在离开前靠近仓库看一看。

突然，二楼传来开窗的声音。

我猛地停住脚步，紧紧贴着墙壁，小心翼翼、无声无息地离开了那栋房子。潮崎这会儿或许正从窗户探头往外看。

我逃进树林，奔跑在和弥或许曾经跑过的路上。回过头看，潮崎似乎并没追上来。但那个追赶的人影，始终在我的脑海中挥之不去。

最后我小心地走下斜坡，回到马路上。直到这时，我才终于从恐惧中稍稍解脱出来，忍不住落下了泪。

5. 某童话作家

三木看着手掌上被压烂了一半的苍蝇。这只苍蝇刚刚一直围着失去了手脚的相泽瞳转。

“简直烦死了。”她躺着沙发上，舒了一口气说，“我都没法把它赶走。”

苍蝇并不是因为伤口溃烂才靠过来的，被三木伤害过的身体是不会溃烂的。它只是恰巧飞到了相泽瞳附近而已。

三木拍烂了停在布袋上的苍蝇，它的体液把瞳的布袋染出了一小块污渍。

三木看着粘在手掌上的苍蝇，它还在挣扎。“真是麻烦，连一只苍蝇都没法轻易弄死。”

三木走向书房的窗边，想把苍蝇扔出去。

对于害虫，三木一般都是要么完全弄死，要么把它弄到几乎没动静后再丢出去。

“这苍蝇会活活被蚂蚁吃掉吧。”瞳说。

三木打开窗户，突然停了下来，谨慎地把头探出窗外，四下查看。

“有谁在吗？”

书房的窗户在房子的后侧。房子和周围的树林间有一条窄路，三木似乎听到那附近有什么声音。

没有人在。可能是听错了吧。

“肯定是有谁来救我了，有人发现你是诱拐犯了。”

三木不理睬瞳，独自出了房间。

“你要去哪里？”瞳问，很快又恍然大悟般接着说，“啊，你要去埋了那个大叔。”

不久前，金田正死在了地下室里。

“大叔好像有点儿不对劲。”在三木将瞳抱到地下室时，持永幸惠隔着置物架对三木说。

那个时候，金田早已在地下室里迎来了死亡。

三木拿着新买来的铲子走出了房子，沿着砖墙向房子后侧走去，接着望了望四周。刚刚在二楼书房窗边感受到的气息，已经消失不见。

周围只有安静的树林。三木拨开层层叠叠的枯树枝向树林深处走去，没多久便找到了一处正适合埋金田的地方。三木将铲子戳向地面，泥土有些冻住了，但不至于挖不了坑。

三木第一次遇见金田，是在刚搬来这栋房子的时候。那也是三木将持永、久本带到地下室大约两周前。

三木当时几乎没和附近的人打交道。由于房子在山上，只要不主动打招呼，就不会有人特地到这里来。三木藏身于此，不想让别人知道这房子还有人住。

后来三木才知道，金田就住在这附近。

金田主动拜访了三木，用看外星生物般的眼神看着三木说：“我从没想到这栋房子会有人住。”

三木请他进屋。他犹豫了一会儿，还是进了门。“不脱鞋没关系吗？你这家像城堡似的……”

金田一副寒酸相，个子不高，还驼背，头发秃了一半。他似乎很关心三木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靠什么维持生计。

外面下起了雨。三木独自上了二楼，准备关上书房的窗户。

这时，一楼传来了金田的惨叫声。他趁着三木不在，擅自打开冰箱，看到了冰箱的鸡蛋盒里摆着一个个耳朵和一根根手指——都是三木搬到这里之前就一直在收集的。

三木将菜刀刺向金田的腹部，金田早已吓得瘫坐在地上。三木顺手拿起旁边的胶带将他绑了起来，逼着他走进地下室。

“感觉有些不可思议……”金田看着插入自己腹部的菜刀，被感动了般喃喃自语着，眼中流露出幸福的神色，仿佛忘了去疑惑自己为什么不觉得痛。

三木让他靠在地下室的墙壁上，问他想死还是想活下去。

如果他想死，砍断他的脖子就好。三木从过往的经验得知，只要将心脏和大脑分开，生物便会死亡。也可以等待腹部的伤口愈合——三木造成的伤口一旦愈合，原本源源不断的生命力就会消失，只要放任不管，他便会在饥饿和衰老的侵袭下渐渐死去。

金田选择了活下去。

三木将他的腹部纵向剖开，切开皮肤，割断肌肉，肋骨和内脏便露了出来。金田这时已经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

金田的身体被整个儿翻了过来。

三木将金田的身体全部切开，把里面的东西先全部拿出来，接着将本来在外面的东西放进里面，又将里面的东西在外面摆好。

三木将手和脚移到了身体里面，裹上皮肤和肌肉，又把骨头一根一根切断，转个方向后用螺丝固定住，再用内脏装饰了一番。失去支撑的内脏总往下掉，三木便用铁丝固定住了它们。

在此期间，金田没有死去，没有昏迷，也基本没出多少血。三木使用的是从老家带来的手术刀，下意识地避开血管，即使流血，也能

很快止住。固定在金田身体外部的内脏，也不可思议地没有变干，始终保持着新鲜润泽的状态。

最后，金田头部以下的躯干，里里外外都被对调过来，裸露的内脏无力地垂挂在铁丝上。

金田几乎无法自行支撑身体，如果就这样放着，他会被自身的重量压垮。于是三木在地下室的天花板上挂了几十套钓鱼线和鱼钩，将金田的内脏挂住，硬是让他立了起来。金田内外对翻的身体下方露出了折进体内的手指和脚趾，它们时不时抖动一下，像青蛙一般。

金田仍有意识，眼神中流露着他的感受——他在恐惧。他流着泪，三木知道这泪水是他神志恍惚的缘故。

三木重新审视着金田，突然觉得他的鼻子和嘴唇是多余的。于是三木将他的脸纵向切开，将皮肤和肌肉向脑后翻去，露出了整个头骨。金田的脸上只剩下包裹着意识和眼球的头骨了，头骨的表面还附着着三木懒得刮去的牙床等肉片。金田的眼皮消失了，卡在眼窝里的两个眼球追随着三木的一举一动。

金田靠天花板上的钓鱼线保持着站立姿态，脖子以上的部分却有气无力地低垂着，因为光溜溜的头骨上没有固定鱼钩的地方。

于是，三木在金田的头骨顶部钉入了钉子。三木知道即使钉子触碰到柔软的大脑，金田也不会死去，便选择了长钉。锤子砸向钉子，金田的头部随着敲击摇晃得厉害。当钉子差不多钉入头骨后，三木便将天花板上吊着的线系在钉子上，固定住了金田的头部，让它不再低垂。

三木就此停了手。

金田无法眨眼，但他的眼球依旧湿润。他无法说话，但转动的眼球和从身体下方露出的痉挛般抽动的双脚，都能让他传达情绪。

从金田的新形象中再也看不出他原本的穷酸样了。这个悬吊在天花板上的巨大肉块，中心宛如太阳般火红，正有节奏地跳动着，将血

液送往全身。被切断的血管很快愈合，血液流遍了全身。裸露的心脏仿佛散发着神圣的光芒。

通过金田的随身物品，三木得知他是附近的居民。

挖好了坑，三木放下铲子，返回房中。必须把金田的尸体搬过来。

听到鸟儿展翅的声音，他抬头看去，发现屋顶停着一只黑色的鸟。落尽叶子的枯木犹如层层白骨，乌鸦冰冷的目光从中投射出来。

房子后方的仓库是之前的住户留下的。三木用手指钩住门的凹陷处，使劲拉开。木头已经腐烂，不这样是打不开门的。

拉开吱呀作响的推拉门，金田的手和脚露了出来。手脚之外不便搬运的部分全被装进了垃圾袋。三木之前将他从地下室里搬了出来，暂时放进了仓库。

金田的死是地下室的老鼠所致。老鼠顺着金田的身体往上爬，啃咬了他的心脏。当久本真一和持永幸惠注意到他的异常时，他已经死去了。

就在准备将装满内脏的垃圾袋拖出仓库时，三木用余光瞟到了某样眼生的东西，便停了下来。那东西就掉在不远处。

三木捡起那样东西，发现并不是自己的，又想起了刚刚开窗时察觉到的异状。

果然有人来过。三木相信自己的直觉。

偶尔会有人留意到三木的罪行，或是觉得他行为诡异而来附近查看。他们在三木家附近四处寻找线索。三木将这些人称为“来访者”。

曾经有个年轻男孩来调查这栋房子，那时候三木也有种被监视的感觉。

那个人已经掌握犯罪证据了吗？如果是这样，就必须堵住那个人的嘴——就像处理之前的来访者一样。

---

[1]在日语中，“Yoikoro”发音与“4156”相似。

眼睛的记忆　后篇

3

一天，女孩坐在窗边的椅子上。

“好可怕啊……”女孩说。

她脸上的两个黑洞里塞着乌鸦带来的“填充物”，身体在不停颤抖。即使两颗眼球正朝着不同的方向，女孩似乎仍真切地感受到了它们曾经看到的光景。

“怎么了，小姑娘？”乌鸦放下衔来的沾满鲜血的新礼物。

“每次戴上你带给我的‘填充物’，我都能看到美妙的梦，这对什么都看不到的我来说简直太棒了。但最近我发现，在‘填充物’里总能看到一个可怕的东西。”

“可怕的东西？”

女孩点了点头，一侧眼窝里塞着的眼球掉了出来。女孩将它捡起，装进了玻璃瓶。在这个专门用来保存眼球的玻璃瓶里，眼球已经快要满到瓶口。

乌鸦问女孩，究竟是什么让她惊恐不已。可她只是一个劲儿地摇头。“我不知道……那东西一闪而过，像个怪物，我能感觉到那是个可怕的东西，不过……”女孩很快收起不安，向乌鸦露出笑容，“不要在意，你带给我的礼物都很棒。我本来独自生活在无边的黑暗中，

是你的礼物让我再次看到了光明和色彩。你不知道这对我来说有多么重要。”

女孩向停在圆桌上的乌鸦伸出双手。乌鸦觉得女孩似乎是想和它握手，它最喜欢的电影里出现过类似的画面。可惜女孩的脸和双手都向着乌鸦的上方。如果它是人类，女孩或许已经捧住它的脸了。

“无名先生，你都不告诉我你的名字。你真的存在吗？我从来没有碰过你……”

乌鸦非常心痛。它不能被女孩触碰到，因为它只是一只鸟。如果知道它并不是人，女孩一定会非常伤心。

“对不起，小姑娘，我不能跟你握手。几年前我去国外旅行的时候，染上了一种很严重的病。只要身体接触，就会被传染。小姑娘，要是碰了我，你就会止不住地打喷嚏。”

乌鸦说完便从窗户飞走了。虽然仍能听到女孩在身后说话，但它还是径自扇着翅膀越飞越远。悲伤填满了它那结实的胸腔，即将喷涌而出，而它不知道这种情绪究竟从何而来。

乌鸦飞向小镇，给女孩寻找新的礼物。这有些困难，因为最近人们已经开始防备乌鸦。

已经有很多人目击了乌鸦袭击人的瞬间。有黑色的鸟出没并挖走人类眼球的消息，已传遍整个小镇。

大人们用枪射击镇上的乌鸦，孩子们害怕被乌鸦袭击，上学途中都用双手紧紧捂住眼睛。

乌鸦也曾被枪击中，所幸子弹打偏了，它才留住了性命。从那以后，乌鸦在小镇上空飞行时，都会飞到地上的人看不到的高度。为了安全地取得给女孩的礼物，它也不得不飞向消息还未传到的遥远小镇。

它还想出了许多办法。有一次，它在某个民宅聚集的地方偶然发现了一堵墙壁，墙上有个洞，大小正好可以让人往里看。乌鸦躲在墙

后，一旦有行人经过，它便发出人类的声音。

“喂，请你等等，快来看看这个洞，里面有美丽的景色呢！”

若是有人上当，将眼睛凑近洞口，乌鸦便伺机将喙伸出洞口，精准地刺入他们的眼窝。尖锐的黑色鸟喙扎进靠近洞口的人们的脸，一小时后，乌鸦便能看到女孩欣喜的脸庞。

就算被人拿着棍棒追赶、用石子砸，乌鸦仍不断靠近人类，染红自己的喙。

它会停在树上，或落在屋檐上，仔细观察着人类的一举一动，一旦有机会便猛地飞过去。

当眼前突然被一片黑色笼罩，人类会因震惊而睁大双眼，乌鸦便抓住那个瞬间发起攻击。

有时它会在长时间的奋战后，趁着人类晕头转向时夺取眼球。它也曾因遭到殴打，一不小心咬碎口中的眼球。还有一次，它马上就要把眼球送到女孩手上，却一不小心吞了下去。

有一天，女孩戴上新眼球时格外高兴，似乎是因为眼球的主人常去国外旅行。女孩绘声绘色地跟乌鸦描述着“填充物”中的新奇世界。

离开女孩的房间后，乌鸦偶然经过一片墓地。那是在一片小小的山丘上，周围没什么民宅。太阳静静睡去，空中只剩淡淡的月色。月光映照在排列整齐的墓碑上，反射出冰凉的白光。

有人即将被埋葬，挖坑的男人正在铲土。乌鸦落在枯树枝上远远观察着。

尸体被放在坑边，上面盖着布，从边缘能看到死者身上的衣服。乌鸦发现，那正是刚刚被它夺走眼球的人。他似乎正是因惊吓过度死去的。

看完尸体下葬，乌鸦拍拍翅膀从枝头飞起。周围一片沉寂，只有清冷的月光还在静静流淌。

时间一天天流逝，人们的警戒心越来越强。

4

“你听我说，我要做手术了！”有一天，女孩说道。

此前的医疗技术还不足以让女孩重见光明，但医学的发展出人意料地迅速。

“等我看得见了，我就知道你长什么样子了。”女孩看上去非常高兴。

“太棒了，小姑娘，恭喜你。”乌鸦嘴上这么说着，心里却开始发愁。如果女孩恢复了视力，应该会为她交谈的对象并非人类而失望，也会知道所谓的“填充物”其实是从别人身上夺来的眼球。

乌鸦一心为了女孩，毫不在意谁会死去。它知道自己干的不是好事，但很遗憾，鸟类的心并不会产生罪恶感。

可眼前这个温柔的女孩若是知道有人因她而死，一定会非常悲伤，还会责备乌鸦所犯下的罪行——这是乌鸦无法承受的。

要是被女孩讨厌了，该怎么办？乌鸦想到这些，时常害怕得无法入眠。

啊，如果自己不是只鸟而是个人，那该有多好啊！

乌鸦思绪纷扰，眼前的女孩则将“填充物”塞进眼窝，观看其中景象。

突然，女孩失声尖叫起来。

“怎么了，小姑娘？”乌鸦吓了一跳，连忙问她。

女孩用颤抖的声音回答：“我看到那个怪物了……那个总是出现在最后的可怕的怪物。它全身漆黑……每当这只怪物出现，影像就会

中断……它是个终结者。每次梦境到了最后，这个黑色的怪物就会朝我扑来。它的样子太恐怖了！”

女孩瑟缩着瘦小的肩膀，面色苍白，草莓般的双唇也失去了血色。

乌鸦明白了。女孩从心底里恐惧的黑色怪物，就是它自己！女孩眼中的恶魔，竟是被眼球记录下来的它的样子！

该怎么办才好？女孩马上就要做手术了，很快能看到了。那时她便会知道，和她说话的一直是那个令人害怕得发抖的黑色怪物！

干脆不要做手术了，乌鸦这么想着。但看到女孩对恢复视力充满期待，它什么也说不出口。

“做手术好可怕啊……”女孩说，“但为了看到你，我会努力的。”

从此可以看到每天都来陪自己聊天的无名先生，还能和他打招呼——这份期待让女孩鼓足了勇气，下定决心做手术。

“为了做手术，我明晚要出发去很远的地方，所以麻烦你在那之前过来，我想和你说说话。”

乌鸦听女孩说着，飞离了房间。

终于要来了。乌鸦小小的脑袋里一直思考着女孩的事。它不知有多少次想和女孩告别，并从此飞到南方的国度，或者干脆什么都不说，从此销声匿迹。但它做不到。如果它突然消失，女孩一定会非常悲伤吧。更重要的是，它也承受不了这样的痛苦。

即便知道女孩马上要做手术了，乌鸦仍坚持每天带礼物给她。

但是，最近已经很难取到眼球了。人们都谨慎地保护着眼睛，有人甚至戴上了特制的坚硬眼镜。

人们很难辨别乌鸦和其他鸟类，因此哪怕是无辜的黑鸟，他们也会毫不留情地将其打落。在那些鸟儿中，或许也有乌鸦的双亲或兄弟

姐妹吧。

日渐加重的恐惧让人们越来越警戒，乌鸦几乎没什么机会再夺得眼球了。

就在女孩即将为手术出远门的前一天，乌鸦为了寻求新的眼球而不停歇地飞翔着，去了从没到过的遥远地方。

天渐渐黑了，今晚女孩就要远行。但乌鸦始终没能如愿。

手术之后，礼物就再也没有意义了。乌鸦能够为女孩做的，就只有不停寻来眼球让她高兴。在手术之前，最后再让她因为自己高兴一次，那样就死而无憾了。乌鸦在心中深深祈盼着。

乌鸦被人们用石头击中，喙已经开裂；它不小心被人抓住双翼，虽然拼死逃脱，羽毛却还是被狠狠揪掉了一大把；被棍棒毒打时，它引以为豪的尖爪变得伤痕累累。即便如此，乌鸦仍为夺取眼球而努力着，但总是事与愿违。

乌鸦拍打着残破的双翼继续前行，一不留神就可能从高空坠落。

终究还是没能为女孩找到新的眼球啊。想到这里，乌鸦为自己的无能感到悲伤，不禁泪流。

太阳已经落山了，得赶紧去女孩那儿才行。天色渐暗，清冷皎洁的月光洒向大地。

在月光的映照下，乌鸦有了新的发现。墓地里有一具即将被埋葬的尸体。乌鸦从墓地上方飞过时，有人正掘着墓穴。

乌鸦灵光一闪。

“喂，这边也有人死了！”它远远地朝那人喊道。

那人吓了一跳，放下手中的铲子转向乌鸦的方向，似乎犹豫了一会儿，而后一脸狐疑地朝那个方向慢慢走去。

乌鸦趁机从他看不到的地方飞出来，掠过他的头顶，落在即将被埋葬的尸体上。

乌鸦用喙掀开了盖尸体的布。那是一具女性的尸体。乌鸦对她的死因毫无兴趣。她的脸上、身上布满伤痕，鼻子和嘴巴已被切掉，一边的眼球也被挖去了，但另一侧的眼球仍然完好。

乌鸦将那罪孽深重、早已被人类鲜血染红的喙，刺进了尸体的眼窝。

“无名先生，我还以为你今天不会来了呢。”

乌鸦赶到女孩的房间时，她已经收拾好了行李。她马上就要出发去做手术了。

“我要离开一段时间，但肯定会再回来的。”

乌鸦将从尸体上取下的眼球放到了圆桌上。桌上除了花瓶，还摆着装满了乌鸦带给女孩的眼球的玻璃瓶。看来，女孩似乎是想将这个玻璃瓶作为纪念品带走。

“小姑娘，手术一定会成功的。加油！”

女孩露出了可爱的笑容，酒窝也浮现出来。“谢谢你。”

“来，我给你准备了最后的礼物，放在圆桌上了，戴上它再做一个梦吧。”

乌鸦心中满是悲伤。它已下定决心，就在今天，当它从这扇窗飞出去的时候，它会告诉女孩——

小姑娘，我再也不会来了。

从此，它将不再思念女孩。

女孩拿起圆桌上的眼球，放进了眼窝里。

乌鸦背对女孩，振翅欲飞。“小姑娘……”

它正准备告别，声音却被女孩的惨叫声盖住了。

凄厉的惨叫后，女孩疯狂地抓挠着自己的脸，呕吐不止。她随后倒在地上，手脚在空中狂舞。她抓着凌乱的头发，不堪痛苦般用力拉扯。

装满眼球的玻璃瓶被打翻了，眼球滚落一地。它们有的因腐烂而变软，有的仍新鲜而富有弹性，全都散落在女孩身边。

最后，女孩发出野兽濒死般的哀号，终于一动不动了。

乌鸦靠近女孩，将耳朵贴在她的胸口。已经听不到她心脏跳动的声音了。女孩似乎已经死了。她的脸庞因为惊恐而扭曲，那光泽亮丽的黑发和草莓般的红唇，都变得惨白。

乌鸦并不知道，这个被挖去眼球的死者，一直到死前仍在遭受凌虐。她的眼球记录下了这世间最悲惨的画面。

而女孩全都看到了，她看遍了这个人炼狱般的一生，还有她死去的那个瞬间。

乌鸦将头贴在女孩的胸口，一动不动。这是它第一次触碰到女孩的身体。它感觉到了，她正一点点失去体温。

女孩的母亲走进房间，想告知她要出发了。出现在眼前的，却是被一地眼球环绕的死去的女儿，还有一只同样冰冷、死在她胸口的黑色乌鸦。

第三章

1. 某童话作家

三木做了一个梦，梦到人变成了球形。

梦境开始于一个小小的房间。房间里铺了六张榻榻米，放着电视和壁橱。三木在正中央，和一个人面对面站着。

那个人手臂上有一道几厘米长的伤口。

三木抚摩着那道伤口。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三木触碰过的皮肤变得像黏土一般柔软，表面无比光滑，伤口像被抚平般消失了。

三木仔细查看那个人的指纹。只要轻抚皮肤上的纹路，肌肤便立刻像被熨平了一般。

三木来了兴致，就像揉黏土似的，慢慢抹平了他身上凹凸不平的地方。

握紧那个人的手，五根手指瞬间便被压成一团。三木反复用力揉捏着，他的身体越来越圆。

他始终意识清醒，一言不发，只是用意味深长的目光望着三木。

渐渐地，他全身上下都不再有突起的部位，变成一个只有正常人腰部那么高的光滑球体。球体又白又圆，让人恐惧。仿佛为了证明自己曾经是人类，球体的某些部位还长着黑色的毛发；光滑的球面上，还留下一只没被揉进去的眼睛。

这只眼睛会眨动，视线追随着来回走动的三木。

那个人完全变成球体之后，不再动弹。当三木走出这个房间时，他也只是用小小的眼睛紧紧盯着三木。

“又睡着了呢。”

三木睁开眼醒来，听到了相泽瞳的声音。装在袋子里的女孩用腹部发力，让身体弹起来，正在书房的沙发上玩耍。沙发的弹力让她那小小的身体一蹦一跳的，她看起来很快乐。

三木理了理写到一半的稿子，看向窗外。天阴沉沉的，乌云密布，快要下雪了吧。三木调高了暖气，拿起冒着热气的水壶，给自己冲了一杯咖啡。

“咖啡看上去很好喝呢。”瞳说，“哎，你为什么要开暖气啊？我并不觉得冷啊。”

三木向女孩解释道，被三木弄伤而伤口未愈合的人，不太会感觉到寒冷。

“我的伤口还没愈合吗？”

三木告诉她，她的手脚仍然保持着被切断时的状态。

三木端起杯子站到窗边，望向埋葬金田的地方。枯枝挡住了视线，无法看到地面。从二楼的窗户可以看到整片树林，房子周边有很多枯木，再远一些就都是杉树林了。

旁边的山上有一栋和三木家类似的砖房，屋顶的形状也一样，唯一不同的只有颜色。

“你又感觉到有谁来了吗？”瞳问。

把金田正埋进树林已经四天了。三木离开窗边，打开桌子的抽屉，里面放着那天捡到的东西。

“这东西足以证明你被人盯上了。它是不会突然从天上掉下来的。”

三木并没有看到那个人。必须弄清楚到底是谁起了疑心，在偷偷地调查这栋房子。

三木看了看抽屉，思考着物主是谁。会是认识的人吗？

“你准备怎么办呢？我想妈妈了，我想回家。”瞳躺在沙发上，脑袋转向三木，长长的头发盖住了整张脸，“我觉得，你还是去自首好了，警察肯定会原谅你的。”

三木告诉瞳自己并不打算去自首。

“那我还是不能回家了……”女孩的声音低沉下来。

三木问她要不要听故事。

“什么故事？”

三木从书架上随手取下几本书，其中一本是三木写的。

“那是你写的《暗黑童话集》吧？我已经听过了，我记得有一篇很像真一哥哥和幸惠姐姐的故事。”

那是一篇名为《人体九连环》的童话，讲的是几个人站在圆盘上，被巨大的恶魔向内挤压成一团的故事。被恶魔挤压过的人缠绕在一起，手脚歪扭，身体被扯来扯去，这个人的头和那个人的脚连到了一起。这些人聚合成了一块大大的肉块，挣扎着想要解开缠绕的身体，就这样共度余生。

瞳觉得这个设定和地下室里的久本真一、持永幸惠的情况很相似。

“我要听其他故事。要听那本——不对，是你右手拿着的那本。”

瞳想要听的，是一部短篇科幻小说集。三木坐到沙发上，给她念起了和书名同名的那个故事，没多久就念完了。

“感觉结局有些悲伤呢。”瞳像是受到了打击，脸色发白。那并不是一个美好的结局。“如果你是故事的主人公，会怎么办？”

瞳的提问，大体基于下面这些条件：

条件

你独自坐在一艘小型宇宙飞船上。

你正将货物运往某个星球。货物是血清，必须争分夺秒，否则会有许多人因此死亡。

为了装载更多血清，宇宙飞船只加了最少量的燃料，仅供途中加速及降落时减速。

如果发现偷渡者，必须将其驱逐至外太空，因为偷渡者的体重会让宇宙飞船变重，消耗更多燃料，致使飞船无法顺利降落。不允许扔掉和偷渡者体重相当的货物，也不允许损坏宇宙飞船。

问题

如果偷渡者是一个可爱的小女孩，你仍会将她扔出宇宙飞船吗？

“不允许返航；另一个星球上有很多人都在等着货物送达；如果不把小女孩驱逐出去，宇宙飞船就没有足够的燃料减速，无法顺利着陆——这个短篇就是这样。难道没有什么办法救那个小女孩吗？”瞳闭上眼睛，思索起来。

三木想了一会儿，告诉她是有办法救小女孩的。

瞳一脸兴奋。“真的吗？小女孩和等待血清的人都能得救吗？”

三木告诉她，如果宇宙飞船的设备、驾驶方式、女孩的体重和飞行员的体重，各方面都刚好合适的话，就可以成功施救。

首先需要能切断女孩手脚的工具。

“宇宙飞船上可没有斧子之类的东西。”瞳说。

切掉女孩的手脚，扔到太空中，让女孩变轻。得好好利用偷渡者是小孩这一有利条件。女孩的身体小而轻，飞行员则体形大、体重重，这样的搭配再合适不过。

小女孩只剩下脑袋和躯干，因此，飞行员只要从身上切下与此时的女孩等重的肉体，扔进太空就好。这样一来，宇宙飞船的总重量仍

和原来一样，便能顺利着陆了。

“但是，飞行员如果切掉了自己的身体，就没办法继续操控宇宙飞船了啊。就算切掉的是双腿，而且正好能抵掉小女孩的重量，他也没办法踩刹车了。”话虽如此，瞳却流露出认可的神情，“还有一点你忘了，没有麻药可不行。小女孩被切掉手脚，肯定会痛苦得昏死过去，我想你应该无法控制这一点——没错，你可不要以为每个女孩被切掉手脚后，都能保持镇定哟。”瞳看了看自己的身体，“我是个例外。”

三木抱起睡着的相泽瞳，走向地下室。那里阴暗潮湿，砖头砌成的墙面覆满水珠，隐约反射着昏暗的灯光。

角落里的天花板上悬着几十根钓鱼线，相连的鱼钩上挂着些许红色的肉片。那是金田正残余的内脏，已经开始腐烂。

三木将瞳放进她的小床。瞳在袋子里扭动了一下，喃喃地说着梦话：“妈妈……”

三木转过身，准备离开，却听到置物架那侧传来久本真一的声音。

“你听瞳谈起过家人吗？”

地下室被几个置物架分隔开来，真一和幸惠藏身于某个架子后。

三木朝他们走去。真一的头正对着他，而幸惠的头在阴影里看不太清。她似乎睡着了。

“那孩子会隔着置物架给我们说以前的事，和家人一起去野营啊，马拉松总能跑第一名啊，去远足时妈妈总往便当盒里放她讨厌的香肠啊……”

瞳常常提起过去，似乎很怀念四肢健全的日子。那时的她，早上起来可以自己把睡乱了的头发梳好，可以拿起杯子喝牛奶，还可以在学校里和朋友互相踢着桌子玩。

每当说起这些，瞳总会不安分地扭动着失去手脚的身体，像在演示一般。

“你猜我在干什么？”有一次，瞳在沙发上问三木。她直视前方，袋子里的左肩正忙碌地上下晃动。“看不出来吗？我在做蛋包饭呢。”

三木这才明白，瞳刚刚是在用看不见的左手抖动平底锅，给鸡蛋翻面。

“瞳从小就拥有很多爱。”久本真一说，“你呢，曾经喜欢过谁吗？”

三木说不知道。

“你以前跟我说过，小时候有一个很要好的朋友。你是不是很喜欢那个人？”

三木歪着脑袋，不置可否。

久本真一看上去有些不安。他压低声音，耳语般说道：“我好心痛。一想起她，我就觉得无能为力。我没法为她做什么，倒不如死了算了。”

他深爱着持永幸惠，但把这份感情深深埋藏。只有在幸惠的头部睡着时，他才会轻声将这份爱恋之情倾诉给三木。

久本动了动巨大的身体。和一般人相比，这个躯干非常长，有一米五左右。躯干两侧分别连着他自己和持永幸惠的头部。是三木的手术把他们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真一和幸惠本是独立的两个人，现在却共用一个身体。

“你为了测试你所拥有的神秘的能力，才将我和她弄成现在这个样子。我真不知道该感谢你，还是该怨恨你。”真一悲痛地喊了起来。

把两个人连接起来会怎样？为了寻找答案，三木实施了手术。

三木先将真一的右臂从手肘处切断，幸惠的左臂也如法炮制，然后把两条手臂的切面接了起来。用金属固定两人的骨头，再用线将肌肉和血管缝合。三木并没有医学知识，只读过父亲的医学书籍。渐渐地，两人手臂的切面处愈合了，长到了一起，血管看上去也恢复如常。真一体内的血液由心脏流出，流向右手肘，再通过切面处流进幸惠的血管。两人的身体从此开始共享血液。三木未曾想过，究竟是因为两人血型相同才能如此，还是说即使血型不同，也能得到类似的结果。

渐渐地，他们的肌肉和神经也从切面处延伸到彼此体内，两人的界限越发模糊起来。

他们一直意识清醒，知道彼此存在，也清楚自己的身体发生了何种变化。他们是在地下室里相识的。此前，他们一个是在房子附近被三木发现的，另一个则是因为给三木写了一封透露自杀念头的读者信，便被三木喊过来的。

三木将两人的身体不断切断，又不断拼合。

真一和幸惠看起来像一块诡异的巨大肉块。他们的身体被分别切成几块，再被重新连接起来。他们的腹部看起来就像一个大袋子，装着相互缠绕的内脏。至于手和脚，则被缝合到了奇怪的地方。

三木还将相泽瞳的手脚移植到他们两人身上。这并不容易操作，因为骨头和肌肉都不太好固定。只有主血管顺利连上了，维持着必要的血液循环。

被三木伤害过的人不会腐烂，但被切除下来的部分则不然。它们一旦离开头和心脏这类有生命意志的部位，便会渐渐腐坏，跟常人一般化为黄土。

相泽瞳的手脚本来也会如此，但在被接到真一和幸惠的身上、血液得以正常循环后，它们便一直保持着鲜活的状态。在刚移植时，这双手脚无法动弹，后来通过真一或幸惠的意识，才慢慢能动起来。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真一和幸惠两人体内生长出了骨头般坚硬的东西，支撑着曾属于瞳的手脚。这个坚硬的东西虽然和关节相似，却有着全新的形状。两人的肌肉和神经像蜿蜒的树根般伸向彼此的身体，瞳的手脚则和这个躯体完全融为一体。

最初，他们不太能活动，后来才渐渐灵活起来，甚至可以用意识控制指尖。

三木问两人，是谁的大脑在控制着瞳的手脚。

“不知道，可能是我，也可能是他。我感觉脑中一片混沌，什么也不清楚。”幸惠带着仿佛在日光下打盹的神情，迷迷糊糊地回答。

真一和幸惠的巨大身体拥有两个大脑，无法明确区分哪个大脑控制着身体的哪一部分。不可思议的是，他们俩似乎并不为此困扰。

“我们总是在聊天，诉说彼此曾是独立个体时有多么害怕、多么寂寞。”

真一说他是孤儿，没有亲人，因此对一直陪伴在他身边的幸惠生出了亲近之感；而对生命绝望、原本决定自杀的幸惠，也因此获得了真一近距离的鼓励。

“可你这么残忍，”真一带着哭腔说道，“至少将我们的头部缝得更近一些啊……”

他们的头部处于身体的两端。

在三木面前，两人组成的巨大身体正缓慢挪动。灯光将他们晃动的影子映在地下室的墙壁上。

“你起来了啊，我以为你还在睡呢。”靠近三木这一头的真一说。

另一头的黑暗中传出了持永幸惠的声音。“唉，还是没找到……”她好像有些疲惫，“就没有让我们俩都舒服些的姿势吗？”

他们总是在寻找让彼此都舒适的姿势。

真一的头一旦朝上，幸惠的脸便会挨到地板；而幸惠一旦稍微舒服些，他们的体重便会全部压在真一突出的双肘上，令他疼痛难忍。为了寻找彼此都舒适的姿势，他们总是在挪动，但还是总有一方做出牺牲，承受压迫。

瞳是看到了他们的模样，才会感慨他们和《人体九连环》的故事相似吧。

“你拥有的能力，到底是怎么回事呢？”真一再次询问三木，“照理说，我们应该都已经死了。你肯定是神的孩子。被你伤害过的人，在那一瞬间便逃过了死亡，还能感到从伤口处传来的源源不断的生命力。多么可怕的矛盾啊。你总能让生命延续，让生命背离必然终结的自然规律……”

三木转过身，不再理会真一和幸惠。正准备走出地下室时，三木突然看到了堆积在角落的木材和砖头。

也许不得不封住地下室的入口了，现成的材料正好可以派上用场。砖头是建房子时剩下的，还有不少。

如果抓不到暗中调查这栋房子的人，就只好这么做了。

就在几天后，三木家便来了访客。

2

虽然确信潮崎就是凶手，但我并没有可以告发他的证据。好几次，我都差点儿报警，但总是拿起电话又放了下去。我想，就算把我的经历和推断告诉警察，他们也不会相信我。我没有让人信服的证据。

我花了一周时间收集潮崎的信息。为了避免打草惊蛇，我没有大张旗鼓地打听。要是让他知道我起了疑心，他一定会对相泽瞳不利。

“我听说他以前结过婚呢。”有一天，住田在忧郁森林里告诉我。他像往常一样坐在吧台边，一脸殷勤地盯着正在煮咖啡的砂织。

“住田，你不去学校真的没关系吗？”砂织仿佛在问一个让人头疼的小孩。

“来这里和去学校，你觉得哪一个比较重要啊？”住田一脸伤心地回答。

我总是在一旁观望。每当他这样回答，木村店长便会生气地用银色托盘敲敲他的脑袋。当然，木村并没有真的生气，总是挂着开玩笑般的笑容。

“潮崎先生以前有太太吗？”我问。

住田指着墙壁上的画。“你仔细看看，湖边有一个很难看到的小红点吧？”

我靠近潮崎的那幅画。住田不说我都没发现，画里确实有一个看起来不太自然的红点。

“我老觉得这个红点是一个静静观赏湖景的女人。我跟潮崎这么提起时，他告诉我，这就是他的前妻。”

和整幅画比起来，这个点非常小，不靠近几乎看不到。看着看着，我也觉得这看起来像是一个站立的女子。她穿着红衣，被画成了指尖大小。

一瞬间，画里的森林和湖泊都消失不见，我眼里只有这个身着红衣的女子。背景里的一切仿佛都是为了衬托她，森林也好，湖泊也好，全都是献给被关在画框里的她的。

“不过，我也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结过婚。”住田耸了耸肩。

关于潮崎的家人和他的经历，我没有收集到任何有用的信息。是谁把那栋房子介绍给他的？他又为什么要特意搬来这个小镇？没有人知道。

在我调查的这段日子里，舅舅允许我住下来。每天我都和砂织、舅舅一起吃早饭。我们在走廊上擦肩而过，在被炉里踢到对方的脚。我有时客客气气的，有时又像替代了和弥一般，融入了这个家。

我每天都会给父母打电话，为离家出走这件事道歉、反省。

“以前的你从来没有离家出走过……”

父亲总是很为难。而母亲和我就算隔着电话也不曾说过话，她总是沉默不语，最终将电话又转交给父亲。

“差不多就回来吧，你得定期去医院检查啊。”父亲这样嘱咐道。

在暂时不想潮崎的事、心情还算轻松的时候，我会和砂织一起洗碗盘。在咖啡店或舅舅家里，我们两人穿着围裙并肩站着，一边闲聊，一边将东西洗干净。

有一次，砂织抱着一大堆餐具，突然喊了起来：“啊，要流下来了！”她松不开手，没法擦鼻子。

“这样可以吗？”

我用纸巾帮她擦掉鼻涕后，她带着孩子般的浓浓鼻音，向我道谢。

还有一次，晚上风很大，我们听着窗外呼啸而过的风声，在温暖的屋子里打扑克牌。光靠被炉和暖炉还不足以御寒，于是我们穿上厚厚的棉大衣，面对面瑟缩着。四下只有风声，偌大的世界仿佛只剩我们两人。

她打出一张黑桃A，问起和弥与我的事，似乎想多了解一些她所不知道的和弥。在我含含糊糊蒙混过去时，砂织突然大笑起来，不知在想些什么。

“我想起来了，有一次和弥还吃了扑克牌呢。”她一边发牌一边说，“那是小时候的事了。我觉得自己是当姐姐的，应该要好好照顾他。”

看到和弥咀嚼扑克牌，她手足无措。回想着过去的事，她看起来一脸幸福。

我笑着回应她，不知道为什么，心里止不住地迸发出对和弥与砂织的爱。这爱浓烈得让我几乎哭出来。

“砂织，你还记得你父母的葬礼吗？”我一边洗牌一边问，“我从和弥那里听说过一件奇怪的事。在葬礼上，和弥跟你并排站在家附近的小山丘上。从那里往下看，有许多穿着黑色丧服的人……”

这是我从左眼看到的画面。

姐弟俩伫立在山丘上，一个穿着丧服的年轻男子来到他们身旁搭话。砂织的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年轻男子也显得非常悲伤。

我很想知道他那时说了些什么，但左眼中的景象没有声音。

还是孩子的砂织扑到那个男子身上，哭了起来。

“有这样的事吗？我隐隐约约有点儿印象。”砂织双手撑着下巴，闭上了眼睛，“那个男孩是父母那起事故的肇事者，是他没有将固定木材的绳子绑好……”

砂织说那个人非常可怜。现在想来，当时他也不过是个才高中毕业的孩子。他不停地向砂织与和弥道歉，并说起背井离乡到小镇来打工的事，还有他父母的事。

“他为什么要告诉你这么多呢？”

“一定是很想和别人倾诉吧。”

男孩在葬礼两周后上吊自杀了。在遗书中，他说自觉罪孽深重。

砂织平静地告诉了我这些事。

在调查潮崎时，我也会带着记录左眼记忆的文件夹，在小镇上四处游走。背着它前行，我感觉自己如同一名苦行僧。

我必须尽快找到潮崎诱拐和囚禁相泽瞳的证据，但总是无法克制地想要去追寻和弥的足迹。

我漫步于小镇上，走他走过的路，看他看过的风景，还去到他上过的小学，时常沉浸在回忆之中。

贯穿小镇的国道边有个超市，超市后方墙壁和铁丝网间有一条狭窄的缝隙。和弥年少时曾走过这里，我也试着照做了。但我的视线远远高于那时的和弥，并不能看到和左眼中一模一样的场景。即便如此，我仍然觉得自己变成了年少的和弥，不禁心潮澎湃。

我在两侧竖立着电线杆的路上漫步，也在空无一人的公园里静静聆听。

这是一个以林业为主的小镇，我见到了电锯隆隆作响的伐木情景。身穿工作服的男子手持高速运转的电锯，刀刃慢慢深入树干，木屑四处飞溅。我本想再走近些细看，但因为太危险，男子不让我靠近。最终，在一片吱呀声中，大树轰然倒下。

我从双肩包里拿出文件夹，一边翻阅，一边漫步。它俨然成了我的导览书。

我一手拿着文件夹，一手翻动纸张。因为戴着手套，翻页不太方便，而沉甸甸的文件夹也让我的手酸痛不已。

我就这样冒着寒风前行，来到离住宅区稍远的地方。我发现了一段废弃生锈的铁轨。杂草丛生的小丘上有一条铺满石子的小路，两条红锈斑斑的铁轨无止境似的向远方延伸。

我将文件夹放进包里，跳上铁轨，小心翼翼地保持平衡，向前走去。听说从前我非常擅长运动，但现在的我没走几米就失去了平衡，从铁轨上跌了下来。

站在这个有着废弃铁轨的小丘上，枫町尽收眼底。与和弥曾看到的景色相比，小镇已发生了些许变化，有的道路消失了，有的房子是新建的。有时就算发现曾在左眼中看到的景色，背景里也会多出记录中不曾出现的屋舍。

那些消失的风景，被记录在左眼中。和弥给我的眼球盛满过往，记忆如糖果般慢慢化开，顺着视觉神经流入我心中。

铁轨在接近森林的地方中断了。我在车站的月台上看到过这个场景。也许是因为季节不同，背景成了一片枯木，但废弃的车厢一如彼时。四下萧瑟，寒风凛冽，没有了孩子们的嬉闹声。而这身处荒芜中的巨大锈块，和左眼记忆中的没有丝毫差别。

我呼着白气朝车厢跑去。我钻进车厢，寒风被阻挡在外，我感到暖和了些。车厢出乎意料地空荡，连座位都被拆去了。在左眼的记忆中我不曾发现，原来这节废弃的车厢只剩一副空壳，给人以寂寥之感。

啊，就是这里，和弥就是在这里被朋友们孤立的。他被大家抛下了，我想起来了。

左眼记忆中的和弥常常孤身一人。虽然也有过和朋友一起玩耍的场景，但更多时候，他都是独自行走。又或者，其实烙印在每个人瞳孔里的，都是这样的画面？

我又去了木材厂。站在厂房外望着和弥父亲工作和离世的地方，我犹豫着要不要进去。工厂被铁丝网围了起来，浓郁得让人喉咙发痒的树木清香四下弥漫。我用砂织借我的围巾围住口鼻，一边为了御寒而不断原地踏步，一边想象着工厂里的景象。厂房里应该遍地是木屑吧。

偶然间，在像是办公室门口的地方，我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是砂织。我挥手跟她打招呼，她有些惊讶。

“我很少来这儿。刚好有些关于父母的事想确认，所以过来了。”砂织说父母的同事还在这里工作，和她聊起了不少往事。

我和砂织一起朝忧郁森林走去。她沉默不语，大概是想起了已故的父母，还有那个因内疚而自杀的男孩吧。

到了忧郁森林，我们推开门走进去，一眼便看到木村和几个面生的客人。咖啡店的生意不算兴隆，但偶尔也会像这样突然迎来很多客人。

刚准备在吧台边坐下，我便僵住了。被暖气烘得温热的空气，温柔的黄色灯光，似乎顷刻间消失了。

潮崎正坐在昏暗的角落里。他十指交握，双臂撑在桌上，一动不动。我觉得他似乎和其他人不在同一个世界。

我瞬间紧张起来，甚至想离开，但刚进来就走会显得不太自然。我只好静静地坐到吧台边。

“菜深？”我一时间没注意到砂织在喊我。她系着围裙问道：“你吃午饭了吗？要点些什么吗？”

我回答说我想吃点儿东西。

明明告诉自己不要去看潮崎，但视线还是忍不住瞟向他。

快吃完饭的时候，我用余光瞥见潮崎站了起来。他的鞋子踩在木地板上，嘎吱作响地经过我身后时，我紧张得屏住了呼吸。

他又往前走了几步，脚步声戛然而止。

“白木，好久不见。”

我只能不停地以点头回应他的问候，脑海中却浮现出被囚禁的相泽瞳和已经死去的和弥。我很愤怒，但更多是恐惧。我仿佛是一只弱小的动物，恐惧地闭紧双眼，屏住呼吸，等待怪物走过。

潮崎终于走出咖啡店，我长长地叹了口气，为自己的怯弱感到悲哀。

潮崎刚走，京子便迈进了店内。她手里拿着一本精装书，看到我便挥手打了个招呼。

她坐到常坐的位子上，向吧台里的砂织也打了个招呼。“砂织，给我一杯咖啡。”

“好的……”砂织听起来好像没什么精神。

在窗边的座位上，京子打开了书。

砂织没有直接告诉过我，但我知道，当她沉默时，已故的亲人便会在她脑中苏醒。

她常在客厅的窗边出神地望着窗外。舅舅的家建在斜坡上，透过窗户可以俯视马路。就算路上空无一人，砂织眼里或许也能看到出门上学的和弥，还有去木材厂工作的父亲吧。

有时，砂织还会盯着嗡嗡作响的洗衣机发呆。她一定是看到了洗衣机另一侧的母亲。虽然她现在住在舅舅家，和自己家不是一个地方，但我能从她的眼神中感受到这一切。

每当这时，我都难以对她开口。她那令人悲伤的纤弱背影看起来很是疲惫。

我通过左眼看到往昔，砂织的记忆则就存在于她的脑海中。就像我渴望看见和弥所见过的一切那样，砂织一定也深深想念着逝去的人吧。

“都已经过去两个月了，和弥的离开对我来说还是那么不真实。为什么呢？是因为我没有那么悲伤吗？”

有一次吃完晚饭后，砂织这样说道。舅舅还没回家，晚餐时只有我们俩。那是一个安静的傍晚，没有电视嘈杂的声响，她的话语和吸鼻子的声音听起来格外清晰。

和弥用过的杯子就放在被炉上，我们俩都盯着它发呆。

“正相反吧。就是因为没有真切的感觉，所以才不会感到悲伤啊。”

“菜深，你真是个不可思议的人。”

我惊讶地歪着头看向她。

“真的，就像弟弟一直还在我身边一样。”但她很快摆了摆手，仿佛在说，忘了我说的话吧，“对了，你知道吗？和弥的眼睛现在应该已经移植给某个人了。”

这是我最感兴趣的话题。

“和弥的一只眼球被取了出来，运到某个地方去了。这是他的愿望。”

“他一直以来都是这么期待的吗？”

“一年前，他因为睑腺炎常去眼科。染病的那只眼戴了几天眼罩。”

据说和弥在医院看到了眼球移植的宣传册后，便决定成为捐献者。

“和弥的眼睛非常漂亮。他总是睁着一双大眼睛，专注地望着一切。”砂织像是在回忆般喃喃道，“那孩子这一生都看到了些什么呢？”

砂织一直在追寻逝者的身影。

在咖啡店里，每当住田开朗地跟她打招呼时，她都会回以笑容。起初我并未察觉到什么，但渐渐地，我发现她的心一直都在倾听逝者

的声音。有时话说到一半，她的视线便会飘向和弥过去常坐的位子。

过往流逝，死去，无迹可寻。就像小镇的道路不复存在，人也会消失不见，去往一个和现在有些许不同的新世界。而在砂织心里，时间仿佛已经停止，她一刻不停地想念着那些不复相见的人。

这个时间静止的世界，让我不由得想起和弥的遗物，那块坏掉的金色手表。

舅舅也一样。

在与我所住客房隔着一扇拉门的房间里，摆放着佛龛，还有和弥、他的父母和舅妈的照片。

一个寒冷的早晨，当我还赖在被窝里享受温暖时，隔壁房间传出声响。我睡眼惺忪地爬起来，推开拉门，看到舅舅像是刚打扫完佛龛，正双手合十。

“把你吵醒了吗？”他看着我说。

我摇了摇头，端坐在他身边，也双手合十。舅舅或许觉得我还没睡醒。

“我老婆还在世的时候，我曾经动手打过她。”舅舅声音微弱，“我都忘了是什么原因了……不知道为什么，我以前总是动不动就发脾气。”

舅舅的目光移向舅妈的遗照。她是因为伤风去世的。

后来我也时常看到舅舅打扫佛龛。我不好贸然打扰他，只能静静地望着他瘦小的背影。

他对过去的事一直非常后悔。

一天，因为砂织外出了，我被木村拉去咖啡店帮忙。那天忧郁森林里几乎没有客人，所以我的任务就是听木村发牢骚，并在他欺负住田时阻拦一下。

过了一会儿，木村也不知去哪里了。

“住田，帮我看一下店吧。”我把围裙递给他，想去找木村。

“哎，等一下，我该做些什么啊？”住田睁圆了眼睛，一脸困惑。

我在咖啡店后面发现了木村，他居然在晒鞋子。鞋子很多，还都是些穿旧了的，大概有三十多双，木村把它们一只只摆放在阳光下。从小学生穿的小码鞋，到大人穿的大码鞋，各式各样。

“你在做什么啊？”

“这些都是我朋友留下来的。他有个怪癖，从来不扔鞋，一直都好好地保存着。他已经不在了，但这些鞋子都留了下来。”

木村说，他闲暇时就会把这些鞋子拿出来晒太阳。他长得像只熊，看上去五大三粗，没想到还有这么细心的一面。

“这是按他穿过的顺序摆放的。最左边是他小时候穿的，最右边是他去世前穿的。你看这双皮鞋——我们是在他穿这双鞋的时候认识的。”

木村指着左边的一双小鞋子，接着又跳过几双，指向了另一双。“他穿这双鞋的时候，这家咖啡店开张了，那时我还不是店长。这家店是我一个叔叔开的。”

这一排整齐的鞋子如同年表一般，载满了往昔。

木村指着右边那双看上去最新的鞋子。“他最后脱下那双鞋，从铁桥上跳了下去。鞋子被他留在了家门口。那家伙决定自杀的那个晚上，天很冷，他光着脚从家里走到了桥上。”

听到这段往事，我回到店里，从双肩包中取出了文件夹。他的话让我想了曾在左眼中看到过的一段奇怪的影像。

“你在干什么？”

住田把围裙围在干瘦的身体上，兴致勃勃地看着我。他意外地很适合穿围裙，肯定能当一个好丈夫吧。

“这是我的秘密，不能给你看。”我背过身去，不让他看到文件夹，然后偷偷翻看里面的内容。

本以为是我记错了，看来不是。和弥的眼球目睹了那一夜的事。

那时他推着自行车，走在放学回家的路上，周围一片昏暗。他骑自行车上学是在初中的时候。

街灯下，他和一个迎面走来的男子擦肩而过。那人边走边抬头看着天空，旁若无人。

奇怪的是，男子竟赤着脚。

我知道，和弥身上发生过可以被称为契机或是发端的事。

那是我犹豫着要不要再去潮崎家调查的时候。我走在通向那栋房子的蜿蜒斜坡上，经过和弥去世的地方时，能看到通向京子家的小路。路两侧是寂静的杉树林，绵延的树木仿佛能吸掉一切杂音。

一辆汽车从我身后驶近。我以为是潮崎，不由得浑身僵硬。然而，那是一辆我没见过的轻型车。

车子在我前方停下，一个男子从驾驶座的窗户里探出了头。“不好意思，我想问一下路……”

我正打算走上前去，突然感觉左眼开始发热。朝停在杉树林边的汽车快步走去的场景，与藏在左眼里的记忆，重叠了。

来到枫町以后，我已有过多次左眼记忆复苏的经历，所以虽然突然出现了影像，我还是从容地向司机走去。

“不好意思，我对这一带也不是很熟悉。”我对右眼看到的司机说。

而在左眼中，和弥正走在被杉树林包围的小路上，我猜也许就是我现在正走着的这条路。他的前方停着一辆车，正巧和我的处境一样。他走近那辆车，经过车旁。

两眼看到不同的画面时，我很容易失去平衡，所以每当左眼开始放映记忆片段时，我都会闭上双眼。但现在面前有人在，我只能睁着眼。

“这样啊……但，一直顺着这条路向前的话，可以到邻县吧？”

我正想点头，却感觉心脏漏跳了一拍。

左眼中，和弥经过那辆车时，不经意间向车后座瞥了一眼。那里躺着一个女孩。虽然她闭着眼，但我知道，她就是我在照片中看过无数次、深深烙印在我脑中的相泽瞳。

和弥却没有在意，很快将视线移到正前方。他没有看驾驶座，也没有看车牌。

左眼的记忆到此结束。

我已经听不到问路男子的声音了。惊骇之中，我的大脑一片空白，甚至无法理解他在问些什么。最终他放弃和我交谈，发动汽车离开了。

和弥偶然撞见了载着相泽瞳的车，但那时他恐怕还不知道相泽瞳的事吧。在刚才的影像中，相泽瞳的双手双脚是什么样的？我没能看清。

后来，和弥一定是在新闻或报纸上看到了相泽瞳的照片。不知道他是在相泽瞳刚被诱拐时看到的，还是两个月前才看到的，但他一定由此回想起了那个在车后座睡着的女孩。

和弥知不知道那是潮崎的车呢？记忆中的那辆车和潮崎现在的车有些不一样，不知道他是新买了车，还是原本就有两辆。

也许和弥就是在通往潮崎家的路上目击那辆车的，所以才推断出蓝色房子是凶手的家。

我准备调查一下通往潮崎家的那条路，说不定可以找到影像中的那个地方。然而，整条路的两侧全是杉树林，很难分辨出路段。我无功而返，只好回忧郁森林去。

途中，我在通向京子家的小路上碰见了砂织。我叫住她，她也一脸惊讶地看向我。

“今天是我外出送货的日子。”她说道。

一天，潮崎将外套忘在了咖啡店里，木村发现它还披在椅背上。

我犹豫了一会儿，鼓起勇气说：“我把外套送去潮崎家吧。”

“没关系，反正他明天还会来的。”

话虽如此，但我知道这样的机会不可多得，也许以后再也找不到如此正当的理由去他家了。以送东西为由，我可以大大方方地进到他家，也不会被怀疑是在调查什么。

最后还是决定由我去送外套。

住田在一旁听到我们的对话，便开车送我前往那栋蓝色的砖房。车子驶入潮崎家的大门，开向宅院里。虽然我心里明白不用担心被怀疑，但一靠近这栋房子，还是恐惧不安。

房子前有一大片铺满石子的空地，那里停着潮崎的黑色轿车，只有这么一辆。住田把车停在它旁边。

我下了车，抬头看向房子。它并不像城堡那么大，周围茂密的枯树反而更高。叶子早已落光，细细的树枝如同倒竖的发丝，将房子环绕。

阳光从后方照射过来，正好在房子正面形成阴影。蓝色的墙被染上黑色，整栋房子化为一片巨大的阴影，宛如黑洞。如果世界破了一个大洞，那么洞里一定就像这栋房子一样，满是无垠而虚空的黑暗吧。

相泽瞳就在这栋房子的地下室里，一念及此，我便不由得全身颤抖。

“马上就好是吧？”住田问道，似乎不愿意走出开了暖气的车子。

但我觉得有他多少能壮壮胆，便说：“住田你也一起来吧！”

他假装没听见。

没办法，我只好抱起外套向房子走去。我悄悄摸了摸外套口袋，里面什么都没有。

我紧张地站在大门前。这是一扇黑色的木门，门把手是金色的。

我按响门铃，听到清脆的铃声在屋内回荡。

不一会儿，潮崎出现了。他戴着细边眼镜，一双锐利的眼睛透过镜片俯视着我。

我心跳加速，支支吾吾、口舌干燥地告诉他我是来送外套的。

“谢谢。”他说着看了看我身后，“那是住田的车吧，他也来了？”

我顿时觉得，有人陪在身旁是一件多么让人心安的事。这样潮崎就没法对我下手了。

“特意跑一趟，不如进来喝杯咖啡吧？”

我闻言点了点头。

我回到车旁，向住田转达了潮崎的邀请。他一脸困倦地下了车。

我们走进屋内，因为是欧式风格的房子，似乎不用脱鞋。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这栋房子的内部。墙壁和地板都非常朴素，没有华丽的吊灯，也没有红色的地毯，散发出修道院或者说老学校般清冷的气息。

阴郁的气息萦绕在老旧的房子里。照明用的并不是明亮的荧光灯，而是昏黄的白炽灯。屋内的一切，无不拨弄着我内心深处那根不安的弦，使它微微颤动。

我和住田被引至客厅。正中央摆着沙发和茶几，靠墙有一排低矮的书架，上面摆满了外文书。

墙上挂着一幅用黑框装裱起来的画，一问才知是潮崎的作品。画上是个抱着一袋苹果的老人。

潮崎端出了咖啡。

我四下张望，等待左眼发热。但遗憾的是，记忆宝箱并没有启动。和弥也许未曾进入过这栋房子。

“家具都很旧了啊。”住田抚摩着客厅里那张快要塌陷的沙发，“这也太大了，我家大概根本放不下。”

“大多数家具都是之前住在这里的人留下来的。”潮崎说。

“那他们也是从更早的住户那里接手的吗？”我问。

潮崎歪了歪脑袋。“没见过他们，所以我也不清楚。”

潮崎是在半年前搬来的，而相泽瞳失踪的时间是一年前，他肯定是把她一同带了过来。

趁住田和潮崎在聊天，我若无其事地佯装要上洗手间。潮崎告知我位置后，我走出了客厅。

我想，刚听说洗手间在哪里，转眼便忘了该怎么走，这也是很自然的。所以，即便我一不小心打开其他房间的门，也不会显得可疑。

在走廊上确认周围没人后，我便打开了其他房间的门。我想进屋仔细查看，又担心被潮崎察觉，因此不敢轻易踏入。我只好大致扫了扫每个房间，没有发现特别之处的，就立刻关上门。有些房间看起来像是画室，有的则空得一件家具也没有。

房子很大，走廊就像动物的肠道一样蜿蜒曲折。建筑构造应该不算复杂，但站在走廊的岔口，总觉得一不小心就会迷路。踩在黑色的地板上，走廊仿佛真的变成不停蠕动的肠道，要将我吞噬。

相泽瞳说不定仍活在房子的某处。一想到这里，我就几近窒息。明明近在咫尺，却无法相救，我感到焦灼万分。

房子中央有条楼梯，天花板是挑高的，从楼下可以看到二楼走廊的扶手。楼上有什么呢？我没有勇气上去，因为一旦被发现，潮崎一定会对我起疑。

我又打开一扇房门。没时间了，我有些着急，得赶紧回到潮崎他们那里。

在这间房里，我发现了一样东西。

墙上挂着一套衣服，是朴素的绿色上衣和黑色裙子，应该是女人穿的。会是谁的呢？

思绪纷扰之时，我突然感到背后有人。回头一看，是潮崎。

“这里放着我太太的东西。”人已经不在了，但东西还是舍不得扔掉。他这样说道。

“不好意思，我迷路了……”我急忙解释道，恐惧得不敢直视他的双眼。

“菜深，我们该回去了。”住田对我喊道。

潮崎目送我们上车离开。蓝色房子越来越远，我们驶下杉树夹道的斜坡。

“说起来，潮崎之前说房子的墙壁坏了，需要修补，还特地买了工具……”我喃喃道。潮崎曾提到墙壁在地震时被震坏了。

“修补墙壁？”住田握着方向盘问道。

我问他之前是不是真的发生过地震。

“有是有，但只是很轻微的地震啊。”

至少，在我们俩视野所及之处，那栋房子里并没有什么损坏的墙壁。

3. 某童话作家

三木目送客人离去，随后关上大门，把门锁上，走上二楼的书房。

“客人走了吗？”瞳躺在沙发上问，“是最近来这儿调查的那个人吗？”

不知道。三木摇摇头。

“是什么样的人呀？”

想要解释，但又嫌麻烦，三木不再多言。

“我刚刚没有出声求救，可不是为了你，你千万不要误会。要是我叫出声，你肯定会杀了客人吧？”说完，瞳又补充道，“不对，你不会杀了客人的，因为你根本杀不了人。”

三木说也不尽然，只要把脑袋切下来就可以了。

“尸体被发现了怎么办？”

三木说，那就伪装成意外。

把人从高处推下，或是用器械切断，都不会致人死亡。只要过了三木的手，就算是间接的，人也不会死去。被三木开车来回碾轧也是一样的。

不过，如果是把人灌醉，或者喂他吃下安眠药，再把他推到飞驰的车辆前，或是带他去海边等他失足落水，结果就不同了。

在前一种情况下，杀人的不是三木，而是司机；后一种情况则是自杀。只要不是三木亲自动手，那股神秘力量就不会启动。

“你试过吗？”

三木没有回答，但瞳露出了然于胸的表情。

三木回想着刚才和客人的对话。那是几天前的来访者吗？今天聊的话题稀松平常，三木不知道自己到底有没有被怀疑。

如有必要，就得扔下这栋房子，搬到别的地方去才行。

能够锁定来访者，并封口吗？如果可以，就没必要再搬家了。

4

我决定回一趟家。一是父亲要求我回医院复查，二是再不回去，我会越来越难踏入家门。

说实话，我心情很沉重。从在医院醒来，到在那个家生活，我几乎没有快乐的回忆。占据我大脑的全是和弥看过的风景，还有砂织和这个小镇的过往。

听到我要回家，砂织一脸落寞地点了点头：“是该回去了，毕竟你还有父母。”

“我还能再来这里吗？”

“什么时候？”

“四天以后。”

砂织十分惊讶。“你就那么讨厌自己的家吗？”

我是认真的，打算很快回到这里，因为还有非常重要的事没完成。我必须尽快救出相泽瞳。只是，我现在有些不知所措，不知怎样才能找到证据，证明潮崎就是凶手。

“菜深……”砂织严肃地说，“你从来没和我说过你家里的事。我担心你是跟家人关系很僵，才离家出走逃到这里的。这样可不太好啊。”

我有些担心，赶忙问道：“你的意思是叫我不要再来了吗……”

“不是的。我是希望你和父母好好谈谈，然后再回到这里。”

住田开车送我到车站。和来时一样，我坐在副驾驶座上，望着窗外的风景。杉树林、铁塔、连接山峦的桥梁，一一从窗外掠过。没多

久我们就来到了车站一带，眼前出现了大学、医院，还有鳞次栉比的商店。

“菜深，你还会回来吧？”住田将车停在车站前，“到时候再给我打电话啊，我来接你。如果你不在，砂织会寂寞的。只要你在店里，一切就还像和弥活着时一样好。”

“一样好？”

“不知道为什么，总感觉你自然地填补了和弥以前的位置。”

我问起有关和弥的事。他们俩是在和弥生命的最后一年成为好朋友的。

“正巧是一年前吧，有一天晚上，我扶喝得烂醉的和弥去了咖啡店。”

“我知道。你就是在那天初次见到和弥跟砂织的，对吧？”

“嗯。但是和弥醒来之后，什么都忘了，也不记得我是谁。”他轻声笑了笑，“后来，我们常一起到车站附近玩，也一起去看电影。”

他说，闷热的夏日里，他们会一起去长满青草的小山坡。住田逃了课，而和弥从大学退了学，每天无所事事。两人在一起也不会特意做些什么，不过是用石子丢易拉罐玩而已。

“说起来，我们俩也没干什么，只是每天一起扔石子罢了，简直像废物一样啊。”住田有些挫败地喃喃道。

“怎么会呢？我反而觉得很羡慕呢。”

住田口中那种无所事事的生活听起来很棒。沐浴阳光，百无聊赖，就这样静静感受时间流逝，真是一件美妙的事。

“谢谢你成为和弥的朋友。”我下了车，对他挥挥手，向车站走去。

住田车钥匙上挂着的乌鸦让我突然想起了咖啡店里的童话集，也许是乌鸦叼走孩子眼球的那幅插画太令我印象深刻了吧。下次回来的

时候，我得再好好读一读那本书。

坐上新干线几个小时后，傍晚时分，我才到达家附近的车站。走出检票口来到大路上，西边的天空红彤彤的，为商业街上林立的店铺招牌镀上了一层金色。

我拖着沉重的脚步往家走。虽然砂织嘱咐我要和父母好好谈谈，但我根本不知道该和他们说些什么。好几次我停住脚步，想转身逃回枫町。

但我已经跟父亲说好今天要回家了，不想改变计划。

走到挂着“白木”门牌的家门口，我抬起头看了看房子，感到新奇而陌生，尽管这不过是随处可见的白色房子。

我按响门铃，母亲开了门。一看到是我，她脸上的笑容立即消失了，表情变得很复杂。

“我回来了。”

母亲移开视线，沉默着点点头，让我进屋。

我不知该做什么，也不知该说什么。我跟在母亲身后，压抑着想哭的心情。

我并不讨厌母亲，但知道母亲讨厌我。必须说些什么——心里这么想着，我却害怕得开不了口。母亲会不会假装没听到我说的话？我忍不住这样怀疑。

“你回来了啊。”父亲在客厅里对我说。

“对不起，我不该擅自离家的……”

父亲神情复杂地说：“真拿你没办法。”

我们三个人在一起吃晚饭。我和母亲都沉默着，父亲为缓和气氛找了些话题，我时不时地应和一下，对他感到愧疚。

“你这段日子都去哪里了啊？”父亲问我。之前打电话，我从没告诉过他们我到底在哪儿。

“我去了朋友家，他们住在山边。”

我说了砂织和忧郁森林的事，也说了木村和住田的事。我也说起和砂织玩扑克牌，还有木村经常用托盘敲住田脑袋的事。我越说越高兴，脸上不自觉地流露出笑意。不知道为什么，只要说起大家的事情，我就停不下来。

父亲托着下巴，出神地望着我。“太好了。看到你这么高兴，我终于放心了。虽然你还没有变回原来的样子，但已经变得和过去一样爱笑了。真是太好了。”

母亲焦躁不安地站起身来，开始收拾碗筷。

夜里，我走出房间，听到一楼传来父母的争吵声。我听不清他们在吵些什么，但隐约感到是为了我，时不时能听到“菜深”和“那孩子”几个词。

黑暗中，我坐在楼梯上，好一会儿只是听着他们争论。还没弄清事情的来龙去脉，争吵就结束了。楼下的电灯灭了，整个家陷入黑暗与沉寂之中。

虽然有些冷，我还是一直坐在楼梯上，思考着自己是有父母的这件理所当然的事。

就在这一刻之前，我还觉得这个家里的父母并不是我真正的父母。我失去了记忆，这么想或许无可厚非。当砂织要我跟父母好好谈谈时，我的确觉得他们并没有那么重要。

但他们两人却在为我争吵，为我考虑良多。我不知道他们的争吵对我来说是幸还是不幸，但是，他们是为我而争执的，这个事实于我而言非常重要。我就像是在想别人的事情一样，猜想着他们之所以争吵是因为担心我。虽然我失去了记忆，但我终究是他们俩的孩子。

医生说，记忆是一样非常不可思议的东西。

我去外公安排的那家医院接受眼部检查。带着怀念的心情，我坐到了那个留着胡须的老医生面前。

医生将拇指放到我的左眼下，翻开我的眼睑，让我转动眼球。移植到我身上的左眼虽然有着不同寻常的用途，但看来并无大碍。

“眼睛会不会突然疼痛？”

对于这一类问题，我都点头作答。

“记忆呢，回来了吗？”

“还没有……”

“这样啊，过些日子也许就会一点点想起来的。”

我有些吃惊，因为我根本没想过恢复记忆这件事。

“人的大脑是种善变的东西。”他告诉我一个患者的故事，那人是他的脑外科医生朋友的病人。

那个患者因为摩托车事故产生了记忆障碍，忘记了过去十年间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所有事情。在开始新生活大概两年后，他才渐渐恢复记忆。

“有可能突然全部想起来，也可能一点儿一点儿恢复。当然，也可能一直都恢复不了，曾经就有人因为忘记了恋人而以分手收场的。但你还年轻，也许哪天就会想起过去的事情的。”

我思索着恢复记忆会怎么样。我会变回曾经的“菜深”吗？真是难以想象。

我想起了在录像带里见到的尚未失去记忆的我。我娴熟地弹着钢琴，指尖在琴键上轻抚、跳跃，令人心旷神怡的音乐便缓缓流出。我无法想象如今笨手笨脚的我可以做到那样的事。

我感到忐忑不安。如果真的恢复了记忆，现在的我会变成什么样？恢复记忆的瞬间，现在的我会消失不见吗？我向医生询问道。

“这很难说。”医生抚着胡须，看上去有些为难。

医生的说法是，随着记忆恢复，我可能会逐渐变回原来的自己，而失忆期间经历过的一切仍会留在脑中。这让我稍稍安下心来。我不会因为恢复记忆而忘记和弥与砂织。

“如果原来的我和失忆时的我，两者的思考方式完全不同，那会怎么样呢？”

“我听说过这样的事情。”医生娓娓道出一个故事。

有一名男子，失忆前是个积极向上的人，失忆后却变得非常悲观。记忆恢复后，他又变回了阳光的样子，并说觉得就像是做了一场梦。他虽然清楚地记得失忆时是怎样消极度日的，也理解当时的自己，但他仍感到那一切只像一场梦。

“相较于从出生到失忆前的时光，失忆的时间其实是很短暂的。这就像是在庞大的记忆上结了一个痂，一旦痂脱落了，记忆便回来了。你现在的所思所为，也许都会变成一场漫长的梦。”

回家的路上，我一直思索着医生的话。

如果记忆恢复了，我会变成什么样？变成那个人人喜爱、成绩优异、弹一手好琴的我之后，现在这个惴惴不安的我又会怎么样？

以前的我，是否能品尝一个人低头走在寒风中的孤独？是否会理解对一事无成的自己心生厌恶、想要去死的心情？看到受欢迎的人，是否会羡慕，是否会嫉妒？

“菜深”拥有十七年的记忆，现在的我则只有两个半月的记忆。若是记忆恢复，现在这样思考着的我，是不是就像梦境的主角一般微不足道、不谙世事呢？

一开始，我睡着后不会做梦，但最近开始做梦了，梦里有砂织和住田他们。有一次，我梦到自己被汽车碾轧。我身处黑暗中，一睁开眼，就发现自己正从陡坡上滚落下去，冲向马路。这个噩梦真实得可怕，深蓝色的轿车从我身上碾过去的画面真切地映在眼前，我一连几天都在不断回想。

不过，大多数的梦我醒来就全忘了。恢复记忆之后，我也会不再记得现在这个自己了吗？我会逐渐遗忘曾经如此苦恼的自己吗？

我一直将“菜深”视作另一个人。我终于发现，事情根本不是这样。

我在不安中度过了两天。

这期间，我回想了所经历的种种。

弹不好钢琴的悲哀——这是最让我煎熬的，我忍不住长叹。

说起来，坐在我前排的桂由里现在还好吗？她常常把从前的我挂在嘴上，每次听她说起那些往事，我总会感到悲伤，现在想来却有些怀念。

左眼突然开始发热。和弥所看过的风景一一浮现。

我的回忆，大多是和弥带给我的。我热爱他生前看过的一切，我喜爱他的过往，也喜欢他。

鸟儿展翅腾飞的瞬间，烙印在和弥眼里；鱼儿跃出水面张口进食的瞬间，也烙印在他眼里。枯叶凋落的瞬间，牛奶瓶倾倒的瞬间，他都让我看到了。于我而言，和弥是比任何人都要亲密的存在。

每当回想起这两个半月以来的所见所思，我都会感到悲伤。任凭这些记忆有多快乐，我都感到喘不过气。

一天晚上，父亲加班迟迟未归，只有我和母亲两人待在家中。

气氛很尴尬，但我们谁都不想率先打破沉默。

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母亲也是同样的心情吧？哪怕她真的不喜欢我，我也希望她沉默只是因为不知该说些什么。我们两人各自不安，不知如何是好。

望着母亲做晚饭的背影，我发现这似乎是我在医院醒来之后，第一次这么认真地看她。

她背影瘦小，头发间夹杂着银丝。她穿着毛衣，正咚咚咚地切着胡萝卜。

光是这般景象，已让我心中一阵翻搅。

“妈妈……”我唤道。

她停了下来，肩膀微微颤抖。

我靠近她，想直视她的双眼。但她别过脸去，并不看我。

“妈妈……你喜欢过去的我，但现在的我因为失去记忆，什么也不会了。所以，你很讨厌现在的我，对吧？”

她沉默以对。我想，这也没关系。

“医生说，我的记忆可能会恢复呢。他虽然是眼科医生，但知道好几个有记忆障碍的人几年后痊愈的事。他说，我也有可能变回曾经的那个我。”

但是，妈妈，唯独这件事，希望你能听我说：和从前的我相比，现在这个我确实一事无成、一无所长。但我看了许多，经历了许多，也思考了许多。

等到记忆恢复后，我也许根本不会在意此刻所苦恼的这些小事。但对现在的我来说，现在这一切就是全部。

起初，我对一无是处的自己满心厌恶，但现在不一样了。

即使找回了记忆，我也不想忘记现在的自己。我想永远记住这个会为一些小事而受伤、不安的自己。

我喜欢现在的我，也希望妈妈你能够接纳现在的我。

“对不起，明天我又要离开家了。真的很抱歉。”

说完这些，我转身上楼，回自己的房间去了。

第二天一早，我悄悄地离开了家。

到达车站后，我联系了住田，请他开车来接我。

“你这么快就回来了啊。”

“因为在这里还有很多事没处理完啊。砂织还好吗？”

“总觉得她最近没什么精神。”住田开着车回答道。

那天，我又听住田说了一些他与和弥的快乐往昔。像这样事无巨细地收集有关和弥的事，几乎成了我活下去的动力。在驶入枫町前，因为住田忘了给电视设置定时录像，我们顺路去了一趟他租住的公寓。公寓在车站附近，是一栋挺新的二层建筑，听说才刚建好不到一年。住田今年念大三，学校距车站差不多二十分钟车程。上大二之前，他住得比较远，因为每天开车上学太费时间，所以在一年前搬到了这里。

住田上楼设置录像时，我留在车里等他。他回来后，一坐上车便抬头望向公寓的窗户。

“过去和弥经常来这里玩呢。”

“真的吗？他会住下来吗？”

“被砂织赶出家门的时候会啦。”住田耸了耸肩，开玩笑般说道。

“我很想听听事情的经过。”

我小心地斟酌着字句。也许是我的声音深沉得出乎意料，住田忍不住笑出声来。于是，我们就在原地聊起了他与和弥的过往。

听说和弥直到初中都还是个聪明的孩子，但一进入高中，课业突然变难，他的成绩便一落千丈。住田与他相识时，他已经上了大学，因此住田当然不会知道太多。这些事都是从他本人那里听来的。

和弥勉强考上了大学，但那时候他的兴趣已经完全不在学习上了。另外，他们两人上的并不是同一所学校。

“那家伙大学念到一半突然不去了，变得整天无所事事的。”

但奇怪的是，和弥那时候似乎十分淡定。不去学校之后，时间仿佛在他身上停止了，他每天都在做自己喜欢的事。说是喜欢的事，其实也没什么特别的。他退学后，不再和学校的朋友来往，听说在认识住田以前，都不曾有人打电话来找他，更没有同龄人登门。他随心所

欲地过日子，今天登上小山远眺，明天去爬小学的攀爬架，就这样一个人在枫町晃荡。

“他那副样子，简直像成了神仙。”住田感慨道，还说和弥因为太过游手好闲，常被砂织责骂。每到那时，他便会逃到住田家。

我感到自己快要晕眩了。

在随后前往枫町的途中，我满脑子都是和弥。住田一边开车一边跟我聊天，我却始终心不在焉。他发现得不到什么回应，也就耸耸肩，不再说什么了。

我想象着，在一切生命都闪闪发光的盛夏时节里，和弥漫步于枫町。他向前走着，拨弄几乎和自己一般高的绿草。小鸟在屋檐上啁啾，他一靠近，鸟儿便慌慌张张地飞离。和弥就这样走着，望着，任轻风拂面。或许，这就是他和这个世界交流的方式吧。

后视镜里映出我的脸，我目不转睛地盯着镜子里的左眼。

我喜欢和弥。我不打算去思考这究竟是一种怎样的感情。也许，就像对待亲近之人的爱一样吧，我这么告诉自己。如果不这样想，我会很痛苦，毕竟和弥已经死去。

除此之外，不可思议的是，我还有一种“和弥等于我”的念头。有时我甚至会想，他的灵魂钻进了我空荡荡的躯壳。当然，这也是因为我接收了太多属于他的影像。我并不觉得这是什么坏事，只是在念及自己时，心情不免复杂。

我究竟是谁？因为没有记忆，所以我不是“菜深”；尽管与和弥很相似，但我也并不是他。

像现在这样跑来枫町、满心想为和弥复仇的我，到底能坚持到什么时候呢？

车开进枫町时已是傍晚，我离家已有一整天了。

回到忧郁森林时，我再一次扫视这家咖啡店。这里有熊一样的店长木村，还有那个站在吧台后患了鼻炎、擦着鼻子的店员。

“欢迎回来。”她笑着迎接我。

我有些想哭。就算有一天记忆恢复，我也不想忘记此刻的心情。

“菜深，好好地跟父母谈过了吗？”

“嗯。”我给了一个含糊的回答。

“学校该开学了吧？来这里真的没关系吗？”

“嗯，大概有吧……不过别管它就好啦。”

砂织托着下巴，气鼓鼓地盯着我：“你不会是打算再也不去学校了吧？”

我紧张地把手挡在胸前，说：“你会读心术吗？”

和大家畅谈时，想到总有一天这一切会消失，我就心痛不已。

不，这一切不会消失的。应该说，我本就不确定记忆是否会恢复，就算恢复了，我也不会忘记砂织他们的。

只是，如果我变回了以前的菜深，我对大家抱有的深厚感情或许也会变化，这让我很害怕。

在舅舅家吃过晚饭，我跟砂织聊起了自己经常逃学的事，还聊起了我和母亲不太愉快的相处，但没有提及原因。

“会慢慢变好的。”砂织像是在安慰我，“有句话不是这样说吗——时间是最好的医生。”

“这位医生可能休诊了吧……”

其实我也很想和她聊聊失忆的事。但我已经自称是和弥的朋友了，为了把这个谎一直圆下去，眼下我还不能坦白。

等到一切尘埃落定，我会再向她解释我来这里的原因。

睡前正刷牙时，我听到玄关处传来开门声。我漱了漱口，走过去一看，发现舅舅常穿的那双旧鞋不见了。玄关处有一扇磨砂玻璃拉门，能隐约看到舅舅的身影。

我准备和他打个招呼就去睡觉，没想太多便打开了拉门。舅舅正坐在拉门和大门之间的台阶上，微微驼着背，显得十分瘦小，跟和弥

眼中的他判若两人。舅舅看起来消瘦而疲倦。

一见到我，他便露出虚弱的微笑，点了点头。“是你啊。”

“舅舅，我先去睡了，晚安。”进屋前，我又随口问了一句，“舅舅，您在这里干什么呢？”

他看上去有些尴尬，我不禁想，也许是我太冒失了。

“我在想我太太。”他将目光转向屋旁的晾衣竿。舅妈就是在那里倒下、离开的。

“对不起，我不该问的……”我有些想哭。

“没事的，我只是正好想起了一些事。”

屋外又冷又静。沉寂的黑夜将一切温暖都吞噬了，连人的体温也不例外。

他久久地坐在那里。在我看来，他更像是在惩罚自己。

舅舅正在向舅妈忏悔——为了曾经动手打她的事。无尽的懊悔，使他成了现在的模样。

舅舅就这样在刺骨的寒冷中陷入沉思。我深知不该打扰这神圣的仪式，却迈不动步。望着他的背影，我开口道：“我从和弥那里听说过舅妈的事。”

在左眼中，我曾看到这样的画面。

有天晚上，舅舅喝得烂醉，倒在客厅里睡着了。舅妈叹着气，给他盖上了毛毯。就是这么寻常的一件事，但舅妈脸上满是似水的温柔。我不知道她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神情。

我佯称是听和弥说的，将舅妈那时所流露的深情告诉了舅舅。“舅妈肯定没有怨过您，也不觉得自己不幸……和弥是这样说的。”

舅舅陷入了沉默。我将目光从他身上移开，准备回屋。

“谢谢你……”他仍未回过头。

躺在床上，我开始思索。舅妈一定是知道的，她知道在她去世后，舅舅会变成这样，所以才露出那般表情。她摸透了丈夫的脾性，

所以才会如此温柔。

舅妈仿佛能够看透未来。

可是，这样的事情，又有多少人会发现、不会错过呢？

而和弥没有视而不见。他看过那么多人与事，这一幕却深深烙印在了眼中，我认为这不是偶然。他一定是发现了其中的美好，才会将它收入眼底。

我始终没能找到潮崎就是凶手的证据。相泽瞳应该就在他居住的蓝色房子里，我却无法告发他。

“最近都没怎么看到你，原来是回家去了啊。”潮崎在咖啡店里跟我搭话。

“是……”我压抑着心中的恐惧。

他是让和弥遭遇意外的人。我既紧张又懊恼，一边强忍恐惧，一边担心我的反应不自然。

潮崎若无其事地从我身边走过，坐到角落里。我这才放下心来。

我常在忧郁森林里待一整天，直到天黑打烊后，再和砂织一起走夜路回家。回舅舅家的小路两侧都是树林，十分昏暗。砂织说不用担心，我却很怕走这条路。

那天，我也打算在咖啡店待一天，靠闲聊和看书消磨时间。

我曾在放杂志和漫画的书架上注意到一本童话书，就是那本《眼睛的记忆》。书中的插画令人不适，我印象深刻。也正因此，不知不觉间，我又拿起了它。

我坐到吧台边开始读这本书。翻开封面，一股气流掠过我的鼻尖，一种奇怪的直觉猛地向我袭来——我将读到的，很可能会是一些不愉快的东西。

不一会儿，我便知道这则童话的主人公是只会说人话的乌鸦。

慢慢往下读，我发现这个故事和我的经历十分相似。失去双眼的女孩将乌鸦带来的眼球放进眼窝，便能在梦中见到眼球曾看过的风景。

乌鸦为女孩夺取他人眼球的情节十分残忍。这不是能让孩子们看的童话。

故事读完了，乌鸦衔着眼球在夜空中飞翔的画面，深深留在了我的脑海中。那画面无比清晰，连乌鸦扑腾翅膀的声音几乎都能听到。

乌鸦不想让女孩知道它的罪行，也不想让女孩知道它不是人类。它为此苦恼，最终落得那样的下场。

“虽说不必以喜剧收尾，但这个结局未免也太悲惨了。女孩的父母真可怜啊。”我对砂织说。

她站在吧台后，等我说完读后感，比出手枪的手势。“同感。”

“这是木村店长喜欢的书吗？”

“好像不是他的书，不知道什么时候起就一直摆在店里。”

我又翻了翻，突然觉得有些奇怪。比如最前面，面包店的男孩看到乌鸦叼走自己的眼球，先是吃惊，接着是生气。这很反常，一般人应该是会觉得痛吧？但这个故事缺失了“痛”这一知觉。

我看了看作者的名字——三木俊。看来写这则童话的是男性。

我和砂织在寒风中瑟缩着走回家。她平常总会和我说些什么，今天却像在思索什么似的一路沉默。我担心她有烦心事，又突然想起住田曾说她最近看起来没什么精神。

“你在想什么呢？”

“嗯……在想京子的事。”砂织低声说道。

这个答案出乎意料，我不知道她为什么会为京子烦恼。

“说起来，那天你从通向京子家的岔路口走出来……”

“我去她家了，想和她聊聊。”

我问她聊了些什么，她含糊地笑了笑，并没有告诉我。

我们又沉默地走了一会儿，不久就看到了舅舅家。

“和弥说要捐献眼球的时候，砂织你有不愿意吗？”

“有一点点吧，但也不太介意。”

“为什么呢？”

“因为那是他自己的意愿啊。而且，想想看，那孩子的眼球现在还活在世界上的某个地方，不是很有趣吗？”砂织笑了，说起签捐献申请书的事，“我跟你说过一年前和弥定期去眼科的事吧？就是在那个时候，他带回了移植捐献的宣传册。”

和弥在砂织面前填写了死后捐献眼球的申请书。

器官捐献需要家属同意，说明砂织肯定是许可了。这让我感慨不已。

如果他们两人没有这么做，现在的我会是什么样子？我肯定不会来到这里，也不会拥有这些美好的记忆。也许有一天记忆恢复，我的心意会改变，甚至连不想被人忘记的悲伤心情也不会记得。

我想象着和弥填写申请书的样子。他肯定是和砂织坐在舅舅家的客厅里，一起完成的吧。

遗憾的是，我从未在左眼中看到这个重要的瞬间。会看到的吧？我热切期待着那一天。

我突然意识到了什么。“那么，写申请书的时候，和弥戴着眼罩吗？”

“为什么问这个？”砂织惊讶地看着我，肯定了我的猜测，“他戴了两三天眼罩，写申请书时好像的确还戴着。”

“是左眼还是右眼呢？”

“我记得是左眼。”

后来移植到我眼窝里的这颗眼球，在当时被眼罩遮住了。看来，我永远看不到和弥填写申请书的场景了。

突然，我又想到了一件事。因为戴着眼罩，和弥的视线受到了阻碍……这么说来，记忆中事故现场到潮崎家的路和现实中的不太一样，也就解释得通了。

假设，透过窗户确认相泽瞳被关在地下室后，和弥开始逃跑，此时他的眼睛被什么东西挡住了，又或者正紧闭着。在左眼看不到时，他横穿马路，越过护栏，跌落在水泥墙下方。之后视线恢复正常，他穿过杉树林逃跑，不小心从斜坡上滚落，最终不幸出了车祸。

在左眼被遮挡时，画面是否会变成一片黑暗呢？我在图书馆看到这段记忆时，受到了巨大的打击，或许也因此忽略了那个漆黑的片断，因为横穿马路、摔下水泥墙也不过是几秒钟的事。

一直没能解开的谜终于解开了。

相泽瞳就在潮崎家，这肯定没错。和弥看到的蓝色房子就是潮崎家，这肯定也没错。

我犹豫片刻，还是借了舅舅家的电话报警。因为是无线电话，我可以到砂织和舅舅听不到的地方去打，要是被他们发现就不好了，毕竟他们还以为我是在给父母打电话。

我认真按下了“一一〇”这三个重要的数字。我没有错——拨号码时，我不停这样鼓励自己。虽然我一直觉得报警恐怕也没用，但还是决定试一试。

电话里传来中年男子的声音，这表示我已经和警方取得了联系。

我开门见山地告诉他，我是为失踪女孩相泽瞳的事报警的。

“嗯……您知道那个女孩的事吗？”

他说他不太清楚。

“她是一年前被报道失踪的女孩……”我告诉警察，相泽瞳现在可能正被囚禁在某人家中。

“哦……”电话那头传来敷衍的声音，“好的，我们会再调查一下，再与您联系。可以告知一下您的电话号码吗？”

我一下陷入了沉默。只能留舅舅家的电话号码吧？但舅舅或砂织如果接到警方来电，会怎么想呢？我并非和弥的朋友这件事，将在无比难堪的情况下被揭穿。我不愿意这样。

“嗯……一定要留电话号码吗？”

在脱口而出的瞬间，我便发现对方的态度变了，语气中流露出怀疑。我这才意识到，这么做会失去警方的信任，但太迟了。

他直截了当地表示，他怀疑我是在恶作剧。我拼命解释，但最终这通报警电话还是不了了之了。

第二天，我下定决心，来到了忧郁森林。

潮崎通常都在下午一点出现，我便先去找京子聊了一会儿天。

京子似乎很关心砂织的事。“不知道砂织走出弟弟去世的伤痛了吗……”她不经意间问道。

砂织仍没有接受这一切。我心中想着，却开不了口。“她好像还是常常想起和弥。”我告诉京子，砂织仍珍藏着和弥出车祸时戴的金色手表。

“是吗？”

“那块手表当时就坏了，指针停在了和弥发生意外的瞬间……”

我脑中回响起昨天回家路上砂织说的话。她和京子谈了些什么呢？我很好奇，却犹豫着没有开口。

时钟指向下午一点，店门被推开了，清脆的铃声宣告着客人的到来。

潮崎走了进来，仍是一身黑衣，步履从容。他经过吧台，走向那个阴暗的角落。

我低下头，鼓足勇气。我害怕极了，但警方已认定我是恶作剧，因此除了这样做，我别无他法。

“怎么了？”京子歪着头问。

“没事，没什么。”我笑了笑，起身向潮崎走去。

我从口袋里拿出旧报纸上裁下的报道，上面登了相泽瞳的照片。

“潮崎……”

我站在潮崎桌前，他那细长的眼睛看向了我。“你好。”他回应道。

我感觉自己浑身都在颤抖。要想放弃，现在还来得及，可除了这步棋，我别无选择。

“我想打听一下……”我将相泽瞳的照片放到他面前，“我在找这个女孩，你见过她吗？”

我拼命压抑颤抖的声音。他接过剪报，在我们指尖相触的那一瞬间，彻骨的寒意让我如坠冰窟。

潮崎盯着瞳的照片看了好一会儿，然后将视线移到我脸上。“没见过。”他将剪报还给了我。

这天，我和他在咖啡店的对话仅此而已。

我料想过他会有这样的反应。他若就是诱拐瞳的人，在看到照片时内心一定会起波澜。

我为什么在寻找瞳，又为什么要询问他？他一定会感到讶异吧。为了找出答案，又或者为了封住我的口，他也许会使出残暴的手段。

那就来吧。我已经想好了。因为，那一刻，便是拆穿他真面目的唯一的机会。

第四章

1. 某童话作家

“你打算见机行事，对吗？”相泽瞳在沙发上说道，“还是说，你觉得粗暴地将那个来访者掳走、弄伤甚至杀掉，要冒太大风险？”

三木正在收拾行李，整理身边所有东西。搬来这栋房子时，三木并没有带多少行李，因此要带走的也只有少量的衣服和书罢了。但因为同时也要做其他准备，还是花了好几天时间。

“有一次我说想去外面逛逛，你不是开车带我出去了吗？就是那时，有人看到我了吧？”

至于三木的车要如何处理，瞳接着说：“就算把车子换掉也没有用，你的脸已经被人记住了，名字也是。你肯定逃不了了，你会在这里被抓走的。”

相泽瞳说完，眯着眼微笑起来。沙发上，这个失去了手脚的女孩看起来就像一个洋娃娃。

三木没有理会瞳，独自向地下室走去。房间基本都已整理好，只剩那里了。

一走进地下室，持永幸惠的歌声便传来了，是那首她常常哼唱的有些悲伤的英文歌。歌声从昏暗的角落传来，回荡在砖墙之间，填满了整个地下室。

三木来来回回地，将地下室角落里堆积如山的砖块搬到入口楼梯的正下方。

幸惠的歌声戛然而止。“你这是要做什么？”她在黑暗的角落里问道，很快又发出痛苦的呻吟，“我的脚踝压到地上的碎石子了，好痛。”

“对不起。”久本真一道了歉，接着传来两人挪动巨大身躯的声音。

三木告诉两人自己计划搬出这栋房子。

“噢，这样啊。”真一似乎在黑暗中点了点头，“看来是时候说再见了。”

“什么意思？”幸惠有些疑惑。

“我之后再解释给你听。”真一回答。

三木走出地下室，走向相泽瞳所在的二楼书房。袋子里的女孩看到了三木，脸上露出悲伤的神情。

“你不打算带我一起走吧？那你要么会在这里杀了我，要么就会把我藏在一个永远不会被别人发现的地方，而你正在考虑后者——唉，我想最后再晒一晒太阳。”

三木抱起瞳。只剩下躯干和头颅的女孩非常轻，那头油亮的长发随着三木的走动轻轻摆动。

“等到你被逮捕的时候，我会帮你向警察证明，你对我很好。”

三木将瞳放到了窗边。

2

给潮崎看了相泽瞳的照片之后，我陷入恐惧中。我也许随时会遭到袭击。

咖啡店的厨房里，大大小小的菜刀有五种，虽说算是武器，但在我看来没有一把派得上用场。每天把菜刀藏在身上实在太不方便，而且万一被潮崎从身后挟持，我也没有信心刺中他。

最后，我决定拿走一把在柜子里找到的水果刀。这把小刀可以折叠，虽然不知道用不用得上，但至少可以给我一些安慰。

我留了一封信给砂织和舅舅。万一我真的遭遇不测，他们肯定会查看我的行李，等他们看了这封信，便会知道我为什么来到枫町，又为什么突然消失不见。

如果我真的被杀害，警察肯定不会坐视不管。我在信里写下了潮崎的事，如果他袭击了我，那就是我的胜利。

每天早上睁开眼，我都会先确认自己是不是还活着。外出或独自在家时，我也会睁大眼睛，凝神留心四周的动静。我一直战战兢兢，听到一丁点儿奇怪的声响，也会忍不住想要大叫出声。

但潮崎并没有来找我。不仅如此，他再也没有出现在忧郁森林。

所有事情都会迎来终点，无论那个终点是否有幸福的结局。

给潮崎看过照片后的第三天，成了我和这件事纠葛的最后一天。

那天早上特别冷，我在被窝里醒来时手脚冰凉，脚尖甚至阵阵发麻。我蜷缩身子，用双手捂住脚尖。奇妙的是，这个动作让我平静了

下来。真是珍贵的片刻。

就在这时，我的心跳加快了。我睁开双眼，一种预感贯穿全身，虽然模糊而隐约，我却知道它与整件事相关。事情一定会有结束的一天，那时也一定会像今天这样寒冷吧。不知为什么，我心中无比确信这一点。

想到和弥与相泽瞳，我爬出了被窝。

“明明都四月了……”舅舅冻得发抖，嘟囔着穿上旧工作服去上班了。

目送他离开后，我和砂织一起前往咖啡店。

我担心潮崎会在我和砂织同行时突然出现，让无辜的她也受牵连，所以前两天都尽可能和她分开行动。

但等了三天，潮崎都毫无动静，我的担忧也渐渐消散。虽然还在意早上的那种预感，但我觉得只是结伴走，应该没什么问题。

“过几天春假就要结束了呢。”砂织对我说。她鼻尖红红的，不停吸着鼻子，呼出的热气化成一团白雾。

“后天就要开学了。”

“那菜深你也要开始准备升学考试了哟。”

必须回去参加开学典礼吗？事情毫无进展，我不想这样回家。“我还想再多待几天。”

砂织一脸为难地看着我。

咖啡店里有一个很大的暖炉。我毫不客气地坐到最靠近暖炉的座位上，重读《眼睛的记忆》。时钟指向正午，咖啡店里一个客人都没有。

快到中午时，砂织离开了咖啡店。当时我正在暖炉边想着潮崎的事，她脱下围裙对我说：“我去一趟京子家，帮我跟店长打声招呼。”

木村在厨房里，我点了点头。砂织出门后，我转告了他。

“可今天明明不是送货的日子啊……”木村摸着胡子说。

潮崎过去总是在下午一点踏进忧郁森林，但今天时间已过，他还是没有来。我的心情十分复杂，既松了口气，又感到焦虑。

形势真让人毛骨悚然。我不知道潮崎在想什么，也不知道他现在在哪里。也许他已经逃走了？我越想越觉得是这样。

“少了一个常客啊……他到底怎么了？”发现潮崎这两天没有来，木村显得颇为惋惜，似乎也有些担心。

“也没听他说要去旅行啊。”住田嘴里叼着吸管，搭话道。他面前的橙汁已经喝完，只剩下冰块。

砂织出门约一小时后，住田来到了咖啡店，当然是来找她的。听说她不在，住田垂头丧气，显得很是遗憾。

我仔细思索着潮崎可能已经出逃的事。

如果他真的逃走了，那他家现在变成什么样了呢？他会不会把所有证据都消灭？什么能够作为证据呢，比如那些用来囚禁相泽瞳的物品？

首先是衣服，给瞳穿的衣服。我在潮崎家见过女装，但在和弥看到的场景中，瞳失去了手脚，被装在一个袋子里。这样的瞳，应该没办法穿正常的衣服。那我看到的衣服，会不会是她被诱拐时穿的呢？

我又想到，囚禁场所也是必需的。如果潮崎消灭了一切证据，是不是也会让地下室消失呢？地下室的窗户在两个月内已经被砖砌花坛堵上了，只要再把入口堵上，就没有人能发现地下室的存在了吧？

还有没有其他可以成为证据的东西呢？那种一旦被发现，就可以认定潮崎是凶手的证据。

我猛地站起来，为自己的愚蠢而愤怒，同时又不寒而栗——不是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万万不能被发现的证据吗？

那就是相泽瞳本人。如果她还活着并被人发现，对潮崎而言无疑是致命一击。那潮崎会怎么做呢？

带着她逃走，或是让她永远说不了话。

我必须立刻赶到潮崎家去。

“快点儿开车！”

“啊？去哪里啊？”住田看我一脸焦急的样子，吃了一惊。

“先别问了，赶紧走吧！”我拉着住田的毛衣袖子，拽着他往外走，“上了车再告诉你！”

木村站在吧台后，一脸好笑地看着我和住田。“你就陪她去吧。”他向住田下了指令，虽然那悠闲的语气让我更焦躁了，但我还是很感谢他。

住田起身伸了个懒腰，我推着他走出咖啡店。我们还没有结账，但时间不多了，之后再付就好。

天气很冷，但我心情激动，几乎感觉不到寒冷。

一看到住田停在停车坪里的车，我便拉开车门坐了上去。

“先冷静一下吧。”住田在驾驶座上对我说，试图让我平静下来，“你看，我的袖子都被你拽变形了。”

“对不起，”我深吸一口气，“可是真的很急。快载我去潮崎家。”

住田惊讶地张大了嘴。“为什么？”

“你先开车我再跟你解释。拜托你快点儿发动车子呀！”

他默默地旋转钥匙，发动引擎。汽车驶离忧郁森林，直奔潮崎家。

“快告诉我吧，为什么要去潮崎家？”

要不要告诉他相泽瞳的事？是不是不该把他卷进这件事里？我稍微冷静下来，思索着这些事。最后，我还是决定把潮崎可能诱拐了少女的事告诉他。

“好……你不要惊讶，听我说。”

“我第一次看见你这么可怕的表情，已经没有什么事会吓到我了。”

“认真听我说。”

“嗯……”住田点了点头，专注地看着前方路况。我突然感到一阵心安，比起单枪匹马，和他同行果然是正确的选择。

我把相泽瞳的事告诉了他，还告诉他潮崎的蓝色房子有个地下室，我推断相泽瞳就被关在那里。我没有提潮崎害死和弥的事，因为我很难说清左眼的事。

“三天前我给潮崎看了剪报，上面有相泽瞳的照片……”

我还告诉住田，我一直在等潮崎袭击我，直到刚刚才突然想到另一种可能——他恐怕已经封住相泽瞳的口，独自逃跑了。

住田认真听完了我的讲述。“但是，潮崎他……”他脸色发青，轻声说道，“我还是无法相信……”

“拜托你一定要相信我。”

“可是……”

车子在蜿蜒的道路上朝蓝色房子进发。开到上坡处，两侧全是杉树林，我们随后经过了和弥出车祸的地点。

“你不相信我也没关系。总之，我一个人进去，住田你就留在车里。潮崎可能还在房子里，肯定很危险。我一个人去，如果没有出来，你就报警。”我心意已决。虽然很害怕独自行动，但我不能强迫住田。

“很危险吗？”

“应该吧……不过我带着武器，一把水果刀。”

住田的脸变得惨白。“……如果是这样，我更不能让你一个人去了。”

听到住田这么说，我感动得几乎落下泪来。

车子转了个弯，经过通向京子家的岔路。

抬头望去，林立在斜坡上的杉树之间开始出现低矮的枯木。严寒似乎封锁了一切生命，所有活物都销声匿迹，树木仿佛是用冰冷的石头雕刻而成的。

低沉的乌云遮天蔽日，四下都笼罩在阴郁的灰暗中。

终于，蓝色房子出现在斜坡那头。寒意爬上了我的背脊。

“不要开进院子。我们把车停在外面，走进去吧。”我提议道。

“为什么？”

“要是潮崎还在家，会被他发现的。”

在推开大门前，我还想再检查一下房子的四周。

住田驾车继续行驶在斜坡上。我闭上双眼，想驱散正压迫着全身的恐惧。我开始颤抖，但并不是因为寒冷。我用双臂环抱自己，艰难地忍耐着。

我向和弥的左眼祈祷。

在为了营救相泽瞳而靠近那栋房子时，他究竟承受了多大的恐惧啊。

请给我勇气。

就在这时，车子停在了大门稍远处的路旁。

“准备好了吗？”住田脸色发青地问我。

我点点头，下了车。

3

通向潮崎家的路两侧，立着两根和我差不多高的石柱。锈迹斑斑的铁门开着，我和住田忐忑不安地低下头走了过去。

我们顺着两侧树木丛生的小路往前走，蓝色房子出现在眼前。房子只有两层高，比它大的建筑也随处可见，但在我看来，它大到足以遮蔽天空。三角形的屋顶笔直地刺向低垂的乌云。

这房子就像是孕育阴谋的巨大怪物。望着它，内心最深处惶恐不安的那部分完全暴露了出来。不管多么幸福、多么从容的人，在看到这栋房子的一刹那，都会意识到自身是多么孤独。

蓝色是阴郁寂寞的颜色。而蓝色海浪的深处，是阳光无法抵达的暗黑深海。蓝色的海面和暗黑的深海，本就是一体。眼前这栋房子正冷静地诉说着这个真相。

虽然还是白天，但太阳被乌云遮挡，四周一片暗淡。屋内一定需要开灯吧？但房子正面的每一扇窗户都盈满了寂静的黑暗，里面似乎空无一人。

房前的院子里有一块用来停车的宽敞石子地，停着潮崎常开的黑色轿车。他只有这一辆车。

“不知道潮崎还在不在家。”我对住田说，由于紧张，声音变得十分生硬。

“可能扔下车逃到哪里去了吧。”住田回答道。

我们悄悄躲进了房子周围的树林。四周安静到几乎让人耳鸣，唯一能听到的，是偶尔传来的鸟儿的振翅声。

寂静之中，我看到房顶上停着一只乌鸦。那黑色的小点，如同用针尖在空间里刺开的小洞。它转动黑色的脑袋，警觉地环视四周，仿佛在寻找入侵者。

“住田，你去右边，我从左边开始查看。”

我们决定分头调查。

“一有危险就大声叫我啊。”住田紧张地说完，便悄悄隐入树林间行动起来。我也钻进房子周围的树丛中，开始朝左边前进。

和住田分开、独自行动后，我突然害怕起来。住田并不强壮，身材瘦削，甚至给人孱弱的感觉。但和他分开后我才发现，有他在身边，我便安心不少。

蓝色的墙壁笔直地立于地面，每靠近一步，我都能感到它巨大的压迫感。终于走到墙边，我透过枯枝的缝隙抬头看去，墙壁占据了大半视野。

静静凝视这堵墙，我逐渐感到无法聚焦，几近眩晕。砌得整整齐齐的砖块堆积在我脑中，而墙那一侧似乎正传来呻吟、惨叫和呜咽。

我紧张得反胃，只得将手搭在树干上，闭上眼睛试图平复情绪。氧气似乎变得稀薄，我艰难地大口喘息。

我全身心都感受到了眼前的树林和这栋房子的气息，刺骨的空气拂过我的脸颊，因紧张而紧绷的皮肤承受着寒冷和孤寂。

和弥是否也曾如此？他为了营救相泽瞳而来这栋房子调查的时候，是否也曾感到恐惧？

在发现相泽瞳、试图破窗而入的前一天，他是不是也像我现在这样进行调查？应该是吧，所以他才会把工具藏在口袋里，想必是要用来打破窗户的。

而我现在正做着相同的事。我承接了他的意志，准备再次上演营救瞳的剧目。

调整好呼吸，我睁开双眼。

虽然闭眼不过十秒左右，但这已足够让我鼓起勇气踏出这一步。

我走出树林，将身体贴在房子外墙上，小心翼翼不发出任何声音，静静地沿着墙壁移动。

不知是否是因为感受到了我的气息，停在房顶的黑色乌鸦展翅飞入空中。

4. 某童话作家

三木在书房里，行李已经收拾得差不多了，剩下的就是将地下室永远封闭起来，然后离开这里。这栋房子应该会通过朋友再转手给其他人。

桌子、椅子、时钟、窗帘，这些东西都还在，房子几乎保持着刚搬来时的状态，只有三木带来的行李消失了而已。

三木突然想起了什么，打开抽屉，取出里面保存的东西，看了好一会儿。那是不久前来这栋房子调查的人遗落的。

这时，三木似乎听到了屋外鸟儿振翅的声音。

如果是往常，三木几乎不会在意这些。但在准备离开时听到这样的声音，三木心中不由生出一股复杂的情绪。

三木将那件收在抽屉里的东西装进了口袋。

从窗户往外望去，并无异常。

三木走出房间，站在二楼的走廊上。从一楼通往二楼的楼梯做了挑高设计，因此在二楼可以看到一楼的走廊。楼梯间的走廊呈L形，尽头有一扇窗。

三木走近那扇窗，将脸贴近玻璃。这里是房子的南侧。因为不能发出声响，三木不便开窗，无法看到正下方的情况。

但就在那一瞬间，三木在视线边缘看到了一个人的肩膀。那人正在往房子后方移动。

三木由此得知了来访者的存在。那人大概正将身体贴在砖墙上，顺着房子侧面移动着、调查着。

三木也开始行动，静静走下楼梯。

楼下放着装有砖头和石灰的袋子，这是三木一点儿一点儿从地下室搬出来的。

三木曾偶然得到一把铁锤。打算封上地下室时，三木在楼梯下方发现了一个工具箱，或许是之前的住户为不时之需准备的，那把锤子就在里面。锤子顶端已锈了大半，但足够重，应该有很强的破坏力。

三木紧紧握住铁锤的木柄，朝来访者的方向走去。

5

我沿着房子外墙慢慢移动，想着只要紧贴在墙壁上，就不容易被人从二楼的窗户发现。我将肩膀和手贴在蓝色砖头上，慢慢移动着身体。墙壁又冷又干，我呼出的白气拂过墙面，转眼便消失不见。

这栋房子并不完全是四方体，内部房间突出的部分让外墙也随之起伏。每到转角处我都心惊胆战得近乎窒息，害怕潮崎会突然出现在我面前。

我谨慎地望着每一扇窗户，发现几乎所有房间都拉上了窗帘。潮崎的确是不在吧？我能感到房子散发着无人居住的空寂气息。

房子侧面有几个砖砌的花坛。花坛里几乎没有植物，只有枯黄的杂草。偶尔会看见一些干枯的细枝插在花坛里，暗示这里曾经有过小小的生命。但所有的花叶都已落尽，只剩下光秃秃的枝干。

房子的西南角与和弥记忆中的地方最为相似。上次来这里时，我几乎已经确定他来的就是这个位置。

再次站在这儿，我还是没找到和弥曾看见的地下室窗户。墙和地面相接之处只有花坛，并没有窗户。

我决定挖开一点儿土看看，但泥土冻住了，凭手指很难挖开。而砌花坛的砖头是用灰泥固定的，也拆不掉。

花坛是这两个月匆忙筑好的，应该会有不牢固的地方，但仅凭肉眼无法找到。

我放弃了，还是不要执着于这一点为好。

转到房子后侧，那儿有一间仓库。之前来这里时，我就见过它。这栋房子刚盖好时，它大概就在这里了，搭盖的木板非常陈旧，看上去已经快要腐烂。木板原先似乎用白色油漆刷过，但油漆已经剥落，只剩下雨水渗入的痕迹。

木板有多处破损，漆黑的仓库内部若隐若现。我握住门把手往外拉，想看看里面有什么，但门纹丝不动。使尽全身力气拽开门后，里面却是空荡荡的。

就在这时，我注意到了那扇窗户。

微微抬头，就会发现仓库旁的外墙上有一个四边形的凹陷处。那里的窗帘似乎没有拉上，而是被系在窗户两侧。从那儿一定能看清房子内部的情况。

我环顾四周，确认四下无人。

那扇窗户的位置很高。也许是因为房子建在斜坡上，所以即使窗户在同一层，看起来高度也不太一样。

我决定爬上仓库，看看窗内的情况。我踩住仓库侧面的木板，用手抓住窗台，爬了上去。

鼻子够到了窗台。

我将视线移向了窗内。

6. 某童话作家

三木走出大门，顺着外墙前行。从二楼窗户看到的人影应该位于房子的南侧，三木朝着人影的方向走去。

三木思索着关于来访者的事。之前也有过这样的人，他们察觉到了三木的秘密。

然而，三木其实并未试图完美地掩盖自己的罪行。

就连第一次杀人——突然将前来问路的女子推下山崖时也是这样。回想起来，三木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那样做，也没有想过事情败露会受到严惩，只觉得没什么大不了。

当然，如果可以逃脱，那就逃脱。如果可以封住来访者的口，那就封口。

三木攥着锤子悄无声息地走着，在绕过几个转角后，停下了脚步。

来访者就在那里，转角处隐约可见那个人的衣服。

而来访者似乎还未察觉自己已经被房子的主人发现。三木藏了起来。

每次都是这样啊。这是第几个到这栋房子来的人了？

在搬到这里前也有过类似的情况。三木回想起当时的场景。那个来访者是个家庭主妇，她第一次看到三木时，便投来狐疑的目光。也许是因为三木跟邻居没有任何接触，她觉得很可疑吧。那时候，三木已将两个人埋到山里，也许那个主妇心生怀疑。三木本可以将她一并

杀了，但最后并没有那么做。如果她突然消失，她的家人肯定会闹出大骚动。因此，三木决定在她发现关键证据之前，搬到其他地方。

于是三木来到了枫町。

三木将头和肩膀贴近砖墙，再一次确认来访者的身影。

那个人呼着白气，将脸贴近窗户，想查看屋内的情况。

三木思索着透过那扇窗可以看到什么。他很快想起那间房里放着什么，意识到必须马上行动。

相泽瞳说想看看阳光。

若不是她曾这样要求，三木也许就没必要堵上来访者的嘴，只要封锁地下室，搬离这里就好。

瞳就在那扇窗户后面。刚刚，三木亲手把她抱到了那里。

来访者似乎看到了她，虽然极力想要克制，但还是低声哀鸣起来。

7

窗户那头空荡荡的，只有一个书架，上面摆着成排的厚厚的书籍，看上去像是画集。书架边摆放着几幅还没有装裱的画。也许这是潮崎的杂物间吧。

我心情复杂地爬下仓库，既松了口气，又有些困惑。果然，潮崎已经不在这里了吧？

突然，前方出现一个人影，我吓得差点儿尖叫起来。等看清是住田时，我几乎虚脱了。

“发现什么了吗？”住田问。

我摇了摇头。

我们决定进房子里去。

我们本想从大门进去，但门上了锁。住田调查到房子北侧有扇没上锁的后门，轻轻一拽就开了。

屋里一片昏暗。天空本就乌云密布，这里又是北面，视野昏沉得有些可怕。我犹豫着要不要开灯，又担心潮崎还在屋里。但住田毫不犹豫地开了灯。

“没关系，肯定没人。”

“还是小心些吧。”我嘴上这么说，内心却很感激他的陪伴给了我勇气。

后门通向厨房。厨房里放着陈旧的冰箱和橱柜，灯光昏暗。寂静之中，可以听到冰箱制冷器发出的低鸣。

水槽周围没有垃圾，看来最近潮崎没做过饭。不过，厨房干干净净，或许根本没人用过。

我们逐一检查每个房间，没有发现任何人的身影。

在一间像是工作室的屋子里，留着一幅尚未完成的画，画的是这栋房子的庭院。沾满颜料的桌子上，放着插着画笔的玻璃杯。

潮崎曾说他原封不动地保存着妻子的衣物。现在这些衣物整整齐齐地放在半透明的收纳箱里。它们看上去都是成年女性的，不像是相泽瞳能穿的尺寸。

检查完空无一人的浴室后，住田对我说：“没有人啊。”

从他身上已看不到一丝紧张，不仅如此，他似乎开始怀疑相泽瞳被囚禁、潮崎是凶手这件事了。虽然他嘴上没说什么，但语气已经很明显了。

我们走在昏暗的走廊上，继续搜寻还没打开的房间。通向地下室的门肯定就在其中，我们却一无所获。

“菜深，我们走吧。一定是哪里弄错了……”住田站在走廊正中央。

我很难过，不应该是这样的。但我无力反驳，心中满是困惑。“我们还没有看二楼呢。”

“我不去了。”他双手叉腰，看上去不打算走动了。

我独自走上楼梯。上方是挑高的天花板，楼梯周围的走廊上有好几个房间。

其中一间像是潮崎的卧室，还有一间放着老旧的木桌。我开始感到不安。不管怎么找，都找不到任何证据。刚刚住田怀疑我的时候，我是很生气的。但现在我能理解他为什么那么想了。

在一间又一间屋子里寻找证据，我对这栋房子的恐惧逐渐减弱了。从外面看，它仿佛是个藏着怪物的魔窟。但当我看到潮崎画的在

草原上奔跑的小狗，看到客厅里的电视机和贴着标签的录像带时，那份难以名状的恐惧消失了。

可是，为什么找不到地下室的入口呢？为什么没有一点儿证据呢？我困惑不已，在房间里来回踱步。

无意间，我的视线落到了窗户上。要不是窗帘正巧开着，我一定不会注意到那栋房子。

窗外是一片树林。在稍远处的山坡上有一栋房子，和我现在所在的这栋十分相似。两栋房子都由砖头砌成，屋檐的形状也一样，只是墙壁的颜色不同。潮崎的房子是蓝色的，那栋则是红色的。

那想必是京子家。木村说过，京子也住在砖头砌成的房子里……而且，她家差不多也在这一带。我从没去过她家，这还是第一次看到她的房子。

我的脑中浮现出一种新的假设，那是我从未想过的。

如果和弥在试图营救相泽瞳的那天，正好戴着蓝色的墨镜呢？这样一来，就算房子外墙不是蓝色的，他左眼看到的也可能是蓝色。

不，不可能——回想左眼看到的画面，有戴着墨镜的感觉吗？答案是否定的。

然而，我却没有信心完全排除这种可能性。更强烈的不安涌了上来。

没错，在和弥的记忆中，地下室外有窗户，现在却没有，只有花坛。

我一直觉得花坛是最近两个月新筑的，但仔细想想，枯草会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长出来吗？冬天会有植物新生又枯萎吗？这样说来，更合理的解释是，花坛早就在那儿了。

我呆立在二楼的房间里。如果和弥发现的地下室是在京子家，那我真是犯下了大错。

我走出房间，焦急地想冲下楼去。我把身子探出扶手，望向一楼走廊。“住田！”

听到我的叫声，住田走了出来，歪着脑袋抬头看着我。“要放弃了吗？”

“快开车！我们去京子家！”

他惊讶地瞪大双眼。

“我之后再跟你解释！”

他一脸疑惑，但还是默默跑向了门口。

我一边冲下楼梯，一边思考着。

和弥看到的不是这栋，而是另一栋同样用砖头建造的房子。若真是这样，那砂织现在非常危险——她中午说要去京子家。

必须快些赶过去。我跳下最后几级楼梯。

8. 某童话作家

三木揣测着，窗户另一头的相泽瞳会是什么表情呢？

来访者注意到女孩没有手脚了吧？装在袋子里蠕动的瞳看上去肯定很奇怪。

哀鸣很快就停止了。来访者一定是害怕被人发现，硬生生压住了声音。

三木准备朝来访者走去，就在迈开脚步时，口袋里传出了微弱的金属碰撞声。

口袋里装的是车钥匙，还有来访者上次来时遗落的金色手表。

碰撞声非常小，但已足够通报来访者这边有人。

来访者慌忙逃跑的声音传来。

三木从藏身的转角走了出来。

必须追上这个人，封上这个人的嘴。

9

我冲下楼梯，朝门口跑去。住田应该已经发动车子了，我得赶紧过去。

就在一瞬间，意料之外的事发生了。

如果我什么也没听到，也许就不会停下脚步了。

好像有人在唱歌。

我在楼梯前停了下来。歌声非常轻，几乎微不可闻。微微颤抖的女声，歌词似乎是英文。

说不定是从哪个房间里的电视机或广播里传来的吧。得赶紧到京子家去，没时间理会了。虽然这样想，我还是不由自主地循声而去。

不对……冷静一想，我突然明白过来。就算戴着蓝色的墨镜，也不可能把红色的砖头看成蓝色的，这是多么简单的道理……

离楼梯越远，歌声就越微弱，我很快便找到了声源。站在楼梯后的壁柜前，就能听得一清二楚。

楼梯后的墙壁凹了进去，这个陈旧的壁柜就摆放在这里。我将耳朵贴近柜门，闭上了眼睛。

歌声是从壁柜深处传来的。

我几乎可以肯定，壁柜后藏着什么。将它放在这里，就是为了挡住后面的东西。

我一阵激灵，早把去京子家的事抛诸脑后。

壁柜里空无一物，一定是为了方便移动才故意这样的。它非常轻，只要稍稍用力便能推动。推开壁柜，墙上出现了一个洞。

这里原先应该贴着和周围一样的乳白色壁纸，但壁纸已剥落得不剩多少。这个洞正好够一个人进出，边缘是碎裂的砖头。

洞口本来应该有一扇门，砖层像是为了将入口隐藏起来才砌上去的。从砖缝间，还可以看到铰链。

洞内是一条细长的向下延伸的楼梯。天花板上悬着一盏昏暗的灯，照着这个仿若喉咙般狭长的空间。

歌声就是从下面传来的。我确信不是广播，而是人声。

是地下室。这栋房子果然有地下室。

我顺着楼梯，小心翼翼地一步一步向下走，紧张得几近窒息，心脏在胸腔里剧烈地跳动。

楼梯两侧是裸露的砖头，我扶着墙壁以防摔倒，一点点向下走去。

越往下，越能感觉到潮湿的空气的压迫。空气黏腻得让我无法顺畅地呼吸，黑暗像液体般溢满整个空间，就快把我淹没。

走下最后一级楼梯，眼前出现了一个昏暗的房间。支撑一楼地面的房梁在天花板上纵横交错，一盏灯垂下来，灯光忽明忽暗，仿佛随时会熄灭。灯不足以照亮整个地下室，楼梯背面一片漆黑，使得这里宛如一个深邃无垠的空间。几根柱子一半被照亮，一半隐藏在黑暗中，幽灵般伫立着。泥土铺成的地面坚硬得像是石头。

面前有一块宽敞的空间，摆放着一张大木桌。角落里有好几个置物架，像图书馆的书架一样排列着。

木桌看上去像是工作台，上面凌乱地摆放着各种工具，有锯子、铁锤，还有一把看上去很新的大锤子。

木桌上还放着像是手术刀的东西。明灭不定的灯光映在手术刀上，反射出暗淡的银光。桌子表面满是黑色的污渍。我连忙挥去脑中的想象——它们简直像是人血变色后的留下的痕迹。不是的，这些只是油渍，我这样告诉自己。

置物架前摆着木箱之类的杂物，仿佛用不上的东西全都堆积于此，说不定房子刚建好时它们就在这里了。有个缺了表盘的落地钟，还有一辆盖着褪色毛毯的婴儿车。

女人的歌声始终在回响。在灯光无法照亮的黑暗中，那声音静静流淌着。是一首英文歌，我虽然听不懂，却感受得到其中幻灭般的空虚，十分悲伤。黑暗仿佛被这歌声填满，正在流泪啜泣。

我想开口，却无法发出声音，喉咙深处十分干涩。我好不容易挤出了微弱而颤抖的声音。“有人……在吗？”

我的声音被黑暗吞噬。歌声停了下来。一瞬间，地下室被寂静包围。

“……谁？”

地下室深处，置物架后传来女人的声音，是刚刚唱歌的那个人。我可以听出她的恐惧。

“是相泽瞳吗？”我循声而去，走过工作台，靠近置物架。穿行于地下室是一件可怕的事，因为这个空间充满未知，不见天日，没有昼夜之分，只有微弱的灯光。

这个世界一片暗淡。

“她不是瞳。”我在柱子旁停下脚步。这是一个年轻男子的声音，同样从置物架后传来。“我是久本真一。刚刚跟你说话的是持永幸惠。”

我脑中一片混乱。这两个名字我都是第一次听到，我一直以为地下室里只有相泽瞳。“……瞳呢？”

“她好像在睡觉。我们不要吵醒她，小声说话吧。”自称是久本的男子压低了声音。

置物架后传来他们两人的喃喃细语。黑暗之中，仿佛轻揉纸团般的低语声直让我耳朵发痒。他们藏身黑暗，我却感到有目光正直直地刺向我。

我感觉很不舒服，难以动弹，无法向他们靠近。两个活生生的、意识清醒的人藏在地下室里，光是这个事实就让我几乎无法思考。

“你是潮崎的朋友吗？”那个叫持永幸惠的女子问。我有些困惑，不知她为什么提到潮崎。

“听到你的声音，潮崎他有些反应呢。”

“他在……这里吗？”

“在我身边。”久本真一说，“他现在无法说话，但听到你的声音后，有一点儿反应呢。”

潮崎就在这里，而且，他们说他无法说话。这简直像个玩笑。

低矮的天花板压迫着我，仿佛想要捏碎我的巨大而黑暗的手。我扶着柱子，强忍住孤寂，将目光投向他们身处的那片黑暗。

那里有人在，我能感觉到。吞噬一切的黑暗似乎正在摇晃，但我还是看不清他们的样子。

在我身旁，有东西从天花板上垂下来。是几十根细线，前端挂着鱼钩。仔细看，能看到上面粘着些东西，已经干掉了。

“潮崎为什么不能说话？”我发出疑问。

半晌，久本回答道：“他现在抱膝坐着，全身都被打了桩子，所以不能动，也不能说话。肺部大概被打穿了吧。当然，他现在还活着。”

“都这样了，怎么可能活着……”我忍不住提高了音量。地下室的巨大黑暗被震动了。

“可事实就是如此啊……我没法很好地和你解释。”他听起来有些不知所措，想让我冷静下来。

“请小点儿声……”持永幸惠像在恳求。

就在这时，置物架晃动起来，像是被人撞到了。架子没有倒下，但在倾斜的瞬间，一个箱子掉了下来，发出巨响。

我捂住嘴巴，后退了几步。

在置物架摇晃之际，微弱的灯光正好照出了藏身黑暗中的他们的样子。那身影如幻象般一闪而过，消失无踪。

一定是我看错了，又或者，我已经神志不清了。

“不要露出这种表情，我们能很清楚地看到你呢。”是持永幸惠，她的声音满是悲伤。

为什么……

我没能问出口，光是稳住呼吸就够艰难了。瞥见他们的模样时，我仅存的最后一丝冷静几乎都被夺走了。没有尖叫着逃跑，不过是因为我的双脚已经不受控制了。

“我们做了手术。”

“手术？”

“没错，来这里的每个人都要做手术——幸福的手术，之后就会被关起来。不可思议的是，一点儿也不痛苦，好像时间静止了一般，只觉得挣脱了所有束缚……”久本顿了顿，继续道，“说起来，你是地下室新来的居民吗？”

这是什么意思？地下室的居民，是指像他们一样被带到这里的人吗？若是如此，我并非其中一员。

“我是来救人的……”我朝黑暗深处说，“相泽瞳在哪里？”

我得先把她带离地下室，越快越好。再多待一秒，都会让我发狂。黏腻的黑暗缠上我的手脚，甚至伸出触手试图侵蚀我的大脑。我想快些逃离这里，身处阳光下；再寻找救援，帮久本和持永恢复原状。

“瞳在婴儿车里，那是她的床。”久本真一说。

我留意着他们所在的黑暗角落，走近婴儿车。车子又小又旧，上面的布已经破损，把手上还挂着蜘蛛网。银色的车轮早已变了形，上面锈迹斑斑。婴儿车上盖着一条毛毯，我看不到车里是什么。

我几乎要哭出来。瞳被诱拐时是十四岁，现在应该十五岁了。这个年纪的她，就算被打折了膝盖，也不可能塞得进眼前这小小的婴儿车。

我掀开破旧的毛毯，泪水不由涌了上来。

毛毯下是少女的脸庞，小到几乎用双手就能捧住。瞳的双颊像病人的一样苍白瘦削，肌肤下青色的血管清晰可见。她的一头长发十分凌乱，也许是很长时间没有洗过了。

灯光落在了瞳的脸上。也许是太过晃眼，一瞬间，她微微睁开双眼。注意到身旁的我，她像是尚未梦醒般，轻轻张开了嘴。

“哎……”

我心中一紧。她被装在袋子里，一个小得只能装下躯干的袋子，但对她来说似乎非常合身。靠近脖子的地方，一个红色的蝴蝶结系住了袋口。

“你是谁？”瞳的声音轻柔而惹人怜爱，“你是谁呀？你也是被带到这里来的吗？”

不是。我摇了摇头，想告诉她我是来救她的，却一时语塞。

瞳继续问道：“你也是被汽车带来的吧？哎，你看到乌鸦了吗？到现在，那只乌鸦还会出现在我的梦里呢。”她的声音清脆悦耳，像只跳跃的小兔。黑暗中，这声音仿佛是我唯一的救赎。

“乌鸦……嗯，刚刚房顶上的确停着一只。”

“不是啦，不是那种乌鸦。我说的是摇晃的乌鸦。”

摇晃的乌鸦？

“啊，那个人是不是说要换车？不过他好像很喜欢那个钥匙圈，所以就算换了新车也会继续挂着吧。”

我把瞳留在婴儿车里，想先赶快离开地下室。正往楼梯跑去时，一个人走了下来。是住田。

“菜深，你在这里啊。”他说。

我走上前去，伸出右手给了他一耳光。刺耳的声音回荡在地下室里。

“原来是你！”

他毫无畏怯，直勾勾地看着我。

摇晃的乌鸦……瞳看到的，就是那个钥匙圈。在被载往这里的途中，它的模样深深地烙印在了她眼里。

10. 某童话作家

三木追着来访者，跑进树林。他离房子越来越远，枯木丛也渐渐变成针叶林。

突然，在前方奔跑的来访者不见了，似乎是滑了一跤，滚落到斜坡下面去了。下方是一条马路。

急刹车的声音传来。来访者被撞倒了。三木躲在树后，目睹了一切。

司机慌忙下了车，是个中年男子。他四下张望，意识到没有别的车经过，便立刻回到车里。他把来访者独自留在马路上，开着白色的汽车逃离了现场。

11

住田一边看着我，一边靠近婴儿车。他像猫一般缓步前行，从容不迫。

我慑于他的气势，不禁后退了几步。

他将手撑在婴儿车边，低头望向相泽瞳。“感觉怎么样？”他问道。

“还好……”瞳睡意甚浓。

“潮崎不是凶手，对吧？”

比起因被背叛而愤怒，对住田，我更多的是感到不寒而栗。虽然还没能理清一切，但我很快想起我们进入这栋房子时发生的事。

“你早就知道开关在哪里了。”

刚走进别人家昏暗的后门，住田立刻毫不迟疑地按下了灯的开关。现在想来，那不是个巧合。他对这栋房子了如指掌。

“前几天，我又回到了这个阔别已久的地下室。”住田仍把手撑在婴儿车边，看着我说道。他的神情、他的声音，都和我在咖啡店认识的他别无二致。

“我不是和你一起来给潮崎送过外套吗？你还记得在回去的车上，你说了什么吗？”

那时我告诉住田，潮崎说房子的墙壁坏了，但我并未发现哪里有破损。

“我猜得没错。坏掉的那面墙，就是我封上的地下室入口。我们来这里的时候，他已经发现了墙上的裂痕，只是那里一直用壁柜遮挡

着。”

“壁柜？”

住田点了点头。“很早以前，我用砖头封住地下室入口后，就把壁柜放在那里挡着。潮崎搬来时，并不知道这里有个地下室。但后来地震了，墙壁出现了裂纹，他便听到了幸惠的歌声——这是潮崎亲口告诉我的。啊，你和幸惠聊过了吧？”

他指向地下室深处。

几道目光似乎从幽暗中射出，望向我和住田。

“所以潮崎也发现了这个地下室吗？”

“上次我一个人来这里时，他似乎还没有弄清状况，以为是哪里传来的广播声呢。”

住田告诉我，潮崎打算砸开墙壁一探究竟，所以买了锤子，却对我谎称是修补墙壁用的。

“你意识到地下室很快就要被发现了，所以才把潮崎他……”

他瞥了一眼地下室深处。我看不清，但我知道，在那片黑暗里，久本真一和持永幸惠的身旁应该就是潮崎。

“潮崎是谁？”婴儿车里传来瞳天真的声音。

“就是在我之后搬到这栋房子的人。我之前不是把他带过来了吗？”

女孩恍然大悟似的说道：“啊，就是那个被穿起来的人呀。”

这个地下室以一种与外界截然不同的法则运作着。我拼命强忍晕眩，低沉的天花板和从四面八方涌来的黑暗，不断压迫着我脆弱的大脑。

“一年前我堵上了那面墙，而就在三天前的夜里，我又亲手砸开了它。”住田仿佛在转述神谕一般。

而我发现了洞口，来到了这里。

他离开婴儿车，举步向我走来。

“不要过来！”我的哭喊声在地下室里回荡。

他停下脚步。

“你以前住在这栋房子里吗？”

他点点头。他说直到一年前，他还住在这儿，也是那时在地下室里切断了瞳的手脚。

“搬家的时候，我用砖头堵上了地下室的入口和窗户。”

窗户……

“为了挡住窗户，你用砖在外面砌了花坛，对吧？”

“本来就有好几个花坛，我不过是多建了一个而已。”

花坛里有许多枯枝，并不意味着它们是从别处连草带土移植过来的。在花坛砌好后的一年里，草木生长，后又凋零，因此留下了枯枝。

可我还是想不通。在左眼的记忆中，地下室的窗户并没有被遮挡。两个月前，当和弥出车祸去世时，这栋房子里住着的应该是潮崎才对。

这时，我才突然意识到自己弄错了。一种在极端巧合的情况下才可能成立的结论浮上脑海，这是我此前从未想到过的。

“你曾说你跟和弥相识是在一年前，是真的吗？”

“他是来访者。”

“来访者？”

“就是那些察觉到我的罪行并前来调查的人。他们会绕着房子四处查看，也会找上门来。待在地下室深处的久本就曾是来访者。我在房子旁发现了他。”

“和弥是在探查地下室的窗户时被你发现的吗？”

住田点了点头，表示正是如此。

“那恰好是一年前……”

我捂住嘴，忍不住呜咽了起来。

我的推论没有错。左眼中映出的，并不是两个月前和弥身亡时的画面，而是一年前的场景。

我在图书馆看到的影像里，和弥最后撞上了汽车。也许司机当时就踩了刹车，只是我听不到声音，便想当然地以为和弥死去了。对于这一点，我实际上无法完全确认。

那时，和弥并没有死去。这样一想，他真正离世的地方和左眼的场景不同也是自然的，因为根本就是发生在两个地方的事。

住田向我走近一步。我连哀鸣也发不出来，摇着头往后退了一步。

“一年前，和弥透过窗户窥探地下室。大概在那一周前，我就总感觉有人在监视我。你今天为找相泽瞳来到这里，也是从和弥那里听说的吧？”

我捂住双耳，却仍然可以听到他的声音。

“和弥往窗户里窥探时发现了我，于是拔腿就跑。他被汽车撞倒后昏迷，司机却逃跑了。”他又向我走近一步，“接下来才是重点……你可能不会相信，但真的就是那么凑巧。和弥清醒之后，居然什么都不记得了，不记得我，不记得这栋房子的事，过去一周的事几乎忘得一干二净……”

丧失记忆——原来如此。恐惧支配着我的大脑，我几乎无法思考，却唯独不可思议地理解了这件事。

“我没有杀他，也没有把他带到地下室。”

“为什么……”

他似乎也有些困惑，沉思了一会儿，才开口道：“不为什么。”他又紧接着补充说：“我没想到会那么巧。”

“然后呢，这个人就把来访者带去咖啡店了。”瞳说。

“是和弥在恍惚中说让我带他去忧郁森林的。”

记得砂织说过，她第一次见到住田正好是在一年前，那时住田扶着喝得烂醉的和弥去了咖啡店。

和弥并不是喝得烂醉。他是被汽车撞昏了，才显得精神恍惚。可是住田撒了谎，说他是在镇上与和弥相识的。

后来，两人便成了朋友。

住田在离我几步远的地方停了下来。他体格并不强壮，甚至有点儿女性化。虽然如此，要抓住我封口应该也不是难事。

地下室里滞浊的空气沉甸甸地压着我，我拼命呼吸，却还是觉得氧气不足。

住田让我恐惧。他的目光既不狰狞，也不凶狠，亦不空洞。他只是用观察事物的眼神盯着我。实验人员、医生、研究者……他的脸上就是这些人所特有的表情。

“之后我立刻搬出了这栋房子，搬到了车站附近的公寓。当然，是在封上地下室之后。”

或许在这些对话结束之际，我的命运便会揭晓。我稍稍动了动手和脚，确认自己还有逃离这里的最后一丝力气。

“真奇怪……如果像你所说，瞳他们已经被关在地下室里快一年了，按理说他们不可能还活着……”

“事实就是如此。他们身上的伤口不会愈合，所以他们一直都活着。属于他们的时间静止了，他们就在这个不见天日的地下室里唱歌、谈天，活下去。这盏灯是我在封住地下室前新换的，后来就一直开着了。”

他抬头望向天花板上的电灯。灯光忽明忽暗，看上去已快要熄灭。

“好无聊啊。”瞳小声地说。

是时候放手一搏了。我往斜后方退了一步，暗暗向神明祷告。

“那……砂织呢？搬家后你也常去忧郁森林，是为了她吗？”

他静静地望着我，没有回答，我却由此窥见了他的心。

住田又向我走近一步。就是现在了。我恐惧无比，但也许，正是这份恐惧才能驱使我全力奔逃。

我绷紧双腿的肌肉，使劲一蹬，肩膀迎着住田撞去。

昏暗的地下室深处，传来紧张的吸气声。

在猛烈的冲击下，我几乎无法呼吸。反作用力把我推了回来。而住田遭遇了这出其不意的撞击，笔直向后倒去。无数从天花板上垂下的鱼钩就在他身后，他就这样倒在其中。

他挣扎着。鱼钩扎进了他的衣服，细线缠上了他全身。

我狂奔起来，心知他很快就会追上来。

我冲上通往一楼的楼梯。楼梯不长，但抬头望着走廊的灯光，我便觉得自己怎么也跑不到那里。我仿佛在水中挣扎一般，完全感觉不到自己正拾级而上。

我终于爬上了一层的走廊，好像过去了很久，但其实只用了很短的时间。新鲜的空气迎面扑来，我不禁头晕目眩。

我沿着走廊向玄关狂奔而去，地板在我的踩踏下嘎吱作响。

黑色的大门就在眼前，我握住金色的把手一转。

我陷入了混乱。门只开了一条缝，只够我勉强伸出一只手。我用力拽了几下，还是打不开，仔细一看，才发现把手上缠着电线。这样根本打不开门，而解开电线又要花很长时间。

我很快反应过来，是住田干的。我焦急万分，想起还有后门，便立刻转身朝走廊另一头跑去。

就在跑过楼梯的瞬间，我被绊倒了。我这才发现，是住田从地下室入口伸出脚，绊倒了我。

一点儿都不痛——全力奔跑的我被这么一绊，猛地撞在一扇开着的房门上，可我竟然一点儿都不觉得痛，只觉得像是摔在软垫上一样。而且，我还能跑。

正当我这么想着，打算站起来时，我发现右脚正朝极不自然的方向扭曲着。可不知为什么，我感觉不到疼痛，反而觉得那里涌出一股温热，十分舒服。

我的身体究竟怎么了？我不知道。也许是恐惧和焦急让我一时麻木了。

住田就站在我眼前。他脸上带着伤痕，应该是被鱼钩划破的；衣服也有破损，上面还缠着几个鱼钩。他肯定是拼了命才挣脱的。

我从口袋里拿出水果刀，手在不停地颤抖。我心知这把小刀无法对他造成威胁，也无法让我逃脱，但我别无选择。

就在我抽出刀刃的一刹那，住田一脚踢上我的左手。手被夹在他的鞋和墙壁之间，压得不成原样，我却感觉不到疼痛，仿佛只有一阵强风吹过而已。

小刀掉落在走廊上。住田捡起那把刀，我的大脑立刻拉响警报，身体却动弹不得。

一时间，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住田握刀的手用力压上我的腹部，我感到轻微的压迫。

“这下用不了了啊。”他说完，望着那把刀。刀子不知何故只剩下了刀柄，刀刃似乎是断了。

住田按住我的头不让我动弹，隔着衣服抚摩我的腹部。

我挣脱开来，断裂的刀刃也许是挂在了我的衣服上，现在才掉落在地，发出尖锐的声响。

浑身上下一点儿都不觉得疼。我告诉自己，没关系，我可以的——但我发现，被踢到的左手动不了了，无论怎么使劲，它最多也只是抽搐几下。

我望向住田，他的视线则停留在我的腹部。顺着他的目光，我看到我的衣服裂开了，自己也不知何时被刺伤了。伤口一带被染红了，但并没有流太多血。

不可思议的东西从伤口里淌了出来，穿过我裂开的衣服，轻轻晃动着。

我一开始还以为是脐带。

我看了看住田的手。他十指猩红。我想，他刚刚就是为了取出这东西，才把手指伸进了我的腹中。

我没有疯掉，也许是因为我并不觉得这是属于我的东西吧？用手捧起它时，它还是温热的。

伤口一阵酥麻，让人陶醉，不可名状的幸福感包围了我。我好像明白了，地下室的居民为什么对住田毫无畏惧。

你逃不掉了——

大脑仿佛漂浮在温热的水中，住田的声音远远地传来。

源源不断的生命力从伤口涌出，充盈我的全身，从指尖直到头顶。

可是，我厌恶这种感觉。身体深处不愿被任何人亵渎的部分，抵御着这种不自然的感觉。

住田向我伸出了手，我用力挥开。他看上去惊讶不已。

我逃进离我最近的房间，关上了门。我想锁门，门上却没有装锁，我只好放弃，向窗边移动。一只脚已经完全使不上劲了，我只能拖着它前行。

身后的门打开了，住田走了进来。他知道我逃不掉，便用观察者的眼神从容地看着我移动。

这扇窗户是上推式的。我本想要是上了锁，就只能用蛮力撞碎它，但所幸我这点儿力气也能将它打开。我从四方形的空隙里钻了出去。

我的后背先着了地。撞击的那一瞬，我几乎无法呼吸，但疼痛立刻被从腹部涌出的温热抹去了。

我躺在地上，发现自己就在那个花坛边。老天爷真爱捉弄人，我差点儿笑出声来。就是这个花坛，挡住了和弥发现的地下室窗户，现在却就在我眼前。

住田也出来了，他瘦削的身体钻过窗口，敏捷地落了地。

“……为什么要杀人呢？”我已经没有力气站起来了，只能躺在地上仰头看他。

“我也不知道。”住田看上去并不苦恼，又好像我的问题无关紧要，“我并不想杀人，只是想把他们的嘴堵上。”

我在地上爬行，想要远离他。虽然左手手指动弹不得，但手腕还使得上力。我用左手肘和右手撑起上半身，左腿蹭着地面前行，任右腿拖着。

地面本该是冰凉的，我却完全感受不到。我厌恶腹部在地面摩擦的感觉，更不愿去想那些正从伤口往外淌出的东西。

住田走过我身旁，我能感觉到他自上而下的目光。

我不去看他的神情，只是问道：“和弥两个月前去世，真的只是因为那起车祸吗？”我隐隐期盼着，只要继续问下去，我就暂时不会被杀掉。

支撑上半身的手臂开始颤抖，最后我手一软，脸撞上地面，嘴里还进了几颗小石子。

“是我把他的死伪造成交通事故的。”

住田踩住了从我腹部淌出的那串细细长长的东西。虽然如此，我仍在继续向前爬行。咕嘟咕嘟，那些东西正从我的身体里往外流，这声音贯穿我的全身，直击大脑。我的腹中好像已经空荡荡了。

“我蒙上了他的眼睛，把他的手脚弄折，然后把他拖上斜坡。看准了有车辆经过，我就把他推了下去。”

住田说，直到把和弥推下斜坡，他都没摘去他的眼罩。和弥到死都不知道自己的手脚为什么无法动弹。

眼前就是房子的转角，我用右手手指扳住它。

人的肠子能有多长呢？我用手臂的力量拖着自己前进，身体摩擦过地面，后面跟着长长的、被踩住的肠子。

我不再向前爬行，撑起上半身，靠着墙坐了起来，把满是泥土和泪水的脸转向住田。“你为什么要那样做……”

“因为和弥的记忆要恢复了，慢慢地，一点儿一点儿地。他开始说起关于这栋房子的事，还有他曾戴着眼罩来造访的事。”

住田担心终有一天和弥会记起一切，因此不得不封住他的口……

住田站在我面前。我坐在地上，抬头望他，觉得他高大得可怕。他身后是灰色的天空。

他用对待孩子的口吻对我说：“好了，差不多了吧。连你也变成了来访者，真是太不走运了。”他弯下腰，双手环住我的脖子，瘦削的脸离我很近。“不会痛的。而且，我已经能熟练地扭断颈骨了。”

我的右手在住田看不到的地方摸索着。在房子外侧的排水沟里摸索一番后，我终于从泥土和落叶堆中找到了它。

“我想你弄错了，”我带着哭腔说，“不是我不走运。我本就是为了找你，才来到这里的……”

我拼尽全身力气，将它狠狠地刺向住田。

一年多了，它在这里已经一年多了——我手里握着的，正是和弥掉落的那把螺丝刀。

12. 某童话作家

三木走近了倒在马路上的男子。他还没有死，好像只是昏了过去，身上也不见有什么伤。

是杀了他，还是把他带回房子永远封口，三木必须做出抉择。

就在这时，三木听到了男子的呻吟。他的眼睛已经治好了吗？前几天他佯装成客人来调查时还戴着白色的眼罩，今天却不见了。

男子微微睁开眼，目光涣散，无法聚焦到三木身上，但他似乎感觉到身旁有人。“……谁？”

必须赶在有人到来之前，封住他的口。三木刚下定决心，男子又开口了。

“这里是哪里……”

三木将男子拖到路边，仔细询问。男子说他只记得在咖啡店点了一杯咖啡，之后什么都不记得了，有关三木的事更是忘得一干二净。

“你是谁？”

这不重要，三木回答。男子像是漂浮在梦里，无力地点了点头。

三木手里还握着那把铁锤。三木扬起锤子。只要砸向男子的脑袋，他就会死去。

男子又昏昏沉沉地闭上了眼。就在三木准备落锤的瞬间，他又开口了：“可以麻烦你送我去一家叫忧郁森林的咖啡店吗……”

三木没有杀死男子，完全是个巧合。既然他失去了记忆，就没必要这样做了。相反，若是落锤夺走他的性命，善后工作会很麻烦。不管是把尸体留在原地，还是拖回家，都不是易事。

三木将锤子随手扔在附近的草丛里，又将男子扶起来，向咖啡店走去。三木从没去过那家店，但他常常开车经过，知道位置。

抵达忧郁森林时，天已经黑了。这一带路灯很少，咖啡店仿佛悬浮在浓浓的夜色中，灯光十分耀眼。

在步行到这里的途中，男子又昏迷了过去。三木背着他，推开了咖啡店的门。

“和弥！”一看到三木背上的人，吧台后的女子便叫出声来。

三木将男子放到了椅子上。

“对不起，我弟弟给你添麻烦了……”她一面照顾男子，一面道歉。

三木谎称男子是喝酒喝到不省人事的。虽然身上没有一丝酒气，她却相信了。

“真是糟糕！头上肿了个大包。”女子摸着弟弟的头说道。三木说在带他来这里的路上，他绊了一跤。

三木环视店内，没有一个客人。女子是店铺老板吗？那也太年轻了吧。或许，她只是在这里打工。

三木想回家，便走出店门。身后传来女子的呼喊声，三木假装没听到。

离开咖啡店后，三木朝家走去。黑暗中，三木想着咖啡店的装潢和那名昏迷的男子。

女子的脸浮现在脑海中。她长得很像小时候在医院里认识的那个人，就是那个失去前臂的女孩。女孩若是长大成人，一定就是她这种模样吧。

三木将手插进口袋，触碰到了一块金属。是男子在房子周围调查时遗落的金色手表，现在还在三木的口袋里。

三木停下脚步，思索了一会儿。没必要再折返回去。

但几分钟后，三木还是出现在了咖啡店。

“谢谢你特意送过来。这块手表非常重要呢。”女子双手接过手表，看上去非常感激，随后又亲切地问道，“请问你的名字是？”

她们两人简直一模一样。

三木把自己的真名告诉了她。

“啊，那就称你住田先生啦。”女子将手表放在吧台上，传来金属冷硬的声响。

当三木再次起身想要离开时，她一把抓住了他的手，说：“喝杯咖啡再走吧。”她微笑着，露出一口贝齿，硬是拽着三木又坐了下来。

眼前手表的秒针，仍旧按照既定的速度走着。

第五章

1

住院三天后，医生才允许我接受探视。

那天，我思绪纷扰地躺在病床上，回想着过去的事。说是过去，其实我所拥有的最久远的记忆，也不过是两个半月前的罢了。

当我同时失去左眼和记忆时，也是在这样的白色病房里醒来，脑中一片混沌。到现在，我也无法记起那些日子我都在想些什么。一定是一片空白吧，因为我既没有余力去想，也不知该从何想起。我只记得自己非常不安。

房门打开了。此前来看我的只有医生、护士和警察，但这次不一样，这是开放探视后我的第一个访客。

病房门口，站着一个我并不面生的女子。

“你是特意来看我的吗……”我仍躺在床上。

母亲红着眼睛，点了点头。

在母亲来探视的前一天，警察来过我的病房。

他们一行三人全都穿着西装。我请他们坐下，但他们一直坚持站着。我一起身腹部的伤口就会裂开，所以只能平躺在床上。他们就那么俯视着我，同我展开了对话。

他们希望我尽可能不要公开谈论这起案件，因为它太过怪诞，要是被报纸和电视大肆报道，可能会引发不必要的恐慌。

我答应他们不会跟任何人谈及这起案件。不过，直到最后，我都没有说出我左眼的事。

我接受的种种检查都表明，我在那栋房子的经历极不寻常。医生觉得非常奇怪，我受了那么重的伤，却还能活动。我说我没有感到一丁点儿疼痛，但医生们还是抱着疑惑，继续为我做各项检查。我猜，瞳他们也正在接受和我一样，甚至比我更多的检查。

不过，自从我们在那栋房子被警方接走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他们。

三名警察结束对话，正准备离开病房时，我叫住了他们。“请问，瞳现在在哪里？”

其中一人告诉我，瞳被转移到了其他医院，等治疗结束后就会回到父母身边。

“那潮崎呢？”

一阵沉默后，他才告诉我，潮崎已经不在了。在检查过程中，潮崎像是睡着了一般，安静地停止了呼吸。听说插在他身上的桩子刺伤了他的心脏。

他们所说的是否是事实，我无从求证。

“谢谢您告诉我这些。”我道了谢。

那名警察正要转身离去，又停下了脚步。最后他又一次问出那个已经问过我许多遍的问题。

警方发现，在那个地下室里，除了我们几个被救出来的人，还有其他人被伤害过的痕迹。他们想知道，是不是还有别的受害者。

“我不知道……”每当他们这样问，我都会摇摇头，“我在地下室里发现的，只有相泽瞳和潮崎……”

那时，在确认住田死亡后，我把垂在腹部的细细长长的东西拢在了一起。我没有惨叫，只是一心想着把沾满泥土的它们放回原位。现在回想起来，那番举动实在很不寻常，但的确是当时我能想到的最妥当的处置了。

我感觉不到疼痛。腹部、左手还有扭曲的右脚，都被幸福的温暖感受包裹着，头脑也因此陷入恍惚之中。

我感觉身体沉甸甸的，疲惫不堪。虽然如此，我还是勉强倚着墙站了起来，凭借还能动弹的左脚，强撑着通过窗子又回到了房子里。大门被电线缠着打不开，后门很可能也是一样的。我必须打电话求救，这是强撑着我回到屋内的动力。

在联系了警察和救护车之后，我去往地下室。一时间我甚至忘记右脚受了伤，还想用两只脚走路。

住田已经不在了，但地下室依然残存着深重的黑暗。我告诉瞳，也告诉在深处蠕动着的人们，住田已经死了。

“唉，还是发生了……”瞳在婴儿车里低喃，“拜托你，把我带到那个人身边去吧。”

我犹豫片刻，还是决定把她带到住田死去的地方。虽然左手手指动弹不得，但我能勉强抱起她。她很轻，很小，很温暖，就像一个带着体温的小团子。

我抱着瞳，缓缓地上了楼。仅靠一条腿相当辛苦，我费力地爬到一楼，取下了缠绕在大门上的电线，沿着外墙朝西南角走去。做完这些，我最后一丝力气也用尽了。

住田还像刚才那样倒在地上，眼中插着螺丝刀。没什么医学知识的我猜测，他大概是被捅穿了大脑才死去的。

瞳在我怀里，低头望着住田，无声地哭了起来。后来我想，她的眼泪并不是为伤害自己的人而流的。她对住田到底抱着什么样的感情呢？我无从得知。

我已经没有力气再回地下室了，便和瞳在玄关处等待警察到来。我背靠门口的柱子坐了下来，怀里紧紧抱着小小的瞳。

“谢谢你来救我。”她说，“我终于能回家了，对吧？”

我点了点头。头脑迷迷糊糊的，却不是因为疼痛。疲惫仿佛温暖的毛毯一般，裹住了我。“我可以睡一下吗？”不等瞳回答，我便闭上了眼睛。

警笛声把我从梦中惊醒。警察冲过来，一看到瞳，便震惊得瞪大了眼睛。

“地下室里还有三个人……”我说。

他铁青着脸进了屋。过了一会儿，他捂着嘴回来告诉我，地下室里只有一个人。

“啊，一定是这个姐姐记错了。”

听到瞳这么说，警察惊恐地来回看着我和瞳，转身奔向警车请求支援。

“这样就好了。”瞳抬起头，对我眨了眨眼。

我这才意识到，我刚才并非身处梦境——

就在我闭着眼睛半梦半醒时，我听到了开门声。接着，似乎有什么巨大的东西从我身旁经过，我感觉到了那股气压。

我微微睁开眼。那是个由人体交错组成的奇怪的聚合物，上面的两颗头颅正在和瞳道别。几只手臂中的一只伸了出来，爱怜地摸了摸瞳。它非常细，看上去像是孩子的。

接着他们像蜘蛛一般蠕动手脚，消失在树林中。

“就把他们俩的事当成秘密吧。”瞳说。

我望着瞳，闭上了左眼，表明我不会留下这段记忆的。

2

我从报纸上得知，这起案件最终被当作诱拐监禁案处理。嫌疑人叫住田道雄，在大学就读的同时，也以童话作家的身份活动。

砂织经常来探望我。医院在市中心的繁华地带，她不会开车，每次都请木村或京子载她过来。她担心我无事可做，带来了很多漫画和小说。

她从不问我那栋房子里究竟发生了什么。她知道那对我来说如同一场噩梦，所以保持缄默。

虽然和事实有些许出入，但案件大体上和砂织带来的报纸报道的一样。那栋房子的前一任住户住田将相泽瞳囚禁在地下室里，还把魔爪伸向了有所察觉的潮崎。我也因此卷入其中，并受了重伤。

没有一篇报道提及瞳失去手脚这件事，也没有说明她这一年是如何活下来的。

有本杂志做了特别报道，详细介绍了住田的生平，还介绍了他以三木俊的笔名出版的童话。

住田出生于医生家庭，是独生子。上高中时，他便作为童话作家出道了。为了方便上学，他在学校附近租了公寓，从此开始了一个人的生活。高中毕业后，他进入大学，仍然创作童话。他大学时所租住的，就是枫町的那栋蓝砖房子。从上大学开始，他在那里住了两年。后来，也就是一年前，他离开蓝砖房子，搬到了大学附近新建的公寓里。在他走后，潮崎住了进去。

持永和久本的事，仍旧无人知晓。也许警方察觉到了什么，但始终没有报道提及他们俩。他们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住进地下室的呢？

瞳是在一年前被诱拐的，而在那以后不久，和弥应该就前去探查了。持永和久本一定是在瞳变成那副模样之前就住进了地下室吧。

住田确实提到过，和弥曾登门调查。既然如此，在我踏入那栋房子时，左眼为什么没有丝毫反应呢？是因为眼球没有捕捉到开启记忆宝箱的钥匙吗？真是不走运。要是和弥调查那栋房子时的记忆复苏，说不定我立刻就能知道凶手是住田。

不过，我又想到了一个细节。

没错，一年前正巧是和弥戴眼罩的时候，而眼罩遮住的又正好是左眼……如果他是在那种状态下前去调查的，左眼当然不会留下任何记忆。

关于住田为什么伤害他人、夺人性命，许多人在杂志和电视报道中给出推论。有人说是性格使然，他能够以此获得快感；有人说他一直压抑着对人类的憎恶；也有人说他是在模仿国外的罪犯。一时间，各种推测甚嚣尘上，但在我看来没有一种是对的。

我眼中的住田非常冷静，就像科学家一样。当我拖着内脏艰难爬行的时候，他只是冷静地俯视着我。不知为何，在那段噩梦般的记忆中，我总觉得他穿着一身白大褂。他并不是医生，可他给我的印象就是如此。或许，住田并不是在杀人。他只是把人分解，只是在探究所谓的生命到底是什么。

我不知道该怎么描述住田拥有的神奇力量。那是来自神的祝福，还是来自恶魔的诅咒？我绞尽脑汁，也无法想到令自己信服的答案。当我受了伤、拖着内脏在地上爬行时，感受到的却是幸福，就如同世界被柔和的光芒包围，身体化作轻盈的羽毛。那不是超能力，也不是药物导致的幻觉。我想，这个世界也许只是一部投射在屏幕上的电

影，单薄而扁平。而住田拥有的神奇力量，就像是在屏幕上开了一个很小很小的洞，暗黑的力量便从洞里源源不断地涌出，将电影一点点侵蚀。

深入调查后，人们发现住田曾有过几次犯罪记录。杂志上是这么写的，据说是在他居住过的公寓及其周边得到的消息。至于是真是假，我无从考证。

每当我在病房里翻阅这些报道时，砂织总是一脸悲伤。虽然她什么都没说，但我知道她一定是想起了住田。后来我便不再在她面前看这些报道了。

我从未跟任何人说和弥是被住田杀害的。我想，以为和弥只是死于车祸，砂织会好受一些。

“砂织，那天你去京子家做什么呢？”有一天我问道。

“也没什么……”她削着苹果，告诉了我她去京子家送货时发生的事，“我偶然看见京子和她孩子的合照……”

砂织觉得那个孩子似曾相识。虽然照片上的他一脸稚气，但砂织几乎当场就确定了。

“那是在我父母的葬礼上，过来向我跟和弥道歉的年轻人。”

我惊讶极了。“那个在木材厂工作的人吗……”

砂织点了点头。

那个青年造成了和弥、砂织父母的死。他对此愧疚不已，在枫町自杀身亡。

后来，砂织去木材厂向父母的同事打听年轻人的姓名。

“京子的丈夫也过世了。”

她打听到了年轻人的姓氏，和京子亡夫的一样。京子之所以搬来枫町，一定与儿子有关。

“当时我没能立刻向京子确认，但几天之后，还是去她家问了她。”

京子一开始是否认的，但她屡次登门，京子终于证实了她的猜测。

砂织说罢望向我。虽然腹部的伤口已逐渐愈合，但我还是不能坐起来，只好躺在病床上，接受她的注视。

砂织把苹果塞进了我的嘴巴，我不得不咀嚼起来。阳光透过窗户洒了进来，静静的病房里只听得到咬苹果的清脆声响。

“姐姐，有件事我一直瞒着你……”我这样自然地称呼她，她也并不觉得奇怪。“其实，我根本不认识和弥。”

“嗯。”

虽然不确定她是否相信我，但我还是说起了左眼那些不可思议的事。但和弥的车祸等与案件相关的部分，我仍然绝口不提。

3

在腹部伤口愈合、手脚骨折痊愈之前，我的身体状况一直很奇怪。我不怎么感觉得到疼痛和冷暖，也没有食欲，不吃不喝好像也能活下去。

被住田切断手脚的瞳在地下室里生活了一年之久。大家都说她是靠地下室里的罐头活下来的。

虽然不知该如何解释，但我知道那不是真正的原因。我猜，正是我身体感受到的那股力量，切断了她走向死亡的路。

彻底痊愈之后，我的身体恢复了正常。

出院后，我回到了家中。虽然很不情愿，但我还是听从砂织和母亲的话，重新回到学校。我还是老样子，成绩不好，运动也不擅长。

但不知为什么，我身边有了愿意跟我说话的朋友，也正因如此，学校的生活渐渐变得有趣起来。

每逢长假，我便会回到砂织他们所在的枫町。虽然担心打扰到他们，但舅舅总是热情地留我住下来。砂织没有把我眼球的事告诉大家，因此舅舅对我跟和弥的关系依然有所误解。

还记得我们第一次一同吃饭时，三个人都安安静静，仿佛对方不存在。但现在不一样了，虽然不太明显，但饭桌上增添了些许温馨。我想，舅舅和砂织也许已渐渐从逝者的阴影中走了出来。若真是这样该多好啊，我在心中祈祷着。

我来到了和弥的墓前。我是独自来的，没有告诉砂织，所以花了好长时间才找到。走得筋疲力尽的时候，我终于发现了冬月家的墓。

我告诉和弥，一切都结束了。不过，我想他一定早就知道了，因为他的左眼一直陪伴着我，目睹了案件的始末。

那天，空中飘着淡淡的云，阳光透过云层洒下来。我站在林立的墓碑间，向和弥致以深深的谢意。

谢谢你。谢谢你让我看到你的记忆。因为你的陪伴，我才不曾退缩，才坚持到了最后。

我闭上眼，在心中如是说。对和弥的情意涌上心头，我几乎喘不过气，任凭咸咸的泪水簌簌而下。

每次去忧郁森林，我都会和木村、京子相遇。他们都想当然地以为我天天都会去咖啡店，所以在我没有现身的那段日子里，他们都很担心。

每当我坐上和弥常坐的位置，木村给我端来欧蕾咖啡时，我都会想起第一次来这里的场景。我环视店内，一切无比亲切。

我看向潮崎的那幅画。

“好像是通过他的遗物才知道的……”木村说，潮崎深爱的那个人，就是在枫町长大的。

“你是说画里的那个人吗？”

木村点了点头。

我走了过去，凝神望着那个不靠得这么近便无法看清的画中人。那是一个站在湖边、身穿红衣的女人。

“问了名字，我才知道也是我认识的人。她以前也常常来这里。”

妻子在异乡去世后，潮崎便搬到了她的故乡。将这幅画送给咖啡店，或许让他心中释然了不少。

我终于发现，大家都在这个小镇上凝望逝者的身影。

“菜深，你好像跟以前不太一样了。”

好久没见，京子和砂织都这么说。

“哪里不一样？”

她们都答不上来。后来想想，或许是我在不知不觉中改变了，而她们也在无意间察觉到了这些变化。

砂织和京子看上去就像一对母女。听说砂织一有空便会去京子家聊天。她们不光聊已故的亲人，也会聊生活中的琐事。

砂织还是会时不时捧着和弥留下的手表，悲伤地望着不再走动的秒针。但我知道，砂织心中那曾驻足于和弥之死的时钟，正一点儿一点儿地转动起来。

我在咖啡店里重读住田的《眼睛的记忆》，就是那个女孩将眼球装进眼窝，做了许多梦的故事。

渐渐地，我已经很少从和弥的眼球中看到过去的影像了。常常是一日将尽，我才发现这一天都没有看到他的记忆。这样的日子越来越多。

或许我已经看遍了烙印在眼球里的记忆。又或许，这颗眼球已经完全融入我的身体，再不能放映过去了。

我隐约觉得，后者才是正确答案。眼球给我放映的，一定得是属于别人的记忆才行；若不断播放我自己的影像，它一定忙不过来。

无法再看到和弥的记忆，我感到非常寂寞，但过了些日子，我也终于习惯了。

在我最后一次看到的画面中，住田出现了。那是个阳光明媚的日子，和弥与他并肩坐在一起，拿小石子扔着空罐头……这也是我第一次看到有住田的记忆。

我在图书馆目睹的，并不是和弥殒命的瞬间。他是在住田给他戴上眼罩、把他带到路边并推向驶来的车辆时，才死去的。我并没有看

到他咽下最后一口气的那一刻。这就是我一直以来的看法，直到有一天，我突然意识到并非如此。

也许，我是看到过那一刻的。

我曾做过一个噩梦，一个被车撞倒的噩梦。

案发时，和弥被戴上了眼罩，眼前一片漆黑；而我闭上双眼后，眼前的黑暗与之重叠在一起，记忆的宝箱应该也是由此开启的。我看到自己摔在车前的画面，但当时我也许是睡着了，又或者意识模糊，所以此前一直误以为只是一场梦。我当然无法确认事实究竟是怎样的，也可能只是我一厢情愿，可我还是相信，那并不只是一场梦，而是一段来自和弥左眼的记忆。因为，我看到那辆在画面中一闪而过的肇事车辆，是蓝色的。

在图书馆看到的影像里，车子是白色的。我后来才知道，撞到和弥的是一辆蓝色的车。而在那个无比真实的噩梦出现时，我还不知道这一点，却分明看到了那辆蓝色的车，由此可见那不仅仅是场梦。

我合上书，叫住了砂织，想要点杯咖啡。就在这时，我瞥见了吧台上的花瓶。我想起我曾看到砂织打翻这个花瓶的画面。真是难以置信，花瓶里的花竟和那时见到的一模一样。

是假花吗？我伸手摸了摸。是真的。也许是因为木村或砂织喜欢插一样的花吧？

“这些花，是住田以前摘来送给砂织的。”木村说，“到现在都还没枯，很不可思议吧？”

白色花朵的另一侧，砂织擦了擦鼻子。

4

夏天到了。一天，我在房间里吹着电风扇时，突然想起了什么。

我无法说清楚，因为那不是一段明确的记忆，也并不具象。

一种奇妙的疏离感浮现在脑中，难以言状，使我的世界和现实世界之间出现隔膜，让我感到有些不适。那感觉就像是在即将梦醒的时刻，察觉到自己尚在梦中。

这也许是记忆恢复的前兆。

我猜得没错。

记忆一点儿一点儿地恢复了。曾经我很害怕这一刻到来，但它实际上却发生得自然从容，我没有一丝抗拒。

在不知不觉中，我能说出小学班主任的名字，也记起了一家人去旅行的事。想到前阵子不会弹钢琴，我反倒觉得不可思议。学习成绩也突飞猛进，我当然很开心。

“你真的是菜深？”砂织歪着头，扯了扯我的耳朵。

快放开啦，真的是我——我嬉笑着躲开了。

“你看上去沉稳多了。”她将手肘撑在吧台上，神情有些落寞。我想，也许对她而言，那便是和弟弟别离了。

我一直认为我还是我。但名为遗忘的怪物，却在不知不觉中悄悄将“我”从我身上剥离了，剩下的，就只有从出生起存在至今的这个我了。请别误会，这里所说的“我”和“记忆”是两回事。

关于枫町的记忆依旧存在，我也仍然记得所做过的一切。但是，思考事情的我仿佛与过去判若两人了。

起初，遗失记忆时的我就像是在摇晃的根基上仓促建成的房子。回想起来，我感觉那就像是另一个人，无论是待人接物的方式还是思考问题的方式，都与现在截然不同。

就像母亲说的，我的一举一动都像个陌生人。

“我从没见过那么胆小的你。”

原来的我乐于倾听和表达，却在一夜之间变得不再愿意和任何人交谈，这让母亲不知所措。

我凝视着镜中的左眼。和弥眼中的影像已经许久没有苏醒了。无论我看到什么，都无法再开启那个记忆的宝箱了。有时我甚至会想，那起案件真的发生过吗？

收到警察寄来的信，就是在这个时候。

夏天过去，大学的入学考试即将到来，我开始上补习班。一天晚上回到家后，父亲递给我一封信。

那是一个很可爱的淡蓝色信封。一看到它，我便想起了相泽瞳。我在地下室发现她时，她身上包着的布袋就是用柔软的淡蓝色布料缝制而成的。

看了看寄信人，正是相泽瞳。

我回到房间，坐在书桌前打开了这封信。似乎是瞳请她母亲代笔的，因为不知道我的地址，便托警察转交给我。瞳在信中表达了谢意，还说希望能够再和我见面聊一聊。

我把这封信翻来覆去地读了好几遍。

回想起那段噩梦般的过去，恍如隔世。我想起了躺在婴儿车里的小小的相泽瞳，还有久本真一和持永幸惠。到现在，仍然没有他们俩被发现的消息。他们是不是依旧生活在森林里呢？又或者，他们其实根本不存在？

我想象着他们那巨大的身躯静静地潜藏在树木之间。一下雨，他们便躲进岩壁间的洞穴，一起望着滴落的雨水。他们活动着凌乱的手和脚，潜入世人所看不见的黑暗深处……

我从书桌上拿起了文件夹，它记录着左眼的记忆，我已经很久不曾翻看了。

不久前，我还抱着这份沉甸甸的文件在枫町四处走动。在被翻阅过无数次、已有些破损的纸页上，密密麻麻的都是如今看来有些陌生的字迹。和弥年少时看过的风景、砂织的一颦一笑……上面满满地记载着左眼带给我的过往。

我一页一页地翻看着。快要遗忘的感觉，就在这一刻苏醒了。和弥给我的眼球，突然涌上一股温热。我既惊讶又困惑，因为自从恢复记忆，眼球便一直是沉默的。

面前的纸页出现了重影，右眼和左眼中的画面渐渐错开。我静静地闭上双眼，右眼的世界消失了，影像渐渐定焦在左眼中。

视线离开了写满字的纸页，我眼前不再是自己的房间，而是枫町。

在我面前，废弃的铁轨向远方绵延。铁轨一侧是布满针叶林的山峦，在微弱的日光下，仿佛笼罩在黑暗中；另一侧是清冷的街道，高耸的铁塔一座接着一座。左眼中的我正漫步于遍地枯草的山丘，怀中抱着文件夹，眺望远方。

我意识到，这不是和弥的记忆，而是我的。

原来左眼一直都记得。记得我为了救出相泽瞳，四处追寻凶手；记得我为了找到蓝色砖房，日日在枫町奔走；记得我忍耐寂寞，穿行在寒风中；记得我不知所措，记得我仓皇惊恐……这一切，左眼都深深记得。

我望着这条锈迹斑斑、延伸至远方森林的铁轨。我踏了上去，摇摇晃晃地保持着平衡，向前走去。

那些记忆仍盘桓在脑海中，我仍记得当时的我在想些什么。但现在，我的所思、所想、所好，都已发生改变；面对生活的种种波澜，我的反应也与过去截然不同。

所以我想，她，也许并不是我。在她失去记忆、陷入不安时，她所感知到的自我一定也不是现在这个我。

渊博理性的人也许会说“她”并不存在，又或者称她为“失去记忆时的我”。

在摊开的文件夹前，我静静地闭上眼默祷。“她”的消失，等同于一个生命的消逝。我不希望任何人说她不存在，说她不过是记忆失序时留下的小小疮痂。这个与“我”截然不同、稚拙弱小的“她”，是真真切切地存在过的。更何况，这颗眼球带给我的，是属于另一个人的记忆……

她如同朝露般在这个世界短暂地存在过。但她却遭遇了种种磨难，痛苦不已。她有多么不易，我完全明白。

在学校里大家总是提起我，拿她和我比较，她无法不为自己的存在感到悲哀。她寻寻觅觅，希望能有一个容身之所，心中充满悲伤。她觉得自己一无所长，为此自卑不已……

但她并没有认输。不管面对多么可怕的事物，她从不曾逃跑。

我闭着眼伏在书桌上。

房间依然维持着她布置的样子，静谧的夜悄悄潜入窗台。夏天已经过去，空气中多了一丝凉意。距离她踏上枫町，已过去半年。

望着阴郁的天空下，怀抱沉重的行李、走在铁轨上的她，我在心中许下誓言——

我一定不会忘记你，一定。你是我认识的最最坚强的人。我会把你放在心中，直到永远。

后记

大家好，我是本书的作者乙一。大家过得怎么样？我每天都会去小餐馆喝无限续杯的饮料补充营养呢。今天风特别大，从餐馆回家的路上，我差点儿被吹走，险些就挂在路边的卡车上了。若是这样，还不如被车撞了算了。

《暗黑童话》要出文库版了。我没有大幅修订，所以已经买过上一版的读者们，不必再特意买文库版找不同了。

《暗黑童话》是我第一部写了两百多页稿纸的作品。那时我大学刚毕业，没有找工作，决定靠写小说为生。

“写得很差也没关系，总之先写一部长篇小说试试看吧。要想作为职业作家生存下去，这是必须跨越的一道坎。”

这就是我写《暗黑童话》的初衷。写出这么奇怪的东西，真是抱歉。

我今天在小餐馆里读《暗黑童话》的清样。清样是什么呢？就是书出版之前的原稿。通读清样，便是做最后一轮检查，看看有没有漏字、错字，有没有什么地方还需要修改。这项工作得非常仔细才行，所以我握着红笔，瞪大眼睛，一边用饮料润喉，一边面对稿子。

不过，《暗黑童话》是我道行还不深时写的。每每从字里行间看到过去那个不成熟的自己，我都会体温骤然上升，心跳也猛地加快。

太丢人了吧，我写的东西实在是太丢人了，简直没法读下去，就像阅读十多岁时用心记录心情的日记一样——虽然我没写过那种日记，但感受大体如此。

只读了一行，我便自觉脸红了。再读一行，握着红笔的手开始颤抖，双脚也不由自主地在桌子下跺个不停。又读一行，我在心中咆哮着，恨不得把清样揉成一团，摔到墙上。

读到第二章的时候，我已经羞耻至极，感觉快要失去理智了。

不久以后，这些令人崩溃的文字就要被印刷出版、面对世人了。一想到这令人难堪的羞耻，我大脑深处的某样东西就砰一声断裂了。我忍不住要发出猴子一样的怪叫，赶紧用手捂住嘴。

坐在隔壁桌的一家人目睹了全过程。那是一对夫妻，带着一个小学生模样的男孩。

别看了，别盯着我看了，别用那种打量可怜人的眼神看我行不行啊——

我一手握住一根筷子，已经决定好要战斗了。我斜眼一瞥，发现他们仿佛看到了什么不该看的，慌慌张张地移开了视线。他们肯定在偷偷嘲笑我呢，我能从他们交会的目光中看出如下对话——

母亲：“哎，快看隔壁桌那个穿着老土的运动衫的年轻人。他就是马上要出版那部幼稚长篇的乙一呢。”

男孩：“我可不要变成他那样的人！”

父亲：“是啊，隆史，你可要越长大越优秀哟。千万别想着靠写些尴尬的小说过日子啊。”

男孩：“嗯，我会认真学习的，将来去好公司工作。等上了大学，我就会努力找工作的。我才不要靠写小说过日子呢。”

隆史……啊，隆史，你真聪明。你说得一点儿也没错，隆史……

我手握筷子，盯着那个男孩。那位母亲仿佛怕我把她的儿子吃了似的，搂紧了男孩。

隆史说得一点儿也没错。我为什么上大学时没有好好找工作呢？我为什么就决定了靠写小说过日子呢？要是当时没有产生那种念头，

后来我肯定不会写长篇小说，也肯定不会写这部《暗黑童话》，更不会现在读清样读到快要呕吐了。

当大学同学认真找工作时，我在给朋友的独立电影帮忙，也在杂志上刊登短篇小说。那时我在研究室待得要发疯，就靠这些喘口气。那种情况下，我哪有心情找工作啊。是我自己从西装革履的面试里，还有各种各样的考试中逃跑的。所以，如今当同学们都穿着西装的时候，我依然穿着这件破破烂烂的运动衫。

同学们西装革履的样子对我来说实在太过耀眼。他们顺利地融入了这个社会，每天都在成长。而我却每天窝在小餐馆的角落里，吮吸着齁甜的饮料，像只甲壳虫似的汲取营养。何来成长可言？我每天都在后退。我和他们有着云泥之别。只想哭。不想活。

隆史，千万不要变得跟我一样啊。你要认认真真过日子。你喜欢棒球就继续打棒球，但可别老让父母操心。

我对隔壁桌的男孩送出了灿烂的笑容，为他加油打气。隆史的父母猛地站起来，拽着他的手就走。目送他们走出餐馆后，我努力控制着不让自己的心脏爆炸，又回到了清样的校对工作中。然而，我满脑子都是隆史。隆史，你要加油啊，可别成为小说家。找一份好工作，用挣到的第一笔钱给父母买礼物。你可一定要这样啊。

校完清样，我走出小餐馆，蹬上自行车回家。大风快把我掀翻了。就在那时，一辆卡车紧贴着我的脑袋驶过。我对司机感到深深的愤怒。你为什么不撞上我？为什么就不能把车再往左边开三十厘米呢？太差劲了。

那么，就是这样。我又活了下来。这个文库版又能出版了。

二〇〇四年三月十八日

乙一

Table of Contents

封面页
扉页
目录
眼睛的记忆 前篇
第一章
第二章
眼睛的记忆 后篇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后记

返回总目录


乙一
死にぞこないの青
将死未死的青

将死未死的青

〔日〕乙一 著　连子心 译



南海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将死未死的青/（日）乙一著；连子心译. -- 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20.7

（乙一作品）

ISBN 978-7-5442-9700-4

Ⅰ. ①将… Ⅱ. ①乙… ②连… Ⅲ. ①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Ⅳ.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221045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30-2019-110

SHINIZOKONAI NO AO

by OTSUICHI

Copyright © 2001 by OTSUICHI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GENTOSHA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Chinese (in simplified character only)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20 by ThinKingdom

Media Group Ltd.

Chinese (in simplified character only)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GENTOSHA INC.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Taipei.

本书由新经典文化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授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目　录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后记
返回总目录

第一章

1

我算是个胆小鬼，常为许多事而战战兢兢。小学三年级之前不敢夜里一个人上厕所，柜子有一丁点儿缝隙我都害怕。门才微微打开，我就会想象那背后有张人脸正注视着这边，因此不把门关得严严实实我就无法安心。我知道幽灵是否存在尚无定论，可就是怕得不得了。

直到最近，我才发现，我可能比其他孩子都要胆小。

春假的一个星期天，我和几个朋友一起骑着自行车去学校旁边的超市买东西。我们是去买一种叫“吓人巧克力”的零食。这种零食的包装袋里附有贴纸，收集贴纸在男孩们之间很流行。我们专程骑自行车过去是有原因的。这种商品很热门，刚上架就会被孩子们一抢而空，在一般的商店里很难买到。

我有个名叫道雄的朋友，他的妈妈在学校附近的超市上班，说星期天十点左右吓人巧克力会上架。我们听到这个消息后，就决定一起去超市。最后，我们痛痛快快地将吓人巧克力全部买下。

“谢谢阿姨！”一个朋友对在超市上班的道雄妈妈说道，声音听起来亲切无比。

道雄妈妈身穿超市的制服，对着他笑了笑，然后看向我。“你好啊，正雄。”

我心里想着应该向她道谢，可是话怎么都说不出口。不知道为什么，我有些害羞，也有些害怕。

我没法儿和不太亲近的人好好说话。我认为这是因为我认生。在从未交谈过的人面前，我甚至没法儿直视对方的眼睛。所以，我在道雄妈妈面前低下了头。

走出超市，我们骑上了自行车。这是我们最常用的交通工具。妈妈曾说，我们骑着自行车排成长队的样子就像飞车党一样。

我骑着自行车，想着没和道雄妈妈打招呼的事，心中后悔不已。朋友真诚地道了谢，我却什么也没说，她一定觉得我是个没礼貌的孩子吧。

我们来到公园，打开零食，寻找里面的贴纸。这些贴纸叫“吓人贴纸”，有很多种类。在商店里购买时因为有包装袋，看不到里面是哪一种。因此，吓人巧克力有和赌博一样的乐趣。

“太好了！”一个朋友叫嚷着从袋子中取出贴纸，高高举起。贴纸在阳光下反射出七彩的光，是非常难拿到的珍贵品种。

朋友们纷纷把巧克力扔进了垃圾桶。大家只是为了得到附赠的贴纸才买这种零食，并不会吃与贴纸一起放在袋子里的巧克力，一股脑儿扔掉了。

我效仿他们，也这样做了。

不知道为什么，这时我才意识到，我比大家都胆小。

朋友们无论跟谁都能自如地交谈，和陌生人也能打招呼，举手投足都显得无所畏惧，还能吃的零食也会毫不犹豫地扔进垃圾桶。我和他们做了一样的事，可每当此时都很害怕。扔掉食物在我看来是非常不好的行为，大家却都视为理所当然。害怕的只有我一个人而已。

可是，如果大家知道了我因为这点儿小事就战战兢兢，一定会取笑我的，于是我就佯装若无其事的样子。

我就读的小学离城镇中心有点儿远，周围大多是田地。从我家出发，穿过田间小路，走过栽培草莓的塑料大棚，再跨过唯一一条贯通镇子的国道，就抵达学校了，经常会有拖拉机飞溅着泥灰行驶在我上学的路上。

有一个亲戚大婶住在离我家稍远些的地方，她曾在开车载我时说：“这一带真是乡下啊。”在听到她这样说之前，我从没觉得我住的地方是乡下。我很意外，还感到有些受伤。在我们班，乡下这个词基本上是用来取笑别人的。

那是春假结束后、开学第一天的早上，我和道雄一起去上学。这个冬天异常寒冷，冻得人手脚发僵。进入四月后，天气暖和了不少，但早上还是很冷。我们俩打着寒战，走在去学校的路上。整个春假里我都没有背过书包，因此时隔许久又背上它，带给我一种似怀念又似厌烦的心情。

“听说新来的班主任是个刚上任的新手。”道雄说道。

我所在的小学只有两百个学生。新学年到来，我和道雄升到了五年级，但因为不会换班，我们今年也还是同班同学。[1]

“那他还很年轻喽？”

听到我这样问，道雄歪了歪头。“听说刚大学毕业。”

就算道雄这样说，我们也根本不知道所谓的大学究竟是什么，连想象都很困难。

道雄和我从上幼儿园起就是朋友，我们经常会聊关于塑胶模型的话题。

“果然，不等颜料干了再涂第二遍，漂亮的颜色就出不来啊。”这是他的口头禅。

每当我在家里给塑胶模型上色时，父母都会抱怨颜料的气味太呛。而道雄家很宽敞，所以我经常去他家。用斜口钳将零件取下来之前，要先进行彩喷，否则成品就只是单调的白色塑胶模型。

到了学校，正要把鞋子放进室内鞋箱时，我发现我的鞋箱里放着别人的鞋。

“正雄，错啦。那是四年级学生的鞋箱。”道雄说。

我忘了自己已经升到五年级，还想着把鞋子放进三月之前使用的鞋箱。教室自然也换了。我们上学年所在的四年级教室就在新教室旁边，我差一点儿就闯了进去。虽然这天早上没有弄错，但我担心总有一天会出岔子，心里有些害怕。光是想到低年级的同学指着我哈哈大笑的样子，我就脸色发青。

崭新的教室给人一种疏离的感受。若是有人用过，墙壁就会变得乱糟糟，贴着学生们在美术课上画的画和书法课上写的四字成语。可是，开学第一天的教室太朴素了，只有一面简单的圆钟挂在墙上。

教室焕然一新，桌子也换了新的。刚走进教室时，我迟疑着不知该坐到哪里。仔细观察后，我发现大家都气定神闲地坐在和四年级时一样的座位上，于是我也坐到了原位。每两列桌子并在一起，男生和女生挨着坐。我们总是在新学期之初通过抽签决定座位的顺序。今天是开学第一天，肯定会重新抽签，进行调整。

大家吵吵闹闹的。春假的结束让我有种走到人生尽头的感觉。总的来说，我不喜欢上学，因此心情郁闷。不过时隔这么久，又一次近距离感受大家的喧闹，让我开心了一些。接下来就要开始新生活了，我心中也充满了新学期之初常抱有的那种期待。

班主任羽田老师打开门，第一次走进了这间教室。大家停止吵闹，教室归于平静。同学们匆匆回到自己的座位上，等候讲台上的老师发话。

羽田老师很年轻，身材瘦高，声音洪亮，散发出不像是新手老师的从容气质。

“大家好，很高兴认识大家。我刚成为老师不久，有很多事还不明白，但是希望今后能与大家相处愉快。”

羽田老师认真地在黑板上写下了他的名字——羽田光则，接着便开始介绍自己。他的爱好是运动和露营。

“上大学的时候，我经常踢足球。”

羽田老师说罢，男生们随即欢呼起来。我也喜欢足球，但不像大家那么痴迷，所以没有仅仅为此就对老师充满尊敬之情。

羽田老师说他常踢足球，这一点一目了然。他的体格、脸型和发型，使他看起来俨然是个足球运动员。

四年级时，大家经常在体育课上踢足球。我虽然有点儿胖，不擅长运动，却也挺喜欢足球。在体育课上练习跳马时，我清楚地知道自己“做不到”；但踢足球时，只要随意追着球跑，做出要踢的样子，就会有种参与其中的感觉。我害怕失败，有时也会希望球不要到我这儿来，但这也比马拉松跑最后一名要好得多。

羽田老师很快就和大家熟悉起来。

一开始他确实给人一种拘谨的印象。可能对他来说，这是第一次担任班主任，他还不知道该怎样对待我们吧。同样地，对我们来说也是如此。

羽田老师的第一堂课是语文课。[2]他先是哗啦哗啦地翻着课本闲聊，之后便开始朗读课文。同学们静静地听课，对他为了活跃气氛而说的笑话几乎没有反应。因此，站在讲台上的羽田老师有时就会不知所措地支支吾吾起来。

拉近我们和羽田老师距离的，是发生在课间的一件事。

见羽田老师在办公室，几个男生就在教室里胡乱地踢起足球，结果把窗玻璃打碎了。大家都以为羽田老师肯定会动怒，那几个男生也做好了心理准备。

然而，羽田老师并没有发脾气。“没有受伤就好。我以前也经常干这种事。”

以后不要在教室里踢足球了——他只是这样简单地提醒道。从此，羽田老师留给男生们的印象就与其他大人不同了：他是一位可以和学生沟通的老师。

羽田老师每周一和周四都会发一次复印材料。那是类似于年级报的东西，内容是老师的想法和班级的现状等。材料最上方写着“五年级时报”几个大字，这就是它的名称。

“这位老师挺认真的。”妈妈读着我带回家的《五年级时报》，这样说道。羽田老师写的评论很有趣，我们全家人轮番阅读。

有一天，老师带着金鱼来到了教室。他把水缸放在教室后面，打算用它来养金鱼。

“为什么是金鱼呢？”道雄看着水缸嘟囔道。

“为什么不是狗或猫呢？”我怔怔地盯着水缸中持续冒出的气泡。比起金鱼来，肯定是猫更可爱啦。

“是因为狗和猫太吵了吧？”

“也是，必须得是不会叫的动物才行。”

“食人鱼应该也不错吧？”道雄说着，轻轻一笑。

食人鱼是肉食动物，听说还会袭击人类，似乎很符合男子汉的心理。

我看着在水缸中慢悠悠地摆动尾巴的金鱼，心想要是能当生物代表就好了。生物代表负责照顾金鱼，那是委派给同学们的各项工作中最轻松的。

羽田老师深受大家喜爱。午休时间，男生都会和他一起玩“足球棒球”。

这是一种用棒球的打法来玩足球的游戏，投手投出足球，击球员则将球踢出去。交战双方根据体力和体格分成红白两队，分组时不能让其中一方过于强势。进行足球比赛时，我们也常常分成红白两队。

在足球棒球比赛中，羽田老师显得格外强劲。因此，他所加入的队只得把擅长运动的同学让给另一队。

羽田老师踢出的球飞得很远。他不愧是过去常踢足球的人，技术高超。足球从退到赛场边缘的守门员的头顶越过，变得越来越小，我们男生全都张大了嘴巴，眼睁睁地看着。

当羽田老师担任击球员时，几乎每次都是全垒打。但好在擅长运动的同学被分到了另一队，所以比赛还是会进入白热化。

羽田老师已经完全和班上的男生打成一片了。虽然仍是老师和学生的关系，但他有时会和同样喜欢足球的男生们一起，为喜爱的球员欢呼雀跃。这样的老师简直就像好朋友一样，融入了我们的集体。在历任班主任中，他是第一位让大家感到如此亲近的。

然而，我却几乎没有和羽田老师说过话。我对足球一窍不通，能与人聊的话题只有漫画、游戏和塑胶模型，而这些似乎都无法让我和羽田老师产生交集。

我在班里毫不起眼，恐怕羽田老师连教室里有我这个学生都不知道吧，而且我似乎天生就对老师极度恐惧。

我试着回想前几任班主任，却怎么也想不起他们的脸。毫无记忆。我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大概是我从来没能与他们亲近地交谈，所以才没有留下印象吧。

与老师说话时，我总是小心翼翼地选择措辞。我总在想，和老师说话这件事本身会不会就很失礼，所以甚至很少和他们搭话。不知为什么，在我的观念里，只有有事的时候才能主动找老师，否则不能与老师攀谈。

我很羡慕那些能和羽田老师愉快地谈论足球的同学。我也想和羽田老师变得要好，因为他总是笑脸相迎，让大家很开心，仿佛周身笼罩着一圈明亮的光环。如果羽田老师能和我聊聊漫画或游戏，我一定会很高兴。

四月的一天，羽田老师到我家家访。因为能见到口碑很好的羽田老师，妈妈从前一天开始就喜上眉梢了。我有一个在上初中的姐姐，就连她都想见羽田老师。我常常吹嘘羽田老师长得很像某个足球运动员，所以姐姐向妈妈这样请求道：“老师来了以后帮我拍几张照片，好吗？求你了！”

玄关的门铃响起，羽田老师到了。

“欢迎您，老师。”

妈妈和老师在玄关笑容满面地互相寒暄。我见此情景，没来由地害羞起来。妈妈和老师站在一起，感觉好奇怪。

老师被带往客厅。也许是地处乡下的缘故，常有人说我家宽敞。老师也在前往客厅的走廊里说道：“房子真大啊。”不是在夸我，可我还是有点儿高兴。

我将盛了麦茶的茶杯放在托盘上，端到坐在客厅沙发上的老师面前。这是前一天妈妈嘱咐的工作。她是想借此彰显我是个有家教的好孩子吧。

“正雄在学校听话吗？”妈妈问道。

我坐在妈妈身旁，紧张地听他们谈话。我讨厌这样的氛围，很想逃开去看动画片，但自然没有付诸行动的勇气。

“胆子有点儿小，不过学习倒是很努力。”羽田老师回答道。

我很少在上课时举手发言，老师指出了这一点。其实我并不是不知道答案。就算知道，我也不敢举手，我就是这样的性格。我非常害怕引起别人的注意，而且如果自以为知道答案，自信地举起手，结果却回答错误，之前越是信心满满，之后就越是难为情，还会因失败感到丢脸。我在脑海中描绘了各种各样失败的方式，紧张得后背冒出汗来，于是越发不敢举手了。只要一举手，同学们的目光似乎就会一齐落在我身上。我很害怕，觉得大家似乎都在期待目睹我的失败。

“老师，今后请您多多关照正雄。”妈妈恭敬地低头行礼，目送羽田老师。

“那我就此告辞了。”羽田老师坐进停在我家停车场上的黑色汽车，向我挥了挥手。

我很高兴。羽田老师担任班主任已经两周，我还没有与他亲近起来。我们只说过两三句话，还是他在闹哄哄的教室里和大家交谈时顺口对我说的。而老师向我挥手则有另外一种意义，是一种亲密的动作。我望着远去的汽车，为家访顺利结束松了口气。

“老师是个好人，真好啊。”那天吃晚饭时，妈妈对我说。

“哎，我也想看看羽田老师！他是个怎样的人呢？长得帅吗？”姐姐靠近妈妈，追问道。

“很像一个当下颇有人气的艺人呢。”妈妈补上这一句后，姐姐更大声地嚷嚷起来，看上去更不甘心了。

“下次小信的老师也会来家访，到时候你来端茶吧，这样你就能看到老师长什么样了。”

我们是五口之家，除父母之外，我还有一个姐姐和一个弟弟。弟弟小信上小学三年级，比我小两岁。小信与我截然不同，他很活泼，跑步也很快。兄弟之间差别这么大，或许很罕见。小信前几天过生日的时候，向妈妈要的礼物是棒球手套。他的这个选择让讨厌所有运动的我无法理解。

“可小信的老师是女老师啊！”姐姐发出的声音近似于悲鸣。

2

在我们班，每个人都会被分派工作；分派到什么，就被称为“某某代表”。比如，配餐代表要在用餐前站到教室前念出菜谱，接着说

“请把手合起来，一起说‘我开始吃啦’”，然后大家才开始用餐。若是体育代表，就要在上课前准备好要用到的垫子和球，然后站在最前面喊口令，带领大家做准备活动。

通常各项工作会在新学期伊始分派好，一直到下个学期之前都不会变更。如果被安排到不喜欢的工作，整个学期就不得不做讨厌的事，所以我们在分派工作时都很认真。

家访结束后那一周的星期四，我们在开班会的时候决定这件事。

“想当报纸代表的同学请举手。”

羽田老师说完，有几个同学举起了手。报纸代表要制作并发行年级报。不同于羽田老师制作的《五年级时报》，这份报纸是从学生的角度来报道的。

我们共分为九组代表，每组由三至四人组成。受欢迎的小组会有很多人举手报名。大家都有所偏好，可又不能让所有人都加入想进的小组，否则不受欢迎的小组就没有人了，班级的运作便会出现各种问题。

“想当生物代表的同学请举手。”

羽田老师话音刚落，有六个人举起了手，我是其中之一。生物代表只用负责喂养金鱼就好了，因此我非常想当选。

如果当了配餐代表或体育代表，就必须站在大家面前，我想避开这一点。凡是要出头露面的事，我都想避开，大家的视线集中在我身上会让我忸怩不安。若我做错什么，马上就会暴露，还会被人嘲笑。我很害怕这一点，所以希望能当上生物代表。

生物代表只需要每天定时给金鱼喂食、每两周清理一次水缸就足够了。这是一项不会引人注目、完全在幕后进行的工作，可以一个人默默地完成。

生物代表有三至四个名额。本来应该是三个，但根据其他小组的人员情况，有可能额外增加一人。

“我不喜欢用猜拳来做决定。大家最晚后天讨论好，决定出由谁当生物代表。当上的同学请告诉我一声。”羽田老师这样说道。

想当生物代表的有我、井上、牛岛、江口、木津和古田，三男三女，共六个人。三个女生总是一起行动，是一个小团体；井上和牛岛则总是在踢足球时一起担任前锋，关系很好。

那天傍晚，我一直担心生物代表人选的事，可是没有人来找我讨论。我以为第二天才会开会决定这件事，于是什么都没做就先回家了。

我和道雄并肩走在回家的路上，聊着《龙漫CORO-CORO》。这是每月十五号发售的漫画杂志，很受男生欢迎。《哆啦A梦》《天才少爷》等备受喜爱的漫画都在这本杂志上连载。在我们之间流行的玩具，比如吓人贴纸、迷你四驱车，还有索斯机械兽，也都是我们从这本杂志上知道的。

“正雄，这期的CORO-CORO借我看看，好不好？”道雄走在又窄又长的田埂上，熟练地保持着平衡。我们把《龙漫CORO-CORO》简称为“CORO-CORO”。

上下学的那条路一侧是广阔的田野。放眼望去，远处连绵的山脉就像一道高耸入云的墙。阴天的时候，由于覆盖着浓密的树林，山峦看上去一片黛绿；而在天空蔚蓝的日子，山峦也仿佛被染成了蓝色。那天天气晴朗，群山仿佛蒙上了一层蓝莹莹的滤色镜。田野里灌满了水，不知什么时候会开始种稻。我对此毫无兴趣，甚至不知道插秧的季节，但我很喜欢蓄满了水的田野。它们盈满视野，宛如一面面朝向天空的镜子。

“哎，去年的这个时候，《大长篇哆啦A梦》是不是开始连载了？”

听我这么一问，道雄点了点头。我可能是记忆力变差了，去年的事现在就记不清了。在他表示肯定之前，我真没有把握。《哆啦A梦》一般是一期连载一集，但电影版的《大长篇哆啦A梦》会持续连载好几个月。

“今年还没开始呢……可去年的这个时候，已经开始连载了啊。”我担心今年可能没有电影版《哆啦A梦》。

“今年会不会不连载漫画，直接上映电影呢？”

“会吗……”我嘟囔着，将肩上歪斜的书包调整好。

“啊，你看这个！”道雄站在水渠边缘，看着灌满水的田野。我也顺着他所指的方向看去。

田野里只有泥和水，但并不浑浊。泥都沉淀在了底部，水则清澈透明。突然，水底有东西微微动了一下。定睛一看，是一只指尖大小

的生物，身体是半透明的，所以很难将它与水底的泥区分开。它身上有节，还有小小的脚，看起来像虾。我们称它为恐龙虾。

有一种叫马蹄蟹的生物，与这个不同。[3]我记得曾在语文课本上看到过，马蹄蟹是一种天然纪念物，十分珍贵，而恐龙虾只要仔细在田野里搜寻就能找到。恐龙虾是一种完全不同于天然纪念物的生物，生活中随处可见，准确的身份却不详。我们虽然称之为恐龙虾，但并不知道这是不是它的正式名字。

道雄伸出手，将食指浸入水中，恐龙虾吓得四处逃窜。道雄将指尖戳进了水底，沉淀的柔软淤泥像一股烟似的扬起来，弥漫到透明的水面。

我怔怔地想着，要是能当上生物代表，就提议养一些金鱼之外的生物，恐龙虾就挺不错的。饲养大家都熟知的生物没意思，倒不如恐龙虾这种出人意料的生物来得有趣。

如果把这个想法告诉羽田老师，他会怎么想呢？他会觉得有趣吗？如果会，那我就太高兴了。

次日，我当上了生物代表。

第二节课结束后，羽田老师来找我。我没怎么和他说过话，很紧张。

“正雄，你是生物代表吗？”羽田老师告诉我，早上井上和牛岛已经表明了放弃当生物代表的意愿。

如果坚持要当生物代表，最后或许会被强制编进其他人数不足的小组，而且有可能正好是自己讨厌的小组。他们肯定是预料到了这一点，于是做出判断，认为趁早主动退出、选择其他还有名额的小组更明智。

但这只是我的猜测，不是实际询问后得到的确切答复。井上和牛岛是班级里十分活泼的男生，很少和我说话，所以我不敢去询问他们退出的理由。我们学校没有分班制度，自入学起我就和他们同班，按理说应该可以和他们轻松地交谈才对，但其实不是的，我会很紧张。

总之，想当生物代表的人还剩四个。生物代表本来最多只有三个名额，但因为之前提到可能会额外增加一人，所以我答道：“嗯，我是生物代表。”

老师点了点头。“好，我知道了。”说罢，他就离开了教室。

第二天我一到学校，就察觉到了某种微妙的变化。与以往不同，教室里弥漫着一种令人如坐针毡的氛围。起初我以为是错觉，但过了一会儿，便确信这是事实。

教室里有这样诡异的氛围，是因为所有人的视线都集中在我身上。不知道为什么，大家都在看我。我转过头想要确认这一点，只见大家连忙转移了视线，和旁边的同学说起话来。虽然脑后没长眼睛，可是我能感觉到，我转回头后大家又都看向了我，视线中还有一丝轻蔑的意味。

我不安起来。这是怎么了？我切身地感受到了，大家的视线灼热无比，几乎要将我烧焦。我心中十分忐忑，不知该怎么办才好。

我向坐在旁边的姓二宫的女生问道：“大家好像很奇怪……发生了什么事吗？”

新学期伊始因座位调整而坐到二宫旁边时，我还有些窃喜，因为她很好相处，就连我这样的男生也很容易与她搭话。她是女生，但每个月都会买CORO-CORO，还会跟我聊漫画。女生里看CORO-CORO的只有她。

“为什么呢……我也不知道。”二宫歪着头说，“正雄是不是做了什么？”

“应该没有啊……”

就在这时，有个女生向二宫招了招手。二宫起身走了过去。

那个女生带着厌恶的表情看着我，在二宫耳边嘀咕了些什么。我在座位上看着她们，隐约觉得有不好的事情在暗中发生了。

“……她说什么了？”二宫回来后，我问道。

“没什么。”她冷淡地应了我一句，结束了对话。

上午的课结束后，正要回办公室的羽田老师走到我的桌子旁。“待会儿来办公室找我。”

看到他一脸严肃，我不禁有些紧张。

我来到办公室，找到羽田老师的工位，就在门附近。桌子上放着老师摊开的课本，不同于学生的，上面有许多用红笔写的批注。书旁边还有卷笔刀、课程表和茶杯之类的东西。

羽田老师看到我进来，皱起了眉头。“老实说，你不是生物代表吧？”

突然听到老师这样说，我心中忐忑起来。然而，因为畏惧老师，我什么都说不出口，只是呆呆地站着，等待他接下来的话。回过神来时，我发现自己双手手指拧在一起，毫无意义地扭动着。

老师说，他从想当生物代表的三个女生那里听说了我做的坏事，因此他把我从生物小组调换到了人数不足的体育小组。

调换小组让我受到了打击，但更让我在意的是，似乎发生了一些误会。我做了什么坏事？我本应向老师问个明白，却没能说出口。老师完全把我当成做了坏事的孩子，丝毫不打算听我辩解，只是对我发怒。

我一句话也没说就离开了办公室，琢磨着事情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可怎么也想不明白。回到教室之前，我在走廊上碰见了道雄。他耸了耸肩，把在教室听到的流言告诉了我。这时，我才知道自己处于什么样的境况之中。

道雄说，决定生物代表人选的讨论在我毫不知情的时候举行了。我没有参加，所以被大家认定“没有资格当生物代表”。那五个人经过了长时间讨论，最后两个男生不得不主动退出。

没有参加讨论的我当上了生物代表，大家不接受这件事。即使我是通过额外的名额当上的，可是在那两个退出的男生看来，我的做法完全就是钻空子。

没有人叫我参加讨论，我才误以为我是可以当选的……我想向大家解释，我并非抱有恶意，也不是为了当生物代表而钻了空子。可当我开口想要辩解时，大家都面露厌恶地避开我，装作听不见。

我感觉自己仿佛成了透明人。

道雄说：“正雄你也有做得不对的地方，应该问问大家要不要讨论，然后再回家的。”

我做不到。我不敢跟三个女生搭话，而那两个男生又是班里的中心人物，常常被一群人围着，我难以开口。我要主动和人搭话时，就会不安、恐惧。我只敢与较为亲近的一小部分同学交谈。

我想告诉大家一切都是误会，却没有人听我说，我也不知道该怎样解释。我什么都没能做到。

3

羽田老师的风评很好，班上没有一个同学说他的坏话。他年轻又帅气，仅凭这一点就让其他班的同学羡慕不已，我们也以此为荣。

对于将班级带领得很出色这一点，羽田老师自己似乎也感到非常满意。有一天，教导主任和他站在办公室外的走廊里交谈，被我撞见了。

“羽田老师，孩子们好像很喜欢您呢。”教导主任面带微笑地说道。

羽田老师听了，高兴地点了点头。“啊……这才过了一个月而已。今后还要继续努力才行。”

同学们似乎也都为班主任是羽田老师而感到庆幸。他很有趣，又会踢足球，就像一位值得信赖的船长。他宣布的规矩，我们都能安心遵守。

之前有粗野的孩子不听老师的话，故意绊倒低年级的同学，惹得他们号啕大哭。如今，就连这样的家伙也对羽田老师言听计从。他们用崇拜兄长的眼神看着老师，与他亲近起来。

然而，随着时间流逝，不满开始出现。黄金周[4]结束后，渐渐有人开始否定羽田老师。

事情发生在数学课上。羽田老师在黑板上写了一串数字，画了许多图表，认真地教授知识。虽然如此，大家还是讨厌学习。终于，下课铃声响起，同学们的脸色倏地明朗起来。

但是，羽田老师没有停下来。

“大家没有认真听讲，所以我打算过一会儿再下课。现在我在讲的内容非常重要。”

大家对此感到不满。听到教室里到处传来埋怨的声音，羽田老师似乎觉得十分意外，面露惊讶之色。

还有一次，羽田老师让我们朗读语文课文，不是齐声朗读，而是按照座位顺序轮流站起来，每人读一段。快轮到我的时候，我不安起来，祈祷自己要读的段落尽量简短。

当我们读到宫泽贤治[5]创作的故事时，一个女生扭头与后面的同学聊天。羽田老师发现后，突然大吼道：“认真听讲！”

他的声音大得仿佛在教室里投下了一颗炸弹。正在朗读的同学被吓得噤了声，教室里顿时一片死寂。

没过一会儿，被训斥的女生哭了起来。下课后，大家都说羽田老师太过分了。

还有一次，羽田老师临时让大家做测验，不仅如此，听说他当天晚上还往成绩差的同学家里打了电话。大家对此议论纷纷。

“如果不这么做，大家不是都不学习吗？老师是为了你们好才这么做的。”羽田老师在课堂上这样说道，仿佛在叹息我们为什么都不理解他。

羽田老师在同学们之间的风评渐渐跌落。

自从分派工作那件事以来，我就变得不想上学了。早晨去学校前，双脚就会变得沉重，必须拖着两条腿才能走路。到了学校，也没人愿意和我说话——话倒是会和我说，只是态度非常冷漠。

我没能向大家解释那件事是个误会。我只和道雄说过，却无法向每个人一一说明。大家似乎也不想听我辩解，当我主动与他们说话时，每个人好像都想尽快结束对话。拒绝的意味倒不是很明显，只是我能从大家的眼神或动作中感受到。

只要我一开口，大家立刻就将视线移开，并岔开话题。这样一来，我不禁悲伤起来，只好闭上嘴，再也不说话。所有的事都让我不安，我很想从教室逃离，但这样反而会造成更大的问题，我很害怕。这不是严重到能称得上欺凌的事，而只是天阴这种程度的事。万一老师在开班会时就这件事征求大家的想法，我不但会感到丢脸，还会觉得自己仿佛是受到了欺凌的人。我只能若无其事地与大家相处。

道雄注意到了我的处境，可他仍然同以前一样对待我。

我觉得羽田老师是讨厌我的。他一看见我就面露不悦，说话的时候虽然带着微笑，可是一闭上嘴，就立刻变得面无表情。那变化只在一瞬间，我起初以为是自己看错了。可时间一长，每当我躺在被窝里就要睡着时，老师的那种模样就会浮现在脑海中，吓得我全身直冒冷汗。羽田老师看着我时的笑容，的确和看其他人时是不同的。

大扫除时、上课时，我总能感受到羽田老师的视线。待我看向他时，他就会马上移开视线，对着其他人微笑。

我在分派工作的时候做了坏事，这个误会依旧如故。因此，羽田老师大概是把我当作问题学生了。我既不像别人那样活泼，也不擅长运动。我甚至没有与他亲切地交谈过，所以他也不知道我究竟是个怎样的人。

那件事是个意外，我没有恶意，真实的我不会做任何坏事——我想这样为自己辩解，我希望老师能相信我。

可是，一到老师面前，我就紧张得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起初，真的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

比如，羽田老师在开班会时给大家分发年级报，可是少了一份，于是他拿起我的那份，递给了没拿到的那位同学。

“正雄，你去借别人的复印一份吧。”他说。

当时周围十分喧闹，谁都没有注意到羽田老师的话，我一时也不觉得奇怪。可是，老师为什么偏偏拿走了我的那份？后来我想，这其中一定有原因。

在其他事上也是这样。

在我们班，座位被分成六个组，每组各自负责配餐的准备工作，打扫卫生时也要分工合作。

打扫卫生时，我发觉老师不知为什么总是盯着我。别人偷懒或者玩耍都不会被提醒，只有我总是引起他的注意。

“正雄，那里不是还有垃圾吗？好好打扫！”他说。

我被训斥的次数越来越多。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是错觉吗？可时间一长，我越发确信一切并非错觉。

我很不安。虽然羽田老师没有大声训斥我，可我还是害怕得不得了。他好像总在等我做错事，只要我稍微做错什么，他就会警告我。

每次被老师训斥，我都感觉大家在笑我。我羞愧难当，于是低下了头。

羽田老师把我出丑的事当作笑话与大家分享。上课前或者开班会时，他也会提到我。有时他还会夸大其词，加入一点儿逗趣的元素讲给大家听，比如我被水桶绊倒在地啦，上体育课时被球砸到而露出奇怪的表情啦。教室里欢声笑语，气氛活跃。我坐在座位上，一动不动地忍受着这份羞辱。

不可思议的是，因为这些，大家原本对羽田老师的不满都消失了。老师每天净说我出丑的事，以至于就算训斥其他人，他们也不会认为自己比我更差劲。

不论谁犯错，老师都会训斥我。我不知道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可是，老师是不会做错事的。这里所说的“老师”不只是羽田老师，而是所有被称作“老师”的大人。老师总是对的，犯错的总是学生——我们孩子对此深信不疑。

有犯错的人，也有指出错误的人，“学生”和“老师”就是分别为这两种人而造的词。因此，“老师”绝对不会是犯错的人。

“正雄，待会儿来一下办公室。我有事想问你。”一天下课后，羽田老师这样对我说。

前一天，有个低年级学生向自己的班主任告状，因为他被我们班一个姓秋永的男生用石子砸到了。秋永体格魁梧，举止粗暴，我与他相处不来。

在办公室里，羽田老师问我：“我听说秋永向低年级的同学扔石子，是真的吗？”

我很害怕羽田老师，因此他对我说话时，我紧张得浑身僵硬。但面对老师提出的问题，我还是想要尽量如实回答。“是的……”

老师皱起了眉头。“正雄，秋永那样做，你就默默看着，没有阻止吗？”

接下来，就因为袖手旁观这件事，我被斥责了很久。羽田老师说，在欺凌发生时，视若无睹本身也是一种与欺凌无异的卑鄙行为，而我的表现正是如此。我感到很抱歉，几乎要哭出来。老师让我在他面前罚站，好长时间里我连脸上渗出的汗水都不能擦掉。老师语调并不激烈，只是沉稳地提醒我，然而他看我的眼神中有一种观察动物般的冷静，让我不寒而栗。

“又被训了？”道雄看到返回教室的我，问道。

知道秋永这一行为的不止我一个，他本人也只是被老师简单提醒了一下而已。这件事我后来才知道。

羽田老师把拖堂也归咎于我。

“因为正雄打了哈欠，我们再讲十分钟。”

布置作业时也会提到我。

“正雄上次没做算术题，所以今天的作业也是算术题。”

没有人对老师感到不满，大家都认为自己被逼着学习全是我的错。要是我没打哈欠，或者认真写了作业，他们就不用这样了。虽然

没对我明说，但是我知道大家都是这么想的。

每当这时，我都非常迷茫。拖累了大家，我感到很抱歉，也担心会因此被讨厌。我主动与人说话时，大家都是适度地与我寒暄。我知道那都是客套罢了，我甚至会想，他们会不会为此觉得困扰呢？因此，我渐渐很少与朋友们说话了。我在班上完全被隔离了，就像田野中的水和泥。虽然身处充满欢声笑语的教室，我却只是守在自己的座位上一动不动，和大家毫无交集。这种时候，四周的视线就如同细针一样贯穿我的全身。我简直要待不下去了，我总是想，我是不是不应该在教室里。

为了不被羽田老师训斥，我拼命地写作业，忍着不打哈欠，在他面前正襟危坐，表现得安静乖巧。我总是战战兢兢，心想只要不犯错，就不会惹怒他。我也不想被大家讨厌。

可还是行不通。就算我写了作业，羽田老师也会挑各种毛病来训斥我，比如字不工整、答案不正确。

有一次，老师布置了算术题，看了我的答案后，便皱起了眉头。那天的作业是我一回家就埋首写了很长时间才完成的，还检查了好几遍，因此自信满满。可是，老师的表情又让我陷入了不安。

“正雄，这道题是别人帮你写的吧？还是你看了答案？”

“是我自己写的。”我辩解道。

然而，羽田老师不相信我。他以我撒了谎为由，给大家布置了很多作业。

“正雄又害得我们要写作业。”

大家议论纷纷。有人觉得这是老师开的玩笑而笑了起来，有人却真的生气了。

我感到很抱歉，想要从大家面前消失。

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上完体育课后。

我被分到了体育小组，所以必须站在大家前面做准备活动。不知为什么，一走到前面，我就总是满面通红。我没有照镜子，不过能感觉到自己血液上涌。虽然这么说很难为情，不过，我的确是一个害羞的人吧？我讨厌被人看到我满面通红的样子，讨厌总是在体育课上站到最前面。

那天要跑马拉松。我们必须绕着操场跑十五圈，羽田老师则拿着计时器给我们计时。

我跑得很慢，落在了最后。我没有任何擅长的运动，尤其讨厌跑步，因为我总是最后一名。大家都已经抵达终点了，只有我一个人不得不继续跑，这是一件很丢脸的事。我明白别人并没有那么留意我，可还是会感到视线集中在我身上，感到大家在嘲笑我的迟钝。我快要哭了。

因为是绕着操场跑，跑得快的同学超过我好几圈后，还会再次追上我。每次被超过时我都会想，我跑得这么慢，是不是会影响别人呢？

事情就发生在班里跑得最快的桥本试图超过我的时候。

桥本人缘很好。大家都期待他跑出当天的最好成绩，因此在他开跑前就为他揉肩打气。他看上去也为此紧张不已。

就在想超过我时，桥本摔倒了，于是最好成绩也没有了。

马拉松结束后，大家都筋疲力尽地坐在地上时，桥本为摔倒一事这样辩解道：“我是被正雄绊倒的。”

这并不是事实，桥本在撒谎。可是，我什么都说不出口。大家都喜欢桥本，老师也感到可惜，似乎在说要是没有我就好了，那样桥本就能跑出好成绩了。

谁也没有当面指责我。大家只是沉默良久，也有人对桥本表示可惜。但当时的气氛却在说，所有的错都在我。

我不知所措，头脑一片混沌，也无法开口。大家的视线让我感到十分恐惧。不知为什么，我感觉自己做了一件天大的坏事。

上完体育课，大家都和好朋友有说有笑地结伴回教室。要是在平时，我都是和道雄边走边聊漫画和动画片的，可是那天他和别人一起走了。我无法加入他们的对话，只好拉开一段距离，走在大家的后面。

因为是下课时间，孩子们向宽阔的操场飞奔而来。低年级的同学都冲向滑梯和秋千。天很蓝、很高，明媚的阳光照着我，在操场的地面上投下了影子。

就在那时，我看见了。

在操场边上，有一个青色的男孩。他个子矮小，孤独地站在那里。他并不是穿着青色的衣服，而是脸色呈青色。我们之间有些距离，我看不清他的表情。男孩的身影在明朗的小学校园里显得格格不入，仿佛有人用剪刀把他所在之处的风景剪了一个洞。我被吸引了，实在无法将他当作风景一般忽略。

我停下脚步，再次定睛凝视，男孩却不知什么时候不见了踪影。

可能是我看错了吧……我这样想着，返回了令我如坐针毡的教室。

后来我才知道，那并非我的错觉。

---

[1]日本的中小学大多在三月末结束一个学年，四月初开学即为新学年。学校每隔一段时间就会重新分班，大多数情况下小学每两年一次，中学每年一次。

[2]日本小学实行“班级担任制”，班主任教授所有科目，与从初中起实行的“学科担任制”相对应。

[3]恐龙虾与马蹄蟹的日语名称相似，分别为“カブトエビ”（KABUTOEBI）和“カブトガニ”（KABUTOGANI），故正雄有此联想。

[4]日本4月末到5月初因数个节日相邻形成的连续休假日，一般有7到10天。

[5]日本著名童话作家、诗人，代表作有《银河铁道之夜》。

第二章

1

“青”频繁地出现在我的视野里。青是我给他取的名字，他真正的名字我不知道。他的脸是青色的，所以叫他青。

他总是看着我。在墙边，在操场的角落，他就像被人丢弃了一样孤零零地站着。他也曾出现在教学楼和人来人往的走廊里。来往的人虽然多，他却从来不会被推搡或是被撞到。他就像空气一样，一动不动。

第一次见到青时，他离我很远，但时间一长，他便走近了。这样一来，我才发现，青的样子非常奇怪。他周身散发着疯狂的气味，我留意到这一点时，几乎要为那过于令人不适的模样发出哀嚎。

说他的脸是青色的，并不是指他因为生病而脸色不佳，而是字面上的意思——他的皮肤是青色的，就像用颜料肆意涂抹过一般。另外，他脸上伤痕累累，纵横交错的伤痕像是被刀片划破的。

他缺少一只耳朵，没有头发，就像被人削去了一般，本应有耳朵和头发的地方只剩下光滑的皮肤。

他的右眼闭着，似乎眼皮被胶水粘上了。他扯动着黏结的眼皮，看上去很想睁开右眼，脸奇怪地扭曲着。

他的上唇和下唇打了孔，被绳子系在一起，就像系鞋带一样，因此他无法张开嘴，大概是靠鼻子呼吸。

他上身穿着奇怪的衣服。我知道，那是一种叫约束衣的东西。以前我在电视上看到过一部电影，主人公就穿着这种看起来很紧的衣服。那时我问妈妈：“那是什么？”

“那叫约束衣，为了防止他发狂才给他穿上的。”

青穿的就是那种衣服。他的两只手臂完全不能活动。他下身只穿了一条三角裤，干瘪瘦弱的双腿看起来明显营养不良，让他无法站稳。

青用那只睁开的眼睛盯着我。那只眼睛有时会有泪水流出来，有时会因愤怒而变得通红，就像染上了鲜血。

青与现实世界毫不相称的外表让我想到某种怪物。他的存在感极其强烈，只要他出现，哪怕离得很远，我都能马上发现。他那沉重而灼热的目光异于任何人。只要他一看我，我马上就能注意到。

青为什么看着我？他怎么会满身伤痕、一副奇怪的模样呢？我一无所知。

像青这样的小孩突然闯进小学这个我十分熟悉的空间里，让我感到害怕。更何况，除了我，没有人对此感到奇怪。

我害怕青。一发现他出现在我的视野里、正在看着我，我便冷汗直流，一动也不敢动。一旦看向他，我便无法再移开视线，只能一直凝视着他。

假如遇见幽灵，我肯定也会是这种反应吧。

在那之前，我有家人陪伴，有有趣的电视节目或漫画可看，生活得很快乐。但在见到青之后，我就感到自己被抛弃在莫名其妙的黑暗世界里；我拥有的所有温暖的东西，其实都是又冷又硬的石块。只要一看到青，我霎时便慌乱起来，陷入昏沉的不安。

起初，我以为青是我们学校的学生。他个头和我差不多，应该和我年纪相仿吧。

“我能看到一个长着青色的脸的小孩……你看到过这样的小孩吗？”一天，我这样问道雄。

道雄歪了歪脑袋。“你在开玩笑吗？”他说完便继续与大家聊天去了。我无法加入他们的圈子，就算主动搭话也会被冷脸相待，所以也不能再说什么了。

我也问过弟弟小信。“你们班有没有一个长着青色的脸的小孩？”

小信一脸茫然地看着我，回答道：“没有啊……”他握紧棒球手套，便和住在附近的朋友一起骑自行车出门了。

除了我之外，没有人能看见青——我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若非如此，大家应该会对青的存在感到更加惊讶和苦恼才对。

我还遇到过这样的情形。当老师在课堂上叫我站起来，而我因解不出难题而苦恼时，青就会突然出现在教室的角落里。我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怎样走进教室的。上课时门应该一直关着，而且每次开关门都会发出声音，可谁都没注意到青走了进来，也没人发现他站在那里。大家如果看得见，不可能注意不到这个一直盯着我看的小孩。

青不知是从什么时候起站在那里的。他的出现没有规律可循，似乎全看心情。

当老师问出令我苦恼的难题时，或者开心地宣扬我的糗事时，青就会出现。他那只没有被胶水粘上的左眼表面有一层透明的水膜，在教室的荧光灯的映照下，看上去就好像在同情我、为我哭泣。他那怪物般的身体上，小小的左眼是唯一看起来如孩童般纯洁无瑕的东西。我总是一看到青就害怕，然而望着他的眼睛时，不知为什么，便感觉他像是我亲密的朋友。

当我把心思都放到青身上时，羽田老师就会训斥我。他在讲课时也总是盯着我，我只要有一丁点儿差错便会受到指责。

当羽田老师看到我出丑，并夸张地露出惊讶、愕然的神情时，青的目光就会变得阴森可怖，似乎凝聚了世上一切愤怒般灼热。他拼命扭动着身体，拼尽全力想要将约束衣挣破，可是没能做到。他想大声呼喊，可是嘴上系着的绳子让他发不出声来。这种状态下的青可怕极了，我希望他消失。我感到如果青获得了自由，他眼中的愤怒就会指引他行动，且必将引发恶果。

青的情绪一直都很不安定，我好几次看到他狂暴的模样。他的情绪宛如台风一般，夹杂着雷电和暴雨，被包裹在约束衣中。我想，那

件约束衣是一种封印，它压制着青，不让他殃及周围。

他到底是谁？我怕他，却又总有种与他相识已久的感觉。大家都看不到他，或许他是类似于幽灵的东西。还是说，他是我的幻觉？

当我们上课时，青会在教室里走来走去。不知是不是因为受了伤，他走路时拖着一条腿。那条腿如同卷起来的报纸一样纤细，只有食指和拇指围起来那么粗。我有点儿胖，所以他那如同饥饿的儿童一般骨瘦如柴的身体让我感到难以置信。他腿部的皮肤也是青色的，上面布满了像是被人用绳子抽打而留下的红印。我耳边不仅有羽田老师讲课的声音，还有青拖着一条腿走路时发出的窸窸窣窣的声响。他在教室里徘徊着，一直目不转睛地看着我。可是，没有人注意到他。大家都在听老师讲课，把板书抄写在笔记本上。

我有时还会在上下学的路上见到青。我家附近有一个放农具的仓库，青也曾站在那里的阴暗处。

在学校，已经没有人主动和我说话了。我只是每天都重复着同样的生活，早上走出家门去学校上课，熬过充满种种不安的一天后，再回到家里。

以前，我会和喜欢打游戏的朋友一起围着桌子讨论《勇者斗恶龙》的战术，有说有笑地分享不知道实际上是否可行的隐藏技法。放学后，我还会去朋友家里看刚发售的巨大的索斯机械兽。那是一种里面装有发条或马达的恐龙塑胶模型，组装好后真的能动。索斯机械兽有大有小，最大的是巨型雷龙，价格很高，只靠零花钱是买不起的。

我曾在朋友家看过巨型雷龙发出嗒嗒的马达声缓缓走动的样子。然而，那样的生活一去不复返了。

之前与我亲近的朋友似乎都在疏远我，但或许大家觉得这只是非常细微的变化。他们绝非对我心存恶意，只是把我当作给班级拖后腿的人，和我拉开了一点儿距离而已。只是对我来说，一切都变了。

我觉得我已经在拼命努力了，可在大家看来这似乎都只是无用功。没有人明确地说出来，但是只看他们的眼神我就能明白。

为了不被老师批评，上课之前我会重新阅读笔记，检查是否忘记了什么。看到我一个人在桌子前忙东忙西，大家便会提醒我：“今天可别再出错了。”

大家在教室里和朋友打打闹闹，互相扔橡皮，用在走廊里都能听见的音量大声交谈。我没有可以一起谈天的人，只能坐在座位上预习功课。

每到这时，青就会出现在我的桌旁。我把视线从正读着的笔记本上移开，就看到青蹲在那儿，抬头盯着我。他那张缺了一只耳朵、没有头发、青色的脸藏在桌子的阴影里，眼睛呈现出奇异的色彩。我转头看向周围跑来跑去的同学，不可思议地觉得自己似乎在哪里见到过青。但这是不可能的，我不认识像他这样的小孩。

学校里没有人和我说话了，但家里的生活一如既往。如果把学校里发生的事告诉妈妈，她肯定会伤心的。我不想让她伤心。

我上小学前遭遇过一次交通事故。当时，我家的车停在路边，我一个人被留在车上，一辆卡车突然撞了过来。父母先下了车，所以逃

过一劫。

那起事故非常严重，我的身体因此留下了伤痕，可事情的经过我却几乎不记得了。勉强还残留在记忆里的，是住院期间吃了许多药、打了无数针，以至于胳膊上净是针眼，还有妈妈在浑身缠满绷带的我身旁哭泣的声音。

“经历了那么严重的事故却活了下来，你是一个充满奇迹的孩子啊。”妈妈有时会这样对我说。

我想，不能再让妈妈为我担心了。因此，当她问我学校的事时，我只好编故事给她听。

“今天老师夸我的画画得很好。”吃晚饭时，我这样说道。

妈妈露出欣喜的表情。我被人夸奖，她似乎觉得很骄傲。“有羽田老师那样好的老师教你，真好啊。”

我用笑脸来表示赞同，心里的一角却隐隐作痛。

妈妈如果知道了我被羽田老师讨厌，该多么伤心啊。一想到这件事，我就好想逃走，躲进房间。欺骗妈妈的罪恶感向我袭来。我什么都说不出口，只能露出一脸若无其事的表情和家人围坐在餐桌旁。

和家人在一起时，我有时也会想到羽田老师的面孔。每到这时，我便感到呼吸几乎都要停止了，吃进去的食物也几乎要吐出来。我连忙闭上嘴巴，全身大汗淋漓，口中的食物变得如橡胶一般。为了不让家人发现，我不得不拼命忍耐。

在家里看电视或看漫画时，我也总是有种被老师监视着的感觉，心中恐惧不已。这时，手脚便会突然颤抖起来，心跳也毫无来由地变快，不安和紧张完全将我吞没。老师看到我出丑时那种既惊讶又开心的语调，又在我耳边回响。

有一次，上初二的姐姐没有敲门就进了我的房间。那时我正坐在椅子上，双肘撑着桌子，忍受着那莫名的恐惧，浑身大汗淋漓，颤抖不止。

姐姐看到我的样子，狐疑地问道：“你怎么了？”

我连忙止住颤抖，挤出笑容。“没、没什么……”

在学校里被讨厌的事，我无论如何也说不出口。

我和姐姐并不算亲密，可是，她话语里的温度和教室里的截然不同，让我觉得我不是那个总是因为出错而被训斥的孩子。一股暖流在心里弥漫开来，温柔得令我几乎要哭出来。

每当这时，我就更加坚定决心：决不能把学校里发生的事告诉家人。

2

羽田老师只对我不满，是因为我比别人都差劲。比如，我很胖，跑起来慢腾腾的，足球也踢不好，因为胆小而不敢在课上举手发言。虽然成绩中等偏上，但这不构成受欢迎的理由。

数学课上，老师和往常一样点名让我回答问题。我总觉得，老师在心底里希望我因为解答不了而苦恼。他出的题确实很难，但是我前一天认真预习了，所以总算是不出差错地给出了答案。

“正雄觉得他比大家都聪明，自以为很了不起呢。”老师故作滑稽地说道。

听到老师这样揶揄，同学们笑得前仰后合。我心里那种解决了难题的成就感瞬间变得微不足道。

哪怕学习成绩好，也没人为我高兴。漫画里的主人公都是那种成绩平平但非常擅长运动的活泼男生。在一个班级里，能成为中心人物的，也并非成绩好的人，而是能给大家带来欢乐、具有领导能力的人。之前教过我的老师们真正喜欢的也不是只会念书的学生，而是虽然功课上有些问题但总是生气勃勃的学生。

可是，我喜欢大家。

即使是在体育课上撒谎说被我绊倒的桥本，以前也常常和我一起玩耍，我还在他家打过游戏。他是个好人。我也能理解他那时撒谎的心情。被大家寄予厚望却力不能及的时候，谁都会想把责任推给别人、为自己开脱吧？桥本是情急之下才撒了那样的谎。

其他人也一样。虽然他们不再和我说话，但我知道他们其实都是好人。

坐在我旁边的二宫也不怎么和我说话了。可我想这大概不是她的本意，而是周围的环境所迫。大家都开始疏远、躲避我，所以她才不得不跟着这样做。如果只有她一个人与我亲近，那她就会被其他人孤

立，所以她只好与我保持距离。我知道二宫是个善良的人。去年她看到我被迫一个人打扫兔窝，还因为看不过去而帮助我。

我知道大家其实都不是坏人，所以就算被他们讨厌，我也不会记恨在心。

为什么羽田老师总是只监视我、训斥我呢？一开始，我单纯地以为只是因为他不喜欢我。但是，在学习了日本历史之后，我意识到了另一个原因。

在江户时代[1]，日本有被称为“秽多”和“非人”的人。他们的地位比士农工商还要低，不能享有各种权利，不得不在歧视中生存。

农民也过得很艰苦，积累了许多不满。当这些不满爆发时，农民就会武装起来，攻占领主的宅邸。设置秽多和非人这种比农民更低微的阶层，就能让农民的不满向下、而非向上发泄，或是让他们因为有人比自己地位还低而安心一些。也就是说，秽多和非人是为了统治民众而特别设置的最低阶层。

在课堂上听到这种说法时，我感到不寒而栗。我揣度着那些人，那些必须靠创造这种制度才能拭去不安、消除不满的人。世界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活着，就要怀抱恐惧和不安，就要想方设法保护自己。为了使自己不再战战兢兢，就要让某个人变为笑柄。

我想，我就是教室里的底层。

大家的不满都发泄在我身上，因此老师就是安全的，不会受到同学们的指责，而能保持良好的声誉。

老师训斥的总是我，因此大家也是安全的，就算挨骂也不会哭。有个孩子比所有人都差劲，所以大家的自尊心不会受到伤害。

班里身份最低微的人是我。大家没有明确地说出来，但这就是共识。

在社会课上，羽田老师一边讲着秽多和非人的历史，一边批评歧视的罪恶。大家听着课，读着课本上关于悲惨的底层生活的描写，脸上都带着严肃认真的表情。

我难受极了，大脑一片空白，几乎不能呼吸，手似乎也在颤抖。

待我回过神来，青站在了我的旁边。我已经把他的存在视作理所当然，所以没有太惊讶。他向我靠近，那张伤痕累累、令人不寒而栗的青色脸庞近在眼前。他的双唇被绳子缠了好几圈，因此无法张开。但是，从那仅有的缝隙中，我看到了他口中深不见底的黑色洞穴，仿佛还听见了从中传来的呻吟。那声音没有意义，只是不堪痛苦的呐喊。青用一只眼睛看着我，目光中充满怜悯与同情。

青的确是我的幻觉。看着我在座位上思考自己的存在，实际上并不存在的他在为我哭泣。我平静地认识到了这一点。

大家似乎都理所当然地把我当作底层。

上体育课前，我作为体育代表，必须把课上要用的垫子搬出来。

“正雄，你去搬吧。”

除我之外，体育代表还有四个人，但大家都理所当然地认为只有我该去做事。他们在一旁玩闹，我只好独自去搬。可是垫子很重，只能拖着走，这样一来就要花好多时间，因此我没能在上课前把用具准备好。

“笨蛋，快点儿！又要挨训啦。”看到这一幕，同是体育代表的杉本不耐烦地说道。

就算用具没有准备好，大家也不用担心挨骂，因为老师总是只训斥我一个人。大家都为挨骂的不是自己而松了一口气，并再次认识到佐佐木正雄是一个什么事都做不好的笨小孩。

我讨厌这样的处境。每当妈妈问起学校的事，我只能通过想象一些愉快的事来编造谎言，这让我痛苦极了。所以，有一天，我在学校一楼的走廊里叫住了羽田老师。那时正是傍晚，一天的课程结束了，同学们都正要回家。我真的很害怕与老师说话，可是不这样做又不行。

“老师……”我从羽田老师的背后叫住他。

老师身材颀长而健壮，看上去高得几乎要触到走廊的天花板。他回头之前的时间显得十分漫长，我极力抑制令我想要逃离的恐惧。

老师停下脚步，缓缓转身，确认刚才叫他的人是我。

“什么嘛，是正雄啊！”老师用开朗的语调说道，脸上笑盈盈的。

一年级的小朋友背着书包，挂着如蓝天般澄澈的笑容向一位女老师打招呼，走过我和羽田老师的身边。看书包就知道他们是一年级的学生，刚买了两个月的书包像箱子一样方方正正。当他们那细弱急促的脚步声远去后，四周突然安静下来。那位捧着一沓纸的女老师也走进了办公室。昏暗的走廊里只剩下柔和的余晖和蒙上阴影的窗框。教学楼里人越来越少，氛围如以往一样冷清下来。

我紧张得说不出话来。羽田老师眯起的双眼恢复常态，嘴角还带着笑，视线却宛如观察昆虫般在我身上来回移动。我感到像是被针刺穿了。

“我有话想对老师说……”

“现在？在这里？”老师问道。

我点了点头。虽然感到不知所措，也不知该从何说起，我还是决定试着把当下的感受告诉老师。

“我觉得只有我总是被老师训斥……”

我接着把每天痛苦难耐的感受告诉了他。我希望得到和大家一样的待遇。我并不是想完全免于斥责，而是希望老师只在我做错事的时候训斥我。

面对羽田老师时，我无法把之前想说的话全都说出来。可是，尽管支支吾吾，我还是在说着。羽田老师脸上写满严肃认真，好几次附和我的话，俨然是老师遇到学生来求助时的那种恳切倾听的模样。

待我说完后，羽田老师皱起了眉头，脸上露出悲壮的表情。他微微蹲下来，把手放在我的肩膀上。“正雄，你是说，不希望只有你被

训斥，希望大家都被训斥，对吗？”

我一开始不明白老师在说什么，但理解了他的话后，就好像开关被摁下、电灯熄灭了一般，我顿时坠入了绝望的黑暗深渊。

“只有你被训斥，你觉得这样不公平？”

不是的……我摇着头，快要哭出来了。我很想甩开老师的手，然后逃走。可他使足了力气，像是在防止我逃跑一样，手指几乎嵌进了我的肩膀。我感到骨头都快要碎了，抬头看向老师。他一脸平静，甚至可以说是一副温柔地教导我的表情。

老师看了看周围。走廊里没有其他人，于是，他继续按着我的肩膀走了几步，走进了理科教室。不祥的预感让我不想走进去，然而老师还是强迫我这样做了。

理科教室里没有人，只有日落时分的幽暗。这是一间朴素单调的教室，整齐地摆放着几张配有本生灯的桌子。墙壁上挂着优等生们去年暑假拍摄的蝉蛹羽化的照片。

走进教室后，老师迅速锁上了门。密闭的理科教室里，十分细微的声音也能听得很清楚，连我们的鞋子在油布地板上摩擦发出的小鸟吱吱鸣叫般的声音也清晰可闻。

老师让我站在教室中央。我想大概又要被训斥了，两腿不停地发抖。要是被老师发现我在恐惧，就太丢人了。我羞红了脸。

“你好像希望大家都被训斥，而不是只有你一个人挨骂——你真是一个自私的坏孩子。”老师站在我的正前方，一副教导小孩明事理的口吻。我战战兢兢地看了看他的脸，他的语气粗暴起来。

“说‘是的，没错’！”

他此前温柔的语气完全变了。我感觉像是被扇了一耳光，只好立刻缩起脖子，重复他让我说的话。

“是的，没错……”

这并不是我的真心话，可是理科教室里只有我和老师两个人，我太害怕了，只能这样做。

“我可不是因为讨厌你才训斥你，是因为你总是犯错，什么都做不好，我才训斥你。”

老师一副遗憾的口吻，我不得不回应道：“是的，没错。”

“我呢，从没见过像你这样坏的孩子，所以有点儿吃惊。可能有时候训你的话有些过分，不过，这些全都是为了你好啊。”

老师再一次把手放在我的肩膀上。他两手紧紧抓着我，瞪大了眼睛靠近我，好像在说“别想逃跑”。我无法将视线从他脸上移开。我明确地感觉到，只要我动一下，他就会对我拳脚相加，所以，我一动也不能动。

“说‘我是坏孩子’！”老师说。

“……我是坏孩子。”

“继续说！”

我重复了好几遍，渐渐越发讨厌自己。我感到如果不这样做，老师就会不高兴。我害怕老师发怒，只要能让他心情变好，让我做什么

都可以。老师是大人，身强力壮。在这个只有我们两人的理科教室里，俯视我的羽田老师在我眼里是绝对的存在。

我是坏孩子，我是坏孩子……我这么重复了一阵子后，老师又让我重复了好多别的话。

我比大家都差劲。我和鼻涕虫一样。我比蚯蚓笨。我是胖子。我是猪。我比大家都下等。我没有活着的价值。我是笨蛋。我应该去死。我性格阴暗，体育不好，所以交不到朋友。总之我太差劲了，所以以后也不能像大家那样生活。

在老师的命令下，我被迫把这些话各重复了二十遍，就像在做发声练习一样。在不断重复的过程中，我渐渐开始觉得我真的比大家都差劲，真的什么都做不好。大脑变得麻木，但过去出过的丑全都想了起来。老师训斥我也是理所当然的。为什么呢？因为我是一个为了买吓人巧克力而时不时从妈妈钱包里偷钱的坏孩子。我这么做是因为我也想要朋友拥有的那张珍贵的吓人贴纸。如果我得到一张稀有的贴纸，朋友们就会羡慕我，我很享受那种感觉。为了这区区的优越感，我竟然打开妈妈放在厨房椅子上的手提包，从钱包里偷了钱。或许妈妈已经发现了。她是知道了这一切却原谅了我吗？我真是个可耻的坏孩子啊！

我心里充满了罪恶感，觉得自己不该像其他人一样过正常的生活，大家躲避我也是理所当然的。不知不觉间，我的想法就变成了这样。

老师让我继续重复那些话，然后走出了理科教室。哪怕只剩我一个人，我也感觉他在监视我，只好不停地说下去。不知这样过了多

久，太阳快要落山了。教室里没有开灯，非常昏暗，我站在教室中央，开始觉得我或许是世界上唯一的生物了。近乎空无一人的教学楼也仿佛是一只屏住气息的巨大生物，站在其中的我不断说出侮辱自己的话。过了好久我才注意到，我竟不知什么时候哭了起来。

3

自从理科教室那件事之后，我觉得每件事对我而言都稍微轻松了一些，就好像伤口上长出了一层薄薄的皮肤，让疼痛得以缓解。

无论再怎么被老师训斥，无论出丑后遭到多少嘲笑，我都不会再像以前那样被绝望到无法呼吸的困窘侵袭了。这并不是因为我内心变得坚强，不再在意周围的视线，而是因为我已经放弃挣扎了。我本来就一无是处，什么都做不好，被训斥、被嘲笑都是理所当然的事。我的心已经干枯成一吹即散的灰尘。我不再像以前那样思虑过多了。

午餐时，待大家差不多吃完的时候，配餐代表会走到教室前，完成最后一项步骤。

“我吃饱了，多谢款待。”

我们配合着配餐代表一起大声说出这句话。教室里响起纷纷起身的声音，接着大家开始整理餐具。

“正雄，能不能连我的也一起整理了？”木内对我说道。

我们是一个组的，他坐在我前面。吃午饭时，每组的人会移动桌子，聚在一起用餐。

“好啊。”

我刚说完，同组的佐伯和橘便说着“还有我的”，将餐具推给了我。二宫见状，也把餐具递了过来。

奇怪的是，我并没有生气。我已经习惯大家把什么都推给我这件事了。只不过，我心里的恐惧没有消失，反而更加强烈了。我尤其害怕老师和同学们的目光，总觉得大家随时都在监视我。课间休息时，大家都对我视若无睹，和好朋友有说有笑，可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觉得大家都在监视我。我汗流如注，全身的肌肉都因紧张而变得僵硬，不论怎么用力吸气，都感觉快要窒息一般。闭上眼睛，大家目不转睛地盯着我的一举一动的画面便浮现出来。我随时随地都会下意识地搜寻羽田老师的身影，因此总是战战兢兢。

声音也令我害怕。只要有人叫我的名字，我就会担心是不是又做错了什么、又要挨骂了。虽说我现在已经自暴自弃地认为我犯错是理所当然的，可仍旧残留着羞耻之心。因此每当有人叫我的名字，我总会吓得心跳几乎要停止，为是不是犯了什么致命的错误而惴惴不安。渐渐地，不只在学校，就连家人叫我时，我也有了同样的感受。

“正雄！”

我坐在二楼房间的桌子前预习功课时，楼下传来了妈妈的声音。然而，那一瞬间，我感觉我听到的并不是妈妈的声音，也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我似乎不是在紧闭着窗户和窗帘的房间里，而是沉默地站在教室中央，因为答不出问题被同学们嘲笑，耳畔则是羽田老师的斥责声。我不得不双肘撑在桌子上，用力捂住耳朵。

只有在家人面前，我才能止住颤抖。和姐姐或小信说话时，我便能很神奇地从恐惧中解放出来。在学校里我是个一无是处的孩子，在家里我却觉得那只是一场梦。

学校和家对我来说是截然不同的世界。在每天走出家门、去往学校的路上，我是不是跨越了一条将两个世界分割开来的界线？

卡车巨大的轮胎表面有突起的V字形花纹，泥土附着其间，随着车子碾过田间小路。在这条上学的路上，必定有一个扭曲的空间，让我变得毫无价值。

我存在于教室里的价值已经固定下来了。我不再是班级的一员，而是像垃圾桶一样的东西。大家扔给我的不是普通的垃圾，而是一些无形的东西，比如对老师、对同学的不满，或是总要有个人承受的惩罚等等。每间教室都必然有这些东西。

羽田老师表现出好像都是因为我他才不得不布置作业的样子，同学们则把对老师的不满一股脑儿地发泄在我身上。

教室里很吵闹，不知道为什么，老师责骂的是我。我明明安静地坐在座位上，他却以我“东张西望”为由训斥我。大家看到我挨骂，便安静下来。老师是不是把对大家的不满都抛给了我？无须直接训斥其他人，只要对我怒吼，喧闹声就会戛然而止。我想，大家大概是抱着“发生了什么”或“再吵下去也会落得如此下场”的心态，因此教室得以在上课期间保持安静。大家不会对老师产生不满。如果有不满，那也只存在于我一个人心中。不过，在发生了理科教室里的那件事之后，我心中的不满竟然越来越少了。就像一头待宰的羔羊，我默默地接受了一切。

我想，我的感情大概已经死了……可我还是经常因某些事情而恐惧，从这一点来看，我还没有变得像人偶一样什么都不思考。

大家为做错事找借口时，总是会提起我的名字。比如，某个同学没做作业时，就会说：“我本来打算和正雄一起想答案的，可他光顾着玩……”而我对他们说的这些事毫无印象。

“哎呀，这就没办法了。”羽田老师听了，开玩笑似的说道，满脸微笑地原谅了那个同学。他根本不在乎那个同学有没有写作业，他在乎的是怎样训斥我。因此，大家没有写作业的借口正是他最期望听到的内容。

“正雄，你为什么不写作业，光顾着玩呢？”羽田老师双臂抱在胸前俯视着我，仿佛在看一个打翻了食物的幼儿园小朋友。

大家已经发现了老师的这种喜好，都兴奋地等着看好戏。没有人觉得这样做是不对的。我自己则把这当成是世界的法则，所以也没有想过去找其他班级的老师告状。这不是什么值得悲伤的事，就像班级的分工一样，是我们班特有的规则。

我只是恰好负责这项工作而已——我是班里的“平衡委员”，为了维持班里的生态平衡而存在，类似于牺牲品。

我的地位比大家都低，大家不和我说话是理所当然的事，对我发怒也无可厚非。班里有个比自己更差劲、更无可救药的孩子——大家都有这种意识，我们五年级学生的教室这个小世界才能顺利运转，成为一个没有任何不满的组织。这就是世界的法则，一种仅存在于教室之内的法则，也是仅存在于校园当中的秘密。

羽田老师没有把这些写在《五年级时报》上，也没有向别人透露过。报纸上只写着近来在五年级学生当中流行的游戏，还有班级饲养的金鱼终于取好了名字这样的事。妈妈看了报纸后对我说：“好活泼的班级啊。看上去不会发生欺凌那样的事呢。”

我点了点头表示同意，然后撒谎说，我在数学课上解开了大家都解不开的难题，被老师夸奖了。其实根本不可能有这种事，但只要妈妈高兴就好，只要她不会发现我在学校过着什么样的日子就好。

我有时也担心，万一在学校发生的事被家人知道了该怎么办。比如说，朋友们告诉了他们的父母，这些话就有可能传进妈妈的耳朵里。这样一来，妈妈就会知道我在学校里其实是个什么都做不好的笨小孩。她一定会伤心的。我害怕变成这样，所以每当看到妈妈握着电话听筒，我就会担心有人正在告诉她那些事。待从她的表情看出并非我想的那样时，我才会有种得救的感觉。我的精神一刻也放松不下来。

在学校里，午餐之后的午休是一天中最长的休息时间。我们班的男生经常会在这段时间里聚在一起玩足球棒球的游戏。我虽然遵守着羽田老师创造出来的世界法则，却还是可以加入游戏。我一直都不太擅长这个游戏，所以经常失误，被大家嘲笑。

当投手向我投来足球，我用力去踢时，不是踢空了，就是踢不远。队友和正在防守的对方队员都在看着，我觉得无比丢脸。每次被判出局，我都沮丧不已。

“没办法，谁叫他是正雄呢。”当满垒有得分的机会时，见我出局，大家就会这样互相打气。

“……对不起。”我向大家道歉，大家都会表现出宽容。没有人生我的气，我感到自己得到了原谅，恐惧也就变成了安心。

当我所在的红队是防守方时，我就会被派去防守右外野。在那里防守的不止我一个。我总是失误，常常无法挡住飞来的球，所以同一队的朋友就会紧跟在我身边。

“真没办法，正雄，别碍事啊！”

朋友说着，让我稍稍退到后边。我只要站着就好，有球飞来的时候由他处理。我得以从失误的不安中解脱出来，可是每当这种时候我都感觉好孤独。

所有人都参与到了足球棒球的游戏当中，我却被排除在外，像被丢弃的空罐子一样孤独地站在操场上。在呆立的我和眼前进行着的游戏之间，似乎有一条分界线，像隔着一道玻璃般的透明障壁。

青从我眼前消失了。

以前，他总是随时出现在我的视野中，让我不安。可不知不觉间，他就消失了。他原本就是我创造出来的幻觉，应该不会搬到其他地方去吧？可他突然不见了，为什么呢？

我想起之前他频繁出现时，总是用没被胶水粘上的那只眼睛怔怔地看着我。为我伤心的只有青。当我感受屈辱时，流露出近乎疯狂的愤怒的也不是班里的朋友，而是他。

青的消失，是因为我内心的愤怒和痛苦日渐淡薄吗？是因为我融入老师创造的规则中，变成了没有感情的零件吗？

我随时随地都在确认羽田老师是否在附近，偶尔也会搜寻青的身影，可是他不见了。我始终没再见到那张青色的脸，还有那穿着约束衣的上身。

这对我来说是一件坏事，我无法遏制这个念头。我心里似乎有某个重要的部分遭到了破坏。青的消失只要不是即将发生什么可怕的事情的征兆就好，我这样想道。

---

[1] 日本德川幕府统治的时代，时间为1603年到1868年。

第三章

1

到了七月，教室里渐渐变得闷热起来。上课的时候，窗外的蝉鸣不绝于耳。有时候，蝉会在离窗户非常近的地方鸣叫，声音很大，同学们都会被吓一跳。

我们开始在游泳馆上体育课。之前都是在操场或者体育馆之类的地方上课，我不擅长那些运动，所以总是出丑。

体育课内容改成游泳后，我心想自己终于可以不出丑了。小学二年级起，我在游泳学校上了差不多一年的课，泳技还算可以。在运动方面，我能像常人一样做到的事，也就只有在水里游泳而不沉下去了。我尤其擅长仰泳。班里没有人会仰泳，只有我不但会游，还能游五十米。因此，到了要上游泳课的时节，我就很开心。

第一堂游泳课上，做完准备活动后，我们淋湿身体，并在泳池边再用水打湿手脚和胸部。老师们总是吓唬我们说，如果直接下水会引发严重的心律失常。

泳池的周围被强烈的阳光晒得滚烫，甚至到了烫脚的地步。身穿泳衣的我们似乎变成了火团，连大脑都热得无法思考了。光是站或坐

在那里，身上就会冒出汗珠来。汗珠越变越大，交汇在一起，在全身流淌。这时只有进入泳池，才会有得救的感觉。

终于可以下水了。我先把脚尖伸进泳池，接着让腰部、胸口依次浸入水中。冰凉的水让全身都降了温，一开始甚至会感觉有点儿冷。然而过不了一分钟，就会感到水温变得非常舒服。

羽田老师让我们在水里自由玩耍了十分钟左右，便吹响哨子让我们上岸。他身穿竞赛泳衣，上半身罩着一件T恤。

首先我们要游二十五米。泳池共有七条泳道，每四到五人共用一条。老师说我们不用勉强自己猛然跳入水中，所以我们先下水，然后蹬离池壁。

我感觉羽田老师仍旧只盯着我一个人。进入七月，我的境况依然没有发生任何变化。那两道期待我出丑的视线一直如影随形，使我终日惶惶不安。我并没有习惯这一切。我已经放弃抵抗，承认自己总出丑是理所当然的事，也因此变得轻松了一些。然而，在开口说话或者被人搭话的瞬间，我仍旧无法拂去令人窒息的紧张感觉。

不过，在老师面前游泳的时候，我却暗暗期待，心想他的视线这次反而能发挥好的作用。我会游泳，不输别人。看了我的表现，他或许会对我改观。我虽然不觉得他会因此而开始喜欢我，但也许他不会再认为我是个什么都做不好的孩子了吧？

学校的泳道正好长二十五米。以自由泳游到对面、触到池壁结束泳程后，我回头看向老师。老师看起来似乎有些意外。我想，他一定认为，既然我在此前的体育课上一直表现不佳，那么游泳肯定也同样游不好。然而，我的表现背离了他的预期。我有点儿开心。

“正雄很擅长游泳嘛……”游泳课结束后，老师让大家坐在泳池边，突然这样说道，“可是呢，就算游泳游得好，也不能骄傲啊。正雄游完之后，嘲笑那些游不好的同学了吧？不可以做这样的事。”

我从没嘲笑过别人，一次都没有。然而，我却没能鼓起勇气反驳说是老师在撒谎，只是感到惊慌失措。老师是不会说错话的。也许，我在不经意间真的做了老师说的那种事。

大家都冷冷地看向我。我很想从那些视线中逃走，却无能为力。

那天回家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我上下学会途经一段被田野围绕的路。那段路没有阴凉的地方，走在日照强烈的季节里几乎等同于穿越沙漠。从家到学校要走三十分钟左右，书包与背接触的地方会出汗，将校服浸湿出一块正方形的印子。尤其是男生的书包，因为是黑色的，在吸收阳光后，使背部像着了火般滚烫。

周围十分空旷，所以能很清楚地看出离我家那一带还有多远。我默默比较着那段距离和自己小小的步伐，心情阴郁地走在从高空洒落的炙热阳光之下。

我想起了很多事。以前放学后我总是跟道雄一起走，几乎很少独自回家。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道雄渐渐和我拉开了距离。所以，最近我都是一个人上下学。

我也想起了游泳课上的事。我本以为能高兴地上完这堂课，因为我游泳游得不错，应该不会再被老师点名批评。可结果还是事与愿违。

我真的如老师所说，嘲笑了不擅长游泳的同学吗？尽管表面上没有笑，可我心里难道没有产生优越感吗？这样一想，也许老师的批评是对的，可我还是无法接受。

七月下旬，暑假就开始了。我遵守教室里的规则就要满一个学期了。我就像人偶一般，在教室里任老师训斥，没有任何权利可言。我仅仅是一个人偶，长着人类的外表，看起来像个孩子罢了。至少，家人还是把我当作一个“人”来对待的。可一旦走近学校，走进校门，走入教室，不知不觉间我就又变成了大家发泄不满的对象。

这样的变化，肉眼是看不见的。大家既没有向我扔石子，也没有把我围起来殴打。大家只是在心里嘟囔着“错的人是正雄”“正雄比我更差劲”“被骂的是正雄，没关系”。这些话用耳朵是听不见的，但我确信他们说了。没有人与我进行心灵相通的交谈，这正说明了我是最底层。

我究竟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在教室里，有时我会感到所有的感觉都变得迟钝了。老师和同学嘲笑我的时候，我被羞耻感包围着，心中的某个部分却从中挣脱，飞到了遥远的地方，然后从那里注视被嘲笑的自己。电视上有人谈到过灵魂和身体分离的现象，我好像就是这样，事不关己地看着这个被他人嘲笑的自己。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

或许在那个瞬间，老师制定的规则已经完成。也就是说，我有可能已经完全忘记了自我，变成了一个接受所有不满的人偶。

想着想着，我的背上因紧张而渗出了汗水。在阳光的鞭笞下，我的腋下和脖颈上大汗淋漓。可是我知道，背上的汗与此不同，是因恐

惧和不安而产生的。

“哥哥！”

突然，有人在背后叫我。我回头一看，弟弟小信正在五十米开外向我挥手。我们放学后有时会在路上遇到，便一起走回家。每当这时，小信都会活泼地挥着手向我走来。

那天，小信不是独自一人。他看到我后向我走来，身后跟着一个小男孩，还有一个比他高出三个头的高个儿男孩。

小信上三年级。他班上有一个叫隼人的男生，是道雄的弟弟。我以前和道雄关系很好，所以小信和隼人也常常在一起玩耍。从学校看，我们两家在同一个方向，这一点也对我们的友情产生了很大影响。我们上下学会一起走，比起其他同学，彼此交谈的时间更为充足，所以我们两家的四个男孩常常碰面。和小信走在一起的，正是隼人和道雄。

羽田老师制定的规则不能带出校门，大家对此心照不宣，因此没有人对父母说起过。大家为什么会觉得必须要把这件事当作秘密呢？老师没有这样要求过，大家却像说好了似的，在校外对此讳莫如深。或许是我的事不值得一提吧。毕竟，我还没有被欺负到流血的地步，所以大概没有与别人说起的必要。

这样说来，我和道雄在学校外面应该像以前一样有说有笑。可因为我总是被训斥，道雄已经完全疏远我了。不是某一天突然变成这样的，而是不知不觉间发生的。

小信和隼人朝我跑来，道雄于是也跟在他们身后过来了。会合后，我和道雄两人都沉默不语。

小信和隼人兴致勃勃地和我聊天。他们提到电视上每周播放的动画片刚播完最后一集，不知道下周会播什么。隼人好像很喜欢那部动画片，不愿相信已经不会再播了。于是我给他解释了报纸上的电视节目栏里写的“（完）”这一标志的含义。如果节目名后面跟着表示最后一集的标志，就说明到这一集就完结了。不过，隼人说他从不看报纸，喜欢的动画片的播出时间都是记在脑子里的。

我刻意表现出很开朗的样子，和他们谈论这些话题。在家里，我总是以一个有趣的哥哥的形象和小信说话。

然而，当小信和隼人开始他们两人的对话后，尴尬的沉默便突然降临到我和道雄之间。我觉得自己必须要以比平常更开朗的语气说点儿什么才行，也期待道雄和我说话。可我什么也说不出来。每当我想开口，教室里的那个我就会在脑海中苏醒过来。浮现在意识之中的，不是出丑后被大家嘲笑时的光景，而是我身处最底层这一更加根本的处境。我感到自己像奴隶一样，怀着不配与人说话的自卑感，于是迟疑着不敢开口。这种想法就像运动服上的污渍，不知何时已经完全印在我的大脑深处了。道雄恐怕也有相同的看法，因此也无法轻松地与我交谈。

我们在学校里已经不再是可以一起笑个不停的好朋友了，因为我不再是人。比方说，有人某天遇到了烦心事而心情郁闷，于是拿路边的石子出气，一脚踢开石子，以此忘却心中的不悦。我就好比是那颗石子。有谁会想对一颗石子说话、和它一起欢笑呢？所以，道雄和我在学校里几乎没说过什么有实质内容的话。学校里发生的事似乎给校

外生活也带来了影响。在今天偶然碰到之前，我们没有在校外并肩同行过。

我们四人朝着家的方向走去，浑身汗如雨下。小信和隼人走在前面，我和道雄沉默地跟在后面。走在前面的两人欢声笑语不断，没有发觉身后的哥哥们未曾交谈。我和道雄只是以同样的速度走在后面望着他们，怪异的沉默让人难堪。为此，我对道雄感到很抱歉。

看着小信和隼人有说有笑的样子，我产生了一种奇怪的感觉。世界被明亮的光芒笼罩着——他们的笑脸写满了这样的信念。就在不久之前，我和道雄也是以这样的表情边走边聊的吧？

当时有一款叫“超级马里奥兄弟”的红白机[1]游戏。在游戏里，跳起来抓住关卡最后的旗子就能过关。有一天道雄却说：“3-3关卡的最后不是有一个跷跷板吗？听说要让马里奥走到最高点起跳，跳得好的话就能飞过旗子。”

他说是在某本游戏杂志上看到的，不知道实际操作时是否可行。飞过旗子之后有什么？朋友们都没有见过。

“不可能啦。”

“听说是真的。”

那时我们认真地讨论着，慢悠悠地走在放学回家的路上。现在，看着走在前面的两人，我不禁想起了这件事。

就在这时，我突然感到无法呼吸，头痛欲裂，像是有什么病症发作了一般。胸中仿佛静置着某种易燃的液体，之前没注意到，现在却

瞬间点燃了。我抓着自己的胸口，俯身蹲下。

道雄注意到了我的异样。“怎么了？”

我无法回答，泪腺似乎断裂了，眼泪流个不停。我不想让他们三人看到我这副模样，于是一言不发地跑了起来。他们一定正奇怪地看着我。我害怕他们来追我，但并没有人这样做。

我不擅长跑步，没跑几步便气喘吁吁，但我还是穿过了四周尽是田野的道路。两侧是树丛和林立的人家，每户人家都有田地，所以还有放置农具的仓库。

我低头看着地面，一边走一边陷入了沉思。

是老师错了。事情不应该是这样的，为什么我一直没有发觉？我之前从未想过这一点，又或许我在心中隐隐地察觉了，却没有像这样清晰地意识到。

我记得妈妈有一次看了报纸上的报道后说：“世界上也有坏老师啊。”

那篇报道讲的是一个小学老师因猥亵学生而被警方逮捕的事。不过，那种事似乎只会发生在另一个世界，一般不会在身边发生。我、道雄和其他同学想都没想过羽田老师可能会犯错。老师的话都是对的，被老师骂肯定是因为自己做错了。

可是……我用双手捂着脸，摇了摇头。我只是无比悲伤。我想起了微笑着和我说话的小信、姐姐和妈妈，还有同道雄一起给塑胶模型上色的事……胸腔仿佛被利剑贯穿的疼痛感向我袭来。

为什么我会这么痛苦？到底是怎么了？我想要呼吸，却因为哽咽得厉害而无法喘息。

我是多么悲惨啊。羽田老师究竟打算把我怎么样呢？总是只监视、训斥我一个人。就算我向他人倾诉，对方也只会认为是我的错吧？老师训斥学生是天经地义的。

可是我受不了了。我想逃离惧怕着大家视线的日子。我什么都做不好，或许这是事实。玩足球棒球的时候没法儿把球踢远，跑步又是全班最后一名。可就算是这样，我也希望得到和大家一样的待遇。我连怀抱这种期待的权利也没有吗？

我回到家，穿过玄关。往常我会说“我回来了”，可今天什么都没说，只是静悄悄地走上楼梯，钻进了自己的房间。我卸下书包，给闷热的房间打开窗户。

在学校无论别人说了多过分的话，我都会毫不抵抗地接受。这多么可怕啊！直到现在，我才意识到这件事的可怕之处。我和大家都把老师的话当成世界的真理，一直乖乖遵守。学生当中存在阶层，我位于最底层，所有坏事都会被推到我的身上。

可这是不对的。阶层这种东西不应该存在。老师和全班同学的出气筒不应该存在。为什么我过了这么久才意识到这一点、才产生疑问呢？我痛苦得心脏都快要裂开了。

突然，身后响起了稚嫩的童声，听起来就像是刚学会说话的婴儿半张开嘴发出的无意义的声音。

我回过头，只见一个青色皮肤、外形可怕的孩子正张着嘴站在我身后。是青。

我已经很久没见到青了。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以为他已经从我眼前消失，再也不会出现了。当他突然再次出现在我的面前时，我虽然依旧害怕他那可怕的外形，却也有一种他始终在我身边的亲切感。

他嘴唇上系着的绳子稍微松了一些。他鼓着腮，从绳子的缝隙向外呼气，发出没有意义的呻吟。那声音出人意料地稚嫩，像是十分年幼的孩子发出来的。然而，他那只没有被胶水粘上的眼睛却透露出一股疯狂，乌黑的眼睛以复杂的眼神瞪着整个世界。

青突然歪过头去，视线依旧朝向我。他用包裹在约束衣里的瘦小肩头蹭着脑袋上失去耳朵的那一侧。莫非是他那光滑的青色皮肤上有奇痒难忍的伤疤吗？

“你是……我吗？”我这样问青。这是我第一次和他说话。在此之前，即使他出现在我的视野中，我也完全没有试图与他产生联系，甚至想要转移视线不去看他。

青点了点头。

我知道他只是幻觉，问题出在能看到他的我身上。我要是没有任何问题，应该看不见他。

我的内心深处大概有一个小小的房间。这个孩子住在里面，每次晃晃悠悠地走出来，就会出现在我的视野中。这就是青的真实身份——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我产生了这样的想法。

“啊……啊……”青这样叫了一阵子，很吵，但是别人应该听不见。他的瞳孔因憎恨和愤怒而微微震颤着。

过了一会儿，青刺溜一下钻进床底不再出来。我战战兢兢地蹲下往里窥探，却只看见积了灰的地板，青消失了。再说，那空隙根本不足以容纳一个孩子的身体。

至少在那时，我觉得青并不危险，他只是我的幻觉罢了。虽然在看到他的瞬间我会感到恐惧和厌恶，可他还不至于造成危害。

第二天，我才知道我错了。

2

在迄今为止的人生中，我是否曾对别人发怒或者殴打过某人？我试着回想，觉得应该没有。又或许事实上有，只是我自以为没有。不过，懦弱的我应该做不出那样粗鲁的事。也许很久之前，我在还没有懂事的时候曾粗暴地对待过别人，也以不加掩饰的真诚感情与人交往。但在日益见识到让我无能为力的世界的恐怖之处后，我变得懂事和谦顺起来。

在我就读的小学，一天的课程结束后，大家会聚在一起开班会，由班主任简短地说明当天需要反省的地方和第二天要做的事，结束之后学生们才能解散。我本来就不太喜欢上学，上了五年级之后又陷入现在这样的处境，更觉得学校就像地狱一样。早上，随着上学的时间临近，我会渐渐感到恶心，头也痛了起来。但我不得不继续上学，否

则家人一定会为我忧心。对于硬着头皮去上学的我而言，每天解散的时刻是最让我开心的。

这一天散会前，羽田老师并未针对我出的错说什么。也许他赶时间，想尽早回家。没有出丑的我松了口气，背起书包走向鞋箱。

“正雄——”在一楼的走廊里，北山叫住了我。他个子矮小，皮肤是晒得很健康的颜色。他总是说有趣的事，逗得大家哈哈大笑，是个很能活跃气氛的人。

“我有事想请你帮忙。”

“我能帮你什么？”我问道。

他面带微笑地说着“别问了，跟我来”，将我带到了教学楼的后门。穿过后门，就是通往紧邻的体育馆的小路。

三田站在那里。他体格健硕，在少年棒球队作为首发队员非常活跃，和北山关系不错。他将橡皮圈勾在食指上转圈，似乎在打发时间。那不是一般的小橡皮圈，而是一根呈扁平状、足足有手心那么大的橡皮圈。

北山和三田把我带到教学楼后面。我有一种不好的预感，却没能反抗。

“……你要我帮什么忙？”我觉得北山肯定撒了谎，可不知出于什么样的心理，我仍然带着怯弱的笑，这样问了他好几遍。

教学楼后面不见人影，十分冷清。那是一片一整天都晒不到太阳的空间。映入眼帘的是教学楼冰冷的混凝土和地上的小小杂草。

“你真臭。”北山不屑地说道。

我因这突如其来的状况愣住了，一时手足无措。

“别再来上学了，消失吧！”三田说完，便用力扯开手中的大橡皮圈，啪的一声打在我的手臂上。

“喂，别这样……”

我企图逃开，三田或许是觉得我的样子很滑稽，在和北山相视一笑之后，再次用橡皮圈抽打我的手臂。那疼痛不到无法忍受的地步，但是我憎恶被这样嘲笑的感觉。

我还是什么都说不出口，只能把书包抵在教学楼的墙上，低下了头。我害怕他们的笑声和视线，感到无地自容。我知道自己满脸通红。我想，就算找遍全世界，也找不出像我这样丑的生物了。

北山拧着我的手腕，我白皙的皮肤上赫然留下了鲜红的痕迹。我一直为自己像年糕一样白的皮肤感到羞耻。北山和三田的皮肤是晒得很健康的颜色。

三田笑着用橡皮圈抽打着我从校服中露出来的手脚的柔软之处，但不一会儿便厌烦了。于是北山两手捧起地上的沙子，从我的头上撒下。沙子是干的，从头上滑落之后紧紧地沾在我被汗水濡湿的脖子上。

我觉得不公平。

什么事都推给我，被羽田老师训斥的也总是我。大家却对这一切视若无睹，嬉笑着度过每一天。他们看上去很幸福，为什么还要要求

更多？为什么要说我很臭？太没道理了！我殷切地期盼着有人来救我。

我的眼里渐渐盈满泪水，视野变得模糊，北山和三田却更兴奋了。

是青。

青就站在他们身后。他是突然出现的，就像空气突然有了形状，不知不觉间便站在了那里。

他从在我面前并肩而立的两人之间穿过，步履蹒跚地靠近我。他的面孔因憎恨而绷紧，青色的皮肤上有几条深深的皱纹。

青是我的幻觉，北山和三田自然看不见他，也没有注意到他灵活地从他们之间的缝隙中穿过，反倒是歪着头狐疑地看着我。

我不知道这时的我是什么表情。恐怕我正满眼恐惧地望着走近的青。见我一动不动地凝视着空气，北山和三田大概觉得很奇怪吧。

青的脸近在咫尺。虽然这肯定也只是我的幻觉，我还是闻到他身上散发出可怕的腐臭味。之前他的嘴唇被绳子系上了，无法开口说话，可现在，就在我眼前，他嘴唇上的绳子一点一点地解开了。让我惊讶的是，那绳子看上去像是鞋带。

“……正雄？”

三田叫了我一声，可我看着因绳子解开而张开双唇的青，无法移开视线。青的嘴巴被人用刀划开了，嘴角到太阳穴之间的皮肤被切

开。因此，当绳子解开时，他扯开下巴的样子看上去就像张开了嘴巴的蛇。

“啊……”青发出声音，“正雄……”是小孩稚嫩的声音。接着，他张大嘴巴笑了。他口中的舌头红得刺眼，和青色的脸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之后的事，我记不清了。

回过神来时，我正摇摇晃晃地走在回家的路上，周围除了田野什么都没有。我是怎么从那两人手中逃脱的？青怎么样了？这些我一概不知。

回到家，钻进自己的房间后，我脑中还是像笼罩了雾气一般模糊不清，甚至怀疑这一切都是梦。可是摸摸脖子，上面还沾着粗糙的沙子，无疑是北山从我头上撒下的。

我感到全身都疼痛难当，手脚不知何时出现了瘀青，下巴也不太对劲。嘴里似有异物，还散发出一股奇怪的味道。

第二天在学校时，我被羽田老师喊出了教室。

“正雄，听说你跟北山和三田打架了？”

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羽田老师说，昨天放学后，北山和三田面色铁青地跑去了保健室。两人的四肢和脸上都有几处清晰的牙印，还流着血。

“昨天，我差点儿被他们欺负……可是……”

我也不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但老师似乎认为我为了抵抗而咬了他们，然后逃走了。

“这件事先不告诉你的父母。”羽田老师说道。

我想，他是不想让他制定的规则被外人知道，打算低调处理。

羽田老师看了看挂在办公室墙上的素朴的时钟。“马上就到班会的时间了，来不及了，详细的理由之后再问你。知道了吧？”羽田老师瞪了我一眼。

在返回教室之前，我去了教学楼后面，站在昨天那个地方，试着回想发生了什么。

我……

一直模糊不清的东西在脑海中渐渐明晰起来。

我……先咬住了北山的手。为什么会是咬呢？那是因为我的手无法动弹，仿佛被什么东西束缚着。我只能保持两只胳膊放在胸前的状态，就像正穿着约束衣一样……

北山害怕极了，我踢了他一脚，又用门牙去咬三田的鼻子，打算把它咬下来。

我的心里充满骇人的恨意。我亵渎了神明，恨透了世界，全身被怒火包围着，俨然化身为近乎疯狂的恐惧、悲伤与愤怒的集合。

青附在我身上，袭击了他们。我害怕极了，却不知道该怎么把这件事告诉别人。我无法断言伤害北山和三田的不是我。因为，青是住

在我内心深处的少年，或许真的是我咬伤了他们。

我对青的恐惧越发强烈。可是我也明白，是他把我从那种处境中救了出来。

回到教室，我发现北山和三田都不在。同学们都不知道他们怎么了，羽田老师也没有特意告诉大家，因为我的反抗可能会破坏他所制定的规则。因此，其他人对详情依旧一无所知，我也依然被当作最底层，承受着侮辱和嘲笑。

我一整天都惶惶不安，担心羽田老师会突然问我昨天那件事的细节。一旦被问起，我不知道该怎样辩解——就算辩解，恐怕也完全是徒劳吧。

“正雄，来一下办公室。”放学后，羽田老师以沉稳利落的声音叫住了我，俨然一副好青年的样子。

办公室里的桌子被书和笔筒之类的东西占满了。老师不许学生的桌子上有东西，却在自己的桌子上摆放各种各样的物件。

不过，羽田老师的桌子收拾得十分整洁。书架上整齐地排列着课本，其中也夹杂着几本关于足球的书。羽田老师坐在咯吱咯吱响的灰色合成革面椅子上看着我。“昨天，北山和三田把你叫到了教学楼后面……”他停顿了一下，似乎在斟酌用词，随即继续说道，“对你做了过分的事，是吗？”

我点了点头，说：“我差点儿被他们欺负……”

在老师面前说话是件让我非常紧张的事。羽田老师吃惊地看着我，露出宛如听到了笑话般的明朗表情。

“说什么傻话，我们班怎么可能会发生欺凌这种事？被其他老师听到了怎么办？”羽田老师注意着周围的情况，凑近我小声说道，“他们俩欺负你，都是你的错。如果你没做错事，他们怎么可能对你做出过分的事呢？”

如果是前些日子，我或许会接受这番说辞而彻底放弃挣扎。但是，现在的我心中有许多想法，无法就这样妥协。

“可是，老师……我没做错。虽然总是挨骂，可我不觉得我有那么差劲……”

光是说出这句话，我就害怕得不得了，双腿颤抖着想要逃走。

羽田老师的视线、羽田老师的呼吸……羽田老师的一切都在向我袭来。他表情可怖地瞪着我，像是在看一个令人头疼不已的孩子。

“够了——”他耸了耸肩，以其他老师察觉不到的沉稳动作一把拉住我的手，带我离开了办公室。

这次我被带到的不是理科教室，而是家政教室。教室里摆放着几张可供六七人坐的大桌子，每张桌子上都安有煤气灶和水槽。上家政课时，我曾在这里煮味噌汤、煎鱼。我几乎没做过饭，但是按照薄薄的课本上的菜谱做出来的食物还不赖。

“你竟然还敢说这种话？！你真是个败类啊！”羽田老师厉声喊道，打了我一拳。

我大吃一惊，脑中一片空白。起初我几乎没有感受到脸颊的疼痛，羽田老师的怒吼使我僵住了，动弹不得。过了一会儿，脸颊才开始发热，火辣辣地疼起来。

羽田老师掐着我的脖子，把我按在桌子上，我感到无法呼吸。一侧脸贴在桌面上，我抬眼望向老师，他一副恨我入骨的表情。

“只要你闭嘴，班里就很和平！”

我感觉我所亲历的这一切好像都发生在遥远的地方。

羽田老师抓着我的校服，把我推倒在地，而我双腿颤抖着站不起来。羽田老师个子很高，从下面看上去，他的脸像在天花板那么高的地方。他用脚尖踢着我的一侧腹部，我几乎无法呼吸，只能蜷曲身体呻吟着。

羽田老师命令我站起来，可是我做不到。我听见他咂了咂嘴。“我送你回家。听好了——你就对别人说你从楼梯上滚了下来。”说罢，他拽着我的手臂，硬生生地把我拉了起来。

羽田老师让我坐进他停在停车场的黑色汽车里。车内散发着一股新车才有的气味。他让我坐在铺着粉红色坐垫的副驾驶席上，发动了车子。

“我本来和别人有约。都怪你，泡汤了。”羽田老师似乎对那个约会充满期待，语气听起来十分焦躁。开到半路，他停下车，去公用电话亭打了个电话。

“啊……今天我可能会晚一点儿到。”

羽田老师的声音非常温柔，此前我从来没听到过。他好几次叫着女性的名字，于是我立刻明白电话那一头是个女人。

“有一个问题学生又惹麻烦了，我总不能丢下他不管吧？别生气嘛，求求你了。别的老师都对我抱有很大期望……”羽田老师为难地回应着。

汽车再次发动，开始向我家行进。我的身体还在颤抖。我当然感到恐惧，但这并非是我连下唇和指尖都不住微微颤抖的唯一原因。我受到了巨大的打击，就像鞭炮在脑边炸响了一样。老师在家政教室里所做的一切让我彻底崩溃了。我处于一种无法思考的状态，不知道该哭还是该笑。

“正雄从楼梯上滚下来了。”羽田老师对打开大门走出来的妈妈解释道，“好像没受伤，不过怕他一个人走回来会太危险……”

“哎呀，您专程送他回来的吗？”妈妈大吃一惊，连忙向羽田老师道谢。她相信羽田老师是我所有班主任中最好的一个。“好不容易来了，请进来喝杯茶吧。”

羽田老师看起来很犹豫，但还是接受了妈妈的邀请。

和上次家访时一样，我、妈妈和羽田老师在客厅里面对面坐下来。唯一不同的是我的内心。上次家访时，我还没有被羽田老师训斥过。那时，我以为他是一个性格开朗、能和男生们欢快地聊足球的好老师。可是，现在不一样了……

“正雄学习认真，十分难得。课堂上不听讲的孩子很多，但正雄一直都很专心。”

老师表扬了我。当然，这全是装模作样。我也害怕学校里发生的事被妈妈知道，所以什么也没说。

“对了，正雄在家里都做些什么呢？”老师兴致勃勃地问妈妈。

“他成天都在看漫画，真是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妈妈笑着，做出了要戳我脑袋的动作，“不过他常常说起学校里的事呢。”

听到这句话，老师紧张地坐正了身子。“比如说……什么事呢？”

剑拔弩张的气氛弥漫在我和老师之间，我简直想要逃走。客厅就像鼓胀得即将爆裂的气球一样，然而妈妈没有注意到，仍然面带微笑地看着羽田老师。

“比如说，解开了大家都不会做的题而被老师表扬啦，和朋友在午休时玩耍的事啦……啊，还有足球什么的……”

“足球棒球吗？”

“啊，没错。他常常对我讲和大家一起玩这种游戏的事。”

我不想让妈妈担心，所以从未告诉她实际发生的事。因此，她一直都相信我在学校里过得很幸福。得知我没有把学校的事告诉妈妈，羽田老师松了一口气。

“啊……我该告辞了。”羽田老师站起来，妈妈脸上露出了不舍的神情。

走到门外，太阳已经快要落山，街道暗淡了下来。我家前面是一片树林，稍远些的地方亮着陈旧的街灯。我和妈妈并肩站着，目送老师的车子驶远。

“哎，该把我之前去旅行时买的点心送给老师的！”车子消失在视野中后，妈妈遗憾地说着，走进了家门。

我看着地面，回想老师的一言一行。今后我也要一直这样活下去吗？想到这里，我不禁觉得活着太痛苦了，眼泪扑簌簌地流下来，止也止不住。

就在这时，从不远处传来了一个声音。

“正雄……这里……”

是那个似曾相识的稚嫩孩子的声音。

我回头一看，青正站在街灯下。他仍然身穿约束衣，身体几乎不能动弹，但双唇上的绳子已经完全解开了。

“你必须逃脱。”青这样说道。

“逃脱？”

青点了点头，眼中布满血丝。“从这种处境中逃脱，否则你一辈子都会是这样。你恨透了那个老师，对吧？”

“可……可他是老师啊。”青口中的“恨透了”这个词让我感到疑惑。

“那是因为你不知道你心底里那个黑暗的自己。”青自信地笑了，嘴角就像经受严刑拷问而被切开了一样。那是十分悲壮的笑容。

杀了老师！

青那只没有被粘上的眼睛仿佛在这样说。

3

总有一天我必须要下定决心，否则不知道什么时候我就会崩溃，再也动弹不得。老师制定出的扭曲规则会将我杀死。于是，我和青合作了。我知道这件事伴随着危险。在教学楼后面对北山和三田做那种事的人显然不是我，而是青。我知道，接受青就意味着进入随时会因癫狂而施暴的状态。

北山和三田在事发后第三天回来上学了，四肢和脸上都缠着绷带。大家问他们的伤是怎么来的，他们没有提到我。我不知道这是因为他们被人封了口，还是出于自尊心而商量好决定保密。

“你对那两个人做的事，正是你内心真正渴望的。”青嘲讽地说道。

青是我制造出的幻觉，我能理解他这句话的意思。可是，对于此前从未伤害过任何人的我来说，那不是我干的，而是青——这种想法让我更容易接受。

除了青，我在学校里几乎没有可以说话的对象了。他并不总是在我身边，大部分时间都不见踪影，即使我四下搜寻也找不到他。可每当我专注于学习，或者在休息时间因无人交谈而感到寂寞时，他就会忽然出现于黑暗之中，无声无息地站到我身边。

了解青之后，我发现他是个残忍的家伙，会说许多脏话。我不喜欢这样。可是，他知道的事全都是我所知道的，再怎么讨厌他，他都

是我。这是一种奇妙的感觉。

教学楼旁有一间饲养动物的小屋，里面住着兔子和短腿鸡。小屋的侧面镶着铁丝网，可以从外头窥探它们的生活。小屋旁边还有一块圈着铁丝网的空地，供它们活动。

有一天，我怔怔地站在小屋前时，闻到了一股动物特有的气味，不知是兔子的还是短腿鸡的。我并不讨厌那种气味。兔子和短腿鸡将湿润的空气吸入体内，经由小小的肺和鼻子呼出来，我再吸进去，便有一种与它们分享了相同空气的感受。每年都是由四年级学生照料这些动物，给它们喂食、打扫小屋。去年上四年级时，就是由我们负责这些工作的。

“在它们的额头中心钉上钉子，挂在教室的墙上，一定很好玩。”青不知什么时候站到了我的身边，看着在小屋中并排熟睡的兔子说道。他的声音依旧稚嫩，这番话却让我惶惑不安。

“你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我厉声质问道。

他转过头来看着我，眯起那只睁着的眼睛。“因为它们太臭了。”接着，他一边想象，一边向我描述：不光兔子，还有短腿鸡——划开鸡的肚子，取出内脏，用图钉扎遍它们的全身，再用针剜掉眼睛……

我感到一阵恶心，于是把视线从他身上移开。不过，他虽有这种想法，却并没有付诸行动，因为他只是我的幻觉。在我还能控制好自己的时候，就不会出现上次在教学楼后面发生的那种事。

这个学期的最后一天终于到来了。在结业式上，全校同学在体育馆集合，听校长讲话。结业式结束、回到教室后，我们还要进行大扫除，听班主任讲话。

大扫除时，我负责打扫教室，需要先把桌子搬到后面、清理前面，再把桌子搬回去，用抹布擦拭后面的地板。就在搬动桌子的时候，我被人绊了一脚，狠狠地摔在地上。

我撞在倒下的桌子上，眼前出现了一双鞋子。鞋子边缘醒目的地方用油性笔写着二宫的名字。

“啊，对不起。”二宫说着笑了起来，“我不是故意的，真的。”

我不知道二宫的话是真是假，但看到她和周围的人都露出愉快的表情，我不由得想她是故意绊倒我的。可要真追究下去，我大概会因为不相信她而又被大家当成坏孩子吧？

二宫笑嘻嘻地看着摔倒的我，笑声听起来是那么刺耳。平时我被大家嘲笑或嫌恶的时候，坐在一旁的她也会站在他们那边。可是，我内心深处总认为她不会指着我哈哈大笑，也祈祷着不要有这么一天。

下个学期，我的生活依旧会是这样吗？羽田老师给我们发联络簿的时候，我陷入了沉思。

联络簿上的成绩不算坏。我想当然地以为羽田老师会在这上面使坏，结果却令我感到意外。他或许是想到，如果联络簿上的成绩格外糟糕，妈妈一定会觉得奇怪而起疑心吧。联络簿上还有一栏，是老师

用来给学生写短评的。我的联络簿上用圆珠笔这样写道：“学习认真，十分难得。”

看到这句话时，一股没来由的冲动向我袭来。我想把联络簿撕碎，揉成一团扔进火里。这时，我眼球与大脑相连的地方疼了起来，仿佛有不知是愤怒还是悲伤的异物沸腾着，像心脏那样跳动起来。为了不被人发现，我努力地端坐在椅子上。哪怕是想要哭泣或呐喊的时候，为了不引起羽田老师的注意，我也会安静地坐着。这是我不知不觉间养成的习惯。

“下定决心杀死他了吗？”

青不知什么时候出现在身边。我轻轻地点了点头。

---

[1]任天堂公司于1983年发行的第一代家用游戏机，2003年停产。

第四章

1

暑假的早晨从广播体操开始。与寒冬不同，天空一早就很晴朗。住在附近的小学生聚集在做广播体操的广场上，道雄自然也来了。我们的关系依然很尴尬，只是伴着音乐摆动身体。

“广播体操要是从世界上消失就好了。”青说，“晴朗的天空，为健康而做的体操，还有在这种愚蠢的音乐中做体操的人，全都腐烂后再丢到火里去好了。”

排列在我眼前的是低年级学生。他们挥动着细瘦的手臂，小信和隼人也在其中，以笨拙的动作做着体操。我看着他们，感受到了青的话语中所隐含的憎恶。

广播体操结束后，我回到了家。吃过早餐，我从攒下的零花钱中拿出一千日元出了门。虽然不知道会不会用到钱，不过总可以用来买点儿零食之类的当午餐吧。

“你要去哪里？”看见我在玄关穿好鞋子，妈妈问道。

“朋友家。”

“道雄家？”

“不知道。”

妈妈没有在意，只说了一声“路上小心”。

我从车库里推出自行车，用力蹬着脚踏板，朝邻镇前进。那是我的目的地。说去朋友家是骗人的，我打算去找羽田老师居住的公寓。

羽田老师的住址印在四月份的《五年级时报》上，也就是第一次发给我们的创刊号上。“如有急事，请联系我。”羽田老师将他的信息这样告知了家长们。

妈妈很崇拜羽田老师，所以保存了所有往期的《五年级时报》。昨天夜里，我把创刊号找了出来，记下了羽田老师的住址。他就住在邻镇的某栋公寓里。

我蹬着自行车，行驶在蝉鸣声中。在火热阳光的炙烤下，柏油马路蒸腾着热气，我骑了一小会儿就满身大汗，皮肤几乎都要冒烟了。吸入的空气是温热的，映入眼帘的一切都反射着阳光，郁郁葱葱的树叶和稻田看上去闪闪发亮。待我骑着自行车驶过树荫，周身的空气才凉爽了一些，让人感到很舒服。

沿着国道前行就可以抵达邻镇，可是那条路上常有疾驰的汽车，所以我选择了一条与之平行的马路。

一开始，马路两侧只有稻田，视野很开阔。当我经过一座横跨大河的古旧桥梁之后，周围突然开始出现鳞次栉比的高楼。楼房越发密集，往来的车辆也多了起来。在我住的小镇上，房子之间间隔很大，也没有围墙，只有稻田或树林贯穿其中。而当房子变得密集后，就得

修筑砖墙来将它们隔开。虽然无关紧要，不过我还是第一次注意到这些细节。

过了河，就抵达了邻镇。我以前常搭别人的车来这里，但骑自行车过桥还是第一次。邻镇比我住的小镇繁华，有电车，道路也很宽敞。

我拿出印有羽田老师住址的《五年级时报》，再次确认公寓所在的地方。可是即使看了地名，我对它大致在什么位置也完全没有概念。

途中，我走进便利店买了零食，并鼓起勇气开口向收银员问路。他告诉我，从这里再骑二十分钟左右就能到羽田老师居住的公寓。

我从来没有骑车到过这么远的地方，一路上想着不知道之后能不能回得了家，心中有些不安。

“就算回不去也没关系吧？与其就这样放弃，原路返回，还不如一辈子都在外面流浪。”熟悉的稚嫩声音在我耳边轻轻响起，仿佛在自嘲一般。

在离开家三个小时后，我终于找到了羽田老师居住的公寓。

第一天，我只是远远地看着老师的住所。

公寓有三层，外墙由棕色的砖块砌成。同样构造的公寓有两栋，用标着“A栋”和“B栋”的金属牌来区分，两栋楼之间隔着供住户使

用的停车场。车水马龙的马路旁有便利店和各式餐厅，从公寓步行五分钟就能抵达。

我对照《五年级时报》上印着的门牌号和公寓窗户的数量，锁定了羽田老师住的那一间。他住在A栋三层，似乎是尽头的第一户。

我又试图在停车场里寻找羽田老师的黑色汽车。可我只乘坐过一次，而相似的车有好几辆，没法儿从中准确辨认出他的车。

“是这辆，没错。”青站在一辆车前，斩钉截铁地说道。他似乎记得羽田老师那辆车的特征。

车在停车场里，说明老师在家。

公寓面朝道路一侧的墙上有银色的信箱。我看了看羽田老师那间屋子的信箱，里面什么都没有。因为信箱上没有标注住户的名字，我有点儿担心会不会弄错。如果羽田老师搬家了，那么里头住的就是其他人了。

公寓后面有一个公园，里面有圆木搭建的游乐设施，是个恐龙形状的滑梯，我爬到上面，盯着羽田老师家的窗户。周围种着高大的树，青翠的树叶直指天空，从树叶的缝隙里正好可以监视那扇窗户。

滑梯正好被树荫笼罩，不用担心会中暑。可是如果一直待在那里，前来玩耍的小孩和他们的家长就会觉得我形迹可疑。以防万一，我每隔一段时间就会转移到其他地方。秋千、长椅……幸运的是，从公园里的各个地方都可以看到羽田老师家的窗户。

起初的一个小时里，我只能看见厚厚的窗帘。但过了一阵子，窗帘被拉开，一个男人出现了。男人挠着下巴，被窗外的阳光晃得眯起

了眼。他穿着薄薄的白色T恤，头发凌乱。是羽田老师。

这是我第一次在学校以外的地方见到他。我感到心脏剧烈地跳动着。明知他应该不知道我在看他，可我还是觉得他似乎在盯着我，心中不禁涌起恐惧。我低下头，注视着他的一举一动。

羽田老师再次拉上了窗帘，身影消失在窗后。

几个小时过去了，我就这样一直监视着羽田老师的窗户。这段时间里，他只出来了一趟，到阳台上晾晒衣服和被褥。

“这样干看着有什么用？”青催促道，“必须尽早干掉他。”

青担心随着时间流逝，我的决心会动摇，整整一学期的苦痛也会变得淡薄，而我又会成为一个不愿面对现实的傻瓜。

就在这时，窗后出现了一个女人的身影。先前我光顾着看窗户那一侧，没注意到有人穿过玄关进到了屋里。

女人和羽田老师的身影时隐时现，过了一会儿彻底不见了。房间里不再有动静。

“肯定是出门了。”青说道。

我感到害怕，但还是去了停车场。羽田老师的汽车果然不见了。

第一天，我就这样回了家。到家时，已经是吃晚饭的时间了。

“去哪儿玩了？”妈妈问道。

我回答说随便逛了逛，没有具体说是去了哪个朋友的家。如果妈妈打电话确认，我的谎言就会被戳破。

第二天，我又骑着自行车去了羽田老师家。

虽然有被发现的危险，我还是站在他家门前，把耳朵贴到了门上。屋里传出声音。我很担心他会在我这样偷听的时候突然打开房门。

羽田老师就在薄薄的一扇门之后，我只确认了这一点就离开了。

为了盯紧羽田老师家的门，我必须站在大楼的正面，可那里不巧正是B栋公寓。不过，羽田老师家正好在楼层尽头，我可以在B栋斜后方的咖啡馆的停车场里监视。

停车场里有一块巨大的广告牌，我站在它的阴影下，喝着果汁望着老师家的门。眼前的风景毫无变化，我感到无聊极了。天气晴朗，夏日强烈的阳光刺眼得仿佛在我耳中嗡嗡作响。如果没有藏身的阴凉之处，我恐怕要热疯了。

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于是我去了公寓后面的公园，站在和昨天相同的地方眺望羽田老师家的窗户。窗帘是拉开的，由此我知道他此刻正在家中。

我又去看了看信箱。羽田老师的信箱里有几封信。

“拿走！”青命令我。

我知道这样做不对，可还是把信都拿走了。信箱上面有用来挂锁的装置，似乎要住户自己买锁来安装。有的信箱用了密码锁，而老师

大概是嫌麻烦，没有上锁，因此偷走他的信轻而易举。

我又走进了B栋斜后方的咖啡馆。我是第一次独自走进这样的地方，不过有青一直陪在身边，我多少安心了一些。外头太热了，我想找一个凉快的地方，可以慢慢等待。店里的冷气包围了我，我感觉自己又活了过来。

这家店有些昏暗，陈旧得看上去仿佛已经开了几十年。我走到最里面靠窗的座位坐下。椅子上的皮革裂开了，露出了黄色的海绵。

透过窗户，正好可以看见羽田老师家的门。比起在外面监视，在凉快的店里要好得多。服务员阿姨走了过来，我向她点了一杯牛奶咖啡。

我将两封信放在桌子上，打开了信封。第一封信是电信公司寄来的，里头装着一张话费账单。我对话费毫无概念，所以不知道金额算多还是少。另一封信大概是羽田老师的朋友寄来的，寄件人处写着一个男人的名字。信封里装着一张信笺和几张照片。

“前几天去旅行的照片洗出来了，寄给你。”信笺上这样写道。

在一张照片上，羽田老师喝醉了酒，满脸通红。还有一张他在河边露营的照片。他和一群男女勾着肩，朝着镜头比出胜利的手势。在他身后，是用桩子和绳子固定在地上的帐篷。

我想起放暑假之前，羽田老师曾在开班会时说起露营的事。他好像是和大学时的好朋友一起去的。他们把帐篷装在汽车的后备厢里，可是有一根固定帐篷用的金属桩子不见了，他们费了好一番功夫。他还兴致勃勃地讲了烤肉时炭火不够用的趣事。

“我的爱好是运动和露营。”还记得第一次在教室见到羽田老师时，他是这样介绍自己的。

“看上去真幸福啊。”青充满恨意地在我耳边低声说道，接着又竭尽所能地诅咒起照片中开怀大笑的羽田老师。我很想捂住耳朵。

就在这时，透过咖啡馆的窗户，我看到羽田老师家的门打开了，羽田老师走了出来。

暑假期间，学校开设了游泳班，学生可以自由参加，如果不想去也可以不去。羽田老师这个时间出门，大概是去教大家游泳吧。

羽田老师关上了房门。从我所在的地方只能看见他的背影，看不到他的手。但从他的动作能推测出来，他应该是把门锁上了。他踮起脚，在门上放了什么东西后，消失在我的视野之中。

“你看清他最后放下的是什么了吗？”青问道。

我摇了摇头，表示没看清。

“应该是钥匙。”羽田老师家有女人出入，青说他或许是为那个女人放好了备用钥匙。

青猜对了。

确认羽田老师的汽车不见了之后，我来到位于公寓三层的他家门口。我伸手在门上摸索，发现那里确实放着一把钥匙。

“快用这把钥匙把门打开，进屋里去！”青说。

然而，我把钥匙放回原处，回了家。

青骂我是胆小鬼。可是，进入别人家是相当需要勇气的，我整晚都躲在被窝里思索这件事。在关了灯的昏暗房间里，我回想起这个学期所经历的一切。屋里闷热难当，我辗转反侧，头痛欲裂。

最后，在睡着之前，我终于决定潜入羽田老师的家。

2

那天一早天气就很差。天空被暗淡的灰云笼罩着，看上去像是就要下雨，又像是一整天都会阴沉着的样子。这天气让人琢磨不透，感觉很不舒服。

如果下雨，就不得不冒雨骑车行进。这是件麻烦事，我起初感到犹豫，不过最后还是决定去羽田老师家。天气预报说下午就会放晴。

骑了大约两个小时自行车后，我终于到达了羽田老师的公寓。不同于前两天，今天我是在能清楚看到停车场的地方监视的。我意识到，要想知道羽田老师是否在家，只要确认他的车在不在就好了。

我坐在和公寓隔着一条马路的树林里的阴凉处，翻看从家里带来的《COMIC BOMBOM》。这是一种和《龙漫CORO-CORO》相似的漫画杂志，每月发行一次。我翻看着漫画，时不时抬头确认羽田老师的车是否还在，紧张得几乎不知道漫画在讲什么。

不一会儿，一滴水珠落在了杂志上，瞬间就被再生纸制成的书页吸收了。我抬头望向阴沉的天空，发现终于还是下雨了。

就在这时，我听到了汽车引擎轰鸣的声音，是从马路对面的停车场传来的。我循声望去，发现羽田老师正在发动汽车。我赶忙藏了起来。

羽田老师似乎没有发现我。黑色的汽车行驶到马路上之后，立刻加速离去。

“走吧！”

听了青的话，我点了点头。

钥匙放在与昨天同样的位置，我踮起脚拿到了。把钥匙插进门锁时，我费了很大功夫，努力不让两手颤抖。

很快，随着咔嗒一声传来，我感到锁被打开了。就在那个瞬间，我成了入侵者。

我穿过玄关，闻到了别人家独特的气味。一种疏离的气氛弥漫在屋子里。我每次去朋友家里时，都会因这种气氛而感到紧张。

旧运动鞋零乱地倒在玄关的地上。面前是走廊，尽头的左手边有一扇门，右手边是煤气灶和水槽。屋子面积不大，但是我认为一个人生活足够了。

我脱了鞋，走进屋里。那是一种非常奇异的感觉。在学校里见到的羽田老师是我完全无法理解的人。他总是面无表情地盯着我。他会面带微笑和大家愉快地聊天，可是一看到我，眼里的光就会立刻消失，眼神变得暗淡。羽田老师竟然也有这样的家，过着这样的生活啊！我觉得很不可思议。他是否也像我一样，会害怕、会不安呢？

“打开冰箱看看！”

我听从青的话，照做了。冰箱是小型的，比我家的小得多。里面几乎是空的，只有五罐冰镇啤酒，冰箱门一侧的架子上还放着装有麦茶的大瓶子。

“他好像不做饭啊。”青似乎对冰箱毫无兴趣，说着就把青色的脸转向走廊尽头的那扇门。

门内有两个房间，一间是卧室，另一间似乎被当作起居室使用。我打开门向里看时，总是忍不住想象老师在里面的情形。确认房间里没有人后，我才放下心来。

卧室里有一张床和一张桌子。看到被子皱巴巴的，不知道为什么，我扭开了脸，只觉得看到了不该细看的东西。桌子上堆放着课本，是一些我也很熟悉的书，此外还摆放着羽田老师和一个女人的合照，好像就是那个偶尔来他家的女人。

我走进起居室，里面放着一台小型电视和一张矮桌。我将目光转向墙壁。墙上用图钉固定着一张照片，上面是年轻时的老师抱着足球的样子。我也会在房间的墙上钉照片，看到老师做了同样的事，我感到很奇妙。矮桌上的烟灰缸里放着烟头。我从没见过老师抽烟，不过那只是因为学校里不让抽烟吧。我找了找，发现电视上面放着烟盒和打火机。

我浑身大汗淋漓，虽然也有紧张的缘故，不过房间里实在是太热了。外面没有出太阳，可是由于屋子门窗紧闭，温度高得令人难以忍受。我走近窗边，从那里可以看到公寓后面的公园。我进屋前，雨刚

开始下，现在却越下越大，我甚至能看到雨滴落在阳台的栏杆上被弹开的样子。

我又查看了洗脸台和浴室，发现了剃须刀、梳子和发胶。我打开洗脸台上方开关式的壁橱，看到里面整齐地放着牙刷，上层还有一些药瓶。我把药瓶拿在手里仔细看了看，有维生素和感冒药，还有安眠药。

“冰箱里有麦茶吧？”

听到青的话，我产生了一种不好的预感。“……在麦茶里放安眠药吗？”虽然害怕，我还是这样问道。

“不——把香烟煮一煮，再把汁液掺进麦茶里。”青说，把香烟放在滚烫的水里煮，会溶解出对人体有害的物质。水会变黑，人喝下去就会死。只要把这种汁液混在麦茶里，就能让老师毫无察觉地喝掉。

青知道这种事，让我感到不可思议。但实际上，是我无意中在哪里获得了这样的知识。

青又把视线转向了煤气灶。上面有一只水壶，正适合用来煮开水。

我心里的确有些迟疑。可是，我已经决定克服犹豫、向前迈进了。如果在这时候改变主意，什么都不做便逃回家，那么一开始我就不会来。

我走进起居室，拿起放在电视上面的烟盒，却发现盒子里面什么都没有。只是一个空盒子而已。

如果……

青嘟囔着。

如果，那家伙只是去买烟的话，会比我们想象中更早回来……

我把空盒子放回原处，确认自己是否还留下了其他入侵的痕迹。我走到玄关穿上鞋，打算开门逃走。

就在我穿好鞋、正要把手放在门把手上的那一瞬间，从门的另一侧传来了钥匙插入的声音。正在开门的人一定会觉得奇怪，因为门锁本来就是开的。

我想从窗户逃走，可是太迟了。羽田老师已经将门微微打开，看见了我。

时间仿佛静止了一般，一切都停止了，我的表情也僵住了。

3

老师的声音让我醒了过来。

一开始，我不知道自己在哪里，大脑一片混乱。我好像晕倒了。

周围十分昏暗，不过我马上意识到我在浴室里。外面的光透过磨砂玻璃门隐约照了进来。

我的头发粘在了干燥的瓷砖上。脑袋隐隐作痛，那疼痛扩散开来，让我一时喘不上气，但也让我想起了自己为什么会在这个地方。

我闯进了羽田老师的家，他发现后将我殴打了一顿。

我回想起老师在那个瞬间的模样。看到我在屋里，他露出撞见幽灵般的表情。不过，他大概立刻就意识到我是来复仇的，于是情绪激动地对我拳打脚踢。我被打得摔倒在地，头重重地撞在了地板上。

我想摸一摸脑袋，手却动弹不得，这才发现我的手脚都被绑了起来。

“你觉得他为什么立刻就意识到你是来复仇的？”

青稚嫩的声音从身后传来。我扭过身子，看见他正蹲在那里俯视着我。他的身体隐没在浴室的一片黑暗之中，只有眼白闪闪发光。

“那家伙心里一直都很害怕。做了不该做的事而产生的罪恶感，还有不知什么时候会被人报复的不安，让他一下子就意识到你是来复仇的。”

我从刚才起就听到了老师的声音，便竖起耳朵仔细听。好像是从走廊或起居室里传来的。

“老师在和谁说话？”

听我这样问，青歪着脑袋，做出侧耳细听的样子。

“对不起，今天真的不行……”

我隐约听见了老师的说话声，但除了这一句都没听清。

“好像有人要来这里，那家伙正在打电话回绝。”青说道。

老师一定不想让别人看到我在这里吧。

他打算把我怎么样呢？他绑住我的手脚，是打算对我做什么可怕的事呢？

我看向青，只见他咬牙切齿地用憎恨的目光望着老师所在的方向，双唇几乎渗出血来。

老师的说话声消失了，脚步声在向浴室靠近。突然，我头顶的荧光灯亮了，刺眼的白色灯光晃得我眼都花了。

老师打开浴室的门，一只手里还拿着无线电话。“你醒了？”他用可怕的声音说道，“喂，正雄，你知道吗？擅自闯入别人家里是犯罪！”

“我、我……”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只能支支吾吾。

“我要把你交给警察！”老师威胁道。

青把脸凑近我。他就在我和老师之间，可老师没发现他。

“正雄，别听他的！听好了，不要哭，也不可以道歉。什么都别听，只狠狠地盯着他看！”青瞋目裂眦地喊道，仿佛要扑咬过来一般，“犯罪也好，被警察抓住也好，都无所谓。想象一下杀掉他的场面吧！”

老师诧异地看着我。我正望着愤怒的青，在老师看来，我的视线始终固定在半空中的某一个点上。

我照青说的做了。

我把视线集中到老师身上，想象着用菜刀砍断他脖子的情形，想象着在他眉间钉上钉子的情形。我回想起自己至今为止遭受过的所有痛苦，并希望这些事不要再发生了。

老师一定以为我会哭吧，可是我却死死盯着他，这让他怒火中烧。

“逞什么能！”他丢下这么一句，走出了浴室。

“这样就好。”青满意地点了点头。

老师拿着毛巾回来了。他把毛巾塞进我的嘴里，这样我就不能说话了。

到了夜里，我听见雨越下越大。浴室有扇小窗，虽然是关着的，但猛烈的雨声隔着玻璃也能听见。

我不得不在监禁中度过这个夜晚了。虽然努力克制着，我还是不由自主地想起家里的事。

家人一定在担心我。我没有告诉他们要去哪里就出门了，家里现在估计已经乱成一锅粥了。妈妈现在怎么样了呢？我还勉强记得些许关于以前那起交通事故的事，回想起那时我曾下定决心不再让妈妈伤心，然而现在事情却变成了这样。姐姐和小信现在又在干什么呢？

深夜，老师打开了浴室的门，一只手里拿着无线电话。

“请镇静一点儿，正雄妈妈，肯定不会有事的。”老师用真诚的语气对着话筒说道，“正雄不在其他同学家里吗……”

我这才意识到电话那头是妈妈。我拼命挣扎着想要高声呼喊，可是嘴里塞着的毛巾让我发不出声音。

或许是觉得挣扎着想要出声的我很可笑，老师拿着电话凑近了我，眼里含着笑。“嗯，真让人担心啊。没关系，一定会找到的……我也试着想想有什么线索。”老师就这样在我面前挂断了电话。

我感到很不甘心。老师饶有兴致地看着手足无措的我，仿佛我是他的玩具。

房间里的灯一直到深夜都还开着。关上门灯光就不会透出来，可是老师却开着房门，因此浴室的磨砂玻璃门上能看到一圈白光。

“那家伙一定睡不着，正注意看你会不会逃出去呢。他开着卧室的门，就是在监视浴室的动静啊。”青愉快地笑着说道。

我拼命想入睡，可是浴室的地板太硬了，我怎么都睡不着，只能听着窗外传来的雨声。天气炎热，密闭的浴室里又热又闷，我感到呼吸困难，浑身汗淋淋的。我闭上眼睛，拼命抑制着想哭的冲动。

玄关的门铃声把我从浅浅的睡眠中唤醒了。小窗透进了晨光。外面还没放晴吗？那光看起来很微弱。

似乎是老师的邻居来了。我听见老师笑着应答的声音。我想大声呼救，可嘴里塞着毛巾，我发不出声来。客人离开后，想到救星就这么不见了，我悲伤不已。

肚子饿得不得了。老师完全当我不存在，自然也不给我饭吃。他只是偶尔打开浴室的门看我一眼。

“喂，你不会把老师做的事告诉大家吧？”有一次，他这么问我。

我嘴里塞着毛巾，说不出话来，于是点了点头。

老师看了我一会儿，眼神看上去像是在思索什么。“我不信你。”他吐出这么一句，“你一定会告诉大家。你只是为了让我放松警惕。喂，你是不是这么打算的？”

老师额头上渗出了汗珠，眼神中流露出恐惧。他一把抓住我的头发，反复追问道：“说！是不是？”他那声嘶力竭的样子就像是在哀求我。

我对老师的态度感到恐惧，因为我从没见过他这副被逼急的样子，这是我始料不及的。

“那家伙不知如何是好了。”那天晚上，青这样说道。

老师不知道该如何处置我。虽然把我绑住关了起来，可他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为此万分苦恼。

我动弹不得，也无法出声，就这样倒在浴室里度过了不止一天。昨天起就一直在下的雨似乎变小了，虽然无法确认，不过雨快要停了吧。

大约夜里零点的时候，我正蜷曲着身体看向浴室里唯一的小窗，天花板上的荧光灯突然亮了。刺眼的光让我眼前一片雪白，我不禁眯起了眼。

老师走了过来，拿掉塞在我嘴里的毛巾。“好了，这样你就能说话了。”他说，“听着，闭上你的嘴！只要你闭嘴，我就给你自由，听懂了吗？！我送你回家，你就说一直在邻镇到处玩耍。”

老师没有发现青就在他背后。青摇了摇头。我害怕极了，可还是听从青的话，拒绝了老师的提议。

“你这小子知道现在是什么状况吗？”老师焦躁地拽着我的头发摇晃起来。

“你告诉他，要把被监禁的事和学校里的事全都告诉大家。”青对我说道。也就是说，这就是潜藏在我内心深处的想法。

“我，要把老师做的事告诉大家……”

我还没说完，老师就厉声叫骂起来。他歇斯底里地踢着浴缸，对我拳打脚踢。可我依旧没有收回要把这些事告诉大家的宣言。

“这种皮肉之痛会过去的。这家伙之所以要让你痛苦，是因为他害怕你。”

就在我被殴打得流血的时候，青这样对我说道。浴室里回荡着老师的怒吼，可不知为什么，只有青的声音悄然进入我脑中。

虽然很痛，但是我不想如老师所愿。他每打我一次，青身上的伤痕就也增加一些。最后，老师喘着粗气走出了浴室。他面朝磨砂玻璃另一侧的洗脸台，不知道在干什么。一开始我以为他在洗脸，但我听到了洗脸台上方的柜子开闭的声音。

过了一会儿，老师一副放弃似的表情回来了。他憔悴极了，眼下一片乌青。

他靠近我，解开了我手脚上的绳子。他把洗脸台旁放着的毛巾拿了过来，用水浸湿后塞到我手里。

“擦擦鼻血……”

我用毛巾擦了擦脸上的血，但鼻子仍血流不止。

老师低下头，用虚弱的声音对我说：“是我不好，我反省。”他听起来似乎快要哭出来了。“……竟然殴打小孩，我真是疯了。我已经，不知道该怎么办好了……现在我送你回家……”

虽然被松了绑，我依旧倒在浴室的地板上，站不起来。我只是一边用毛巾擦着鼻血，一边听老师忏悔。

老师凝视着我好一阵子，然后走出了浴室。他再次回来时，一只手里拿着一杯橙汁。

老师默默地把橙汁递给我。两天滴水未沾的我一下子就喝光了。

“说你要去厕所！”青提醒我。

“……那个，我可以上厕所吗？”

老师点了点头，伸手把我扶起来。厕所就在浴室外，我走进去，关上门。

“把手指伸到喉咙里！”青说，“那杯橙汁里一定放了安眠药。他在拿橙汁之前打开了洗脸台上面的柜子。我记得那里面放着安眠

药。”

虽然有点儿抗拒，我还是毫不犹豫地把食指伸到了喉咙深处。胃里的橙汁逆流而出，白色的马桶中蓄满了橙色的液体。这是我第一次催吐，非常痛苦，可是我只能相信青的话。

“听好，刚才你喝下的也许是剂量足以致死的安眠药，不过，我想这种可能性很小，因为要想靠安眠药死亡，必须要服用比想象中更大的剂量才行。溶解在一杯橙汁中的剂量大概死不了人，可见他是想让你睡着。从厕所回去后，要假装睡着！”

我走出厕所后，又被带回了浴室。

“你再在这里稍等一下，我准备准备，送你回家。”老师看起来饱含歉意。

幸运的是，这一次我没有被绑起来。

“那家伙大概觉得不用绑你也没事。”青说，“他大意了。来吧，装睡！”

我估计着药效发作的时间，然后假装睡着了。鼻血还在流，可我没管它。

老师打开了门，我知道他正定定地站在那里看着我。

4

我闭着眼睛，屏住呼吸。羽田老师把脸凑近了。我看不见，却能感觉到。老师唇间呼出的气息触到了我的鼻尖，带着淡淡的烟草气味。

不能让表情发生任何变化，我好几次在心里这样提醒自己。不管多么想皱眉头，我都忍住了。

老师走出了浴室，在外面摆弄着什么。我稍稍睁开眼，想看看他在干什么。可是透过磨砂玻璃，只能看到另一侧的人影，看不清楚他究竟在干什么。

过了一会儿，浴室的门打开了，老师的手臂突然伸到了我的后背和膝下。他小心翼翼地把我抱起，注意着不要惊醒我。我假装睡得正熟，让手脚随意地悬在空中。

不知道老师要把我带到什么地方，可是我却不能睁开眼睛。如果我醒来想要逃跑，老师一定会将我抓住，然后再次捆绑我的手脚，把我关在浴室里。

我紧张得浑身冒汗。老师会不会注意到这一点，发现我是在装睡呢？

老师抱着我，费力地打开房门，走出了玄关。虽然几乎听不见雨声，但我的脸颊能感受到空气中的湿气。下了公寓的楼梯后，在公寓外没走几步，老师便把我放了下来。

那个地方对我这样身高的人来说有些逼仄，我只好蜷曲着腿。接着，随着啪嗒一声，我感到空气似乎被压缩了。老师的气息远去，我终于可以睁开眼睛了。

周围一片黑暗，没有一丝风。

“是车的后备厢。”

我的背后传来青的声音。我努力扭头向后看，看不到他青色的脸，却能鲜明地感受到他就在我身后。

“这里是那家伙的车后备厢。”

突然，引擎发动的声音从离我不远的地方传来。我所在的狭窄空间震颤了起来，开始移动。正如青所说，这里确实是车的后备厢。我闻到了一种特殊的气味。

之后的一段时间里，我只能听到汽车行驶的声音。黑暗中，我能感觉到轮胎碾过小石子，汽车正在加速。这种状态持续了很久，我想象着自己也许再也出不去了，只能像石头一样僵在后备厢里。

我摸了摸鼻子，血好像已经止住了。

“老师打算拿我怎么办？”

“他打算杀了你。为了封口，他一定会这样做。”青斩钉截铁地说道，“可是，那家伙失败了。”

“什么？”

“那家伙没能决断，这就是他的失败之处。他打算把你带到某个地方再杀了你。他没能下定决心在家里动手，所以现在你还活着，这就是他的失败之处。别害怕，找机会逃跑！”青说。

我的眼前放着一样东西。周围一片漆黑，我看不清楚，但是可以感觉到。那东西碰到了我的手，似乎是一根细长的金属棒。就在我猜测着这是什么的时候，车子停了下来。

后备厢被打开的瞬间，我立刻闭上了眼睛。老师俯视着我，似乎在确认我是否意识清醒。

他把我从后备厢里抱出来，背在背上。外面的空气让我不禁想要深呼吸。我感受不到有雨滴落在脸颊上，但能从潮湿的空气判断出雨刚停不久。

我缓缓地、小心地睁开眼睛。因为被老师背着，我觉得这样做也没关系。不管他怎么扭头向后看，都不可能看到我的脸。这时，我才知道自己被带到了什么地方。

这是一个位于山腰上的停车场，周围没有建筑物，也没有灯光。老师下了车，踩着碎石向远处走去。四周没有其他车辆，只有老师的。

老师右手拿着手电筒，只用左手就把我背在了背上。他身材颀长纤瘦，胳膊的肌肉却很结实。

我的脚从刚才起就一直碰到什么东西。我仔细看了看，似乎是一把银色的折叠铲，系在老师腰间。

虽然是夜里，天空却并非一片漆黑。不知是不是月光的缘故，天空微微呈现出蓝色。也许是风有些大，云在流动。如果能把一直笼罩在上空的那朵乌云吹散，我一辈子都会感谢这阵风。

在微明的夜空下，怀抱着幽深森林的山峦化作巨大的黑影，耸立在我眼前。老师正朝着山的方向走去。停车场里的自动售货机发出白色的光，在这个空寂荒凉的地方，除了老师拿着的手电筒之外，那是唯一的光源。我们的旁边有台阶，那是通向山里的路。

老师登上了台阶。两侧都是陡坡，树木自然地生长着，根从泥土里露了出来。路上散落着有棱角的大石头，老师避开石头往前走。

“你要被活埋了。”青走在老师的身边对我说，“那家伙多半会把你放在山里的树根下，然后开始挖土吧。不，也不知道他是打算先挖土还是先把你弄死。”

我浑身冷汗涔涔。

“只有现在有机会！”青说。

我知道，现在就是决断的时刻。

我保持着被老师背在背上的状态，安静并尽量快速地移动双手。老师会不会瞬间察觉到我的动作呢？我有些不安。

我的裤子里夹着我从后备厢里拿到的金属棒。我把它紧紧握在手中，然后高高举起。老师把我从后备厢里背出来时没有发现它，这不得不说是我的幸运。金属棒呈L形，长的一端是尖的。在黑暗中，我意识到这就是固定帐篷用的金属桩子。老师大概忘了自己把它落在后备厢里了。

我朝着老师的脖子向下一挥。

一瞬间，老师的身体扭动了一下。我打偏了，但手上真切地感受到了反作用力。

老师叫嚷着回过头来，我从他的背上摔了下来，某种温热的东西滴落在我的脸颊上又弹开。我抬头看去，鲜血正从老师的脖子上飞溅而出。

老师手中的手电筒滚落在地，强烈的光束跳跃着，从我和老师的脸上一闪而过。

老师摸着脖子，意识到了那是什么液体。他睁大双眼，看看倒在地上的我，又看看被血濡湿的手。

“跑！”青向我大叫。

我一跃而起，朝着与老师相反的方向跑了起来。我光着脚跑进了一条岔路，脚心疼痛不已。

天微微亮，被树叶遮蔽的路却一片漆黑。我怀着恐惧一路狂奔。

老师喊着我的名字，拼命地追赶我。这是我好几次在噩梦中见到的景象。每次做这样的梦，我都会惊醒，歇斯底里地发出哀嚎。现在，这个噩梦变成了现实。

我跑得很慢，老师的气息很快就逼近背后。

我已经不知道自己身处何方，一心以为我是在主路上奔跑，却不知不觉间偏离方向，闯入了森林。我跌跌撞撞地避开眼前的树木。雨后的树叶摩擦着我的身体，水滴四下飞溅。

突然，我的右脚脚底撞上了什么。我摔倒在地，一阵剧痛随即直击大脑。黑暗之中我无法看清楚，似乎是有东西扎进了我的右脚。

我倒在地上，感到老师就站在身边。这场追逐游戏宣告结束。

老师剧烈地喘着气，俯视着我。

我心想不能就这样坐以待毙，于是强忍疼痛，呻吟着站了起来。

我环顾四周，发现我和老师站在一条斜坡上。斜坡陡峭得像悬崖一般，几乎垂直于地面。月光下，四周略微明亮了一些，能看到稀疏的树木。我们的正下方就是停车场，自动售货机正发出白色的光。

高度大约是二十米……

“喂！”

老师的声音让我惊得回过头去。他的样子可怕极了，脖子上的伤似乎比我想象中要浅一些，但被血打湿的脸和衣服让他看上去不像人而像个怪物。

老师突然大笑起来，飞溅着口水说我就是败在又胖又跑得慢这一点上。突然，他收起了笑容，反剪我的双臂，嘶吼着用膝盖撞我。

疼痛使我的意识逐渐模糊。

青蹲在我和老师身边，注视着我。他的眼睛诉说着他希望我做什么。当然，我也确实打算这么做。

老师依然反剪着我的双臂，我则紧紧地环抱住他的身体，抬头看向他。他一脸疑惑，不知道我打算做什么。

我绷紧腿部的肌肉，把全身重量放在腿上，向着斜坡下方倒去。老师脚下的地面猛然松动，石头和泥土崩裂开来。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支撑我们两人的身体，我们就要滚落下去了。老师反应过来后，发出了一声短促的哀嚎。

“这就是决断——”

我听见了青的声音。

那个瞬间，我觉得就算死了也好，但只是不愿意死在老师手上。有比死更痛苦的事，这是老师教会我的。

从斜坡上滚落下去的时候，我几乎没有感到疼痛，只感觉全身各处都在遭受冲击。我的身体旋转着，撞击着，还有什么东西刺进了皮肤。近乎垂直、沙石裸露的斜坡像摆弄玩具一样翻弄着我和老师的身体，我们不断地翻滚着，已经分不清上下左右。

滚落到坡底时，我竟没有失去意识，这真是不可思议。小小的石块还在不断地从上方掉落下来。

我睁开眼睛，看到不远处有自动售货机的光。老师呻吟着倒在那里，手脚向奇怪的方向扭曲着，看上去似乎动不了，但勉强还残存着一点儿意识。

我使出全身的力气。身上到处都磨破了，但还不至于无法站立。

一根细木棒刺穿了我的右脚。它从脚底刺入，穿出脚背几厘米，被鲜血微微濡湿。在斜坡上让我感到疼痛难耐的就是这根木棒，我颤抖着握住了它。

就在我拔出木棒的一瞬间，不知什么时候来到我身边的青发出了一声号叫，那声音宛如新生儿啼哭，又好似狗吠一般。他嘴唇上系的绳子完全松开了，尖锐的犬齿在黑暗中清晰可见，使他的脸看起来就像是狗的一般。他身上的约束衣也不知在什么时候裂开了。虽然不可能，但我还是觉得是刚才从斜坡上滚落下来时划破的。青的双臂自由了。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他的双臂，是那么纤细孱弱，伤痕累累。

我站起身来，咬牙忍着剧痛向倒在自动售货机旁的老师走去。

老师倒在地上，抬头看向我，难以置信地睁大了眼睛，脸因恐惧而扭曲着。我想，一定是因为看到我抱起了一块落在身旁的砖块似的重物吧。那好像是某种混凝土制的东西遭到破坏后留下来的碎块，有着锋利的棱角，是我能搬动的最重的东西了。

我把它举过头顶，倒在我脚边的老师大概明白我要做什么了。

“不、不要……”老师的声音听起来就像要窒息了一般。

我不知道让我这样做的是我，还是青。我发出狗吠似的咆哮，举起碎块朝老师的头砸了下去。

老师惨叫一声，伸出手臂。碎块被手臂弹开，砸在了他的胸口上。我目睹了他肋骨粉碎的那个瞬间，碎块的一角刺入他的胸腔，时间霎时静止。老师吐血了。

我环顾四周，寻找青的身影。他一直以来期待的复仇时刻终于到来，没有什么比这更让人高兴了。可是，他却不见了踪影。

算了，羽田老师哀嚎着，模样凄惨地倒在我眼前，光是这样就已经让我应付不过来了。更何况，老师竟然像个孩子一样号啕大哭，真

丢人。

我捡起了从老师身上滚落的碎块。老师像毛毛虫一样趴在地上，我不知不觉间也像动物一样狂吠起来。

我的视线划过畏缩着的老师的黑色瞳孔。虽然只有一瞬间，但是我看到里面映着我被自动售货机的光照亮的身影：脸是青色的，嘴像狗一样向两侧裂开，一只耳朵，没有头发，瞳孔熠熠生辉。毫无疑问，那就是青的模样。按理说，我应该对眼前的景象感到惊讶才对，但我却平静自然地完全接受了。

可以杀，但不能被杀。这大概是青教会我的终极道理。

以前的我是个胆小怕事、一无是处的孩子。就算被老师当成靶心，我也毫无还手之力，只能全盘接受。就像很久之前老师让我重复说的那些话一样，我或许是个坏孩子。

对于老师来说，我肯定只是一只无力反抗的羔羊，只能沦为饲料，默默地被吃掉。

可是不能这样下去，因为再没有比这更让人不甘的事了。

想到这里，我又一次举起了手中的碎块。

第五章

1

我沿着夜晚的山路回到了镇上。要是以前，我一定害怕极了，不敢独自在漆黑的山路上行走。

脚上的伤仍然很痛，不过我可以忍耐。后来，医生对此非常惊讶，因为一般来说，这样的伤势会让我痛得站不起来。然而，肉体的苦痛没什么大不了，这是青在羽田老师家的浴室里教会我的。就算断了腿，一辈子都不能走路，也强过屈服。

天色微明时，我敲响了出现在视野里的第一户人家的门。山脚下这户人家的房子是用木头造的，又老又旧，让人不禁怀疑里面是否有人居住。

我按下门铃，过了一会儿，一个睡眼惺忪的中年女人出现了。她看上去比我妈妈年纪还大一些，长了一张圆圆的脸。看到我，她露出惊讶的神情，因为还不到会有孩子独自登门的时间，而且我还受了伤。

我解释说我迷路了，然后向她借了电话。电话放在玄关处，我按下号码的时候，她就在我身后不安地盯着我，似乎担心我随时会晕倒。

“喂，妈妈……”

电话通了，我听到话筒那端传来妈妈的声音。我感到很怀念，就好像很多年没见妈妈了一样。

“我迷路了，对不起……”

妈妈泣不成声。姐姐和小信在她身后，告诉我说有许多人连夜到处寻找我，道雄也一直在为我担心。

我也快要哭了。我一直以为，即使我死了，也不会有人为我感到悲伤。

妈妈问我现在在哪里，我回头向女人打听地址，告诉了妈妈。我又说起羽田老师倒在山上的事，妈妈不解地问我为什么老师会在那种地方。

“老师是来找我的。因为山路太滑，他摔倒了。”

我撒了谎。

我说，我在山里迷路的时候，老师出现了。似乎有目击者说看到过像我这样的小孩，老师听说了，才找到这座山上来。可是没想到，老师和我都不小心从斜坡上滚了下去。我伤势不重，还能走路，便把老师留在那里，自己下山找到一户人家求救。

妈妈吃惊极了，失声叫了出来：“哎呀，老师没事吧？”

“他动不了，但没什么大碍。”

结束与妈妈的通话后，我又叫了救护车。

2

我之所以没有给羽田老师最后的致命一击，是因为那一瞬间心中涌起了复杂的情绪。

就在我把碎块举到老师的头顶时，老师望着我发出了悲鸣，我彻底可怜起他来。于是，我把碎块砸在他脑袋边，就当是在心里杀了他。

仅此而已就能排解我心中的愤恨，完成复仇吗？我想可以。因为俯视着乞求我原谅的老师时，我心中充满了深深的失望。

免于一死的老师一脸茫然地看着我，见我不打算再伤害他，露出了放心的表情。他的脸被泥土和泪水弄得脏兮兮的，扭曲着皱成一团。

青在哪里？

他不见了。

我和老师分别被救护车送到了医院。

借给我电话的女人很担心我，在救护车赶到之前一直在照顾我。她似乎一个人生活在那栋房子里。她拿来湿毛巾给我擦脸，还给我饮料喝。救护车停在她家门前时，我向她道了谢。

我在医院住了一个星期，听说老师要住四个月。我们在同一家医院的不同病房，所以妈妈常常去探望他。

“等你的脚好一些了，也要去探望老师哟！”妈妈说。

住院第三天，医生准许我用拐杖走路，于是我和妈妈一起去了老师的病房。我本来是不想去的，但因为我对妈妈撒谎说是老师找到了我，并告诉了我下山的路，所以不得不去道谢。

老师的病房在不同的楼层，我们搭乘电梯前往。病房似乎是单人间，因为门边贴着名牌，上面只写了老师一个人的名字。

“老师好……”妈妈轻声说着，打开了病房的门。

我注意到一个规律，人们在探病、打开房门时，不知为何总是会不自觉压低声音。

老师躺在床上，手脚都被吊了起来，全身上下都缠着绷带，像一只被蜘蛛网捕获的昆虫。病房里除了老师，没有别人。这是我独自下山前和他短暂交谈之后，第一次与他见面。

老师看到我，脸色一下变得苍白，但没有忘记微笑着和妈妈寒暄。妈妈似乎没有注意到他疏离又别扭的态度。

我坐在椅子上，和病床上的老师隔着不到五十厘米的距离对视着。我还算平静，倒是老师脸上渗出了汗，看起来还有些喘不过气。他拼命把视线移开，不去看我。

妈妈对老师道了好几次谢。我心里觉得很可笑，可还是和妈妈一起低下了头。

“好了，好了，正雄妈妈……”老师回应道，脸上挂着虚弱而令人反胃的笑容。

结果，老师在教室里创造的独特规则和他监禁并企图杀死我的事，都没有公之于众。

“正雄，对不起……”道雄来到医院，这样对我说，“我一直都想向你道歉，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你变得有些奇怪，我很害怕，不敢和你说话。”

我没有生气——我在心里这样说。无论是对道雄，还是对班上的其他同学，我都已经不那么抱有恨意了。恨意大概都已消散了。

“你真的没生我的气吗？”

我点了点头。于是，道雄答应把他刚买的游戏借给我玩，我真高兴。

3

出院后，我平安回到了家。自从去了羽田老师的公寓，我已经七天没回过家了。虽然只离开了短短七天，我却感到无比怀念。

我在起居室里伸直双腿，第一时间在电视前占领了阵地。脚上还缠着厚厚的绷带，医生说至少还要两周才能拆掉，在那之前我必须靠拐杖走路。

青从那天晚上起就消失了。或者说，他原本就不曾存在。我心不在焉地看着电视里播放的动画片，心里想着他。

青不存在，他只是幻觉，是我幻想出来的幻象。和青交谈的时候，我其实是在对自己说话。

我想起了那天晚上发生在山里的事……

因我心血来潮的怜悯而得救的羽田老师，讶异地望着环顾四周的我。

“青！”我大喊着，可四周一片漆黑，只有自动售货机发出白光。

青或许在远处的树荫里，我想去找他。可与此同时，我又有一种莫名坚定的念头：青再也不会出现了。我为此而心安，又感到有些遗憾。青是很残忍，却处处为我着想。

我忍着脚上的剧痛呼唤着青，在老师和自动售货机周围寻找他。斜坡上、停车场的阴暗处，也都不见他的踪影。我光着脚踩在凹凸不平的潮湿地面上，呼喊着他的名字。

就在这时，我发现我的心理发生了奇妙的变化。我不再像以前那样害怕黑暗和疼痛了。也许只是因为我的感觉麻痹了，又或许是我变得坚强了。在抱着赴死的决心从斜坡上滚落下来时，我是不是其实已经死去，然后重生成另一个人了呢？

我停下脚步，抬头仰望黑夜中寂静的山峦，终于明白过来。在此之前，作为青被分离出去的那部分，又回到了我的身体里。

“老师，我去叫救护车……”我走近羽田老师。

老师恐怕全身都骨折了，痛苦不堪地呻吟着，只能把头转向我。他原本因哭泣而扭曲的脸突然像失去了全部力气。他望着我，露出难以置信的神情。

“我会编个故事告诉大家。”我说，老师到山里来找我，结果从斜坡上滚了下来，动不了了，“被人问起时我就这样回答，可以吗？”还是说，诚实地把老师的所作所为告诉大家更好呢？我这样自言自语着，老师慌忙摇了摇头，表示同意我编造谎言。

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念头。或许是因为可怜老师，又或许是为了不暴露我企图杀死他而做出的种种行为。

我把老师留在那里，一个人向山下走去。四周虽然昏暗，我却隐隐约约知道该怎么走。向下看就能望见宽敞的停车场和明亮的街道。

突然，我回头看向老师，问道：“为什么你总是只训斥我一个人？”

老师不知所措地望着我，沉默了一会儿，才艰难地开口说道：“训斥谁都可以……”

“但你怎么能做这种事呢？”

老师咬紧牙关，声音颤抖着。“因为，我很害怕……”

我把老师留在原地，踏上了通往山下的黑暗道路。

电视画面被切换成了时下热门的综艺节目。我回头一看，只见姐姐拿着遥控器，脸上露出非看这个节目不可的坚定神情。“你去学习，该我看电视了！”

“我好久没在家了……”我小声抗议道，但姐姐充耳不闻，我只好放弃看动画片了。

正在准备晚餐的妈妈看着我的脚，感慨地说道：“对了，正雄，你可是第二次住院了哟。”

第一次住院，是我很小的时候遭遇交通事故的那一次。

“那时候你伤得很重，注射了许多名字用片假名[1]写成的药，很长一段时间里全身都变成了青色。”妈妈随口轻声说道。

“全身都变成了青色……”

我的脑海中浮现出青的身影。

我让妈妈给我详细讲讲当时的事。她说，我被送到医院时，脸上受了很重的伤，嘴角一直裂到了脸颊，做了整形手术后才恢复原样。之所以会这样，似乎是因为发生事故的瞬间，飞溅的金属碎片划伤了我的脸，鼻子和一只耳朵都被削去了一半。

我感到很不可思议。这些事我是第一次听说。

妈妈所描述的我的模样和青有相似之处。可是，仅凭这些，也不能断定两者之间有关联。

青到底是谁？

他就像是我的守护者，又像是我内心阴暗面的化身。我无法准确地说明，但如果“受害者”指代的是某种生物，那青一定就是这样的生物。

我曾经在书里读到过这样的内容：儿时受到虐待、承受过极大痛苦的人，会创造出其他人格来代替自己受苦，也就是所谓的多重人格。

这种事极少发生，书里的这些内容也没有得到科学论证。据说，科学家们通常认为这个世界上不存在多重人格。

可是，假如真的有受害者人格——它代替本人承受痛苦，对世界抱以憎恶，并为此而遍体鳞伤，那一定就是青这样的。

当然，青不是我的另一种人格。我只不过是透过青这个幻觉，看到了我内心的一角。

说不定，我因那起交通事故住院的时候，曾在镜子里看到过自己的脸。这张脸深藏在记忆深处，成为青这一幻觉的原型。

我随口回应了妈妈一声，在心中对自己说，这样就够了。

暑假结束，第二学期开始了。

开学第一天的早上，大家友好地对待我，就像第一学期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似的。二宫也与我热烈地讨论CORO-CORO。这样看来，她确实是个容易亲近的人，上学期期末大扫除时，她也不是故意把我绊倒的吧。

我不再是唯一一个被训斥的人了。大家或许真的忘了那些事，又或许从一开始就认为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无论什么时候，加害者都不会像受害者那样能认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不过，我没有因此认为大家自私并心生不满。不知道为什么，我已经有这样的余力去思考事情了。如果我真的想让大家反省上学期发生的事，我就不会编造那样的谎言了。

教室的门被打开，一个瘦小的女人出现了。

喧闹的教室归于平静，所有人都看向她。她就是我们的新班主任，大家立刻意识到了这一点。羽田老师还在住院，所以学校临时聘请了其他老师。

我想起了羽田老师第一次走进教室的那一天，那时我是多么希望能与他和睦相处啊！

“大家好！”新老师有些紧张地与大家寒暄。她表情温和，看上去很年轻，听说刚大学毕业。她在黑板上用大大的字写下了她的名字。

过了几天，我听到了大家对新老师的评价。她不像羽田老师那么受家长欢迎。她没有制作《五年级时报》那样的年级报，给人一种不如羽田老师有干劲的印象。

新老师还有些迷糊，比如偶尔会在黑板上写错字，对简单的分数计算也没有自信。在同学们指出之前，她总是注意不到错别字，一旦被指出，她就会难为情地挠起头来。

她不像羽田老师那样行动麻利，上课迟到了也若无其事的样子。这样一来，大家平时都有些懈怠，在全校师生集合时，我们班常常因为太过吵闹而被点名批评。

但是，新老师一直都很努力。大家对她评价不高，我觉得那是因为她不够机灵。

一天放学后，我决定去问新老师一个问题。

班会解散后，大家都离开了教室。天空被夕阳染成浅浅的红色，凉爽的风从敞开的窗户吹了进来。

老师正站在讲台前整理笔记本和课本。我上前叫了她一声，她歪着头看向我。

“老师，您怕不怕知道周围的人是怎样评价您的？”

我嘴上这样问她，心里则想着羽田老师。羽田老师拼命维护自己的声誉，为此想出了把我当作牺牲品的方法。我是受害者，但也能理解羽田老师的心情。活着，大家便都一样。总是被人注视，被人评价。不想蒙羞，又想成为焦点。得到夸赞便高兴，失败了就担心受人耻笑。大家一定都在意着别人是如何看待自己的，并为此恐惧不安。

但我对新老师感到好奇。她是个跟低年级学生玩躲避球时会被砸得流鼻血、号啕大哭的笨手笨脚的人，但看上去总是很快乐。

面对我唐突的问题，老师不知所措地将双臂抱在胸前，沉吟着露出努力思索的表情。

在只剩我和老师两人的安静教室里，我们面对面交谈着。走廊里有人晃动着书包跑过。

最后，老师羞赧地说道：“努力了，结果还是这样，我也没办法呀。”

我想，一定不会再有人像以前的我那样，成为被牺牲的羔羊了。

---

[1]日文所用的字母的一种，通常用来表示外来语和特殊词汇。

后记

“要不要跟我们合作？”

大约一年半以前，幻冬舍的编辑联系了我。然而，当时我除了写作以外还有其他事情要忙，并非处于能立刻出书的状态。

还有其他出版社的编辑也约我写一部长篇小说。也就是说，至今为止我一直敷衍着他们的约稿，也一直逃避着幻冬舍的工作。可是在那期间，幻冬舍的编辑一直请我吃饭，我都接受了，一点儿也不客气。我总是一边觉得做了对不起他的事，一边再添一碗饭。

这次，以这种形式在幻冬舍出了书，心里总算松了一口气——这样就能心安理得地让他们请客了。使命感在我心中熊熊燃烧，一定要查好哪些餐厅比较好吃。

起初谈起工作内容时，幻冬舍的编辑说：“随便什么都行，请写您喜欢的故事。”

之前我写作时，总是忧心忡忡——会不会要求我写悬疑风格的结局？是不是必须写出能感动读者的结局？可是，幻冬舍的编辑明确表示对这两点都没有要求。

“我真的可以自由地写喜欢的故事吗？”

在爱知县丰桥市的某家咖啡馆里，我这样反复问了好几次，都得到了肯定的回答。

于是我动笔了，按照自己的喜好写了这个故事。

说起来，作品中的主人公都使用不像孩子的语言进行思考，我在想要是有人批评这一点该怎么办呢？我基本上不太考虑叙述者的年纪，即使他们年纪很小也会在叙述中使用各式各样的语言。我的理解是，哪怕因年幼而不认识语言本身，语言所代表的含义也会在未被赋予名字的状态下存在于脑中，供其思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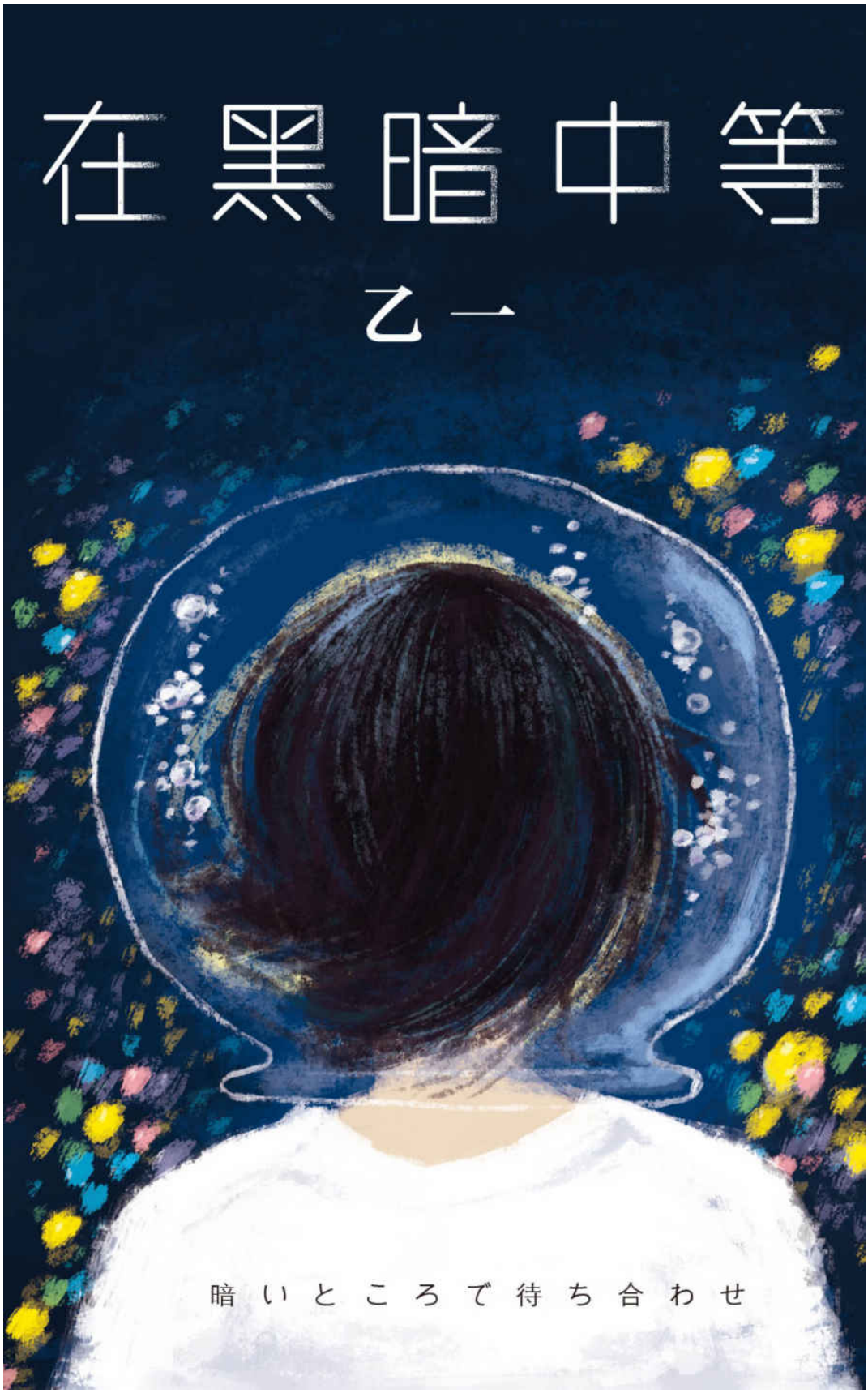
最后，我要感谢参与了这本书出版过程的所有人。责任编辑日野先生，非常感谢。

乙一

二〇〇一年八月二十一日

在黑暗中等

乙一



暗いところで待ち合わせ



在黑暗中等

〔日〕乙一 著　田秀娟 译

南海出版公司

版权信息

书名：在黑暗中等

作者：【日】乙一

译者：田秀娟

出版社：南海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2019-09

ISBN：9787544277242

本书由新经典文化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授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目　录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后记
返回总目录

第一章

三年前在医院候诊室，本间满第一次发现自己的视力有问题。她以前很少去医院，还以为医院的荧光灯平时就这么暗，或是灯光变弱的荧光灯没有及时更换。在她身旁的椅子上，一个带着孩子的女人正神色轻松地翻看杂志。看到这一幕，她才意识到有问题的不是荧光灯，而是自己的眼睛。

近期眼睛会基本失明——医生如此宣布道。这是那场事故导致的结果。满在绿灯时过马路，被闯红灯的车撞了。除了头部遭到猛烈撞击，身上其他地方并没有受伤。但是，她失明了。并非像按下某个开关，突然变得什么也看不见，而是在一周内，她眼前的光渐渐暗了下去。

满记得，在眼前越来越浓重的黑暗中，她出奇地冷静。视力仅剩一半时，四周仿佛沉入了傍晚的暮色。

满家的后面是车站。推开客厅的窗户，迎面就是站台。正值阳光刺眼的盛夏，有人将手放在眼睛上方遮挡阳光，还有女人打着遮阳伞。

满的眼前是一片暗淡的世界，所有人仿佛都浸泡在黑色的浑水中。神奇的是，站台上的人们却那么耀眼。满感到只有自己正慢慢前往一个和周围完全隔绝的世界。

她觉得很对不起父亲。从记事起，她就从未见过母亲，一直和父亲相依为命。现在她不能再像以前那样帮父亲做饭了，在习惯黑暗之前可能连陪他说话都做不到。这样的自己会成为他的累赘吧。

随着渐渐被拽往黑暗的世界，满感到自己好像扔下了父亲，独自踏上了旅程。她不再留在原地，而是朝着更加寂寞又安静的方向走去。上大学以后，她没有离开父亲单独外出旅行过。和普通人比起来，这是普通还是不普通呢？满不知道。留下父亲一个人，让她有一种负罪感。

终于，满完全陷入了黑暗，就像钟表的指针固定在深夜的某一刻，再也不动了。但满并不是完全失明。阳光、闪光灯这样的强光，仍然可以勉强穿透黑暗抵达视神经。不过，她看到的不是耀眼的光芒，而是小而微弱的红色光点。抬头仰望晴空，她会看到比蜡烛的光芒还要微弱的红色太阳飘浮在一片漆黑的世界中。医生说，世界上彻底失明的人其实很少。

眼睛看不见后，满为父亲担心了好一阵子。去年六月，父亲因为中风，突然去世了。

满没有想到，学习盲文很简单。以前她不明白怎么用点的排列来代表文字，但她发现只要记住规则，盲文比平假名和拉丁字母还简单。这也令她感到惊讶。

从医生宣布她即将失明到完全看不见的这段时间，她和父亲一起学习读盲文书。

满学习的是六点式盲文。正如其名，是用六个点的组合来表示文字。六个点排成三行两列。只有左上角一个点，是“あ”[1]；下面再加一个点，是“い”；下面没有点，而是右侧增加一个点，是“う”；下面和右侧都增加一个点，是“え”；“え”的三个点，去掉左上方的点，是“お”。就像二进制算法，从一个方向依次排列。在这五个元音的基础上，再和其他点组合，就能表示五十音图。比如，在“あ”的右下角加点，表示“か”；在“え”的右下角加点，表示“け”。

问题是指尖能否正确地感受点的凹凸，但这也是能用时间解决的。

满的视力完全消失后，父亲从图书馆借来了盲文书。他似乎一直在担心满会太抑郁。为了能打盲文，他也和满一起学了起来。满已经看不见纸上写的字了，但他可以用盲文和满沟通。

打盲文需要盲文板、盲文笔和盲文用纸。把纸固定在盲文板上，用前端尖锐的盲文笔在纸上按下去，就能打出点。

那是刚刚学习盲文时的事情。有一天，父亲供职的公司放假，他本应在家里，却不知什么时候不见了，可能是满在二楼自己的房间时出去了吧。

厨房的桌子上留着一张盲文便条，纸上横排着一行轻微凸起的点——盲文是横着写的。

满闭上眼睛，尝试用指尖阅读。她仔细琢磨着纸上凸起的点，一个字一个字地辨认着。

了西东买去我

满完全不明白是什么意思。她用指尖一遍又一遍地从左到右仔细描着这些点，还是只能读出上面的文字。

突然，她意识到父亲犯了一个小小的错误，也明白了这些文字的意思。

盲文靠指尖来读凸出的点，打盲文时则要用盲文笔从右向左打，再把纸翻过来，读盲文时才能从左向右读。

父亲打盲文时，和读盲文时一样，也是从左向右打的，所以，要倒着读才能明白他的留言是什么意思。

父亲去世前留下很多便条，满都保存了起来。便条有多少，她和父亲的联系就有多深。那张显示着“了西东买去我”的便条成了父亲留给她的最珍贵的遗物。

黑暗无边无尽，但满并不悲观。被温暖的黑暗包裹着，仿佛置身于只有自己一个人的世界。

父亲在世时，她也隐隐约约有过这种感觉。虽然父亲也在家中，但因为满看不见，只要父亲不和她说话，身边就仿佛空无一人。有时，如果不是听到父亲的咳嗽声，她甚至会忘记和父亲在同一个屋檐下。真抱歉，仿佛把父亲从生活中割舍出去了——她为此感到心慌。也许就是靠这种方式来意识到父亲的存在，才能减缓她沉入黑暗世界的速度。

现在，父亲不在了，没有什么能阻止她了。盲文书她也几乎不再读。家中只剩下她一个人。

有时，从小学起就一直和满关系亲密的二叶和枝会打来电话，二人一起外出，买一些生活必需品。这就是满和外界仅有的联系。

满常常很多天不和任何人说话。不必打扫卫生也不必洗衣服的日子里，她总是躺在客厅的榻榻米上，像胎儿一样蜷缩着身子，任由时光流逝。她想，此时此刻世界上正发生着各种各样的事情吧，但只要被黑暗包裹着，这世界就和她没有任何关系。属于她的，是这个家和家中无尽的黑暗，除此之外一无所有。这是一个只有她的小小世界。房子是蛋壳，黑暗是蛋白，自己是蛋黄，无比寂寥却也无比安稳。自己好像被包裹在柔软的布中埋葬了。

急行电车疾驰而过的声音猛然响起，令满惊觉仍置身于日本。急行电车不停靠她家后面的车站，经过车站时巨大的震动声仿佛直传地下。这时，她才意识到自己还活着。

四周一片黑暗，什么都看不见，很多回忆便浮现出来占据脑海，特别是那些不愉快的回忆。真想想起些愉快的回忆啊！比如小学时，全班同学都不会的题目只有自己做对了，让大家刮目相看。可是，就是想不起这样的事情。

那是十年前上中学时的事了。满经过走廊时，隐约觉得大家都在偷偷地看她，而一和她视线相碰，大家就赶紧把目光移开，摆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周围的气氛奇怪得很。

满感到莫名其妙，心中非常不安。二叶和枝从后面走过来，从她背上揭下了什么东西。她的校服后面用透明胶带贴着一张从笔记本上

撕下来的纸，上面用油性笔大大地写着让人悲伤的话。

“这是常有的事。前几天我也被捉弄过。”和枝皱着眉，把纸揉成一团。

满挠了挠头，笑着点点头。

大家都经历过这种恶作剧，完全不必放在心上，满明白这一点。可是，和二叶和枝分手后，刚才不知情地穿过走廊时的情景却浮现在她脑海中：大家并不是毫无顾忌地大笑，而是斜眼看着她窃笑。

她在卫生间吐了。这太可怕了！

她是一个毫无自信的人，总担心自己是不是有什么地方不对劲。每当别处传来一阵笑声，她就害怕是自己又变成了别人的笑柄。

教室里的课桌之间只有五十厘米左右的空隙，走动时不得不从空隙中穿过。如果有和她不熟的同学探出身子说话，她就会绕着走。其实只是打声招呼、请对方让一下就可以，可是她连这种程度也做不到。

上初中和高中时，她都这样静静地生活着，尽量不引起老师和班上活跃的同学的注意。平时站在众人面前已经让她拼尽全力了。在外面，哪怕只是从众人面前走过，她也会觉得遍体鳞伤。

即使是现在，一想起被贴纸条这件事，她仍会觉得血好像要从心头喷出，但她告诉自己，事情已经过去了，要忍耐。

外面会有无数的事情让人受伤吧。但现在，什么都不用看了，待在家里靠保险金生活，再不会有任何事情扰乱她的心绪。

小时候，有一次满在白天打起了盹，再睁开眼时，四周已经一片漆黑，茫然的感觉猛然袭上她的心头。只有晚上盖着被子睡觉，或偶尔从黑暗的道路、走廊上经过时，才有这种被黑暗包裹住的感觉，那种时候，她事先都有心理准备，告诉自己“要关灯了”或是“要走到黑暗的地方了”。可是，醒来后却陷入黑暗，对此她毫无心理准备，一下子慌了。那时她觉得黑暗很可怕。

黑暗通常会令人恐惧。满小时候即使在家里也怕黑，一说到黑暗就会想到妖怪，总觉得会在黑暗中看到什么奇怪的东西。

可是现在，满的周围永远都是黑暗。就算她害怕妖怪，也得先通过时钟报时知道现在是不是夜晚，或问问和枝周围黑不黑。她仍然害怕妖怪，所以晚上还是会开着灯，虽然开不开灯和她已经没有关系了。即便如此，只要在家里，黑暗就像柔软的毛毯一样令人心安。

躺在客厅的榻榻米上，在黑暗中蜷缩成一团，她会想，就这样一动不动直到死亡来临吧。她静静地待在黑暗中，从窗户射进的阳光照在身上，随着时间慢慢推移，让她感觉时而温暖时而寒冷，周而复始，这是她对时间流逝的唯一感觉。仿佛不吃不喝也能活很多年，就这样慢慢变成满脸皱纹的老人，等寿限来临，终于能停止呼吸，进入长眠，宁静祥和地消失了吧？

几个小时里，她就这样静静地躺着，要说有什么动作，顶多是眨了几次眼睛。她全身的力气仿佛都被抽干了。她不明白自己到底是不想动，还是真的动不了。每当这种时候，她就会想：好吧，这次一直躺到死吧。

厨房传来冰箱运转时的轻微声响。她感到整个家正在慢慢腐烂。她心想，家中的一切正缓缓下沉，沉入地下，最终将抵达地狱。

她站起来，走到水槽边，用杯子接水。水从杯沿溢出，流到她的手上，她关上了水龙头。喝完杯子里的水后，她向冰箱走去。

放弃了一动不动直到死亡来临的念头，让她觉得很没志气。自己总是半途而废，她想，冰箱发出的轻响也要负一点责任，毕竟是这个声音让她想起自己还会感到饥饿。

也有人会为她独自生活而感到担心，那天来访的警察就是其中之一。说是警察，不过是那个人这样自报家门，而满决定相信他罢了。

玄关的门铃响了，声音犹如水面荡起的层层涟漪。黑暗中的满知道，难得地有客人来了。那个人似乎变成了波纹般的声音，以玄关为中心扩散到整座房子。

满打开门，听到一个年轻男子打招呼的声音。他自称是派出所的。满不知道他是否穿着制服。刚开始，他的声音听上去很严肃。等发现满的视力有问题时，他严肃的语气消失了，转而关心起满的生活来。“吃饭和买东西方不方便？如果有什么困难，请给派出所打电话。”他说道。

满听到他从怀里拿出了什么东西的声音。黑暗中，有什么碰到了满的手，像是他的手。那只手中握着纸片似的东西。

“上面写着派出所的电话。”说完，他才转入正题，“你家附近有什么异常吗？”

听到“异常”两个字，满想起了白天的事情。当时她听到门铃响了，便走到玄关开门，外面却没有人。她走出去向四周喊了几声，也没有回应。可能是附近孩子的恶作剧吧，她想。

满有一个习惯，只要门铃一响，不等确认是谁，她就会把门打开。对她而言，门镜没有任何意义。她生怕让客人等久了，过意不去，所以总是赶紧把门打开。她想过，如果强盗进来做坏事，她就咬舌自尽。

门铃响了却没有人这样的小事，满觉得不用特意汇报，便没有对那个自称警察的人提起。听到满说没有什么异常，那人好像轻轻点了点头，“哦”了一声。看来，其他住户也给出了相同的回答，所以他对满的回答也早有预料。

他接着又问：“你有没有见过一个可疑的年轻男人？”但他马上“啊”了一声，意识到自己问得不对。满自然说什么也没看见。

“最近不太安全，请多加小心。”说完他就走了，留下满一个人握着手中的纸片不知如何是好。那人说上面写有派出所的电话。满想扔掉，却于心不忍，可她看不见上面写的内容。

派出所的人为什么要四处巡查呢？满思索着，想起了早上的事情。

每天早上，她都会打开客厅的窗户通风。今天早上关窗户时，她感觉外面骚动不安，听到了巡逻车的声音和人群的嘈杂声，但这些都和她没有关系。后来，她去了二楼的房间没再出来，便忘记了这件事。

满有些不安。她离开玄关，走回客厅。

就在这时，厨房传来微弱而清脆的声响，好像是橱柜上摞着的盘子发出的。没有人碰，餐具却发出声响，这样的情形虽不常见，但也不是完全没有，多半是没放好吧。

不安的感觉在满的心中弥漫开来。她感到透过空气，从幽深黑暗的另一侧隐约传来某种气息。不过，她立刻知道是自己想多了。她走到厨房一摸，发现那里堆满了没洗的餐具。刚才的声音是餐具们在抗议吧。

这天是十二月十日。

***

一周以来盘踞在心头的情绪在今天早上消失了，心中原本安放情绪的地方变成了空虚的洞穴，强烈的虚脱感让身体几乎无法动弹。心仿佛缺了一块。明明有一个人死了，自己却毫无感觉。胸中跳动的仿佛不是流淌着温暖血液的心脏，而是一块冰冷沉重的石头。

今天早上以前，他一直觉得要是松永敏夫死了该有多好，他认为自己是个冷酷的人，以别人的死为乐，但实际上他没有感到高兴，也没有感到难过，什么情绪都没有。

今天早上以前，他心中的确充满了不安。看到站台上的那个人，不安瞬间变成了杀意，但现在，一切都消失得无影无踪。原因很简单——令他冒出杀意的松永敏夫，已经永远消失了。

明宏已经在客厅角落坐了四个多小时。

这是一座木制的老房子。客厅位于房子的东侧，是一间八叠[2]大的和室，房间中央放着被炉。明宏就坐在客厅的东南角。

靠着东侧墙壁摆着一个大柜子，占据了墙的左半侧。一进门他就瞥见了那个柜子，但看不到里面有什么。可能和每户人家一样，里边收纳着指甲刀、转笔刀这些不好归置的东西吧。明宏的老家也有这样的家具。

墙壁的右半侧有一扇窗户，奇怪的是，金属窗框比房子的其他地方要新一些，估计是后来换的。

南侧墙壁下放着电视机。明宏背靠南侧墙壁，右肩贴着东侧墙壁，正好被夹在东墙和电视机之间。他一动不动，仿佛自己不是一个生命体，而是房间里的一件家具。如果真是如此，那该有多好，他想，这样就再也不必烦恼和苦闷了。只要一动不动地坐在这里，也不需要吃东西，看着房子里的人从面前来来往往就可度日。等自己慢慢变旧，新家具被搬进来，自己就会被扔出家门，静静消失。

明宏伸直蜷缩的双腿，放松了一下僵硬的肌肉。他小心翼翼地活动着，尽量不发出一点声响，就连脚蹭在榻榻米上时的摩擦声和衣服发出的窸窣声也要避免。奔跑带来的疲劳已经消失无踪，取而代之的紧张令他肌肉紧绷。

不能发出任何声音，否则事态将变得非常可怕。

窗户位于他的右肩旁，只要抬一抬下巴，就能看到外面。十二月的寒风透过窗户缝隙，吹得他浑身冰凉。金属窗框看似没有缝隙，其实不尽然，又或许是玻璃本身就是冰凉的，所以把外面的寒意传到了屋里。

北侧和西侧的墙上都装着磨砂玻璃推拉门，分别通向厨房和走廊，现在都关着。

这个家的主人本间满在煤油取暖炉前已经躺了两个多小时。她像胎儿般蜷缩成一团，似乎要把暖炉散发出的热气包裹在身体里。

她翻了个身。刚才明宏只能看到她弓起的背，现在她的脸朝着明宏。两个人之间隔着房间中央的被炉，但从明宏的角度还是能看见她的脸。

明宏吓了一跳！刚才她一直一动不动，也没有发出一丝声音，明宏还以为她睡着了。但她的眼睛睁着，直直地看着明宏的方向。

好清澈的眼眸。

明宏一时间有些慌乱，以为被发现了，但他很快想起她是看不见的。这一点也得到了证明：她并没有尖叫，还是像刚才那样蜷缩着身体，一动不动。

看来还没有被发现，原来她一直是清醒的，明宏庆幸刚才没有发出任何声音。

在这个犹如密封盒子般的房间里，她以为只有她一个人，其实并非如此。明宏怀着一种负罪感，将视线从她脸上移开，看向窗外。

玻璃上凝结着水珠，一片朦胧。这是从暖炉上的水壶中冒出的热气遇到冰冷的玻璃表面后形成的。两个半小时前，水就开了。现在，方形暖炉上的水壶仍放在偏离火苗正上方的位置，白色的蒸汽从壶嘴缓缓冒出来。

明宏伸出左手，悄无声息地擦去窗户上的水珠。他的左手手心又湿又凉。房间里很暖和，可是手上的水珠带来的寒意透过手臂，穿过后背，直抵足尖。

被左手擦拭过的玻璃不再模糊，明宏透过这一小块地方看着窗外。

距窗外大约两米的地方是车站站台，一侧站台靠近明宏，与另一侧站台中间隔着铁轨。透过窗户正好能看到站台的尽头。面对窗户时，则能看到从左边延伸过来的站台正好在窗户中间的位置终止。两侧站台之间的铁轨向着窗户右边延伸下去。

房子和站台之间并排种着树，窗户正好在两棵树中间，视野很开阔。把脸贴近窗户，甚至能看清较远的那侧站台尽头的情景。

站台上站着很多人，但和早上相比，已经少了许多。仍有穿着黑色工作服的人从站台尽头俯视铁路，好像在调查着什么。每个人都是一副严肃的表情。明宏甚至能看清那些人脸上的皱纹。他向外张望着，小心翼翼地不让那些人发现。

较远那侧站台的尽头，架设着用来隔离铁轨和马路的绿色金属网，早上看热闹的人们就是从那里往车站里面看的。几个小时过去了，那里已空无一人。

没想到那个男人就死在那里！明宏盯着仅有二十米开外的另一侧站台，猛然发现自己的嘴唇在不停地颤抖。他紧紧咬住嘴唇。

明宏不是最近才知道她叫满，但从未和她说过话，也没有来过她家。

十二月十日十点左右，明宏犹豫一番后，站在了这座古老的木制房子的玄关前。房门是推拉门，金属门框上镶嵌着玻璃。

他按下塑料门铃。按钮是几十年前的老样式，缝隙里落满了尘土，让人担心门铃是否还能响。但很快，清脆的门铃声便响彻整座房子，连站在外面的明宏都能听见。

没多久，透过房门的玻璃能看到有人来了。一个年轻女子打开门走了出来。明宏早就知道这里住着一个盲女。

“哪位？”女子疑惑地向四周问道。

明宏按完门铃就退到一旁，背贴着墙，观察着年轻女子的举动。他曾远远地看着她，这么近距离地打量还是第一次。她自然不认识明宏。这对她而言有失公平，但也无可奈何。近在眼前的她，比明宏预想中的还要瘦弱。

“有人吗？”她又问了一遍，赤脚走到门外。看来她不在乎会不会把脚弄脏。看到她因寒冷而发红的双脚踩到门外灰白色的水泥地上，明宏觉得她就像一个孩子。她也太没有防备心了，万一地上有玻璃碴呢？万一有人想害她呢？她怎么办？但对于那时的明宏而言，她走到门外正是一个好时机，否则，他只能考虑从哪扇开着的窗户潜入房子了。

明宏从走到门外的她身旁经过，进到屋里。为了不让鞋子在走廊上发出声音，他事先脱了鞋，只穿着袜子，等待着这一刻。

玄关摆放的都是女鞋。明宏扫了一眼，看到鞋架上有陈旧的男式皮鞋。走廊笔直地向前延伸，明宏悄无声息地向前走去。走廊中段好像有通向卫生间的门，尽头是一扇磨砂玻璃推拉门，走廊在那里形成一个拐角。

背后传来关门的声音。明宏回过头，看见她朝屋里走来，脸上没有任何表情。看来，她以为刚才的门铃声只是恶作剧。明宏立刻躲进卫生间。

她从明宏面前走过。看上去已经习惯了家中的格局，走到走廊的尽头，她自然地拐了过去。上楼梯的声音传来。

她已经上了二楼，应该听不到什么声音了吧，明宏这么想着，重新回到走廊上。

一楼是厨房和客厅，还有好像没有人使用的房间和佛堂。

明宏决定在客厅藏身。从那时到现在，他一动未动。

已经过去了半天，警察应该已经查明从车站逃跑的男子的身份，正在住宅区四处搜查。他必须藏在一个警察找不到的地方。

去年四月，明宏来到一家印刷公司上班。从那时起，他开始了一个人的生活。印刷公司一共有一百多名员工，前辈松永敏夫是其中之一。

每年春天，公司都会聚餐，欢迎新员工，加深同事之间的了解，所以必须参加。

大家喝得酩酊大醉的时候，有一个戴着圆框眼镜的男人在离明宏稍远处的座位上滔滔不绝。那人看上去比明宏大几岁，在他周围，大家都举着盛满啤酒的杯子听他高谈阔论。明宏很不擅长交谈，在这种场合总是落落寡合。当时也是如此，明宏默默地听着那人讲话。

那人说，前年春天，有一个在他手下工作的新员工连酒都不会喝，真是靠不住。于是，他故意分配了很多工作，让那个员工叫苦不迭。很快，那个员工就辞职了。他得意地讲着，一口气喝干杯中的啤酒，露出一副扬扬自得的表情。

明宏感到浑身发冷。看那个人在众人面前无所不谈的样子，就知道他是在公司工作多年的前辈，可是，他自鸣得意地说笑的样子令人非常郁闷。坐在他旁边的人称呼他“松永先生”。就这样，明宏知道了他的名字。

明宏住的公寓位于旧建筑密集的街区，巷子狭窄，有车经过时，行人只能贴着电线杆走。明宏会在一早穿过巷子，去车站坐车。

穿过建筑密集的街区，便能到达沿铁轨方向铺成的马路。铁轨和马路之间是下半部分被杂草掩埋的绿色铁丝网。每当急行电车呼啸而过，铁丝网就会因风压剧烈晃动。

明宏每天坐电车上班。从他住的公寓到最近的车站要走十五分钟，再坐二十分钟电车，就到了印刷公司所在的街区。

一天早上，他偶然发现松永和他从同一个车站上车。他正沿着铁轨旁的马路向车站走，隔着铁丝网，看到了站台上松永的身影。

看来松永家就在附近。松永身旁站着一个化了妆的年轻女子，二人正在亲热地说着什么。明宏想，女子可能是松永的女朋友，和他坐同一班电车去上班。

因为上次聚餐留下的印象，明宏总想躲着松永，尽量避免在车站碰到他，但永远不碰上终究是不可能的。有时明宏正在站台上等车，松永也来了，两个人的视线正好撞到一起，松永那双毫无特点的眼睛从镜片后观察着明宏。

同在一个部门，松永对明宏应该有印象，但两个人几乎没说过话。对他而言，明宏可能就是一个毫不起眼的同事。在车站碰面后，明宏就变成了从同一个车站上车的毫不起眼的同事。

明宏在公司的主要工作是胶版印刷，把巨大的像卷纸一样的印刷用纸放到印刷机上，再从滚轮上滚过。最初，他以为这样的工作交给机器就可以，工作一段时间后，他才知道这项工作非常依赖于工人的技术。根据油墨的用量不同，相同的油墨印出的颜色也不同，必须严格按照客户的用色要求来印刷。刚开始，明宏在工作中事事都要问别人。后来，他终于能独当一面了。

明宏不擅长记人名，从中学时就是如此。他只记得经常和自己说话的同学的名字。和自己没什么关系的同学，往往三年下来，他还不知道对方叫什么。

上班之后依然如此，常常是对方知道他的名字，他却不知道对方的名字。这也说明他对周围的事物毫不关心。不管周围的人聊得多么火热，他都不想参与。对大家聊的话题，他也不感兴趣。人们通常应该会凑过去主动加入聊天，明宏却总是敬而远之。

他只愿意一个人待着。自然，他渐渐被大家孤立了。从上中学开始就是这样，配合大家聊天对他而言是苦事一桩。他经常远远地望着三五成群的同学们，仿佛在看和自己截然不同的奇怪生物。

刚进公司时，同事们常约他下班后去喝一杯，每次他都拒绝。久而久之，便没人再约他了。

太好了，他想。不知为何，和别人聊天时，他总感觉不停地遭到否定。他能正常应对谈话，说的话也中规中矩。可是，等独处时，他想起聊天内容，回味说过的每一句话，总是很讨厌自己说过的话，也质疑别人说过的话。聊天中，他不曾意识到双方的想法、价值观有分歧，事后他才醒悟，这令他备受打击。他感到自己的想法和观点被周围人的价值观所侵蚀、破坏。最终，只有不再和周遭产生联系，把自己孤立起来，心情才能获得平静。

他无法理解喜欢结伴行动的人。无论是否善于和别人打成一片，这些人都能毫无感觉地埋没在众人之中，而明宏完全不想成为其中一员。

被松永盯上，是进入公司一年之后的事。

金属制的楼梯旁边有一个大柜子，当时明宏正在里面找打扫卫生用的清洁剂。

“你在找什么？”

突然，从明宏背后的上方传来一个声音。只见松永站在楼梯上，靠在金属扶手上俯视着他。

明宏说在找清洁剂。

“不就在你后面吗？”

明宏仔细一看，确实如此。他低头说了声“谢谢”。

松永又说道：“你没长眼睛吗？”

那口气像在骂人。没有在工作中犯错，竟然被松永这么说，明宏心中一惊。他抬头一看，只见松永正死死地盯着他，那感觉就像有人贴在他背后，令他毛骨悚然。

工作之余，其他同事都会和松永一起吃喝玩乐，只有明宏拒绝加入，嫌隙可能就是由此而生，也或许仅仅是因为他们在同一个车站上车这种微不足道的事情。

一年过去了，春天再次到来，又有新人进入公司。一个姓若木的年轻男子被分到了明宏所在的部门。若木个子不高，长着一张娃娃脸，要是穿上校服，看上去就像一名中学生。他常常虚心地向明宏请教工作上的事。

若木很合群，相较于明宏，很快就和同事们关系融洽起来。休息时间，会看到他和公司的前辈们一起在吸烟区吸烟。明宏不禁想起松永曾经对新员工的所作所为，看来，松永并不会加害若木，明宏松了一口气。

可后来不知为什么，明宏发现，若木对他的态度和对公司其他前辈的截然不同。

“大石，你帮我做一下这个。”

若木常常像这样若无其事地把工作推给明宏，好像这样做是理所应当的。而且明宏发现若木只对他提出如此厚颜的要求，对公司其他前辈从来不会这样。

起先，明宏以为自己多心了。他并不认为公司前辈就要高高在上，甚至可以说不那么在乎上下级关系的相处模式更符合他的秉性，为这种事耿耿于怀未免太小气了。但很快，他发现并不是自己多心。那是工作结束后，正收拾东西的时候。

“我去休息了，剩下的就交给你了。”说着，若木往吸烟区走去。

明宏愣了一下，叫住他。

“请你好好收拾吧。”若木瞟了明宏一眼，扔下这句话便离开了。

这太不应该了！若木对公司其他前辈都恭恭敬敬的，却唯独轻视明宏，真令人生气。

明宏决定去吸烟区把若木叫回来。他不吸烟，所以平时与吸烟区毫无关系。吸烟区在车间外面，备有卖果汁的自动售货机和烟灰缸，工作之余总有几个人聚在那里边谈笑边吸烟。

若木正和几个同事在吸烟。明宏一出现，谈话就戛然而止，他们一齐将视线投向明宏。松永也在其中。

明宏最害怕在众人面前说话，可此刻不得不说。他对若木说：“和我一起去收拾。”

“那点事，你一个人就能干吧？”松永皱着眉，吐着烟说。

“啊，对。就拜托你了。”若木点了点头，将手里的烟拿给明宏看，说，“我正抽着呢。”

聚在烟灰缸周围的几个人都是公司的同事，他们不是明宏的朋友，而是若木的。现场弥漫着“收拾车间这种小事，就应该你一个人做”的气氛，虽然这项工作确实很简单，独自完成是最有效率的。

明宏心中无法接受，但看看那些令他无法反驳的视线，他转身离开了吸烟区。

身后响起一阵笑声，不用问，他们肯定是在笑自己。明宏知道，松永常常偷偷模仿自己，以此和大家取乐。

人聚集在一起，自然会产生上下级关系，这和领导与下属的关系还不一样，而是“这个人善于照顾别人，需要尊敬；那个人可以成为被取笑的对象”这样的关系。明宏想，若木就是这样处事的。

明宏强烈地感觉到若木得到了松永的授意。不知为何，松永总是拿明宏当靶子，和他过不去。明宏想不出原因，自己只不过是偶尔和松永在车站碰面而已。松永夸夸其谈时，只有自己不笑，也不随声附和，或许这就是原因？

也有人看不惯松永。明宏曾见到有人在更衣室里悄悄骂松永，可是他们在松永面前也会装出一副笑脸。明宏没有这么机灵，听别人说话时，他根本不会假笑。

明宏曾听到松永得意地说，他同时在和两个女人交往。当时，明宏正坐在食堂，一个人吃着橙色餐盘上的菜。松永和若木等几个同事

走了过来，围到明宏身边。在外人看来，仿佛是一群交情很好的同事自然而然地坐在一起，但松永一副取笑明宏的表情，分明是想看看明宏会有什么反应。松永一直在说和他交往的女人有多蠢，他只是玩玩而已，没想到那女人却迷上他了。他把那个女人当成笑话讲给大家听。

明宏只觉得这完全是别人的事，没必要在意，可他还是忍不住想，那个女人就是他曾在站台上见过的那个吧。他恨不得把耳朵堵上。周围的人都听得津津有味，可他只想离这些人越远越好。

“大石，你怎么想？”突然，有人这么问他。

他不知道对方想听到什么答案。他摇了摇头，表示什么也不知道。虽然还没吃完饭，但他随即端起餐盘立刻离开了。

进入公司工作已经一年七个月了，去上班依旧是一件痛苦的事。和以前一样，无论是上学还是上班，明宏总是身处困境。只要他在休息时不愿和大家来往，他就找不到立足之地。不管身在何处，他都觉得紧张、压抑、憋闷。

每当察觉到松永的视线，他更是感到痛苦，好像有一只无形的手慢慢掐住了他的脖子，他快要被掐死了。

“那个大石，也不爱玩。真不明白他到底在想什么、是怎么活到现在的。”大约两个星期前，明宏在吸烟区旁听到若木这样说道。紧接着，爆发出一阵笑声。

明宏停住脚步，躲在吸烟区里的人看不见的拐角处。

“下次我跟着那个家伙看看。他家就在我家附近。”这次是松永的声音。

“跟踪他！谁有录像机？偷偷录下来！”

大家越聊越带劲，连具体日期都定下来了。

众人正聊得高兴时，若木一个人从吸烟区出来，走到了拐角处。明宏没来得及躲起来。

发现明宏站的地方能清楚地听到吸烟区的谈话，若木愣住了。幸亏他没出声，吸烟区里的人并没有注意到这边。

“嘘——”明宏将食指竖在唇前，示意若木别说话。

若木明白了他的意思，咽了口唾沫，悄无声息地走了。

从那以后，明宏便开始随时注意着身边的动静，但没有发现有人跟在身后。提心吊胆的日子一天天过去，他总觉得在被人监视。走在路上时，甚至在家时，他也会不时回头看。其实，并没有什么人影，但他感到生活日渐痛苦，神经备受煎熬。自己总是爱多想，估计若木已经告诉松永计划败露，所以松永不会跟踪自己的。明宏这样宽慰着自己，可又总觉得松永镜片后的那双眼睛不知在何处正盯着他。

有一次，更衣室里只有若木和明宏。若木罕见地主动向他搭话：“上次那些话，你听见了吧？是不是生气了？”若木的声音听上去好像在讨好明宏。

从正面看若木的眼睛，能感到若木有些害怕。如果是平时，明宏肯定会尽量息事宁人，但当时他心里很激动，忍不住想吓唬吓唬若

木。他慢慢贴近若木，说道：“我想杀人。”

若木的脸色瞬间变得铁青，随即他扯了扯嘴角，挤出一个难看的笑容——他好像就是这么软弱的人，如果没人壮胆，他连大声说话都不敢。“杀谁？我，还是松永？”

明宏换好衣服，用力关上了柜门。若木惊叫一声，吓得倒吸了一口凉气。明宏没有回应他，径直走出更衣室。

杀人……突然，自己曾说过的话在脑海中不停回荡。这个念头虽然离谱，但也不失为一个好主意吧。

十二月十日。

明宏在公寓里醒来。他撑起上半身，感到一阵头痛，浑身是汗。应该是做噩梦了，可是梦见了什么，他已经完全不记得了。

桌上放着吃剩的盒饭，是昨晚从便利店买来的，因为没食欲，吃了一半就吃不下了。明宏扔掉盒饭，换好衣服，被子也不叠就离开了八叠大的屋子。每天过着家和公司两点一线的生活，根本没必要叠被子。自己这一生就这样了，被子大概永远都不用叠，明宏想。

这是一个寒冷的早上。天空灰白，太阳躲在云层后面不见踪影。住宅密集的街区里，除了明宏，一个人影都没有，连狗和麻雀都踪迹全无。整个世界被包裹在一片静寂之中，就连绿色的树木也仿佛被涂成了灰色。

冷风吹在脸上生疼，明宏打着寒战向车站走去。柏油路很旧，油漆画出的线条和文字斑驳不堪。明宏每迈出一步，心中就涌出一阵几乎要令他发狂的悲伤，像是发病一样。一天又一天，一周又一周，他的心情一直糟糕透顶，然后突然爆发了。悲伤不断累积，快要撑破他的心，终于要撑破了。

如果不是勉强打起精神，明宏恐怕早已双膝一软倒在地上了。他还是忍耐着一步一步挪出狭窄的巷子，来到沿铁轨延伸的那条马路上。他伸出左手猛地抓住路旁的铁丝网，扶着继续向前走。

他几乎无法面朝前站稳。铁丝网下面的杂草经霜打后，颜色一片黯淡。寒冷使他抓着铁丝网的手割裂般的疼。

他的身体在反抗：无论如何，不要让我去公司！可是，他必须去上班。

如果现在从公司辞职，就等于向松永投降，然后灰溜溜地逃走。明宏想起去年四月聚餐时松永说过的话。他用工作对新员工施压，逼得新员工不得不辞职。明宏不想重复同样的命运，成为他的又一个笑柄。如果现在屈服于他，从公司辞职，来年他肯定会愉快地对另一批新员工讲明宏的故事。所以，自己必须去上班，必须去公司打卡，必须向早到的同事们打招呼！对于明宏例行公事般的招呼，几乎没有人回应。可是，打卡机旁边贴着一张标语，提醒同事之间要打招呼。

明宏感到走投无路，心中一片悲凉。公司就像松永已经住惯的家，同事们都是松永的朋友。明宏虽然已经工作了超过一年半，却对周围的一切感到疏远。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因为是他自己选择了被孤立，但他有时还是痛苦得心都要碎了。

这个世界上令人不快的一切，聚集成了松永的样子，浮现在明宏面前。就是这个人，令自己如此悲伤，他是多么可憎！

无论是在公司还是家里，一想到松永，明宏心中就燃起满满的憎恨，他自己都感到吃惊。负面情绪像漆黑黏稠的石油，充斥在他的脑海中。

快到车站时，明宏抬起头。只要再走几步进了车站，就可以趁电车来之前坐在椅子上休息片刻。

铁轨和马路之间的铁丝网非常陈旧，表面覆盖的绿色塑料膜已经多处剥落。铁丝网另一侧的站台映入明宏眼帘，灰色的水泥站台比马路略高一些，长期风吹雨打后布满了雨水流淌留下的痕迹。

站台尽头站着一个男人，双手插在外套口袋中，面朝铁轨。明宏只能看到他的背影，但确信那人就是松永。

不想和松永乘同一班电车，就连在车站里目光相遇都令人痛苦不堪。明宏想，还是转身离开，等下一班电车吧。可是，他没有这么做。连他自己也很意外，他的脚不听使唤地朝着检票口走去。他看了看手表，七点十八分。

这是一个小车站，没有自动检票机。检票口是从车站管理室开的一个窗口，里面总是坐着一名中年工作人员。从窗口可以看到里面烧得火红的炉火，只有乘客经过检票口的时候，工作人员才离开炉火，走过来确认是月票还是普通车票。

明宏出示了月票，穿过检票口，走进车站。

他环顾四周，和平时早上的景色并无二致。铁轨两侧是两个细长的灰色站台，上方是用来防晒、挡雨的简易屋顶。除此之外，站台上再无其他东西。锈迹斑斑的跨轨天桥连接着两个站台。明宏只有在下班时才会走过这座天桥。

铁轨向两边伸至远方，云层遮盖的天空一片灰白，沿着铁轨架设的电线仿佛是用尺子和铅笔在空中画出的笔直黑线。向远方眺望，铁轨、电线、铁丝网和排列在两侧的房子集中成一点，在冬天的清晨中渐渐变得模糊。呼出的气体也化成白雾消散在空中。

急行电车即将经过。它在这站并不停车，只是毫不留情地从眼前飞驰而过。

松永依旧站在站台的尽头，丝毫没有注意到明宏也走进了车站。明宏看了看他的背影，又看表确认时间，一瞬间心中闪过一个念头：急行电车马上就要通过，如果把他推下去，会怎么样？不管周围有没有人，都无所谓了。不杀死松永，自己会疯掉的。明宏脑中回响着“惩罚”两个字，慢慢走到松永身后。明宏不知道松永到底让多少人陷入了痛苦的境地。远处传来道口的警示声。声音穿透寒冷的空气，越过家家户户的屋顶，传入耳中……就在这一瞬间，松永的生命消失了，估计是当场死亡。松永最后看到的是明宏的脸。他跌落在疾驰而来的巨大金属车头的前方。在车身撞到他身体前的短短一秒间，两个人的视线陡然交会。松永一脸惊愕，好像比起自己从站台上落下、电车即将从身上轧过，明宏竟然近在身侧这一事实更让他惊讶。电车紧急刹车，几乎要刺破耳膜的尖锐摩擦声传入明宏耳中。站台上还有一个女人，她的目光和明宏的撞到了一起。女人一脸惊恐，飞快地从明宏身旁跑开了。听到刹车声，正在车站管理室炉火旁的工作人员跑了

出来。明宏拔腿就跑。他想，是恐惧让他这样做的。他的双腿不由自主地跑了起来。

现在，明宏正屏住呼吸藏在满家。

明宏蜷缩在客厅一角，很不舒服。这个家的主人本间满正躺在暖炉前，一动不动。她要是去别的房间该有多好？可这是她的家，明宏觉得他不该这么想。

他觉得很对不起满。不过，因为警察的搜寻，他不能回自己的公寓。估计用不了多长时间，警察就会查明死者的身份，也会得知他对同事松永怀有杀意。

满家是附近住宅中较大的一座两层木制老房子。房前是一条小路，后面是车站，两侧都是民宅。四周被墙围起来，只有面向铁轨的一面没有围墙，而是种着植物用来分隔界线。

明宏想，这大概是她从父母或祖父母那里继承的房子。走廊的地板和柱子是黑色的，泛着光泽，在从窗户射入的阳光的反射下，看上去一片潮湿。

明宏藏身的角落里有一根柱子，上面有好几处贴纸留下的方形痕迹。贴纸被撕去后，留在上面的胶沾满了灰尘和污垢。明宏想象着躺在面前的满小时候往柱子上贴贴纸的情景。

突然，一阵门铃声响起。躺在暖炉前的满听到声音站了起来，打开西侧的拉门，走出客厅。从脚步声可以听出她从走廊走向了玄关。

好像有人来了。如果是视力正常的人走进屋子，明宏就得藏到别的房间去。

估计满已经远离了客厅，明宏站了起来。他已经在角落里蜷缩了四个小时。拉开北侧的拉门，走到厨房，那里有一扇后门，他刚进这座房子时就确认过了。万一有事，他就立刻从那里出去。

厨房比其他房间新，看样子地板、壁纸、灶台、水槽都是后来换的，约十叠大的房间中央摆着一张餐桌和四把椅子，东侧的墙边依次是水槽、台子和窗户。和客厅不同，厨房的窗户外面是一排茂密的树，看不到远处。

靠走廊一侧的墙边放着一个很大的橱柜。透过玻璃门，能看到里面摆满了碗碟。明宏靠着橱柜，竖起耳朵。橱柜旁边就是通向走廊的拉门，现在正拉开着。玄关处的交谈声穿过铺着黑色地板的走廊，带着微弱的回音清晰地传过来，是一个年轻男子的声音。“我是派出所的……”

明宏顿时紧张起来。

派出所来的人知道满的眼睛看不见后，便关心起她的生活，随后才表明来意。

似乎是在寻找可疑的人。明宏立刻明白要找的人就是自己。对于警察的问题，满没有提供任何有用的信息。从她的回答中可以得知，她完全没有发现自己。

派出所的人回去了，满关上玄关的门。

明宏松了一口气。他从橱柜旁移开，准备回到原来的地方。也许是因为刚才过于紧张，他整个人都靠在橱柜上，起身时，橱柜轻轻晃了晃，里面的餐具发出了轻响。

满从走廊往回走的脚步声停下了。

明宏赶紧停在原地。听到刚才的声音，她也许会发现家里有人进来了吧？如果她尖叫着喊救命，那该怎么办？明宏竖起耳朵，仔细听着走廊上的动静。

突然，她的身影出现在明宏面前。她静静地走进厨房，从紧张得屏住呼吸的明宏面前走过。她的脚步扰动了厨房的空气，微弱的风拂过明宏的脸。

在家中，她走得快极了，仿佛她的眼睛能看见。这一点，明宏在潜入她家不到半天就发现了。但现在，她在明宏面前走得十分缓慢，细查着四周。

她是不是发现了自己？明宏担心极了。

不过，她并没有尖叫着逃跑，而是摸了摸水槽，开始洗里面堆积的餐具。

看着她的一举一动，僵立在厨房的明宏总算松了口气。看来，她还没有发现自己。

当他们两个人同在一个房间的时候，走动或者活动身体都很危险，她一定会听到声音。但当她洗碗或用吸尘器打扫卫生的时候，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她用完全不亚于正常人的速度，在水龙头下冲洗着餐具上的泡沫。趁此机会，明宏回到了客厅的那个角落。

***

刚向外面迈出一步，身体就瑟缩了一下。在家中感到的黑暗和在外面感到的完全不同。家中的黑暗静谧、温暖，能保护自己不受外界的伤害，而外面的黑暗只会令人心生恐惧。只要听到稍大一些的声音，满就害怕得无法动弹。比如，听到枝头积雪落下的声音时，满并不知道那是积雪发出的，只能辨认出是什么重物落下的声音。她害怕几秒钟后那东西也会落到自己头上，不禁吓得双腿发软。如果不抓着别人的手臂，她就害怕得不敢出去。

市政府招募志愿者，为有视觉障碍的人提供出行服务。这些志愿者被称为“向导”。严格地说，满所在的城市中的向导并不是志愿者。担任向导的人在市身体残障人士协会登记后，每个小时可以得到一定金额的补助。

满每个月能从市政府领到七十二个小时的向导券。把这些券交给帮她出行的向导后，向导便可以凭券申请相应的补助。

据说几年前有人发起盲人运动，因此通过了这项制度。在那之前，“会给别人添麻烦”的意识成了一道壁垒——有视觉障碍的人难以请向导。因为没有报酬，有些人觉得过意不去，就给向导送图书券等，但很多有视觉障碍的人经济状况不佳，由此引发了诸多问题。自从推行向导券后，找向导就变得容易多了。

满在通过电话联系向导前，她的朋友和枝主动承担了这个责任。满向和枝说了向导券一事，并想给她，但和枝婉拒道：“我带你出去，是因为自己想出去玩。其他人带你出去的时候，你再用那些券吧。”

满和和枝在小学时就相识了。后来，两个人上了同一所高中，又一起进入大学。再后来，满因为视力出现问题，从大学退学。顺利毕业的和枝没有找正式的工作，现在仍靠打工维持生活。

和枝有空的时候会带满去医院。每周，她都会拉着满的手出门，去超市买许多食物囤放在满家。

满站在和枝的左侧，紧紧抓着她的手臂向前走。感觉到和枝要停下，她也赶紧停下；和枝向右转，她就向右转；和枝向左转，她就向左转。她死死地抓着和枝的手臂，仿佛怕自己在激流中被冲走。

满有独自外出时用的盲杖。可是，依靠盲杖和拉着别人的手臂感觉完全不一样。拉着别人的手臂，她能明确地知道前面有没有危险。通过手臂传来他人真实存在的感觉，就像黑暗中唯一的光明。

“满，你老窝在家里不出去，人会腐烂掉的。”十二月十三日，和枝这样对满说道，硬拽着她出去了。

满记得小学刚刚认识和枝时，她是个内向的女孩。上中学时，她变得越来越强势，越来越有个性，犹如幼虫破茧成蝶，振翅高飞。看到和枝的变化，满心中充满欢喜。

和枝总是能把好朋友们组织到一起，带领着大家玩。如果哪个朋友的生日快到了，和枝就会说“办个庆生会吧”，接着，从选会场到

买蛋糕，便都按她说的进行。放假的时候，她也会突然说“我们去海边开篝火晚会吧”“我们去动物园看山羊的眼睛吧”，然后拉着大家就走。

“我们到公园了。一片铺满草坪的小山丘从脚下一直延伸到远处。今天不是休息日，所以人不多。天气晴朗极了。”

“嗯，我知道。”

满全身都能感受到阳光带来的温暖。她以为正值冬天会很冷，怕感冒还特意穿上了外套，这会儿却出了一层薄汗。她深吸一口气，闻到了青草的气息。

仰望天空，一片漆黑的视野中，太阳那红色的点像一个被挖出来的洞，浮现在眼前，看上去就像一滴血。它并不是规则的圆形，轮廓是模糊的，仿佛很快就会消融在无尽的黑暗中。

用手遮住眼睛，红点就消失了，四周完全陷入黑暗。满看不见自己的手和脚，她常常觉得连身体都融入了这片无尽的黑暗。只有用手遮住强烈的阳光时，她才能用眼睛感受到手的存在。

“你站到那边。”和枝说着，松开了满的手。

“干什么？！”离开和枝，满非常不安。和在家不一样，她感到自己被抛到了无边无际的黑色虚空中。

“别那么大声。我就在你身边呢。”和枝的声音从不远处传来。

说起满失明后的变化，就是常常用比以前大得多的声音说话。她不知道对方在哪里，心中很害怕，尤其是在外面时，她的声音自然而

然地就变大了。以前她听向导说过，有视觉障碍的人都有这种倾向。

“好了。我给你照张相。”

满转向和枝的声音传来的方向。

“别那么紧张嘛。自然点，别那副表情，你又不是卖火柴的小女孩。手别放在胸前，放到身体两侧。”

“为什么要照相？”

“和打工的朋友聚餐时用的胶卷还剩几张，我想赶紧拍完。”快门声响了两次。“嗯。”

满听到和枝自言自语的声音。她能想象和枝摆出摄影师的架势，蹲着调整相机角度的样子。她脑海中也浮现出自己独自站在公园草坪上的样子。

记得和枝曾经对她说过，她睁着眼睛时，看上去和平常人一样。如果看照片，也许没人能看出自己是盲人吧。

“满，我想照你的侧脸，你看那边。”

“哪边？”

“你的外套一点也不好看。”

“这是我爸爸的。还是脱了更好吗？”

“就这样吧。”

快门声再次响起。

离开公园后，两个人来到一家意式餐厅吃午饭。这是她们第一次来，但以前就听说过这家名为“梅兰莎莉”的店。

“这家店可时尚啦。虽然在市中心，但周围种满了树，就像在森林里一样，感觉像是魔女之家呢。”进店前，和枝对满说。

提议来这家店的人是满。昨天她才结识的一个女子说就在这家店上班。满想，难得出来一次，顺便去一趟吧。

“小心点，脚下有台阶。”

“嗯。”

可能是和枝把店门推开了，店内令人感到温暖的芝士和意大利面的香味扑鼻而来。

“请问是两位吗？”一个年轻女子的声音响起。

满听过这个声音。“您好。”

她还记得吗？说不定已经忘了吧？满这么想着，向对方打招呼。片刻的沉默后，对方回应道：“啊，您是昨天的……您特意过来的？”

满的脑海中浮现出那个年轻女人穿着制服在门口迎客的样子。看来她还记得自己。

满和和枝被领到里面的座位。落座后，和枝给满读起了菜单，并且根据菜单上的照片告诉她每道菜都是什么样的。

“刚才那个人，就是帮你捡回衣服的人？”和枝告诉满桌子上水杯的位置后，接着问。

“嗯，她好像就住在我家附近。她说她叫三岛春美。”

满已经告诉过和枝，昨天春美去了她家。当时，满像往常一样在客厅躺着，门铃响了。她走出去，听到一个女人说：“打扰您了……您家晾的衣服被风吹跑了……就是这件……”

虽然不知道声音的主人长什么样子，但听到对方说“就是这件”，满知道对方把衣服递过来了。满慢慢伸出手，摸索着去找对方递过来的东西。对方好像这才发现满的视力有问题。

“原来是这样……”

“是的。”

满在空中摸索的手感觉到了布料的触感，是对方塞过来的吧，她在告诉自己，东西在这里。好像是衬衣。看来，是她捡到了掉落在路边的衬衣，特意送了过来。

满向她道谢。聊了几句后，满得知她家就在附近。她还说住得很近，要是有什么困难，她可以立刻过来。“我在一家意式餐厅工作，店名是梅兰莎莉。下次请一定光临。”她还告诉满，她叫三岛春美，然后就离开了。

“太好了，在家附近认识了新朋友。她长得很漂亮呢。”和枝的声音暖暖的，充满了由衷的高兴。虽然没有明确地说出口，但她其实很担心满。满总是足不出户，和外界的交流只限于和她说话。这些满都知道，也为此很抱歉。

“点好了吗？”是春美的声音。她的声音温婉而柔和。

和枝把满的菜也点好了。“春美小姐，请等一下。”

四周一片黑暗，满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听上去是和枝叫住了准备离开的春美。

“请你站在满的旁边。对，就这样。”

相机的快门声响起。黑暗中，有一瞬间，满看到和枝所在的地方染成了一片红晕。这是闪光灯的强光刺穿满眼眸中的浓浓黑暗，直达视网膜的结果。接着，响起了胶卷的倒卷声。满听到春美走远了。

“对了，满，发生那起案件的时候，你在干什么？因为就在你家后面，警察去你家调查了吧？”

“案件？”满反问道。

和枝没有说话。可能是觉得自己的问题太唐突了，和枝不知该从何说起。“就是三天前在车站发生的事啊。满，你不知道吗？那天你没觉得外面特别吵？”和枝说，三天前，有人死在了车站里。急行电车通过的时候，站台上的一个男人掉了下去，被车撞击，当场死亡。

“这么说，我当时好像听到了电车的紧急刹车声和人们的吵嚷声。”满并不关心这些，所以根本没放在心上。

“你别老迷迷糊糊的。你说，那个人怎么会从站台上掉下去呢？听说是别人把他推下去的。”

据说凶手看到男人被车撞死后，从站台尽头跳下去，逃跑了。车站的工作人员看到了逃跑的那个男人。

“听说凶手是个男的。不过他还在逃，没被抓住呢。你家就在附近，这些事你不知道可不行。”

“嗯。”满答应着。原来，那天下午警察去她家是因为这件事。当时警察询问家周围有没有可疑的情况、有没有看到一个年轻男子，肯定是在搜寻逃跑的嫌疑人。

满双手捧着水杯思索着。突然，杯子的触感消失了，好像魔术一样，杯子融入了空气，消失得无影无踪。满不解地摸索着四周。

听到和枝想强忍住的笑声，满才发现原来是她的恶作剧，是她从满手中抽走杯子，藏了起来。“干吗要这样恶作剧？”满抗议道。

和枝说：“好玩嘛。”

过了一会儿，传来盘子摆到桌子上的声音，还能闻到番茄酱的味道。和枝向满解说着意大利面绕口的名字。

吃饭的时候，满总是小心翼翼地不把菜洒出来，不碰倒杯子。但就算番茄酱滴到了衣服上，她也觉察不到。

这家店的饭菜美味极了。

离开餐厅时，负责收银的人好像是春美。满站在一旁，听着她和和枝说话。

“你和满小姐是朋友？”

“我们从小学起就在一起玩。”

“你们感情真好。”

从餐厅出来后，满和和枝坐上公交车。在和枝的帮助下，满踏上公交车的台阶，慢慢走到座位。如果没有和枝，满连坐公交车也很困难。

满很喜欢坐公交车。等红灯时，在某个瞬间会发现连发动机的声音都消失了。满喜欢这样的时刻——从车下方传来的振动消失了，车内突然被寂静包围，仿佛连呼吸都停止了。此时，说话声会显得特别响亮，因此乘客们都停止了交谈，整个车厢陷入寂静。以前上学时，课间休息有时也是这样——所有的喧闹声消失殆尽，教室里突然变得鸦雀无声。满觉得这两种情景很像，感觉也不坏。

她们坐公交车来到电车车站，再坐电车回到满家后面的那站。

“暖炉用的煤油还有吗？”和枝站在满家的玄关处问道。煤油用尽的时候，和枝会帮满添上。这件事满一个人也能做，但和枝仍很担心。

“嗯，还够用。”

“小心火啊。”说完，和枝便回去了。和枝家离这里步行需要三十分钟。

又变成了一个人。满回到家中，孤独感顿时涌了上来。和和枝外出回来后，平时独自在家时不曾有过的空虚感袭上她的心头。这说明她和和枝在一起的时光很快乐。

脱下父亲的外套，满舒服多了。满没有告诉和枝，最近她觉得家里的气氛有些奇怪。一直笼罩着自己的异常安稳的黑暗，几天前开始变得飘忽不定。

也许是因哪扇窗户开着，有猫进出吧。满在家中来回走动，仔细确认着每一扇窗户。

没有一扇窗户开着，也没有动物的叫声。

---

[1]将表示日语音节的假名按五列十行的格式排列的一览表称为“五十音图”。“あ”“い”“う”“え”“お”是日语中的五个元音，用国际音标表示其发音分别为［a］、［i］、［ɯ］、［e］、［o］。后文中的“か”“け”用国际音标表示其发音分别为［ka］、［ke］。

[2]日本计量房屋面积的单位，1叠约为1.62平方米。

第二章

十二月十四日。

被炉上放着一个方形的小座钟。明宏坐在房间一角，看不清表盘上的数字。躺在被炉里的满突然起身，打着哈欠按下座钟上的按钮。

座钟用机械声开始报时，现在是晚上八点十二分。对于失明的满而言，不能报时的钟表是没法用的。

冬日的太阳已经西沉。屋里和窗外都一片昏暗，只有一个地方例外——房子后面离窗户不远的站台。站台上的白色荧光灯透过窗口射进光亮，只有明宏所在的角落被微弱的灯光笼罩着。

满一整天都躺在被炉里。暖炉没有开，屋里有些阴冷。坐在角落的明宏身体冰凉。门窗紧闭的客厅中，两个人的体温给空气增添了些许温暖。明宏对自己说，比待在外面强多了。

被炉中的满一动不动。天色已暗，但她看上去并不打算开灯。想想也是，她没有必要开灯。

黑暗中，明宏感到满站了起来。客厅的荧光灯突然亮了。房间变得明亮，明宏看到她站在那里，手按着墙壁上的开关。接着，她向厨房走去。

虽然灯光对她没有任何意义，但到了晚上，她一定会打开荧光灯。她为什么要特意这么做呢？明宏想不明白。也许，她想告诉近处的人“我在呢”。也可能是为了防止让小偷进来吧。还是，这只是她的习惯而已？

荧光灯似乎许久没换了，浅黄色的灯光很微弱。在灯光的照射下，一切都变得模糊起来，仿佛会消失在空气中一般，看上去很柔和。如果荧光灯的使用寿命完结，不再亮了，她会发现吗？明宏眼前浮现出这样的情景：荧光灯已经不亮了，但她每晚仍习惯性地按下开关。

突然，厨房传来玻璃破碎的声音。明宏抬起头向里面望去。厨房的门开着，满好像碰掉了一个玻璃杯。只见她僵硬地站着，和那天在玄关一样赤着脚，玻璃碎片四处都是。

明宏抑制住想站起来的冲动。她看不见，要避开玻璃行走很困难。可是，他不能去帮她。

满小心翼翼地蹲下，双手在地板上摸索着。她一边留意不被玻璃划伤，一边确认周围的状况。她把碎玻璃一片片捡起，放到旁边，然后慢慢向里挪去。花了好长时间，她终于走到厨房的角落。

她用脚尖轻触着地面，寻找放在那里的一双旧拖鞋。脚尖碰到后，她穿上了拖鞋。平时她不穿，但怕有突发情况，她还是准备了一双。她拿起竖立在一旁的扫帚，开始清理散落的碎玻璃。

明宏松了口气。看得出，她扫地的动作很熟练，也没有受伤。

本间满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女子呢？明宏想。明宏对她几乎一无所知，只知道她独自住在这里。她没有家人，还是家人住在别处？很难想象她不和家人住在一起。她视力有问题，按理说如果有家人，应该住在不远处，这样才能方便照顾她。

回想她这几日的生活，实在看不出她为什么非得住在这里。看年龄估计是大学生或者刚毕业，但并不见她去上学或上班，只是每天躺着度日。

洗衣、做饭、打扫卫生，这些家务她每天都做。看到失明的她用菜刀切菜、点火做饭，明宏非常紧张。不过，他记得在一本书中看过，全盲的人也能炸天妇罗，或许是习惯了吧。不做家务的时候，她就像开关被关掉一样，只是无力地躺在榻榻米上。她怎么生活呢？或许有什么生活援助吧。

她拿来簸箕，把聚成一堆的碎玻璃扫了进去。

这是明宏潜藏在这里的第五天。他没踏出过房子一步，几乎所有时间都坐在客厅里。只有晚上满去二楼睡觉时，他才会离开客厅，在一楼活动一下，趁机吃东西、上厕所，甚至洗个澡。

冰箱里的食物，他每样都会吃一点。在面包片上抹好果酱，送进嘴里；保鲜盒里有切好的西红柿，他拈起碎末吃几口，如果一下子吃太多，可能会被发现食物少了；将盒装牛奶倒进杯子喝一点后，他会把杯子洗净、擦干。做这些事的时候，还得担心着满有没有从楼上下来。

潜进这里后的第一个晚上，明宏曾到客厅旁一个好像没人使用的房间看过。打开壁橱，里面是叠好的被子。夜里很冷，在没有暖气的

房间睡觉冻得要命。可是，如果擅自打开暖炉或被炉，万一满突然出现，会引起她的怀疑吧？明宏不敢保证能比她醒得早。

明宏很想盖着被子睡觉，但又怕满突然出现，来不及叠被子。他发现房间的衣柜里有男人的衣服，于是套在了身上。

穿着那件素色毛衣，明宏心里猜测这会是谁的衣服呢？衣柜里还有西装和领带，估计是满的父亲的吧？他现在为什么不在这里呢？

明宏再次环顾房间。这是一个六叠大的和式房间，只有样式简单的书桌和书柜。书柜上有经济学相关的书和一个相框，照片上是一个小学生模样的女孩和一个父亲模样的男人。女孩穿着体操服，有满现在的影子，可能是运动会时的照片吧。两个人对着镜头开心地笑着。还是孩子的满，眼睛有意识地看着相机的镜头。看来，当时她是看得见的。

明宏回到客厅角落坐下来，背靠着墙，睡着了。

前天白天门铃响了，明宏心中一惊——如果有人进来，他就必须从厨房后门溜出去，或者躲到客厅旁边的房间里。

他躲在厨房，侧耳细听外面的动静。来的是一个女人，她好像捡到了被风吹走的衣服，于是送了过来，和满聊了一会儿便离开了。

那天晚上，明宏打开电视，把音量调小。满对社会上发生的事毫无兴趣，很少看电视。对于失明的她而言，电视和收音机一样。但就算这样，屋里安静的时间也太长了。客厅里没有任何能播放音乐的家电，或许二楼她的房间里有音响。

明宏也不常看电视，但他喜欢深夜播放的、几乎算不上电视节目的环境类纪录片。他换到那个频道，调小音量。如果不坐在电视边上，绝不会听到这小得几乎消失在风声中的声音。他一直坐在那里，电视渐渐开始发热。要用这个当作热源给房间增加温暖实在太微弱了，不过对他而言，紧贴着的电视更像一个能发出声音的热源。

昨天，满一大早就穿上一件老气的外套，似乎准备出门。明宏注视着她的一举一动。后来，玄关的门铃一响，她就从家里出去了。明宏没有去确认外面的状况，但听到玄关传来另一个女人的声音，他猜想应该是满的朋友。

满不在家，明宏的紧张感一扫而空。如果她能经常出门就好了。

有视觉障碍的人可以拄着白色的盲杖出门——这个常识是什么时候知道的呢？估计是小学时在哪堂课上听到的吧。

她也会拄着白色的盲杖出门吗？到目前为止，明宏没有看到过她外出，顶多是拿着洗好的衣服从厨房后门出去，再就是出去扔垃圾或者取信件，每次不到五分钟就回来了。

即使视力有问题，只要灵活地使用盲仗，照样可以外出，所以，有视觉障碍的人应该多出门，明宏一直都是这么想的。现在看来，并非如此。

满出去了，明宏可以在屋里自由活动，但大部分时间他仍坐在客厅的角落，盯着窗外的站台。

明宏并不打算像溜门一般在屋中四处走动。都擅自闯入别人家了，还在意这个是有点可笑，可他即使打开一个橱柜都再三踌躇，心

生内疚。他决定，只要天还没黑，他就在客厅不动。

不能过多窥探她，也不能知道太多她的事，明宏对自己说。他只是借用她家潜藏一阵子，过段时间就静静离开。不能扰乱她的生活，对她生活的窥视也一定要限于最小范围，这是一个擅自闯入别人家的人该有的礼貌。

明宏想起不久前在公司听到的松永的话。松永说要跟踪明宏、窥探他的生活，甚至要用录像机偷偷录下来。明宏无法忘记听到这些话时的厌恶感。从那以后，无论走在路上还是待在家里，他总觉得有一双眼睛在盯着他，令他心生恐惧。想起当时的压抑和苦闷，明宏想，现在决不能让满有这种感觉。如果可以，最好趁还没有被她发现时就离开这里，可现在还不是时候。

满在厨房清理碎玻璃，快要收拾完了。明宏看到她把簸箕里的碎玻璃倒进了厨房一角的铁桶里。那个铁桶好像是用来放危险物品的。碎玻璃倒进去，发出哗啦哗啦的声响，连在客厅的明宏都能听见。

收拾完后，她脱下拖鞋，放到厨房一角。看来，拖鞋的使命完成了。她赤脚走出厨房，消失在明宏的视线中。

走廊上传来她的脚步声，接着是上楼梯的声音，连续而流畅。她的脚步声轻快极了，简直不像失明的人发出的。离睡觉时间还早，客厅和厨房的灯都开着，估计她很快会下来。

明宏小心翼翼地站起来。在她醒着的时候，只有她洗碗和打扫卫生时，明宏才敢走动，其他时候都一动不动。不过，明宏很担心厨房地板上还有碎玻璃，她可能会踩到，于是走过去查看。

有一块又大又尖的碎玻璃滚落到了比满想的远的地方。明宏把碎片丢进铁桶，趁她还没有回来，回到了客厅。

十二月十五日，潜入这里的第六天早上。

虽然套着擅自借来的衣服，寒意并没有完全消失。脚趾简直要冻僵了，从脚尖传来的麻痹感和窗外射入的朝晖使明宏醒了过来。

环顾四周，他一时间不知身在何处。随即，他清醒过来，意识到正睡在别人家的客厅里。

满还没有从二楼下来。确认了这一点后，明宏松了口气。早上醒来是最危险的时候，他担心满已经在客厅，自己却在浑然不觉的情况下发出了什么声响。她不会迟钝到这样也意识不到房间里有别人吧？

七点，二楼传来闹钟的声音。虽然不用去学校，她好像每天早上都会在这个时间准时起床。这是为什么呢？对她而言，早上意味着什么呢？如果没有闹钟告诉她时间，她也许不知道太阳已经升起来了吧？如果闹钟无声无息地停止了，她是否会以为还在黑夜而一直睡下去呢？

过了一会儿，传来她下楼梯的声音。

夜里出来走动的时候，明宏确认过楼梯的样子。他想起了那时的情景。

房子老旧，楼梯有些陡。和走廊的地板一样，楼梯也是由散发着光泽的黑色木材制成的。楼梯摸上去和看上去一样光滑，容易滑倒。估计是预想到了这种危险，台阶的一边安装了橡胶防滑条。

抬头看去，楼梯在夜晚的黑暗中延伸，直至消失。明宏按下了身旁的开关，想打开楼梯旁的灯。灯没有亮，可能是灯泡坏了。她知道楼梯的灯不亮吗？

知道也好，不知道也罢，她就在黑暗中平静地生活着，起床、换衣服、沉思。对于一般人来说，如果不知道走廊到哪里结束，楼梯从哪里开始，就无法走路了吧？但她却能极其自然地生活在这里。家中的黑暗，仿佛是她已经习惯的这个世界的一部分。

明宏凝视着楼梯尽头的黑暗，想象着她走上楼梯，毫不犹豫地走进黑暗的背影。最初黑色的阴影落在她的头部，随即上半身消失在黑暗中，她一步一步向上走去，黑暗笼罩了她的全身，最后连脚也消失于黑暗。明宏感到一阵战栗，仿佛她并不是一个人，而是游离于世界之外的一种生物。

清晨的寒意中，明宏哆嗦着抱膝坐在客厅一角，身体尽量缩成一团。早上，他必须保持这个姿势，因为他害怕伸直双腿会绊倒她。

在卫生间洗完脸，她带着一脸睡意来到客厅。明宏放轻呼吸，身体紧绷。每天早上，新的一天开始时，是他最紧张的时刻。

她走到客厅东侧的窗前，脚就在抱膝而坐的明宏脚尖前不到五十厘米的地方。如果明宏伸直腿，就会碰到她，于是明宏拼命蜷起身体。稍抬起头，便能看见满的脸就在正上方。

她打开锁上的窗户，寒冷的空气涌入屋中，净化着凝滞的空气。每天早上，她都会在这个时间段做这件事，虽然未必分秒不差。

明宏以前就知道她有这个习惯，所以第一天在这里迎来清晨时，他就蜷着双腿。到现在为止，他都没有被发现。

大约十分钟后，她会关上窗户。这期间，明宏只能拼命忍耐寒冷。做完通风换气这件每日必做的事，她会打开暖炉，钻进被炉，一直闷在客厅里。

她拿起被炉上的遥控器，打开电视。遥控器指向电视的一瞬间，坐在电视旁的明宏以为她在指自己，不由得心中一惊。

明宏无法看到电视画面，听声音正在播新闻。平时她很少看电视，今天的举动让明宏觉得很惊讶。

被炉刚刚插上电源，还不热。她紧紧裹着被炉的被子，缩起身体，冻得直打哆嗦，不知道有没有在听男播音员播报的新闻。

窗外传来电车的声音。明宏透过冰冷的窗玻璃向外看去，站台上站着要去上班和上学的人们。这时，进站的电车遮挡住了视线。

全国新闻播完后开始播放地方新闻，正说的是邻市某商场的事，人们已经开始为圣诞节做准备了。

窗户对面的电车缓缓启动。尚未温暖起来的客厅中，明宏呼出的气体化成了白雾。

播音员转换了话题，开始报道几天前在车站发生的事，正是松永敏夫死亡的新闻。

明宏心中一震。他很想看看电视画面，但只要一动，就会被满发现。电视就在左侧，他却只能听声音，这令他感到焦急。

新闻报道着松永敏夫的葬礼，好像在播放公司的同事们都来参加葬礼的悲痛场面。

播音员用冷静的语气讲述着松永敏夫死时的状况，没有直接说“他被人从站台上推了下去”，只是说“他的同事大石明宏目前行踪不明，警察正在追查此人”。

明宏紧张地屏住了呼吸。这时，新闻换成了其他轻松的话题，明宏这才落下冷汗来。如他所愿，松永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警察自然会全力搜寻他。

明宏想起松永死后的事。站在同一个站台上的女人一脸惊恐地看着他，紧接着逃命般跑开了，这个场景一次又一次地浮现在他的脑海中。警察很快就会查明从车站逃走的年轻男子是他，这不是什么难事。从那之后，他再没有去过公司。只要调查一下对松永怀有杀意的人，很快就能发现线索。他曾清清楚楚地对若木说过：“我想杀人。”

同事们现在怎么谈论这些事呢？各种关于他的真假传言肯定已经传得沸沸扬扬。

明宏又想起老家的家人。他的老家很远，刚才的新闻估计还没有在那里播放，但警察肯定会打电话通报吧？

明宏想象着母亲握着话筒、深受打击的样子。儿子在站台上把公司里的前辈推下去杀死了，妈妈该怎么接受这样的消息呢？

明宏心中一阵剧痛。他一向不是惹是生非的孩子，家人这次一定会大吃一惊。上学时，他从未因做过错事被老师请家长。

明宏有一个哥哥和一个弟弟。刚升入中学时，有一次弟弟因为高烧住院一天，妈妈一直在医院里照看。这一天的饭菜和平时的味道不太一样，因为是在家的奶奶做的，蔬菜块切得很大。就是这些小事，让明宏认识到妈妈和弟弟不在家的事实。妈妈从医院打来电话，正好是明宏接的。

“大家都好吗？”

明宏一边回答，一边在心里想念妈妈。其实妈妈只不过一个晚上不在家而已，但第二天早上也和平时不一样了，爸爸和哥哥吵着找不到袜子。以前什么都是妈妈准备好，那天她不在，家里便乱作了一团。

弟弟的身体很快康复了。

明宏上高一的时候，哥哥在同一所学校上高二。有时明宏会在学校碰到哥哥，这让他很伤脑筋。

明宏和哥哥、弟弟还有其他家里人有时会聊聊天。书架上有什么漫画书，他们互相都知道，彼此没有秘密。但在学校里，他很少和同班同学亲密地聊天。小学时还能和大家轻松地交流，随着年龄的增长，渐渐做不到了。

明宏不想在学校遇到哥哥，不想被哥哥发现自己和同学的关系不亲密。如果哥哥告诉家里人，那就太丢脸了。哥哥和弟弟在家里常常说起他们朋友的事，明宏却不这样，他和同学之间总是没什么有趣的话题可聊。

有一次，在学校的走廊上，明宏被哥哥叫住了。回头一看，哥哥正和朋友们在一起。他独自朝明宏跑来。“你背上贴着东西。”

听到哥哥的话，明宏伸手去摸，发现背上用透明胶带贴着一张便笺大小的纸片，上面用马克笔写着伤人的话。这是很常见的恶作剧。

就在刚才，班里有个同学碰了一下他的肩膀。明宏意识到这张纸就是那个时候被贴上去的。

“常有的事，常有的事。”哥哥说着，从明宏身上撕下纸片，揉成一团扔掉，哼着歌回到了朋友们中间。那是当时很流行的一首歌，哥哥总爱哼。明宏听到哥哥笑嘻嘻地对朋友们说：“刚才那是我弟。”

明宏很感谢哥哥没有因贴纸片一事而多想，但他还是觉得很丢脸。他一个人呆立在走廊中央，有一种奇怪的感觉，仿佛自己被抛弃了。估计是嫌他挡路，同学们都避开他，从他身边走过。站在走廊中央，他觉得身体好像要消失了。

从大学退学后，他去了印刷公司，开始独自生活，和家里人几乎断了联系，顶多半年才打一次电话。他宁愿让自己认为没有家人，这样才能过得轻松一点。在家里和在外面的鸿沟让他觉得痛苦极了。

在家里，他和哥哥、弟弟都能正常来往，在学校，他却无法对别人敞开心扉，甚至会带着些许轻蔑看着那些聚在一起聊得开心的同学。进入印刷公司开始独自生活后也是如此。日子一天天过去，他索性当自己没有家人，这样在公司感到孤独时，就不会想起他们了。

现在他被追捕，家里人会以此为耻，还是会担心？为什么要一直躲在这座房子里？是不是应该去警察局？不，在被警察抓住前，他还有其他事要做。所以，他必须继续藏在这里……

满将下巴放在被炉上，听着电视里的声音，呆呆地想着什么。

明宏小心翼翼地不发出任何动静。他看了看手表，马上就要到七点二十五分，急行电车该通过车站了，就是六天前撞死松永的那趟车。

撞过人的电车怎么处理呢？清理干净后立刻就能载着乘客飞驰，还是会更换车体？

被炉好像渐渐暖和了起来，满的表情越来越柔和。她一动不动，是因为太困了，还是因为不想动呢？明宏看不出来。

透过窗户斜射进来的晨光照在明宏手表的玻璃表盘上，反射的光芒照到满脸上。在小光圈的照射下，她白皙的皮肤闪着光。她坐在阴影中，所以光圈很明显。

一束束阳光从云层中垂射下来，在地上形成明亮的光圈。明宏的脑海中浮现出神圣的景象。

明宏稍稍转动手腕，改变了手表的角度。光圈缓缓移动着，仿佛她脸上贴着白色的薄片。

她一动不动，似乎没有注意到光圈在她脸上滑动。终于，光圈越过她的鼻梁，照到她玻璃般的眼眸上。表盘反射的光芒穿透客厅中飘浮的尘埃，似乎被她的眼眸吸了进去，深深射入她的眼底。但她并不觉得刺眼。

窗外传来急行电车通过的声音，宛如一阵疾风刮过。

***

伸进被炉的双腿能感受到红外线带来的温暖。从接通电源到彻底暖和起来的这段时间，满总是很不耐烦。暖炉也是一样，在变暖前，她只能在寒冷中无力地等待。这让她想起青春期时曾觉得还不如干脆不用暖炉和被炉呢。

她想听新闻，便打开电视，果然听到了关于车站那件事的新闻。与其说是事故，不如说是杀人案。一个名叫“Matsunaga Toshio”的男人从站台上掉下去，被急行电车撞死了，现场的另一个男人逃跑了。是那个人把他推下站台的吗？极有可能。

满猜想Matsunaga对应的汉字是“松永”，但不确定。电视画面上应该出现了名字，但她看不到。Toshio是哪两个汉字呢？满一个也想不出来。

夺去他性命的急行电车很快就要从家后面的车站通过。不用看表，满也知道大概的时间。从还未失明的高中时代开始，满的生活习惯就几乎没有什么变化，起床后在客厅发呆时，总能听见电车疾驰而过的声音。

车站传来的各种声音令她感到亲切：电车沉重的铁制车轮以固定的速度轧过一段段铁轨的声音、刺耳的刹车声和宛如巨型动物在叹息般的喷气声，还有当急行电车通过时足以震动大气的巨大声响。

儿时起就听惯的这些声音几乎已经深入肌肤，随着眼前的世界陷入黑暗，家中变得像宇宙的尽头，这些声音却仍能传到比冥王星还要

遥远的满的耳朵里。

附近的人们觉得是噪音污染吧？在有小孩子的家庭，可能会因为电车一通过，小孩子就号哭而饱受困扰。可是，满喜欢这些声音，就像海边长大的孩子喜欢海浪声。

满决定想想别的事。最近，她总有一种奇怪的感觉。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满发现食物在减少，但减少的量并不明显，比如，本来一天吃一片正好够吃一周的面包，不知为什么五天就吃完了。难道是自己在睡觉时不知不觉间吃掉的？真是不可思议。还有微小到难以觉察的声音，比如衣服在榻榻米上摩擦的声音，就在身边，但不是自己发出的。

刚开始，她以为奇怪的声音是进入家中的某种动物发出的，虽然没开窗户，也没听到叫声，不知道是什么时候进来的。

上小学时，家中闹过鼠灾，老鼠在房梁上乱跑，声音能听得很清楚。那时，她和爸爸两个人生活。每次听到房梁上传来窸窸窣窣的声音，她就吓得一动都不敢动。

有一次吃饭的时候，房梁上又传来一阵动静。正准备夹菜的满停住了，抬头看着房梁说：“今天老鼠们也精神得很呢。”

爸爸也放下筷子，看着房梁喃喃地说：“希望它们可别什么都咬。”

这次或许也是老鼠，但没听到它们在房梁上乱跑的声音。如果是猫或狗，应该能听到叫声。满想象着小猫或小狗抬起前腿打开冰箱的样子，忍不住笑了。她知道这是不可能的。

如果真有什么，估计是人吧。有人安静地、不声不响地藏在家里，还趁她不注意的时候打开冰箱，吃了里面的面包。这简直难以想象！但怪异的同时，满察觉到了那个人似乎不想被她发现。

那个人可能失策了。他动了一番脑筋，但面包还是明显少了。也许他没想到她会数面包的片数，也可能从来没想到世界上还有如此小气的女人，竟然会担心剩下的面包片变少。这令满有一丝优越感，但仍然非常不安，她不知道那个人藏在家里的什么地方。一想到有人正在窥视自己的生活，满心中充满了恐惧。是不是应该告诉和枝？

必须谨慎行动。潜藏在家中的那个人现在非常安静，如果得知满要把这事告诉别人，说不定会采取什么暴力手段来阻止。

那个人有伤害满的念头吗？他堂而皇之地进到家中，不知道会做出什么事来。不能打电话告诉和枝。虽然看不见对方，但对方可能就在身边听着满的动静。

家中那宛如老朋友般令人备感亲切的黑暗里，掺入了一丝紧张感。有人在身边不知从哪里窥视着，满有一种毛骨悚然的感觉，她决定暂且静静观望一阵。只要装作什么都没发现，就是安全的——这样想并没有什么根据，只是因为这几天是安全的，她就简单地这样推测了。

满不知道那个人藏在哪儿，她觉得就在身边。可是，如果是自己潜藏在别人家，应该会尽量躲在主人不常去的房间。

正这样想着，满感到黑暗的视野深处好像闪过了一束微光，很弱，就像以前还没有失明的时候，闭着眼睛看太阳时眼前出现的那个小红点。

正当她觉得是自己多心时，小红点又闪了一下。满极力控制着自己不露出察觉到异状的表情，仍像刚才那样，装出一副茫然的样子。

红点应该是光。满并不是全盲，能勉强感受到阳光。刚才黑暗中的那个光点，是什么东西反射了太阳光吧，比如小镜子或银色的纽扣。光线一闪一闪的，说明那东西在动。满能从红点的位置推测出反射光点的东西在房间的角落，正好位于电视机和东侧墙壁之间。那里放着什么东西吗？不，什么都没有。

满明白了，现在那个人就在那里，他身上的某样东西反射着光芒。如果这是真的，他距离被炉里的自己还不到三米。距离短到她在黑暗中行走时，一伸手就很可能碰到。简直难以置信！

就算知道了那个人潜藏的位置，也不代表事情有什么进展。这次他只是碰巧在那里，下次就去别的地方了吧？他没有理由藏在同一个位置一动不动。或许是因为客厅里有暖炉，比较温暖，所以待在这里很舒服？

急行电车从外面疾驰而过。

快到中午时分，满开始打扫卫生。她在脑中描绘着屋子的形状，推着吸尘器。虽然看不见，打扫卫生这种事她还可以做。

她尽量不去想有人藏在家中的事。最好装作什么都没发现，不要改变原来的生活状态。她总觉得某个地方有一道视线，可是除非对方的目的是跟踪她，不然不会一直追着她看的。难道对方是专门来偷窥

的跟踪狂？这个想法让满更加不安。如果他要做什么，就咬舌自尽。想到这里，满推着吸尘器，轻轻咬住了嘴唇。

门铃响了。满关掉吸尘器，向玄关走去，打开门。如果是正常来访的客人，看到主人来应门，应该会打招呼。但是，没有人说话。满单手扶着门，困惑地问：“请问是哪位？”又是小孩子的恶作剧？她猜测着。

“哇！”一个声音突然从黑暗中响起。

满吓了一跳，但马上知道是和枝。有时和枝会突然过来，还和满开小玩笑。满已经习惯了和枝的恶作剧，她假装生气。

“抱歉啦，没忍住嘛。”和枝笑嘻嘻地向满道歉，“我要去打工，顺便过来看看。能进去吗？”

满不知道该不该请和枝进屋。她想到了藏在家里的那个人。是不是该和和枝谈谈这件事？

“打扰了。”不等满回应，和枝就边说边向走廊走去。

满来不及叫住她。从上小学时开始，和枝不知来过满家多少次，她来这里就像回自己家一样。

和枝向客厅走去。满追上去，想象着和枝和藏在客厅的人四目相对随即僵住的样子。“和枝！”满走到客厅门口喊道。

“怎么了？”

听声音，满知道和枝进了客厅，像平常一样坐下了。什么事都没发生，和她想象的不一样。

满想问和枝有没有看到其他人，但没有问出口，也许现在不该问这个问题。满无法确认，但和枝没有惊叫，看来客厅里没有其他人。是自己想多了，还是那人藏到别的地方去了？满想，如果那人藏起来了，而且能听到自己和和枝的对话，就更不能问了。万一被听到，那人会觉得行踪已经暴露。他身上肯定带着刀或手枪，说不定会掏出凶器，从藏身的地方冲出来，做出可怕的事。满越想越确信，不免害怕起来，她不想把和枝也卷进来。

“怎么了？”

“没什么。”满摇了摇头。

和枝随意地说起打工时的牢骚、家里的烦心事，还有其他快乐的事。

满坐下来，听和枝讲着。她喜欢听和枝讲话。和枝说的都是距离她非常遥远的另一个世界的故事。她想象着和枝在打工的酒馆端杯子、收拾凌乱餐桌的样子。

和枝的语气听上去好像已经厌倦了工作，但满从她的每一句话中想象出来的她是那么光彩照人。满总是躲在黑暗的世界里一动不动，看到和枝就像看到一条在大千世界自由遨游的鱼。

这不是单纯的羡慕。满没有因自己看不见、不能像和枝一样出去工作而感到悲观。满觉得和枝和自己不同，拥有无穷的能量，可以灵活地接触各种人或事物，和谐地融入这个世界。比如不久前，和枝说

起和打工认识的朋友们一起吃饭喝酒，听上去那么自然，因为那就是和枝生活的一部分。

满觉得这些都和她无关。还能看见的时候，就算有这种场合，她也很抗拒。比起和大家聚在一起热闹地玩乐，她更愿意安安静静地待着。每当这样想，她便觉得在名为“世界”的这锅浓汤中，她就像一块拒绝融化的固体汤料。与和枝的温差是那么大。听和枝说话，就算是发牢骚，也像是听另一个世界的故事一样开心。

不久前她们一起去过那家意式餐厅梅兰莎莉，和枝好像每天都去。她非常擅长交朋友，已经和在那里当服务员的春美熟悉起来。

“对了，上次的照片洗出来了，你要吗？”

“要一张也行。”满回应着，心想，如果能发明图像凹凸不平的照片就好了。

“对了，我去别的房间看看，可以吗？”和枝站了起来。

满问：“为什么？”

和枝说：“想看看你打扫得干不干净。”

“简直像老婆婆一样。”满这么说着，答应了。

和枝四处走动起来。

家里没什么怕被和枝看的东西，满坐在客厅喝着茶，等和枝回来。突然，她想起家里可能不光只有她们两个人，而是三个。她急坏了。“和枝！”

“怎么啦？”隔壁传来和枝的声音。那里是父亲生前的房间，满走出客厅，朝那边走去。看来，和枝还没有碰上潜藏在家里的人。

走进父亲的房间，满听到和枝在榻榻米上走动的声音。“这是你爸爸的房间吧？小学时，我们在这儿玩过。”

满点了点头。她们聊起满和父亲一起生活时的往事，父女俩常常叫上和枝，三个人一起外出。谈笑了一会儿，两个人陷入了沉默。房间里一片寂静。

屋里开着灯吗？和枝是什么表情呢？满不知道，但能感觉到和枝正紧抿着嘴唇，看着自己。

“满，你爸爸过世后，你就不再外出了，对吧？”

“不是啊，我不是和你一起出去买过东西吗？”

“我说的不是这个。比如，一个人散步、去听音乐会，这些快乐的事你都没有做过吧？”

“那些事不做也可以，我自己在家就很高兴。一个人拿着盲杖出去太可怕了。”

“练习一下就行，我帮你。”

以前，满曾尝试拿着盲杖出去，练习独自在外面行走。耳旁仿佛又响起汽车司机猛按喇叭的声音，她再也不想一个人出去了。躺在家中，虽然会感到身体日渐腐朽，但聆听静默让她安心。

“……我不去。”

“好吧……”和枝说还要打工，急匆匆地走了。

满把和枝送到玄关。白色的盲杖就插在玄关的伞架中。满拿起盲杖，戳了戳脚下的水泥地，随即传来一阵轻响。

自己整天闭门不出，和枝心里应该很着急。和枝的心情透过空气传到了满心中，但她还是希望和枝不要管她，就让她静静地待在家里吧。和枝，抱歉。

***

满和她的朋友离开房间后，躲在壁橱中的明宏长舒了一口气。很快，从玄关传来关门声，看来客人已经回去了。

门铃响起的时候，明宏当即决定离开客厅。是从厨房后门出去，还是躲到其他房间？他很犹豫，最后躲到了客厅隔壁的房间。很快，另一个人的脚步声从玄关靠近。如果再慢点，可能就被发现了。明宏松了口气，拉开壁橱的门。壁橱分为上下两层，里面放满了被子和衣服。明宏急忙躲进壁橱下层，等着客人离开。

又响起了吸尘器嘈杂的声音。满又开始打扫卫生了吗？趁这个时候脚步声不容易被听到，明宏离开了藏身的地方。

满把家里所有的窗户和拉门都打开了，在六叠大的房间里打扫卫生。空气更易流通，冷风吹遍了整个屋子。明宏从走廊上静静地走过，转过头看见她正在专心地打扫。看来脚步声不会被察觉，明宏顺利地回到了客厅里常坐的位置。右斜前方的窗户开着，冷风刺破衣服灌进来，明宏冻得浑身冰凉。车站就在离窗户大约两米远的地方，几根铁柱子支起站台上用来挡雨、防晒的简易屋顶。从房间的角落透过

窗户向天空望去，一半被屋顶挡住了，另一半一片铁灰色。他想起刚才在壁橱里听到的谈话。

原来，刚才他藏在她父亲的房间。似乎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她和父亲一起生活。她母亲呢？对此，明宏只能想到一个答案。但是，这个问题只能问她本人。

家里人这么少，是明宏难以想象的。明宏的祖父母都健在，加上父母、哥哥、弟弟，家里非常热闹。吃饭时，大家都围坐在被炉旁，厨房也有桌子，但通常会把饭菜端到客厅用餐。因为家里人多，被炉的桌上摆满了盘子，一点空隙都没有。

她和父亲两个人生活，平时怎么吃饭呢？餐桌上肯定很空吧？她父亲去世后，只剩下失明的她在这个家里独自生活。这几天从旁观者的角度来看，她似乎没有什么不便之处。这里是她已住惯的家，即使看不见，也能自由行动，所有事都是可以预测的。

明宏想起夜晚楼梯上的黑暗景象。那黑暗是那么深沉，仿佛能将电灯的微弱光芒无声无息地吞噬，她却在那样的黑暗中毫不踌躇地行走、生活着。只要在家，黑暗似乎尽在她的掌控之中。

她从不想从她的领域——家中独自走出去。明宏对健康、不健康这样的字眼没有兴趣，不像她的那个朋友一样，认为多外出才是在积极生活，只是觉得如果她经常出去活动，潜藏在这里的自己就能轻松一些。

吸尘器的声音停止了。过了一会儿，她回到客厅，径直朝明宏的方向走来，没有一丝犹豫。有一瞬间，明宏甚至以为被发现了。

明宏抱着膝盖，缩起身体，屏住呼吸。和早上一样，她站在离明宏脚尖不到五十厘米的地方，关上了窗户。知道没有被发现，明宏松了一口气。

关上窗户后，她突然停了下来，看样子在倾听明宏的呼吸声。不过，她很快若无其事地转身走了，只留下一个背影。明宏对自己说，都怪自己想多了，她刚才停下来只不过是个巧合。

从她的行动来看，明宏发现这个家里有她经常走动和很少走动的地方。比如，她很少来明宏藏身的角落，只有开窗的时候才会来。她简直像一个自动巡逻的机器人警察。

如果发现了自己，她会尖叫着报警吧？估计会。知道有人在不知不觉中潜入家里，她一定会觉得危险。想到这里，明宏感到一阵恐惧。

寒冷的夜晚到了。

满刚才来到客厅，钻到了被炉里。房间里很暗，明宏看不清楚。暖炉没有打开，只有站台上的白色微光透过窗户照进房间，那微弱的光芒只能勉强照亮明宏所在的角落，房间里几乎一片漆黑。

突然，响起一声电子音，播报现在是十二月十五日晚上七点十二分。可能是她按了一下放在被炉上的座钟。明宏听到她起身的声音，于是看向窗外。她打开客厅的荧光灯后，窗玻璃顿时变成了一面镜子。刚才还能看见的站台和站台上悠闲的人们消失了，玻璃上映出她的身影。

因光线反射而难以再透过窗玻璃看清外面，明宏把脸贴近，自己的影子也映在了玻璃上。只有那部分能看清外面。明宏用余光看了一眼屋里，只见满打开暖炉，在暖炉前静静地躺下了。

刚开始，暖炉不过是一块冰冷的金属，渐渐地，里面的火烧得越来越旺。八叠大的客厅是一个正方形的空间，房间中央是被炉，明宏坐在房间一角，和他所在的位置呈对角线方向的地方有一个放电话的柜子。被炉和柜子之间有一处比较宽敞的地方，暖炉就在那里，旁边还有她。

明宏距暖炉有一段距离，热气仍越过被炉，穿过天花板下方传了过来，暖意从体表释放至体内，渗透全身。

明宏看向窗外。每站都停的慢车到站，又开走了。寂静的站台上刚下电车的人们，是刚从学校或公司回来吧？他们顶着寒意，匆匆离开灯光下的水泥站台。不一会儿，那里又变得空无一人。

明宏看着暖炉里的火焰和躺在暖炉前的满，突然感到不可思议。有一瞬间，他觉得满和自己非常亲密，也许是因为他们一直在同一个房间里吧。但其实她是和自己毫无关系的外人，明宏常常快忘了这一点。他决定尽量少去看满。

她睡了吗？在她的生活中，绝大多数时间都是这样静静地躺着。不做家务的时候，同龄人在外面玩的时候，她总是这样一动不动。这种气氛似乎很令人享受，宛如植物般活着，只是张开叶子吸收阳光，无欲无恨地生活在这世上。

明宏看着躺在那里一动不动的她，心中一阵焦急。

暖炉刚打开的时候火势还是合适的，但随着时间过去，火势超过了最佳大小，火苗比正常情况下高出了十五厘米左右。如果不调小些，会有危险的。如果她能发现就好了，但她似乎完全没有察觉到。明宏不知道要不要去把火调小，他很想去，但又很犹豫。

她真的睡着了吗？明宏不敢肯定。如果她只是躺在那里，并没有睡，肯定会觉察到明宏的动静。

就在明宏犹豫不决时，火势越来越大。方形的暖炉里安装着像镜子一样的反射板，围在火焰四周，现在，反射板上映出熊熊燃烧的火焰。明宏觉得越来越危险，这时，他听到了轻微的鼻息声——她睡着了。

明宏下定决心站了起来，蹑手蹑脚地移动着。因为太长时间没站起来，他的腿几乎麻了。和这座房子一样古老的榻榻米只要一踩上去，就会发出声音。听到动静，她不会尖叫着跳起来吧？明宏和心中的恐惧搏斗着。可是，火灾更可怕。

明宏走到她面前停下，半蹲下身，越过她的身体把手伸向暖炉。她的脸就在他手腕正下方。她闭着眼睛，睡得香甜。明宏看到她的胸部随呼吸微微起伏着。

火势大小是用旋钮调节的。明宏慢慢旋转着旋钮，熊熊燃烧的火焰立刻变小了。他松了口气。

突然，她睁开了眼睛。

明宏赶紧缩回手臂。糟了，被发现了！明宏心想。他半蹲着，不敢动。她在明宏面前直起上半身，袖子轻轻碰到了他，但好像没有察

觉到身边有人。两个人的距离是那么近，他甚至能感受到她的体温，听到她的呼吸声。

她打着哈欠看了看四周，眼眸近在明宏眼前，看上去更加清澈。茫然的视线穿过身旁的明宏，令明宏觉得自己的身体仿佛是透明玻璃做成的。

明宏保持半蹲的姿势不敢动弹，屏住呼吸观察着她。

她将手伸到暖炉前，摸索着调节火势的旋钮，好像还在想什么事情。最后，她起身出了客厅，向卫生间走去，脚步声越来越小。

明宏如释重负地吐出一口气，手撑到了榻榻米上。

***

和枝走后，满继续打扫起卫生，但满脑子都是和枝临走时说的话。和枝说得没错，只要练习一下就可以，只是她不想独自外出。

在家中，什么地方高什么地方低，她一清二楚，外面却是一个完全未知的世界。黑暗中突然出现的台阶和障碍物，突然吹到脸上的餐厅换气扇的风……一切都令人恐惧。本打算沿路边走，但不知不觉间就会走到十字路口中央。汽车司机猛按喇叭，她却不知道该往哪边躲。就算盲杖可以像触角一样使用自如，她也没有信心像没失明时那样走在路上。如果所有道路都铺设了盲道，就能用鞋底来感受，走路也方便多了吧？但这样的路并不多。

满的视力已经不可能恢复了。因为关系到社保，她每年都要去医院和市政府。好朋友和枝会为她当向导，但去年和枝正好有事，于是

满打电话预约了在市身体障碍人士协会登记的向导，那是一个有两个孩子的主妇。到家里接上满后，主妇陪她坐了电车和公交车。虽然是初识，但拉着主妇的手臂，满感到很安心。

“每年都会组织视觉有障碍的人乘坐大巴旅行，你也来吧。”主妇亲切地邀请满，又给她讲起住在同一城市的一个弱视男人的事。那人已过中年，但很有活力，拉着别人的手腕走路时，总是抬头挺胸，一点都不像有视觉障碍的人，说起话来也非常爽朗。

有一次，那个主妇在路上看到他独自拄着盲杖外出，样子和平时完全不同，刚开始主妇还以为认错人了。他小心翼翼地走着，能看出他心中极度不安。当主妇向他打招呼时，他的表情似乎倏地明朗了起来。主妇这才体会到，原来对于有视觉障碍的人而言，一个人走在陌生的道路上有多么不安。

每当满想到家以外的世界，总是想起这件事。

“失明后，不再走出家门的人很多，据说有百分之四十。”主妇对满说。她还告诉满，组织旅行就是为了鼓励这样的人。

满想，自己也是其中之一。她不认为需要特意走出家门。在家这个有限的空间中，被熟悉的黑暗包围，不必向任何人宣告自己的主张，只要能静静地生活，根本没有必要外出。静静地待在家中，就可以和这个世界毫无瓜葛地生活下去。房子就像蛋壳，包裹、保护着里面的黑暗空间和自己。

满把打扫卫生时打开的窗户依次关上。在关客厅的窗户时，她脑海中闪过潜藏在家里的那个人，客厅的窗户就位于本不该出现光点的

地方的前面。不过已经过去这么久了，和枝来的时候客厅里就没有人，现在应该也没有。满放心地走过去，关上了窗户。

附近传来榻榻米被踩压的声音。那声音小极了，几乎听不见。满失明后，听觉变得更加敏锐。她确实听到那个她以为没有人的房间角落传来了声响，像是重物在榻榻米上移动的声音。满明白了，家中确实不只有她一人，就在此刻，房间里还有别人。

满轻轻咬住舌头。不能让他看到自己惊慌失措的样子，她像平时一样从窗边走开，出了客厅。

必须和平时一样。只要那人以为她什么都没有发现，就是安全的。满突然想到，自己不是总想象着在黑暗中一动不动、慢慢死去的情景吗？如果遭到不测，就咬舌自尽，可现在又担心起安全不安全的问题，真是矛盾。这么一想，满宽心了许多。她不再仅仅感到恐惧，倒是多了一分怒气。

打扫完卫生，关好窗户后，满把自己关到二楼的房间。

终于，满打定主意，又回到了客厅。她不知道那个人还在不在房间角落。她从客厅出来后，那个人很可能移动到其他地方去了。满凝视着客厅中的黑暗，直觉告诉她，那人还在这里。

满把客厅的门都关上，这里成了一个封闭的空间。想到这里还有一个陌生人，满不免感到害怕，但现在她不光感到恐惧，还生出一种想要对抗的心情。

满决定用一件事来试探。她故意把暖炉的火势调大，然后装出睡着的样子。那个人估计还不想死吧？他肯定会着急。到时候他会怎么

做呢？会无视危险，继续潜藏下去吗？如果错一步，就会引发火灾，但一时半会儿不会出什么问题，赶紧把火势调小即可。

满确认了一下时间，知道夜晚已经来临。她打开灯，又打开暖炉，把火势调到最大，躺了下来。

潜藏在自己身边的，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是男是女？是大人还是小孩？满一无所知。也许这一切只是自己的幻想，根本没有这个人。满觉得这种可能性比有人潜藏在家中的推测更合理。可能是自己在不知不觉间变得神经衰弱了，听到细微的声音就胡思乱想起来。家中类似的摩擦声其实常有，冰箱里的食物变少也不过是幻想而已。

暖炉渐渐变热了。满喜欢躺在暖炉前，像猫一样蜷缩起身体，但一想到也许有人在背后看着自己，满就感觉身后凉飕飕的。

窗外传来电车驶过的声音。车轮碾过铁轨时发出的持续声响，是满从孩提时代起就常听的声音。这里是她长大的地方。她经常在傍晚一边听着这个声音叠父亲的衣服，一边看电视上重播的动画片。

听着窗外的电车声，满想起不久前在车站发生的事，电视新闻上也播过。一名男子死了，现场的另一名男子行踪不明。肯定是行踪不明的男子把那名男子推下去的。播音员说过行踪不明的男子的名字。叫什么来着？播音员说的好像是“Ohishi Akihiro”。

Ohishi的汉字应该是“大石”。Akihiro的汉字是什么呢？满不知道。她记得事故发生那天警察来过，肯定是在搜捕这个人。

满心中一惊。那人为了躲避警察的追捕，一定会找个地方藏身。那么，潜藏到她家的人，很可能就是大石。

满又想起当天上午门铃响过，她走到门外，却发现一个人也没有。那人估计就是那个时候溜到了家中。看来，他在事发后逃到了满家中，而且一定早就知道这里住的是盲人，所以认定是个藏身的好地方。

潜藏在家中的人，并不是跟踪狂，而是逃避警察的搜捕的嫌疑人。满得出了结论，潜藏在家中的人就是大石。

可是，他为什么要躲在这里呢？如果换作是满，既然不想去自首，那就会逃得远远的，比如坐上新干线逃到遥远的南方，而不是躲在附近。满想象着甩开警察的追查、如好莱坞电影般一路奔逃的情景：在电车上把警察所在的车厢割离；从堤坝上一跃而下；从被封锁的高楼大厦窗户中跳出；在只有几寸宽的立足之处一边和害怕跌落的恐惧做斗争，一边小心翼翼地往前迈步——倒是挺有趣的。想着想着，满突然发现自己睡着了。本来只是闭着眼睛想事情，不知不觉间意识的一只脚竟陷入了睡眠的沼泽。自己迷迷糊糊地睡了多长时间？

满直起上半身，觉得头很重，睡意还没有完全消散。接着，满清醒过来，立刻慌了——要是这样睡下去，会发生火灾的。

满想调小火势，指尖触碰到旋扭时才注意到，不知什么时候，火势被调到了适当的大小。她把手伸到暖炉前试了试温度，更加确定是在她睡着时，潜藏在家中的那个人调小了火势。

她错过了最重要的瞬间，满差点面露诧异，但她也有一种成就感：虽然睡着了，却终究让他有了行动。他应该没有想到满是故意把火势调大的。满想，调小火势的他应该不是一个坏人吧。一般说来，不叫醒屋子的主人而主动把火势调小的人，心肠应该不坏。

满去卫生间洗了把脸。她饿了，准备做晚饭。

之前，一想到有人潜藏在家里，满就觉得黑暗中充满了危险，但现在这种感觉弱了一些，空气似乎柔和了许多，但她还是不能原谅那人擅自闯到她家中。她一直装作没有发现他，那人应该也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被发现了。现在得继续保持这种状态，然后找机会和别人商量一下。

今天和枝来的时候，一直没有找到机会和她说这件事。下次和她外出再告诉她吧，在外面就不用担心那人会听见，可以慢慢和她商量。

满来到厨房，把椅子移到橱柜前，想拿下放在高处的盘子。她够不着，只得踩在椅子上摸索。她想用的盘子和一直闲置的小碟子套装、笨重的砂锅放在一起。

满甚至想，把他的饭也做了吧，这样他或许就会想：看来这家伙还有点利用价值。当然，满并不打算真这样做。

椅子晃动了一下。满知道这把椅子已很旧，但她还是想得太乐观了。她想赶紧调整姿势，却来不及了。她左脚踩空，跌落到厨房的地板上，左肩重重地撞到了橱柜。比起疼痛，身体受到撞击的感觉一瞬间更早袭来。

满虽然看不见，但脑海中浮现出了橱柜倒下时她被巨大阴影笼罩的情景，其实，橱柜并没有倒下来，而是有什么东西从上面掉落，在自己周围相继弹开。满知道是一直放在那里没用过的小碟子，其中有一个掉在了她的腹部。

终于，所有的声音都停止了，四周归于安静。满这才感到腰腿一阵疼痛。

幸亏掉下来的只是小碟子，满放心地长舒了一口气。真庆幸那重得能杀死人的砂锅没有砸到脑袋，否则自己绝不会安然无恙。最糟糕的情况就是死。要是知道她是被掉下来的砂锅砸死的，和枝肯定顾不上悲伤，反而会先笑出来。

满站起来，用手确认着周围的状况，小心翼翼地不让碎片划破手。小碟子的碎片很多，地上散落得到处都是。满穿上拖鞋，用扫帚把碎片扫成一堆。在黑暗中进行这项工作非常耗神。满摸索到桌椅的位置，突然碰到了一个硬硬的东西——一个又重又大的物体放在餐桌上。她拿起来摸了摸，发现是砂锅。

满找来一把结实的椅子，站到上面，向橱柜上摸去。原本放在那儿的砂锅不见了。难道是刚才掉到餐桌上的？不，她没有听到砂锅掉落的声音。是轻轻掉下来的？可橱柜和桌子之间还有些距离。如果橱柜倒下来，应该正好砸在位于正下方的满身上。有一种可能——有人在半空中接住了砂锅，并把它放到了桌子上。

啊，原来如此，满明白了一切。她对可能就在身边的人道了声谢。不由得她多想，这句话便脱口而出，说完她才意识到事情不妙。

***

十二月十七日。

明宏已经在满家里潜藏了一个星期，这意味着松永敏夫已经死了一个星期。现在，喧闹的街头已经开始张灯结彩迎接圣诞节了吧？但

满好像对此完全不关心，从没见过她自言自语或哼歌，所以无法判断她到底在不在意这些节日。她身上散发着一种气息：不管外面过圣诞节还是迎接新年，她都是在家中悄无声息地持续着一成不变的生活。

明宏坐在客厅角落，听到稍远处传来洗衣机运转时低沉的声音。她在洗衣服吧。明宏看了看自己的衣服，已经一个星期没洗了，也该换了。如果借用她家的洗衣机，即便在深夜，在二楼睡觉的她也会听到吧？最好把脱下来的衣服藏起来，趁她出去的时候洗比较保险。

其实这都不重要了，自己好像已经被发现了。明宏想起两天前的晚上。当时她正站在椅子上，想从橱柜的高处取什么东西。一看到她的姿势，明宏就有一种不祥的预感。那是一把木制的旧椅子，她踩上去的时候，明宏发现椅子歪了。

明宏想象着她跌下来、橱柜倒在她身上的情景。他自然不能出手相救，要是扶起她，就等于告诉了她自己的存在。如果她受重伤住院，那自己藏在这里就方便多了。因此，就算发生了什么意外，自己也必须无视她的安危。

明宏刚想到这里，意外就发生了，她从椅子上摔下来，撞在了橱柜上。明宏所在的客厅角落距她只有大约五米。不知什么时候，明宏来到了她身旁，迅速撑住倒下来的橱柜并顶了回去，但里面的东西顺势从开着的玻璃门掉了下来。明宏来不及接住掉落的小碟子，但在笨重的砂锅离她头部只有十厘米左右的时候及时接住了，顺手放到了一旁的桌子上。

明宏开始怀疑起自己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在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他本能地违背了心中的想法。也许从她踩到椅子上的那一刻起，

他就做好了随时飞奔过去的准备。

趁她还没从摔下来的惊恐中反应过来，明宏赶紧回到客厅。虽然担心她会听见脚步声，但如果继续待在厨房，她收拾碎片时就会发现明宏。

她站了起来，确认周围的状况后，开始用扫帚清理碎片。明宏看见她摸到了餐桌上的砂锅，那一刻他知道自己做错了。砂锅出现在那里太不自然了，他应该把砂锅放回橱柜，但情急之下，他只顾着从她身边离开，便随手把砂锅放到了餐桌上。

明宏吓得屏住了呼吸，接着她又摸了摸橱柜的上部，然后用叹息般的声音说道：“谢谢。”

声音很小，但不远处的明宏听得清清楚楚。她不是自言自语，而是在对家里的另一个人说。

她发现潜入这里的自己了，只是装作不知！明宏明白了。

道谢后，她的表情立刻僵住了，仿佛意识到自己失言了，但很快她就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开始收拾散落的碎片。

第二天，明宏一直注意着她的一举一动。发现有人擅自闯入家中而报警，也是情理之中的事。不知她什么时候会拿起电话报警，明宏一整天都惴惴不安。但她并没有要报警的迹象，生活一如往常，好像不想引起任何争端，只想这样安静又封闭地活着。

明宏也配合着她，装作什么都没有发生。昨天晚上的事是突发情况，如果说明宏出手相助是一个意外，那么她对明宏说话也是一个意

外。当这些事都不存在，彼此都忘了吧！黑暗中，两个人仿佛达成了这样的默契。

两晚过后的今天，明宏听着洗衣机运转的声音，满脑子都是这些事。

向窗外望去，站台映入眼帘。细长站台的一端正对着窗户，铁轨对面是另一个水泥站台，电车定时从两个站台间通过。

满发现有人进入了家里，她也让那人知道了，但并不打算报警。这是为什么呢？明宏一直想象着她发现自己的那一刻，并对此充满了恐惧，以为她会尖叫。可是，她没有。

明宏正想着，客厅的拉门开了，满走了进来，好像很冷似的钻到了被炉里。她躺在暖炉的正对面，和往常一样一动不动，仿佛在宣告那里是她的死亡之地。

客厅是一个密室。在这个狭窄的空间中，有两个人在呼吸。她明知这一点，却若无其事。

在此之前，她在客厅时，明宏决不会动，因为只要他一有动静，就会被发现。但既然她已经知道他的存在了，那就不必再这样了。以前她躺在面前时，明宏只是漫不经心地看着她，就像在看一个陌生人，现在他却做不到了。

明宏来回看着她和窗外。她依旧躺在那里，沉浸在只有一个人的世界。明宏已经知道她发现了自己。就算她还是和往常一样，她的脑海中也已经有了一个潜藏在家中的人。自己就像一个涂着油漆的透明人。前天晚上的事，他无法当作没发生过。

一番犹豫后，明宏下定了决心，起身向前走去。踩在榻榻米上时发出的声音平时难以注意到，此刻却像噪音一样响彻安静的房间，躺在那里的她不可能听不见。

她好像吓了一跳，随即一只手撑在榻榻米上，直起了上半身，眼睛茫然地望着半空，仿佛一个从熟睡中被突然摇醒的孩子。

明宏朝厨房走去，推开拉门，薄薄的磨砂玻璃发出振动的声响。

家里确实有别人，明宏想用自己的方式再一次告诉她，想知道她随后会采取什么行动。如果她大声尖叫，也在情理之中，那明宏就离开这个家。

明宏不敢直接和她说话，只能拐弯抹角地试探，就像远远地投出一块小石子，然后静静地观察。如果出声说话，就彻底暴露了，明宏对此非常害怕。

她仔细听了一会儿，很快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一样，又躺下了。明宏从厨房看着。她没有呼救，也没有报警，而是把脸慢慢埋进被炉，连头发被压乱了都不在乎。

明宏无从得知她到底在想什么，但确实什么都没有发生。他觉得难以置信，但又仿佛早有预感。他意识到自己得到了在她面前谨慎地发出声音的权利。他在厨房坐了一会儿，又走回客厅。她依旧躺在那里，仿佛丝毫不在意身边的脚步声。

如果明宏以为事情就这样结束了，那就错了。天黑后，当透过窗户看到站台上亮起的白色灯光时，她给出了回复。

晚饭她做了炖菜，餐桌上却放着两个盘子。一个是她的，另一个是为谁准备的，明宏也有了猜测。怎么会有这么可笑的想法呢？明宏打消了这个念头，甚至有些踌躇——要不要问问她，另一个盘子是给谁的？

炖菜冒着热气，明宏在客厅的角落都能看见。

准备好晚饭后，她坐到餐桌前的椅子上。平时，她会立刻开始吃饭，今天她却始终没动筷子。

她为什么不吃呢？明宏心中有了答案。

他慢慢站起来，静静地走到餐桌旁。他想，脚步声不能太大，否则会吓到她。

她对面放着一盘炖菜。一旁的椅子被拉了出来，仿佛在等着谁来坐。明宏在那里坐了下来。

也许是听到了拖拽椅子的声音，她拿起了汤匙——她一直在静静等待两个人的晚餐。

菜里没毒吧？明宏担心地用汤匙舀起炖菜，送入口中。温热的汤汁在舌尖上散开，没有对话的安静晚餐开始了，就连餐具碰到盘子的声音都那么响，好像足以震动空气。看来，菜是没毒的。

她在面前和自己一起吃着晚饭，旁人会怎么想呢？可能会认为他们是关系好到可以一起吃饭的朋友吧？

他看着她的眼睛。她既没有看盘子，也没有看坐在对面的人，左胳膊肘撑在餐桌上，身体微微前倾，头低着，视线投向下方，眯着眼

睛，仿佛在幸福地享受炖菜的美味。盘子中冒出的热气飘上了她的睫毛。

明宏想，也许自己坐的是她父亲以前的座位吧。虽然没有开口说话，但炖菜的温暖消除了此前的紧张感。明宏感到他们都从各自的位置向前迈出了一步，一点点朝对方走近。

除了自己，还有别人在这里，这一点无法当作不存在，彼此也不能无视对方。从两个人都意识到对方知道彼此存在的那个瞬间起，就算再想无视对方，两个人也已经开始有了交集。

第三章

满刚上小学时，经常和好朋友一起去别人家玩。如果是自己一个人，就闲逛到车站附近。

铁轨和马路间架着绿色的铁丝网，可能是为了防止孩子们一不留神跑到铁轨上玩耍，或是为了防止逃票的乘客绕开检票口，偷偷溜进站台。

满发现靠近站台的铁丝网有一部分裂开了。是被电车撞的吗？铁丝网从眼睛那么高的地方撕裂到地面，绿色的保护膜破了，露出来的地方生锈后变成了褐色。钻过去时要小心不让铁丝扎到皮肤，过去后就是站台的一端。这个车站很小，与其说是车站，不如说是并列在铁轨两侧的大水泥台子。检票口只有一个，跨轨天桥把两个站台连接了起来。

站台比她高，就算从铁丝网钻过来，车站的工作人员和等车的乘客也看不见她。

满喜欢坐在狭窄阴暗的站台下面，那里有支撑站台的水泥柱和钢筋，地上铺着凉丝丝的细沙，能晒到太阳的地方杂草丛生。

这是一个车站里的人和马路上的人都不容易发现的秘密空间。铁轨的位置比这里要高，形成一个小坡。满喜欢坐在这里，看着车轮在轰鸣声中从眼前滚过或停下。

盛夏的中午，阳光把铁轨晒得很热。满藏在站台下面，看着在热气中摇曳的景色。站台下面非常阴凉，但是当急行电车从眼前疾驰而过时，一股热风会伴着轰鸣声冲来。

到了傍晚，强烈的阳光变得柔和，太阳西斜，红色的光晕一点点靠近满身旁。每当听到远处道口传来警示声，满总会莫名感到寂寞。

有一次，好像是暑假的时候，她正从铁丝网向外钻，打算回家，却碰到了走在路上的父亲。父亲平时就不让她靠近铁轨，严厉地训斥了她。

满不认为自己做的事有多么危险，也没想到父亲会那么生气。她很难过，非常害怕父亲扔下她，消失不见。

父亲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每天早上穿着西装、打着领带去上班。那时的满还在上小学，便和他一起出门，把空无一人的家锁好。

从记事起，她就过着没有母亲的生活，听说父母离婚了。满不记得母亲的样子，对此也并不在意。即便去朋友家，看到朋友的妈妈端来点心，满也从来不会去想自己为什么没有妈妈、她现在又在哪里。

“她爱穿白衬衣。”父亲曾这样提起母亲。是在说什么事情时提起的，满已经不记得了，只记得当时想的是：哦，白衬衣啊。

说那句话时，父亲正在剪脚指甲，他的表情看上去似乎有些怀念母亲。满叠着晾干的衣服，心想爸爸可不要把趾甲掉到榻榻米上。

十二月十八日。

闹钟响起，黑暗中，满知道早晨到了。已经很久没有梦到过父亲，可能是因为昨天的晚饭勾起了她的回忆，毕竟除了和枝，她很久没有和别人一起吃饭了。

她想，藏在家中的那个人也许不是坏人，并不打算加害自己，虽然这只是她单方面的猜测。他已经知道被发现了，却什么都没做。看来，只要自己装作毫不在意，他就会保持沉默。

她试着为他准备了饭菜，他便静静地过来吃了。

她隐约知道，他总是待在客厅的角落，并不打算去别的地方，可能是喜欢早晨的太阳吧——家里只有一楼客厅和厨房的窗户朝东。

当她特意去注意客厅的角落时，确实能感觉到那里有生命的存在，没有任何话语或动作，却有波动传来，或许是体温，又或许是因为有人在悄悄呼吸，让她感受到了空气的混乱。在看不见的黑暗世界中，她意识到那个空间因为他而变了形。

昨天，他当着满的面起身走动。光是这样，已经让满觉得好像发生了变故。这么大胆地让满意识到他的存在，还是第一次。满不由得坐了起来，但一想到不能惊动他，又躺了回去。

她和他就像两只互相咬住对方不松口的动物，彼此表达着没有敌意，但心里又想驯服对方。

不行，必须要回应他，满心想。于是，她做了炖菜，也为他盛了一盘。他真的会来吃吗？她很担心。但他竟一言不发地走向餐桌，吃了起来。

满吃着炖菜，心中莫名地高兴起来。真不可思议，对方是擅自闯入家中、来历不明的人，自己却很相信他，就像想和流浪猫亲近一样，也想小心翼翼地接近他。如果他是坏人，等真到了危险关头，自己只要悲观地咬舌自尽就行了吧。

父亲去世后，她在家中总是一个人吃饭。寂静无声的厨房里，她坐在餐桌旁，一边凝视黑暗一边吃饭。满并不觉得寂寞，对她而言，这是非常平常且理所当然的事。

昨天的晚餐，除了对面的座位上有一个人在和她一起吃炖菜，其他和平时完全相同，依旧是寂静无声和一片黑暗，但奇怪的是，她内心深处竟感到了安适。

她知道他们之间的关系建立在一种微妙的平衡上，一起用餐也只是出于偶然。不能和对方说话，只要一出声，平衡就会被打破，就是这么危险的关系。

冬日早上的冷空气从棉被的缝隙中透进来。满爬出被窝，哆嗦着换好衣服。洗完脸，她来到客厅。他还在那里吗？看到自己起床来到客厅，他会怎么想呢？她不能问，也无法确认他脸上的表情。

家里的气氛发生了些许变化。迄今为止，家就像在黑暗中的一个鸡蛋，封闭着飘浮在空中。寒冷被挡在外面，里面暖暖的，满在这个令她安心的世界中沉沉入睡。现在，满觉得鸡蛋不再飘在空中，而是落到了地上。在黑暗中置身于宇宙尽头的感觉越来越弱，别人的存在使她产生了自己也生活在地球上的感觉。

几天过去了。

虽然在同一个房间，但他就像一只躲在洞穴里的狐狸。虽然隔膜变薄了，但他还是很少发出声音，只是偶尔会有活动身体时衣服的摩擦声和踩榻榻米的声音。

他似乎对满还有顾虑，或许是担心要是有什么大动作，她会立刻报警。尽管如此，现在和之前还是不一样了。满每次做饭都会多为他做一份，和以前与父亲一起生活时一样，满会准备两个盘子。她的生活中已经有了他。做好饭后，满会在餐桌旁等他。这段时间最令满不安——会不会等来等去他也不来？本来家中就只有自己一个人，所以，只要他静静不动，便什么都不会发生。

然而，每次都会从寂静的黑暗中传来脚步声，然后是对面的椅子发出的动静。

他坐下了。确认了这一点，满松了一口气，就像意识到流浪猫还在自己家时的心情。

吃饭的时候没有人说话。黑暗中，只听到对面餐具轻轻碰撞的声响。

过了一会儿，他好像站了起来，满静静地听着他绕过桌子，来到背后。不锈钢水槽中传来放餐具的声音，接着，他的脚步声向客厅的角落远去。

每次都是这样，没有更多的事情发生。在别人看来，不过是无聊的一餐饭而已，但对满来说，这已经相当惊险了。

洗餐具时，除了自己的，还有他用过的盘子。这让满再次意识到他不是幽灵。除了自己，家里还有一个人。

除了多为他准备一份饭菜，其他什么都没有发生。满依旧过着和以前一样的生活，躺在客厅打发掉大部分时光。当她去留意客厅角落时，能感受到他就在那里。

他们知道彼此的存在，却不轻易有任何互动，既不会愉快地聊天，也没有互相鼓励的场面，但如果满遇到了危险，他会无声地伸出援手。静静的黑暗中蕴含着温柔的气息。

发生过暖炉和砂锅的意外后，满有一种被守护着的安心感。真的可以就此安心吗？不，她不能这么想，否则就会变得更加脆弱。

一直以来一个人生活积累下来的东西仿佛崩塌了，从此以后，原本可以平静面对的每一件事都会让她感到悲伤。这太可怕了。

她断绝了和外界的各种联系。除了和枝，她几乎没有朋友，虽然认识了春美，但来往并不亲密。在大石来到这个家之前，几乎一直是自己一个人待在黑暗中。

满回忆起她决定独自生活时的情景。那是去年父亲的葬礼那天，正值梅雨季，雨下个不停。亲戚们忙着准备葬礼。那时，满已经出现了视觉障碍，除了强光，几乎什么都看不见，所以，她对亲戚们心存感激。

家中弥漫着线香的味道。父亲的棺椁摸上去是木头的触感。父亲就在里面吗？满不知道有多少人来祭奠，对着父亲双手合十。她跪坐

在父亲的棺椁旁，姑姑在身边陪着她。每当有人来，姑姑便和他们打招呼，她则低头致意。

她听到亲戚们的谈话中出现了自己的名字，他们在讨论该由谁来收养她。虽然她已成年，但没有人认为失明的她可以独自生活。他们和她并不亲近，葬礼之后大概也不会有人再来看她。

那是葬礼正在举办时的事。一度离席的姑姑回到满身边，拉着她的衣袖，把她带到了一个没人的地方。“小满，刚才我在门口见到你妈妈了。”

满的心脏几乎要停止跳动了。

姑姑说，她发现家门外不远处有一个女人一直注视着这里，撑着伞站在雨中。她上前打招呼，才知道原来是满的母亲。

大概有人和满的母亲联系过。虽然到了家门口，却不知道该如何去见女儿，她和姑姑说了几句话就走了，还交代姑姑不要对大家提起。

姑姑沉默着，仿佛在问满该怎么办。

“……我知道了。”满说完，又坐回父亲的棺椁旁。她不打算追上去和母亲见面。她不知道想不想见母亲，只是觉得心里乱得很。她不想让不知在何处生活的母亲占据那么重要的位置。她既不眷恋，也不怨恨，毕竟她连母亲的长相都不知道，所以也应该没有任何感情。

和父亲在一起的时候，满并不会特别想到母亲。现在父亲不在了，她却想起了母亲，这让她觉得自己有些卑鄙。她不由自主地想象

着失去了视力和父亲的女儿，被曾经天各一方的母亲收留，并约定补偿她过去的二十几年，让她不再孤独地生活。这情景如梦一般……

满用右手抚摩着父亲的棺椁，为此向父亲道歉。母亲走了，今后大概再也不会见面了。她和母亲的人生从此再无交集。

“小满，到这边来。”姑姑又叫了一次满。

满站了起来，一脸迷惑，不知道该往哪儿走。这时，应该是姑姑拉起了她的手，将她带到客厅。人们好像都在另一个房间，客厅里只有她和姑姑。她被带到窗前，听到了窗外的雨声。窗户好像开着，湿润的空气扑面而来，是濡湿的青草的味道。为什么把她带到这里？接下来要干什么？满完全不知道。

满正想问姑姑，便听见她说：“就是那儿。你妈妈就站在那边的站台上。”

姑姑的话一个字一个字地渗入满的脑海中。她只能听到雨滴落下的声音，甚至忘了现在正在举行葬礼。她当然看不见母亲的样子，眼前依旧是无尽的黑暗。不远处的站台上，生下她的母亲就站在那里。她不知道母亲的模样，也永远不可能知道，但现在母亲就在那里。

对她来说，妈妈一直都是一个和外人一样遥远又无关的人。如果真见了面，她应该能平静地打个招呼吧。现在，她却不由自主地放声呼喊起来：“妈妈！妈妈！”她紧紧抓着窗框，用连自己都惊讶的巨大音量拼命地喊着。

姑姑把手放到满的肩膀上，说了句什么，满没有听清，也许是想让突然放声大喊的侄女冷静下来。

满一遍遍呼喊着，虽然明知不可能，但还是觉得看见了母亲。黑暗突然褪去，满看到站台上站着一个身穿白色衬衣的女人。四周一片寂静，没有其他等车的乘客。听到满的喊声，女人转过身，温柔地微笑着朝她挥了挥手。

站台上传来电车到站的声音。满的视野恢复了黑暗，又什么都看不见了。体积庞大的电车挡在了站台上的母亲和她之间。

仿佛做了一场梦，一切只不过是想象，她还是什么都看不见。况且，没有人会在参加葬礼时穿白衬衣。母亲到底有没有站在那里，无从得知。她根本就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在对着空无一人的站台大喊。可是，如果母亲站在站台上，听到自己的声音后转过头来……她猜想着，那个长相都不知道的女人会看到自己吗？能一眼认出长大成人的女儿吗？知道这里有一个在拼命呼喊妈妈的孩子吗？

满不禁哭了起来。姑姑安慰着她。会和母亲见面吗？满不知道，只知道她真的和母亲分开了。是喜还是悲她都感受不到，只有眼泪莫名地涌了出来。

那天晚上，满告诉亲戚们，她将一个人在这个家里生活下去。她在父亲的房间用指尖读着他生前打下的盲文，做出了这个决定。

有亲戚表示这样不行，但满说，很多全盲的人都是一个人生活的。亲戚们本就不想揽下这件麻烦事，最后也没有人强烈反对了。

那一天，包括父母在内，她和所有亲人之间的联系永远切断了。本就喜欢独处的她，现在真的成了独自一人了。

遇见某个人，然后开心、难过、受伤害，最后说再见。这样循环往复，她已经很累了，还不如从一开始就是一个人。

从此以后，家以外的世界全部被她从生活中屏蔽了。她不需要未来，也不需要别人。闭上眼睛，静静地置身于黑暗中，等待生命慢慢走向尽头。不必再像葬礼那天一样放声呼喊，不做那些无谓的事，人生也能安稳地迎来终结。

总有一天，和枝也会从身边消失。那时，便不会再有人来访，也不必与人交谈，安静而简单的生活也会随之而来吧。

现在，大石意外地出现了。不过，他也不会永远待在这里。缩在客厅角落一言不发的他，好像总是僵着身体，紧张地保持着安静，就像蜷缩在树根旁瑟瑟发抖的小动物。

新闻上说，他把别人推下站台致人死亡，现在还在逃亡。看来，他还在不安中无法脱身。

他为什么要杀人呢？满不知道，也无从想象死去的那个人和他有什么过节。想到他的人生被逼到不得不杀人的地步，满觉得很悲哀。如果他真是坏人，现在也会对自己下手吧？他可能是不得已才杀人，还是说自己的这种想法太过天真？

这几天，两个人在家中只是默不作声地抱膝而坐。暖炉使房间暖和起来，电车从外面驶过的声音会告诉他们时间的流逝。

他被警察追捕，孤单一人。而她没有亲近的人，孑然一身。两个人仿佛乘着竹筏漂流在无边无际的大海中。满感到他们所在的这座房子正慢慢和外面的世界割裂开来，永无止境地下沉。

十二月二十二日。

满和和枝一起外出了。

“我们去梅兰莎莉吃晚饭吧。”傍晚时，和枝提议去那家意式餐厅吃饭，她好像很喜欢那里。满同意了。

街上播放着圣诞歌。满抓着和枝的手臂，一边走一边想象着街头的圣诞节装饰。人很多，车流声非常嘈杂，满甚至不知道自己在朝哪个方向走。

满确认着和枝的手臂传来的触感，跟着穿着运动鞋的和枝的脚步声向前走，完全由和枝来引导，她只要跟上就行。就算现在和枝领着她朝香港走，在到达目的地得知地名之前，她都会相信是去意式餐厅。

家里的他现在在做什么呢？满已经不打算把他的事告诉和枝了。他应该不会伤害满。满希望尽量维持现状，但又觉得应该找个时间报警，因为这是一个公民的义务，她却一再犹豫。虽然她对他没什么情分可言，可报警就好像要背叛他似的。如果不得不报警，那也应该先劝他自首，那样才更符合情理。

街边一角种着树，一阵风吹过，树叶发出沙沙声，意式餐厅就在那里。

满在和枝的提醒下小心翼翼地踏上门口的台阶。店内传来烤芝士的香味，满突然觉得肚子饿了。

“春美小姐，我们又来了。”和枝打开餐厅的门说道。

“欢迎光临。”是春美的声音。她和和枝好像已经是服务员和常客的关系了，也可能比这还要亲近。

满的心情有些复杂。她忍不住想，最先认识春美的人可是我。不过，这都是些无聊的小事。

春美好像已经到了下班时间，便和她们一起在店里吃饭。在工作的店里吃饭，是一种什么心情呢？

满坐下来，摸了摸桌子。桌子边缘是一道柔和的曲线，满因此知道了这是一张圆桌。听声音，春美坐在了她对面，和枝则坐在她右边，两个人在聊店里的哪道菜好吃。

店内好像很挤，坐满了人，周围传来其他客人的说话声。满想她不能发出太大的声音。

“满小姐，你最近没遇到什么奇怪的事吧？”

听到春美这么问，满突然想到了家里那个人。“没什么……”

“要是有什么困难，记得给我打电话啊。”

春美告诉满她的住址。那栋公寓离满家不到二百米，如果满能看见，说不定能从二楼窗户看到她家的窗户。

春美悠闲地说，店内的装饰品都是她收集来的。在听到这句话前，满根本不知道店里还有装饰品。

“窗台上、收银台上……好多地方都摆着陶瓷动物的装饰品呢。”和枝解释道。

春美的家里也有很多吧？满一边吃饭一边想象着。

春美悠闲的声音仿佛是店内音乐的一部分。听着这样的声音吃饭，饭菜似乎变得更香了。春美还说她有一个正在交往的男朋友。不知什么时候，和枝和春美聊起了这个话题。

“明年要是能结婚就好了。”春美对未来怀着幸福的憧憬——和恋人结婚，养几只宠物，然后生儿育女，给孩子买书包，为孩子做运动会的便当……

春美的模样、她恋人的模样，满都不知道，但眼前却浮现出春美即将组建的家庭的样子。那是一栋独栋住宅，有铺着草坪的庭院，像外国电视剧中的家一样完美。春美说的每一句话都绽放着光芒。

“你男朋友是个什么样的人？”和枝追问。

“他是个夹娃娃高手。”春美说。

和枝曾说春美长得很漂亮。满想，春美和男朋友肯定能建立一个美满的家庭。

从梅兰莎莉出来后，她们便和春美分手了。春美要去别的地方。分手时，和枝有点犹豫地问起春美圣诞节的打算。“我估计你可能没空，要是有时间就去满家一起玩吧。”和枝和满约好，后天圣诞节带着蛋糕去满家。

春美没有回应，好像在思索什么。过了一会儿，她爽朗地说如果有时间就去。

和春美告别后，和枝和满准备去电车车站前的超市买东西。每周外出回家前，她们都会买够一周的食物，抱着大大的购物袋坐电车回去。

满拉着和枝的手臂，上了公交车，坐在柔软的座椅上，一路摇晃到了电车车站。背部可以感受到公交车引擎的振动。因为看不见，公交车拐弯时满总会觉得很突然。每当这种时候，她就会靠着和枝。

可能是要等红灯，公交车停下了。满想起了春美描绘的即将实现的未来，那些绽放着光芒的话语在满心中一遍遍回旋。

满觉得她不能再想了。可是，春美说的对未来的幸福憧憬却闪着耀眼的光，在满的心中燃烧。满想，自己是不会拥有那样的未来的。随即，一阵悲伤袭上心头。就算听了春美的话，也要无动于衷，必须死心，如果做不到，就把耳朵堵上。自己这一生只能在黑暗中活下去，只要什么都不去看就没问题。难道还有其他更好的办法能让自己心如止水地生活下去吗？自己应该做的事情就是不要外出，永远窝在家里，这样就不会有憧憬。只要没有憧憬，就不会有伸手去够想要的东西却够不到的失望。

和枝和满下了公交车，来到超市。

一周的食物装进了两个大袋子，和枝拿着一个，满也单手拿着一个，她的另一只手必须随时抓着和枝的手臂。

将购物袋放在脚下，满和和枝两个人随电车摇晃着。满听着令她感到舒服的车轮声，环顾四周。没有红点，周围一片漆黑，是太阳没出来，还是被车厢或屋檐挡住了？

“现在几点了？”

“晚上六点。”和枝告诉满。

“哦，天都黑了吧？”

“嗯，冬天嘛。”听上去和枝从包里拿出了什么东西，“你上次想要的照片。”她把几张照片塞到满手中。

“谢谢。”

“满，你也快点找个帮你看照片的人吧。”

满对和枝的话置若罔闻，只是把照片放进了口袋里。

不久，电车抵达家附近的车站。两个人下了电车，穿过道口，回到了家。

用钥匙打开玄关的门时，满想，那个人在客厅吗？如果和枝打算进来坐一会儿，他就得躲到不会被看见的地方。

“要进来喝杯茶吗？”满进了家门，拿着购物袋向厨房走去。

“等等。”和枝从背后叫住了满，接着是购物袋放到地上的声音，她好像在玄关坐下了。只听她说：“我有话和你说。”然后，她似乎拿起了白色的盲杖，问道：“盲杖放到伞架里了？”

满走回玄关，有些犹豫要不要站着说话，最后，她决定在和枝身旁坐下。她坐到玄关的台阶上，把脚伸进放在门口处的鞋子里。

“满，你以后也练习一下一个人外出吧！”

“没必要啊……”满困惑地说。和枝一直建议她多出去活动，可是她很抗拒独自外出。

“要是你不能一个人外出，也不方便啊。”和枝控制着声音，能听出来她是认真的，“我不能总陪着你啊。万一我死了，你怎么像今天这样出去买吃的？要是想出去玩，你可怎么去？”

“吃的可以请人送过来。我不出去玩。”

有声音响起，好像是盲杖敲击地面的声音。和枝在摆弄盲杖。

“再说，一个人出去太危险了。”

“所以要练习啊。”

以前，为了练习用盲杖走路，满一个人出去过，结果汽车的喇叭声冲她响个不停。从那以后，她再想外出时，只要一走到玄关就双腿发软，身体像灌了铅一样，沉重得站不起来。

“我不行……我出去，只会给别人添麻烦。”满想起汽车的喇叭声不停催促着她，而她只能僵在车前动弹不得的样子。那时的她害怕极了，根本不知道该往哪边躲，甚至不知道她是站在路边还是路中央，又到底朝着哪个方向。司机好像没有注意到满是盲人，所以对她一阵叫骂。

“……可是，满，你打算这辈子都窝在家里吗？”和枝问。

“出去也什么都没有啊。”

“有。”

“有什么？”

“有快乐的事。和别人相识、聊天，多开心啊。认识春美小姐那样的朋友，一起玩……”

满摇摇头，对和枝说：“我可没你那么机灵。”

和枝一言不发地站了起来。“再见。我不管你了。”丢下这句话，和枝就走了。

满摸到和枝拿回来的购物袋，放到了厨房。她得把买回来的东西收拾一下，一样一样从袋子里拿出来，可是手却一直在颤抖，根本收拾不下去。她想把盒装牛奶拿出来，结果购物袋从桌子上掉了下去，里面的东西散落了一地。想到要把这些东西全捡起来，她撑不住了。

这辈子，再也不会见到和枝了吧？满不知不觉间跑回二楼自己的房间，衣服也没换就倒在了床上。

***

客厅的墙上挂着一个电池可能已经耗尽的时钟，指针静止不动。对于失明的满而言，时钟没有任何意义，就算想摸一下指针的位置，隔着塑料罩也摸不到表盘。它只是挂在墙上的装饰而已。

明宏坐在厨房的椅子上看了看手表，已经过了午夜十二点。

冰箱停止了运转，四周变得一片寂静，只能听到荧光灯的灯管发出的轻微振动声。

明宏面前有两个购物袋，应该是满白天外出时买回来的东西。其中一个放在桌子上，鼓鼓的，里面装满了东西，看来从超市拿回来后还没打开过。另一个掉在地上，里面的东西撒了一地，没有人收拾。做炖菜用的块状调味料和盒装小点心滚落在明宏脚下。

夜晚的空气很冷，呼出的气体都是白色的。明宏坐在东西散落一地的厨房中，想起在印刷公司上班，被警察追捕，不能再去公司……这些事好像已经过去了好几年那么久，但其实刚刚过去两个星期而已。

没有他，公司照样运转，甚至可能会运转得更好。提到团队协作，明宏实在不认为自己能起到好作用，可能只会乱了大家的步调。和自己相比，松永敏夫更能顺利地和大家配合吧？

明宏没有和任何一个同事建立起信赖关系。早晨上班时，他总是例行公事般和大家打个招呼。他低头致意，大家也配合地点一下头。其他同事来公司时也会和大家打招呼，但大家都带着充满人情味的笑容回应，和回应明宏时完全不同，他们还会纷纷聊起昨天晚上做了什么。

明宏斜眼看着，快步往更衣室走去。他觉得处理同事间的关系实在令人心烦，他只喜欢一个人静静地工作。对于摆到面前的工作，他总是尽职尽责地完成，而同事们常常聊着聊着就停下了手里的活儿。他觉得从来不闲聊的自己比同事们做得都多。

明宏拒绝和同事扯上关系。虽然和大家在一起工作，彼此之间却没有信赖，没有鼓励，只有否定。

结果呢？他被孤立起来，无法和大家打成一片。如果有同事比较了解他，对他有一点朋友间的感情，在他成为松永攻击的对象时，也许会站出来帮他说话。不，如果他能和同事们说说笑笑，根本就不会受到攻击。

否定和他人的一切关系，以为这样也可以生活下去，是不是太自大了？明宏这几天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

看着宛若一株植物的她，明宏感到他们之间的距离越来越短。他不由得反思起以前的自己。

满做的炖菜非常温暖，融化着他那颗一向只会否定别人的心。以前他身边有同事、同学和各种各样的人，现在眼前只有一个叫“满”的人。难道无视身边的人就无法活下去吗？满做的炖菜让他满脑子都是这个问题。

从那天晚上开始，她总是把明宏的饭也做好，等着两个人都坐到餐桌前。那时，她会显得略有不安，担心明宏不会过来坐下。每次看到她那个样子，明宏都仿佛听到她在对他说：不远离他人生活也可以。

今后，自己的生活方式能改变吗？能成为一个不再逃避和他人来往的人吗？因被警察追捕而潜藏在这个家中的自己，如果还有这种可能性，那该有多好啊！

明宏想喝水，便从椅子上站了起来，不小心踢到了掉在地上的一个苹果。这是满今天买的东西之一。

傍晚，明宏正照着卫生间的镜子查看胡子的长势，玄关传来用钥匙开门的声音。白天满的朋友来接她，带着她出去了。明宏猜想是她回来了。

玄关的门是镶嵌着玻璃格子的推拉门，透过玻璃能看到门外有两个人影，估计是满和她的朋友。明宏赶紧拉开旁边的拉门，躲进了房间。几乎同时，玄关门被拉开了。

满告诉她的朋友关于他的事了吗？如果已经说了，那被发现也无所谓了，但明宏觉得这种可能性很小。

玄关响起她们并不激烈的争吵声。声音越过拉门，传到明宏耳中。

没过多久，满的朋友走了。明宏等了一会儿才回到客厅，没有看到满的身影，刚才他听到上楼梯的声音，估计她去二楼了吧。

超市的购物袋被丢在厨房，其中一个从桌子上掉了下来，里面的东西散落到了厨房冰凉的地板上。看着这些没有人收拾的东西，明宏内心深处涌起一股寂寞的感觉。

现在已经过了午夜十二点，满还没有下楼。明宏捡起被他踢飞的苹果，放到桌子上。

满和朋友争吵时说“出去也什么都没有啊”，这句话依然在明宏耳畔回响。难道她要一辈子都待在家里吗？她和明宏本是毫不相干的两个人，这一点到现在也没变，但明宏还是为她的决定感到遗憾。

她好像不能一个人外出。明宏一直以为有视觉障碍的人能使用盲杖轻易地外出，看来他错了。在家暂且不论，到了外面什么都看不见，会令人非常不安吧。就算看得见，在外面都可能会受伤，连明宏都曾想过，还不如一步也不离开家，就这样结束一生。

想到这里，明宏很自然地想起了松永敏夫的脸。在车站和他一起等车时、从公司吸烟区路过碰到他时，明宏虽然若无其事地将注意力转移到了别处，但紧握的手中全都是汗。

在印刷公司工作一年半后，明宏发现松永喜欢伤害别人，并且以把这些事告诉同事们为乐，仿佛在说一段英雄事迹。明宏这才意识到世上原来还有这种人。

松永死前曾和明宏四目相对，最后映入眼中的就是明宏的脸。紧接着，急行电车伴随着巨大的轰鸣声驶来，车头如巨大的铁墙般轻而易举地撞碎了他的身体，把他从明宏眼前带走了。

最终，明宏也没和松永敏夫好好说过一次话。自从迎新聚餐时第一次见到他，明宏就刻意躲着，最后成了他攻击的对象。其间，明宏没有和他正常地交流过，没有指出他恶劣的行径让他收手，也没有和他争吵、打架。

直到现在，明宏也忘不了松永从站台上跌落下去的那个早上。他反复思索着自己的决断和现在的结果。

那天很冷，不大的站台上刮着冷风。给推开检票口窗户的工作人员看过月票后，明宏走进站台。也许是因为太冷了，延伸向远处的铁轨和铁轨一侧的绿色铁丝网仿佛褪了色。

松永敏夫站在站台的一端。明宏向他身后走去。

松永穿着褐色的外套，从背后能看到他呼出的气体化成了白雾，消失在空中。

急行电车即将通过，远处道口的警示声穿透冬日清晨寒冷的空气，传入耳中。

明宏将手从口袋中拿出来，一点一点挪动着脚步，慢慢走近松永。他发现自己的手在发抖。松永毫无防备地背对着他，完全没有注意到他也在这里。太可怕了！他甚至希望松永能回过头来，识破他的意图，然后勃然大怒。两个人就这样大吵一架，他辞职也未尝不可。可是，松永什么都没有发现，像往常一样等着电车进站。

这时，一个声音混在道口的警示声中响了起来，是眼前的松永哼的歌声。那是明宏上高中时流行的一首歌，哥哥也常常哼唱。

明宏的手不再发抖，似乎知道要从杀死松永的任务中解脱出来。

明宏的双手无力地垂下来，远离了松永的背部。他曾以为杀死松永是对松永的惩罚，也是自我防卫，但在听到松永哼歌的那一刻，明宏知道他错了，他要做的事情其实是犯罪。

最终，他没有把松永推下站台，却被当作凶手遭到追捕。

***

十二月二十三日。

满已经醒了，却没有力气下楼。她躺在床上，想着和枝的事。

同和枝相识是在小学四年级。第二学期的开学典礼那天，班主任带着一个从没见过的小女孩走进教室。她就是新来的转校生，和枝。

一开始，和枝迟迟无法融入集体。上社会课时，大家要分组把历史年表写在一大张纸上，而和枝只是无所事事地看着大家。

要先用铅笔在纸上打草稿，再用马克笔誊写。和枝在一旁好几次想说话，最后还是没有开口。这样的情形重复了多次。

同组的满注意到了和枝。那时的和枝很害羞，和现在简直是天壤之别。

满主动和和枝搭话。“可以帮忙用这个把字描出来吗？”说着，她递给和枝一支马克笔。

“好呀。”和枝开心地接了过来。

从那以后，二人很快成了好朋友，常常一起玩，曾骑着自行车去买铅笔盒，也曾各出一半钱买少女漫画。

“我爸爸说，给我起‘满’这个名字，是希望我的心能充实满足。”满记得她这样对和枝说过。当时她们正骑着自行车在道口并肩等电车经过，有着黄黑色条纹的栏杆在眼前缓缓下降，红色信号灯随着尖锐的声音闪烁。

和枝的嘴唇动了动，好像说了什么。电车正好从面前呼啸而过，满没有听到和枝的话。

电车通过后，满问和枝说了什么。和枝回答：“我刚才说‘这真像你爸爸会说的话啊’。”

栏杆升了上去，指向广阔而晴朗的蔚蓝天空。

满知道，和枝迟早会和她分开。大家都会离开她——这一点，是她在父亲的葬礼上明白的。迄今为止，和枝是她和外界联系的唯一桥梁。现在，和枝也要从她的世界消失了。今后就要开始孤独一人的人生了吗？

同和枝分开令她悲伤，但她会忘记这种感觉，像苔藓那样静静生活的日子也很快会到来。一个人在家中，一定会非常安心。没有烦恼，不必为了和谁分离而难过，也不会被汽车喇叭声吓到。这一无所有又熟悉的黑暗是最安全的，独自一人，甚至连孤独都感觉不到，满一次又一次这样对自己说。不能再幻想比这更幸福的生活了。无论怎么喊叫，都不会有人回头看自己一眼，必须一个人生活下去。

大家都是为了什么而活呢？工作、家庭、兴趣，或某个目标吗？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呢？人们只是为了建立所谓的幸福家庭就奉献一生吗？

满想到了春美。在被负面情绪支配时把她当作例证，这样的自己太差劲了。自己没有工作，没有家人，没有目标，也根本不能去追求这些。所以，至少可以一动不动地待在这里，以免再受到伤害。真庆幸眼睛看不见，这样羡慕和嫉妒就不会发狂般地灼烧胸口，让自己变成一个丑陋的人。蜷缩在家中靠保险金安静地过上几十年，人生就会慢慢走到尽头。

满从被窝里出来，换了衣服——昨天她穿着外出时的衣服直接睡了。她按了一下床边的闹钟，知道已经快到中午了。

把和枝从自己的人生中割离，下决定的时候，满的心渐渐凉了下去。无所谓，就算心变得像光秃秃的岩石表面，也不会给谁带来麻烦，只是成了一个没有悲喜、安若磐石的人。

满的嘴唇因害怕一直哆嗦着，可她只能忍耐。自己的人生还剩多久呢？工作、结婚、生孩子，人生中没有这些也无所谓。就算看不见，也能一个人活下去。

满走下楼梯，心想那个人应该还在一楼吧，得劝他去自首。她用脚掌一步步确认着楼梯的防滑条，想起从超市买的东西还丢在厨房。虽然没有买肉或速冻食品这些需要立刻放进冰箱的东西，不收拾也没什么问题，但东西撒了一地还是让人觉得不舒服。

现在得去厨房，摸索着地板，把东西都捡起来。想到这件麻烦事，她感到非常急躁。自己真没用，这么简单的事也得跪在地板上花好半天时间。她好恨，心中涌起一股类似愤怒的情绪，很想大喊一声。

来到厨房，她先寻找放在桌子上的购物袋，双手在黑暗中摸索着，可怎么也找不到，能摸到的只有空气。她很焦急。

她这才意识到有些奇怪，摸遍了桌子也没有找到购物袋，于是蹲下身朝地上摸去，发现掉在地上的购物袋和滚落出来的东西都不见了。

满一时间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但焦躁的情绪已经不翼而飞，脑海中浮现出一个想法：难道……为了确认，她去摸冰箱和放食品的橱柜。

她猜对了。牛奶、面包、罐装蘑菇都被收到了应该放的地方。有人在夜里收拾了厨房的地面，并把她买回的东西整理好了。

她知道那个人是谁，肯定是他收拾的。

一直勉强支撑着自己的某种纤细的东西相继发出折断的轻微声响。眼睛虽然看不见，泪水却可以流下来。

就在刚才，满的内心还是一片黑暗，但知道他悄悄帮忙收拾了厨房后，她无法舒展的心情好像被熨斗熨过一样，心里重新安适起来。在这小小的温柔面前，她那颗固执、尖锐得连自己都要伤害的心柔软了下来。

她心中充满怜惜。曾想过报警或劝他自首，现在却希望他留下来。她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这样想的，是刚才吗？还是第一次给他做炖菜的时候？唯一可以确定的是，几天前，她开始怀着温暖的心情和他共享家中的静默了。

满呆立在厨房。一个人活下去，分明是一句骗人的话。

满擦掉眼泪，来到客厅。今天他依然坐在那个角落吧？虽然看不见，但她心中几乎能确信这一点。

隔开客厅和厨房的拉门是开着的，从他所在的位置应该能看到满刚才的一举一动。被他看见流眼泪，这让满觉得有些难为情，但转念一想，满又哪里还顾得上这些？他肯定还见过满因为不想浪费食物，把掉在地上的面包圈吃掉的情景。

他帮忙收拾厨房，应该向他道谢，但满打算以后再做这件事。现在，她必须将刚刚决定的事情付诸行动，如果让这个机会溜掉，她也许就不会再有同样的心情了。

满思索着今天是星期几，确认和枝不去打工。想到她很可能在家，满朝放在客厅角落的电话走去，那里正好是大石所在的角落的对面。

满拿起听筒，按下和枝家的电话号码。这是她人生中最常按的号码，肯定不会错。她想向和枝道歉。

听着听筒里传来的回铃音，满想象着失去和枝和大石后，家中没有一个可亲近的人的情景。她看到满是尘埃的家中，年迈的自己蜷缩着身体悄无声息地躺在那里。好寂寥的身影啊！那情景悲惨得足以令灵魂都颤动。她曾以为一个人活下去就不会感到孤独了，原来她错了，她只是连孤独是什么都没有意识到而已。

回铃音还在响着。如果和枝不在家该怎么办？她很可能出门了。

“我可没你那么机灵。”昨天，满这样对和枝说。自己说话怎么不经过大脑呢？和枝从小就是个怕生的孩子，改掉这种性格何其困难。

满想放弃人生中的一切，并一直对自己说必须放弃，否则只会徒增痛苦。而和枝用自己的力量改变了原有的生活方式。

和父母分别或许是迫不得已，但她决不能再让朋友离开自己。

回铃音停了，有人接起了电话。

“喂……”年轻的女声正是和枝发出的。

“和枝？”

听筒另一边没有声音。

“昨天对不起，我有话和你说——”

满刚说到这里，就响起了通话中断的声音。

似乎是和枝把电话挂断了。她的意思是“我再也不想和你说话了”吧？满心里很慌乱，脑袋一阵发热。

满又拨了一次电话。回铃音停止后，她立刻大喊道：“听我说！”

电话随即又被挂断了。满握着听筒，呆立在原地。她不知道怎样才能向和枝道歉，害怕和枝再也不回头，就这样把她彻底忘掉。

满站起来，穿上了父亲的外套。昨天回来时，她把外套搭在了厨房的椅子上。他从外套口袋里掏出手套戴好，向门口走去。她决定直接去和枝家，要想同和枝说话，这是唯一的办法。她从小就常去，大致记得怎么走。

满穿上鞋，摸索着找出插在伞架里的白色盲杖。只要去了和枝家，就一定能和她说上话，满坚信她不会赶自己走。不然就站在她家门前一动不动，直到她和自己说话。

满打开玄关的门，准备出去。冬日的冷风扑面而来。她要去和枝家，可是一步都迈不出去，鞋底好像被钉在了地上，让她抬不起腿

来。

满静静地关上门，瘫坐在门口和走廊之间的台阶上。发现自己的腿动弹不得，她如坠深渊。她明白不站起来就没法去和枝家，但内心深处还是对外面的世界充满了恐惧。曾冲她鸣叫的汽车喇叭声又在耳畔响起，全身的血液仿佛都被抽干了。

竟然还想去和枝家，真是太蠢了！比她家近得多的便利店，自己都不曾一个人去过，也根本不可能走到她家。满低下头，吸了吸鼻子，声音在玄关轻轻回响着。

她在黑暗中咒骂着自己无能，明明想去找和枝把话讲清楚，却因为恐惧连腿都动不了。刚才开门时灌进来的冷风好像在嘲笑她。她想起毫无自信心的中学时代，和那时候一样，她现在也只会弓着背，抱膝缩成一团，强忍住全身的颤抖。

不知什么时候，他过来了。满没有听到他的脚步声。他在玄关坐下时，旁边的地板发出被挤压的轻微声响，无边的黑暗仿佛突然以某种形状动了起来。他就在自己身边，满却无法抬起头。

突然，她的手腕被握住了。

迄今为止，他们在家中从没触碰过彼此，一直小心翼翼地躲避着对方。满甚至来不及惊愕，就被拉了起来。她什么都没做，玄关的门却开了。外面的空气涌了进来。

旁边的他好像在穿鞋。满听着他发出的声音，整理着思绪。她同和枝吵架了，现在想一个人外出却不敢，难道这一切他都已经知道了吗？

他似乎是要陪自己外出。满很清楚这对他来说意味着什么。他很可能被警察发现，并立刻遭到逮捕。即便如此，他也要陪自己出去吗？

他穿好了鞋，率先走出家门。满站在门口，无法下定决心之时，手被他握住了。仿佛乘着一股暖流，满走出了玄关。

***

没有刮风，但天气很冷。浅灰色的乌云遮盖着天空，看不见太阳。路两旁的住家都紧闭着门窗，四下一片寂静。两个人仿佛走在一个荒无人烟的城市中，寂寥极了。

冷风透过满父亲的毛衣，向明宏的身体传来阵阵寒意。这是他擅自借来的衣服。满的手轻轻触碰着他右边长长的袖子。

在玄关把她拉起来的时候，她看上去很诧异，但并没有露出困惑的表情，似乎是立刻明白了他的用意，接受了他的一切安排。

从她对着话筒的喊声和昨天与朋友的争吵中，明宏知道她要出去见朋友，也知道她在玄关因为恐惧而陷入了深深的沮丧。

明宏想，她必须去见那个朋友。就算伸出的手会吓到她，被她甩开，他也要告诉她应该这样做。

她戴着手套的手触碰着明宏的手臂，他能微微感受到。他想，他们之间细线般的牵绊，就这样渐渐有了重量。

满用左手扶着明宏的手臂，右手用盲杖确认脚下的路，小心翼翼地走着。应该往哪个方向走，明宏并不知道。看她往哪边走，明宏便

迟一步跟上去。终于，她战战兢兢地想松开明宏的手臂。明宏刚感到手臂上的重量要消失，马上又被她抓住了。

她想一个人走吗？一路上，她无比信任明宏，但肯定在想，走路时不能总抓着别人的手臂。

满看上去很不安，却又仿佛下定了决心。她那似乎从未见过阳光的白皙鼻子和脸颊，因寒冷而泛红，好像在诉说她敏感内心的颤动。

明宏很犹豫，是不是应该鼓励她一下呢？他还没有对她说过话，只是默默地守护着。

她一会儿松开明宏的手臂，一会儿又抓住。这样反复几次后，她终于彻底松开了，一个人向前走去。看着她的身影，明宏仿佛看到了一只迟迟不想飞翔的鸟儿终于飞向了天空。

她用盲杖确认着脚下，不敢忽略一点变化，小心地向前走。她经过怎样的挣扎才踏出了这一步啊！从第一次想松开别人的手臂，到终于一个人迈出步子，她一直在坚定与不安间游走。整个过程所花费的时间让明宏明白了她迈出这一步究竟有多难。

冰冷坚硬的柏油路上，她一个人拄着盲杖向前走去。明宏看着她的背影，心中生出一种奇异的感觉，仿佛身上的某处伤痛痊愈了。

突然，她的左手伸向旁边，好像在寻找明宏。明宏担心她有什么事，便快步走到她身边，握住了她的手。她随即露出了微笑，似乎放下心来。看来，她只是担心明宏有没有在她身旁。

她又松开明宏的手臂，自己向前走去。白色的盲杖敲击着脚下的路，不时确认着道路右侧建筑物的位置。在没有光的世界里，她必须

以此确认是不是站在路边。

走过一片住宅密集的街区后，视野豁然开朗，一条湍急的小河横穿而过，一座战前建造的旧桥横跨河上，护栏的高度刚到膝盖。她要是走错一步，就有掉下去的危险。看到她安全地过了桥，明宏悄悄松了一口气。

随处可见的小鸟在电线上鸣叫，她却停下环顾四周，想知道声音来自哪里。她侧耳倾听，仿佛第一次听到鸟叫声。她的表情天真无邪，仿佛现在才想起还有鸟这种生物。

再次迈开步子时，满好像没有使用盲杖，没发现前面的拐角。在那一瞬间，明宏也忘了她是看不见的。一辆自行车没有减速，直接冲了过来。骑车的人是一个中学生模样的男孩，他正看着旁边，没有注意到满。明宏一把拉住差点撞到车上的满。车擦着她的鼻尖过去了，骑车的男孩这才注意到，捏着车闸回头看了看，随即骑走了。

满惊恐地紧紧抓住明宏的手腕。听到刹车声，她才知道刚才有自行车从眼前骑过。“谢谢……”她的声音微微颤抖着，然后又清清楚楚地说了一遍，“谢谢你。”

满又开始独自行走，明宏紧随其后，思索着他们的目的地不知道要走多久才到。看来去她朋友家不用坐电车或公交，步行就可以到达。她脑中仿佛装着地图，估计她还没失明时常走这条路。

前面是一个车流较大的路口。轰隆轰隆的引擎声中，汽车飞驰而过。幸好有信号灯，她停下来，站在黄色的盲道上等待。为了防止走错，她用鞋底反复确认着盲道砖上的凸起。

黄色的盲道有两种，一种上面有很多凸起的圆点，另一种则排列着很多同方向的细长条凸起。只要仔细分辨盲道的铺设方法，就能明白它们代表的不同意思。

信号灯变绿，随即响起了常常能听见的旋律。满开始过马路，从等红灯的汽车前快步走过。明宏从没有像现在这样对信号灯的音乐声心存感激。

他们从小学旁走过。透过护栏能看到开阔的操场和对面的白色教学楼。可能是因为正在放寒假，校园里空无一人，一片寂静。有个孩子紧贴着满跑了过去，或许还不知道满手中的白色盲杖代表着什么。

满突然感到脚边有东西越过，吓了一跳。“刚才是……”

“小孩子。”明宏很自然地回答。

“怪不得呢。”满点了点头，继续向前走。他们就像不是第一次交谈，而是一直都这般自然。

道路沿着耸立在右侧的小学教学楼的方向延伸，教学楼投下的影子让人感到更加寒冷。

眼前突然有小白点缓缓落下来，起初明宏以为是灰尘，随即发现是雪花。他抬头望去。灰白色的天空中，右侧的教学楼占据了大半视野。电线杆排列在路边，黑色的电线挂在半空，不时有白色的东西掠过。飞虫般大小的雪花轻轻撞到教学楼巨大的水泥墙壁上，静静坠落下来。这场雪不大，积不起来。无数细小的雪花从空中出现，飘浮在眼前，翩翩起舞。

可能是脸上感觉到了凉意，满也发现下雪了。她停下脚步，摘下没有拿盲杖的左手的手套，手掌朝上等着雪花落入手中。她用这种方式享受着雪。

一片雪花落入手中，眨眼间又消失了，变成一滴透明的水珠。

明宏想就这样一直走下去。看着轻飘飘的雪花缓缓落向地面，消失得无影无踪，他知道宝贵的时间已经悄然流走。要带她出门时，他已经想到自己可能会被警察发现，但他不怕。就算被发现、被逮捕都没关系，因为他已不打算再回到她家。

满将没有戴手套的左手伸向空中，轻轻挥舞着，是在找明宏吧。明宏伸出右手，手臂刚碰到她的手指，她就紧紧拉住明宏的衣袖，继续向前走去。

好像快到满的朋友家了。她的表情越来越严肃，最后在一户人家的门前站住了。这是一栋位于拐角处的两层西式住宅，屋顶是咖啡色的。似乎是风在屋檐两端卷起了旋涡，有小小的雪花在那里飞舞着。

她摸着门牌，指尖仔细分辨着字的凹凸感，确认没有找错地方。门牌上面刻着“二叶”。

“这是我朋友的家……”

听到满的话，明宏知道她将和自己告别，去见她的朋友。擅自闯入她家，窥视了她的生活，为报恩能做的唯一一件事做完了，他的使命结束了。

“……我相信，你不是坏人。”

她知道用手触碰的这个人是谁吗？知道他的真实身份吗？明宏无从判断，但没有问。

她有些不舍地松开手。现在，她要穿过大门，走上几层台阶，按响玄关的门铃。她转过身，正准备走过去，好像突然想起了什么，回过头对明宏说：“对了，你穿这件衣服很冷吧？”随即，她脱下外套，递给了明宏。“我向和枝借一件就行。和枝就是住在这里的朋友。”

明宏心想，自己不会再回她家，所以可能没法把外套还给她了，但要是不接过外套，她会一直站在那里。于是他接了过来。外套是男女同款的，她穿着过于肥大，他穿倒是正好。

“你的衣服摸上去和我爸爸以前常穿的毛衣一样。”

看来她早就知道明宏擅自穿了她父亲的衣服。

她用盲杖确认着脚下的台阶，一步一步走上去。看着慢慢远去的她，明宏觉得心口好像被揪紧了。

站到门前，按响门铃的前一刻，她露出感激的表情回头望向明宏。“请你先回家吧，门没有锁。和枝可能会送我回去。我不会有事的。”说完，她按响了门铃。

明宏退到稍远处悄悄观察着。一个看上去是满的朋友的年轻女子打开了门。看到站在门外的满，她露出了难以置信的表情。两个人神情严肃地说了几句话后，满被带了进去。

明宏相信满肯定会和朋友重归于好。他穿上外套，离开了二叶和枝家。他想起满让他先回去，而他觉得仿佛背叛了纯真的她，心里感

到很难受。

街角有地图，他找到了距离最近的派出所。车流拥挤的道路对面，是派出所那栋显得异常冷硬的建筑。派出所的大门是镶着格子玻璃的拉门。

我没有杀松永，就这样直说吧。不知道警察会不会相信，但一直待在她家肯定会给她添麻烦。在印刷公司的更衣室，明宏曾对若木说过想杀人，因此很难洗清嫌疑。可是他想说，自己不是凶手。

明宏站在派出所门前，透过玻璃向里望去，看见一个穿着制服的年轻警察和一个年长的警察，荧光灯明晃晃地照着屋里。从阴暗的天空下一路走过来，映入眼中的派出所内部就像无菌室一样白。

明宏伸出手，想推开拉门，却又犹豫了。他想，不必这么着急，一旦被拘留就连电话也不能打了，和家人联系后再去派出所也不迟。

隔着玻璃门，他和警察视线相遇了。警察丝毫没有察觉到他是被通缉的人，目光仿佛在询问：有什么事吗？

明宏低下头，离开了派出所，决定明天再来。今晚要睡在哪里呢？他不知道。他不打算再回满家，也不打算回自己住的公寓。

苦恼地思索了一会儿后，他向市中心走去。

***

和枝的房间里有电暖气，脚边传来暖风吹出的声音。房间的大小正合适，满上高中时曾来玩过，那时墙上贴满了和枝喜欢的电影海

报。现在是什么样子呢？满不知道。和枝把她领进房间，让她坐在床上。和枝好像坐在了桌前的椅子上。

和枝还有一个上中学的弟弟和一个上小学的妹妹，即使在二楼和枝的房间，也能听到他们的喧闹声。

“抱歉啊，我家太吵了。”和枝说。她不时打开门，冲一楼喊：“安静点！”她一喊，下面的声音就收敛一些，但过不了多久，叽叽喳喳的声音又会响起来，很快就像刚才一样热闹。

“你怎么来的？”

“走过来的，但也不是完全一个人走来的。”满告诉和枝，最近认识了一个能帮她的好朋友。被询问是谁时，满没有明说，只说是附近的人。

靠自己一个人走到这里还是很难的，满回忆着和大石走过的那段路，再一次这样想道。他现在在回家的路上吧，可别被警察发现啊。要是别人知道她竟然对一个杀人犯冒出这种想法，或许会瞧不起她，可她不会改变想法。

“这一路不好走吧？”

“要是我一个人，早死三回了。”

“你没迷路？”

“要是我一个人，估计会迷路。”

“不觉得孤单吗？”

“一点都不。我不是一个人嘛。”说着说着，满的情绪高涨起来。压抑在胸口无法发泄的东西奔涌而出，她的声音颤抖着。“……不过，以后我想慢慢练习一个人外出。”

“这和你以前说的可不一样。”和枝故意调侃道。

“是啊。都是因为你求我，我没办法，才觉得练练也可以。”满试着故意神气地反驳和枝，但失败了，声音和表情都证明了她毫无演技。估计在和枝看来，她就像个在哭泣的小孩。

她曾想过一个人在家继续过带有一丝快乐的孤独生活，就这样度过余生。或许这种生活是别人无法理解的，可在这世界上，有的人只能这样活着，自己就是其中之一。这种生活也不是那么糟糕啊。节制又简单地活着，一定也能得到小小的幸福。也许她的幸福尺度和常人的太不一样，令人感到悲哀，但她觉得盆栽植物般的人生也不坏。

不过，现在她已经决定走出来！

“和枝，外面真好啊……”如果不说出这句话，她的心好像就要爆炸了。

无论再怎么努力，她都说不出比这更认真的话了。

第四章

满在和枝的陪伴下走在回家的路上。她没有像以前那样抓着和枝的手臂，而是用盲杖确认着脚下往前走，只有在特别危险时，她才依靠和枝。虽然还有些忐忑不安，但她相信自己迟早能一个人外出。

“抱歉，还得让你陪我。”

“这有什么，是我自己愿意做的。”和枝还说，满走路时笨拙的样子就像摔倒的小狗一样可爱，也同样令人担心，所以她不能移开视线。

和枝借给了满一件外套。太阳应该已经西斜，但可能是被云层覆盖住了，满的眼前没有出现红点。她想起穿着父亲的外套离开的大石。她时不时就会想他现在在做什么。会在客厅的角落吗？要是他能主动打开取暖用具，让房间先暖和起来就好了。

到现在为止，他从没有擅自打开过暖炉或被炉，可能是不想被发现，所以宁愿在冰冷的房间里忍受寒冷吧。只要满不打开暖炉，他就在寒冷中冻得直打哆嗦。他再大胆一点也没关系，只要不感冒就好。

回去后和他说说话吧。一直以来，一想到和他说话，满就感到不安，仿佛和他说话带来的冲击会破坏掉什么，再也无法回到从前，那种感觉像好不容易走近的小狗，受到声音的惊吓赶紧逃开时的恐惧

感。但现在满确信已经没有问题了，在去和枝家的路上已经和他说过话。

“满，你要去哪儿？那儿是墙。”和枝的声音传来。

随即，盲杖的顶端碰到了墙壁。不知什么时候，满前进的路线歪了，像一艘舵轮损坏的船一样画出了一道弧线，朝着墙壁走去。

满收回思绪，调整方向继续往前走。她知道是因为在想他，才会差点撞到墙。她意识到什么都不做或甚至在做某件事时，她的脑海都会被大石占满，这让她觉得自己变脆弱了。在没有他的时候，她从不曾为这种事伤脑筋。想起那个没有他的家，她从未感到难过。

但另一方面，她也从来没有迈出家门的勇气。自己是变强了还是变弱了？她不知道，一定都有。满为体会到这种不安而感到可怜。

身边再次响起和枝的声音。满差点又撞到墙上。

不远处道口的警示声穿透冰冷的空气，传入满的耳中。看来，她们已经到达铁轨旁，离家很近了。

“和枝，谢谢你。到这里我能自己走了。”

“真的？”

满点了点头。

和枝有些担心，但还是和满说了再见。

满一直挥着手，直到听不见和枝的脚步声。最终，她又一次一个人陷入了无边黑暗。

接下来只能依靠盲杖了。满战战兢兢地迈开步子。家附近的地图完全印在她脑中，虽然是几年前的，但也没听说这两年有新修的道路。

身旁没有为她提示危险的人。每走一步，她都必须全神贯注地听，不错过任何汽车经过的声音。

以前独自外出时曾在耳边响个不停、刺痛她内心的汽车喇叭声，还有因此而感到的痛苦，都没有再出现。

她右手拿着盲杖，左手摸索着路边的铁丝网向前走，过了许久，终于到达了想去的地方。

电车好像刚好进站。满站在检票口前，听到沉重的金属车轮在铁轨上停下时发出的尖锐摩擦声。

这是她家附近的车站。大石就是在这里因故被警察追捕。

检票口传来一阵脚步声。为了不挡到别人，满稍稍远离检票口，站到了记忆中位于车站入口处的售票机旁。

不久，四周安静下来，渐渐没有人从她面前走过。她听到电车发动的声音，想象着前面的车厢拉着后面的向前飞驰，连接处就像青虫那样扭来扭去的样子。

等周围彻底安静下来后，满终于迈开脚步，走近检票口。

从她年幼时起，这里就是人工检票。车站管理室有一个小窗口，里面是负责检票的工作人员。

满摸索到检票口。室内好像开着暖气，从窗口能感觉到空气暖暖的。“请问……”

“您去哪儿？”窗口里传来工作人员的声音，是一个中年男子。

“不，我不坐车……”说到这里，满突然不知该如何是好。她停顿了一下，才继续说：“我想问您一件事，可以吗？”

摸到椅子的位置后，满坐了下来。椅子随即发出刺耳的声音，和小学时老师办公室里的椅子发出的声音一模一样。

“喝茶吗？”工作人员问。

满摇了摇头，礼貌地拒绝了。她被带到了检票口后面的车站管理室。工作人员平时在这里待命，通过开在墙上的小窗口检查乘客的车票。满从回声可以判断出这间屋子不大。她脚下好像有个暖炉，小腿处暖暖的。她脱下和枝借给她的外套，放到膝盖上。

这个工作人员大概已经在这里工作好几年了，似乎见过有视觉障碍的女人在别人的陪伴下坐车。满在检票口和他说话的时候，似乎立刻就被认了出来，可能因为满同和枝出去买东西时都会在这里坐电车，但他好像不知道满的家就在车站附近。满自我介绍，并说家就在车站旁边，他听后很惊讶。

满本以为贸然提问会被拒绝，但可能工作人员对她有印象，爽快地把她请进了车站管理室。

好像有乘客通过检票口。满听到工作人员在她斜上方的小窗口检票的声音。

这个工作人员每天的生活就是坐在这里，看着电车通过吧？这和每天躺在家中听着电车经过的自己一样。想到这里，满心中生出一种亲切感。

“从这个车站坐车的人，我基本都认识。”他好像在收拾桌上散落的纸片，满听到他忙碌的声音。他知道满看不见，但不想让桌子显得太乱，并因此而不好意思。满觉得他是个好人，顿时不那么紧张了。

“对了，您要问什么事？”工作人员好像坐到了满对面的椅子上，她脚边的热源对面传来椅子的咯吱声。他们应该是隔着暖炉相对而坐。

满紧张地问起两周前在车站发生的事。对方会不会以“这件事不方便说”为由拒绝回答呢？满很担心。但工作人员竟如实告诉了她，口气也没有不耐烦。

“那件事嘛，与其说是事故，不如说是案件，杀人案。”

“杀人……吗？”

“对。”工作人员说，“那天我就是在这里报的警。”

对于和大石有关的这件事，满本来知道得并不多。她来车站只想打听到更多消息，但没想到会遇上那天报警的工作人员。

“但我看到的也不多。”

“没关系，请您讲讲吧……啊，我家就在附近，社会上这么危险，所以我想了解一下。”

暖炉上好像放着水壶，里面的水咕嘟咕嘟地沸腾着。工作人员的话和水沸腾的声音在车站管理室里回响，满静静地听着。

十二月十日那个寒冷的早上，首班车发车前，这个工作人员就来到了车站管理室，把手伸到暖炉上方取暖。不时从窗口吹进来的风冷得刺骨。

七点十分，下行列车开走后，一名男子从检票口通过。他每天都来这里坐车。事发后，工作人员才知道他叫松永敏夫。

工作人员从管理室探出头，看到那人站在站台的一端。除了他，车站里没有其他人。云层覆盖着天空，太阳不见踪影。他独自站在清冷寂寥的站台上，身影显得格外渺小。

松永敏夫通过检票口五分钟后，另一名男子也来到检票口。这名男子也是每天都在这里坐车。检查过月票后，工作人员让他进了站。

车站管理室里，工作人员开始广播：“急行电车即将通过，请乘客站到黄线后面。”

就在这时，事情发生了。在第二名男子从检票口通过几分钟后，七点二十五分经过的急行电车飞速驶来，当时工作人员正在管理室里喝茶。紧接着，传来电车紧急刹车的声音。工作人员跑出去一看，发现情况不对劲。原本应快速通过的电车竟然放慢速度，停了下来，站台上只站着那名后通过检票口的男子。工作人员向男子跑去。

男子呆立在站台上俯视着铁轨，发现工作人员朝他跑来，一脸惊恐，接着逃命般向站台尽头跑去。

“车站旁边的铁丝网裂了个口子，一直没修过，那个人肯定就是从那儿钻出去了。警察很快查明了他的身份，好像叫大石明宏。”

看着男子跑远的身影，工作人员没有继续追。

急行电车驶过车站一小段距离后才停住，司机走了出来。因为离得有些远，他的身影看上去很小。车轮因摩擦生热而冒出的白烟接触到清晨寒冷的空气，消散在了空中。

工作人员从站台的一端俯视铁轨，枕木间的石子上沾着红色的东西。和冬天的早晨一样，那颜色一点都不鲜亮，看着发黑，但还没有干，呈半透明状，隐隐透出下面的东西。能看出这是刚从某个人的身体中流出来的。

司机在车头喊了一声，工作人员循声跑去。司机挥着手，另一只手指着脚下。

有一个人倒在那里，一动不动，只能看到黑乎乎一片。工作人员凭直觉认为那人当场死亡。

“刚开始我以为是坠落事故，想到逃走的男子，才觉得人可能是被他推下去的。”工作人员叹了口气说，“被电车轧死真是太惨了。”

不知不觉间，满紧紧攥住了膝盖上的外套。她从电视新闻与和枝口中大致了解了这件事，但听在场的人讲述后，仿佛事发现场就在眼前，她目击了一个人的死亡过程，心里因此难受起来。

满听工作人员说，急行电车驶过时，车站只有他和大石明宏两个人，没有其他人通过检票口进入车站。

满又问被害人和凶手的相关信息。工作人员惊讶地反问：“为什么要问这个？”

满不知该如何回答，只是说：“我就是好奇……”

工作人员笑了，这让满有些难为情。

“我知道的也不多……”工作人员嘟囔道。他边回忆边说，他每天早上只负责检票，不知道那两名男子到底是什么人，也是听了社会上的传闻才多少知道了一些。

死者叫松永敏夫，没有自杀的动机。据说，在逃的大石明宏对松永敏夫怀有恨意，可能因为两个人在同一家印刷公司上班，工作上产生了一些恩怨。

满想起大石明宏。她对他的过去一无所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让他对别人产生了强烈的杀意？满的脑海中闪过刚才工作人员讲述的血腥场面，她感到悲哀极了。

“急行电车的司机应该看到男子坠落的瞬间了吧……”满不想再听到任何坏消息，否则只会更加难过，可还是怀着一种类似完成使命般的心情问道。她觉得必须弄明白关于他的事。

“好像没有看见啊。”

“什么？”

“司机的视线盯着前面的铁轨，所以没看到站台上的状况。在通过站台的瞬间，司机听到什么东西撞击车体的声音，才意识到出事

了。乘客也一样，急刹车时才发现不对劲。没有人看到站台上的情形。”

“这样啊……”

没有人看到大石明宏把松永敏夫推下站台，但不管有没有人看见，事态都无法改变。如果松永敏夫是自杀，大石明宏就没有必要逃跑，藏到自己家中。他躲在客厅角落，连续几个小时屏住气息——如果没有强烈的决心，他是不可能这样坚持下来的。

好像有电车要来了。工作人员开始广播。

电车进站，满听到沉重的金属车体在铁轨上缓缓停下的声音。她想，不能再打扰别人的工作了，于是站了起来，决定回家。她穿上外套，向工作人员鞠躬致谢：“谢谢您给我讲了这么多。”说完她便离开车站，一个人走在离家不远的路上。穿过道口时，她格外小心。

距满和大石在和枝家门口分手，已经过去很长时间了。他现在在家里做什么呢？想起工作人员的话，满心中寻求正义的那部分对自己说：应该劝他去自首。但她心里真实的想法，却是宁愿触犯法律也想把他藏起来。她无法再怀着快乐的心情和家里的他说话了。心中充满了不安和担心的她双腿发软，身体仿佛要沉入地面，心情沉重地一步步向前挪去。

门没有锁。满进了家，犹豫着是不是应该说一声“我回来了”。她想这么说，可又怕显得太亲热。最终，她没有鼓起勇气，而是默默地走进屋里。

满在客厅和自己的房间之间来回走动，想捕捉到应该在黑暗中的他的气息，但家里的黑暗寂静无声。不安袭上心头，她向大石一直坐的角落轻轻摸去，却只摸到了冰凉的榻榻米。

满拼命向四周摸索，到处都摸不到大石的身体。她仔细听，也听不到大石轻微的呼吸声和脚步声。

满四处呼喊着大石的名字，突然觉得家中的黑暗扩大了许多。和父亲去世时的感受一样，这个家对她来说太大了。“大石先生！”满清清楚楚地喊了出来。

没有回音，满的声音被深不见底的黑暗吞噬得无影无踪。她第一次感到自己的声音是如此虚弱。

满很快就明白了，大石不在家。在和枝家门前分别后，他没有再回来。是在路上遇到警察了吗？还是他认为一直藏在同一个地方太危险，所以换到别的地方去了？

或许他们不应该靠得这么近。牵自己的手，给自己鼓励——他的行为中也包含着告别的意思吧？他想，这是最后一次了，所以才会让自己去拉他的手臂吧？

满坐在大石往常坐的角落，凝视着眼前的黑暗。从几年前开始，她就只能看到一片漆黑。今后将一直如此！周围一片死寂，突然被抛下的寂寞感紧紧围绕在她身边。

满抱着膝盖，蜷缩起身体。大石也一直是这个姿势吧？

满想起了工作人员的话。大石难道没有想过赎罪吗？也许今天他下定决心，去警察局自首了。如果真是如此，那比他被警察抓住或是

想改变藏匿地点而从她面前消失要好得多。

他总是坐在这个角落，他在看什么呢？为什么要藏在这座房子里呢？

远处传来道口的警示声。道口离家很远，仔细听才能听到。振动着空气的尖锐警示声传来时，满就会想起没有失明时看到的道口的红色信号灯闪烁的样子。声音消失后，满脑海中的红色也随之消失了。

仔细想想，他总是坐在这个位置，实在令人费解。满觉得有些奇怪，向周围摸去。左手边是电视机，她被夹在东侧墙壁和电视机之间。伸出右手去摸墙，她发现斜前方是窗户，高度正好到眼睛的位置。这是客厅唯一的窗户。

奇怪！如果他想藏起来，难道不应该藏在没有窗户的房间吗？坐在窗边不是增加了从外面被看到的可能性吗？而且这里还是客厅。虽然满看不见，可他就没想过会被满发现吗？难道他打算一旦被发现，就立刻逃走？

不对，满改变了思路。正因为有窗户，他才坐在这里——这么想才是对的。为什么必须是朝东的窗户呢？他连续几个小时屏住呼吸，连续几天坐在这里，到底是为了什么？厨房的窗户也朝东啊。

客厅的窗户有厨房的窗户没有的优点，满只能想到一点。在她还看得见的时候，从客厅的窗户能看到站台，而厨房的则被树木遮挡，什么都看不见。

他在看站台。可是，会有人像这样一直凝视着自己制造的杀人现场吗？会有人在杀了人之后，不逃得远远的，反而留在案发现场附

近，盯着自己的罪行度日吗？

不，不对！满能感到，是一种强烈的意志驱使他一直坐在这里。在满的记忆中，他几乎所有时间都待在这个角落。与其说他在透过窗户茫然地看着站台，不如说他像身负着某种使命，因此不能离开。

满好像明白了什么，又好像什么都不明白，于是焦躁地站了起来。她很想知道他做了什么，是怀着怎样的心情藏在这个家中的。如果她能帮上什么忙，多希望他走之前能告诉她。

满打开窗户，任冷风吹进来。泪水涌出来之前，她觉得鼻腔深处酸酸的。为了忍住泪水，她使劲呼吸了好几口冷空气。

每天早上，她会习惯性地打开窗户。松永敏夫死去的那个早上，她应该也开窗了。如果自己看得见，就能知道当时的情形了吧。

满离开窗边，打开冰箱。明天是平安夜，和枝说要来家里给她做好吃的，这是她们刚才在和枝家约好的。

满知道，这段时间自己满脑子都是大石明宏，但面对和枝，她要装出笑容隐瞒这件事。

***

十二月二十四日。

钱包中放着没用完的电话卡。最后一次用它是什么时候？明宏已经不记得了。他走进电话亭，拿起听筒，插进电话卡。

这个电话亭位于一条百货店林立的道路旁。电话亭的门一关上，街上播放的圣诞歌曲的声音便小了一些。透过电话亭的玻璃墙，能看到前来购物的人群。

他没有回满家，在外面过了一夜。清晨，他站在还没有车辆行驶的马路中央，看着太阳缓缓升起。被警察抓住后，就暂时看不到早上的太阳了，想到这里，明宏无论如何都想看一次初升的太阳。之后，他来回闲逛，犹豫着要不要往老家打个电话，不知不觉间已经接近中午。

电话机的液晶显示屏上显示出电话卡的余额，明宏估算了一下，看来通话时间不能太长。

他拨了老家的电话。他很害怕和家人说话，不知道他们现在会怎么谈论自己，周围的人又会怎么看待他们。要是知道了这些肯定会很难受，可他必须打这个电话。

回铃音响了几声后，有人接起电话。“喂？”

明宏立刻听出是母亲的声音。已经有半年左右没有听到了，但这是他从小就听惯的声音，所以一下子就能认出来。

明宏不知道该怎么和母亲打招呼，好不容易才从喉头挤出一个字：“妈。”

听筒的另一边一时间静默无声。“明宏？”母亲的声音听起来吃惊极了，“你现在在哪儿？”

明宏觉得告诉母亲也无妨，便说了身处的位置。

听到这个地方离松永死去的车站并不远，母亲很吃惊。看来，她以为儿子在失去联系的这些日子里已经逃到远方了。母亲没有责骂他，而是哽咽着问了他许多问题。还能和儿子说话，她心中充满了感激。

明宏知道了警方跟家里联系时，母亲有多震惊、多担心！她不停地问明宏是否还好，明宏只能一遍遍地告诉她自己没事。听着听筒中传来母亲啜泣的声音，明宏的心很痛。他以前也常常让母亲担心，但从没有像这次一样让父母这么难受。

明宏听母亲说起兄弟和其他亲戚的近况，才知道连住在远方的家人也受到了牵连。他已经被全社会认定为行凶后逃逸的杀人犯，这一点确定无疑了。

“……你不准备去自首吗？”终于，母亲提心吊胆地问道。

明宏能感到母亲的声音在微微颤抖。面对正在被警察追捕的儿子，问出这个问题需要极大的决心吧？把母亲逼到这般境地，真是对不起她。

“打完电话后我就去。”

“啊……”母亲松了口气似的叹息道。

“去之前，我有话要和您说，所以才打电话的。”明宏紧张地握紧了听筒。透过电话亭的玻璃墙，装点得五彩缤纷的玻璃橱窗映入眼帘，圣诞节的灯饰闪闪发亮，宛如满天繁星。

“去警察那儿之后，我说的话应该不会有人信。我很可能会被拘留，没法和外界联系。在此之前，我想先和您说，我是无辜的。”他

看了一眼电话卡的余额，可能没有时间细说了。

电话亭四面是玻璃墙，看上去比外面暖和，其实冷得像冰箱。为了防寒，明宏把满借给他的外套的前襟拉紧了。

寒冷的空气让他想起松永死去的那个早上。那时，覆盖在天空中的灰色云层低低地压下来，整个世界一片黯淡，仿佛褪了色。或许，这只是他记忆中的样子。他记得那个早上无比寒冷孤寂。

松永死后，车站的工作人员很快跑了过来。如果他继续站在那里，并把看见的全说出来，事情就不会变成现在这样。

十二月十日早上，急行电车夺去松永的生命后，明宏看到了那个女人。她和明宏四目相对了一瞬，立刻一脸惊恐地逃走了。

她不应该出现在站台上。通过检票口后，明宏环视了一下四周，确认除了自己和松永没有其他人。

明宏觉得那个女人有些眼熟，曾见过她和松永一起在站台等车，也许她就是松永向同事们吹嘘“只不过是玩玩”的对象。

听到松永哼唱的歌后，明宏心中的杀意消失了，于是从松永身边走开。就在这之后，一只纤细的手突然进入他的视野，推了一下松永的背。就这样，松永越过了铺在站台边的黄色盲道，跌落到车头前方。

急行电车离明宏越来越近，他根本来不及伸手救人。跌下站台的松永吃惊地看着站台上的明宏。明宏身边站着那个不知何时靠近的女

人，但在松永看到她之前，巨大的车体轰鸣着从他身上轧了过去。就像用汤匙从浓汤中轻轻舀起马铃薯，他的身影轻易地从视野中消失了。

明宏愕然地看着旁边的女人。急行电车从他们面前驶过时，女人面无表情，仿佛戴着一副能乐面具。她在看电车驶过的铁轨，还是车站对面的房子？明宏不知道。

短短一瞬间后，电车紧急刹车，她转头看到明宏，表情彻底变了，似乎她刚才完全没有发现旁边还有其他人。她对松永究竟怀有多强烈的杀意，才做出了这样的事？她好像要逃离明宏，转身跑到站台一端，跳了下去，随后就不见了。

明宏呆立在那里，来回看着她消失的方向和铁轨。车站管理室的门开了，工作人员跑了过来。和那个女人相似的恐惧感促使明宏慌忙逃跑了。他觉得工作人员好像知道他刚才对松永怀有杀意。杀死松永的到底是那个女人还是自己？他当时脑中一片混乱，甚至想，是不是自己的杀意幻化成了那个女人？是不是自己太窝囊了，本打算杀人却又放弃，灵魂深处的某种东西才变成那个女人，替自己杀死了松永？又或者，看到的只是幻象，其实就是自己下的手？

明宏从那个女人消失的站台一端跳了下去，才发现那边的铁丝网裂开了一个洞。她可能就是从那里钻进车站的。在明宏从松永身边走开的时候，她正好靠近松永，然后下了手。

明宏钻过破洞逃跑了，冰冷坚硬的柏油路上回响着他的脚步声。

那个女人就是曾经和松永一起坐电车的人。如果她是松永的恋人，很容易能推测出她的杀人动机。想到这里，明宏确信杀死松永的

人不是自己，也很清楚接下来应该做什么——抓住逃走的女人。

明宏边跑边寻找着。这样下去肯定会被怀疑。跑过来的工作人员应该没有看到那个女人，电车司机和乘客有没有看到？如果没人见过，他就会被认定为是把松永推下去的凶手，而他逃跑的行为正是确凿的证据。

明宏不知在街上跑了多久，却完全不见那个女人的踪影。和他擦肩而过的女人，还有站在路边和别人说话的女人，他的目光都一一扫过，但她们的衣着、长相都和把松永推下站台的人不一样。终于，气喘吁吁的明宏跑不动了，停在了离十字路口不远的一家餐饮店前。他大口呼出的白气消散在空中。

明宏冷静下来，看着来来往往的行人，意识到他完全是在漫无目的地寻找。

十字路口的人行横道前，一个看上去要去上班的女人在等信号灯变绿。虽然发型很像，等她转过头来，却是一张完全陌生的面孔。

身旁有目击者，那个女人却没有罢手，看来她并非预谋行凶，而是临时起意。她现在正在这座城市的某个地方，为杀了人而感到恐惧吧，也许正在苦恼是否应该去自首。

这个时候，如果她在新闻中听到别人被当作嫌疑人遭到追捕，会怎样呢？她逃脱了罪行，一个完全不认识的陌生人却被当成了杀人犯！她知道因此得救了。本来因为杀人而丧失的人生重新回到了手中，就像一道亮光将纠缠她的阴影一扫而空。她会抱住这道亮光不放吧？不必自首就能永远逃脱，这样的诱惑对她来说多有吸引力啊！可是，这毁了明宏。

明宏想去报警，但又想，会有人相信他的话吗？

他无力地向车站走去。那个工作人员应该正在向警察描述他这个从车站逃跑的可疑人物吧。

没人觉得他可疑，明宏就这样回到离铁轨不远、能看到绿色铁丝网的地方，车站近在眼前。现在就算被警察叫住，被问到是不是从车站逃走的男子，他也不想再跑了。

明宏朝车站走去，看到了停在那里的急行电车和聚过来看热闹的人群。很多人站在马路上，隔着铁丝网向车站里张望。一群穿着工作服的男人聚集在铁轨边，可能是在处理松永的尸体，明宏看不出他们是铁道公司的人还是警察局的人。

正向车站走的明宏停下了脚步——把松永推下站台的女人可能还会来这个车站。明宏想起她曾和松永一起乘坐电车。他思索着这个可能性有多大。如果她真的会来，只要躲在某处监视，直到她出现不就行了？到时自己就立刻跳出去把她抓住。如果她迟迟不出现，自己再去警察局也不迟。

就算对警察说实话，警察也不会相信，很可能自己只得被迫认罪。与其等事情发展到那一步，还不如把凶手找到后再向警察说明。想到这里，明宏下定了决心。但问题是，他能藏在哪里呢？他需要找一个不会被别人发现又能时刻盯着车站的地方。他知道只有一个地方符合条件，可是他会受到道义上的谴责——潜藏到那个地方，就等于窥视了别人的私生活，而且他还会利用那个人的感官障碍。

明宏看了看远处灰色天空下因突发情况停下的电车和正在电车周围进行户外作业的人。有人从他身边走过，看热闹的人又多了一个。

明宏下定决心，朝那户人家走去……

明宏在电话里说没有杀人，母亲说相信他。母亲是真的相信，还是仅仅是在安慰自己的孩子？明宏不知道，但依然觉得很高兴，并心存感激。

电话机的液晶显示屏上显示余额已经不多了。

“我要挂电话了。”

母亲让他别挂。

他说，电话卡里的钱快用完了。这时，显示屏上的余额又少了一点。

现在必须去警察局。要花多长时间才能让警察相信自己呢？他从事发现场逃跑，躲藏了两周，这会打消别人对他的信任。无论解释多少遍，也难以让别人相信他吧？

他确实曾对松永怀有杀意，否则当时就不会从现场逃走，现在面临的困难，是在惩罚那个曾想杀死松永的愚蠢的他。即便因为莫须有的罪名而受到惩罚，也不能说他是完全无辜的。对别人怀有杀意就是他的罪。

“那——”明宏说到这里，电话卡没钱了，电话断了。他放下听筒，走出电话亭，混在人群中向警察局走去。

走着走着，一股莫名的不安袭来——他害怕无法洗清罪名。在警察严苛的问讯下，他也许不得不认罪。再加上他因曾怀有杀意而心虚，说不定还会觉得应该替那个女人承担罪名。

他和外出购物的一家人擦肩而过。孩子拉着母亲的手，看着路边的橱窗。橱窗上用白色喷剂喷绘着拉雪橇的圣诞老人和驯鹿。

明宏拉紧满借给他的那件外套的前襟，感到胸前那部分的触感有些奇怪，摸上去硬邦邦的。他边走边摸索着外套内侧，这才发现那里有一个口袋，里面装着什么东西。他拿出来一看，是照片，一共有四张，其中三张是满站在公园里照的。每一张照片上的满，视线都望着远方，因为她不知道镜头在什么地方。那天天气似乎很好，照片上的天空一片蔚蓝。最后一张照片不是在室外照的，看上去像是一家餐厅，桌子上有摊开的菜单，满坐在桌旁。背景是一家咖啡厅风格的店，摆着陶制的小动物摆件。

明宏停下脚步，思索着最后一张照片的含义。突然，他在人潮拥挤的道路中央停了下来，被人撞到了后背。他完全顾不上在意那些嫌他挡路而纷纷躲避的人的视线。他心跳加速，颈部血管的跳动声清晰地传入耳中，圣诞音乐和四周人群的嘈杂声都离他远去。

杀死松永后逃走的那个女人就在最后一张照片上！她坐在满的身边，面带微笑，一身服务员打扮，应该是在这家店工作。她是满的朋友吗？

不，不对！这绝不是偶然！明宏朝满的家走去。

***

满一边听别人哼唱《铃儿响叮当》，一边把盘子端到客厅的被炉上。她想起父亲在世的时候，总是一边哼着走调的歌，一边在客厅看报纸。

满正怀念的时候，歌声停止了。

“满，把杯子也拿过去吧。”和枝说。

和枝炖的牛肉马上就好了。接下来，她打算切蛋糕，再把电视调到重播的电视剧。

厨房里弥漫着炖牛肉的香味，黑暗中传来和枝在厨房走动的脚步声。满想象着从锅里冒出的热气在窗玻璃上凝结成水珠的样子。空气中尽是温暖的湿气，家里充满了浓浓的烟火气。

前天，她与和枝吵架了。昨天，她们和好了。今天，居然有这样一场小小的圣诞聚会，真是不可思议。以前也经常同和枝一起外出，但这样连续三天都见面还是很难得。

满再次体会到和枝在她的生活中有多重要。和枝会笑嘻嘻地和她说话，就像空气一样陪在她身边。因为和枝的安排，才有了今天的聚会。如果是自己一个人，无论在圣诞节还是新年，都不会有什么庆祝活动，只会平平淡淡地度过。

没有他，自己和和枝就不可能是现在的状态，想到这一点，满更加觉得现在的时光是无可替代的。从父亲的葬礼结束到两个星期前的那段时间里，满的心情未曾像现在这样充实过。他现在在哪里呢？

满听到了关火的声音。

“对了，我去买小拉炮吧？你喜欢吗？”

满的脑海中浮现出带着一根绳子的圆锥形小拉炮，不禁雀跃起来。“我也许会很喜欢。”

一拉绳子，无数条细长的彩色纸带便会盘旋着飞出来。虽然看不见那样的情景，但小拉炮在手中裂开时的感觉和残留的余味应该会很有趣。

“我也许会喜欢残留的火药香冲进鼻子的感觉。”

“那我去买，便利店就有。”

来回需要十五分钟，她们决定等和枝回来再切蛋糕。

送和枝出门时，满准备顺便看看邮箱。几乎没有人给她写信，但说不定会收到明信片。她看不了，所以都是和枝在来这里的时候读给她听。

“要是那家便利店没有，我就去另一家。”说完，和枝便出门了。

满把手放在门上，听着和枝远去的脚步声。她抬头望了望天空，黑暗中有一个模糊的小红点。在几乎没有视觉时，耀眼的太阳就是这个样子的。根据看到的不同样子，她能大体判断出当天是不是阴天、大约是什么时间。

今天是晴天，马上就要到中午了。天气很冷，甚至能感到刺骨的寒意。

这么冷的天，他在哪里躲避寒风呢？从今天早上开始，满就一直在想大石明宏，即使在同和枝说话或听《铃儿响叮当》的时候，思绪也总是向他飘去。

满打开电视，调到新闻节目，但没有关于他的新闻。如果他真的被捕了，新闻会不会报道呢？难道他被捕的事不会上新闻？但万一呢？和枝炖牛肉的时候，满一直在换频道，找新闻节目，无从得知他的行踪让满很不安。

满把手伸进门上的邮箱摸索着，什么都没有。这时，好像有人站到了她身后。她听到鞋子轻轻踩踏地面的声音。

“……不好意思，我不知道该怎么和你说……”

这个声音满听过，虽然只有寥寥几次。“大石先生？”她转过身，非常自然地说出了他的名字。

“你连我的名字都知道？”

他的语气听上去并不吃惊，却非常疲惫。他之前去哪儿了？满觉得胸口发紧，想让自己平静下来。她知道，此刻的自己激动得有些头脑发热。他此前一直生活在满身边，但像这样面对面地说话，却让她感到有些害羞。

“我以为……你不见了。”

“我本来是这么打算的。”

满不明白他的意思，几乎是不由自主地向黑暗中的声源摸索过去。

“既然你知道我的名字，那你肯定也知道在车站发生的那件事……”

满的手指在本来空无一物的半空中碰到了什么，那触感和昨天借给他的外套的触感一样。听到他的话，满点了点头。“我问车站的工作人员了。”

“我是无辜的。”

“什么？”

“凶手另有其人。”他严肃地说。

这句话使满因他们重逢而产生的羞涩和激动消失得无影无踪。她感到体温急剧下降。

他简要地说明了在车站发生的事：他在印刷公司工作，确实曾对前辈松永敏夫怀有杀意，但把松永推下站台的是一个女人。他也想过杀掉松永，所以看到车站的工作人员跑来时，心虚地逃跑了。

满一动不动地听着他说的每一句话。

“我为了抓住她，必须找个地方监视车站。”

满明白了。“所以，你从我家窗户……”

“擅自闯进你家，真对不起。”

“这样就算谢罪了？”满带着试探的口吻说。

他好像不知所措地小声说了句什么。

为了让他知道自己并没有生气，满笑了。

“随后我会好好道歉，现在有件要紧的事……”他告诉满，自己准备去警察局，一直待在满家会给她带来麻烦。他放弃了靠自己的力量找到那个女人的想法。“我应该告诉警察，我是无辜的。或许我一开始就应该这么做，不过现在也无所谓了。”

“无所谓？”

“我已经找到了凶手的线索。”

满的手碰到了一个冰凉的东西——是他的手。

他把满的手摊开，将一样东西放到了上面。

那东西像纸一样薄，满从硬度、大小和手感来推测，好像是一张照片。

“你在公园里拍过照，对吧？外套口袋里有几张照片。”

满想起了和枝。她几乎忘了那次拍照的事。

“其中有一张，是在一家店里拍的。有一个服务员模样的女人和你在一起。”

满想起了春美，当时她和春美坐在一起，和枝给她们拍了一张照片。

“她就是凶手。”他的声音低沉而冷静，穿透弥漫在四周的黑暗，传入满的耳中。

满不明白他在说什么，正当她思索着这一切的时候，他请满告诉他那家店的位置。他要去找那个女人。

满想起春美悠闲的说话声。一起吃饭时，听着那个声音，会令人觉得饭菜格外可口。春美不可能在车站杀人。不知什么时候，满手中的照片不见了。她没有注意到照片掉到了地上。

“我曾见过这个服务员模样的女人和松永在站台上亲热地说话。”明宏告诉满，松永和那个女人在谈恋爱，但松永曾笑着对公司同事说，他只是打算和她玩玩。

满摇了摇头。“为什么要这么说！”满几乎无法发出声音，说到最后声音都变了调。

“她是你的朋友吗？”

满点了点头。

“什么时候认识的？”

满根本无法思考，脑中一片混乱，好不容易才明白了应该做什么。“……我知道了。”满边说边连连点头，想让自己平静下来，“之后……之后我带你去那家店。我大体知道位置。请你再等一等。我得准备一下，和枝也快回来了。”满知道无论多么想否认这件事，她还是非常信任他说的每一句话，但就算他说的是事实，她也必须亲口问问春美。

“我在你家附近等你。”说完，他沿着墙边走远了。

听他的脚步声，他好像打算躲到房子后面。满抬起头，黑暗中遥远的高处有一个比蜡烛的火焰还要微弱的红点。在四处都被涂抹成黑色的世界尽头，红点带着不祥之兆燃烧着，仿佛要融入黑暗，却又不肯消失。一瞬间，满觉得那就像是一头体形巨大的野兽的瞳孔。

满下定决心后走回家中，心中充满了欺骗他的负罪感。以前都是和枝带她出去，她根本不知道梅兰莎莉在哪儿，也根本没法带他去。

春美真的是凶手吗？满穿过玄关，在走廊上思索着。她和春美在偶然的机会下相识，又以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认识了大石。她分别结识的这两个人本是毫无关系的陌生人，可是按照他所说，现在其中一个人是凶手，另一个人明明是无辜的，却成了被追捕的嫌疑人。满还是不能完全相信，只要问问春美就能知道一切。

她穿过走廊，朝客厅走去。炖牛肉的香味扑鼻而来。她听到有人在哼唱《铃儿响叮当》。那人好像很喜欢这首歌，从今天上午与和枝一起来满家后就一直在哼。

“满小姐，你去哪儿了？”站在客厅门口的春美停止了哼唱，问道，“和枝呢？”

“去买小拉炮了。等和枝回来，我们再吃蛋糕吧。”

“好。”春美说。

春美一直坐在客厅的被炉里。和枝说，她今天是客人，什么都不用做。在满不停地切换频道找新闻节目时，春美一直在和做饭的和枝聊天。

满走近客厅唯一的窗户，面朝房间中央站着。窗户就在她身后，暖炉把房间烘得很暖和。外面的冷空气透过窗玻璃的缝隙吹进来，冰冷的空气喷到了她的脖颈上。

大石回来了，满很高兴，能和他自如地交谈也令满感到安心。要不是现在有事必须要做，她很可能会哭出来。

满全身紧绷，紧张得都要哆嗦起来。黑暗中，春美就在她身旁。她没有告诉大石，春美就在家中。等事情结束后，就像他刚才说的，随后再道歉吧。她终于开口了。“……春美小姐，我能问你一些问题吗？”

春美好像在看杂志，黑暗中响起她放下杂志的声音。“好啊。什么问题？”

“男朋友的问题。之前你说过，你有喜欢的人……”满不知道自己脸上是什么表情，她极力保持微笑，不让春美看出异常，“春美小姐，你男朋友是做什么工作的？”满靠在窗边，双手扶着窗框。冬日的寒意连这里都没有放过，她的手都冻僵了。

“他在印刷公司上班。”

春美的回答让满感到悲哀。她知道，死去的松永敏夫就在印刷公司上班。这个回答并不能证明春美就是凶手，可是直觉告诉她，大石说得对，春美的男朋友就是松永敏夫。

满想起春美对未来的幸福憧憬。春美曾快乐地说，要和喜欢的人结婚、组建家庭。那些绽放着光芒的话语，在满的心头留下了多么深刻的印象啊。但她说那些话是在事发之后，那时松永应该已经死了。

“……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他是游戏厅夹娃娃的高手哦。我家摆满了他夹来的毛绒玩具。”春美还说，他说话很有趣，和他在一起永远也不会感到厌烦。今天因为时间不方便，他们没见面。去年圣诞节，他们一直在包厢里唱卡拉OK。“满小姐，满小姐？”春美喊了满好几声，“你不舒服吗？”

满这才发现自己的表情不对，血似乎要从心中喷涌出来。她真想隔着衣服一把揪住自己的心脏。大石说，是松永背叛了春美，但春美仍然幸福地说起自己喜欢的人。如果满没有失明，就能看到春美露出幸福笑容的样子。要怎么开口才好？她紧紧握住冰冷的窗框。

“我听说，不久前有个人从这个车站的站台上掉下去身亡了，那人也在印刷公司上班。”

“我在新闻中看到了。”

“春美小姐也住在附近，也常常在这个车站坐车吗？”

“……我，很少。”

满回想着结识春美后的这些日子。她们来往的时间并不长，但对于几乎没什么朋友的满来说，春美占了很重的分量。满想起第一次和春美交谈时的情景。当时，春美拿着被风吹走的衣服敲响了满的家门。“她是你的朋友吗？”“什么时候认识的？”大石刚才问的话在脑海中回响着。他为什么要问“什么时候认识的”呢？

“新闻上说，那个人是被推下站台的。凶手已经抓到了吗？听说有一个年轻男子从现场逃跑了。”是春美的声音。

“逃走的人叫大石明宏。”满边说边想象着某种可能。她转身面向窗外，几乎要喘不过气来。如果她没有失明，肯定能看见事发的站台。正因为家里有这扇能看见站台的窗户，大石才潜藏在客厅中。父亲葬礼那天，她就是透过这扇窗户呼喊母亲的，虽然那时并不知道母亲在不在站台上。她想赶走这些想法。如果那是事实，真是太令人悲哀了。她向上天祈祷，希望和春美的相识只是一次偶然。

她和春美是在松永被杀两天后认识的，那时大石已经遭到了追捕。虽然满没有看到过，但当时电视上可能报道了和他有关的新闻。

春美看了那样的新闻会怎么想呢？可能会想就让他顶替罪名，以此逃脱吧？

“春美小姐……你男朋友的名字可以告诉我吗？”满面向窗外，背对着春美挤出这句话。每个字都像铅块一样沉重。

春美陷入了不自然的沉默，过了一会儿，她若无其事地说：“我说不出口，太难为情了。等我们决定结婚的时候，我再告诉你。”

春美的声音爽朗极了，宛如天使在笑，这更让满心中发出了绝望的叫声。满甚至感到了肉体上的痛楚，可她必须问清楚。“你喜欢的人不是已经死了吗？”

漫长的沉默袭来。空气似乎凝固了。远处传来的电车的声音每天都会准时从满家后面响起，沉重的金属车体随之缓缓停下。

满在等春美的回答，但春美一直沉默不语。满知道自己的话可能会伤害春美，但依然冷静地揭露了春美的罪行。她简要转述了大石的话后，问道：“是你把他推下去的吧？”满无法转向春美。她两手扶

在窗边支撑着身体，过了一会儿，她听到背后的春美站起来的声音。“春美小姐，你还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情景吧？你帮我捡回了衣服，但其实那件衬衣并不是被风吹跑的，对吧？”

窗外，电车缓缓驶离车站，车轮轧过铁轨的声音传入耳中。

“你需要一个来我家的借口，于是擅自拿下了我晾晒的衣服。”

透过窗户能看到站台，这是明宏选择潜藏在这里的原因，反过来也一样。那天早上，当春美在站台上把松永敏夫推下去的一瞬间，她也看到了正对面的这扇窗户。

“你把松永推下去后，看到了窗户后面的我，以为自己的罪行被发现了。”

很快，春美通过新闻知道，有一个男子成了替罪羊，正被警察追捕。

春美的脚步声越来越近，听起来慢极了，不带任何感情。榻榻米几乎没有发出什么声音。她的体重很轻吧？即便如此，满仍然知道春美悄悄站到了她身后。

“你想逃脱……”

想到春美的心情，满感到很痛苦。满不知道春美是怎样得知被恋人背叛的，但那一瞬间，春美对未来的憧憬应声崩裂，只剩下坠入地狱般的痛苦了吧？

“当知道有人成了替罪羊后，你突然想到了我。”

那扇窗户后面的人目击了整个犯罪过程，如果警察知道了，就会转而怀疑春美，这让春美觉得必须除掉那个目击者。

“在你来我家之前，并不知道我的眼睛几乎看不见，对吧？真抱歉……”满费力地挤出一丝声音。如果不竭尽全力，她几乎发不出声音。“……我想不出，你来我家还有什么其他理由。”

满心想，那个时候，你打算杀掉我这个目击者！一回过头，她在黑暗中察觉到了春美的动静。脖子被冰凉的东西缠住了，她立刻明白了是春美的手。她的脖子被紧紧地勒着，无法呼吸。她没有奋力挣扎，也没有感到要被杀掉的恐惧和愤怒，胸口抽痛只是因为悲哀，而不是呼吸困难。脑袋越来越热，渐渐无法思考，在她脑海的某个角落，掠过了对大石的歉疚感。对不起，她心想。

黑暗被染红了。她眼前本应该是没有任何光亮的黑暗世界，可现在黑色完全变成了红色。

她听到了耳鸣声，听到了血管的跳动声。伴着这些声音，玄关处也传来了声响。在逐渐抽离的意识中，她听到了和枝爽朗的声音：“我回来了。”

满脖子上的力量突然消失了——她被放开了。她跪在地上，不停地咳嗽，嘴里有一股血腥味。

咳嗽止住后，她跪在地上，伸出双手去摸索春美。脑海中还是一片红色的迷雾，身体就像是别人的一样不听使唤，甚至连手都抬不起来，即便如此，指尖还是触碰到了呆立在她面前的春美。

满双臂拢住春美，使劲抱住。春美真瘦啊！好像轻轻碰一下就会消失似的，这让满的心都要碎了。

让我为你哭泣吧……

因为脖子被勒过，再加上哽咽，满的喉咙颤动着，几乎发不出声音。

我的眼睛已经忘记了光芒，什么都看不见。可是，我看得见你在黑暗中抱头绝望的样子！我看得见被恋人背叛的你绝望地哀号、在卫生间狂吐的样子！被这个世界如此对待，我不知道该如何安慰这样的你。除了紧紧地抱住你，我不知道还能做些什么！至少，请让我为你哭泣吧！如果和你一起悲伤，能让你受伤的灵魂得到一点点疗愈，请让我尽情地流泪吧！或许这还不够，但我会为你祈祷！请不要再伤害任何人了，也不要再恨任何人了。可能这需要一点时间，但请你原谅这个伤害过你的世界吧！

***

明宏在房子后面等着。房子的外墙和邻居家的围墙之间，有一个仅容一人通过的空间。他沿着墙边走过去，在木制外墙和砖砌围墙之间躲了起来。

那是个狭窄的空间，抬起头只能看到夹在两座房子间的狭长蓝天，周围只有墙壁。

明宏垂着头坐下来。这里不见阳光，冷得很，脚尖都冻僵了，再加上昨夜在街头徘徊带来的疲劳，让明宏感到阵阵眩晕。他闭上了眼睛。

时间静静地流逝。不久，电车轧过铁轨接缝处的声音穿过半空，传进藏身于背阴处的明宏耳中。电车好像在车站停下了。明宏静静地听着，听到了电车开门的声音。

他想起去年五月，他刚到印刷公司上班，对工作还不熟悉。每天要坐电车上下班，一大早在站台等车，实在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每天早上他都要站在站台上听站内广播，连这都会让他手心冒汗。他常常感到莫名的疲劳和痛苦，总是垂头丧气地低着头等车。就是在这样的时候，他有一次抬起头时，看到了一扇窗户。

对面的站台阻挡了他的视线。站台后面有一排树，透过树木的间隙正好能看到一座紧挨车站的老房子。

刚开始，明宏只是不经意地望着那扇窗户。就在这时，窗户被打开，一个年轻女子出现了。她脸色不太好，看上去非常忧郁。电车进站后，就看不到她了。

从那以后，明宏常常在早上等电车时看到她。她开窗户的时间一般在早上七点到七点半之间，这也正好是明宏等车去上班的时间。

那是六月的一天。时值梅雨季，眼前的景色在雨水的笼罩下泛着一层湿气，灰色的云层覆盖着天空，虽然是白天，但四周一片昏暗。雨点源源不断地从天而降，让延伸至远方的铁轨显得一片朦胧。

站台的水泥地上，一处处水洼中荡起波纹，随即消失不见。站台一侧铺设着有凸起的黄色砖块，在人群的踩踏下，凸起的部分沾满了黑色的泥水，被连绵不断的雨冲刷着。

虽是休息日，明宏却要去上班。前一天，一个同事在工作中出了差错，需要明宏去补救。明宏听着雨声在站台等车，拼命支撑着快要垮下来的身体。

站台上方有简易屋顶，站在下面便不会被雨淋湿，明宏单手拿着收起来的雨伞，凝视着横跨在眼前的铁轨。湿漉漉的铁轨锈迹斑斑，雨水不停地敲打在上面。明宏似乎能闻到濡湿的铁锈味。

站台对面的那扇窗户映入眼帘，那时他并没放在心上。从上个月开始，他先后几次看到那扇窗户后面有一个女子的身影若隐若现。对他来说，她和在路上擦肩而过的陌生人并无二致。他对别人一向漠不关心。

明宏忧郁地等着电车，早已听腻的站内广播又响了起来。每次听到广播声，明宏都很想去死。他心头充满沉重的疲惫感，仿佛没有了活下去的力气。

明宏看着铁轨前方，电车驶近了。就在这时，传来一个女子的声音。

对面那扇窗户打开了，女子身穿形似丧服的黑色衣服站在窗边。因为隔着一定距离，他看不太清楚，但她好像在哭。

“妈妈，妈妈！”女子紧紧扶着窗框，全身颤抖着呼喊了一遍又一遍。她的视线似乎一直在半空中游移，但她确实在望着明宏所在的站台。那颤抖的声音听上去令人心痛，就像在黑暗中迷路的孩子拼命寻找母亲、想让母亲知道自己在这里时，发出的撕心裂肺的喊叫声。

“妈妈！我在这里！”

明宏听到了她的声音。电车驶进车站，停靠在站台。长方形的金属车体挡住了她所在的那扇窗户。

随着压缩空气的声音响起，自动门打开了，明宏走进电车。她的呼喊声已经停了，但依然在明宏心中回响。

车里几乎没有乘客。明宏站在空荡荡的车厢中央，单手抓着吊环，另一只手拿着收起的伞。

透过电车的车窗能看到那扇窗户，玻璃上有碍事的水珠，但仍能清楚地看见她的身影。方形窗户后面，她似乎怅然若失地站着。

电车缓缓启动，车厢振动了一下，悬挂在车内的吊环向同一个方向晃去。

她的声音依旧在耳边回响，明宏觉得仿佛接触到了某种神圣的东西。

那扇窗户和其他景致一起向后掠去，变得越来越小，随即被雨水模糊了轮廓，最终完全消失不见，只剩下车轮不断轧过铁轨的声音。

在离明宏稍远的座位上，有个人和明宏一样，一直凝视着渐渐远去的那扇窗户。是刚才在同一个站台等车的女子。她正坐在座位上转头朝外面看，明宏看不到她的脸。她的伞立在座位旁边，从伞尖流下来的水滴在地上形成了一摊水渍。她也穿着丧服。那扇窗户早已离他们远去，她仍然静静地看着窗户所在的方向。

明宏睁开了眼睛。不知是因为陷入深深的回忆，还是太疲惫睡着了，他完全没有注意到有人过来了。

“你是大石先生吗？”满的朋友低头看着坐在地上的明宏。

明宏知道她叫和枝。她看上去很不安，可能是犹豫了很久之后才开口的。从她的表情中，明宏能知道这一点。他点了点头。

“满叫你……”

明宏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但一种预感让他站了起来。和枝向玄关走去，明宏紧随其后，两个人一前一后地走在墙壁之间，从背影能看出她非常紧张。

明宏第一次见到二叶和枝是在去年夏天，当时他还不知道她的名字，只在车站看到过她和满在一起。那时，在六月听到的呼喊声还回响在他耳边。事情已经过去一个星期了，那声音却没有消失。一来到站台，明宏就会自然地望向那扇窗户。

七月的一个傍晚，明宏下电车后，在站台看到了曾出现在那扇窗户后面的女子和她的朋友。两个人说着话，从明宏身边走过。

“满，你一个人住，怎么打发时间啊？”

女子朋友的话传进耳中，明宏这才知道她叫满，一个人生活。

“睡觉啊……”叫满的女子回答。

明宏停下脚步，转头看着那两个人的背影，满的手轻轻搭在她朋友的手臂上。她的视力有问题吗？她好像是靠朋友的帮助走路的。

夏日强烈的阳光中下，满战战兢兢地用力一跳，跨过了电车和站台之间窄窄的空隙。

从那以后，明宏常常看见她开窗户的样子。入秋后，她仍然如此。凉爽的风从两个站台间的铁轨上刮过，明宏看到她消失在窗户后面。

去公司上班让明宏觉得无比沮丧，只有在站台上看到那扇窗户，他原本僵硬的心才会感到一丝温柔。明宏知道这是为什么。

“我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说着，和枝从玄关走进屋里，脸上露出担心的表情。

“没事的。”明宏想让她放下心来。

明宏站在玄关，看着眼前笔直的走廊。地板泛着湿润的光泽，从窗户射进来的光反射出白色的光点。可能是为圣诞节做了丰盛的饭菜吧，房间里弥漫着食物的香味。

十二月冰冷的空气笼罩着四周。房间深处隐约传来颤抖的呜咽声，充满了静谧而浓烈的悲伤。

第五章

事情结束一个星期后，公寓的房东要求明宏搬走。那天正是十二月三十一日。

事情已经解决，明宏也洗脱了嫌疑，但周围的人依旧指指点点：他如果有良知，就不应该从命案现场逃走，还消失了两个星期之久，况且他还目击了凶手，却没有报警。公司同事和邻居都在无声地谴责他。被赶出公寓也是无可奈何，明宏想。

明宏对警察解释，逃跑是出于恐惧，又因为受到怀疑，拿不定主意是否要报警。他没有说潜藏在满家的事。他和满已经约定好，对外就称他们以前就是朋友。他说从车站逃走的两个星期，一直四处游荡，警察对此没有丝毫怀疑。一个叫春美的女人已经供认了罪行，警察不会再怀疑别人。

从警察局回来的路上，明宏去了公司。看到他的身影，同事们纷纷停下手中的工作，小声议论着。他没有管那些目光，直接向部门主管提交了辞呈，离开了公司。

从公司出来的时候，明宏和若木在走廊上擦肩而过。他并不想见到若木，若木似乎也这么想。

两个人视线相遇时，若木看上去不知所措。明宏朝他点了一下头，他脸色苍白，躲到了走廊的另一边，一脸恐惧，后背紧贴着墙

壁。明宏从他眼前走过，心想他是不是还在怀疑自己，因为自己曾在更衣室对他说过的那句话。

对于辞职一事，明宏毫无抗拒之心。如果继续留在公司，松永敏夫的影子会挥之不去，他无法获得片刻喘息。明宏已经没有力气再去应对那些毫不客气的视线和背后的窃窃私语了。他只是觉得很悲哀，对公司竟没有丝毫留恋。

十二月三十一日下午，在房东的要求下搬走后，明宏去了满的家。

和枝说，圣诞节后，满的情绪一直很低落，希望明宏常去看看她，给她鼓励。

透过铁轨和马路间的铁丝网，渐渐西斜的太阳映入眼帘。冰冷透明的空气中，平时看起来是绿色的铁丝网在夕阳的映照下染上一层黑晕。天很冷，明宏打着寒战向前走。一群骑自行车的孩子从他身边经过。

明宏想起了家人。一到每年的这一天，母亲就会买很多杯装荞麦面，现在也还是如此吧。一年就这样过去了。

满穿得很厚。她咳嗽着说自己感冒了，让明宏坐到客厅的被炉里，自己则像往常那样蜷缩在暖炉前，表情悲伤地陷入沉思。

她好像忘了开灯，屋子里一片漆黑，只能看到暖炉昏黄的火焰。对她来说，房间的灯并不重要，就算忘了开也无所谓。明宏不想提醒她，只是把路上买的一本求职杂志放到了一旁。

窗外已是一片深蓝色，宛如涨潮的海水将沙滩覆盖一般，黑暗静静地笼罩了客厅。站台上的灯光从窗口射进来，朦胧地照着房间的角落。除此之外，暖炉柔和的火光是房间里唯一的亮光。

她面朝暖炉，抱膝坐着，明宏只能看到她弓起的背。有影子落在她背上，她的轮廓却晕染着温暖的黄色。暖炉中微弱的火焰摇曳着，在她垂到肩部的发丝间若隐若现。

她在回忆春美吗？这一周以来，她一直都是这样。她曾与和枝去了警局，想见春美，但被拒绝了。她一直在为春美哭泣。没有声音，也没有眼泪，但看到后背笼罩着阴影坐在那里的她，就能懂得她内心的悲哀。她相信这样能缓解春美心中的痛苦，哪怕只有一丝一毫。

道口的警示声传入耳中。窗外，电车通过的声音渐渐远去，最终消失。

从窗口射进的朦胧光线中，那本被放在一旁还没读过的求职杂志浮现了出来。明宏想起印刷公司的事。

迄今为止，他一直过着避免和人接触的生活。不管是公司的同事还是学校的同学，他总是和他们保持着距离。在内心深处，他对扎堆的人心怀轻蔑，因此他被孤立、被攻击，受到深深的伤害。

他也盼望能和别人打成一片，在公司的吸烟区、学校的教室里，自己如果能像周围的人一样轻松地与人聊天，该有多好。他对聚在一起的人们抱有轻蔑，不过是为了对合群这件事死心，不对此心生憧憬。他躲着不和大家说话，换来的只是内心的悲哀，可他只会用这种方式来保护自己。他觉得公司和教室都不是他的栖身之地，总是感到气短胸闷，浑身不舒服。

他毫不犹豫地辞职，公司里没有任何让他觉得舍不得的朋友和难忘的回忆，而他也没有留下任何痕迹。这是他以前从未想过的一场悲剧。但是，现在不一样了。

十二月十日，他潜入了满的家。趁她走到门外时，他藏进屋里，坐到能看见车站的那扇窗户旁边。先前盘踞在心中的杀意消失殆尽，只剩下无力感和一定要找到凶手的决心。他纹丝不动，连续几个小时没有发出任何声响，并不是出于必须要找到凶手的使命感，也不是为了免于因为莫须有的罪名而遭到逮捕。他只是恐惧罢了。他害怕住在这里的她发现自己，害怕她尖叫起来、对他心生厌恶，因此他才极力不发出任何声音。

被不相识的人否定，这种滋味他在中学时已经尝过了。如果也被她那样对待，他简直不知道自己将会多绝望。他一次又一次想象那样的情景，不禁浑身发抖。其实，如果事情真的变成那样，也毫不奇怪。

可是，她没有那样做。她发现了他，并默许他待在这个家。以前在学校和公司，他曾被这样接纳过吗？不管是穿着校服在学校，还是穿着工作服在公司，他都觉得浑身不舒服。无论身在何处，他总是紧张得手心冒汗。他想过，到底哪里才是他能获得平静的容身之处？但其实，他需要的不是哪个地方，而是接纳他的人。

听到明宏的声音，满微微动了一下，转过身来。温暖的炉火将她那张很少见阳光的白皙脸庞染上了黄色的光晕。黑暗的房间中，只能看到她的脸。她将视线投向黑暗，耳朵转向明宏的方向，生怕错过他说的每一句话。

“我被赶出公寓了。”明宏说。

“那里是空的。”满指了指客厅的角落。

他和她只会这么笨拙地认可彼此的存在。

就在这样的静谧中，他懂得了别人并不是只会伤害他。“有没有练习一个人外出？”他问。

她沉默地噘起嘴。“当然打算练习，但……”她低下头，不自信地说。

明宏凝视着她的侧脸良久。她没有吃饭吗？和自己潜藏在这里时相比，她的脸颊更消瘦了。犹豫了一会儿，他决定说出心里话：“我希望你能高兴起来，但我不知道该怎么做……”

满依旧低着头，侧脸朝向明宏。

说些什么才能让心情低落的她高兴起来呢？这一个星期，明宏一直在想这个问题，结果直到今天却什么都没做。看着他如此珍视的人这么迷茫、痛苦，他却不知道该说什么，该如何帮助她。他想，如果自己能再聪明一点就好了。他从没有和别人好好相处过，不知道该怎么安慰别人，真是痛苦。“不过，我常常这样想——”他对满说，“现在还是隆冬，每天都很冷。但不久外面就会暖和起来，手脚也不会再冻得发麻。公园里的树即将冒出新芽，伴着和暖的春风长出绿油油的叶子。那时，你心中的不安将消失殆尽。你一定会抬头挺胸地走在明亮的阳光下，再也不会缩手缩脚。在我抱膝躲在这里的时候，无数次想象过这样的情景。要是那一天到来，该多么令人高兴啊！所以，请不要再哭泣，再过几天，我们一起出去走走吧！可以去图书馆

借盲文书。练习一个人外出，刚开始可能会害怕，但有人在旁边陪着你，就一定不会有问题。”

满闭上眼睛，重重地点了点头。

后记

这本书讲了一个被警察追捕的男子潜藏在一个失明女子的家中的故事，是继《将死未死的青》后，幻冬舍为我出的第二本书。本书能够顺利出版，我总算松了一口气。

为了说明此次写《在黑暗中等》的原委，我必须先说明一下《将死未死的青》的情况。

《将死未死的青》讲述了一个少年被老师欺凌的故事。出版社将时代背景设为我小学的时候，便任由我发挥。在构思阶段有一个插曲，最终没有呈现在出版的作品中，那就是“少年无法忍受老师的欺凌，潜藏到了一个盲人的家中”。我删掉了这部分，将《将死未死的青》写成了一个单纯明快的故事。

这次我将当时删除的那部分写成了一部完整的作品，即《在黑暗中等》，因为我觉得删掉那部分太可惜了。我大学时的专业可是生态学，对于日渐枯竭的资源，必须珍惜才行。

但是，这样的设定很容易变得恶俗。是写成正剧还是喜剧呢？苦恼一番后，我最终取得了这样的平衡。现在作品完成，“无限感慨”四个字足以代表我全部的心情。

我一直给负责本书的日野先生添麻烦。感谢石垣先生教给我印刷知识，也一并向其他相关的各位表示感谢。

聊一点闲话。可以谈谈体重吗？

《将死未死的青》的主人公是一个肥胖的少年，因为我上学时曾是学校里最胖的胖子。我婶婶读了《将死未死的青》之后，说想起了我的小时候。回想起来，那时的我整天只知道漫画、塑料模型和游戏。

肥胖的我继续发胖，在福冈上高等专科学校时，体重已经有八十五公斤了。肯定是因为我除了在家里吃晚饭，放学路上还去吃咖喱饭，而且还总点芝士咖喱盖浇饭。我喜欢融化的芝士拉丝的感觉，不过唇边挂满芝士丝的样子在别人看来简直——不对，我想说的不是这些。

三年前进入大学后，我开始一个人生活，并减了肥。我瘦了二十公斤，现在的体重是六十五公斤。按照身高换算一下，我居于“体重正好”和“偏瘦”之间。减肥就像肉体改造，符合标准时就会觉得很好玩。我多少能理解那些锻炼肌肉的人了。

我为什么长篇大论地说这些闲话呢？因为我在其他出版社出版的文集中，把体重误写成了七十五公斤。当打开出版社送来的书，发现体重写错的那个夜晚，各位可知我有多么悲伤吗？泪水把枕头都打湿了。

我实在搞不懂作者简介中为什么要写体重，但那是我自己写的，我搞不懂自己。

基于以上种种，读了那本文集的各位如果有人根据作者简介想象，请将您想象中的样子减去十公斤。也可以加上十公斤，想象一下作者体重最重时的模样。

我可以写这么多与作品无关的内容吗？如果有人找我写减肥的书，那可怎么办？顺便说一下，我认为减肥的诀窍就是“不怕死”。只要不吃东西，就能瘦下来，一直到脑萎缩那一刻。除此之外，我没有任何其他建议。我不会写减肥的书，尤其写不出“瘦得健康”这样的内容。

对了，这几年我迷上了DDR（跳舞毯），玩的过程中，卡路里不断地被吸走了。我本来就喜欢玩游戏。要说它的好处，就是和网球那些运动不一样，就算谁都不认识，也能窝在家里玩。现在，我轻易就能跳到最高的十级。

不经意间我说起大话来了，那也差不多该结束了。我很想再多写写DDR的，不过和本书的内容实在毫无关系，所以就此作罢吧。

抱歉，写了这么一篇漫无目的的后记。顺便说一句，我刚刚称了体重，六十二公斤。

谢谢您打开这本书并一直读到此页。感激不尽。

执笔之际，我参考了以下网站：

《眼人》http://www.bremen.or.jp/bewell/b.html

乙一

2002年2月28日

平面犬

平面いぬ。

乙一



平面犬

〔日〕乙一 著　吕灵芝 译



南海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平面犬/（日）乙一著；吕灵芝译. --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21.4

ISBN 978-7-5442-8123-2

Ⅰ.①平… Ⅱ.①乙… ②吕… Ⅲ.①短篇小说-小说集-日本-现代
Ⅳ.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1）第019705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30-2019-109

HEIMEN INU. by Otsuichi

Copyright © 2003 Otsuichi

All rights reserved.

First published in Japan in 2003 by SHUEISHA Inc., Tokyo.

Chinese（in simplified character only）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by SHUEISHA Inc. through THE SAKAI AGENCY.

目　录

石眼
小初
布鲁
平面犬
返回总目录

石眼

序

很久很久以前，一个村子爆发了流感。由于缺乏医疗知识，村民们只得绝望地接受死亡。有的家庭失去劳动力陷入困境，有的家庭竟死得仅剩一人。

一对夫妻失去了年幼的孩子。他们把孩子冰冷的身体放在草席上，悲痛了一天一夜。那是个贫苦的年代，人们饥肠辘辘，孩子的胳膊也枯瘦得如同树枝。那对夫妻把孩子装入小小的棺材，想找个开阔的地方埋葬，便抱着棺材进了山。等到他们回过神来，太阳已经西沉，周围陷入一片黑暗。郁郁葱葱的树林遮挡了月光，夫妻俩被包裹在无尽的暗夜里。附近没有人家，孩子几乎不存在的体重透过棺材压在两人的手上。

夫妻俩感到背后好像有什么东西。

哗啦哗啦，哗啦哗啦……

妻子正要回头，却被丈夫阻止。“那是树叶的声音。”

紧接着，背后传来了脚步声。仔细一听，像是小孩的脚步声。

啪嗒啪嗒，啪嗒啪嗒……

妻子又要回头，但还是被丈夫阻止了。“深山里哪来的小孩？”

紧接着，背后传来了小孩的说话声。那声音仿佛是他们刚刚死去的孩子的。

妈妈，妈妈，快转过头来呀。

刚刚失去孩子的母亲终于忍不住回过头去。

身后没有孩子，只有一个身材高挑的女人赫然站立。那是“石眼”，就是她模仿了孩子的声音。

凡是看见石眼的人都会变成石头。妻子定格在回头的姿势，再也不动了。

男人惊恐地闭上眼睛。不能看，否则会变成石头的。

男人听见石眼靠近，感到她在触碰他的脸颊和胳膊。男人险些睁开眼睛，可他忍住了，闭着眼睛逃到山下，连棺材都扔下不管了。

1

升入小学后，我就在父亲的老家住下了。我不太记得自己以前住的地方。那里如今已和我对母亲的回忆一样，消失在记忆中，只留下些许残香。

只有些许年代久远的画面还残留在脑海中。那地方显然与父亲家不同，但画面四角已经变得无比暗淡了。

那是个四叠[1]大的小房间，墙上挂着照片，木制窗框很难滑动，红色日光从窗外洒进来。不知是因为逆光还是我年纪太小，母亲看起来如同巨大的阴影。我躺着听她给我唱摇篮曲。

我长大成人、进入社会后，仍然没有忘记那幅旧时的画面，还有摇篮曲的歌词。

我上小学时没有母亲，我就这样长大了。父亲家只有父亲、爷爷、奶奶、叔叔和我五个人。

那座房子建在山脚下，就在陡峭斜坡隐入森林的地方。房子很旧，但很宽敞，住着五个人仍旧空出了大部分房间。家门前的斜坡很陡，去上学还好，回家却十分辛苦。道路两侧时不时可以看到梯田。每天上学，我都会从狭窄的田间小路抄近道去学校。有时我心血来潮，还会钻过树丛，穿过陌生人家的后院，专找没路的地方走。

上学路上的岔路口有座小巧的佛堂。虽然叫佛堂，却只有小孩子那般高。它一半隐没在树丛中，静悄悄地坐落在一片昏暗里。

佛堂里的地藏布满蜘蛛网，凑近看就会发现它的脸光溜溜的。它没有眼睛，但并非被哪个调皮的孩子挖走了，而是最初设计时就是这样的。从其他地方来的人看到这样的景象，一定会十分好奇。但在我这个小学生的活动范围内见到的所有地藏，都是没有眼睛的。

虽然我只是个孩子，但也隐约知道为什么地藏都没有眼睛。

当时，我跟朋友常玩一种叫“蒙眼鬼”的捉迷藏游戏。

首先猜拳决定谁来当“鬼”，然后把“鬼”的眼睛蒙上，让“鬼”去抓四散逃开的人。要是“鬼”走向了没人的方向，其他人就必须拍手大叫“鬼啊鬼啊我在这里，听我拍手快快过来”，暴露自己所在的方向。一旦有人被抓住，游戏就结束了，被抓的人就“死”了。

到此为止，这还是很普通的捉迷藏游戏。但我们还有另一种玩法，那就是“鬼”不用蒙眼，而逃跑的人要蒙眼。逃跑时什么也看不见，好多人因此受了伤。

我们一般在神社的院子里玩这个游戏。神社离我家只有五分钟路程，破旧得连神明都住不下去，但胜在地方很大，正适合我们玩耍。

蒙住眼睛逃跑时，必须不遗余力。哪怕前方有破旧的石灯笼，或是地上有突起的树根，也决不能停下来，因为一旦被“鬼”捉到，就算“死”掉了。每年都会有两三个在游戏中骨折或摔断了牙齿的人。一群小孩满脸鼻血、浑身瘀青地四下逃窜，在旁人看来想必很奇怪。然而无论发生多么可怕的事故，我们还是几乎每天都玩这个游戏。这不仅是因为好玩，也可能是因为受到当地流传的故事的影响。为此，我们都会抱着履行义务和锻炼的心态，把眼睛蒙起来拼命奔跑。

大人们本来应该禁止我们玩如此危险的游戏，但不可思议的是，没有一个人那样做。路过的大人反倒会责骂那些因害怕受伤而不愿全力奔跑的孩子，并要求他们拼死从“鬼”的追赶中逃离。

如果不练好蒙着眼睛逃走的本领，就要被石眼大人变成石头喽——大人们总会这么说。而像爷爷奶奶那样上了年纪的人，根本不愿提“石眼”这个词。要是一不小心说出来了，他们就会朝着山顶双手合十，恭恭敬敬地一拜再拜。

石眼，也可以写成“石女”。

那是父亲的家乡流传已久的故事。我已经不记得自己是什么时候、听谁提起的，总之，我们这些小孩全都知道她的故事。

有人说，一个失去孩子的母亲被石眼引诱回头，结果变成了石头。还有人说，在山里迷路的人无意中发现一座房子，便请求主人让他留宿一晚，没想到那竟是石眼的家。还有人说，除了那双能把人变成石头的眼睛，石眼怀里还藏着一双真正的眼睛，一旦被刺破，她就会异常悲痛，变成石头。

我慢慢长大，渐渐知道那些传说都不是真的。或许是某段乡土历史被披上了训诫的外衣，最终演变成了哄孩子用的童话吧。

上了小学高年级，开始明白传说的真相后，孩子们就不再玩蒙眼鬼了，而是转向更高级的游戏。

因为住在附近的同年级的孩子们都开始钓鱼，我也不得不一块儿到河边去。当时有个男孩特别会打架，很多人跟他一起玩，但并非因

为喜欢他才这样做，而是害怕拒绝后遭到报复。因为那个男孩开始钓鱼，我也只能跟着去了。

河水非常湍急，轻易就能冲走巨大的岩石，可仍有人爬到河中央的大石头上垂钓。河水清澈见底，冲刷河底突起的石头时，水声格外悦耳。但是我很讨厌钓鱼，如果可以，我想在家画画，不愿去河边。

那个夏日，我也怀着这种心情待在离朋友稍远的地方。为了不被那个会打架的男孩盯上，我假装享受钓鱼的乐趣。

我把钓线往河里一抛，将钓竿固定在地上，做出一副等着鱼上钩的样子，然后借口去挖蚯蚓，远离了其他人。走之前，我还拜托朋友，让他一看到鱼上钩就叫我。不过应该不会出现那种情况，因为钓钩上根本没装鱼饵。

沿着河边走一会儿，就可以到达只有我知道的秘密场所。

走着走着，便会来到一段坡道，坡道上方和河面之间有一定落差，好似山崖。我说的秘密场所就在山崖下面。说是山崖，也不至于高得能摔死人，但掉下去恐怕也不只会受轻伤。不过，若是鼓起勇气，就会发现下去并不困难，因为一路都有合适的落脚点。山崖下面长满青苔，有够一人把脚伸进河水里坐下的空间，此外别无他物。

周围一丝风也没有，光是坐着都会出一身汗。在正午的阳光下，树荫轮廓清晰。我手脚并用地下到山崖底下，裸露在短袖外的胳膊满是汗水，还沾上了沙土。

就在那天，我在这个地方体验了一把地心引力的威力，因为我脚下一滑，掉了下去。但我只受了点儿轻伤，也许是因为我已经爬过了

近一半的距离吧。

我的左肘出了点儿血，心脏跳得飞快。抬头一看，我失足的地方又落下了几块碎石。

厚厚的青苔承受了我的体重，它们在地面和岩石表面生长了几十年乃至上百年，但受到我的冲击，一部分脱落并被河水冲走了。可以说，对我和青苔来说，这都是很不幸的事故。

我望向被青苔掩盖已久的地面。青苔剥落后，潮湿的黑色土地终于重新暴露在空气中。那里埋着一小块形状像手的石雕。我挖出石雕，拿近了仔细观察。虽然只到手腕，但它无疑是照着小孩的手刻出来的。

石雕做工精细，让我这个小学生感动不已。略长的指甲、指纹、骨骼上的肌肉，甚至连汗毛都清晰可辨。这只石头雕成的手有着孩子特有的圆润质感，仿佛石头里充满了空气一般，摸上去没有弹力，反倒让人感到不可思议。

这只手没有摆出任何造型，姿态很放松，仿佛正犹豫着不知该抓住什么。我不禁忘了它是石雕的事实，而怀疑它随时都会动起来。不过，就算它突然动起来，我可能也不会太惊讶。

我把石雕带了回去，当成了我的宝贝，没有告诉任何人。

我无数次在纸上描绘那只手，画工突飞猛进。但是，从我的画上无法感受到那种悸动——看着那只手时觉得它随时都要动起来的悸动。

2

深山里起了大雾，我的同事N老师倒在一棵树下。我走向他，确认他还有呼吸，于是摇晃着他的身体呼唤他的名字。只见他眼睑轻颤几下，醒了过来。

“我是怎么了……”

“你滑了一跤。我们是从这条陡坡上摔下来的。”

我们同时抬头望向那条陡坡，它好似是用巨大的勺子挖出来的一般。在学校被学生唤作恶鬼的N老师面色铁青，惊叹我们竟没有摔死。

他想站起来，却发出了痛苦的呻吟。他右脚肿得厉害，看来是走不了路了。

“我没事。”他头上汗津津的，为了掩饰痛苦，扯着嘴笑了。

我们就在家乡附近的山上，但是离儿时玩耍的地方已经很远了。

我们原本走在通向山顶的有野兽出没的小路上，被河流的声音吸引，却没想到路边竟有这样的陡坡。从很久以前就没有人爬过这座山了，所以关于地形的信息很少。这或多或少是受到了那个女人的传说的影响。

背着无法行走的N老师，我根本爬不上这条陡坡。太阳已经西斜，刚才还刺痛皮肤的锐利阳光这时已快被周围的树木遮住了。我可不能眼睁睁看着夜幕降临。

我决定独自爬上陡坡，到山下叫人来帮忙。N老师也同意在原地等上几个小时。

不到十分钟，我的计划就搁浅了。陡坡上的土很松散，我就像落入蚁狮的陷阱、怎么也爬不出去的蚂蚁，无法回到原路。然而，我们并非完全无路可走，眼前还有一条沿着陡坡边缘延伸的石子路。虽然不清楚它通向何方，但既然有路，就意味着有人走过吧。

我背起N老师，顺着那条石子路朝山脚的方向走去。

我是在初中的办公室里告诉N老师我暑假要去爬山的。那时正值暑假前的繁忙时期，他突然向我问起了假期计划。

我们生于同一个镇子，都在初中母校执教。N老师比我大一岁，教的科目是社会。他就住在离学校不远的父母家里。第一次和他交谈时，我告诉他我父亲的家也在这个镇子，就在靠山的那一头。一直不苟言笑的他挠了挠下巴上的胡须，脸上绽放出笑容。

“哦，在那边啊，我小时候骑车去过那里——话说回来，我上初中的时候应该见过S老师你吧？要是你加入了柔道部，我肯定还带过你这个后辈。”

刚上初中时我还是美术部的新人，如今却成了部里的顾问。

我们很快就发现彼此意气相投，于是决定假期一起出去玩。

“我每年暑假都会去爬山。”

“爬山？没想到你还会做那种耗费体力的事啊。你不是在学校爬楼梯都会气喘吁吁吗？”

我在学校教美术，当时正在给学生的画一一评分。为了教学生处理好明暗关系，我特意拿鸡蛋到课堂上让他们写生。我对仅凭这些画来判断学生的绘画水平持有疑问，但为了尽快结束这无聊的工作，我还是飞快而潦草地打了分。

我准备给学生留一项画风景的暑假作业。不知今年会有几个学生认真把作业交上来。我身为老师，却很讨厌看学生的画。他们的画和我的一样，毫无灵动之气，画上的人没有在画布上呼吸的感觉。这样的画根本不值一看。

我随声应付着N老师，不知不觉就答应跟他一块儿去爬山了。

直到今天早晨，我才告诉N老师我爬山的缘由。

他一身轻装来到我家，叔叔给他泡了茶。现在只有我和叔叔生活在一起。因为N老师经常到家里来玩，他们俩也熟了起来。我们三个都是单身汉。

我到山上去，是为了寻找母亲的遗体。N老师听着这番话，露出兴奋的表情。“事情突然变得有意思了啊。”

“得了，你身为教师，竟然说这种事有意思，也太随便了。”

高中毕业三个月后，父亲去世了，叔叔成了我唯一的亲人。他告诉我，我母亲去了山里之后就再也没回来。我小时候一直听他们说母亲是因病过世的，原来那是谎言。

家里有几张母亲莞尔而笑的照片。二十岁之前，我一直把它们摆在桌上。从上小学起，我对母亲的了解就只有这几张照片和一些模糊的记忆，此外还知道她是一名摄影师，仅此而已。

“你妈妈很漂亮，比照片上漂亮多了。”叔叔怀念地说，“虽然她那时并不出名，但你出生后，她也还是希望做摄影师的工作。”

据说，父亲把年幼的我带回老家时，叔叔还在上高中。父亲这样做，只是觉得母亲没有把我照顾好，两人吵了一架。父亲和爷爷奶奶都无法理解母亲对摄影的热情，认为她不该不务正业，应该专心把家务做好。

不过，母亲始终没有放弃摄影，并且坚信她的作品总有一天会得到认可。最后，父亲和母亲决裂了。

“那天夜里，你妈妈来了，想见你一面。你当时在蚊帐里睡得正香，什么也不知道。”

据说母亲在门口哭着说想看看孩子。

“我妈妈，也就是你奶奶当时对她说：‘你这么大的人了，一点儿都不知道害臊，让邻居看见了多丢人。你这辈子都别想见到这个孩子了，要是敢接近他，我们就报警。’我从来没见过妈妈那样的表情啊。”

母亲在门口哭了好长时间，声音一直传到了叔叔的房间。哭声消失后，叔叔从窗户探出头一看，发现母亲已经精疲力竭，跌坐在地上。三个小时后，他又探出头看了一眼，母亲还保持着那个姿势，一动不动。

“早晨她就不在了。邻居议论纷纷，说有人天亮前看见一个身着红衣的女人向山里走去。”

然而，没有人从山里回来。最后大家都说可能是看错了，只有父亲家里的人不这么想。

那个女人恐怕就是我的母亲吧。据叔叔回忆，那天晚上母亲确实身着红衣站在门口。孩子被带走，摄影作品也得不到世人的认可，或许是这些接连的刺激让她万念俱灰，最终决定寻死。

在那之后不久，母亲的作品开始受到关注。我看过母亲出版的摄影集，被深深吸引了。由于领域不同，我无法给出准确的评价，但至少可以这样说：她是最接近我理想中的摄影师的人。

“摄影集的版税到谁手上了？”一直在旁静静倾听的N老师问道。

“我父亲收下了。母亲自杀的消息没有公之于众，所以到现在人们还把她认定为下落不明的摄影师。”

N老师目不转睛地看着母亲的照片。照片里的她身着红衣，胸前绣着一朵大大的向日葵，不知这是否就是她那天晚上穿的衣服。不一会儿，N老师长叹一声：“她可真是个美人啊。”

黑暗已将我们吞没。我们本打算天黑前回去，所以身上没带照明用具。我们只能借着微弱的星光勉强看清脚下的石子路。

N老师擅长柔道，却并非彪形大汉，而是个身姿矫健匀称的男人，因此背着他前行还是可以的。但无奈我身体孱弱，已经快到极限了。

“真不好意思……”他早早留下这句话后就一直闭着眼睛，不知是睡着了，还是晕过去了。

这条路好像是一条平缓的曲线。虽然我是朝着山脚的方向走的，但现在没准已经转到了反方向。

雾越来越浓了。

我突然听到身后传来重物被拖动的声音。回头一看，原来是N老师的脚。看来我远比自己想的还要疲惫，支撑他身体的双手已经没了力气，不知不觉开始拖着他前行。

不过，更让我担心的是，受伤的脚这样被人拖着走，N老师却哼都不哼一声。他不会是死了吧？仔细一看，发现他双眼紧闭，满头大汗。知道他还活着，我松了口气，同时也开始焦躁，想尽快找到能休息的地方。

在遮蔽视野的雾气中，我发现了一丝亮光，就像有人用针在雾气中扎了一个洞。也许附近有人家——不，是必须有人家。

我重新把N老师背好，使出浑身力气，决定坚持走到那儿再晕过去。这时，我已是完全依靠惯性向前迈步，感觉像是走在平地上，又像是走在棉被上。

我奋力盯着眼前那团越来越大的模糊光点，余光仿佛瞥到周围立着无数僵硬的人影。

3

古木的清香把我从睡眠的深渊拉回现实。我醒了过来，发现自己躺在被子里。被子是用好几块旧布手工缝制而成的，破烂不堪，几乎没有厚度。

我似乎身处一座民居。房间约六叠大，四围都是纸门纸窗。方才我闻到的古木的清香，应该就是这座房子散发出来的。带着木纹的天花板已经老化发黑，也没有电灯之类的照明用具。天似乎已经亮了，纸门上糊的和纸白得发光，对睡眼惺忪的我来说有点儿刺眼。

我旁边还有一床被子，N老师就睡在里面。他似乎还没醒，呼吸绵长而均匀，身上的被子一起一伏。他睡着的脸看起来十分安详。被子很小，加上他睡相不好，他受伤的右脚露了出来，上面还缠着绷带。我对此毫无印象，应该是有人为他治疗过了。那并不是医院用的统一规格的绷带，而是用撕成长条的白布做的。白布的颜色不太正常，有点儿发黄了。

我忘了自己的体力已严重透支，打算站起来。肌肉突如其来的疼痛使我忍不住轻声呻吟起来。

我记不起自己是什么时候被安顿在床上的。记忆中的最后一幕是昨晚我背着N老师，朝看似有人家的亮光处走去。我还记得那亮光渐渐变大，周围是影影绰绰的人影。我恐怕在进入这座民居前就倒下了。

我感到肌肉酸痛，于是缓缓起身，想找这家的主人道谢。

纸门仿佛飘浮在空中，轻轻一推便开了。门前是一条走廊，再往外则是院子。

一瞬间，我以为自己身在云中。雾很浓，走进去二十步恐怕就得迷路。依稀可见的院子里铺着沙石，还有几道模糊的树影。我不知道这个院子的边界在哪里，但能感觉到很宽敞。走廊里摆着我和N老师的鞋子，似乎是为了方便我们到院子里去。离房子稍远的地方林立着许多影子，似乎都是石灯笼，一下就吸引了我的目光。它们大小不一，毫无规律地立在房子周围，隐伏于浓雾中，得走近去才能看清形状。虽然很想那样做，我还是决定先缓一缓。

我顺着走廊寻找住在这里的人。地板很干燥，甚至起了一层白色的粉末，凹凸不平的木纹不断摩擦着我的脚掌。地板并不是用长木板纵向拼接的，而是用许多短木板横向拼接而成。这座房子给人的感觉不太像民居，反倒更像寺庙。脚踩在地板上，地板却没有发出声音，大概是用了厚重而坚硬的木材的缘故吧。

这座房子很大，我边走边算着步数，却始终没走到头，不知不觉便停止数数了。我的左侧是院子，右侧是纸门和木墙，周围没有人的气息。我试着喊了一声，但无人回应。

顺着房子的转角，走廊拐了个弯。纸门全都紧闭着，我打开一扇向里看了一眼，不像有人居住的样子。

走廊的尽头蓦地出现在我眼前。木地板不再延伸，前方是三合土铺成的地面，看来我走到了厨房。在冰凉潮湿的空气中，我捕捉到一股香味。石砌的灶台上放着一口大砂锅，锅上热气腾腾，我闻到的香

味就是它散发出来的。灶上煮着一锅野菜粥，可以确定，家里是有人的。

除了那口砂锅，厨房显得特别冷清，没有柜子，锅碗瓢盆都放在地上。餐具基本上都是木头做的，也有一些陶器，不过都有豁口或裂缝，看起来不太能用。厨房角落铺着草席，上面堆满了沾着泥土的蔬菜。草席旁边有块砧板，上面放着锈迹斑斑的菜刀。

我推开离厨房最近的一个房间的纸门。虽然心里有愧，我还是进去看了看。榻榻米被磨损得很旧，踩上去软绵绵的，连脚都陷下去几分。这个房间很宽敞，装潢却单调极了。不过，与别的房间不同的是，在这里我感受到了有人生活的气息。

房间一角有张小木桌，上面有四根蜡烛，每根都不一样长。我走过去跪坐下来，仔细一看，桌上有许多烛泪流动留下的痕迹。在一圈蜡烛中间，摆着一个扁平的小木盒，大小正好够放入一本书。

这大概是个祭坛，周围的蜡烛似乎是用来供奉这个扁平的木盒的。我拿起盒子，它轻飘飘的，仿佛里面只盛着空气。盒子上有个小小的金属扣，看上去轻易就能打开。我想看看里面装着什么。

“我不知道您是谁……”一个沙哑的女声突然从身后传来，“但这样擅自进入别人的房间，您不觉得惭愧吗？”

是这里的主人。我感到非常尴尬，把木盒放了回去。“实在抱歉。我刚刚醒来，想向救助我和我朋友的恩人道谢，不自觉地便擅自在您家中四处转了起来。”我回过头，想看看恩人的模样。

“别动——”女人高声说道。

我仿佛被扇了一耳光，背对着她，不敢再动弹了。

“我只是不喜欢别人看到我的脸，没什么特殊的理由。实在抱歉，还请您保持这个姿势和我说话。”

女人措辞彬彬有礼，语气却不容反驳。我觉得脖子一阵发毛，身后的人让我感到一股强烈的压力向我袭来。她的要求很奇怪，可我一时反应不过来，也就顾不上询问缘由了。只是，后背被人注视着让我感到不知所措。真希望能与她面对面交谈。

“我们在山里晕了过去，是恩人您救了我们。背对着您说话实在是太失礼了，希望您允许我面对着您。”

女人没有回答。我听到衣服摩擦发出的声音，她在我背后坐了下来。那声音仿佛在告诉我，她从一开始就不打算听我的想法。实在没办法，我只好背对着她，端正坐姿。

女人把昨晚发生的事讲了一遍，大体上与我的猜测一致。

交谈对象不在面前，我不知该如何安放视线。这种感觉令人不快，我只好无奈地闭上眼睛。然而，什么都看不见以后，女人的存在感却愈加膨胀，沙哑的声音一下一下震动着我的耳膜。她应该年龄很大了。单听言辞，可以感受到她是一个很重礼仪的人。只是不知为何，我从她的话里听出了一种强迫我服从的威严，甚至可以说是敌意。也许这么形容太夸张，但她身上确实散发着让人警惕的气息。

我告诉她，我们在山里落难，走了好久才来到了这里。

房间里的氛围越来越凝重。以她落座的地方为起点，整个房间的空气渐渐变冷、凝结。我身上起了一层鸡皮疙瘩，拼命忍住回过头去

的冲动。

我又和她聊了一会儿，随后她结束了谈话。身后传来她起身的声音，再仔细听，她好像走进里面的房间去了。我不禁松了口气。

“趁我现在回避，请您立刻离开，回到您的朋友那里去吧。再过一会儿就开饭了。不过，这里毕竟是深山，只有些粗茶淡饭。”

“哪里哪里，您好心招待，我已经感激不尽了。”

我走出房间，才发现自己已出了一身大汗。

回到我醒来的房间时，N老师还在沉睡。我穿上鞋，来到院子里。初次看到这座房子的外观，我再次惊叹于它的陈旧和宽敞。房子只有一层。

那个女人为什么不让我看她的脸？这个问题一直萦绕在我脑中。我走在石子路上，想到一种可能。但实在太荒谬了，我不由得苦笑起来。

我刚才问女人能不能借用一下电话，她回答家中没有电话。“有件事我必须告诉您。下山的路十分险峻，您背着您的朋友恐怕无法成行。在他的伤势好转之前，请把这里当成自己家，好好休息吧。”

我扫视周围，这座房子并没有通电。女人究竟在这里过着怎样的生活？她是否和山下的村落有来往？

乳白色的雾依旧笼罩着视野，我突然感觉自己置身梦境之中。屋子渐渐没入浓雾中，远看十分模糊的石灯笼的轮廓却变得清晰起来。

细看才发现，包围着这座房子的无数黑影原来不是石灯笼，而是石头——人形的石头。

我急切地推开纸门，因为没控制好力道，纸门啪地滑开，发出爆竹般的响声。

N老师睁开了眼。我本以为他要琢磨一会儿才能明白自己为什么会躺在被窝里。但出乎我的意料，他缓缓坐起来，轻轻抚摩着右脚的绷带说道：“看来我们运气不错啊。”

我把那个女人的事告诉了他。“N老师，你怎么想？她不让我看她的脸，难道……”

“你是想说那个看到眼睛就会变成石头的传说吗？别开玩笑了，那种事情怎么可能是真的？”他嗤之以鼻，好像想让我冷静下来。

我又和他说了刚才看见石头的事。他透过敞开的纸门往外看了一眼。“你是想说，那些石像原本都是大活人，因为看了那个女人的眼睛，被变成了石头？”

“石像”这个词让我心神动摇。石像是用石头雕刻出来的，那些隐没于雾中的人形石头，可以叫作石像吗？

最先进入我的视野的，是一个呈行走姿态的年轻男人。他身高和我差不多，双肩向下倾斜，面部有着微妙的凹凸起伏，看起来表情痛苦、筋疲力尽。男人的造型十分精妙，仿佛他是在沉思着前行时，突然被神灵剪下来装进了石头里。石头上浮现出的肌肉线条使我一时忘了那是石头，产生了他仍在一边思索一边赶路的错觉。

我摸了摸石头，也许是雾气的缘故，细密的水珠沾湿了我的指尖。感到它没有弹力，我十分惊讶，很自然地回想起小时候在河边捡到的那块石雕。如果它们都是由极有天赋的人雕刻出来的，那么应该是出自同一人之手吧。但我坚信，它们一定不是通过正常的方式制作出来的石雕。

还有一块石头形似老人。老人盘腿而坐，满是皱纹的脸露出笑容。他的神态仿佛是定格在了忙完农活儿、正在休息的那个瞬间。他的右手搭在额头旁，好像在擦汗。如果有人告诉我说石头表面的水滴是老人的汗珠，我也决不会起疑。

老人的右手与额头没有挨在一起，仔细观察，可以看到中间有条仅能插入一张纸的缝隙。用凿子雕刻石块，是无法雕琢出如此精妙的细节的吧？在肯定容不下刻刀的指缝里，我也看到了起伏的皱纹。

女人模样的石头，孩子模样的石头……我看到了数不胜数的形态各异的石头。每块石头相隔十步左右，排列得不紧不松。

甚至连发丝都是石头。当然，用力一按就断了。

还有一个明显的特征。

“石人基本上没穿衣服，全都赤身裸体。”

“这样啊，真是太有意思了。”

关于为什么没穿衣服，我对N老师说了我的看法。简而言之，当一个人因某种特殊力量变成石头时，身上穿戴的东西并不会随之一起变化。

“如果那个女人真的是石眼……”

那么，院子里的石像应该就是看到了她的眼睛而变成石头的人。不过，他们的衣服并没有随之变化，而是保持原状留了下来。经过长时间风吹日晒，衣服渐渐风化破碎，最后就只剩下裸体的石像。

“可是，衣服会那么容易就消失吗？就算是风吹日晒，也不可能一点儿布片都不剩啊。”对房子的主人是石眼这一点，N老师表示怀疑。

“我没有把院子里的石头都看一遍，其中可能也有穿着衣服的。不过，石像赤身裸体，难道没有什么原因吗？”

“顺着S老师你的话来说，也许这一带曾发生过严重的火灾，衣服都在那场大火中烧掉了。”

“也有可能是被那个女人脱掉了，虽然我不知道她为什么要那样做。”

“有可能——不，一定是这样。肯定是住在这里的女人把他们的衣服脱掉的，因为她想要衣服和布料。”

“为什么？”

“根据你的描述，这里的生活条件似乎相当简陋。那个女人想必不会眼看着好好的衣服慢慢腐朽吧，一定会脱下来当抹布什么的。说不定这床用布料拼接成的被子原本也是谁的衣服。不过，我还是不相信有石眼存在，刚才我说的这些话你听听就算了。”

我们漫不经心地瞥了被子一眼。被子是用不同的布料拼接而成的，应该是那个女人手工缝制的。突然，我们同时发现了一个细节。

被子的一角有块红色的部分。只有那一处用的是红色的布料，布料上还绣着一朵大大的向日葵，看起来十分眼熟——和母亲在照片里穿的衣服一样！叔叔的确说过，那天夜里母亲穿着红衣。

如果那个女人是石眼，我们眼前的东西证明了母亲曾来过这里。也就是说，母亲现在应该已化为石头站在院子的某个角落里，依旧保持着年轻时的样貌。

这无疑是母亲已经死去的证据。N老师大概是想到了这一点，略带怜悯地看了我一眼。

但在我看来，恰恰相反。想到母亲可能从时间的束缚中被切取出来，以石头的形态永远保持着美丽的容姿，我不由得心跳加速，难以自持。

“饭做好了，我给二位端过来吧。”

屋外传来女人沙哑的声音。纸门开着，但她似乎离得比较远，我们看不见她的身影。

N老师想探出身去看看她，我一脸严肃地制止了。N老师是第一次听到她的声音，却毫不胆怯地回应道：“我叫N，刚刚才醒过来。听我的朋友S说您招待我们十分用心，实在非常感动。您提议把饭端过来，也是考虑到我脚上有伤吧。可这样的话，不是把您当成侍者了吗？我

有个请求，希望能与您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吃相同分量的饭菜。如果您的款待超出了这个程度，我会非常过意不去的。”

N老师提出三人在同一个房间吃饭，我在旁边用手势表示反对。

“我想多了解了解那个女人……”他小声回答我，眼中闪着光。

女人沉默片刻，似乎在思索，最后同意了N老师的请求。她的声音听起来饶有兴致，仿佛她已看穿了N老师的好奇心，只是旁观孩子的游戏一般。“我想您已经听S先生说过了，但还是要请您注意，千万不要看我的脸。”女人把用餐的地点告诉我们后就离开了。

女人的声音听起来从容不迫。我问N老师是否有同感，他则同样从容不迫地回答说并没有这种感觉。

我搀扶着N老师去用餐的地方。不知女人是不是在故意捉弄他，那地方正好在与我们休息的房间相反的方向。陈旧松散的榻榻米上摆着两个破损的坐垫，坐上去反而让人感到不舒服。

两个坐垫都放在墙边，离墙只有三十厘米的空隙。空隙里摆着木板，似乎是用来代替托盘的，上面放着两人份的饭菜。面对饭菜落座，就得背朝房间，女人大概是故意这样安排的。我和N老师面对着墙坐下，他脚上有伤，所以没有正坐。

我们的眼前只有一面满是裂痕的土墙。

身后传来纸门开合的声音。是她。千万不可以看她。

“二位想与我一起用餐，但我只能坐在二位的背后，失礼了。”

女人好像走到了房间的另一侧，背对我们坐了下来。我无法确定是不是这样。就算她拿着菜刀——不是为了做饭——站到我背后，我也没有勇气回过头去。或许，要等到她的刀扎进我的身体，我才能知道她在干什么吧。这样想着，我不由得紧张起来，后悔穿了这件让脖颈暴露无遗的衣服。

我在这里吃的第一顿饭，就是刚才在厨房看到的那锅热气腾腾的野菜粥，味道很淡。

我们就这样以反常的姿势背对着房子的主人用餐。房间安静得甚至能听到我们咀嚼野菜粥的声音。我一直盯着墙上的裂缝，心中忐忑不安。

我出了一身汗，但不只是因为粥很烫。N老师和女人都沉默着，却时刻留意着彼此的一举一动。我从他们并未交会的目光里看到了阵阵火花。我不敢发出一点儿声音，只是小口小口地安静地喝着粥。一想到喝完粥后把碗放下会发出声响，我就感到十分害怕。就像叹息般的微风也能吹倒高高垒起的石头一样，哪怕是不小心做出的微小的动作，也难保不会激发女人的创作欲望，让院子里又多出两座石像来。

好在餐具都是木制的，不会发出陶瓷特有的清脆声响，我的心脏也不至于惊恐得停止跳动。

“我想再来一碗。”N老师的声音突然盖过了房间里仅有的一丝细碎的声响。

在女人回答前，我屏住呼吸，筷子停在了半空中。

“好，这就来。”

我听见女人起身走向我们的声音。突然，面前的墙上映出了她的影子，把我吓了一跳。她果然是真实存在的，并不是只有声音的怪物。

N老师面朝墙壁，将手伸到后面，把碗递给了女人。“如果您不介意，能回答我一个问题吗？”他不等女人回应，就继续说道，“请问您是石眼吗？”

接下来的几秒，时间仿佛静止了一般，我的筷子也依旧停在半空中。

“啊，我还以为您要问什么呢，原来也和其他客人一样啊。”女人的声音里听不出惊讶，却有些冷淡而又饶有兴致的味道。我产生了一种错觉，仿佛这声音会龇着雪白的尖牙从墙壁裂缝的幽暗处钻出来。

“还有人问过同样的问题？”

“是的。”

“那些人后来怎么样了？”

“因为一个小小的疏忽，他们现在都被放到院子里了。”女人的这句话仿佛是有意凑到我耳边说的一般，在我脑中激烈地回响着。

“您这么说，是承认您就是石眼啊。不过，我认为石眼只是个传说，无法轻信您的话。”

“那么，您要看看我的脸吗？”

N老师过了很久才回答道：“不了。”

他话音刚落，女人便走出了房间，大概是盛粥去了。

我瞥了N老师一眼，正好撞上了他的目光。

“以防万一啦……”他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那你承认她是石眼了？”

“不，我可没这么说。不过，我也不会看她的脸。”

女人端来第二碗粥，又一次站到我们身后。她的眼睛总不会长在脚上吧，于是我用力收紧下巴，斜着眼睛不动声色地看了看她的脚。

丑陋苍老的脚尖映入眼帘。她并没有穿袜子，双脚布满了深深的褶皱，如同失败的雕塑一般。

4

我们已经在这里住了一周，始终无法与山下取得联系。所幸N老师脚上的伤不算太严重，已经恢复到能拄着拐杖行走了。但他还是走不了山路，必须再休养一段时间。

不过，就算他痊愈了，我也暂时不打算离开这里。我还没有找到母亲，进山的目的尚未达成。

太阳升起来了，雾气被染成了金色。这里的雾从未散过，环抱我们的群山看起来好像一重重影子。我逐一查看院子里的石像，想从中找到母亲的身影。石像数量众多，全都一丝不挂，乍一看千篇一律。为了避免重复查看，我在看过的石像脚下的沙石上写下了我姓氏的首字母“S”，以此作为记号。

想找到母亲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一天，我又在宽敞的院子里徘徊。在给又一座石像做完记号后，我坐下来休息。那是个年轻女子，她跪在地上，抬头茫然望着夕阳的方向。这种平静温和的神态给我留下了印象。如果她穿着衣服，或许可以看出她是哪个时代的人。她的一头长发也化作了石头，还保持着迎风飞舞的状态。看着这恐怕无法以人类的双手再现的每一丝秀发，我忍不住想伸手抚摩。就在我快要碰到石像时，头发如针一般折断，散落在沙石上。我心中不禁闪过一丝悔恨。

我转过头，顺着女人的目光望去。那是一片平缓空旷的山丘，透过雾气，只能看到沙石和无数座将地面掩盖的石像。这个无声的世界

似乎无限地蔓延着，已经不像是人间了。

我站起来，继续查看石像。

成千成万个被冻结了时间的人。我还清晰地记得第一次看到这种景象时受到的冲击。从石像中找到母亲的困难程度令我绝望，又使我生出几分感动。

在寻找母亲的同时，我也把附近探索了一遍。最终，我发现这是一个被群山环绕的盆地，并没有下山的路。

女人家门前有一条石子路，我和N老师就来自这条路的一头，可它的另一头通往哪里呢？原来，这条路画了一个巨大的圆弧，穿过吞没了社会老师和美术老师的陡坡，又回到了这座房子前。也就是说，这个浓雾弥漫的盆地被环状的石子路包围了，无论朝哪个方向走，最后都会来到这座房子。

绕这条路走一圈要花费一整天。路的一侧朝向盆地中心，目之所及几乎只有沙石。然而，这个萧索的世界并不是无穷无尽的。走着走着，就会看到一片树林，还有旱田和水田。目光总算接触到灰色以外的色彩，我很快便发现了可以用作食材的植物。我背着N老师走的那天，在太阳落山前看到的便是这一带的景象。

盆地外侧或是陡峭的斜坡，或是树木密集、无法踏足的地方，宛如大自然制造的牢笼。一旦进入其中，就再也回不到外面的世界。

途中会经过一座短小的石桥，桥上约三分之一都被青苔覆盖着，桥下是一条狭窄湍急的小河。我们在女人家中吃过一次鱼，想必她是在这条河里设网捕获的。

女人说她知道下山的路，可出口究竟藏在什么地方呢？她看起来想以N老师尚未痊愈为借口，拒绝告诉我。

和女人一起吃饭仍旧让我心惊胆战，但我多少习惯了一些，能够尝出饭菜的味道了。我总是面朝墙壁正坐，吃着餐盘上的桃子。房子周围长着五棵桃树，时时都硕果累累。从树上采摘的桃子香甜可口，没有一丝涩味，味道十分理想。

用餐时，女人会向我们打听山下的事——或者说，人世间的事。我和N老师向她介绍科技如何发达，她一言不发地听着。当然，我们无法知道她的表情。生活在大山深处的她究竟是怎样看待外面的世界的呢？

“听二位说了山下的事，我实在忍不住惊叹。按二位所说，那里好像生活着数不清的人。我可想象不出那种情景。如此多的人同时行动，众声哗然，二位不觉得可怕吗？”

我向女人提起了母亲的事，因为我觉得瞒着她并没有什么好处。

“来到这里的人都变成了石头，S先生的母亲恐怕也一样。如果您有心，可以去后面的仓库看看。我没有上锁，客人变成石头后留下的东西都收在里面了。”

伴随着重物滚动的声音，仓库的门打开了。混杂着各种臭味的空气扑面而来，使我每呼吸一次都感到胃部一阵抽搐。

我想起了我家的仓库，里面放着农具，囤着洋葱和芋头，还到处散落着稻草，气味也很难闻。

这间仓库大得几乎像住宅一样，没有用来采光的窗户，里面一片漆黑。在我打开门之前，它似乎一直密闭着。被雾气削弱的阳光隐隐照亮了入口，只见仓库里堆满杂物，好似一座迷宫。那些东西看起来都颇有年头，仿佛一碰就会化为尘土。

阳光无法照亮这巨大的空间，我决定添点儿火光。我用随身带来的火石和火镰点燃了烛台上的蜡烛。这些东西都是从女人那儿要来的。这座房子里没有电灯，她晚上都用蜡烛照明。

走进仓库没一会儿，我便迷失了方向。仓库天花板很高，又伸手不见五指，宛如建在太空中的迷宫一般。举着蜡烛在微弱的光亮中寻找母亲的遗物，就像大海捞针一样困难。我也不知道母亲身上有什么东西，说不定她进山时什么都没带。就算能找到母亲的东西，也无法弄清变成石头的她究竟身在何处，只能证明她确实来过这里。

我想要告诉腿脚不便的N老师今天的情况，决定离开仓库。为了尽快痊愈，他一直在屋子里静养。可最近他实在按捺不住好奇心，为了去看那些变成石头的人而到院子里散步。他拄着一根像是神仙用的木制拐杖，是女人给他的。直到现在，他还是不愿承认那些石头原本都是人。

我好不容易回到入口，吹灭蜡烛。烛火剧烈晃动了一下，随即熄灭了。就在那一瞬间，有什么东西反射了烛光。我惊讶极了，就像在古迹中发现了电灯的开关一般。

那件反光的东西有一大半被埋在杂物里。是一台老式宝丽来相机，刚才那道反光就来自闪光灯的反光镜。

我试图把相机拽出来，积压在上面的杂物纷纷散落。相机上有一根带子，带子另一端缠在一只女用挎包上。我一看到这些东西，就知道它们的主人是谁了。相机坏了，包里只有一张老照片和一个化妆盒。不过，有这些东西就足够了。

化妆盒上有一面小镜子，我觉得能派得上用场，便决定带走。这座房子里没有镜子，我早就发现了这一点。至于为什么没有镜子，我想并不难理解。

那张照片是在室内拍摄的，上面有一对面带笑容的母子。他们所处的那个房间还依稀留在我的记忆里。闭上眼睛，母亲哼唱的那首熟悉的摇篮曲又回响在我的耳边。我把照片揣进怀里。

“我明白你为什么认为那些石头原本都是活人了。老实说，看着它们，我感觉有点儿毛骨悚然。”

“是吗？我反而觉得感动。”

我们待在自己的房间里，N老师正在换绷带，笑着对我耸了耸肩。

“我从小就不擅长写实的绘画和雕刻。那些挂在音乐教室里的贝多芬、毕加索的画像尤其让人讨厌。不过，福泽谕吉的画像我倒是很喜欢。”

“毕竟他被印在钞票上嘛。不过，音乐教室里好像没有毕加索的画像吧？”

N老师往脚上抹了女人给他调制的药膏。那东西好像很管用，他的脚已经肿得不那么明显了。

“总而言之，我现在还是不相信那个女人就是石眼。虽然我不懂雕刻，但我认为那些石像都是人造的。只要有目光接触就会变成石头，这也太不合常理了吧。”

“可是，你也不看她的脸呀。”

“当然不了。别看我这样，其实我胆子可小了。不过，要是哪天我变成石头了，我应该就相信石眼真的存在了。”

吃饭时间到了。

N老师问女人每天都是怎么过的。

“平时我不是在地里，就是在自己屋里。如果我下地了，请您不要靠近那一带。就算距离很远，只要撞上了我的视线，您就会变成石头。”女人用一如既往的沙哑声音回答道。

不知道N老师有什么样的感觉，但我每次听她说话都紧张万分。如果世上真的存在倾听神明之言的巫女，恐怕她每次都要经历与我相似的恐惧吧——那种眼下还算安好，却不知对方下一秒会说出什么的恐惧。

“承蒙您的关照，我们不胜感激。我的脚能消肿到现在的状态，多亏了您调制的药膏。不过，我还是无法相信您就是石眼。我有个不情之请——您是否可以当着我们的面，把什么东西变成石头给我们看看呢？”

听到N老师的提议，我差点儿没握住筷子。

“N先生，您真是个有趣的人啊。不过，能否请您别再提出这种要求呢？”

“我的好奇心一定给您带来了困扰，但我保证，这是最后一次劳烦您。请您无论如何答应我的请求。”

过了好一会儿，女人回答道：“既然您说到了这个份上，那么我也改变主意吧。等二位用餐完毕，请到门口附近的桃树下去吧。”

我们听从女人的话，来到了桃树下，但她没有出现。

“请二位保持现在的状态，看着桃树的方向。”

我们身后响起了女人的声音，脚踩踏沙石的声音也离我们越来越近。千万不能回头——

“一会儿就会有小鸟来啄食桃子，我会把它……”

变成石头给你们看。

女人的说话声在耳边响起，她呼吸的声音也顺着空气传来。我凝视着桃树，克制住回头的冲动。

果然如她所说，一只小鸟飞到了桃树上。小鸟有一身洁白蓬松的羽毛，在树枝上蹦蹦跳跳，脑袋转来转去，随后跳到了一颗熟透的桃子上。它发出清脆悦耳的叫声，开始啄食脚下的桃子。

小鸟朝我们这边瞥了一眼——准确地说，应该是瞥见了我们身后的女人的眼睛。

一瞬间，不知发生了什么，桃子突然从树枝上脱落，掉在了地上。小鸟还保持着站立的姿态。

“我还要下地干活儿，就先告辞了。N先生，您脚上有伤，尽量别四处走动才好。”

我们身后响起女人离开的声音。

我们捡起地上的桃子，仔细查看。桃子落到地上的时候，小鸟已经和桃子分开了。我很肯定，在掉落的那一瞬间，小鸟确实是站在桃子上的。桃子没有什么变化，只是残留着小鸟啄食和落地时磕碰的痕迹。然而，小鸟虽还保持着刚才的姿势，却已经无法动弹了。雪白的身体化作灰色，变成了石头。

我将小鸟放在手中掂量，那确实是石头的质感。小鸟原本柔软的羽毛变成了坚硬的石头，体温也已经消失。它成了冷冰冰的一块，拿在手里沉甸甸的。

“桃子之所以掉下来，是因为石头的重量吧。小鸟活着时身体轻盈，但突然变成了分量很重的石头，桃子承受不住这一变化，所以掉了下来。”N老师淡然地解释道。

“你承认那个女人的力量了吗？”

他有点儿不甘心，眼里闪着兴奋的光芒。“不，我决不承认。这一定是在做梦。既然如此，我就要看看这个梦的边界到底在哪里。现在我的好奇心更强烈了。对了，S老师，你之前好像说过她的房间里有个木盒，对吧？”

“那是我刚在这座房子里醒来时的事情了。当时我四处寻找这家的主人，结果走进了女人的房间里。就是在那个时候，我看见了一个小木盒。”

“关于石眼，在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传说，比如……”

“除了那双能把生物变成石头的眼睛，石眼怀里还藏着一双真正的眼睛——你是想说这个吧？”

“而且，如果刺穿那双真正的眼睛，石眼就会悲痛欲绝，变成石头。”

“你是想说，那个盒子里装着女人真正的眼睛吗？”

“你不是说盒子像是被精心地供奉着一样吗？里面一定藏着对她来说特别宝贵的东西。按传说来看，那说不定就是石眼的死穴。”

我看着他兴奋的目光，明白他在想什么了。“难道你想潜入她的房间，看看盒子里装的是什么东西？”

“现在那个女人不是在田里么？”N老师的表情仿佛在说，决不能错过这样的好时机。

我把变成石头的小鸟放入怀中，潜入了女人的房间。屋里还是空荡荡的，我记忆中的木盒却不知所踪。

“你确定是这个房间？”

这座房子里的房间多得让人记不清，但我肯定就是这里，因为那张木桌就在屋子一角，只是上面的盒子不见了。想必女人早已看穿了

我们的心思，把木盒藏起来或随身带走了。

N老师露出混杂着失望与兴奋的表情。“看来她真的不希望我们看见盒子里的东西。你不觉得很有意思吗？”

他这么有胆魄，我不禁受到了鼓舞。如果我一个人流落到这里，不知会发生什么。

我们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深夜，躺在被窝里熟睡的我被N老师摇醒了。他握着一根点燃的蜡烛。

“怎么了？”

“我打算去一下那个女人的房间。白天木盒不在，一定是被她藏在身上、带到田里去了。现在那家伙肯定放松了警惕睡得正香，盒子说不定也放回到你之前看到的地方了。”

“难道你是想趁她在屋里睡着的时候，溜进去看盒子里的东西？”

“我尽量不吵醒她。”

我拉住了他。“太危险了！何况你脚上还有伤！”

“那个女人岁数很大了。要是我爷爷，我在他耳边大吼大叫都吵不醒他。那个女人如果睡着了，肯定也一样。再说，我的脚也好得差不多了。”

“我可不和你去。”

“我又没叫你一起。你就安心等着我回来告诉你盒子里有什么吧。”

N老师消失在门后。

我盖好被子等着他回来，一夜无眠。就这样，直到天亮，他也没回来。

5

快到早饭时间了，我独自走向用餐的房间。N老师一夜未归，我心中自然充满了不祥的预感。

用餐时，N老师平时坐的地方没有放坐垫，连早饭也只准备了我一个人的份。

我像往常一样面朝墙壁正坐，感到身后有人走了进来。是她。不得不单独与她相处，我十分恐惧。

女人坐了下来，直勾勾地盯着我的后脖颈。没错，我能感受到她的目光。后脖颈好像被烙铁烫过一般火辣辣地发热，但我不敢回头，只能看着墙上的裂缝汗流浃背。

“我对那个人太失望了。”女人开口了。我顿时感觉肺像被堵住了一样，呼吸困难。“真是没想到，我待他这么好，他却这样对我。”

她的声音乍一听和平时没有区别，却透露出一丝难以察觉的颤抖。我从中意识到她十分危险，顿时感到血液涌上了头顶。“出、出什么事了？”

“哎，您已经猜到了吧。”

我强忍着嘴唇的颤抖，挤出一句话来。“我想听您亲口告诉我。”

“那位先生昨夜被变成了石头。具体过程也就不用我多说了吧？我怀疑那位先生精神不正常。难得我特意为他调制了药膏，希望他尽快好起来，没想到却遭到背叛，真是让我心寒。早知如此，我就不该把二位带到这里来。我真是为我的天真感到后悔啊。”

女人平淡的话语压迫着我的心脏。

她又指责了一会儿N老师，然后我们开始吃只有两人的早餐。当然，我们始终没有面对面。

“无法活动的N老师现在在哪里？”

“您到我的房间来就知道了。”女人沉默了一会儿，继续说道，“S先生，我相信您和N先生不一样，一定不会辜负我的心意。希望昨夜那种影响我们的情谊的事再也不会发生。”

感受到了女人的视线，我握着筷子的手上起了一层鸡皮疙瘩。那视线极为诡异，让我感到背上好像生出了无数条蛆一般黏稠。

“如果您不希望我继续住在这里，就请直说。N老师现在已经不在了，我一个人随时可以下山。”

“您找到令堂了吗？”

“没有。”

“在找到令堂之前，您大可在这里安心住下去。我相信您，也希望您在这里多住一些日子。还是说，您对这里的生活有什么不满意吗？”

“完全没有。这里气候宜人，又很安静，我生活得十分舒适。您对我也非常好。”

实际上，生活得十分舒适是我的真心话。

“既然如此，那您为什么要下山？您可以在这里一直住下去呀。”

不知是不是我的错觉，她平静的声音里似乎带着一丝满足。

我咬了一口桃子。老实说，对于这甘美的桃子，我也已经腻了。

“在这里能看到很远的地方吧？”

N老师没有回答。

饭后，我来到女人的房间前，发现N老师伸直了双腿坐在那里。他右手握着拐杖，左手放在胸前。那根拐杖被卡在了变成石头的手中，无法取出来。N老师脸上挂着得意的笑容，视线朝向左手指尖。可以想象，他当时也许用左手拿起了盒子，正要打开盒盖时，那个怪物醒了过来。

我不忍心把他留在女人的房门前做摆设，于是花了半天时间将他移到院子里视野较开阔的地方。不过毕竟是在浓雾之中，能见度可想而知。

在众多伫立着的石像之中，只有他一人穿着衣服坐在地上。

我今天也和平时一样，开始寻找母亲。地面上标满了代表已经查看过的“S”记号，我想大概过不了多久，我就能查看完所有石头了。在找到母亲的面容之前，只要在没有标记过的石头中寻找就可以了。

然而，这些看似有限的石像却好像无穷无尽。从我和女人单独用餐开始已经过了一个星期，我还是不断发现没有做过记号的石像。按照预想，我明明应该已经查看过所有石头了，但奇怪的是，新的石头还是源源不断地出现。我仍旧没有找到母亲，心中越来越焦躁。我仿佛成了走丢的孩子。

我像得了梦游症一般在浓雾中徘徊。那些纹丝不动的人影宛如亡灵般时隐时现。除了沙子就是石头，几乎没有生物的踪影，只是偶尔能见到巨大的蛇吐着猩红的芯子在石间游走。

我已经筋疲力尽，一下子坐在布满沙石的地上。阳光穿过浓雾，微弱的光芒将四周染成白色。我的心中一片昏暗，没有一点儿亮光。

身后有人说话。是那个女人的声音。

“我正要到田里去，就看见了您的身影，所以和您打声招呼。看您坐在地上，一定十分疲惫吧。不知您见到令堂了吗？”

“够了，这样一直找下去，永远也没个尽头。每当我以为是最后一块石头时，雾气里又会冒出新的石头来。这些人形的石头简直就像是雾气凝聚而成的。我多想看一眼超越了时光、依旧美丽的母亲啊！可是，我觉得我已经到极限了。我想我很快就要下山去了，不管目的是否达成。”

“我为您提供一日三餐，让您生活得舒适称心，可您不跟令堂见一面，就要离开这里了吗？何必着急回到那种熙攘嘈杂的可怕的地方呢？我劝您还是留下来，好好欣赏这些石头。只有在这里才能看到如此精巧的东西。这些石头赏心悦目、无声无息，没有人不会被它们感动。即便如此，您还是要离开这些石头，到外面生活吗？”

“我对您的话深有同感。只是我在山下还有一个叔叔，他是我唯一的亲人。如果我迟迟不归，他一定会很担心。”

“S先生，虽然非常抱歉，但我还是不禁犹豫是否要把下山的路告诉您。我并非期求您的回报，但您执意无视善待您的恩人，把我独自丢在山里便离去，这未免太薄情了。您难道不这么觉得吗？”

女人沉默地站在那里，似乎在等我表示赞同。但我并不想这样做。

“您难道不这么觉得吗？”

她又重复了一遍。我渐渐感到她的声音非常刺耳，还有一些恐怖。

“嗯，我也这么觉得。”我想尽量和她友好相处，不得不表示赞同。

“我的言辞或许有些过分，但全都是为您着想的忠告，还请您原谅我如此冒犯。还有，我并不是想要把您永远束缚在这里。至少在您见到令堂前，让我继续照顾您的饮食起居吧。等你们母子团聚后，我再把下山的路告诉您。”

女人说完便离开了，我又开始在雾中寻找母亲。一瞬间，我有种自己会在这些石像中死去的错觉。

我回想着女人说的每一句话，心渐渐被侵蚀成一片绝望的灰色。在找到母亲前，我无法离开这里吗？即使见到了母亲，女人真的会告诉我下山的路吗？她似乎很希望我留在这里，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寂寞？怎么可能呢，石眼怎么可能会有这样的感情？

女人把我留在这里，是不是为了把我变成石头？她似乎和我一样，从变成石头的人身上感受到了美。这里的石头全是她的藏品，院子就是她的美术馆。总有一天，她会找到按下快门的最佳时机，用一个眼神把我永远封存在时间的车轮中。

想到这里，我心中突然涌上一阵困惑。那个怪物真的抱有这样的企图吗？如果是真的，我就面临着生命危险，但我没有证据。最重要的是，在那个女人看来，像我这样的人算是什么样的拍摄对象呢？

只要找到变成石头的母亲，前方就会有出路。我不断这样鼓励着自己，继续在雾中前行。

我又找到了一座没有标记的石像。那是一个面朝夕阳的方向、跪坐在地上的年轻女子，表情平静温和，让人印象深刻。

我感到双腿的力量像被抽去一般跪了下来，和年轻女子姿势相同。我感到她似曾相识。大部分石像都已从我记忆中消失，但这个女子平静温和的神态仍残留在我的脑海中。我早就查看过这座石像。她的一头长发在风中飞扬，当我伸手去触碰时却折断了。那些散落在沙石地上的针状碎石就是证据。那么，地面上为何没有标记呢？被抹去

了，被那个女人抹去了——她一定猜到了这个记号的含义，故意抚平了沙石，让我反复查看相同的石像。

母亲变成的石像恐怕已被藏到其他地方，她却让我在没有母亲的地方不停寻找，一点点削弱我的精力。她煽动我因为寻觅不到母亲而产生的不安和焦虑，决不会错过我到达极限的瞬间。她会像按下快门一样，使我痛苦的表情永远定格。

我想起人们化作石头后的表情，有的从容平和，有的痛苦不已。我不禁一阵战栗。难道那些表情都是她的杰作？难道她想要的是从心底流露出情感的石像？

那个女人并不满足于把人变成石头。她巧妙而不着痕迹地让素材最大程度地接近她理想中的形态。

在我身上，她想挖掘的是痛苦的表情——整天在石像中徘徊，却永远无法与母亲相见的痛苦。她花了很长时间，一边挽留想要离开的我，一边图谋将我变成石头。这就是她的计谋，她的游戏。

如果我变成石头，她一定会在我的脖子上挂一块牌子，上面写着作品的名字。会是什么名字呢？也许是“绝望”吧。如果这就是她的想法，我现在的表情想必已如她所愿。

我想女人很快就要动手了。她一定会站在我面前宣告游戏结束。在此之前，我必须行动起来。

6

深夜，大雾竟散去了，空气冷冽而寂静。

我举着蜡烛，在厨房找到一把菜刀。刀刃上锈迹斑斑，肯定不太锋利。但这座房子里能用来杀人的东西，就只有这把刀了。

如果现在松懈下来，我一定会就这样站着晕过去。夜晚紧绷的空气化作无数只手，缠着我的双脚，让我难以前行。

我的计划是把女人叫出来，趁她不注意时吹灭蜡烛，在黑暗中用菜刀了结她的性命。

女人的武器是在对视时便可将人变为石头的致命目光，因此我必须始终紧闭双眼。不过，说到底，她的优势也就只限于那双眼睛。

在这里住了几个星期，我发现她除了能用眼睛把人变成石头以外，没有其他特殊的能力。既然如此，只要我不睁开眼睛，应该就不会有事。换个角度想想，她其实和一个上了年纪的老人并无区别。

如此一来，只要夺走她的视觉，我们便势均力敌了。到时候，像我这样怀里藏着武器、被逼到角落的老鼠反而会占上风。

吹灭蜡烛，就是为了用黑暗夺走女人的视觉。我知道她在夜里也是要靠蜡烛照明的。

我来到女人的房间前。

“请问您在屋子里吗？我是S，深夜打扰您，非常抱歉，但我有事情想对您说。”心跳越来越快。我轻轻地呼吸着，以免让她听见我的喘息声。

房间里传出女人的声音。“您的事情重要到非得把我从睡梦中叫醒吗？”

“是的，是很重要的事情。隔着门的确不太方便说，因此想请您到别的房间谈一谈。如果您对我心怀怜恤，愿意听我说，就请跟我来吧。”

过了一会儿。

“好吧，先容我准备一下。”

“我带了蜡烛，请您直接出来吧。”

我背向房间，听见女人打开纸门走出来的声音。如我所愿，她没拿蜡烛。如果拿着蜡烛的不只我一个人，计划就会被打乱。

女人跟在我身后。我们穿过正对院子的走廊，晴朗的夜里，只有我手中的一丝光亮在闪烁。明明是夏天，烛火却没有引来一只飞虫。

我知道女人一直在背后盯着我，真想转过身去蒙住她的眼睛。可如果不保持镇定，我随时都可能被她的目光吞噬。

我走向位于房子中央的房间。要是选择对着院子的房间，就算烛火熄灭，月光也可能会透过纸门照进来，让女人看清周围的状况。

我们来到了一个完全符合我的要求的房间。我走到屋子中央，把蜡烛放在身前，坐了下来。女人就坐在我后面，似乎没有背对着我，而是用凌厉的目光凝视着我。

“我还是决定离开这里。”

女人似乎没有理解我的意思，沉吟了片刻后才答道：“S先生，没想到您竟会说出这种话，真是太让我失望了。您不是还没找到令堂变成的石头吗？”

虽然她尽量装出和平时一样的语气，我却从中听出了一丝隐隐的焦躁。闭上双眼，我仿佛看到女人强烈的感情像巨浪般向我涌来，恐怕是愤怒和杀意吧。我不愿轻易服从，对此她一定十分不满。

“今天中午，我终于与母亲重逢了。这全是托了您的福，我真不知该如何感谢您才好。”

背后传来空气撕裂般的声音。“撒谎！您只是想知道下山的路，才对我说了这些假话，不是吗？”

“怎么会呢？母亲就像我想象中一样，美丽地站在那里。她在那片如梦如幻的雾海中，保持着永恒的微笑。我终于如愿以偿，所以才决心离开的。”

“这不可能，您说的全是假话。又或者，您看见的石头并不是令堂。”

我感到心脏快要停止跳动了，必须保持镇定。汗水顺着脸颊滑落下来。只要我稍有动作，我与女人之间微妙的平衡就会被打破，因此

我连汗都不敢擦。现在，我就像坐在一根细细的丝线上，脚下是通往地狱的万丈深渊。

“您凭什么这么说呢？难道您为了阻止我离开，把我母亲的石像藏起来了？”

“您怎么可以说出这样的话！您晕倒时，我悉心照顾您，不求任何报酬，这就是您回报我的方式吗？”女人的声音越来越尖厉，“口出狂言，举止粗鲁，真是太过分了！如果您现在就请求我原谅，我还可以考虑考虑。向我诚恳地道歉吧，否则，就只好请您做好最后的心理准备了。”

我掐灭了烛火，黑暗吞没了一切。

女人吃了一惊，我真切地感受到了。在黑暗中，我做了曾在脑中练习过无数次的动作。我站起来，同时掏出藏在怀里的菜刀。

我屏住呼吸，紧闭双眼。这很像小时候玩的蒙眼鬼游戏。我的身体有记忆，即使在黑暗中，也知道自己处在房间的哪个位置。通过衣服摩擦的声音，我还能知晓女人大概的方位。

我举起菜刀，刺向女人刚才所在的地方。我瞄准了她的腹部，但是刺空了。

女人从一旁扑向我的腿。她的胳膊很细，就像是某种不知名的动物一样。意想不到的是，她的力气很大，狠狠勒进我皮肤里的手指传来憎恨与诅咒，还有种种阴暗的情感。在惊恐中，我仰面倒了下去。

失去平衡的我开始胡乱挥舞菜刀。刀扎进女人的皮肤的瞬间，我感受到一种指尖扎到气球时的有弹力的阻力。刀尖刺进了肉里，锈迹

斑斑的刀刃划开一道口子，再往里深入，直到刀柄也没入皮肤。刀尖碰到了什么硬物，想必是骨头。我松开握着菜刀的手，女人发出野兽般的哀号。

我连站都站不起来，就这样挣扎着朝和哀号相反的方向逃去。我的脑海被浓郁黏稠的血腥味染成一片血红，某个角落却有一个念头——那个女人终于完蛋了。我稍稍安下心来。我不知道自己刺中了什么地方，不过凭借双手的感应，我推测她应该受了很重的伤。只要逃进树林里，她就不会追过来了。

好像听到什么硬物被敲打的声音，大脑向我发出危险的警报。那是火石的声音，女人想点火。我这才意识到她身上还藏了这种东西。

燃烧的声音——是纸门。她打算用火焰照亮屋子。

突然，我的脸颊上传来强烈的压迫感。一定是女人用双手夹住了我的脸。她的气息喷在我的脸上。她就在我眼前。

“快！睁开眼睛！”

女人用力摇晃着我的脸，语气强硬地发出命令。我拼命集中仅存的一丝意识，抵抗她不容置疑的声音。

突然，我想起了我揣在怀里的东西。那是母亲留下的化妆盒。

“我叫你把眼睛睁开！”

这声音仿佛是从幽深的洞穴底部发出来的。女人用沾满鲜血的手不停抚摩我的脸颊。

我努力不让她察觉，打开了怀里的化妆盒。我心中祈祷着，将镜子推到女人面前。这样一来，女人通过反射看到自己的视线，就会变成石头。然而，事与愿违，女人抬手一挥，母亲的遗物就从我手中消失了。

女人执拗地要求我睁开眼睛。我摇着头，试图挣脱她钳住我脸颊的双手，却无能为力。我想，我或许连眼泪都流了出来，但我下定决心无论发生什么都决不睁开眼睛。哪怕被火烧也好，被刀扎也好，我都决不成为这个女人的石头。

房间发出被火焰烧焦的声音。不知什么时候，女人放开了我的脸。刚才还近在咫尺的呼吸声也消失了。

我听到了无比熟悉、却不该在此时出现的声音。这声音刺痛了我的胸口，就好像是老电影里的音乐一样。是母亲曾唱给我听的那首摇篮曲啊——

我忘记了石眼模仿孩子的声音、骗母亲回头的故事。当我意识到这可能是个圈套时，一切都晚了。

我呼唤着母亲，睁开了眼睛……

7

睁开眼，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雪白的天花板。我躺在床上，胳膊上连着输液管。环视四周，那个女人已经不在了。没有纸门被烧过的痕迹，只有窗帘在轻轻随风飘动。这一切都是梦吗？我用手指轻按胳膊，确定还有弹性。看来我没有变成石头，我松了口气。

过了一会儿，护士和医生走了进来，告诉我这里是医院。

医院给叔叔打了电话，通知他我已经醒了。不到十分钟，叔叔就带着鲜花和其他东西赶了过来。我从他口中听到了事情的详细经过。

从我和N老师进山那天算起，已经过去一个月了。人们认为我们在山中遇难了，所有的搜山工作都无功而返。就在大家对我们活着这件事不抱希望的时候，我突然被找到了。

两天前，我顺着河漂了下来，就是我小时候曾在青苔中发现手形石雕的那条河。被送到医院后，我一直昏睡到了今天。我问起N老师的下落，叔叔遗憾地摇了摇头。

叔叔把鲜花插在花瓶里，又拿出了一件东西。那是一个布袋，当我看到袋子里的东西时，心跳越来越快。

“这是在河边找到你时你衣服里裹着的东西。”

一只石头小鸟，一个木盒……我突然被抛回了那夜那个充满血腥味、被火光照亮的房间。被我遗忘的景象如同飞溅的火星，重新回到脑海中。

叔叔正要打开木盒，我慌忙地阻止了他，问道：“叔叔，还有别的东西吗？在河边发现我时，我身边应该还有一块石头，一块人腿形状的石头。”

我们以为是石眼的那个人，其实并非石眼。那天夜里，我睁开了眼睛，并没有变成石像，却看到了一个哼唱着摇篮曲的苍老妇人。

在熊熊燃烧的火焰中，那女人对我讲述了她的前半生。

她年轻时走进山中想自杀，却意外来到了这座浓雾缭绕的老房子。当时这里还住着真正的石眼。石眼试图把她变成石头，却一直没能成功。不久，已对世界绝望的她和孤独地生活在山中的石眼之间渐渐产生了类似友谊的感情。为了自杀来到山中的女人终于在这里得到了安宁。

女人身上碰巧带着一台宝丽来相机。她一直没有放弃自己摄影师的身份，即使选择自杀，也没有放下相机。

一天，女人在不看取景器的状态下给石眼拍了一张照片。据她说，石眼对那台相机怀着天真的好奇心。女人按下快门，并把还没显影的照片递给了石眼。就在那时，不幸发生了。

影像渐渐显现出来。石眼兴致勃勃地盯着从未见过的新奇事物，就这样化为石头。原来，照片上的双眼也有魔力，石眼自身变成了石头。

即便如此，石眼的眼睛仍能把所有碰上她目光的动物变为石头。女人觉得留下那双眼睛太过危险，便把她唯一的、化作石头的朋友砸得粉碎，然后埋葬了。

从那以后，女人就假扮成石眼，一直守护着这座房子。她早已对一切绝望，只有在这个世界里，她才能平静安宁地生活。她无法容忍那些试图破坏这个世界的人，便用石眼的照片把他们变成石头。

时光飞逝，女人渐渐老去。一天，两个看似在山中遇险的人出现在她面前。听到其中一个人的名字时，她大吃一惊。那个人就是她走进深山时留在山下的孩子，如今已长成大人，就站在她眼前。

孩子并没有发现年迈的女人就是母亲。不仅如此，他还坚信母亲已化为石像，依旧保持着年轻时的美丽容颜。

回首往事，她其实是个自私的母亲，是个为了工作扔下孩子的人，现在她怎能有脸面与孩子相认呢？既然如此，她宁愿保持她在孩子心中的美好形象，永不随时间风化，永不崩塌。女人决定不与孩子相认，始终假扮成石眼。

一开始，她打算在另一个人痊愈后就立刻让他们离开的。可是，共同生活了一段时间后，她越来越舍不得孩子，害怕再次被留在深山里独自生活。就这样，她开始思索如何让孩子一直留在这里……

火势越来越猛，若不尽快离开，就会性命难保。

菜刀刺中了女人的大腿。从出血量来看，她一定是没救了。她最后请求我把木盒拿过来，想在死前最后看一眼曾经的好友石眼。原来，那个木盒里放着石眼的照片。把小鸟变为石头的时候，她一定是在我和N老师的身后拿出了藏在怀里的照片。

为了拿到盒子，我冒着大火奔向她的房间。她把木盒留在屋子里，也许是从一开始就不打算把我变成石头吧？

我把盒子交给她，然后转过身去。

身后响起了一声叹息。

多美啊，没想到你竟有如此美丽的容颜……

很快，女人的呼吸声消失了。她变成了石头。菜刀划开的伤口成了石头上的裂痕，腿从裂痕处断开，滚落在榻榻米上。

我将女人手中的照片放回盒子里，小心翼翼地不去看它。在人生最后的那个夜晚，N老师应该是看到了这个盒子里的东西吧。他伸着双腿变成石头，大概是因为他成功偷走了盒子，正安心在屋外坐下并打开了盒盖。他凝视着指尖，是因为手上拿着那张照片吧。

不知什么时候，我已经来到铺满沙石的院子里，光着脚，凝视火光中的房子。那之后记忆就很模糊了。我只记得，我双手抱着女人化作石头的腿，沐浴着月光，跣足穿行在林立的石像之间。

如此看来，我后来跳进了河里。我是要自杀吗？还是在混乱的思绪中，忽然意识到顺流而下就是正确的下山之路？

那个盆地被一条环形的路所包围，可路上只有一座桥，这就有点儿奇怪了。假设那条河横贯盆地，应该有两座桥才对。既然只有一座，就意味着河流要么是从那个盆地中涌出的，要么止于那个盆地。然而，这两种情形看起来都不是。那个空间似乎是以不可思议的方式连接起来的，而那条河正是牢笼的出口。如果把那个盆地比作子宫，那条河就相当于产道。小时候我在河边捡到的石头大概就是被河水从上游冲下来的。

人们在河边发现我时，我身边并没有变为石头的腿，也许是中途掉落了吧。

我被转移到了集体病房。邻床的孩子指着我床头的石头小鸟说：“真棒啊，好像活的一样。”我把石头小鸟送给他，他则让我看了他给母亲画的肖像。那是一幅蜡笔画，充满孩子稚嫩的气息，但我觉得它比我画的任何一幅画都要美。

我告诉孩子我是一名美术老师，于是孩子问我怎么才能把妈妈画得更漂亮。我对他说：“不用在意技巧，只要一心一意地为妈妈画画就可以了。做到这一点，妈妈就一定会很高兴。”

出院以后，我每天都会到河边走走。

我时常想起那座被烧毁的房子，还有那个年迈的女人。令我感到意外的是，每当我回想那一切，心中都会溢满怀念之情。

现在，我还在犹豫是否要打开手中的木盒。在临死之际，我也想看看照片上的人的容貌，也想变成一座石像。不过，现在还没到时候。

我总是一边漫步在河边，一边注视着河底。邻人看到我，便问：“您在找什么东西吗？”

我回答道：“是啊，我在找我母亲的腿。”

---

[1] 日本计量房屋面积的单位，1叠约为1.62平方米。

小初

1

约定时间已经过了一会儿，木园走进咖啡厅。很久没和他见面了，我莫名地感到有些难为情。

“小初的一周年忌日快到了，我们买束花，到那家伙死去的地方看看她吧。”

一周前，我接到了朋友木园淳男的电话。

小初因事故死亡已经整整一年了。她乘坐的公交车在过桥时迎面撞上了一辆卡车。公交车从桥上坠落，几乎所有乘客都遇难了，只有一个小孩奇迹般生还。

我很熟悉事故发生的那座桥。它年代久远，栏杆很低，所以公交车才会坠入河里。我还保留着那起事故的新闻剪报。在遇难者名单中，小初的名字赫然在目。

“要是出了什么意外，我突然死了，那也和一般人的死不一样，你不必为此伤心。”小初曾对我说过这样的话。

2

小学四年级那年，我认识了小初。

上小学时，我是个“角落孩儿”。所谓角落孩儿，就是喜欢待在角落里的小孩。

我最喜欢窗边的座位，偶尔因为换座位挪到教室中央时，就会感到不安。拍照和走路的时候，我都会避开中间的位置，选择角落。我非常讨厌引人注目。

老师以为我是个特别老实的孩子。上小学时，我的成绩还没有差到引起关注的程度，我也从不和老师对着干。身边的朋友也都认为我是个认真老实的人。

不可思议的是，一旦周围的人都这样看待我，我就感觉我的行为举止必须符合他们的看法。小时候的我单纯的大脑里充满了这样的想法。我每天都绷紧神经，力求不生出风波，以免引起老师的注意。

然而，地球是圆的，真正的角落根本不存在。有一天，我还是被罚站在教室中间了。

那时我上小学四年级，我所在的班级负责照顾学校饲养的小鸡。所谓照顾，就是每天傍晚去喂食、每周打扫一次鸡舍而已。只不过，麻烦的是放假的时候也要到学校喂食。

全班同学分成六组，每周一组轮流负责照顾小鸡。每个人都嫌鸡舍太臭，不愿做这项工作。鸡舍地上全是鸡粪，女生甚至都不愿走进

去，因此照顾小鸡的基本上是男生。而且，只要男生从鸡舍出来，女生就会对他们说“好臭啊，别过来”。

我对这项工作特别上心，因为我本来就喜欢小动物，又不想辜负老师对我的期待。在这样尽职尽责地喂食打扫的过程中，我渐渐对那些鸡产生了感情。我有自信，我一定是最疼爱小鸡的人。班里一大半人甚至没发现小鸡孵出来了。

一天，有人把打扫鸡舍的事推给了我。其实应该由当班的全组同学一起打扫的，可大部分人都一声不吭地走了。打扫鸡舍确实非常辛苦，而且臭气熏人，那次连我都有点儿想哭了。不过，并不是所有人都走了，还有一个男生留下来帮我一起打扫。他就是木园淳男。

那年，我和木园淳男第一次同班。[1]他戴着黑框眼镜，龅牙，个子不高。我总觉得他长得就像美国人想象中的日本人，但我忍住没说，而是谢谢他留下来帮我打扫鸡舍。在此之前，我们几乎没说过话，仅仅有一次我把作业本借给他看。

就在木园去拿冲洗鸡粪用的水管的时候，我不小心把我百般疼爱的一只小鸡踩死了。我受了很大打击，捧起断气的小鸡，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就把它装进了口袋里。

木园回来以后，看到我的脸色，问我：“你怎么了？”我不记得当时是怎么回答他的了。不知不觉，打扫就结束了。向班主任报告后，我站在放在教室里的书包前，心想也许那只是一场梦呢。把手伸进口袋里，可惜还是摸到了已经变得冰冷的小鸡，我顿时感到心灰意冷。

木园已经走了，教室里只剩下我这个走投无路的小学生。

这时，我的脑子里响起了一个与平时的自己大相径庭的狡猾声音。“扔了吧！冲进下水道里，就没人发现了。”

我居住的小镇地下有石头砌成的古老水道。水道很宽敞，连大人都能挺直身子在里面行走，但已经荒废了，只残留着蚁穴一样的地下通道。据说它很有历史价值，此前还有人深入其中做过调查。我升入小学时，调查已经停止了，不过也曾听说修路时撞上水道的事。虽说如此，已经没人知道水道的入口在哪里了。既然有人到里面做过调查，那么入口应该就在镇子的某个地方，然而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留下记录。所以，虽然人人都知道存在水道，却几乎没有人真正见过。大家都把那个无人知晓入口的巨大地下水道称为“下水道”。

我撕下笔记本的最后一页，把死去的小鸡裹得严严实实。其实冷静想想，下水道和排水沟未必连在一起，但当时的我无法做出这样的判断。我把小鸡硬塞进洗手间的排水沟里，逃也似的往家跑。我一步都没有停，也没有回头，因为我实在是太害怕了。

第二天，我想请假不去上学，却又没有勇气装病，只好拖着沉重的脚步走进教室。我裹在纸页里的小鸡被发现了，同学们围着一动不动的小鸡议论纷纷。

我竭尽全力装出一副镇定的样子。

“太过分了，到底是谁干的？听说是塞在了洗手间里。”

听朋友这样说，我随口附和，装出吃惊的样子。过了一会儿，班级的中心人物——一个既有威望体育又好、特别引人注目的男生提议道：“我们把凶手找出来吧。”听了这句话，教室里群情激奋，我害怕极了。

几个平时为人处世态度不好的人被列入了嫌疑人名单。不过讨论到最后，同学们还是得出结论：凶手不是我就是木园，因为昨天放学后只有我们在打扫鸡舍。

“耕平不可能杀死小鸡。”不知是谁这么说了一句。大家都认为我是个诚恳老实的人，木园给人的印象却不太好。他总是顶着睡得乱蓬蓬的头发，好几个月都不把运动服拿回家洗，身上臭烘烘的。他学习成绩很差，体育也不好。于是，同学们都觉得是木园把小鸡杀死并扔到了洗手间里。

“淳男，凶手就是你吧！”一个女生话音刚落，全班同学都开始攻击淳男：“太可恶了！小鸡太可怜了！”

还有几个女生为死去的小鸡流下了眼泪。事态已经发展成这样，我当然不敢坦白其实是我干的。我虽然和木园不太熟，可他的困境还是让我良心作痛。

没想到，当声讨达到最高潮时，木园竟挠着头说：“你们都不愿意进鸡舍，怎么这种时候倒成了爱护动物的人了？”

接着，班上几个比较冷静的同学站了出来。因为证据不足，木园免于被公开处刑，不过，我们俩都被班主任叫到办公室问话了。

在去办公室的路上，木园若无其事地对我说：“是耕平干的吧？”

“你、你说什么呢……”

“上回你不是把作业本借给我了吗？用来包小鸡的那张纸，上面的线条颜色什么的，和当时你借给我的很像。”

“那、那又怎么了！”

“你把本子拿出来，让我看看上面有没有撕过的痕迹。”

我放弃了挣扎，把一切和盘托出。之所以没哭出来，是因为木园就像在听电视节目解说一样，既不悲伤，也没有责备我，甚至有点儿百无聊赖。

我向木园发誓，我会向老师坦白所有罪行。反正这家伙肯定会到处宣扬，那我干脆主动自首，尽量减轻处罚。而且只要把一切都说出来，老师应该也能理解。我这样想，是因为在我这个小学生眼中，老师是成熟的大人。

“木园淳男，杀死小鸡的是你吧！你为什么要做这种事？”我们一走进办公室，班主任三田就严厉地说道。她是位女老师，很受学生欢迎。她也十分喜爱小动物。

三田老师是这样猜测的——昨天放学后，只有我和木园两人打扫鸡舍。我是个老实巴交、喜欢小动物的人，不可能杀死小鸡。所以，凶手肯定就是木园了。其实，这和同学们的推测是一样的。老师竟然和小学四年级学生说同样的话，对年少的我来说，这是意想不到的打击。

“耕平怎么可能杀死小鸡？淳男，你就老实交代吧！”

我怎么可能杀死小鸡——三田老师的话把正要自首的我逼到了绝路上。我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只能站在那里瑟瑟发抖。

“不是我干的。”木园斩钉截铁地否认了。我以为他这么说是因为我迟迟没有自首，没想到他继续说了下去。“但也不是耕平干

的。”

“啊？！”我和三田老师都吃了一惊。

木园说，他走出校门时，看到有一个人走进了鸡舍。“那不是耕平。一定是那个小孩杀死了小鸡，然后塞进排水沟的。”

我很快便意识到，木园是为了包庇我而说了谎，这让我满怀感激。我活了整整十年，还从未遇到这么好的人呢！

“是这样吗？我不太相信……”

“我也看见了，一定是那个小孩……”

听到我肯定木园的话，三田老师似乎相信了。她问我们杀死小鸡的凶手有什么特征。我和木园根本没见过那个小孩，就随口说了几句。

那个人留着短发，身穿白色毛衣和短裤，和我们差不多高。

“你们认识那个孩子吗？知道是哪个班的人吗？”

“不认识，好像不是我们学校的学生。我经常在家附近见到她。”

“那个孩子叫什么？”

木园回答了这个问题。“……好像叫小初。对，小初。是个女孩。”

杀死小鸡的凶手竟然是个女孩！这一骇人听闻的真相马上传遍了整个学校。可那根本不是真相，是我和木园编造的谎言，没有人知道这件事。

不管真相到底是什么，这件事还是大大刺激了小学生的好奇心。你说什么？杀死小鸡的不是男生，竟然是女生？而且，那个小初还没被抓到！（那当然了。）事情变得越来越扑朔迷离，学校里流传着各种各样的说法，比如小初其实是吸血鬼，杀死小鸡是为了吸血。因为这个传闻，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小初有了一口尖利的牙齿。

一开始，作为小初的目击者，我和木园成了中心人物。不过，每次有同学或高年级学生来问小初的事情，我们都不得不更正说她并没有尖牙。小初只是个想象出来的女孩，有没有尖牙都无关紧要，但我们俩还是坚持认为长尖牙不太对劲。

“我也看到小初了！”有几个学生四处散播谣言。在他们的描述中，小初总是在干坏事。比如闯进别人家的院子把花盆打碎，比如在车上乱涂乱画，再比如到商店里偷东西。

在车上乱涂乱画啦，打碎花盆啦，当然都不是小初干的。一定是孩子们害怕挨骂，才把责任推给了小初，就像我一样。

这种事越来越多，小初的恶名也随之迅速传开了。不仅是校园里的孩子，就连小学学区里的大人都知道了小初的事。老师和家长到处寻找名叫小初的女孩，但都无功而返。

“要是真有一个叫小初的女孩可就糟了。”木园长叹一声。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和他成了好朋友。

这个名为小初的女孩出现了一个月后，学校总算恢复了平静。我和木园的目击者标签也渐渐淡去，我们又成了班级中不起眼的学生。

只是，关于小初的传闻从来没有断过，我经常能听到她又在哪儿干了什么坏事。可以说，对那些想把责任推给别人的孩子来说，小初这个喜欢恶作剧的女孩成了再合适不过的人选。

暑假一到，我就很快陷入了怠惰的状态，整天躺着看动画片，做塑胶模型，盯着怪兽玩偶。做这些事情时多半会被妈妈嫌弃，这时我就会骑着自行车到木园家去。

木园家又宽敞又漂亮，弥漫着香味。本园的妈妈也很漂亮，我妈妈完全比不上。木园的房间里有很多照片，他说全是他拍的。其中还有猫的照片，我非常羡慕。

我和木园都是独生子，不过他的生活比我优越多了，比如零花钱之类的。我什么都比不上他，觉得很不甘心，就拼命寻找能胜过他的地方。

“你没有宠物吗？”

“我以前养过猫，不过死了。”

那时我家有条狗。我感觉自己取得了胜利，尽管微不足道。

暑假的一个下午，我们把自行车停在河边，凝视着潺潺流水。

我居住在一个地方小镇，但面积还算大，也有些历史。这里经常下雨，河流很多，河岸都用水泥加固了。我听说在很久很久以前的江户时代，这里的河水常常泛滥成灾。

有人认为，小镇地下古老的水道就是为了防止河川泛滥才建成的，但始终没有定论。究竟是什么人、为了什么而修建的，全都无从知晓。还有人推测，随着镇子人口增加，为了处理污水，就建了水道。我记得在学习家乡历史时听到过这种说法。

不过，小学生根本不关心水道存在的理由。我们只知道一个恐怖的传闻——水道的确还残存于小镇的地下，有人曾偶然发现了入口，结果走进去就再也没能找到出来的路。那个入口肯定就在小镇的某个地方，但奇怪的是，从未听说有人找到了它。

然而，我们却做到了。

那天，我们望着河水，聊起了小初。

“小初对下水道特别熟，还知道入口在哪儿。她脑子里装着整个下水道的地图，就算摸黑也不会迷路。下水道就像小初的秘密基地一样。”

那时候，关于小初的大部分信息都是我设想的。我一开始这么做只是为了打发时间，但不知不觉间，我开始认真设计“小初”这个人物了。

“小初一定冬天也穿短裤。”

“不过她穿的是毛衣，衣服上起了很多毛球。她老用袖子擦鼻涕，所以袖子变得硬邦邦的。”

“她个性虽然有点儿乖僻，但这要怪小初的成长环境。她爸爸妈妈肯定让她受了不少苦。”

此外，我还想象小初在元旦出生，嘴里总是嚼着蓝莓味口香糖，和我们俩一样大。总之，设定越多，我脑中的小初就越立体、越丰满。

我又试着添加了这样的设定——小初喜欢打棒球，头上总是戴着棒球帽。这和我想象中的小初惊人地相配，再也无法从我脑中抹去了。

我正要告诉木园，却发现他已经不在身边了。于是我环顾四周，发现他顺着河边往下游走去。我叫他回来，他只回答了一句“等等”，并没有停下脚步。我很好奇，便跟了过去。原来，他在追赶一个顺流而下的纸箱。

纸箱漂了大约五十米，就卡在一座桥的桥墩上了。虽然被称作桥，但它一点儿都不大，只是非常宽。周围荒无人烟，长满了高高的杂草，风景很让人扫兴。

我们走到桥下。通向岸边的阶梯隐没在草丛中，好不容易才找到。我不知道木园为什么非要到桥下去，不过他从刚才起就一直很在意那个箱子。我很好奇，但是错过了询问的时机，所以直到升入高中才解开这个谜。

桥下有个水泥浇筑而成的平台，我们在上面查看了箱子里的东西。开箱时，木园的手不停地颤抖，我满心期待，觉得里面一定有非常可怕的东西。然而木园很快就松了口气，擦了擦一头的汗。原来里面什么都没有。

如果是小初，一定会大失所望地说：“我还以为里面装着尸体呢！”

“我还以为里面装着尸体……”木园嘀咕道。

“我刚才还在想，小初肯定会这样说。”

我又仔细看了看四周。现在是白天，桥下却很暗，可能因为临近水面，虽然正值盛夏，这里也格外凉爽。

桥正下方的水泥墙上开着一个半圆形的大洞。我们走进去看了看，发现那个洞好像通向很远的地方，只是里面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我们没走几步就折返了。

不久，我们就意识到，这就是下水道的入口啊。

就这样，我们没费什么力气就在桥下找到了下水道的入口。不过，我们没对任何人提起，而是把那里当成了我们的秘密基地。

从此以后，我每次从家里出来，都会去附近的小卖铺随便买点儿零食，然后自然而然地到桥下去。木园通常都会躺在那里，抬起一只手对我说：“哟，你来啦。”我们就这样度过了整个暑假。

当然，我们也进入过下水道。由于里面伸手不见五指，我们还把手电筒带了进去。那个洞有一定宽度和高度，能容两三个大人在里面并排行走。下水道一直延伸到小镇中心，隧道始终是半圆形的。正如教家乡历史的老师所说，隧道墙壁由一块块石头堆砌而成。不过已经破得不成样子了，让人惊叹它竟然能保持到现在。

下水道里面很凉快，稍有声响就会回荡起嗡嗡的回声。地上铺着一层干燥的沙土，不时能看到几团垃圾。

木园说：“河流水位一上升，入口就会灌进水来，把下水道淹没。垃圾肯定是那时候流进来的。”

这是个多雨的小镇，河流水位经常会上升。

沿着隧道走很长一段时间后，前方出现了向左右两边分岔的路口。我回头一看，入口已经成了一个小小的光点。

“过去的人竟然造了这么厉害的东西啊。”我感叹道。

木园马上卖弄起来：“巴黎的下水道足有两千公里长呢，而且都是一百多年前建造的。跟那个相比，这种下水道真的只能叫蚁穴了。而且也没有排过污水的痕迹，说不定连‘下水道’这个名称都不准确。”

我想，这个人怎么就不能单纯地感动一回呢？木园在学校成绩明明那么差，乱七八糟的知识倒是掌握了不少。

后来，我们决定返回入口。因为我们装备不足，没办法在下水道里四处走动，便做出了时机未到的判断。当时我们手上只有手电筒，前面又有岔路，一旦迷路可就危险了。我们俩都没有说出来，但同时得出了这个结论。要是小初在场，肯定会骂我们没骨气。不过，这也是没办法的事。

“没骨气！”我刚朝入口迈开步子，脑中就闪过了这个声音。正是我想象过无数次的小初的声音。这当然是幻听。一定是我感觉这种时候小初会这样嘲笑我们，而这种想法太强烈，让我好像真的听见

了。可是，那家伙的声音在下水道墙壁上不断震荡，嗡嗡作响。我想，回声肯定也是幻听的一部分。

“吵死了！”我跟木园走着走着，同时大叫起来。看来，木园也听到了小初的声音。

“哈哈，你们其实在害怕吧？”幻听又用我想象的声音说起话来。

“四处乱走只会迷路，我们要先制定好作战计划，再来攻略下水道。”我边说边想，人到底有没有义务回答幻听呢？

“这一点你们可以放心，我对这里可熟悉了，闭着眼睛也不会迷路。”

下水道入口的光越变越大，我们很快走到了外面。桥下原本昏暗的光线现在却晃得我们眯起了眼睛。

我回头看向下水道深处，眼前突然闪过了我想象中的小初。她穿着破破烂烂的球鞋，膝盖上贴着创可贴，双手插在短裤里，咧着嘴对我们露出笑容。她还留着一头短发，戴着棒球帽。我跟木园一起在想象中描绘的女孩，就站在下水道里。那家伙朝我们挥挥手，消失在黑暗深处。

过了一会儿，我开始觉得，事实上刚才我并没有看见小初，只是我感觉自己看见了。我时时刻刻都在想象她的模样，所以才会产生看见她的错觉。也就是说，是幻觉。

不过，木园却说：“刚才我好像看见小初了……她戴着棒球帽。”

其实，当时我还没把小初戴着棒球帽的设定告诉木园。他还不知道这个细节，却看见了棒球帽，我感到有点儿不可思议。

我们只在那个瞬间看到了小初的模样，后来只是常常听见她的声音。那也是幻听，却一直跟着我和木园四处走动。

我和木园一起去小卖铺，小初也跟在旁边。

当然，她并不是真的站在旁边，而是存在于我们的脑海中。

我可以非常清晰地想象小初此时此刻会说什么，连细节都特别清晰，比如她的语气和语调。想着想着，我就感到小初真的在说话，很快就分不清这到底是我的想象，还是小初真的住在我的脑子里了。

与此同时，木园遇到了同样的情况。他跟我一样，能听见小初在脑子里说话，而且分不清那到底是不是想象。

除了我们俩，其他人都听不见小初的声音。而且，我和木园会同时听到内容相同的幻听。

只要聚精会神，我们还甚至能看到小初，她的身姿很真实，仿佛伸手就能碰到。她的手一定热得发烫，充满了能量。

“最近经常听说，有一个叫小初的孩子总是到店铺里偷东西啊。”小卖铺的老奶奶声音沙哑地嘟囔道。她很老了，脸上满是皱纹，让人分不清哪里是眼睛、哪里是嘴。她平时坐在店铺最里面。我还听说，她已经快瞎了。

“她怎么不老实付钱啊？”

木园刚说完，背后就传来小初的声音。其实她并不在我们身后，只是声音听起来像从那里传来的。

“烦死了，就是因为没钱才付不了钱啊。”

不应该说是“付不了钱”，而是“不打算付钱”吧。我心里想，但没有说出口。

小初尖锐地问道：“耕平，你刚才想什么了？”

我们买了几样东西，向小卖铺的老奶奶付了钱。老奶奶看着店门口说：“那边的小妹妹不买点儿东西吗？”

“哎？”门口传来小初惊奇的声音。我什么都没看见。

“咦？好奇怪啊，刚才好像还有个女孩，原来没有人吗？最近我眼神不好，上了年纪真是不方便。”

暑假快结束时，我们开始一点点绘制下水道的地图。我们已经把学校留的作业都做完了。

我们在背包里装了地图和指南针，还有作为应急食品的零食。其实地图和指南针都用不上，装在包里只是为了营造气氛。我还给自己买了新的手电筒。那是一支黑色圆筒形的手电筒，特别好看。

下水道内部虽然称不上迷宫，但有很多岔路，比较复杂。那天中途折返真是正确的选择。要是事先不做好准备，我们肯定很快就迷路了。

我们具体的策略如下：我随便选一条路走在前面，木园在后面跟着。我每次转弯后都会计算步数，然后向木园报告到下一个转弯处的步数，木园则在坐标图上画出与步数相应的线。也就是说，那条线就是我走过的路。要是我走之字形路线，那条线就会变成之字形。我没有选择的岔路，就在坐标图上做上记号，改日再走。

此外，在岔路转弯时，我还会用马克笔在下水道墙上做个记号——一个显示了我从哪个方向来、走向了哪个方向的箭头。为了做记号，我口袋里时刻装着马克笔。

最后，我们会根据我的步幅计算整条下水道的长度，完成地图绘制。想出这个主意的是木园，而经常捣乱的则是小初。

有时我正在认真地数步数，那家伙却在旁边说着毫无关系的数字（旁边传来兴奋的声音），使我大脑一片混乱。因为她，我好几次都忘了自己走到第几步，只能随便向木园报个数蒙混过去。当然，木园也能听见小初的声音，只是他肯定没想到我真的受到了影响。木园总是头上戴着小型探照灯，全神贯注地盯着坐标图。

下水道在我的手电筒发出的光中延伸，好像没有尽头一样。

“地图就交给我吧，这里就像我家后院一样。”

“我才不相信你。”说完这句话，我感到小初生气了。不，这种感觉是我大脑制造的幻觉。我更在意的是回荡在下水道里的脚步声。不知为什么，我总能听见三个人的脚步声。当然，实际上只有两个人，只是我无论怎么听都觉得是三个人发出的声音。

走了一段时间，前方突然出现了光亮。一道光束笔直地从天花板上打了下来。之前走过的下水道一直很黑，所以我特别兴奋，准备告诉盯着坐标图的木园。

“前面有光！”开口的人是小初。木园听到她的话，猛地抬起了头。这个动作证明不仅是我，木园也同时听见了小初的声音。然而我顾不上这些，只是很不甘心自己的台词被抢了。

光束来自天花板上一个方形的洞。我抬头细看，洞口盖着铁栅栏，能看到天空。洞外隐约传来汽车行驶的声音。我马上意识到这应该是马路边上的铁栅栏。我低头查看地面，发现了雨水流过的痕迹。

“小初，这是镇子的什么地方？”木园在坐标图上做了个记号，问道。

“不知道，我从没有从这里往外看过。不过这样的地方只有一个。”

我不知道幻听的可信度有多高，但不管怎样，我们决定叠个人梯看看外面。我在下面，木园在上面。

“不行，我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也碰不到天花板。”

木园放弃了，用鞋尖在地上写下了歪歪扭扭的“淳男”二字。

暑假结束，新学期开始了。

校长在晨会上提到了小初。原来，暑假期间，小初的恶名已经传到了附近的学区。这次我真的吃了一惊，觉得事情闹大了。对当时的我来说，其他小学就像外国一样遥远而陌生。

不过，学生们都不喜欢校长。他一天到晚只会谈论他喜欢的钓鱼，而且脾气暴躁。有个班只是因为放学时没关荧光灯，就被他罚正坐一整天。那个班的班主任不敢违抗校长，只能战战兢兢地待在旁边。所有人都很害怕校长。

九月第一周的周六，放学后，我和木园又去照顾小鸡。[2]那天只需要给鸡喂食，所以工作很快就结束了。

我们锁上鸡舍的门正要回去时，发现校长蹲在他的车旁边。因为不想和他扯上关系，我们两人远远地看着他。校长满脸通红，骂了一声“混蛋”，还踹了一脚花坛。可能是车爆胎了。我正想着，却发现校长不知去哪儿了。

我们马上走向那辆车。校长因为爆胎而生气，真是太有意思了。不过，我发现事情并非如此。

“怎么会这样！耕平，你快看！”

木园跟校长一样蹲在地上，手指着沥青地面上的铁栅栏。因为是白天，太阳差不多在我们正上方，所以铁栅栏底下的情形也能看得一清二楚。原来，校长的钱包掉下去了。他从口袋里掏车钥匙时把钱包也带了出来，不走运的是，钱包正好穿过铁栅栏的空隙，落到了下面。

“那里面有多少钱啊？”

“笨蛋，我不是说钱包。往右边看！”

听了木园的话，我总算明白过来。我们的下面写着“淳男”，是木园的名字。

不一会儿，校长拿着一把长长的扫帚回来了。他想用扫帚把钱包钩上来，可是怎么都没能成功，也没法把铁栅栏拆下来。

最后校长可能放弃了，不再理会钱包，不知去了哪里。

我们对视一眼，想到同一件事。

我们向三田老师报告已经喂好小鸡的事，一路飞奔回家。我把马克笔揣进口袋里，一把抓起手电筒，骑着自行车飞速来到那座桥下。不久前，我们还会带上装了各种东西的背包，不过现在我已经对进下水道这件事习以为常了，感觉没必要，就没带包。

木园已经在下水道入口等着了，手里还拿着制作到一半的地图。

“我们能走到钱包所在的位置吧？”

“那当然。我们走吧……咦，灯不亮。”木园晃了晃探照灯，又敲了几下。探照灯还是没反应，可能是没电了。

“别管了，我有手电筒，赶紧进去吧。”

我们拿着一支手电筒走进下水道，寻觅校长的钱包。我们好像已经把钱包弄到了手一样，边走边盘算要怎么花那笔钱。钱包里面肯定有好几张万元大钞。我们当然不打算交出去。

地图已经很大了。刚开始我们以为一张纸就够用，结果现在十多张纸拼接在了一起，地图还远远没有完成的迹象。这证明下水道的规模的确很大。而且，里面的构造立体而错综复杂，木园绘制地图时经常感到困扰。

由于时常进出下水道，我们都习惯了在里面行走。毕竟只要有地图就能找到出口，我们自信满满地认为自己不会迷路，渐渐没有像刚开始时那样处处留心，危机意识也变淡了。

“好，钱包就在下一个转角！”木园喘着粗气说。

我拿着手电筒的手也几乎忍不住颤抖起来。对那时的我们来说，一千日元已经是巨款，什么都能买到。那可是校长的钱包，我们自然兴奋不已，加快步伐拐过转角。

眼前本应有一道从天花板照下来的阳光，可是，什么都没有。跟刚才一样，前面只有不知通向哪里的漆黑隧道。

“哎？是下一个转角吗？”

没有，下一个转角、再下一个转角也没有。我们也没看到我用马克笔留下的记号。我们终于明白为什么找不到目的地了，一定是地图错了。之前我们每次在下水道探险时都是单纯地原路返回，所以一直没发现地图有错。

木园突然把地图摔到我身上。“耕平，是不是你把步数弄错了？笨蛋！这么简单的事你都做不好！”他涨红了脸，揪住我的衣服使劲摇晃。

事发突然，我也慌了手脚。“是、是你把地图画错了吧？现在怎么办，找不到钱包的位置了！”

我们打了起来，打着打着，亮着的手电筒掉在了地上，于是我们暂时停战。这么黑的地方连打架都不方便，我们想找个亮点儿的地方。其实我只是怕黑，不过当着木园的面，我还是强装镇定。

“我不是为了钱包生气，只是不甘心制作到一半的地图竟然错了……唉。”木园说完，捡起了掉在地上的地图。

我也弯腰去捡扭打时掉落的手电筒，可是因为手指受了伤，一下没抓住，圆筒形的手电筒在地上滚动起来。

“……这里是条斜坡啊。”木园说道。

我慌忙捡起滚动的手电筒，毕竟这是唯一的照明用具，要是弄丢，我们可就什么都看不见了。

我们朝手电筒滚动的方向走去。虽然和我们来的方向相反，但木园一直气哼哼地往前走，我只好跟上去。我有些担心，问他：“这个方向对吗？”他回答：“反正已经不知道是地图的哪个位置了。”原来，我们已经在这个不知延伸到何处的下水道中迷路了。

每次遇到岔路，我们都会滚动手电筒，选下坡路走。坡度很缓，身体几乎感觉不出来。走了很长时间后，我感觉我们已经到了很深的地方。

很快，我们便来到下水道的最底层。不，最底层这个说法不准确。下水道还在向下延伸，只是前面灌满了水，我们过不去了。之前我们遇到过好几条因塌方被堵住的路，但还是第一次看到水。

这里的隧道比之前走过的更宽阔，而且坡度也突然变大了。

我推测，上层的下水道可能全都通向这里，就像海纳百川一样，所有隧道都在这里汇集。

大隧道从中段就开始积水，由于路是倾斜的，越往前走水就越深，最后整条隧道都没入了水中。

我用手电筒照了照周围，这里就像地下湖，一点儿声音都没有。没有风，水面没有一丝波纹，就像死去了一样。在手电筒光束的照射下，那片水就像黝黑的昆虫背部一样反着光。我感到毛骨悚然，非常害怕，甚至想所谓世界尽头就是这样的地方吧。

不远处落着一个空罐头。我感到很奇怪，这种地方怎么会有空罐头呢？

“这应该是河水冲过来的吧。下大雨的时候水位上升，下水道入口没入水中，河水就涌了进去。涌进去的水一直向下流，最后就汇集到这个地方来了，人们扔到河里的垃圾也一起被冲到了这个地方。下水道有可能真的是为了防止河水泛滥而建造的，专门用来容纳从河里溢出来的水。”

我们用马克笔在墙上写下了自己的名字，“管耕平”和“木园淳男”。因为我们还在闹别扭，两个名字隔得很远。

至于该怎么走出下水道，木园提议道：“我们一直走下坡路，就来到了最底层，那现在一直走上坡路，不就能走到入口了吗？”

可是，这个想法在第一个岔路口就落空了。情况与我们想的完全不同。就像一根树干会长出很多树枝一样，上面的路很多，而且全都

源自最底层的大隧道。下水道有些地方因为塌方无法通行，想必过去曾经有其他出入口。因此，从最底层往上走时，可以选择的路就变得非常多，而且每一条都是上坡路。并且，那些路也不一定通向桥下的入口。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继续向前走。我们只想走下去，尽快离开下水道。我想，只要走下去，一定能找到用马克笔做了记号的地方。那些记号记录了我们从哪个岔路口过来，又走向了哪个岔路口。也就是说，只要逆着记号的方向走，我们就能回到入口。只要一个就好，只要找到一个做了记号的转角就好了。然而，希望不久后就破灭了。

手电筒的光逐渐变暗，最后消失了。手电筒没电了。我难以置信，又摆弄了好几下开关，还是行不通。周围一片黑暗，什么都看不见了。

我离开家时认为没必要带背包，而备用电池就装在背包里。我根本没想到竟然会迷路。而且，木园头上的探照灯也没电了。我们手上没有能用的电池了。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在黑暗中继续向前走。虽然处在打架打到一半的尴尬状态中，我们还是牵着手以免走散。这里没有光，伸手不见五指，我们只好随便选一个方向前进。

走了好长时间，体力的极限到了，我们只好就地坐下来。黑暗中，只能听见我们的呼吸声。

此时，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真切地感到死亡临近。

我的想法太天真了。下水道大得超乎想象，在黑暗中随便走就能回到入口这件事根本不可能。据我所知，只有一个人脑子里装着下水道的地图，在黑暗中也不会迷路。不过，就算那家伙在这里，也一定不管用。那家伙只有声音，只靠声音，肯定无法把两个筋疲力尽的人带到外面去。

想到可能会因为疲劳而死在这里，我们垂头丧气。

我累得好长时间都一动不动，快要睡着了。周围一片漆黑，温度又正适合睡觉，我的意识渐渐模糊。

这时，一个人握住了我的右手，用力把我拉了起来。我被拽着向前走，迷迷糊糊地认为一定是木园恢复了体力，正领着我到外面去。

“耕平，是你吗？”

我听到木园的声音。

“是耕平你在拉我的手吗？”

“不是。难道不是淳男你在拉着我的手走吗？”

我瞬间睡意全无。如果拉着我的手的人不是木园，那么黑暗中的人究竟是谁？

一阵窃笑声传来，我脑中闪过一个不太现实的想法。

走了一会儿，我就看见了外面的光，还隐约听到电车通过的声音。原来我们已经离入口不远了。

“你们两个在那儿干什么呢？”

外面的空气格外清新。天已经黑了，不过我还是看见了站在我面前的小初。她看起来一副得意扬扬的样子。

是她拉着我和木园，把我们领出了下水道。

“这件事归根结底都是因为你妨碍我数数啊。”

“没错，都怪小初。小初才是最坏的。”

“那当然啦。”她抱着胳膊说。

我看了一眼右手。因为刚才还被小初用力握着，手心有点儿发黄。

几天后，我们听说校长用鱼钩和钓线把钱包钩出来了。钱包本该被我们捡到的，真是太可惜了。

那时我常常暗中思索，小初到底是什么。小初是我们想象出来的人物，显然并不存在。然而我们能看见她，能听见她的声音，还能摸到她。

一定要说的话，小初是幻觉，而且是我和木园都能看见的、与众不同的幻觉。

曾经还发生过这样的事。

我们跟小初成为好朋友之后的某天放学后，我和木园并肩走出校门。因为大家都要回家，周围有很多学生。就在这时，我们身后传来非常有活力的声音。

“喂！耕平！淳男！”这个声音特别大，恨不得把飞过的小鸟震下来。我和木园吓了一跳，回头一看，发现小初在后面挥手。

不过，只有我们两人听见了小初的喊声。其他人都毫无反应，仿佛什么都没发生一样继续走着。事实上，我们身边确实什么事都没发生，证据就是停在电线上的麻雀也没听见，丝毫没有受到惊吓。

也就是说，全世界只有我和木园能看见小初、听见小初的声音。不过，她毕竟是我们的幻觉，这也是理所当然的。

冬天，小卖铺的老奶奶去世了，我们决定去店里偷东西。当然，这是小初提出的计划。

“我听说小卖铺不做了，真的，是我奶奶告诉我的。既然不做了，把店里剩下的零食偷走也没关系啦。”

小初家住在邻近的小镇，不过一到周末，她就会一个人跑到奶奶家来。因为她和奶奶最亲，周末在奶奶家住。她奶奶家就在我家附近，我们三个总是周末凑在一起玩。

这些都是木园好几个月前想出的设定。不过，我们并不知道小初奶奶家在哪里。因为只设定了在我家附近，并没有设定具体地点，所以我们都很好奇小初在晚饭时间跟我们道别后究竟会回到哪里。

总而言之，我们被小初说服，决定去洗劫小卖铺。

当天晚上，我们就执行了小初的计划。我深夜悄悄溜出家门，在离小卖铺有一段距离的地方等着他们。那是一个寒风刺骨的冬夜。

我最先到达集合地点，第二个到的人是小初。那家伙悄悄从后面靠过来，把冰冷的手塞进了我的领子里。我忍不住大叫一声，对她发了通脾气。她哈着白气，笑着说：“抱歉抱歉。”

她穿着起满了球的毛衣，在严冬还穿着短裤，耳朵和鼻子冻得发红。

我和小初挤在一起取暖，一直等到木园来。那天晚上，那家伙也嚼着蓝莓味口香糖，气息中透着甜甜的味道。当然，气味也是我的幻觉。

小初按在我脖子上的手确实很凉。不过，这也是我的幻觉。那家伙吐的白气是幻觉，被路灯映在地面上的影子也是幻觉。这些其实都不存在，我身边没有人。不过，我的感官全票通过，承认了小初的存在。眼睛、耳朵、鼻子全都一起出错，认为既然看到了小初这个幻觉，小初就真实存在。我跟她挤在一起，真的感到不那么冷了。她的身体暖洋洋的，不过这应该也是幻觉。

木园加入后，我们三人就偷偷摸摸地走向了小卖铺。小卖铺的老奶奶平时一个人住，她的儿子和儿媳住在附近。因此，那天晚上没有人阻止我们走进空无一人的小卖铺。

最后，我和木园都抓了一大把零食和玩具。

然而，小初只是站在旁边看着。准确地说，她是在望风。我和木园满载而归，小初却依旧两手空空。

我们没有问小初为什么空手而归，因为答案很明显。那家伙只是我们的幻觉，就算是十日元的零食，再怎么轻，她也无法挪动。也就

是说，小初对除我们两人以外的一切都无能为力。这件事理所当然，也很重要。幻觉只有在被我们感知到的时候，才成为幻觉。正因为我们能看到，能听到，小初才能存在，现实中的物理法则对她毫不适用。

那天我的手被小初握得发黄，一定也是我的身体产生了错觉。我在电视上看过，有人把没点燃的烟头摁到另一个人手上，结果那个人真的被烫伤了。我记得那是一个关于催眠术的节目，烫伤的人因为受到了催眠术的暗示，深信烟头是点燃的，所以被烫伤了。我的情况和那个节目里说的一样，是肉体在精神的暗示下运作。人这种生物，真的很容易受到暗示。

那天晚上小初没有提起这件事。不过她当时可能已经意识到，她只是幻觉，和我们不一样。

我们把从小卖铺拿的东西藏在了下水道入口附近。那个地方已经成为我们三人的秘密基地。

小卖铺发生的事很快就传开了，大人们都在猜测是不是小初干的好事。他们都觉得小初有可能做这种事，因为她是坏孩子的代名词。

小镇的人都深信小初这个女孩真的存在。不仅如此，平时越讨厌小初的人，就越容易说出“我好像看到了小初”这样的话。

我妈妈就这样说过。但当我问她什么时候、在哪儿看见时，她就歪着脑袋，想不起来了。

“是在哪里来着？不过我真的看见了，她穿的衣服跟传闻里一模一样，不会有错。隔壁的石桥太太也说见过那孩子。对了，耕平，你

和小初该不是好朋友吧？不能和那种坏孩子交朋友，也不能和她说话，听到没有？要是看到她，必须马上告诉妈妈。”

我怀着复杂的心情点了点头。

我们三人一起升入了初中。我跟木园在同一所学校，小初则在邻镇上初中。不过，小初实际上应该没有那么做，因为我从未听过幻觉还可以去上学。尽管如此，她拿给我们看的学生证却像真的一样，校徽也和邻镇那所初中的一样。但我觉得这一切都不是真的，校徽和学生证也全都是我的幻觉。

比起这些，那时更让我不甘心的是小初比我长得高。我们三人已经在一起玩了将近三年，之前我一直是个子最高的。小初嚷嚷着“太好了”，还故意在我面前挺直身子嘲笑我。

事情就发生在那段日子。平时，我们三人总会在桥下的下水道入口附近打发时间。可不知道为什么，那天竟约好了到我家去玩。我已经忘了事情为什么会发展到这一步，总之就是变成这样了。

我们觉得下水道让人特别舒心，几乎从不到谁家里去玩，因为下水道冬暖夏凉，也没有父母在旁边唠叨。所以，那天是小初第一次到我家去。

他们在院子里逗了一会儿狗，就脱掉鞋随手一扔，走进我家。他们两人都不像我这么懂规矩。小初脱下的鞋子当然也是幻觉，虽然我和木园都能看到，也能摸到。那双鞋跟真的鞋相比没什么区别，不过在别人眼中，只是空气罢了。

他们一进屋就把我的房间查看了一遍，还嘲笑了摆在架子上的怪兽塑胶玩具。其实我本来还有很多那种小玩具，不过放在下水道里，不知什么时候丢了。正如木园所说，一下大雨，水就灌进了下水道，于是我的怪兽玩具几乎全都被冲到了下水道深处。不过那些玩具一点儿都不流行，我不怎么在意。

过了一会儿，妈妈打开了房门。当然，妈妈看不见屋里的小初。

“哎，是淳男啊，难得到我们家来。耕平，你过来一下。”

妈妈招招手，把我叫到门前说话。由于只隔着一扇门，房间里那两个人（其实只有一个人）应该也能听见我们的对话。

“耕平，你刚才跟淳男说起了小初对不对？难道你们认识小初？”

我一下感到事情不妙。我知道，母亲平时听到的都是不好的传闻，认为小初是个坏孩子。不过，我也不能回答说我不认识小初，因为小初就在我身后的房间里听着我们的对话呢。

要是换成我站在小初的立场上，听见她对妈妈说“耕平才不是我朋友”，我肯定会感到被朋友背叛，很伤心吧。所以我对妈妈说：“嗯，我们是朋友。”

“朋友？！你这孩子说什么呢，那可是小初啊！我说了多少次，不准和她说话！”

“……可她没有那么坏啊。”

我话音刚落，妈妈就提高了嗓门，告诉我小初干了多少坏事，让大人多为难，还命令我不准跟小初说话。

我很少反抗妈妈，每次她一生气，我就害怕得马上投降了。不过只有那天，我赌上了自尊，决心一定不能认输。

我反倒为小初感到心痛，因为她就在房间里被迫听着我和妈妈的对话。

好不容易把妈妈打发走，我小心翼翼地回到屋里，心想小初一定生气了。然而小初还是跟平常一样，只说了一句：“你们聊了好久啊。”

木园动动嘴唇，无声地对我说：“笨蛋。”

他们回去时，类似的事又发生了。

木园进来时随手扔在地上的鞋子，现在已经被摆得整整齐齐，应该是妈妈帮他摆的。可是，小初的鞋却被无视了，依旧散乱地放在地上。

妈妈肯定看不见小初的鞋，我也明白问题其实不在于看不看得见。尽管如此，我还是莫名觉得小初有点儿可怜。这一定是因为她做出了一副“我一点儿都不在意”的表情。

她不可能不在意。因为从那以后，只要有人提起到我家来玩，她就会以有事为借口回避，同时突然与我们生分了。我想，她心里肯定很在意吧。

那天小初离开我家前，我对她道了歉。

“嗯，我一点儿都不在意，而且还要谢谢你。”不知为什么，小初反而向我道谢。奇怪的是，她还有点儿害羞。

小初并没有周围那些大人想象中那么坏。她是个心思细腻的人，对一点儿区别对待都十分敏感。我和木园创造了小初，所以十分明白这一点。然而，小初能和我们做这么久朋友的确让人惊讶，因为幻觉往往很快就会消失，在某个瞬间突然不见，然后一切都结束了。我感慨，小初真的和我们做了很久的朋友。

自从那次迷路之后，我们再也没去过下水道深处。想一个人待着时，我经常会走进下水道，但只会停留在能够很快返回的地方。

我和木园都觉得，既然我们已经到过下水道尽头那个积水的地方，就没有必要再去了。更何况，作为证据，我们还在这个小镇的秘密文化财产上留下了名字。

每次想起那个地方，我都会特别不安。那条一直延伸到黑暗水底的隧道还屡次出现在我的梦里。

木园也说他再也不想去那儿了。“里面一定有很多鬼魂。你想想啊，大雨导致河水上涨，水不就灌进下水道了吗？这样一来，肯定也有很多鱼被吸进去。雨停后，灌进下水道的水就退了，可被吸进去的鱼却再也出不来了，都会死在那儿。我再也不想到那个地方去了。”

我回忆起下水道最底层那寂静的水面，它就像一面镜子，没有一丝波纹。它那么黑，让人感觉的确有鬼魂在其中游荡。

一天，我家的狗死了。刚开始我并不觉得很悲伤，因为我疼爱那条狗已经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过了一整天，我才有点儿想哭。

“说起来，那条狗最近一直被拴着，好久没有出去散步了。那家伙总是一副目中无人的神情啊。”

在模糊的思绪中，我想起了许多已经淡忘的往事。

它还是条小狗时，我瞒着父母把它带回了我的房间，当时它特别兴奋地不停转圈。啊，我跟你的关系是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冷淡的呢？

滴答——随着水珠滴落的声音，我脑中浮现出一个情景：我家的狗脑袋上戴着探照灯，朝着下水道最底层进发。是的，那片水的对岸就是另一个世界啊。

我怀着这个古怪的想法走进下水道，偷偷哭了起来。

倒霉的是，我的样子竟被小初看见了。这是我这辈子最丢人的回忆。都已经是初中生了，还被女孩看见偷偷流眼泪，真没出息。

“我才不会因为狗死了就哭呢。”

小初这么一说，我生气了，于是我忍不住说：“因为你本来就只是幻觉而已。”

“……是啊是啊，你说得没错。就当我没看见你吧。”

过了一会儿，我平静下来，心想我怎么能说这么过分的话。可是小初看起来已经忘了这件事，所以我也没有立刻向她道歉。

我跟木园在初中不同班，我又交了新的朋友，不过木园和小初才是我真正交心的人。我的新朋友也都知道小初，原来有关她的传闻竟一直传到了他们住的地方。我感到不可思议，小初怎么会变得这么出名呢？难道是因为最开始的“杀小鸡的女生”那件事太让人震惊了？

我一言不发地听朋友谈论小初。

“我上的那所小学也有小初的传闻，而且，我哥哥朋友的老师还说自己看见过小初。”

“还有人见过已经上了初中的小初呢。她好像跟我们同岁，肯定已经长成了浑身肌肉的大块头女人。”

我很吃惊。“大、大块头？”

“她读小学时就把附近的初中生揍得住院了呀。”

“不对啦，笨蛋，是把不喜欢的老师的鼻子咬下来了一块！”

原本在旁边听的女生加入了谈话。“我见到的小初很瘦，中等个子，长得很漂亮。”

“你见过？”

“上次我出去买东西，看见了很像小初的短发女孩。我觉得那一定就是小初。”

大家异口同声地发出惊叹声。

“罐装咖啡知道小初的事情吗？”朋友问我。

“罐装咖啡”是他们给我起的昵称，是根据我的名字“管耕平”改成的。[3]

“我不太清楚小初的事情啊。”

对了，木园淳男在他班上被叫作“矶野鲣”。[4]

一个冬日，小初待在下水道里，看起来闷闷不乐。

我们每年冬天都会搬一个火炉到挨着下水道入口的地方。因为风吹不进来，只要有个炉子就很暖和了。

我来到下水道，发现木园和小初一言不发地坐在炉子旁。

“小初的奶奶死了。”木园对我说。

小初的眼睛又红又肿。“好丢脸啊，耕平的狗死了的时候，我明明说自己不会哭的。对了，耕平当时好像生气了吧？真是对不起。”

她把手放在炉子上方取暖，继续说下去。我不禁想，幻觉也会感到冷吗？

“不过当时耕平的话也真过分！‘你本来就只是幻觉而已。’你是不是这么说的？唉，其实我可伤心了。”

“对不起……”

“反正我只是映在你们视网膜上的幻象，是你们的白日梦。其实我并不存在。不过，我奶奶真的存在，虽然你们没见过她。她有一座

房子，我经常在她家过夜。一进门，就会发现她已经做好了饭菜。尽管我不喜欢，她也总是摆出泡菜来。奶奶家里有我专用的棉被，还有我的房间。我带了好多换洗的衣服过去。我不喜欢别人随便碰我房间里的东西，所以有时候会对来打扫的奶奶发脾气。每次她都会露出落寞的表情。这些全都在我的记忆里，可我其实只是你们的幻觉，这真是太不可思议了。”

那是小初第一次谈论自己是幻觉的事。说这些话时，她看起来有点儿不安。她没有戴棒球帽，也没有穿沾着鼻涕的毛衣，看上去就是个随处可见、穿着极为寻常的女孩。她情绪低落，完全不像过去那样活泼。

从那天起，小初跟我们道别后都会乘公交车回邻镇的父母家。她奶奶生前一个人住在独栋房子里，那座房子不久后就要被她的父母卖掉了。

我和木园去公交车站送过小初几次。三人在车站等一会儿，公交车就会开过来。车门打开，小初迈着轻快的步子走进去。我跟木园在下面看着，司机把视线转向我们，仿佛在问：“你们上不上车？”原来他停车是因为看见我和木园了，他并没有发现小初已经走了上去。小初每次都坐在最后一排，在车发动后隔着窗户朝我们挥手，像个小孩一样。

我家隔壁住着一家姓石桥的人。石桥家有个四五岁的小男孩，名叫伸广，我平时叫他小伸。

我上初三的时候，和小伸关系好了起来。要为升学备考了，我却越来越讨厌学习，成绩一下就下滑了很多。木园向来对学习没什么兴趣，所以成绩一直都不太好，可是他一旦认真起来，成绩就飞速上升。木园也是在那个时候迷上了摄影。每次我一脸困惑地向小初请教功课时，他总会拿着相机边拍边说“真没出息，真没出息”。

让人意外的是，我们三人中间学习最好的竟是小初。我跟木园不会做的题，小初都能轻松地做出来。看着幻觉做这种事，我感到很奇妙。

那时我常在桥下请小初辅导功课，累得精疲力竭。有一天，我去了百货商场里的玩具店。我从小就喜欢逛玩具店，只要一走进去，平时压在心头的压力和疲惫都好像会慢慢消散。我就是在那里偶然遇到了小伸。当时小伸正全神贯注地看着店里播放的电视游戏画面。我正好有那个游戏，就在幼儿园小孩面前炫耀了一把，借机缓解学习压力。小伸一脸艳羡地看着我，我感到十分受用。

在此之前，我跟小伸没有什么来往，不过从那天开始，小伸就会跑到我家来玩。当然，他是为了打游戏。

木园和小初为这件事笑话了我一顿。他们觉得初三学生和幼儿园小孩一起打游戏的情景实在太滑稽了。我并不觉得好笑，只是感到很为难。小伸把零食撒得到处都是，还流鼻涕，甚至拧掉了我房间里的塑胶玩具的脑袋。尽管如此，我却不能赶走他，只好眼看着自己的房间渐渐变成他的儿童房。

一天，小伸发现了下水道的入口。当时我和木园正在桥下的水泥平台上打扑克，没想到小伸竟突然出现了。我仔细一问，原来他是尾

随我过来的。小伸看看我，又看看木园，咧嘴笑了。

当时小初也在，而且就站在突然出现的小伸旁边。她见小伸毫无反应，有点儿伤心地垂下了眼皮。她发现我在看她，耸了耸肩，露出了无奈的微笑。

我向小伸反复强调必须对下水道的事保密，但还是不放心。木园也说小伸说不定会告诉其他人。不过几天过去了，我还是没听到有谁提起有关下水道的传闻，看来小伸确实保守了秘密。不过，他也开始经常跑到桥下来了。

后来，我和木园又上了同一所高中。进入高中后，已经几乎没有人听过关于小初的传闻了。偶尔碰到以前的朋友，我主动提起小初，他们也只会感慨道：“以前确实有过这么一个人啊。”

只有小初上了另一所高中（好像是这样）。有一次，我偶然在路上看到了身着制服的小初。那家伙穿着褐色西装外套，举止拘谨。我朝她挥挥手，她立刻高兴起来，像猫一样朝我跑来。

“我正在找打工的地方。”小初对我说。我心想，幻觉应该很难找到打工的地方吧。没想到几天后，她就说她找到了。

“车站前不是有间书店吗？我在那里做收银员。”她报上了书店的名字和地点，我确实有点儿印象。我记得那间书店的名字和装潢，地址也不是虚构的。可每次要去那间书店，我都会走错路，从来没有走到过。

“你说小初穿着什么样的制服？”

我告诉了木园书店的事，他却对制服产生了兴趣。我们根本不知道小初上了哪所高中，每次问她她都会糊弄过去。

我凭记忆向木园描述了小初的制服，木园好像有些吃惊。据他说，那是一所学生水平非常高的学校的制服。我听到学校的名字也很吃惊，因为那所高中比我们学校高出好几个等级。

一天，小伸在下水道入口撒了泡尿，从那以后，小初就开始恶狠狠地叫他“臭小鬼”。尽管我们都是高中生了，再也不会产生跑进下水道探险的念头，但我们还是把那儿当成我们的家。

小伸一开始会莫名其妙地看着我和小初交谈。在他眼里，我好像在和空气说话。

所以，木园把小初的事告诉他了。“你可能看不见，不过这里有个非常可怕的大姐姐哟。”

小伸毕竟还是个孩子，马上就相信了他的话。小伸对小初说的第一句话是“大笨蛋”，紧接着还唱了起来：“小初是个大笨——蛋”。

小初立刻握起拳头敲了小伸一下，但她是幻觉，小伸根本看不见她。她是不存在的，所以小伸不疼，感到疼的反倒是打人的她。幻觉再逼真，也不可能对现实中的物质造成影响。但小初用拳头敲小伸，就像我们用拳头砸墙一样。

“小初现在气得像鬼婆婆一样，你最好别惹她。”

听了我的话，小伸更加高兴地继续招惹小初。于是小初便用拳头打我，我能看见小初，感到很痛。

又过了几个月，冬天到了。那年冬天非常冷。

“什么啊，臭小鬼今天也不来吗？”小初冻得瑟瑟发抖，还不忘问上一句。我记得当时正值年末最忙碌的时期。

小伸已经有两个多星期没来了。以前他经常跑到桥下来，但现在连我家也已经很久没去了。“是不是感冒了，在家养病啊？”我应道。

“算了，这样挺清静的。”小初说。

那天晚上，我得知了小伸不再来的原因。

当时我们家附近每晚都有飙车族经过。说是附近，其实我们家并没有挨着公路，而是隔了一段距离。不过，那些机动车的声音还是会吵醒熟睡的小伸。每次飙车族经过，已经睡着的小伸都会哭闹，渐渐因为睡眠不足而变得有点儿神经质了。

“小伸都被吵得睡眠不足了，耕平还能睡着吗？”

“这家伙感觉很迟钝。”

小初和木园说完，又单独讨论了一会儿。

他们两人结束讨论后，木园拿起一个蓝色塑料桶递给我，叫我深夜到某个地方去泼水。我不知道为什么要这么做，但这好像是小初的主意。

小初指定的地点是郊外某个急转弯的地方，那里有一条平缓的坡道。我按照吩咐，深夜在那里泼了一地的水。

第二天，我听说那些飙车族出事故了。他们好像是在冰面上滑倒了，几乎所有成员都被送到了医院。不过幸运的是，他们只是骨折或磕伤了而已，并没有性命之忧。

“谁叫他们看到减速的牌子还不减速。”木园说。

不久后，有传闻说，是有人故意泼水让飙车族翻车的。

“一定是小初干的，那孩子真有胆量。”几天后，大人们私下里议论纷纷。

3

我们在桥下度过了高一的元旦。虽然元旦是小初的生日，但我们一次都没庆祝过。因为就算准备蛋糕，身为幻觉的小初也吃不到，甚至无法吹灭蜡烛。于是，我们没做什么特别的事，每次都是三人一起打扑克。

扑克是小初带来的，所以也属于不存在的幻觉。不过我和木园都能看见，也能拿在手上。

其他人要是看到我们打扑克，肯定会很惊讶，因为我们时而瞪着空气，时而突然发出惨叫。

但是，今年小初没什么精神，好像工作太久、累坏了一样。

“她家里现在情况不好，听说她妈妈住院了。”木园偷偷告诉我这件事。

看来小初经常背着我向木园倾诉，这让我不禁感到自己是个靠不住的男人，也有些落寞。

“所以她多打了好几份工。”

我和木园以前想出了“小初因为爸爸妈妈受了不少苦”的设定。现在我十分后悔，当初怎么不经思考就说出这样的话呢？于是，我又试着做出了“小初其实是大富翁的女儿”这样的设定，然而小初的情况并没有改善。

“其实我很清楚自己是幻觉。”

一天，小初这样说道。

“比如说，我无法触碰你们那个世界的东西，无法移动物体。我摸过小伸的脸蛋，硬得像石膏一样。你们觉得这样算碰到吗？我就像你们做的一个梦，要是能在物理层面干涉他人，问题就大了。真是太不可思议了。我在学校时，可以很正常地和别人说话，在打工的店里也能和客人交谈。可是，我心里的‘学校’和‘打工的店’，对你们来说一定只是构成‘小初’的场景元素而已，‘奶奶’也一样。就算你们没有有意识地创造，潜意识里一定也做出了设定。如果不认识你们，我或许还能感觉自己是个正常人。我到底为什么要和你们一起玩呢？”

听了她的话，我说：“不过，这辈子总会有那么一次吧——我的世界和你的世界不再被隔开。”

“不可能，从物理层面看绝对不可能。”木园接过话说。

小初既没有否定也没有肯定，而是表情复杂地坐在那里，一动不动。

高二那年的梅雨季节，每天都下暴雨。小镇本来降水量就大，但那年梅雨特别大，也许我一辈子都忘不掉。

雨一直下，河水一直上涨，我们碰头的桥下很快就被淹没了。下水道也一样，现在入口肯定像个无底洞一样在拼命吸水吧。我在雨天望着窗外瞎想，忍不住颤抖起来。每次想象那个情景，我都会浑身发冷。

一个周日的傍晚，我在客厅看电视，妈妈突然铁青着脸走了进来。刚才外面还一直传来嘈杂的雨声，现在雨已经快停了。

“听说隔壁石桥家的小朋友伸广中午就不见了。那孩子不在家里，外面下着这么大的雨，也不知跑到哪儿去了。”

我想，原来就因为这个啊。外面虽然阴沉沉的，但天还没黑，小伸肯定很快就会回来了吧。他都上小学一年级了，以前也没少让父母和邻居们担心。

有一次，小伸晚上八点还没回家，父母都准备打电话报警了。我想了想，走到桥下一看，小伸已经在下水道入口睡着了。

“肯定没事的，他说不定藏在壁橱里呢。”

“可他家人都找了好多遍了。”

“有时候无论找多少遍都找不到，等你快把这件事忘了，他就自己跑出来了。”

“镇上出过那么多溺水事故，我真的很担心。伸广该不会掉进河里了吧？”

到了夜里，小伸还没回来，决定性的证词却出现了。住在附近的老爷爷白天到邻居家送社区联络簿时，在河边看到过一个像小伸的男孩。

妈妈露出了担忧的神情。小伸掉进河里的消息一下就传遍了街坊邻居。

夜里雨停了，我根本睡不着，便起身往河边走。老爷爷看到小伸时，小伸就在通往下水道入口的那条河河边。

难道小伸打算像平时一样到桥下去，结果掉进水里了？他可能不知道那里每到这段时间就会被水淹没，像平常一样过去玩了。我脑中浮现出这样的想法。

河边有很多大人拿着长棍子在河水里搅动，手电筒的光束沿着河岸连成一条长龙，好像祭典一般。

我碰到了木园，他好像也大概掌握了情况。

“你觉得他还活着吗？”我问了一句。

木园的回答十分冷淡。“他最后一次被人看到不是白天吗？可能性不大吧。就算我们再怎么担心，已经死掉的人也活不过来了。”

我对木园说：“我再也不想见到你了。”

木园摆了张臭脸，没有说话，而是咔嚓一声，把周围的情景收入了相机。

我又对他说：“无论发生什么，我都再也不看你的照片了。”

第二天要上学，不过我没去，而是待在家里无所事事。天上阴云密布，但没有下雨。小伸昨天一夜未归。

中午，有人打电话找我。妈妈说是淳男，我接过电话直接挂掉了。

“我去散散步。”说完我就离开了家，很自然地向河边走去。昨天那些大人已经不在了。我听妈妈说，他们在顺着下游方向找。看来他们并没有发现下水道的入口。

河水已经退去，水位只比平时高了一点儿。我觉得水在这个高度应该灌不进下水道了。

我在桥附近碰到了小初。

“呀，好久不见了。”小初笑着朝我挥挥手。如果频繁下雨，我们就没法在桥下碰头。所以一到梅雨季节，就很难见到小初。当然，她如果愿意到我或木园家就好了，但她从不去。

“过得怎么样？……怎么了？你哭什么啊？”

我和小初说了小伸的事。她一开始好像觉得我在开玩笑，但意识到我是认真的后，脸上就失去了血色。她变得像小松鼠一样惊慌失措，坐立不安。

我刚说完小伸的事，一辆自行车咯吱一声停在了面前，是木园。看到那家伙，我很不高兴，索性扭过头去。

“你怎么在这里？我给你打电话了。”木园看到了小初，大声说道，“来得正好！”

“小伸的事是真的吗？！”小初紧紧抓住木园。当然，木园的衣服上没有褶皱。

“看来他真的掉进河里了。不过，刚才查明一件事，是好消息。”木园的眼镜闪了一下，语气很自信。我和小初肯定都露出了穷人家的孩子聆听圣人教诲般的表情吧。

“据说，今天小学晨会上校长提到了小伸——不行，现没时间细说了，得抓紧时间！”木园看着我们的眼睛继续说道，“简而言之就是小伸的幽灵出现在了小学里。说是幽灵，但只有声音。周围明明没有人，却能听到一个微弱的声音在求救。听到声音的是个一年级女孩，还是小伸的同班同学。她说那确实是小伸的声音。她受了很大惊吓，还当场呕吐起来。不过无论人们怎么找，就是找不到小伸。现在这个传闻已经传遍了整个学校。”

“救命……”

我突然感觉自己听到了那个声音，它萦绕在脑海中，挥之不去。木园到底想说什么？

“耕平，现在不是站在这儿闲聊的时候！快，小初，你在前面带路！小初在这儿真是帮大忙了！”木园掏出一支手电筒塞给我。

小初拔腿就跑。

“你还没明白吗？女孩听到小伸声音的地方，就是校长掉钱包的地方啊。小伸掉进河里，奇迹般地被吸入了下水道。又或者，他本来就打算去下水道吧。总而言之，他还活着。不知他是不是顺水漂流的时候被什么卡住了，反正下水道嵌着铁栅栏的地方传出了他的声音，而且还被一个女孩听见了。这么多巧合重叠在一起，可以说是奇迹了。看来人要活下来，还真的很难死啊。”

我们在小初的带领下，匆匆赶往下水道深处嵌着铁栅栏的地方。

可是，小伸并不在那里。

“一定是被冲走了。”

难道我们要找遍整个下水道吗？我担心地想。

“小伸如果被冲走了……那应该在最深处那个积水的地方吧？”

木园话音刚落，小初便丢下我们迅速向前走去，一会儿就不见了。总之，她现在特别拼命，我不禁怀疑从我们认识起她是否曾这么拼命过。

实在没办法，我和木园只好滚动着手电筒，一点点向下走。用这个办法应该能走到那个地方。

小学毕业后，我们就没这样往下水道深处走过。里面变化很大，一定是因为刚下过大雨，墙壁湿漉漉的，还有一股腥味，可能是鱼在里面腐烂了吧。不过很奇怪，我们明明都长大了，却并不感觉这里的大小有变化。难道在这片黑暗中，我们又变回了孩子？

“‘小初’其实是猫的名字。”木园边走边说，“耕平你不是在我房间看见过猫的照片吗？那就是小初一世，现在这个小初是二世。这个名字是小学四年级发生杀死小鸡那件事时我突然想到的，其实就是幼儿园时我家养的母猫的名字。”

“我一直很好奇你当时为什么和老师说小初是女生，因为完全没必要撒谎说是女生的。”

“……刚开始我一直以为小初一世是只公猫，直到它肚子变大了，才发现是只母猫。不过，它快生小猫的时候被车撞死了。我爸把死去的小初装进纸箱里，在一个下雨天放到河里去了。可是，在纸箱被冲走前，我仿佛听到里面传来了微弱的声音。那说不定是小猫的声音。我觉得，小初虽然死了，但肚子里的小猫还活着，说不定就在纸箱里出生了。不过没等我确认，爸爸就把纸箱放到河里了。那条河，就是现在这条。”

“既然是雨天，那只猫说不定被吸进了下水道，最后又沉到了我们正要去的地方。”

“所以我有点儿害怕那个地方。”

说着说着，我突然意识到，木园家那只猫的故事和我试图把小鸡塞进排水沟冲走的事其实有点儿像。

那天木园一脸平静地听我陈述自己的罪行，就像听电视节目解说一样，难道是因为联想到了自己的经历？

这么想来，我似乎可以理解木园当时为什么包庇我了。他包庇了我，是不是自己也获得了救赎呢？

对木园来说，创造小初就是让那只猫起死回生。小初不是猫妖，而是不折不扣的幻觉。同时，创造小初或许也是木园对猫咪们的一种赎罪。

我只不过是沾了木园和小初这种独特关系的光而已。而我对此毫无察觉，仿佛为了让小鸡起死回生一般，也加入了创造小初的行动中。

……是不是我想太多了？

不一会儿，我们两人就来到了最底层的大隧道，立刻紧张起来。

那里像以前一样积着水。昨天涌进下水道的水应该都流到这里来了，可是水位看起来跟之前相比没什么变化，也不知道这里究竟是什么构造。水面上漂的垃圾也不多。在手电筒的光的照射下，汽油一样的黑色水面摇曳着波光。这里没有风，水面却鳞波荡漾。

找到了。小伸仰面浮在水面上，小初在他身旁。小初站在齐腰深的水里，她好像在水里游了一番，连头发都湿了。小初把手放在小伸的脸蛋上，怜爱地看着他。那表情就像位母亲一样，到现在我还记得清清楚楚。

确认小伸还有呼吸后，我就把他背回家了。木园则打开闪光灯，把周围的景象拍了下来。

由于小伸已经失踪了一天多，大多数人都没指望他还活着。我和木园在这种时候把他带了回去，顿时成了英雄。小伸的父母含着眼泪感谢了我们，而我第一次被大人们这样对待，心里想着趁此机会该要点儿什么东西。

大人们问我们是在哪里找到小伸的，我们回答：“他被关在小学的体育仓库里了。”至于有人在河边看见他，我们解释为他当时正在

去小学的路上。毕竟，大人们已经找遍了那条河，而我们又不想透露有关下水道入口的信息。

大人们听到这个说法，全都突然泄了气，表情似乎在说“什么啊，原来在那种地方”。他们好像没发现小伸的衣服湿了，当然，我和木园也不再被当成英雄。当我向父母要电脑作为奖励时，他们用一句“说什么胡话呢”打发了我。

大约过了一个月，我对小初提起要电脑的事，她说：“唉，你这人真没用，怎么不编个厉害点儿的谎言，把自己吹嘘成英雄呢？比如说，小伸被小初拐走了，是你们奋力把他救了出来。毕竟，我可是有杀死小鸡的前科啊。”

“那件事真是太对不起了。我再也不会把错误推到你头上了！”

“我又没在意！”小初说完便笑了。她从下水道出来后，一直有点儿神情恍惚。重新看到她的笑容，我感到非常高兴。

这段对话是我和小初两人边走边说的。小初要去公交车站，天已经黑了，周围很暗，她要回家了。当然，她家不存在于这个世界，只存在于并不存在的小初心里，如同海市蜃楼。

周围一片昏暗，公交车站亮着路灯，小初的影子模模糊糊地映在地上。当然，那影子也是幻觉。

很快，公交车就开了过来。我们正好没了话题，时机刚好。司机看到我便开了门。小初转过头看着我，她看起来十分娇小。啊，我突然意识到，我很久以前就比她高了。她上了高中还像以前一样，经常戴着一顶紫色的棒球帽。不过她和过去相比，变了许多。

“……再见啦。”实际上时间很短，但却觉得花了好久才说出道别的话。小初迈着轻快的脚步上了车，公交车发动了。她在最后一排的座位上笑着朝我挥手。

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小初。

第二天早晨，我在电视上看到了交通事故的新闻。事故就发生在附近那座大桥上，离我家只有三四站距离。据报道，公交车在桥上和大卡车相撞，直接坠入了河里。

司机和乘客几乎都遇难了，只有一个孩子奇迹般生还。

死者的名字出现在了电视上。“共计六名死者”，最后的第六个名字，是小初。

咦？我心里一惊，拿起桌上的报纸。出事的公交车就是昨天小初坐的那辆。

妈妈看着电视上的报道说：“哎呀，我怎么没听说这件事？离这里很近啊。天啊，死了五个人……”

五个人？我又盯着电视看了一会儿，上面确实显示着“共计六名死者”。啊，我恍然大悟，原来这也是幻觉。

妈妈看到的就是“共计五名死者”吧，这的确没错。事实上，电视和报纸应该都报道的是“五名死者”，只有我看见了第六名死者的姓名……

后来，我和木园在桥下等了好几天。我们都难以置信，久久不能释怀。小初毕竟是幻觉，怎么可能在交通事故中死去呢？我们情绪低落地在下水道入口等待着，相信她会大喊着“我来了”，再次出现在我们面前。

可是，无论我们怎么等，小初都没有来。

“……她真的死了啊。”从木园说出这句话开始，我渐渐接受了小初的死。不，我不知道“死”这个说法是否准确。小初本来就是幻觉，用“消失”应该更合适。不过，对我们来说，“死”才更符合内心的感受。我们感到很悲伤。

“小初的妈妈也在伤心吗？”

我话音刚落，木园就用前所未有的严厉语气说：“别去想小初的妈妈了！根本没有这个人！你还想让更多人伤心吗？”

不久以后，木园就从高中退学，到一个遥远的小镇去学习摄影了。

我无心学习，懒散地度过了高中，妈妈看到成绩单，几乎晕倒在地。没关系，我不在意。

就这样，事故过去了一年……

4

约定时间已经过了一会儿，木园才走进咖啡厅。他看到小伸坐在我旁边，好像有点儿吃惊，因为我没告诉他今天会把已经上小学二年级的小伸带过来。

桥上摆着许多花束。

事故留下的痕迹已经被修复了，不过还是能从撞坏的栏杆推测出公交车坠入河里的位置。我俯视下方，这里离河面很远。我心想，小初死的时候是不是没什么痛苦呢？我又想，对小初来说，“没什么痛苦”和“轻松”这样的字眼好像并不恰当，便不再去想了。毕竟，她只是幻觉。

风不停地吹着，我们放下买来的花束，双手合十。小伸也在一旁模仿着我们的举动。

我闭着眼睛回忆小初。虽然已经过去一年了，我还是能想起许多细节，她的姿态，她的声音，她的全部……对，这种感觉……和第一次见到她时一样。

我就这样幻想着。过一会儿睁开眼时，我在脑中描绘的小初会不会出现在我面前呢？我抱着一丝期待睁开了眼睛，她果然没有出现。

“回去吧。”木园说着牵起了小伸的手。

“嗯。”我点点头，转过身。风吹得上衣呜呜作响。

我们眼前出现了一个孩子，他戴着紫色的棒球帽，身穿短裤。

我惊讶得心脏几乎停止了跳动。“……小初？”

不，不对。我仔细看孩子的脸，不是小初，是个陌生的男孩。

“抱歉，我认错人了。”我向他道歉。

男孩歪着脑袋说：“小初是不是那个死在公交车上、戴帽子的女孩？你们认识她吗？”

我和木园面面相觑。他怎么会知道小初的事？

详细询问后，我们得知原来他就是在那起事故中唯一幸存下来的男孩。他说，一年前的那个晚上，他就坐在公交车的最后一排。

“最后一排……当时小初也坐在最后一排……”

“嗯，我一开始还以为那排座位上没人。”男孩点了点头，继续说道，“不过，事故发生的瞬间，一个不知什么时候坐到我身旁的大姐姐紧紧抱住了我。多亏了她，我才没有受重伤，最后还得救了。大家都说我没死是个奇迹。当时那个大姐姐戴着紫色的帽子，于是从那以后，我也开始戴同样颜色的帽子了。大姐姐把我抱得紧紧的，我能闻到她身上有甜甜的口香糖味。不过，那个大姐姐死了。妈妈曾想找她的家人道谢……但是很奇怪，大家都说那起事故的死者全是男性。”

我们又走进了咖啡厅。

我反复思索男孩的话。我依旧感到悲伤。不过，我之前一直对小初的死耿耿于怀，听完男孩的话，却有些释怀了。

“我以后要学潜水，”我对木园说，“然后把我们被冲到下水道深处的旧玩具都捡回来。你知道吗，那时被冲进去的塑胶怪兽现在能卖好多钱。”

“哦，那我们又得画一张下水道的地图了。没有了领路的人，我们进去就出不来了，所以还得像以前那样，一边数步子一边画。不过，那里面说不定还有更了不得的东西。”

“更了不得的东西？”

“我听说，这一带好像埋着金子。也就是说，下水道是为了隐藏数量庞大的金子才修建的。这样不就能解释为什么地下有那么长的隧道了吗？不过，这也只是传闻而已。”

“好，我们现在就去找找看吧。”

说到这里，服务员正好送来两杯咖啡和一杯冰激凌。

“啊，对了，自从你说再也不想看我拍的照片后，我就一直没给你看过。不过你瞧……”木园从口袋里掏出几张照片递给我。

小初也在照片里。其他人肯定看不到她，只觉得是风景照吧。这些照片只对我和木园有意义。

最后一张照片里没有人，只有一面墙。

“这是下水道最底层的墙壁，是一年多前去救小伸时照的。”

墙上写着“管耕平”和“木园淳男”，中间还用马克笔写着“小初”。

“啊，原来小学四年级的那个时候，小初也在我们身旁啊。这上面的字应该也是幻觉吧。”

正在吃冰激凌的小伸抬起头来。“我记得小初哟。”

“嗯，小子，别把她忘了。你看不见小初，应该不知道小初长什么样吧？”

木园说完，小伸摇了摇头。“我看见了。”

“骗人。”

“可我确实在那个黑黑的地方看见她了。我好像浮在水上，周围一个人都没有，特别害怕，这时小初来了，所以我才没有哭。倒是小初看到我差点儿哭了。”

我立刻就想到这是去救小伸时的事。原来小伸那时看见了小初。

“小子，当时我们也在那儿啊，你记得吧？”

听了木园的话，小伸一脸不高兴。“骗人，你们不在。”

“这家伙把我们给忘了。”木园耸了耸肩。

不过，我们竟能同小初一起度过八年时光，这真是太不可思议了。我本以为幻觉都是转瞬即逝的。

只要小初不和我们玩了，这段关系就不会持续下去。小初以前不是说过吗？“我在学校时，可以很正常地和别人说话，在打工的店里也能和客人交谈。”如果我是幻觉，一定会觉得在幻觉的世界里玩耍更快乐。幻觉和身处现实世界的人一起玩耍，大概会不断体会到孤独和疏离的感觉吧。就算小初是我们用脑子创造的人，她也没理由始终与我们相伴。

我问木园的看法，他只是说：“啊，肯定有很多理由吧？”

走出咖啡厅时，我说：“你知道吗，小初那家伙喜欢我哟。”

我只是想开个玩笑，木园却大吃一惊。“怎么？原来你知道啊。”

“啊？”

“不是，我一直犹豫要不要告诉你……毕竟小初不让我说，她死后你又特别低落。其实很久以前，小初找我商量来着，说她喜欢耕平，应该怎么办。你初中的时候不是在家里帮小初说过话吗？她找我就是那之后的事情。幻觉喜欢上真实存在的人，这个问题实在太复杂了。那家伙自己也知道，就算喜欢你也不会有什么结果。在旁人看来，这件事肯定很不正常。所以我对她说，只要她觉得幸福就好了。最后她选择了不向你表白，而是一直当朋友，一直在一起。”

我忽然明白了为什么小初八年来一直没有消失。那是因为，她不想消失啊。

[1]日本的中小学每隔一段时间就会重新分班，大多数情况下小学每两年一次，中学每年一次。

[2]日本自2002年才统一实施学校周六、周日双休的制度。

[3]在日语中，罐装咖啡与管耕平发音相近，分别为“かんコーヒー”（KANKOUHII）和“かんこうへい”（KANKOUHEI）。

[4]矶野鲣是日本漫画《海螺小姐》里的人物。在日语中，矶野鲣与木园淳男发音相近，分别为“いそのかつお”（ISONOKATSUO）和“きぞのあつお”（KIZONOATSUO）。

布鲁

1

凯莉抱着刚买的制作布偶的材料，走进那家店里准备避避雨。店外没有招牌，不过看店里的情况，好像是家古董店。如果不是，可能就是用来存放闲置物品的仓库。

她感觉店里的一件古董动了起来，定睛一看，原来是店主。他是个已近垂暮之年的东方男人。

凯莉决定跟店主聊聊天，直到雨停。这是她第一次走进这家店。为了买材料制成布偶换酒喝，她来过这个街区几次，可今天才发现这家店。不过，这几年她一直酒不离手，所以也难怪她没注意到。

她打量着杂乱的店内，听着年迈的店主说流利的英语。凯莉觉得他的声音听起来就像某种奇妙而令人愉悦的咒语。昨天的酒劲儿还没过去，凯莉的大脑迷迷糊糊的，店里堆叠的旧工具和旧美术品时不时地扭曲起来。她漫不经心地回应着，发现一直笑容满面的店主将目光转向了她怀里的东西。

凯莉告诉店主，自己靠制作布偶勉强维持生计。她第一次制作布偶是在刚离婚时，当时她用以前母亲教给她的方法做了一些出来，还拿去卖了。因为她心灵手巧，又有这方面的天赋，布偶竟卖得很好。

“多亏了这个，我从没拖欠过房租。”

店主只会笑，好像已经遗忘了其他的表情。他依旧保持着笑容，沙沙沙地走进了里屋。他行动利索敏捷，好像脚下装了轮子。

不一会儿，店主拿着几卷颜色各异的布料走了出来。他什么都没说，但想必是要把这些卖给凯莉吧。凯莉轻触布料，那比看上去还要顺滑的触感令她惊讶。这种触感很棒，对，就像人的皮肤一样。她陶醉地反复轻抚着那些布料，迟迟不愿意把手收回去。

店主告诉凯莉这是一种神奇的布料。不过，这话只有一半传到了凯莉的耳朵里，因为她实在太兴奋了，一直着迷地摸着布料。她已经构思好了许多用这些布料做成的布偶。一定会是特别棒的布偶！

店主开的价有点儿高，不过凯莉还是把给自己留的啤酒钱也递了过去，将布料全都买了下来。她把布料卷起来抱在怀里，感觉像是抱着婴儿一般。

确认雨停后，凯莉正要走出那家店，背后传来一声“欢迎再来”。角落里不知什么时候出现了一个穿着朴素的女孩，她笑着朝凯莉挥了挥手。她可能是店主的家人吧。

“我叫凛，你要再来哟。”

凯莉一回到公寓里，就挪开桌上林立的酒瓶，清理出一片工作空间。她准备用构思了很久的纸样来试一试。她预留了小指指甲那么宽的缝头，然后照着纸样裁剪面料。为了防止弄脏，她还小心翼翼地把裁片一张张摆放在床上。

裁好一个布偶的面料，从古董店买到的布料还有剩余。一想到还能再做几个布偶，凯莉就十分高兴。

她废寝忘食，将裁好的面料用针线缝合起来。虽然她已经很熟练了，还是惊讶于自己的速度。

下一步是安上她从其他地方买来的塑料眼睛。她特意选择了褐色。

然后，她把刚刚缝合、好似瘪了的气球的面料里外翻转，塞进了棉花，再用专用的小木棒把棉花戳进手脚等纤细处。这样一来，布偶就完成了。

这是个三十厘米高的布偶，按照绘本上的王子形象制作而成。凯莉用白色面料做了皮肤，还在蓝色面料制成的华丽服装上绣了图案。毛线做成的蓬松的褐色头发上，戴着一顶黄色王冠。

凯莉以前只做过动物布偶，王子是她制作的第一个人偶，而且效果出乎意料地不错。凯莉双手捧着新做的布偶，看着他上扬的唇角、褐色的眼睛和雪白的皮肤，突然有种奇怪的感觉。可能因为一直拿在手上，她的体温把布偶焐热了。有一瞬间，凯莉感觉那是王子的体温。如此一来，这个布偶莫名地散发出一种人类的气息。他明明长着一张童话人物的脸啊。

凯莉余光看到有什么东西动了一下。她以为是老鼠，但并不是。刚才剪完裁片、满是洞的布料竟自己卷了起来。仔细一看，原本方方正正的布料也变形了，还出现了褶皱。

凯莉想了好一会儿，最后得出结论：应该是温度和湿度变化使布料收缩了。不过，她制作了这么长时间布偶，从未见过会发生这种变化的布料。虽然不确定布料会不会只因为温度和湿度变化就卷曲起皱，但凯莉认为古董店的店主一定是把次品卖给她了。

她大失所望，试着用熨斗熨了一下卷曲的面料，发现可以恢复原状。虽然可能还会因为室温变化变形，她还是暂时松了口气。

这时，刚做好的王子突然动了一下。但凯莉没有在意，以为布偶的面料也因为温度和湿度变化而收缩了。

做好王子后，凯莉又做了一个公主，当然还是用那种布料仔细缝制而成的。公主有雪白的脸蛋和胳膊，穿着长裙，黄色毛线做的头发格外醒目。凯莉将两个布偶并排摆好，他们看起来就像童话书里的插画一样。

她想，再做一个保卫王子和公主的骑士吧。

就在这时，王子的手脚又动了起来。凯莉已经好几次用余光瞥到了这种现象，现在终于感到有点儿可怕了。她一边裁剪面料，一边思索着各种可能性。也许没什么可大惊小怪的，或许就像她刚才想的那样，布偶由好几个部分组成，每个部分随着环境变化朝不同的方向伸缩，所以布偶才会手脚弯曲、脑袋后仰。

凯莉拿起王子，试着晃了几下，但什么都没发生。她又把耳朵凑了过去。

“噗噗……”她听见了微弱的声音。不，不是人声，凯莉摇了摇头。仔细一听，其实是空气从接缝漏出来的声音。她以前从未听过这种声音。不过，一定是因为这种布料十分细密，连空气都透不出去，所以每次布料收缩，空气就会从接缝漏出来，发出微弱的声音。

当身穿灰色面料做成的铠甲、四肢修长的骑士完成时，公主也动了起来。凯莉已经非常疲倦，视线都有点儿模糊了。她决定休息一会儿，便把刚做好的布偶放在其他两个布偶旁。她倒在潮湿的床上，昏迷般睡了过去。

醒来时，凯莉发现三个布偶全都转向了她。她一开始觉得自己在做梦，但好像并非如此。她想，一定是布料伸缩造成了这种现象。

她决定再做一个白马布偶，做着做着，却发现公主开始手舞足蹈，仿佛想站起来。怎么可能呢？凯莉苦笑着不去理睬，但还是会不自觉地瞥上一眼。

其他布偶也开始试图站起来。他们挥舞着手脚不断挣扎，但都站不起来。那是当然了，凯莉想，他们并不是真的要站起来，只是关节部位的面料在不断伸缩而已。可是，她也知道这些布偶站不起来的真正原因。可能是因为她把他们的手脚做成了不适合站立的球形。

凯莉做好白马后，决定做个实验。为了确认这些布偶有没有意识，她用褐色面料做了几双可以支撑他们体重的鞋子，并套在了他们脚上。

三个布偶站了起来，开始四处走动。凯莉意识到，这并不是因为面料伸缩，而是酒精让她产生了幻觉。既然如此，就没问题了。她放下心来，看着那四个布偶。白马有四条腿，就算没穿鞋子，应该很快也能走动起来。

布偶们满怀好奇地看着房间里滚落的酒瓶和装着棉花的袋子，这里摸一摸，那里碰一碰，还藏在各种杂物的后面。他们偶尔会转向凯莉，抬起头来，好像要询问什么似的。

凯莉虽然听不见，但感觉他们好像在用人类无法听到的声音对话。说不定他们是用接缝漏出来的空气声组成了只有他们能理解的语言。凯莉对这种孩子气的想法感到很无奈。

万一这不是幻觉，那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他们的能量来自哪里？难道他们是以温度和湿度之类的环境条件的变化为食吗？

他们有视觉吗？听觉和嗅觉呢？

面对幻觉，再怎么展开想象也无济于事，凯莉开始考虑怎么处理剩下的布料。做好四个布偶后，布料已经所剩无几了。就算把所有布头收集起来，也无法做成能出售的布偶。虽然被古董店骗了，但这些布料的触感的确很好。凯莉实在舍不得把它们扔掉，决定把所有布头收集起来，再做一个布偶。

没有纸样，不过她无所谓，反正有经验。她凭感觉裁了一块蓝色面料。因为白色和肉色的面料一点儿都没剩下，她只能用蓝色面料缝制布偶的主体部分了。塑料眼睛也用完了，没办法，她只好用黑色油性马克笔画出了眼睛和嘴巴。用来做头发的漂亮毛线也用完了，她就从垃圾桶里翻出一团因制作失败而扔掉的乱蓬蓬的黑色毛线。

不知不觉间，四个布偶都凑到了凯莉身边，饶有兴致地看着她的双手。凯莉挥挥手让他们走开，这个动作可能把布偶们吓到了，他们一下就散开了。

用布头做成的布偶很丑，看起来像个女孩，却有着明亮的蓝色肌肤，穿着深蓝色的衣服。面料不够的地方，就用其他颜色的面料补上，以免棉花漏出来。布偶的四肢长短不一，由于没剩下做鞋子的布料，凯莉便把布偶的脚尖剪下来，把腿的底端弄平。

凯莉并不在意这个布偶的外形，只是不知道该如何称呼它。因为已经做了王子、公主、骑士和白马，她一下就想到了“奴隶”这个词。这个称呼跟布偶寒酸的外表很相称，但是出于道德观念，她放弃了。

凯莉突然看到了镜中的自己。她顶着两个黑眼圈，头发干枯蓬乱，脸色发青，和刚做好的布偶没什么两样。

“对了，你长着一张看起来很不舒服的蓝色的脸，不如就叫你‘布鲁’[1]吧。”

布鲁，布鲁，她低声呼唤了几次，躺在地上的蓝色布偶动了起来。

2

唐·卡洛斯犹豫再三，走进了这家店。店外没有招牌，但这无疑是家古董店。关上店门，刚才突然下起来的雨的声音变小了。他一边留心西装上的水滴，一边把脸凑近琳琅满目的壶和雕像，仔细观察。商品全都一尘不染，显然常有人打理。

唐正专注地看着店里挂满了整面墙的刀剑，突然身后传来一个声音。店主不知何时出现了，正抱着胳膊站在他身后。她自称凛，是个让人看得着迷、以至忘记时间的东方美人。

“我第一次来这里，现在已经后悔之前路过时没有进来看看了。”

“大家都这么说。”

店主斜靠在柜台上，和唐随意地聊了一会儿。唐告诉她，自己正在给马上就要过十岁生日的女儿找礼物。

“是吗，该选什么好呢？选一只在家里到处拉屎、让父亲很头疼的动物怎么样？”

唐听着凛轻快的声音，心情愉悦地环视店内，突然想起了一部电影。那部电影里有一家中国人经营的神秘的古董店，一个父亲从店里买了一种很像老鼠的生物。如果没记错的话，电影里那种生物一沾水就会变多，半夜十二点后给它喂食它就会变得很残暴，但它一照到阳光就会死。唐把想到的这些告诉了凛。

“那部电影里的古董店就是以这里为原型的呢。导演是我们的常客，我爷爷卖了好多东西给他。沾水就变多的老鼠也是从我们店里买的，不过都死了，一只都没剩下。”

“真是太可惜了。”

唐以为她在开玩笑，她却认真地点了点头。“当初真不该把养在笼子里的老鼠从开着冷气的房间拿出去。一出房门，老鼠身上就凝结满了细密的水珠……想起来我都毛骨悚然。你想啊，盛冰镇饮料的杯子表面不是会凝结水珠吗？这种现象也发生在了老鼠身上。结果，笼子里的老鼠飞速增多，一下就全挤死了。笼子实在太结实了……”凛叹了口气，重新问唐，“你准备给女儿买什么礼物？”

听到唐回答说女儿有收集布偶的爱好，凛打了个响指。“我这儿正好有合适的布偶。”

“该不是里面藏了军方研发的电脑芯片、会动起来攻击人类的人偶吧？”

“那种最近卖光了。”

“我可不要会动的布偶。要是有那种功能的话，我可是要退货的。”

唐是在开玩笑，凛却把手指按在嘴唇上陷入了沉思，随后对他笑了笑，走进了里屋。

一分钟后，美女店主拿出五个布偶，在柜台上一字排开。其中四个非常可爱，制作得十分精美，女儿看到肯定会喜欢。唐摸了摸布偶，手感很好，他感觉好像有一股电流蹿过了指尖。

“这些布偶很精致啊。”

“这是很有名的布偶制作家的作品。”

唐第一次听说“布偶制作家”这种说法，想来应该是指以制作布偶为生的人。

“这些布偶是业界名人凯莉的遗作。她的作品经常被杂志介绍，至今仍具有很高的价值。不过，她本人开枪自杀了。”

唐听了以后，点点头表示知道了。他有一种奇怪的感觉——无论价格多昂贵，他都必须把这些布偶买下来。等他回过神来，他已经掏出了钱包。

“请把这四个布偶卖给我吧。虽然不太懂，但我感觉它们很好。这些布偶真不错。”

“哦，你只要四个？这个不要吗？你要把它扔下？”

凛说的第五个布偶外形非常奇怪，全身扭曲着，看起来很廉价。这个布偶和其他四个真的是出自同一人之手吗？这个布偶的脸和四肢都是蓝色的，还穿着让人联想到魔女的深蓝色衣服，实在谈不上可爱。说得难听一点儿，看起来不像是精神正常的人的作品。

“我不要这个。”

“我不收钱，白送给你。”

唐禁不住免费的诱惑，便让店主把五个布偶用包装纸包起来并系上丝带。

*

布鲁和其他布偶被年轻的女店主拿回了里屋。

凛找出大张红色包装纸和黄色丝带，同时用店里那位客人听不见的音量小声说：“大家都听好了，我马上要把你们包起来卖掉，不过你们要注意一点儿——那匹马，别闹了！”

凛双手按住一直在布鲁旁边乱动的白马，让他坐着不动。相处了很多年，布鲁知道白马一刻都没法安安静静地待着。

“那位客人一点儿都不愿意看到你们动，还说要是布偶会动，他就退货。你们也不愿被退回来吧？所以你们在客人家里绝对不能动哟。一定要像普通布偶一样，明白了吗？”

布鲁认真地点了点头，决心牢牢记住店主的话。可是，她心里雀跃不已，已经顾不上这些了。她不断想着，自己即将去的地方是什么样的呢？如果是干净漂亮的房子就好了。收到礼物的会是什么样的孩子呢？打开包装时，孩子会露出什么样的表情呢？想象着孩子拆开礼物时满脸的笑容，她的心已经开始飞速跳动了。

“你们可别被送回来了哟。”凛把五个布偶拢到一块儿，用包装纸包了起来。

视线被遮挡的瞬间，布鲁用尽全力发出声音：“凛，再见啦！”她知道人类听不见布偶的声音，但还是忍不住说了出来。

布鲁隔着包装感觉到凛系上了丝带。她看了看周围的布偶们，包装纸里一片漆黑，但有没有光对他们毫无影响。

“唉，总算有买家出现了。他连布鲁都愿意收下，真是不可理喻啊。”白马还是一刻都停不下来。他经常嘲笑布鲁跟大家不一样，但布鲁并不讨厌他，而是把他当成共同生活了好几年的重要伙伴。

躁动不安的白马。

高傲的王子。

温柔的公主。

寡言的骑士。

大家没有被分开买走，布鲁松了口气。总之，她觉得大家能在一起就是最好的。

她感觉到礼物被提了起来，从凛手上转到了客人手上。那孩子要是会高兴就好了，布鲁心里充满了期待，胸口的接缝都快绷断了。

3

买下布偶的卡洛斯家里有四口人。当推销员的唐、唐的妻子、还不会说话的小男孩泰德，还有将要过十岁生日的温蒂。布偶们在包装里仔细听着一家人的对话，获得了这些信息。

温蒂打开礼物，露出了灿烂的笑容，布鲁一眼就喜欢上了她。

小女孩把五个布偶摆在放着生日蛋糕的餐桌上，高兴地亲吻了父亲的脸颊。“谢谢爸爸！”

父亲把女儿抱起来，发现她比一年前重了一些。这沉浸在幸福中的一家人映入了布鲁用油性马克笔画出来的眼睛里。这就是她在凛的古董店里偶尔会从电视上看到并一直憧憬的幸福家庭。

她正陶醉地看着少女天使般的笑容，旁边的小男孩却用沾满奶油的手来抓王子了。他是温蒂的弟弟泰德。布偶们都本能地害怕肮脏的手，布鲁紧张起来。

“泰德！不准摸！”

泰德突然被姐姐推开，跌倒在地。但他没有哭，看了看姐姐，又看了看布偶，逃也似的跑出了房间。布鲁注意到，那时他的目光有点儿阴沉。

“我讨厌那家伙！他上次还把我的书弄皱了！”

父亲一个劲儿地安慰温蒂。布鲁从少女的话里知道了一些关于泰德的事情。看来他是个粗暴的小孩，特别喜欢弄坏或弄脏温蒂喜欢的东西。他从房间跑出去，家人似乎并没有在意。或许这种事在卡洛斯家经常发生吧。

不一会儿，温蒂的妈妈珍妮弗就端来了饭菜。为了避免弄脏礼物，她吩咐女儿把布偶们拿到二楼的儿童房去。

儿童房里已经摆满了布偶。架子和床上坐着小熊、小狗，以及各种大小不同的动物。知道温蒂很喜欢布偶后，布鲁更加喜欢她了。

温蒂面带笑容，逐一拿起父亲刚送给她的布偶端详，然后摆到桌上。先是王子，然后是公主、骑士、白马。小女孩陶醉地看着他们。布鲁以为下一个该轮到自己了，结果她并没有被摆到桌上，而是被放到了房间角落里。她感到有点儿奇怪，但并没有多想。

小女孩关灯离开后，布鲁马上站起来，走到放着其他布偶的桌子旁。她的左右腿不一样长，也没有穿鞋，走路的姿势非常奇怪。因为轻轻一绊她她就会跌倒，白马经常故意给她使绊子。不过，布鲁从没有怀疑过自己和其他布偶不一样。

她抬起头，发现其他四个布偶正在愉快地聊天，话题好像是这座独门独栋、打扫得干净整齐的房子。布鲁想加入他们，可是她只有三十厘米高，很难爬上去。最后她放弃了，在下面喊了一声：“为什么只有我没被放在桌子上啊？”

四个布偶立刻停止了交谈。

“是啊，为什么呢？”上面传来白马强忍着笑的声音。布鲁不明白他为什么要笑。

“我也想上去！”

“绝对不行。要是温蒂回来了，发现你在这里，她不就发现我们能动了？”

王子说完，四个布偶好像布鲁不存在一样，继续交谈起来。“刚才太危险了。不是有个叫泰德的男孩吗？要是被那只小脏手碰到，肯定洗不干净了。我才不想被弄脏。我绝对不会让那家伙碰到我雪白的肌肤，绝对不会！”

“对啊，千万要注意别被食物弄脏了。”公主点头表示赞同，黄色毛线做成的头发微微晃动。

布鲁突然感到很寂寞。她看向骑士，骑士却移开了目光。

她得趁温蒂没回来，赶紧回到原来的地方去，于是迈起奇怪的步伐走回房间角落。说不定女孩刚才太着急了，连把她放到桌子上的时间都没有。今天睡觉前，女孩一定会好好欣赏她。

然而，温蒂一回到房间就躺下了。当然，她把父亲送给她的布偶放到枕边，把脸埋在里面睡着了。布鲁没有被拿过去，十分羡慕床上的王子他们。明天，女孩一定会拿起她玩耍。明天晚上，女孩一定会把她带到床上。被遗忘在房间角落里的布鲁依旧这样坚信着。

可是过了好几天，还是没有人拿起布鲁。

王子他们很快就成了温蒂最喜欢的布偶。她每天一放学回家，就会和住在附近的好朋友莉莎一起玩布偶。

温蒂还给除了布鲁外的其他四个布偶起了新名字。莉莎则用厚纸板为骑士做了一把剑。剑上裹着铝箔纸，刀刃闪着银光，还能用一根橡皮筋固定在布偶手上。骑士没有剑说不过去，莉莎这么说着，把剑安了上去。她真是个心灵手巧的女孩。

莉莎做的剑很适合骑士。一天晚上，布鲁和骑士说了自己的想法。

骑士的回答很冷漠。“这样的剑只会碍手碍脚。”

“你要珍惜它呀。我连名字都没有。”

布鲁很羡慕其他布偶，因为他们都有温蒂她们起的名字和亲手做的饰品。这些仿佛都是受到喜爱的证明，而她什么都没有。所以，她觉得骑士应该再高兴一些才对。

温蒂和莉莎一直高兴地与布偶玩耍，直到晚饭时间才恋恋不舍地放下他们。布鲁只能在房间角落里看着两个女孩。她们玩耍时神采飞扬，布鲁不禁做起了白日梦。要是有一天，她也能加入其中该多好啊。

布偶们平时都被十分珍重地保管起来，以免弟弟泰德捣蛋。不过，在一屋子布偶里面，卡洛斯家的少女最珍爱的就是架子上那个大大的布偶熊。女孩给布偶熊取名麦克斯，几乎每天都会用梳子梳理他长长的金色毛发。布鲁从半夜悄悄交谈的王子他们口中得知，麦克斯

是住在远方的祖母送给温蒂的礼物。王子他们好像对布偶熊怀有强烈的嫉妒心。

事情发生在一个雨天。温蒂上学的时候，布鲁他们正在没有人的儿童房里自由行动。房门突然开了，有人走了进来。是全身被雨淋得湿透的泰德。凛曾经说过，他们要是被人发现会动，就要被退回去了，所以他们慌忙停了下来。因为是布偶，他们不会冒冷汗，不过布鲁十分紧张。要是她有心脏，这时一定快炸了。

泰德在地上留下一串泥水脚印，从布鲁面前走了过去。不用说，他刚才一定在雨里玩泥巴了。布鲁心里很慌，不知道他究竟想干什么。只见泰德伸出脏兮兮的小手，抓起了布偶熊麦克斯。

不出所料，温蒂放学回来看到麦克斯被弄脏了，十分生气。她先揍了罪魁祸首泰德一顿，然后请求母亲珍妮弗把布偶洗干净。她一直在哭。同样是布偶的布鲁很同情麦克斯。同时，她也希望当她变成那样时，会有珍重她的人愿意为她哭泣。

那天晚上，王子和白马格外高兴。温蒂最喜欢的布偶被弄脏了，他们都在幸灾乐祸。

“老实说，我当时真是吓了一跳。虽然泰德突然进来的时候很吓人，不过，如果他每天都来弄脏除我们以外的布偶，那就太好了。”

布鲁很想反驳，但没有出声。过了一会儿，泰德浮现在她的脑海中。

其实布鲁不怎么了解泰德。自从被卡洛斯家买回来，她从没有见过泰德露出笑容。不，她连泰德哭的样子都没有见过。无论温蒂怎么

打泰德，泰德都只会一脸怨恨，但绝对不会哭出来。他和表情丰富的姐姐真的很不一样。

只要泰德稍微表现出要摸布偶的样子，温蒂就会大发脾气，所以泰德基本上都在其他房间玩。他晚上好像睡在父母身边，由此可见，粗鲁的他基本上不被允许进入儿童房。自从那个雨天出事之后，姐姐就更不允许弟弟进入儿童房了。她要保护她的宝贝布偶，不让他们被弟弟弄脏。

莉莎突然放下吃了一半的甜甜圈，说：“那边那个奇怪的布偶是什么？”

布鲁发现话题关于自己，兴奋得几乎要跳起来。

“那是爸爸送我的生日礼物的赠品。他说因为这个免费，就拿回来了。”

“那是爱德华和玛丽的朋友了？”

温蒂给王子取名爱德华，给公主取名玛丽，十分疼爱他们。

“才不是呢，我才不要那样的布偶。”

“那你干脆送给泰德吧？”

听到莉莎的提议，温蒂好像吃了一惊。“真是个好主意！”

温蒂马上抓起布鲁，把她带出了房间。“来，这个给你。这样你一定不会再碰我的布偶了。”

泰德正在用蜡笔画画，一把抓过姐姐给他的布偶。一开始布鲁还无法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还相信这只是暂时的安排。温蒂一定是不忍心泰德连一个玩具都没有，才把自己借给了他。泰德没有玩具，是因为父母每次给他买新玩具，他都会马上弄坏。布鲁被男孩沾满蜡笔碎屑的手紧紧抓住，可她坚信只要过上几天，温蒂就会把她接回去。

可是过了好几天，温蒂始终没来接布鲁。布鲁变得一天比一天脏。泰德一点儿都不珍惜姐姐送的布偶，一直对她非常粗暴。

当双臂被用力拉扯、接缝几乎断裂时，布鲁觉得自己真的要被扯断了。当珍妮弗见到她身上的蜡笔涂鸦时，不但没有生气，反而说：“哎呀，画得真好。”

不知为什么，卡洛斯一家都对布鲁被弄脏这件事毫不在意。这是布鲁最大的疑问。她很担心就算自己被泰德弄坏了，也没有人会在乎。不过，她很快便把这种可怕的疑虑抛到了脑后。没有谁会平静地任由礼物被弄坏吧？

现在，布鲁每天都像生活在地狱里。她被泰德用力甩来甩去，还沾了一身的口水，却没法逃跑。珍妮弗从不帮她洗掉身上的泥巴和食物污渍，她只能半夜偷偷跑到洗漱的地方自己清洗。可是，几乎所有污渍都洗不掉，她有些消沉。

泰德还很小，一只手抓着布偶走动时，布偶一半都拖在地上。每次布鲁被带到外面，双脚都会在地面上摩擦。再这样下去，恐怕她脚上的面料会磨破，里面的棉花全都会跑出来。因为是布偶，她感觉不到疼痛，但一想到组成身体的面料破损、棉花跑出来，她就害怕得直发抖，动弹不得。

不仅如此，她还碰巧看到了非常可怕的东西——泰德以前弄坏的玩偶的残骸。被他扯下的玩偶的手脚和脑袋像小山一样堆在杂物间里。唐去杂物间拿拖把时，布鲁无意中看到了里面的情景。塑胶恐龙和迪士尼人物的脑袋上，泰德的牙印清晰可见。

怎么会这样！原来所有玩偶都承受不了这孩子的粗暴对待吗？布鲁十分惊愕，同时感到一阵难以遏制的恐惧。将来有一天，她也会被弄坏，然后被扔在那个大箱子里，从此不见天日吗？

几天后，布鲁脚上的布终于经受不住地面的摩擦，破了一个小洞。这时，她全身上下已经没有一处干净的地方，许多部位的缝线都岌岌可危了。再这样下去，她被泰德弄碎只是时间问题。

晚上，卡洛斯一家睡下后，布鲁来到了儿童房。珍妮弗确认女儿入睡后，一般都会留一条门缝，所以布鲁能过去看儿童房里的伙伴们。可是王子和白马好像不喜欢她走进儿童房，于是她每次都只会在门口看一看。

一开始，布鲁觉得自己脚上的破洞很丢人，就尽量把洞藏起来。与一天天变脏的自己相比，王子他们一直都完美无暇。有一次，四处跑动的白马发现了布鲁脚上的破洞，就开始嘲笑她，因为透过破洞都能看到里面的棉花了。不仅如此，从破洞露出的布鲁身体内部也不是纯白色的，因为污渍总是渗透到里面，有点儿发黄了。

“布鲁连里面都是脏的！我的‘棉花肚’一定是白色的，虽然我没见过，但一定是干干净净的白色！”

王子说完，又和白马一起起哄：“大破洞！大破洞！”

“你们别这样好吗？”骑士难得开口了，两个布偶终于安静下来。

“温蒂什么时候才能把我接回来啊？我不想跟泰德在一起了。”

“布鲁，真对不起，她肯定不会去接你了。”公主回答。

“啊？为什么？”

“因为布鲁和我们不一样啊！”白马幸灾乐祸地笑了。

尽管如此，布鲁还是没有放弃希望。她抬起头，看向床上那个丝毫没有注意到王子他们在动的、静静安眠的天使。

第二天，泰德正在午睡，布鲁在他身边听到了卡洛斯夫妇的对话。

“唐，多亏你拿回来这个奇怪的布偶，我轻松多了。”珍妮弗指着布鲁说。

“最近泰德一直抓着它玩啊。”

“是啊，反正它是免费的，坏了也无所谓。而且，这孩子把精力全都发泄在这个布偶上，不怎么在墙上乱涂，也不在家里搞破坏了。这孩子总是一下就把玩具弄坏，给他买玩具真是太浪费了。这个倒是正合适。”

这时温蒂走了过来。

“温蒂，你真的愿意把这个布偶送给泰德吗？”

“当然啦，爸爸。我不想再看见这个不可爱的布偶了。”

布鲁终于意识到王子他们的话有多么正确了。

泰德睡完午觉后，发明了脚踩布偶的游戏。布鲁身上又有一节缝线绷断了。这样下去可不行。她总是想象自己被弄得破破烂烂，被扔在那座坏掉的玩偶小山上的情景。

4

要怎么做，才能让温蒂喜欢上自己呢？要怎么做，才能让那个天使一样的孩子和自己玩呢？寂静的深夜，布鲁坐在卡洛斯家的楼梯上，不断思考着。

对生来就是布偶的布鲁来说，得到孩子的喜爱是她活下去的理由。她从来不知道除了被孩子抱在怀里，还有什么别的生活方式。假如迟早会迎来四分五裂的命运，她希望温蒂能像拥抱其他布偶一样，把她紧紧抱在怀里，只要一次就好。

可是，想出吸引温蒂的办法很难。只要能解决这个问题，她应该就能像其他布偶一样受到喜爱。但无论怎么苦思冥想，她都想不出好办法。

于是，布鲁决定问问公主该怎么办。在这些布偶中，她是最好说话的一个。她不会像王子和白马那样戏弄布鲁，也比骑士更好相处，所以布鲁很喜欢她。

“这可伤脑筋了……”公主思考时习惯摆弄自己顺滑的毛线头发，“布鲁，你还记得之前白马说的话吗？”

“他说我和大家不一样？”

“对。比如，你和王子看起来就截然不同。”

“哪里不同？”布鲁歪着头，观察着房间另一头的王子。

“你们皮肤颜色不一样啊。王子有纯白的皮肤，而你的皮肤却是蓝色的。如果你也有纯白的皮肤，大家应该会喜欢上你。”

“是啊，只要和大家一样就好了。原来是因为我的身体和大家不一样，温蒂才不愿意跟我玩啊！”

布鲁向公主道了谢，匆匆走出房间。问题解决了，要是蓝色皮肤不好，那只要变成和大家一样的白色就好了。

厨房最右边的柜子里有一袋面粉。布偶的手是球形的，不适合做精细的动作，但布鲁还是努力打开了面粉袋。三十分钟后，一个全身沾满白色粉末的布偶爬了出来。

布鲁心情很激动。她有了和王子一样的雪白肌肤，温蒂一定会愿意和她玩了。她决定在温蒂的儿童房外等待天亮，因为她想让温蒂第一眼就看到她。儿童房在二楼，于是她带着一身面粉，爬上了一级又一级悬崖似的台阶。

*

唐·卡洛斯安稳的睡眠被妻子的尖叫打断了。

“亲爱的，快起来！家里好像进小偷了！”

唐揉着眼睛来到珍妮弗所在的厨房，看到惨状后瞪大了眼睛。厨房地上洒满了白色的面粉。

“太不可思议了，最近小偷穷得连面粉都买不起了吗？”

“现在哪里是开玩笑的时候！我们家进小偷了！”

“如果这是小偷干的，那他还真是很喜欢面粉啊。”

“这不是小偷干的？”

“我们丢东西了吗？”

珍妮弗离开厨房去查看钱包。唐忍住哈欠，把不知被谁打开的柜门关上了。他突然发现，满地的面粉上有一串好像小动物留下的脚印，一直延伸到楼梯的方向。

果然是老鼠把面粉口袋咬穿了。他顺着脚印走上楼梯，发现儿童房的门前有个奇怪的东西。那是个全身沾满面粉的蓝色布偶。脚印就停在这个地方。

唐拿起布偶。是那个胳膊和腿不一样长，每次看到都让人心里不舒服的布偶。这东西怎么会沾满了面粉？昨天晚上不是还在泰德身边吗？唐想起那串脚印，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但他很快苦笑着摇了摇头。怎么可能呢，难道布偶还能走路吗？

“亲爱的，家里好像什么都没丢。”楼下传来珍妮弗的声音。

也许是因为外面太吵，温蒂打开儿童房的门走了出来。“爸爸，早上好。那是什么？啊，这不是我送给泰德的布偶吗？这家伙又把东西弄得这么脏！不过，反正不是我的，我不在乎。”

*

涂抹面粉的办法失败了，但布鲁没有气馁。她认为，除了把皮肤变白，还有很多办法能让自己变得和大家一样。总之，只要变得和王子他们一样，就能被人喜爱了。

晚上，布鲁确认泰德已经睡着后，又行动起来。吵醒泰德会惹来很多麻烦，因此她每次走动都冒着生命危险。泰德睡觉前喜欢掐住布偶的脖子，躺下后也迟迟不会松开手。

布鲁正在厨房寻找胶水，突然听见背后有人叫她。她转过头，只见骑士一脸无奈地站在那里。布鲁很快就猜到他为什么会出现在厨房了。今天白天，莉莎给他做的剑不知所踪，他一定正在四处寻找。温蒂她们经常不收拾玩具就跑到别的地方玩，因此常常丢东西。替她们把玩具收拾好，也是布偶们小小的工作之一。

“怎么样，剑找到了没有？”

骑士冷冷地回答了布鲁的问题：“没找到，反正我也不需要那种东西，只会碍手碍脚而已。”

“你怎么能这么说呢？那可是莉莎亲手做的。”

骑士看了看布鲁的手。“你又想干什么？”

布鲁把刚才收集到的一把黄线给骑士看。那是她用对布偶来说十分巨大的剪刀从拖把上剪下来的。

“我准备用胶水把这些粘到头上，这样我就能拥有和公主一样的黄色头发了。你看，我的头发不是又黑又蓬松吗？换上黄色头发后，温蒂一定会喜欢上我的。”

骑士将修长的胳膊交叉在一起，看着布鲁。他的胳膊和腿比其他布偶长，所以个子很高。“布鲁，我很遗憾地告诉你，就算把那种东西粘在脑袋上也没用，你还是放弃吧。”

“可是公主说了，如果我也有雪白的皮肤，温蒂就会喜欢上我。我想跟大家一样啊。”

“那家伙只是在捉弄你。”

“你为什么要这么说？公主是个好人！”

布鲁说完，骑士遗憾地摇摇头，一言不发地走了。

第二天早晨，珍妮弗发现了脑袋粘着拖把上的黄线的布鲁。当然，温蒂并没有喜欢上她。

泰德一脸不高兴地把布鲁脑袋上的黄色假发全都拔光了。不知为什么，他好像很生气。自从来到卡洛斯家，泰德可以说是第一次表现出这样强烈的感情，布鲁吓了一跳。泰德为什么要生气呢？拖把做的头发真的很难看吗？难道把头发变成黄色也没用吗？布鲁模仿公主失败后，又想起骑士的话，渐渐开始怀疑自己到底能不能变得和大家一样了。

尽管如此，第二天布鲁还是尝试变得像骑士那样体形匀称，来讨温蒂的欢心。泰德以前弄碎的玩偶残骸都堆放在杂物间里，她从里面挑出合适的手脚，用胶水粘在了自己短短的胳膊和腿上。因为两条胳膊和两条腿都不一样长，她就找了短小的玩偶手脚来拼接成同样的长度。她觉得，只要自己的四肢一样长，就一定能得到温蒂的喜爱。当然，她的尝试又一次失败了。

接下来，她决定模仿白马，因为她想起了很久以前莉莎拿着白马玩时说的话。“我好喜欢这匹马的眼睛，它的眼睛比其他布偶都

大。”

白马有一双像黑珍珠一样的塑料眼睛。因为只有他被做成马的形状，脸比较小，所以眼睛显得比其他布偶大。

至于布鲁，她的眼睛是用油性马克笔画出来的黑点。她从没有对与大家的不同之处产生疑问，现在却突然觉得自己的眼睛特别丢人。于是，她半夜找到两颗玻璃珠，用胶水粘在了脸上。她认为，有了这双又大又漂亮的玻璃珠眼睛，大家一定会喜欢上她，但结果事与愿违。

粘上玩偶手脚和玻璃珠后，泰德很快又把这些东西扯掉了。其他人都感到毛骨悚然，珍妮弗尤其反应敏感。不仅是布鲁涂抹面粉的那一次，每天早上都是珍妮弗发现好像被人做了恶作剧的布鲁。

唐对这个每天都换一个奇怪造型的布偶很好奇，可每次想拿起布鲁打量，泰德都会拿着她满屋子乱跑，不让父亲碰到她。

一天下午，布鲁被泰德拖到了附近的公园。公园在一个有许多一模一样的房子的住宅区的正中央，离卡洛斯家很近，所以即使泰德一个人去，珍妮弗也不会担心。布鲁每天都会被带到这个公园，然后被埋到花坛里。泰德经常像小狗一样挖坑埋东西玩。

现在布鲁非常害怕泰德。泰德不像他姐姐那样表情丰富，只会板着脸一言不发地盯着人看，一般人很难通过他的表情看出他在想什么。而且，他拿东西向来不会控制力度，许多东西到他手上都被弄坏了。珍妮弗每次看到儿子伸手要拿什么，都会抢先把那个东西拿走。只有那个免费赠送、被弄坏了也没人心疼的布偶没有这种待遇。

布鲁在公园里任凭泰德摆弄，忽然感到掐住自己脖子的小手松开了。布鲁滑落到地上，抬头看着像突然被冻住般一动不动的泰德，很快就知道了原因。原来，一条对他俩来说都是庞然大物的黑狗出现在公园门口，正盯着他们看。

大狗的红色项圈上连着粗粗的锁链，但是牵狗的人却不见了。大狗每往这边走一步，拖在地上的锁链就会发出骇人的哗啦哗啦声。这条狗好像心情很糟糕，龇牙咧嘴地盯着泰德，呜呜地低吼着。

泰德扔下布鲁逃向攀爬架，大狗撒开腿追了过去。锁链唰地从掉在地上的布鲁旁边掠过，她全身的布都绷紧了。

千钧一发之际，泰德爬到了攀爬架顶部，大狗在下面盯着他一动不动，喉咙里还一直发出呜噜呜噜的声音。布鲁意识到，大狗在等泰德下来。

她不知该怎么办才好。如果不去求救，泰德就太可怜了。可是她身为布偶，不能让任何人知道她会动。她只能躺在地上，一动不动。

布鲁用马克笔描绘的双眼清楚地看到了被困在攀爬架顶部的泰德。他的表情还是没什么变化，不过死死扒住攀爬架一侧的小手却因为用力而发白了。

布鲁心里突然涌出了一种奇怪的感情。她刚才还很惧怕泰德，现在却十分想保护他了。她下意识地站了起来，朝流着口水紧盯泰德的大狗的鼻尖打了一拳。当然，布偶的拳头填满了棉花，一点儿威力都没有。不过，大狗遭到意外袭击，吓得往后退了几步。一瞬间，大狗就盯上了新的猎物，张口朝布鲁咬来。但布鲁已经满足了，因为在她吸引了大狗注意的时候，泰德趁机从攀爬架另一侧逃走了。

狗主人来到公园，把大狗拽走了。几分钟后，布鲁还躺在地面上。她的胸前被咬出了一个大洞，里面的棉花都要出来了。和脚上的小洞不一样，这个洞是重伤。

布鲁感到十分疲惫，感觉自己就要这样腐烂消失了。泰德已经离开，也没有人会费心捡起像她这样脏兮兮的布偶。就在她意识模糊的时候，她不知为什么想起了凯莉。

凯莉是制作布鲁的人，也是她的老师。她教会布鲁认字，还让她记住了常识。在他们被卖到凛的古董店前，大家一直高高兴兴地生活在一起，什么烦恼都没有。布鲁跟其他布偶没有任何区别，所有布偶都在一起玩耍。然而，为什么现在她要遭受这种待遇呢？她好想凯莉，好想再像以前那样和大家开开心心地玩大富翁。她很想哭，但很可惜，布偶没有泪腺。

她躺在地上，仰望着被夕阳染红的天空。那片天空突然被泰德的影子遮住了。他伸手捡起布偶，把洞口漏出来的棉花按进去，然后用手指堵住了大洞。泰德竟然回来了，她感到很意外。

回到家，泰德用玩具胸针堵上了被狗咬出的大洞。这种处理虽然简单，但足够防止里面的东西跑出来了。泰德很聪明，布鲁再次感到意外，因为王子他们谈论泰德时，总是说他是个又坏又蠢的小孩。

泰德应该看到她动了，却没有什么反应。布鲁甚至在想，这孩子是不是什么都没看到呢？她心里很感激泰德，一次又一次地看着别在胸前大洞上的胸针。胸针有点儿生锈了，好像是买零食赠送的，但很快成了她的宝贝。这是泰德送给她的、有特殊意义的胸针。每次看到

它，布鲁伤痕累累的身体都会充满不可思议的幸福感，她无论怎么看，都看不够那枚胸针。

从那以后，泰德渐渐不那么粗暴了。或者说，他好像渐渐知道了怎么控制力度。这孩子依旧不爱哭也不爱笑，拿着布偶走路时仍会有一半拖在地上，可布鲁还是感到这双小手的触感和以前相比有些微妙的不同。

泰德什么都没说，却开始像对待真正的人一样对待他的布偶。和以往相比，这简直是奇迹。他看电视的时候，会细心地把布鲁摆在旁边，让她也能看电视。温蒂嘲笑说：“布偶才不会看电视呢。”

其实，布鲁已经记住了整个星期的节目表。她在凛的店里也会看电视，但和泰德一起看节目特别有意思。

布鲁感到满足与安宁。不久前，她还对泰德的一举一动充满恐惧，现在却已经不在意他沾满口水的手指了。小男孩从早到晚抱着他的布偶，时时刻刻都和布鲁在一起。布鲁之前执着地讨好的温蒂也仿佛变得很遥远。布鲁在心里虔诚地祈祷，希望这样的情况能一直持续下去。

布鲁意识到，自己是泰德拥有的唯一一样东西。除了布鲁，他现在一个玩具都没有，附近也没有能称得上朋友的孩子。唐和珍妮弗几乎从来不管他，而是更多关心他们的女儿。布鲁不禁想，要是能一直待在泰德身边，该有多好啊。

星期天，布鲁像平时一样被泰德从公园拖了回来。他好像想让布偶也开心地玩耍，便让布鲁玩滑梯，还让她荡秋千。周围带着孩子的家长都惊奇地指指点点，但布鲁就像变成了真正的人一样，在公园玩得非常开心。

泰德回到家，等待他的是气得满脸通红的温蒂。她在门口一把抓住泰德的脖子，不顾弟弟反抗，把他拽到了二楼。弟弟还小，没有反抗姐姐的力气。

温蒂来到二楼楼梯口，把浑身被橙汁浇湿的麦克斯拿到泰德面前。“泰德，这是你干的好事吧？太难以置信了！你怎么总是这样！”

温蒂眼里噙满了泪水，歇斯底里地尖叫着。布鲁听了她的话，大致明白发生了什么事。

原来，温蒂把还没喝完的果汁放在儿童房后下了楼。大约二十分钟后，她回来了，发现布偶熊麦克斯掉在地上，浑身都是果汁。可能是有人趁她离开的时候闯进屋里做的。如果是故意的，同样身为布偶的布鲁觉得这种行为充满了恶意。

温蒂断言凶手就是泰德，因为她离开儿童房的那段时间，一直和唐、珍妮弗待在一起。无论怎么想，凶手都只可能是泰德。只有布鲁知道这不是泰德干的，因为他们刚才一直在公园里玩，他不可能有时间。

“你还不承认吗？我已经知道是你干的了！我也知道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你肯定很羡慕我有麦克斯吧！可是爸爸不给你买玩具都是你

自己的错，因为你弄坏了好多玩具，所以只能跟这个奇怪的布偶玩！”

温蒂用力一挥手，泰德怀里的布鲁飞到了空中。紧接着，布鲁顺着楼梯滚落下去，最后在一楼停了下来。她落地时碰巧是正面朝上，所以能看到二楼楼梯口的两个孩子。

布鲁心里十分焦急，只有她能证明泰德是无辜的，可她偏偏不能动。泰德遇到了这么大的麻烦，但只要她动了，她就会被退回去，泰德就永远见不到她了。

“温蒂，你在二楼吗？妈妈准备给麦克斯洗澡了，你快下来吧。”珍妮弗从一楼浴室走了出来，“好了，别吵了。泰德肯定也在反省，而且他还小，分不清对错呢。”

珍妮弗来到楼梯旁抬头看向二楼，温蒂抄起布偶熊，狠狠砸向泰德的脸。泰德应该不痛，但他站不稳，脚在楼梯最上面一级滑了一下，小小的身体滚了下来。

这一瞬间仿佛被拉长了，布鲁眼前的情景变得像电视中的慢动作一样。珍妮弗在她身边尖叫起来。

泰德头朝下滚了下来，从这个姿势来看，他的脑袋会狠狠撞到一楼地面。凯莉曾告诉布鲁，人类头部不能受到重击。情急之下，布鲁动了起来。

男孩摔到地上的声音响彻了卡洛斯家，紧接着是一片不断蔓延的寂静。

唐跑了过来。“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布鲁躺在泰德的脑袋和地板之间，听见二楼传来温蒂的哭声。

“泰、泰德摔下来了，从楼梯上……”珍妮弗动弹不得，和丈夫简单说明了情况。

唐马上来到躺在楼梯下面的儿子身边，试了试他的呼吸。“没事的，孩子好像没受伤，从这么高的地方掉下来，真是个奇迹。孩子很清醒，也没有哭。我们运气真好，要是这个布偶没有垫在底下，他就会磕到脑袋了。”

泰德一言不发地站了起来。布鲁担心他是不是真的没受伤，好在他好像只是有点儿头晕。

“珍妮弗，你怎么了？吓着了？泰德没受伤哟。”唐把手搭在妻子僵硬的肩膀上。

“不对，我看见了！泰德掉下来的一瞬间，那个奇怪的布偶突然动了起来，把泰德的脑袋接住了！”

*

骑士坐在儿童房里眺望窗外，他的塑料眼睛里映出了正在缓缓离开的卡洛斯家的汽车。车上坐着一家之主唐和马上就要被扔掉的布鲁。

骑士对这样的结果感到非常遗憾。

布偶熊麦克斯引起的骚动，他都在儿童房里听到了。当珍妮弗看到动起来的布鲁时，为了听清楼下的对话，他甚至绷紧全身的布，换了个能够敏锐地接收声波的姿势。

唐十分冷静地听完了妻子关于布偶会动的证言。骑士对唐的态度感到有些疑惑，但转念一想，他可能早已有所察觉了。

唐对布鲁的判决不是退货，而是拿到离家很远的地方扔掉。骑士觉得这样已经算运气好了。要是演变成最糟糕的情况，布鲁甚至有可能被烧掉，但是珍妮弗好像特别害怕布偶的诅咒，所以布鲁才幸免于难。

载着布鲁的汽车已经驶远了，骑士开始回忆布鲁最近的情况。和以前相比，她好像开心了许多，但很可惜结局竟变成了这样。

骑士并不讨厌布鲁。虽然她的容貌和大家不一样，但骑士并不在意这一点。布鲁与众不同的形貌和缺陷经常招致王子他们的嘲笑。如果布鲁不在场，公主也会跟着一起笑。但骑士对此毫无兴趣，他对布鲁怀有同情，但不会主动和她说话。既然大家都在嘲弄她，为了合群，自己当然也要配合大家。骑士对布鲁的怜悯，只体现在他从那张蓝色的脸上移开的目光中。

最近这段时间，布鲁好像终于得到了幸福，骑士也放心了一些。王子、公主和白马好像不太高兴，但骑士却感觉压在心头的一块石头终于放了下来。

“唉，她走了，我真是长出了一口气。”公主站在骑士身边说，“每次看到她，我就气得不行，前段时间她模仿我的时候，我真是浑身发冷。我根本没想到她会那样理解我的提议，早知道就直接跟她说‘你没有希望’了。”

“她被单独送走绝对是好事。我一开始还以为我们绝对要被连累了呢。”王子反复说着“绝对”这个词。

白马突然低声道：“不过，那家伙应该不会回来了吧？万一回来了，我们该怎么办？”

“要是她回来了，事情可就真的闹大了。再也不能让人类发现布偶会动这件事了。为了防止她回来，我们得做点儿什么才行。”

“可布鲁是为了救一个无辜的孩子才动的，难道这不值得夸奖吗？”骑士对其他三个布偶说。他知道泰德是无辜的，因为王子他们把布偶熊麦克斯弄脏时，他就站在旁边，但没有制止他们。

“你说什么呢？夸奖那种丑陋的失败之作的话，她就会得意忘形了。”公主纠正道。

骑士不喜欢公主。就是她嫉妒温蒂最喜欢的麦克斯，想出了弄脏布偶熊、嫁祸给泰德的主意。公主看到其他东西比自己得宠，就会想尽办法弄脏它或让它被丢掉，以此获得优越感。另外，她还经常把骑士当成真正的仆从使唤。而骑士为了不引起风波，每次都会听从。

骑士开始反省自己过去的行为。他觉得应该对布鲁好一些，又想起了昨天晚上布鲁的样子。

布鲁坐在楼梯上，满足地看着胸前的胸针。骑士感到很不可思议，那枚胸针又不好看，她为什么如此珍惜呢？

尽管如此，她还是经常去摸那枚胸针，确认它还在，才会放松下来。骑士无法理解，上次莉莎给他做的剑丢了，他没有什么感觉。看来那枚胸针对布鲁的意义，要远远重于那把剑对他的意义啊。

几天前的夜里，布鲁在垃圾桶里找到了骑士的剑，还帮他拿了回来。“给，一定是珍妮弗不小心扔掉了。能找回来真是太好了。”

骑士一点儿都不高兴。看布鲁那副脏兮兮的样子，他一下就猜到她为了这把纸做的剑跑遍了整座房子，最后还钻进垃圾桶里去了。骑士好一会儿都没伸手去接布鲁递过来的剑。

“怎么啦？你高兴得动不了了？这可是莉莎专门给你做的，你可别再弄丢了，因为它证明有个人心里在想着你啊。”

把剑扔进垃圾桶的也是公主。骑士心里知道，但没告诉布鲁。他不禁想，自己虽然身为骑士，但或许弄错了追随的人啊。

*

唐的汽车的声音离得足够远后，布鲁从垃圾箱里爬了出来。周围很暗，不时有开着灯的汽车从路上驶过，人行道边上是一串熄了灯的店铺招牌。

布鲁坐在垃圾箱边缘，烦恼着自己的处境。她已经快和泰德成为好朋友了，如今却被迫分离，她大受打击。

不过她也很庆幸，因为只有她被扔掉了。是她不顾凛的提醒，在人类面前动了起来。一想到王子他们本来也有可能一块儿被扔掉，她就觉得这样的结局已经很好了。

她不后悔在珍妮弗面前动了起来。她没让泰德受伤，这也算是对卡洛斯一家做的唯一一件好事了。

布鲁小心地避开人类的目光，绕着地上的水洼向前走。她想找到公交车站，坐车到凛的古董店去。虽然身上没钱，但只要不被发现，她就不必付钱。

由于身上被狗咬了一个大洞，她走路的姿势更难看了。尽管胸针堵住了那个洞，她活动的方式和以前相比还是有了微妙的不同。另外，相比被狗咬之前，布鲁发出的、只有布偶能听见的声音也难听了许多。

布鲁认真看了看自己的身体。脚上的布磨破了，还沾了一身的污渍，也难怪她会被扔掉。她突然想到了泰德。珍妮弗还会给他买新玩具吗？希望会买吧。泰德还小，但收到母亲送的新玩具一定会很高兴吧。布鲁拖着破破烂烂的身体走在阴暗的路上，想象着泰德可爱的模样。如果得到的不是像她这样脏兮兮的布偶，而是崭新的玩具，泰德一定会很高兴吧。

一阵痛苦袭来，布鲁感到难以呼吸。虽然布偶本应不会呼吸，可她的确有了这种感觉。她意识到，这来自胸口的痛苦就是名为悲伤的情感。她以前也感到过悲伤，但是这次完全不同。

这种痛苦究竟是怎么回事？她是用棉花和布做成的，痛苦究竟来自哪里？这阵令她几乎站不稳的心痛，甚至让她有点儿感动。王子和公主是否意识到了世界上存在这样的情感呢？

在公交车站发现通往卡洛斯家的线路时，布鲁突然明白了。刚才那种悲伤，原来来自胸前的胸针。

5

事情发生在早饭后。

唐把打火机落在了公司，问珍妮弗火柴放在哪里，准备用来点烟。珍妮弗长了黑眼圈，正趴在厨房的桌子上，唐叫了她两声才有反应。自从三天前儿子从楼梯上摔下来，她因为害怕那个布偶，每晚都会做噩梦。

“我去你说的地方找了，火柴不在那里啊。”

“怎么可能？你好好找找，真的在那里。你是不是又觉得我在说谎？上次那个布偶的事，你好像也不相信我。”珍妮弗又把当时看到的情形说了一遍。那个布偶就像突然活过来一样，在她面前动了起来，真是太可怕了。从那天起，珍妮弗像就鹦鹉一般不断重复着这个话题。

“我又没说不相信那件事，只是没在意而已。再说了，因为你这么害怕那个布偶，我几天前就专门开车到很远的地方把它扔掉了，你就别再提起它了吧。那东西现在肯定已经在某个垃圾处理厂被烧成灰了。而且老实说，我觉得那个布偶会动，肯定是里面藏了发条或马达。”

“一点儿都不像上了发条，反倒更像人的动作啊！难道我当时太累了，在做白日梦？”

唐耸了耸肩。“明天我们一家人出去逛街，换换心情吧。我也想给泰德买个新玩具。自从我把那个布偶扔掉，那孩子就一直挺寂寞的。”

唐想起儿子在家中四处寻找布偶的样子，感到无法理解。那个布偶究竟哪里好了？

“你真的把它扔掉了？带到离家很远的地方，扔进垃圾箱了？你确定它真的在垃圾箱里了？”珍妮弗一脸不安地问。

这些问题她已经重复几十遍了。唐昨天一整天都在回答这些问题，早就掌握了让她平静下来的方法。显然，妻子现在还很怕那个布偶。

不过，唐倒不觉得那个布偶有多坏。虽然丑陋的外形令人不快，可根据妻子的话，布偶似乎是为了救泰德才动起来的。

唐打消了抽烟的念头，坐在正在看电视的儿子身边，抖着腿拿起报纸，准备看一看。望着抱着膝、凝视着电视的泰德，唐心中涌出一种复杂的情绪。这些日子以来，那个布偶一直都在儿子身边，现在布偶被他扔了，他总感觉是自己害儿子变得孤身一人。

泰德突然站起来，跑到了窗边。

“怎么了？”

儿子还不会说话，歪着头指着窗外。

“那里有什么？你该不会想说那个布偶刚才走了过去吧？”

泰德点了点头。唐一边思索儿子是什么意思，一边打开窗四下张望。什么都没有。

“难道那个蓝色的布偶刚才正趴在窗边，偷偷朝家里看？”

看儿子又点了点头，唐心里开始后悔了。之前如果多读点儿儿童心理分析的书，现在就不会感到莫名其妙了。再这么下去，说不定以后泰德每次见到蓝色的东西，都会觉得是那个布偶了。

正在院子里打理自家菜园的珍妮弗看到一脸烦恼的唐，隔着窗户问他怎么了。

“没什么。”

就在唐说完这句话的一小时后，珍妮弗尖叫着跑进了客厅。

唐被妻子拽到种着番茄的院子一角，很快明白她为什么尖叫了。在一颗成熟的番茄下面，躺着不应该出现的、脏兮兮的蓝色布偶。

唐把吓晕的妻子抱到床上，捡起那个布偶，藏到了走廊的杂物间深处。他不打算把这件事告诉泰德，还得想好一套说辞，让妻子醒来后相信自己只是做了个梦。

他翻遍了电话簿，没能找到卖布偶的古董店的电话号码。他猜想，那个女店主应该是把装着小型人工智能的新型诅咒人偶免费送给客人，想借此进行商品调研吧。如果是这样，作为诅咒人偶，布偶的功能还算不错。

*

从杂物间缝隙照进来的光让布鲁意识到天亮了。昨天她被关在这里，到现在已经过去了二十四个小时。一开始房子里还有吵闹声，但没过多久，所有人就出门了，现在四处寂静无声。她很不安，担心自己是不是被遗忘在杂物间了。她试着开了几次门，可是仅凭一个布偶的力量根本无法打开。今后她该怎么办呢？她没有想到自己真的能回到卡洛斯家。

“喂——布鲁！你在哪里？你藏在家里的什么地方吗？”

“布鲁，你在哪里？”

远处传来白马和公主的声音。布鲁刚开始甚至不敢相信真的是他们，直到声音再次传来，她才告诉他们自己在杂物间里。

“布鲁，原来你在这儿啊。我就觉得你一定在家里。”王子隔着杂物间的门说。

布鲁看不到外面，不过其他四个布偶好像都闻声聚集到了门口。大家齐心协力，好不容易把杂物间的门开了一条缝，把她放了出来。

“你们怎么知道我在家里啊？”

“你没事真是太好了，我们都快担心死了。昨天我听见楼下一阵喧闹，果然是因为你啊。我当时就想到是不是你回来了。”公主温柔地摸了摸布鲁的头。

“其实我不打算回来，但很想看看泰德怎么样了。我一直躲在远处看他，没想到会被发现，真的。”

“嗯，我明白。”

“我让珍妮弗看见我动了，你们生气吗？我又回到了这里，你们一定很生气吧？”

“布鲁，我们怎么会生气呢……”

“昨天我差点儿被泰德发现，只能拼命躲起来。我躲在番茄底下了，可是珍妮弗碰巧走了过来。我不是故意的。弄脏布偶熊麦克斯的也不是泰德，我一直和他在一起，所以知道凶手不是他。”

“布鲁，我知道了。”公主说完，带着怜悯的表情把布鲁抱入怀中。布鲁感到这些天来的不安和痛苦都消失了，身体里的棉花仿佛都舒展开了，内心平静下来。

“走吧，布鲁，我们到儿童房去。”

王子的话让布鲁怀疑自己耳朵是不是出了问题。“你愿意让我进房间吗？”

“当然了，我们可是伙伴啊。”

白马用鼻子在背后推着布鲁，催促她朝楼梯方向走去。布鲁哽咽了，好长时间都没有说话。

“可是，大家今天这样活动真的可以吗？现在可是白天呀，温蒂他们在哪里？”布鲁边问边爬楼梯。

王子回答道：“大家都去逛街了，绝对没问题。你的身体好潮湿啊，儿童房采光好，绝对适合晾干身体。家里没人时，我们都会去晒太阳。”

儿童房充满了温暖的光线，布鲁沉浸在这种氛围中，几乎要晕过去了。她一时难以相信自己从街上冰冷的垃圾箱里爬出来后，竟然来到了这样的地方。儿童房里的灰尘在阳光下闪闪发光。温蒂喜爱的布偶们，包括布偶熊麦克斯，依旧堆满了儿童房。布鲁想起自己曾经很想成为其中一员，惊觉愿望已经实现了。她感到无比幸福，同时也有点儿害怕。

布偶们在散落着书和杂物的地上忙碌地走来走去。他们用带轮子的儿童椅和装零食的盒子，很快搭好了爬上飘窗用的楼梯。只有骑士还是像刚才那样一言不发。

“飘窗那里的阳光最好了。”公主说完，动作娴熟地爬上盒子和椅子搭成的楼梯，站到放在飘窗上的花盆边。

晒太阳像是个好主意。这几天劳碌奔波，布鲁指尖的棉花都潮乎乎的，她真想让水都蒸发掉。

“布鲁，你是不是很累了？不如别爬楼梯了，我用绳子把你拉上来，你先站着别动。”

“啊？没关系，我可以自己来。”布鲁有点儿害羞地对关心她的公主说。

可是，王子和白马已经不知从什么地方拿来了毛线，系在布鲁身上。骑士看着他们，向公主走去。

“不需要用这么多毛线吧？我动不了了。”

“你别这么说，万一你中途掉下去了，岂不会很痛？”

“我是布偶，感觉不到痛啊。”

白马没搭理布鲁，一个劲儿地用毛线捆住她。布鲁动弹不得，被骑士和公主拉到了阳光充足的飘窗旁。

暖和的风从敞开的窗户吹进来，这个地方的确很舒适。阳光温暖了冰凉的蓝色面料，布鲁体内的棉花都沉浸在幸福中。虽然谁都没有帮她解开缠在身上的毛线，但布鲁不怎么在意。

五个布偶在一起晒了一会儿太阳。凯莉曾告诉他们，这样能够杀死身上的细菌，间接保护孩子。

“哎，我们为什么要到飘窗这里晒太阳啊？儿童房另一头也有干燥身体的地方呀。”布鲁问王子。

“因为这里更好啊，烧完东西留下的灰烬顺手就能扔到窗外了。”

“烧完东西留下的灰烬？你们要在这里烧什么？”

“我们要烧垃圾。要是把灰留在屋子里就糟了。”

“布偶不能随便用火啊。对了，能不能帮我解开毛线？都要在身体上留下痕迹了。”布鲁对骑士说，可他只是耸了耸肩。

“你现在感到幸福吗？”

听了公主的问题，布鲁点了点头。“我觉得身体暖融融的，可舒服了。我真的可以待在这里吗？珍妮弗他们回来之前，我得回到杂物间吧？对了，我现在特别想见泰德。”

“如果你不愿意，就不用回杂物间了。”

“真的吗？我可喜欢公主了，因为你特别温柔。我一直都想，要是有个像公主一样的姐姐该有多好啊——就是电视剧里的，人类家庭中的真正的姐姐。我能叫你姐姐吗？”

“唉，布鲁……”公主遗憾地说，“你可千万别这么叫我。”

布鲁一时没能理解公主在说什么。

“布鲁，也难怪你会吃惊。不过，你听好了——我最讨厌你了，看到你就想吐。”公主掩住嘴巴，做了个呕吐的动作。

“你在说什么呢？你明明对我那么好。”布鲁好不容易才挤出了一句话。

“因为有你在旁边陪衬，我才显得更可爱呀。”

公主命令骑士从窗帘后拿出了火柴。布鲁心里产生了不祥的预感，拼命挣脱毛线的束缚，但没有成功。

“布鲁啊，我们准备用火柴烧垃圾了。”白马按住不断挣扎的布鲁，在她耳边说。

“什么垃圾？”

王子耐心地解答道：“儿童房里除了你，还有其他垃圾吗？”

“不要，快放开我！你们为什么要做这种事？我好害怕，救救我！”

布鲁吓得缩成一团。看着布鲁的反应，白马似乎很享受，笑着绕着布鲁转圈。布鲁心中的幸福感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

“公主你一直讨厌我吗？真的吗？你一定是在骗我吧！”

“你觉得我在骗人吗？我最讨厌泰德那孩子了，因为他好脏。他那时滚下楼梯，怎么不干脆死掉呢？我也很讨厌那只熊，讨厌其他所有玩偶。温蒂明明是我的！”

“用果汁弄脏麦克斯的是你吗？”

“那是个杰作，对不对？”

听到公主的笑声，布鲁从被制造出来后，第一次感受到了一种强烈的恐惧。她意识到公主是真的要点火烧了她。

“救救我！快把毛线松开呀！”她向骑士求助。

“各位，这样就够了吧。我们费力把她烧了再处理掉，没有这个必要吧！”

“不行，必须要烧了她。”

听到公主简短的回答，骑士耸了耸肩。“你也听到了，真是遗憾。”

公主与骑士一起用力，想点燃火柴，然而布偶的手并不适合划火柴。公主压着火柴盒，骑士则拿着火柴，挥动修长的双臂，巧妙地擦

着了火。布鲁第一次如此近距离地看到火焰，被火的威势压得无法动弹。

王子和白马在身后按着她，防止她逃跑，公主也扔下火柴盒加入了他们。

骑士像举着火把一样，双手拿着火柴朝布鲁靠了过来，看上去俨然死神。布鲁实在太害怕了，无法从骑士和火焰上移开视线。

骑士将火焰靠向布鲁，然后说：“大家可能不相信，我真的感到很遗憾。我们五个一直生活在一起，现在却再也不能回到从前了。”

布鲁意识到她已经逃不掉了，无力地垂下头。她知道，她再也见不到泰德了。

“我还以为我们能一直快快乐乐地生活下去，可惜，公主殿下啊，我无法继续跟随你了。”

骑士下定决心，行动起来。布鲁以为自己终于迎来了那一刻，可是火焰从她的鼻尖擦过——虽然她并没有鼻子，烧到了公主黄色的头发。

公主慌了神，从飘窗掉落到地上，尖叫着甩动头发，很快火就灭了。与此同时，骑士又点燃了王子和白马。两个布偶滚下飘窗，拼命扑灭身上的火焰。

王子身上的火很快就灭了，白马却迟迟没能把火扑灭，还撅着燃烧着的屁股满屋子乱跑，把地上的书也点着了。

布鲁怔怔地看着那三个布偶。骑士熄灭火柴，从窗帘后面拿出了一把小刀，把布鲁身上的毛线割断了。

“你救了我？”

“我不知道。”骑士这么回答了一句，就不再开口了。

书上的火又点着了床单。白马屁股上的火已经灭了，只留下一块烧焦的痕迹。周围的火越烧越旺，失去了控制。火苗转眼变成了火柱，布偶们没法灭火了。

“我们得灭火！大家快去灭火，否则温蒂的房间会被烧毁的！”

“布鲁，没用的。”骑士摇了摇头。

“可是温蒂最珍爱的玩偶都在这里啊！要是都烧没了，她会很伤心的！”

“其他布偶被烧掉，绝对是好事啊，我们是可以逃走的！你们就待在这里吧！”王子说完就跑出了房间，公主和白马也紧随其后。

“我们也快跑吧，不然干燥的身体会被烧成黑炭的。”骑士催促道。

布鲁舍不得儿童房里的布偶。如果祖母送的布偶熊麦克斯被烧掉，温蒂一定会很失落。她可是把每一个布偶都当成了宝贝啊。

骑士先跳出窗外，落到一楼突出来的屋檐上。因为高度差太大，他下去后就爬不回来了。于是，他急切地催促从窗户探出头的布鲁，叫她赶紧跳到屋檐上。“布鲁，快来呀，别管温蒂那些布偶了！”

“为什么？”

“温蒂不像你想的那样爱惜布偶！如果烧没了，她肯定会觉得可惜，但她一定会让父母再买新的回来的！”骑士焦急地说。

布鲁回头看了一眼儿童房。才过了一小会儿，火焰就长成了不断翻腾的巨大生物。她恐怕会在碰到火焰的瞬间化为灰烬。阵阵黑烟从她所在的窗户涌出来，她感到了对于布偶的身体来说难以承受的热气。

可是，布鲁迟迟没有跳窗逃跑。“我不想看见孩子的眼泪，因为就在不久前，我知道了什么是真正的悲伤。你知道吗，和重要的人分开，其实非常痛苦。我要救出温蒂的布偶再逃走。这里的布偶都比我昂贵得多。就算我被烧毁，温蒂也不会哭泣，可是麦克斯被烧了，她一定会哭得很伤心。你先跑吧！”

“布鲁，你这个笨蛋，为什么要这么做？大家很快就要回来了，你不想见泰德吗？看到你在这里，他一定会很高兴。”

“谢谢你，刚才你救了我，我真的很高兴。不过，已经够了。不知道为什么，我现在感到非常幸福。”

布鲁摸了摸胸前的胸针，想起她在卡洛斯家经历的种种。明明有那么多痛苦的事，可她心中却没有愤怒和憎恨。不知道为什么，布鲁开着大洞的破烂身体已经没有了对火焰的恐惧，深深的幸福感如泉水般源源不断地涌了出来。

骑士站在屋檐上，虽然他双臂修长，但还是抓不住为了救其他布偶而重回火海的布鲁。

*

由于珍妮弗一直很不舒服，卡洛斯一家早早结束了购物。回到家中时，火已经被扑灭了，围观的人也已经散尽了。唐在家门口听消防员说明了情况，因为火警报得及时，只有儿童房被烧了。

珍妮弗拿着买来的东西，听完消防员的话，双手一松，东西落了一地，她也跌坐到了草坪上。

“唐，我们忘了买镇静剂……”她紧紧搂着儿子，抬头久久凝视二楼焦黑的窗户。

听说儿童房失火，最受打击的人是温蒂。唐想到女儿的布偶全都放在儿童房，不禁有些同情她。

“对了，你们家一共是四口人，对吧？你们是不是还有一个孩子？”消防员沉着脸问唐。

“很遗憾，我们没有偷偷藏起来的私生子。”

“真是太不可思议了……”

最先跑进房子里的温蒂突然尖叫起来。听到温蒂的声音，唐跑过去一看，发现女儿的布偶全都堆放在厨房的桌子上，并没有被烧掉。

“爸爸，快看！麦克斯平安无事！”

“原来你们把这些也抢救出来了啊。”唐向消防员道谢。

消防员却一脸不解：“不，这些不是我们从火场抢救出来的，是当时在家的某个人做的。听目击者说，有人把这些布偶从冒烟的窗户里扔了出去。”

“是谁？”

“不知道……当时烟雾太浓，看不到里面的人。我们得知里面有人，赶紧冲了进去，结果一个人也没发现。总之，火很快被扑灭了，没有多少损失，真是太好了。”

消防员说完走了出去。唐对着一堆布偶，不断猜测究竟是谁把它们扔了出来。他想找到那个人，向他道谢，可无论怎么想都没有头绪。

温蒂仔细检查桌上的小兔子和小老鼠布偶，看它们有没有被烧坏。不一会儿，她“啊”的一声叫了出来。

“爸爸，这些有点儿烧焦了，我不要了。”女儿一脸失望地递给唐三个布偶，是唐上次送给她的生日礼物。

“可它们只是稍微变黑了一点儿啊。”

“那我也不要了！”

唐抱着女儿塞过来的王子、公主和白马布偶，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只有骑士布偶没有受损，所以温蒂留下了它。这让唐多少感到一丝欣慰。

外面传来敲门声，是刚才那个消防员。“我有个东西忘了交给你，所以回来了。”

他拿出了那个蓝色布偶。这个布偶还是很丑陋，浑身都是洞，胸前还别着一枚廉价的胸针，身体几乎一半都被烧黑了。消防员说，它不知为什么掉到了屋檐上。

“我不知道该不该自作主张把它扔了……”

“其实你把它扔了也无所谓，不过还是谢谢你。”唐一手抓着布偶走到门外，送消防员离开。老实说，他也不想让这个布偶一直待在家里，觉得应该尽快扔掉。

消防员的车驶过林荫道，很快不见了。

唐正要转身进屋，却发现泰德不知什么时候来到了他的身边。泰德指着刚才消防员交给唐的布偶，眼睛都哭红了。唐把布偶递给儿子，泰德像对待宠物一样，小心翼翼地伸出手接了过去。

也许是错觉吧。布偶短短的手微微动了一下，仿佛想安抚随时都要哭出来的泰德。

啪嗒，啪嗒，布偶接缝处的线一根根断开，好像已经精疲力竭了。很快，布偶在泰德的小手里变得支离破碎。一阵风吹来，蓝色的面料、毛线和棉花都被吹散了，坠落在地上。

泰德手中只剩下那枚胸针，还有残留在胸针上的蓝色碎布。

---

[1]原文为“ブルー”（BURUU），即英文中的“BLUE”，意为蓝色。

平面犬

1

我在胳膊上养了条狗。

这条狗长三厘米左右，毛是蓝色的，名叫百奇，是条公狗。它虽然不英俊，但长着一张惹人怜爱的面孔，嘴里还叼着一朵白花。

百奇不是真正的狗，而是一幅绘制在皮肤上的小小的画。

我与百奇相遇，是好友山田搭的桥。她聪明漂亮，担任班级委员，不过和我一样没什么朋友。我认为，她朋友少的原因在于她背上的樱花刺青，但她似乎没有意识到这一点。那天午休时，她又在懒洋洋地翻阅一本叫“月刊TATTOO”的杂志。

我们并肩坐在教学楼后寂静幽暗的一角。水泥的寒意透过裙子传来，连腰部都感到阵阵冰凉。远处有一群女孩正在明媚的阳光下打排球，时不时能听到她们的叫喊声。

我并不讨厌这种阴沉沉的感觉。

“我打算高中毕业了就去学习手艺，为继承家业做准备。”山田低声说道。她的语气很平淡，我差点儿没听到。

明年我们就升高三了，我还没考虑过将来的事。

我目不转睛地看着她，但她还是盯着膝上的那本奇怪的杂志，连头都不抬一下，只是嘴角挂着淡淡的笑意。“你要去学刺青吗？”

山田点了点头。“最近女刺青师越来越多了，爸爸那里也来了一个女学徒。啊，对了……”她合上杂志，看了看坐在一旁把手放在额头上的我，“铃木你好像还没去过我家的店吧。今天放学后要不要去店里玩一玩？啊，你怎么了？脸色好苍白啊。”

“没什么。只是你突然说起这么重大的事，让我有点儿想吐。”

“想吐？吐什么？刚才吃的炒面面包？”

山田的父亲是一名刺青师，主要做日本画的刺青，把龙和锦鲤的图样绘在客人背上。

山田家看起来很像理发店，干净整洁，让我有些意外。

“我还以为你家会挂着大书法家用潦草奔放的字写的招牌呢。”店门前是金色的“TATTOO”字样，颇有品味。“看起来也不算放荡不羁啊。”

山田看着我，抱着胳膊叹了口气。“我们的客人不都是那种人啦。毕竟我们专攻日本画，所以这个行业的人也会来。也有很多年轻人来刺青哟。”

“他们真的都在身上刺观世音吗？”

“不是啦，图案有各种各样的。客人可以从图册里挑选想要的图案，还有人自己设计好了带过来呢。”

打开玻璃门走进店内，迎面就是等候室。等候室里摆着巨大的观叶植物，还有简约的黑色沙发。墙壁是白色的，看起来很干净，就像牙医的候诊室。

山田让我在等候室坐下，然后走进店里。我从旁边的架子上取下一本书，但与我预想的不同，那不是一本杂志。书上有很多刺青的照片和插图，看来是刺青图册。有火焰、星星、爱心，图案多种多样。

一个影子落在图册上。我抬起头，一个高大的陌生女人正低头看着我。我与她目光相遇，她笑着点了点头。

“你好。”她的日语不太标准。原来是个外国人。

山田站在她的身旁，说：“她现在我们店里学习刺青，是中国人。”

我一时慌了神，不仅是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和外国人打交道，也是因为她看起来很美。她身穿黑色西装，戴着有色的眼镜，耳朵上还挂着许多金色的耳环。

这个中国人竖起食指和中指，对我说：“请多关照哟。”

就在这一刻，我彻底成了她的“粉丝”。我紧张地作了自我介绍，心中暗想，如果我是个男人，一定会把她弄晕带回家。

“其实她很快就要离开日本了。”

我大失所望。“要回中国吗？”

她摇了摇头。她说她要到美国去研究激光技术。我听不太明白，只大致弄懂了消除刺青需要用激光，可这项技术在日本还不太发达。

“今天我是来跟师父道别的。”中国人用结结巴巴的日语解释道。

“她的刺青技术棒极了。对了，铃木，机会难得，你就请她帮你刺一个吧。”

如果是平时，我肯定会拒绝山田的这一提议。但十五分钟后，我就在店里挽起了左边的袖子。没办法，我已经迷上这个中国人了。

店里摆放着床和椅子，就像医院的诊室一样。想在背上刺青的客人，都会趴在这张床上吧。

我打算在左胳膊的上部刺青，按照吩咐坐到了椅子上。

“很多人第一次刺青都会选择这个部位呢。”山田坐在床上晃着腿说。

“我身上没带钱，没关系吗？”

“没事，她今天好像也不打算收你的钱。”

我看了看中国大姐姐，她正在给闪着银光、看起来像是针之类的器具消毒，愉快地点了点头。本来做一次刺青好像要花五千到一万日元呢。

房间被荧光灯照得雪白，看不见一丝灰尘，看来是间无菌室。窗边摆着一个插着白花的花瓶，百叶窗只开了一半，墙上挂着鸽子报时钟。

椅子旁边有个垃圾桶。我朝里一看，里面有些沾血的纸团。我突然不安起来。“刺青疼不疼？”

山田不怀好意地眯起眼睛回答道：“很疼哟。”

“真的？”

“其实每个人感觉不一样啦。有的人觉得很疼，有的人中途能睡着。看你这么紧张，我就姑且说句毫无根据的话来安慰你吧——铃木你应该没问题的。”

中国大姐姐坐到一旁的椅子上，开始为我刺青。

我为了让心情平静下来，长长地吐出一口气。

进屋前，我就定好了要刺什么。我只对中国大姐姐说了句“帮我刺条狗吧”，她也只回了一句“OK”，就翻开一本画册递了过来。画册里有很多小狗的图案，我独自在等候室挑了一会儿。

我哗哗地翻着画册，忽然对其中一页产生了命中注定的邂逅般的感觉。那一页画着的小狗萦绕在我脑中，久久没有消散。我不禁想，如果这条小狗可以成为我的幸运符，一辈子在胳膊上陪着我，那该多好啊。就在那个瞬间，我选定了刺青的图案。我记下它的页码，告诉了中国大姐姐。她竖起大拇指对我说：“交给我吧。”

首先，要把图案临摹在想刺青的部位。可以直接手绘，但中国大姐姐决定使用描图纸。她用一种特殊的复写纸把图案描在描图纸上，再在我的左胳膊上方涂上药水，把纸贴上去。这样一来，图案就转移到我的皮肤上了。

山田这样解释着，我没怎么听进去。每当中国大姐姐的漂亮脸蛋靠近我时，都会飘来一股好闻的气味。我根本没有心思听别人说话。事实上，我连描上去的图案都没看一眼。

接下来要用机器描线了。中国大姐姐拿出一件由三根针组成的器具，在我的皮肤上描绘起来。胆小的我闭上眼睛，把脸转过去。不过，似乎并没有那么疼，感觉像用镊子拔毛似的，一秒内连续疼好几次。

我稍微放下心来，看了看胳膊上狗的图案。

鸽子报时钟响了，声音听起来有点儿傻气。

“铃木，你要不要看书？只用右手也能看书吧。”山田体贴地问道。

“嗯，我想再看看刚才那本画册，就是有小狗的那一本。”

中国大姐姐又拿出了另一件器具。这件器具也装着一排针，比刚才那件还多了两三根。她似乎要用这个来描绘阴影。

我翻着画册，擦了擦额头上渗出的汗水。

“疼吗？”

“嗯，有一点儿。”其实不怎么疼，但我还是这样回答道。

接下来，中国大姐姐又用一件安着一束针的器具来上色。针的数量已经增加到十四根左右了。

将近一小时后，刺青完成了。

“现在颜色有点儿奇怪，不过几天后就会变得很漂亮哟。”

我看了看左臂上的蓝色小狗，向中国大姐姐道了谢。

她看着自己的作品，满意地点了点头。十分钟后，她就离开了这里，去收拾前往美国的行李了。我感到十分不舍，早知道就和她合影留念了。

“她的技术真不错，这么小的狗都能画得这么可爱。”

“我已经想好了，给小狗起名‘百奇’。”

百奇面朝前方端坐在我的左臂上，有疑问似的歪着脑袋，嘴里还叼着一朵白花。百奇长得很小巧。

“对了，我一直没能说出口……山田，那个大姐姐是不是常常听错别人说的话？”

“嗯，时不时会这样。不过，她只学了一年日语就能说这么多，已经很厉害了。你为什么会这么问？”

我把小狗的画册递给山田看。我翻到的那一页上画着一条凶恶的狗。它仿佛随时都要把人吃掉，嘴里淌着唾液，看起来栩栩如生。

山田皱起了眉头。“这个图案好可怕啊。”

“我对大姐姐说的，其实是这一页啊……”

我与百奇就是这样不期而遇的。接下来几天，我不得不忍受严重的瘙痒。刺青的部位奇痒无比，但山田告诉我千万不能去挠。

三天后，皮肤渐渐不再发痒，百奇的蓝色也愈加鲜艳起来。我感觉胳膊上的刺青渐渐和我融为一体，心情很畅快。虽然这个图案不是我挑的，但也不错。我时常看着胳膊上的小狗，情不自禁地笑出来。

“你最近是不是买了什么特别喜欢的东西？”美佐江放下冰咖啡，这样问道。

我们在咖啡厅里，面对面坐在桌前闲聊。店里流淌着轻柔的音乐，冷气开得很足。窗外阳光刺眼，许多身穿西装的上班族来来往往。

“为什么这么问？”

“因为你一直在哼奇怪的歌啊，就是那首听起来好像坏掉的录音机放出来的歌。每次你哼那首歌，一般都是因为得到了喜欢的东西。所以我想，你是不是买了新手表什么的。”

我跟美佐江相处已久，好像什么都瞒不了她。“嗯，是有样东西给了我那种感觉。”

我隔着校服摸了摸小狗刺青。它刚好被袖子遮住了，没有露出来。

美佐江没有追问下去，把目光转向了杯子里的冰块。

那天，我在街上碰巧遇到了美佐江。当时我正从学校往家走，她没看到我，正要径直走过去。我叫了她一声，她回过头来，一看到我就暧昧地笑了，露出难以形容的复杂表情。

她看起来很疲惫。我一问，才知道她刚刚去医院询问丈夫的诊断结果了。我之前并不知道她丈夫生病了这件事。

美佐江盯着杯子里的黑色液体，一动不动，好像连近在咫尺的我都看不见了。

我从沉重的气氛推测，诊断结果应该不太乐观。

“你没事吧？”

听到我唤她，她猛地抬起头，挤出笑容说：“这家店的冷气开得有点儿大呢。”

我点点头，摸了摸胳膊，发现早已起了鸡皮疙瘩。想到疙瘩下面住着一条狗，我感到不可思议。

“对了，狗……”

美佐江突然说出“狗”这个词，我吓了一跳，还以为她会读心术。

“我有时候会闻到狗的臭味，不知道是不是邻居家在偷偷养狗。我们的公寓是禁止养宠物的啊。”她深吸一口气，“你说，这家店是不是也有狗的臭味？”

我做了个深呼吸，没闻到什么气味。“没有啊，是你的错觉吧？”

走出咖啡厅，方才被我们抛在脑后的热浪袭来，使我出了一身汗。刺青的地方会不会出汗呢？这个疑问一闪而过。

美佐江把我点的巧克力冰激凌、苹果派和奶茶都一起结了。我在店门口百无聊赖地等她结账出来。店门旁种着植物，叶子青翠欲滴。我坐在那儿，故意吊儿郎当地伸着双腿。美佐江果然生气地训了我一句：“注意点儿！”

“医生告诉我：‘你丈夫患的是癌症。’是胃癌，只能活半年了。”美佐江靠在电车扶手上，望着窗外不断后退的风景。

那天，我们全家难得地聚在一起吃晚饭。我害怕这种一家团聚的场面，很少和家人一块儿吃饭。我在饭桌前定定地望着我的父亲茂雄。我和他关系不太好。不管女儿干什么，他好像都很不满，所以我最近已经不怎么和他说话了。

父亲本来就是个沉默的男人，从没有开口大笑过，也从不会哄人高兴。他并不算事业有成，头发却快掉光了，我不明白这是为什么。我对他几乎一无所知。

他喝着啤酒，慢慢地吃着饭。过了一会儿饭吃完了，他揉着肚子说：“最近我的胃溃疡好像变严重了……”

美佐江还没把真相告诉他。

2

一周以后，刺青小狗已经完全与我融为一体了。

每次看着胳膊，我都会感到心情好一些，有时还会对着镜子摆摆造型。百奇似乎已经不仅仅是刺青了。我无法用语言表达清楚，但我经常有种神奇的感觉，自己好像在胳膊上养了一条真正的小狗。

不过，我还没把刺青的事告诉父亲茂雄和母亲美佐江，也没告诉弟弟。或许，我没有义务告诉他们。我觉得，父亲如果知道了这件事，一定会生气的。

一天早上，我被狗叫声惊醒了。真是的，一大早的，也不知是哪来的野狗。我这么想着揉了揉眼睛，看了一眼闹钟，还有三分钟就该响了。再睡一觉好像没什么意义，但我还是又睡了过去。

“今天早上好像有狗叫啊。”早饭吃的是米饭和味噌汤。我提起狗的话题，当作是添了道菜。

“公寓里果然有人养狗了。”美佐江说道。我本以为是条野狗，不过据她说，狗叫声好像就是从附近传来的。

那天美佐江身体不舒服，声音时不时变得沙哑，听起来像是陌生人在说话。她一定是为丈夫得了重病而忧心忡忡吧。

“吃东西的时候总感觉卡在喉咙里，是不是感冒了呢？”

“你要润喉糖吗？”弟弟薰问道。

“美佐江，去医院看看吧。”父亲茂雄说，“就算只是感冒，也有可能危及生命。你可得当心点儿。要是这个年纪扔下孩子死了，那可怎么得了？”

“嗯……”美佐江露出十分复杂的表情，含糊地应了一声。

去学校的途中，我在电车上发现小狗的样子有点儿奇怪。

最近我坐电车时，总会盯着左胳膊上的百奇。得到喜欢的东西后，最初的一两个星期我总是这样。过了那段时间，就会觉得它的存在也是理所当然的，对它的依恋也日益加深。不过，我还是很喜欢这段光是看看就会感到无比幸福的时光，因此总是尽可能地想多看一会儿。

那天早上的百奇有点儿奇怪。

蓝色，面朝正前方端坐，有疑问般微微歪着脑袋，嘴里叼着白花……乍一看，百奇和中国大姐姐刚刚刺上去时没什么两样。

在拥挤的电车里，我把脸凑近自己的左胳膊，低声喊了出来。我想，周围的人肯定都用奇怪的目光看着我这个奇怪的女高中生吧。

咦，小狗的脑袋之前是向右歪的还是向左歪的呢？现在它的脑袋歪在左边，但我总觉得跟之前的方向相反。也许是我的错觉吧。

我决定不去想了，起身下了电车。

从车站去往学校的路上，我与一个遛狗的阿姨擦肩而过。她的狗娇小玲珑，有着褐色的身体和乌黑的眼睛。是一条约克夏！我心里正激动，带着项圈的小狗便嗅着我的气味向我走来了。

我身上难道有什么吸引这条小狗的气味吗？总之，兴高采烈的我已经准备好摸一摸它了。就在此时，我却听到了另一条狗的叫声，似乎就是冲着我眼前的约克夏的。我环顾四周，却没有看见发出叫声的狗。

约克夏受了惊吓，慌忙从我面前跑开了。狗的主人也疑惑地四下张望，不知道刚才听到的狗叫声是从哪里来的。

没能摸到约克夏，我感到十分可惜。

我看了看手表，加快脚步向学校赶去。阳光已经很强烈了，今天一定是一个大热天。我感到有些沮丧，瞥了一眼小狗刺青，停下了脚步。

刺在皮肤上的小狗会叫吗？如果是百奇叫了，的确会出现刚才那种情况。

蓝色的小狗依旧歪着脑袋坐在那儿。只是，它嘴里的白花现在落在了它的脚下。

啊，原来不是我的错觉。我冷静下来，接受了这个事实。

我早就从这个刺青上感受到一种难以言喻的真实感。刺青小狗生活在我的皮肤上——这种事真的有可能，也在我的接受范围内。比起半年后突然失去一个家人这种事，我更能接受前者。

可是山田却不这么认为。我跟她说了刺青小狗会动的事，她根本不相信。

“我帮你预约，你去医院看看吧，铃木……”她忧心忡忡地望着我，生怕我得了脑瘤似的。

在短暂的课间休息时间，我们来到教学楼楼顶。阵阵微风稍微吹散了钢筋混凝土反射出的太阳的热度。

“山田，我今天没带医保卡呢。”我挽起袖子，让她看了看我的胳膊。我想，她如果见到刺青小狗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一定会大吃一惊。

果然，山田看着我的胳膊，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怎么样？嘴里的白花确实落在脚下了吧？”

“不，不只是这样……”她歪着脑袋，呆呆地望着我，“不见了，哪儿都没有。”

我一时没理解她的意思。

我看了看胳膊。刺青还在，不过只剩下那朵白花了。

那条最重要的小狗留下了花朵，不知跑到哪儿去了。百奇原本所在的皮肤变得像刺青前一样无瑕。

小狗失踪了，这让我感到恐慌。

不过，我们很快就找到了百奇。原来，它在我肚脐上方三厘米的地方睡得正香呢。它闭着眼睛，一脸幸福的模样。

我掀起上衣，露出肚脐，山田把耳朵凑了过去。“刺青小狗在打呼噜呢。”她带着难以置信的表情低声说道。

后来，百奇又换了几次位置。等我放学回家时，它又回到我的左胳膊上端坐着了。它好像知道那里才是它的固定位置。

那天，我尽可能地观察百奇，最后发现，它绝对不会让人看到它移动的过程。我稍微移开目光，它就换了个地方，还变了一个姿势。我原本想象它是像动画片那样运动的，所以有些意外。从这个意义上说，百奇不像动画片，更像是漫画。

刚刚还在睡觉，下一秒就在伸懒腰，两者之间并不存在其他图案。只要有人盯着，它就会一直保持图画的模样。或许，神明赐予了百奇自由，在没有人看着它时，它便能自在地移动。所以，在我眨眼的瞬间，这条刺青小狗就翻了个身。

不可思议的是，百奇好像也意识到了我的存在。不仅如此，它对皮肤以外的世界的认识好像也和普通的狗一样。

我想起了今天早上遇见的约克夏。当时那声狗叫一定就是百奇发出来的。它看到约克夏凑了过来，忍不住叫了一声，结果嘴里的白花掉了下来。

今天早上我半睡半醒时听到的狗叫声是怎么回事？肯定也是我胳膊上的小狗干的。

我在站台上等着电车，凝视皮肤上的小狗。周围有几个正在回家路上的高中生和上班族。天空已经被染成了红色，这时响起了让人难以听清的广播声，电车缓缓驶入站台。

百奇在我的左胳膊上熟睡。可我的视线刚移开几秒，它就开始舔自己身上的毛了。

我走上电车，就近找到座位坐下。我抬起手，用食指指腹轻轻摸了摸正在整理毛发的小狗的脑袋。当我的手指遮住百奇的瞬间，它已经幸福地眯起了双眼。

我突然有种奇怪的感觉。我仿佛和一条刺青小狗结婚了。

回到家，母亲的儿子薰正一脸不悦地吃着杯装方便面。我感觉自己一下子被拉回了现实。

“美佐江呢？出门了？”

“她留了便条，说去医院了。”薰朝桌上的纸条努努嘴。纸条上是用钢笔写下的字。

“是为了癌症的事吗？”

薰听到我自言自语，疑惑地歪了歪脑袋。看来他还不知道母亲的丈夫得了胃癌。

我跟薰是姐弟，不过这段历史却有些荒唐的成分。我大概是一岁半的时候第一次见到他的。当时我还不懂事，不知道这个出现在我家的小东西究竟是什么。如果能回到那个时候，我肯定会把美佐江抱在怀里的他装进纸箱里扔掉。不过，现在已经太晚了。

薰夺走了父母对我的爱。为了报复，我选择对他使用暴力。不过，事与愿违，我被父亲茂雄揍了一顿。回想起来，我讨厌父亲好像也是因为这件事。

薰长大了，头脑清晰，生活态度也很积极，和姐姐大不一样。父母的期待全都放在了他一个人身上。他也不负所望，今年成功考上了聪明人才能上的高中。

我则背负着父母的叹息，进入了比他低好几个档次的高中。从那一刻起，我跟他的漫长斗争似乎已经结束了。

从学校回来的我精疲力竭，丝毫不想看到弟弟的那张脸，只想赶快回自己的房间去。

“对了，有人借了我的钱没还，你应该知道吧？就是那个叫优的女孩。你不是认识她吗？帮我催催。”薰脸朝着方便面，用我能听见的音量说道。

“哦，知道了，我催催她。”

“你不是认识她吗？”他的这种语气让我很生气。

这时，薰突然咳了起来。他咳得厉害，一定是被一大口面汤呛到了。我这么猜测着，心情也好了起来。

“是不是美佐江的感冒传染给我了？”停止咳嗽后，他痛苦地捂着胸口说。

三十分钟后，父母回来了。

“唉，去一趟医院可真是累人啊。”美佐江坐下来，筋疲力尽地说道。我发现她声音有点儿奇怪，感冒似乎加重了。

两人好像在外面吃过饭了，还买了蛋糕回来。

美佐江去洗澡时，父亲茂雄把我和薰叫到了客厅。薰好像意识到事态严重，而我已经隐隐察觉他要说什么了。他可能从妻子那里得知了自己患胃癌的事吧。

父亲茂雄一脸严肃地让我们坐下。我再次意识到我和眼前这个人气场不合。我记得我经常像这样被他责骂。即使我觉得我已经做得很好了，他还是要挑我的毛病。

“今天我们上医院去了。”父亲茂雄开口了，“本来是妈妈一个人去医院看感冒的。可到了傍晚，医生打电话到我的公司，说要我过去一趟，因为有重要的事情告诉我。”

这和我想象的有点儿不一样，我感到很困惑。浴室里传来母亲洗澡的水流声。

“妈妈喉咙里长了肿瘤。医生说是喉癌，只能活半年了。”

我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妈妈知道这件事吗？”薰问。

“她还不知道。我去医院接她的事，医生对她撒了个谎，说是因为感冒太严重才把我叫去的。”

父亲茂雄从胸前的口袋里掏出香烟，想要抽一根，不过还没开始抽就把烟捏碎了。“从今天开始戒烟吧……”他轻声说道。

我心中暗想，你现在才知道注意健康吗？

母亲好像还没把胃癌的事告诉丈夫。

两个家人同时得了重病，这未免太巧了。我听说癌症的死亡率很高。双亲同时患癌的概率或许万中无一吧，只不过那也意味着，从天文学视角来考虑并非不可能。

该不会是蓝色的小狗带来了厄运吧？不过这不太可能，我没继续想下去。

美佐江洗完澡，湿着头发走进客厅，薰故意把电视频道调成了轻松愉快的综艺节目。他像刚才那样剧烈地咳嗽着，装作什么都不知道的样子。

第二天薰也去了医院，因为他的咳嗽一直止不住。诊断结果出来了，是肺癌。他余下的寿命和父母的一样短暂。

3

周六学校不上课，我去了山田家。我提前给她打了电话，让她准备三万日元，所以很容易就拿到了钱。

刺青店往里走就是山田的家，后面还有个小院子。

山田经常去铃木家，跟我的家人很熟，到最后她甚至比我还亲近地与弟弟交谈。

但这是我第一次踏足山田生活的地方。

她的房间在一楼，开窗就能直接去到院子里。房间统一装修成了黄色，音响上摆着小丑八音盒，墙上挂着一幅拼图。房间里还有一台电脑，山田说可以上网。

院子里有个狗屋，因为山田也养了狗。我以前就听说那是一条名叫玛文的杂种狗，不过今天还是第一次见到。它不是刺青，而是真正的狗。

我穿上放在窗边的凉鞋，来到狗屋旁看睡在阴影里的玛文。它抬起眼皮，不耐烦地看了我一眼。

我的左胳膊上方传来了恐吓般的狗叫声。百奇有个习惯，只要其他狗靠近，它就会叫起来。也许它并不是想挑衅，只是领地意识使然。它想把靠近它的地盘——也就是我的皮肤的狗赶走。可惜它的声音听起来不够凶，毕竟它只是条身长三厘米的小狗，叫起来有点儿像小孩在逞强。

玛文完全不理会百奇的叫声，懒洋洋地闭上了眼睛。

“这么说来，他们三人都不知道自己得了癌症？”

我对山田点点头。父亲茂雄坚信自己得了胃溃疡，美佐江和薰则以为自己感冒了。不过，他们都知道其他两人得了癌症，只剩半年寿命。

薰知道父亲茂雄得了胃癌时，还抱着头说：“怎么会这样？半年后我就要和姐姐两人一起生活了吗？”

我看着他，却说不出“不会的，你放心吧”这样的话。

父亲茂雄则认为半年后就要和我两个人生活了，美佐江也有同样的想法。只有我知道他们三人都得了癌症。

“听说，我奶奶是得子宫癌去世的，爷爷是脑瘤，伯父是直肠癌，姑母是乳腺癌。看来我们家的血统患癌死亡的概率很高呢。”

“铃木你没事吗？”

“暂时没事。说到有哪儿不舒服，也就是几年前皮肤上开始长红斑吧。”

“那是痤疮啦。跟皮肤上有条狗相比，那根本不算什么。难道没心没肺地活着才是不得病的秘诀吗？”

“那山田你也不需要看医生了。”

山田站起来，从另一个房间拿来了盘子和罐头，好像是玛文的午饭。她用起子打开了罐头。玛文听到声音，淌着口水摇着尾巴跑到了

窗边等候。

这不就是巴甫洛夫的狗吗？我呆呆地想着。

在回家的路上，我顺便去了一趟书店。犹豫许久，我只买了一本书便离开了。

回到家，家人都用复杂的眼神打量其他人，就这样度过了周六的下午。我不太清楚具体的情况，但他们三人的癌细胞好像都扩散到了其他器官，很难治愈。我猜想，他们近期应该会住院动手术吧。

我看了一眼左胳膊的上方，百奇不在那里，大概是到我的后背或脚尖散步去了吧。他们三人去世后，就只有这条狗陪着我了。

我冲了一杯甜得可怕的咖啡，坐到客厅的桌子旁，翻开了刚才买的书。美佐江和薰都看着我，欲言又止，最后，父亲茂雄开口了。

他盯着我，仿佛在看什么可怕的东西。我以为我早已习惯他这样的眼神了，但还是感到很难受。我时常想，父亲是不是讨厌我这个女儿，因为我学习成绩不好。其实我心里也为辜负了父母的期待而感到歉疚。每次挨训，我都感觉他们是在责怨这件事。

弟弟轻易就能做好的事，我却一样都做不到。比如，主动和人打招呼，爽朗地笑出来，在谈话时使人心情愉快，又或者写一手好字。每当我做不到这些无关紧要的小事时，美佐江和茂雄就会用失望的目光看着我，让我很受伤。

“你那本书是什么意思？”

“跟你没关系，别管我。”

父亲茂雄好像被惹恼了，一把抢走我的书。那本书叫“开始一个人的生活吧”。美佐江和薰在不远处看着我们。

“喂，你到底明不明白……”

他瞥了一眼妻子和儿子，没有继续说下去。不过，我已经知道他想说什么了。他想说“半年以后你就要和爸爸两个人生活了”。一旦在妻儿面前说出这句话，就相当于告诉他们，他们只剩下半年寿命了，所以他没有说出来。

于是我说：“半年以后我就要一个人生活了。有什么办法呢？你们三个人都要死了啊。”

在奇异的沉默中，他们面面相觑。

我趁机从父亲茂雄手中抢回了书。

茂雄、美佐江和薰三人都知道了自己到底得的是什么病。那天晚上，他们一直聊到很晚，而我先回房睡了。

我本以为第二天早上他们一定都会面色阴沉，但事实并非如此。出乎意料的是，他们竟在我之前起了床，像平时一样吃着早饭。

窗帘敞开着，太阳已经升到了高处，阳光照亮了房间。

薰往擦得透亮的玻璃杯里倒牛奶，看了我一眼。他知道自己得了癌症，半年后就会死去，可脸色却很好。

“你们昨天聊了什么，聊到那么晚？”我问道。

他用愉快的声音回答：“我们聊到剩下这半年要干什么。爸爸打算辞掉工作，一直看书看到死。妈妈倒是不得不一直当家庭主妇。我呢，打算从明天开始翘课。”

“翘课？真好啊。”我心里迷迷糊糊的，一不小心说出了口。薰并没有生气，反而开心地笑了笑。他的开朗也感染了父母。

“这些夏天的衣服今年我要全都穿一遍。”美佐江看着她的衣服，有些惋惜地说道。她已经做好活不过明年夏天的打算了吗？

他们三人之间产生了奇特的默契，我甚至感觉他们已经接受了死亡。一家人中只有我格格不入，我产生了一种被他们排斥在外的感觉。

“你们不做手术吗？做了手术说不定能治好。”

父亲茂雄回应了我。“不一定能治好啊。我不太清楚具体情况，可现在已经晚了吧。而且做手术要花钱，三个人做手术要花一大笔钱呢。”他皱着眉，语气越来越严肃，“半年后你可就孤身一人了。在这世上，不管做什么都要钱，所以我们不能把钱花在那种难以把握的手术上，更别说给三个人做手术了。”

他们昨晚商量的应该就是这件事了。

此时，我终于为自己未知的将来感到不安了。这当然比被宣告死亡来得轻松一些，但我不像他们那样成熟稳重，想到变成孤身一人后的财产管理和衣食住行问题，我就想干脆死掉算了。

我真的能一个人活下去吗？不，准确来说我不是一个人。我还有一条狗。

这时，百奇的叫声响彻整间屋子。它很少在家里叫，而且这是它第一次在有其他人在场的情况下大叫。我还没把百奇的事告诉家人。

他们三人不可思议地四下张望，最后得出结论是电视的声音。

我偷偷看了看左臂上的刺青。百奇望着我，仿佛有话要对我说。它嘴里叼着白花，可我一眨眼的工夫，它就把花吃掉了。白花从我的皮肤上消失了，只剩下嘴巴鼓鼓囊囊的小狗。

我终于明白了，百奇饿了。话说回来，我完全忘了狗粮的事，一次都没给它喂过食。

我告诉家人我要去山田家一趟。正要离开时，薰在门口对我说：“最近都没怎么见到山田，她还好吗？”

“山田正在学习，为成为刺青师做准备呢。”

薰目不转睛地看着我的脸。“你眼角以前不是有一颗小小的痣吗？直径大约一毫米，过去我还开玩笑说像鼻屎呢。”

我跑到洗脸池前，对着镜子仔细打量自己的脸。那颗痣确实消失了。

罪魁祸首就是百奇。

在去山田家的路上，我目击了百奇的新罪行。

我一直在观察它。它好像真的饿坏了，一眨眼的工夫，又把我胳膊上那颗小小的痣吃掉了。

看来昨晚我睡着时，百奇到我脸上散步。为了填饱肚子，它把我眼角的痣给吃了。

听到我说的这些事，山田强忍着笑，在我身上为百奇刺了一大块肉。她还没出师，不过已经掌握了刺青的基础知识，我就这样成了她的小白鼠。

山田完成了刺青，那是一块漫画里经常出现的带骨头的肉，比百奇还要大。我还担心百奇不吃这块肉，结果是我杞人忧天。百奇像真正的狗那样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三十分钟没看它，它已经填饱肚子，一脸满足地到我右腿上散步消食去了。它的散步路线是这样的：从我的左胳膊上方南下（如果把我的头顶当成北边），来到右脚尖，再在我的后背上转一圈，最后回到原点。

“连我这样的外行做的食物也愿意吃，真是条好狗啊。”山田非常感动，我却有点儿不高兴。

“下次记得刺块没有骨头的肉。”

百奇并没有把骨头吃下去，我的皮肤上留下了一块白色骨头的刺青。不一会儿，百奇就把骨头叼到别处去了。它一定是把骨头当成了珍贵的磨牙棒，为了不让人抢走，特意藏到了我皮肤的某个角落。

我暗暗祈祷，希望它千万别把骨头藏在我脸上，也别在我身上拉屎。

第二天，我们一家四口打算开车去兜风。因为是星期一，我本该去上学，不过父母同意我请假。上次我无缘无故不去上学，父亲狠狠批评了我散漫的生活态度，让我心里很难受。

听说我们要去海边，其实我并没有什么兴致。和三个接受了死亡宣告的人去兜风，一定很灰暗、很压抑吧。说不定他们只是假装去兜风，其实是想把我带出去，然后一家四口乘着车直接沉到海里呢。如果他们要自杀，还是别带上我吧。

不过，我的担心是多余的。他们只是正常地享受着兜风的乐趣，被随处可见的风景深深吸引，为并不有趣的话题开怀大笑。车里愉快的交谈持续不断，总有人在说话。

我不想破坏气氛，始终面带微笑。没过多久，我便忘了他们三人即将死去的事实，并希望这次兜风能永远继续下去。

我们四人走在海岬上，风很大，吹得衣服呜呜作响。

他们久久地凝望海面，好像永远都看不腻，过了两个小时仍然伫立在原地。也许在旁人眼中，他们和我看起来不像一家人。父母和薰是那么意气相投，被同样的事物深深吸引。

我感到很无聊，便坐在长椅上喝果汁，几乎睡了过去。

“你不看大海吗？”不知什么时候，弟弟出现在我身旁。

“我不明白那有什么好看的。”

“这就是人与人的高下之别啊。”

我不但没有生气，还忍不住笑容满面，因为我的心情实在太好了。

“到最后，我都没能从弟弟你这里夺回爸妈的爱啊。”

“是吗？我倒觉得正相反。”

“为什么？茂雄整天就知道冲我唠叨。”

“他不冲我唠叨，是因为我一直都很聪明啊。”

回家车上，这段对话一直萦绕在我脑中。我无论如何都无法对弟弟的话感同身受。

不过，除了这件事，这次兜风我还是乐在其中的。自从知道家人患癌后，我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强烈地希望他们不要死。我感到心痛。为了忘掉这种感觉，我说着傻话逗他们开心，就连平时不苟言笑的父亲茂雄也一脸愉悦。可不知为什么，我的心反而越来越痛了。

我们是一家人啊，我真切地感受到了这一点。这种感觉我已经遗忘很久了。

途中，我们停下车，在一家路边餐馆吃饭。

做手术吧，虽然不一定有用，但也可能治好啊！我很想这么说，却说不出口，因为我感觉一旦说出来，我们身上的魔法就会消失。

我难以想象半年后孤身一人的样子，那和眼前情景的落差实在太大。老实说，我害怕得双腿都要颤抖起来了。

4

父亲茂雄说在这世上无论干什么都需要钱。就算我一个人生活，想要过得宽裕一些也需要很多钱，所以他们不能花钱去做那种希望渺茫的手术。

如果我口袋里有一叠又一叠的钞票，肯定会不容分说地让他们接受手术。遗憾的是，我的口袋空空如也。

我开始在便利店打工。我心里清楚这样是赚不到三个人的手术费的，可想到将来要一个人生活，就觉得必须找点儿事做。以前我总向美佐江要零花钱，那就是我的收入。可从今以后，再也不会有人给我零花钱了。

“高中毕业后，我不上大学了，打算直接工作。”我对山田说。

山田正往我胳膊上刺青，图案是一块肉。她只是点了点头，似乎把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了刺青上，看都不看我一眼。

胳膊上传来阵阵刺痛，很快，店里的时钟就指向了八点，房间里响起了鸽子傻乎乎的叫声。

我现在经常请山田给百奇喂食，她从不收钱。她父亲允许她在七点半以后自由地使用刺青器具，所以我每次来找她刺青，都会听到呆头呆脑的鸽子的叫声。

刚刺好的肉是生的，过几天才会变成漂亮的颜色。但百奇才不在乎，每次刚刺好，它就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等它把肉吃进肚子里，

那块皮肤就变得好像从未有过刺青一样，连针扎的痛感都一下子消失了。

百奇并不会拉屎，这让我松了一口气。

养狗真的很费功夫。百奇贪玩，经常想吸引我的注意。不管我是在打工的便利店里收银，还是在学校上课，它总是突然叫起来，吓我一跳。每次我循声看向左胳膊，百奇都会用恳求的目光看着我，仿佛在说“求求你陪我玩吧”。这时，我身边的人都会东张西望，感到很奇怪，不知道狗叫声到底是从哪里传来的。

有时候，百奇还会叫个不停。一次，我正在便利店整理货架，便压低声音斥责它，叫它安静点儿，结果它反而叫得更欢了。客人们都发现了异常，他们觉得这家店一直有狗叫声，实在太奇怪了。我掐着皮肤想抓住百奇，但是不管用。只要我一眨眼，它就逃到别处了。看来，想要抓住一条刺青狗是不可能的事。

此外，别说听口令吃饭了，百奇连握手都不会。它偶尔会听我的话，老实地坐在我的左胳膊上。但每次我想训练它时，它都只会歪着脑袋呆呆地望着我，我也只好无奈地看着它。一眨眼，它已经躺下来打哈欠了。

如果把灵犬莱西[1]的聪明程度算作一，那百奇的聪明程度可能只有它的百分之一。百奇还很胆小，听见雷声或突然响起的巨大声响，就会不安地四下张望。

百奇没什么优点，除了吃，就是叫几声向我撒娇，日子过得很散漫。而我则要辛辛苦苦地上学，勤勤恳恳地打工。

尽管如此，有一回它却让我看到了它聪明的一面。

那天我陪美佐江去医院。她做检查要花好几个小时，我便在医院附近闲逛。这是一家大医院，还有书店，所以也不怎么无聊。

我拿着新买的漫画，到病房的楼顶上看了起来。楼顶阳光很好，也很安静。几条干净雪白的床单晾在这里，随着微风轻轻起舞。

百奇突然尖声叫了起来。一开始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四下张望，才发现有个老人倒在了门边。从他的穿着来看，他应该是住院的病人。如果百奇没有叫，我可能就不会发现他了。

我扔下手里的漫画，跑过去询问。老人说他心口疼，于是我慌忙跑下楼去叫护士，心中则一直想着我的小狗——没想到百奇能帮助别人，真是太厉害了！

在护士赶来之前，我一直陪在老人身边。他看起来很痛苦，但还是不断向我道谢。我早已进入了爱犬主人的角色，挽起袖子给他看左胳膊上的刺青。“您要谢就谢它吧！”

老人看到刺青小狗，瞪大眼睛被护士抬走了。

5

我和家人之间出现了一道奇怪的鸿沟。被宣告死亡的人和被宣告存活的人，好像连看待世界的方式都不太一样。

他们三人之间似乎产生了密切的联结。他们视野相同，感受相通。他们聚在一起愉快地聊天，看起来仿佛在互相安慰。

他们三个是紧密团结的一家人。事实就是这样，其中没有容我加入的空隙。

不知为什么，父母对我日益严苛起来。父亲茂雄和美佐江都执意要我改掉懒散的生活态度。

“今天天气这么好，快把窗子打开，打扫一下屋子吧！”

“这种事不用你说我也会做。你为什么一定要一件一件地说出来啊！”

“我不说你就不会做啊！”

我已经不能对美佐江撒娇了。她只要发现我有一点儿懒散的地方，就会冲我唠叨个没完。

父亲茂雄也一样。他带着我把亲戚家转了个遍，想趁自己还能动的时候，请亲戚多多照顾我这个即将一个人生活的女儿。

亲戚听了茂雄的话，都同情地看着他。微妙的是，我觉得一点儿意思都没有。我觉得我才更值得同情。何况我连那些亲戚的长相和名字都几乎没记住，跟他们来往只会带来麻烦。我这个人又总是直来直去，向来不会假笑，所以亲戚们对我恐怕没什么好印象。

有一次，父亲茂雄正和一个亲戚家的阿姨聊天，我无聊得打了个哈欠。结果，他竟生气地按住了我的脑袋。“真是太不好意思了。这家伙虽不像话，还是希望你们多多关照。”

他按着我的脑袋，强行让我鞠了一躬。没必要当着亲戚的面生我的气吧？我感到脸颊发烫。

“他们俩最不放心的就是你那懒散的个性啊。”薰对我说。

“说什么傻话！像我这样生活习惯良好的女孩可不多见啊！”我用脚操作着电视遥控器，这样说道。

一天晚上，我和父亲因为鸡毛蒜皮的小事吵了起来。

学校放暑假了，我过上了日夜颠倒的生活。晚上我起床时，他们三人正在吃晚饭。我一屁股坐在旁边，吃起了零食。

我把仙贝的塑料包装袋扔到了装可燃物的垃圾桶里，父亲茂雄好像对此很不满，又开始像往常那样责备我。在我家这一带，居民有义务把塑料制品分类回收。

“垃圾分类这种事随便做做就好啦。”

听了我的话，父亲露出一副感到不可理喻的表情。“你怎么连这么简单的事都做不好？垃圾如果不分类，环卫局就不会把它们收走。等只剩下你一个人的时候，照这个样子你能好好过下去吗？你看薰就好好分类了。”

他一提到弟弟的名字，我就感到一股无名的怒火涌上来。又或者，我是感到悲伤吧。总之我心烦意乱，什么也顾不上了。“为什么现在你又提起薰？”

薰听到父亲突然提到他，露出了复杂的神情。

“每次都是这样！你老是拿我和弟弟比较！反正我不像薰那样聪明！”

我的声音特别大，连自己都吓了一跳。我踉跄了几步，胳膊把桌上的玻璃杯碰掉了。杯子碎了，里面的牛奶全都洒在了地上，我的情绪更控制不住了。父母对此感到很惊讶。

“即使没有我，你们只要有薰就够了吧？”

“你在说什么呢！”美佐江开口道，“我们怎么可能这么想呢？”

“那为什么只留下我一个人？你们是父母，就有养育我的义务吧？只留下我一个人，实在太过分了！我要是也得癌症就好了，就不用一个人活在世上了！”

房间里响起清脆的响声。父亲茂雄打了我一耳光。

不知什么时候，我已坐在了车站门口那家中餐馆里，面前摆着一碗笋干拉面。我有种奇怪的感觉，仿佛刚从梦中醒来一般。

我是什么时候从家里跑出来的？都经过了什么地方？为什么会点这碗笋干拉面？我一点儿也想不起来了。我看了看双脚，发现我穿着鞋子，于是松了口气。我去洗手间照了照镜子，发现红肿的脸颊上挂着泪痕。

一阵恶心的感觉涌上来，我吐了。我心中惨痛，懊悔阵阵袭来，止不住地呜咽起来。

我出门时没带钱和手机，便向店主借了十日元，用店里的公共电话打给了山田。

在等待山田的时间里，我坐在座位上，对自己生起气来。

也许是闻到了香味，我的左胳膊上传来了狗叫声。百奇根本不理会我的情绪，一脸天真地叫个不停。别叫了，会给店里的人添麻烦的！我小声警告它，可它还是不停地叫着。我用力捂住左胳膊，努力不让声音传出去，可狗叫声还是在店里回响着。

别叫了，求求你了！为什么你不能乖乖保持安静？我弓着背，对刺青小狗苦苦恳求，但是毫无用处。清水一样的鼻涕流了出来，这对我来说是流泪的先兆。

不安和困惑瞬间将我吞没。

我突然意识到，我根本没法照顾好一条狗。我连一个人生活都如此害怕，怎么可能担负起照顾一条狗的责任呢？

我得给它喂食，要是喂得不够及时，还得哄它高兴。我得时刻照顾它，以免它忍不住叫起来。要是它无聊了，我还得陪它玩。

我语重心长地对这条蓝色的刺青小狗说：“对不起，百奇。我实在没办法养你了，因为我没有自信。我会很快帮你找到新主人的。”

百奇好像听懂了我的话，悲伤地叫了起来。

赶来的山田看到我的样子很是吃惊。原来，我竟还穿着睡衣。

“我决定不要这条狗了。”我带着哭腔对她说，然后看了看左胳膊。百奇已经不见了。

它可能是听懂了我的话，知道自己要被抛弃了，所以逃到身体其他地方去了。

6

我请山田帮我付了钱，然后离开了中餐馆，我们商量了一番，最后决定我先在她家借宿一段日子。路上，我告诉了她我和父母吵架的事，还有想把狗送人的事。我以前一直不理解那些抛弃宠物的人的想法，但是今晚我好像明白了。我的心碎成了一片又一片，情绪十分低落。

去山田家必须坐电车。离末班车还有一会儿，车站里人却不少。穿着睡衣很丢人，但我实在没办法，只好选了一节人少的车厢。

“我打算把百奇连同那块皮肤移植到别人身上。”

山田面露难色。“这种事真的可以吗？”

我们两人都没有关于皮肤移植的知识。

“再说了，有人愿意接受带着刺青小狗的皮肤吗？一般来说，即使有人喜欢小狗图案的刺青，也不会选择要别人的皮肤，而是自己去刺一个吧……”山田小心翼翼地继续说道，“如果你一定要把百奇从你身上赶出去，可以干脆把刺青洗掉……”

我摇了摇头。我不忍心杀死百奇，只想像人们把宠物送到保护站一样把百奇送出去。

“总之，我们先在网上查一查皮肤移植的事，再看看有没有人愿意收留刺青小狗吧。”山田说完拉着我的手站了起来。电车门开了，我们到站了。从座位上站起来时，我感到身体就像灌了铅一样沉重。

“你可以住在我家，不过至少得打个电话回去吧。”

一到山田家，山田就把听筒塞给了我。我虽然点头同意了，却感觉自己连隔着电话跟父母说话的心情都没有。为了让山田放心，我随便拨了个号码，装成在和家人说话的样子。

我借用了山田家的浴室。一脱掉睡衣，我便马上开始寻找百奇。平时只要呼唤它的名字，它就会哈哈地喘着气出现在我的左胳膊上。可这一次，它没有出现。

我用镜子照了照后背，还是没有找到百奇。它恐怕一直在移动，像往常那样躲避我的视线吧。既然如此，我应该找不到它了。想到这里，我仿佛看到了百奇气鼓鼓的脸。

我决定先不管百奇了，反正它也无法离开我的皮肤。

第二天，我借用了山田房间里的电脑，在网上寻找愿意收留刺青小狗的人。我自己没有电脑，不过经过山田的教导，我发现用起来还挺简单的。

“我先声明，你最好别抱太大希望。”山田说完便打开一个和刺青有关的网站。那个网站叫“TATTOO之家”。

“为什么叫‘家’啊？”我问。

“这种网站都会取名叫‘什么什么之家’啦。”她告诉我。

这是个气氛很不错的网站，站在门口就能听到轻柔的音乐。我说的站在门口，其实是进入首页的意思，音乐则是从电脑音箱传出来的。我一下子便沉迷于这些东西，感觉自己已经成了一个网民。

网站背景是明亮的蓝色，紧接着便出现了一块“欢迎光临”的招牌，还有几扇门。那些门其实只是图片，每扇下面都用文字说明了门后有什么。

山田告诉我，这个网站的管理员是个年轻的女白领。所谓管理员，应该就是网站的主人了。

“我替你在留言板上留言哟。”

山田说着用手形的光标敲了敲写着“留言板”的门，进入了这个页面。我见到什么都觉得稀奇，目光在网页里转了个遍。山田则早已对之习以为常，她看着我，仿佛在说这有什么稀奇的。

门后当然就是留言板了，上面有来过这里的人留下的信息。我们浏览了以前的留言，发现了许多和刺青相关的信息。

我看到想刺青的人们留下了各种各样的问题，一个叫山田的人则耐心地回复，给出建议。

“这个‘山田’是谁？”

“当然是我啦。”她挠着下巴说道。

“你就没想过起别的名字？”我看了看其他人的名字，大多很有意思。在这里，人们可以使用假的姓名生活。“为什么一定要用‘山田’呢？完全保持原样嘛。”

“你别管啦。”山田说完便在留言板上写下留言，内容是问有没人愿意收养一条刺青小狗。“……名字叫百奇，雄性，身长三厘米，毛是蓝色的……”

看起来就像那些贴在大街电线杆上的传单一样。

写好留言后，山田还想去其他和刺青有关的网站。我问她这类网站是不是有很多，她点了点头，把网址都告诉了我。

“我还想在这里多看一会儿呢。”我已经喜欢上了这个网站。

“那我就敲敲别的门吧！”

我们回到首页，点击了写着“画廊”的门。进入页面，几张刺青的照片映入眼帘，好像是网站的主人，也就是那个白领身上的刺青。每张照片下面都附有说明和相关的回忆。“这个凤蝶的刺青是我亲自设计，并在失恋后的第二天刺上去的……”我又看了看其他说明，多少理解了这个人对她的刺青怀有的自豪与喜爱之情。

“既然创建了这样一个网站，说明这个白领确实很喜欢刺青。”在我身旁抱着胳膊凝视照片的山田说道，“接下来去‘聊天室’看看吧，不过那里大多数时候都没有人。”

山田又点击了写着“聊天室”的门。门下面有一行简短的说明：大家一起围着桌子谈天说地吧。山田简单地解释说“聊天室”就是人们实时在网上交谈的地方。

进入聊天室一看，并不像山田说的那样，里头并非空无一人。有一个名叫“怀表兔”的人，好像是男的。不，与其称他为人，不如叫他拿着怀表的兔子吧。

我按照门下面的文字，想象这里有一张桌子。桌子摆在房间的正中央，怀表兔把双肘支在上面，得意地欣赏着自己的怀表。就在这时，山田走了过去。

山田：“你好，好久不见了。”
怀表兔：“哎呀，竟然能在这里见到你，真难得啊。”

两人愉快地闲聊了一会儿。也许他们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来收集信息和拓宽人际关系的吧。我也想坐到桌旁，但是用来说话的键盘只有一个。

过了一会儿，山田准备结束对话，那只兔子却说出了让人意外的话。

怀表兔：“对了，你听说过刺青小狗吗？据说有个人正在寻找身上有刺青小狗的女孩。”

屏幕外，我和山田面面相觑。

怀表兔：“据说那个人上个月差点儿死在了医院，多亏一个女孩救了他。不过那个人忘了女孩的名字了，只知道她身上有条刺青小狗。现在，那个人的手下正在刺青相关的网站到处收集有关刺青小狗的信息呢。好多人都在议论这件事。”

山田向怀表兔打听了那些收集信息的人的情况。原来，那个被刺青少女救下的人是一家知名大公司的社长，连我都听过他的名字。据说他想找救命恩人，对她表示感谢。

怀表兔：“谢礼肯定特别丰厚！”
山田：“可能是一百根胡萝卜哟！”

怀表兔：“胡萝卜？那算什么！重点是钱啊，钱！那个人的谢礼一定是钱了！”

那个刺青少女很可能就是我。想到谢礼，我便坐立不安起来。如果我向百奇救下的老人说明家人的情况，他说不定会愿意出昂贵的手术费用。

我跟山田马上坐上电车，前往老人经营的公司。那家公司就在我们居住的这座城市。老人住在离我家不远的医院里，他的公司应该也离得不远。

那座大楼跟周围的楼房相比，显得格外高大，进出的全都是上班族，所以我们得鼓起勇气才敢走进去。

我对前台的女人说了刺青的事，她狐疑地看了我一眼，拿起了手边的电话。看起来，她是要叫什么人过来。

不一会儿，一个戴眼镜的矮个子男人走了过来，把我们领到大堂的沙发上坐下。

“请问两位在哪里听说了刺青少女的事？”他彬彬有礼地问道。山田回答说是在网上看到的。

“我需要分辨来人究竟是否真的是那个身上有刺青小狗的少女。”

按照他的说法，这则消息在刺青圈流传得太广，开始出现冒名顶替的人了。

“所以我们故意隐瞒了刺青小狗的外形、刺在身体的什么部位等信息。社长已经向我详细描述过救命恩人的刺青了。如果有人随便拿刺青称自己是救命恩人，我一眼就能识破。那么，现在请让我看看你的刺青吧。”

我感到很为难。他让我给他看刺青，可是蓝色的刺青小狗已经逃到身体某个角落里藏起来了。

“出于某种原因，我现在不能让你看。不过我就是那个刺青少女，社长见到我的话，应该会想起我的。”

男人叹了口气，看来是把我认定为又一个冒牌货了。

“那个刺青是一条蓝色的小狗，刺在左胳膊上，对不对？这些信息应该只有本人知道吧？”

男人有些惊讶地点了点头。“的确如此。可如果不能亲眼看一下的话……”

我们被赶出了大楼。我实在太需要钱了。在回去的电车上，我开始琢磨捕捉刺青小狗的计划。

我打算先用食物把百奇引出来，并马上展开行动。我让山田在我的左胳膊上刺了一块肉，然后等百奇现身。它是个贪吃鬼，肯定会出现的。

山田像平时那样在我左胳膊上刺了一块不带骨头的肉。

我坐在椅子上，左胳膊支在桌子上，调整姿势让刺青肉块更容易被看见。

然而，刺青完成后，百奇久久没有出现。我有点儿累了，注意力开始涣散。

我看了看那块肉，百奇还是没有现身。我移开目光，又重复了一遍相同的动作。

大约二十分钟过去了。就在我视线离开的几秒钟里，刺青肉块消失得无影无踪。糟糕，我心想，但已经晚了。

看来百奇已经察觉了我要捉住它的意图。它趁我目光离开左胳膊的间隙，叼起肉块逃走了。这种感觉就像去钓鱼，鱼没钓着，鱼饵却被偷走了。

“百奇是什么时候跑到刺青肉块那里去的啊？”我很疑惑。百奇行动速度不快，也没法凭空出现又突然消失。它一秒钟最多也就能移动十厘米啊。

“百奇是不是利用了我们没注意到的胳膊内侧呢？叼着肉逃跑，最有效的路线应该就是沿着胳膊内侧了。对它来说，先藏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再逃走就很容易了。悄悄来到我们看不见的地方，潜伏在左胳膊内侧，再趁我们不注意的时候叼走外侧的肉块，再逃回内侧。它获取食物的最短距离就是绕胳膊一圈。”

这时，我听到身体某处传来汪汪的叫声，仿佛是在嘲笑我。

太可恶啦，竟敢戏弄我们人类！

我们决定刺一条假的百奇。只要左胳膊上有个蓝色小狗的刺青，就算不是真的百奇，也一定能瞒过那个社长。

山田在我左胳膊上刺了个百奇的替身，连细节都和它一模一样。只不过刚完成的刺青颜色看起来很奇怪，恐怕还要好几天才能稳定下来。

我们决定几天后再去那家公司一趟，可短短十分钟后，就没这个必要了。

假百奇已不知什么时候从我的左胳膊上消失了。不过，我都不用找，因为它就在我的大腿上。我穿着短裤，两条蓝色的小狗并肩端坐在我的左腿上。看来百奇咬住了左胳膊上那条和它一模一样的狗，并拖到了我的大腿上。

如果把腿上的刺青给他们看，他们一定不会相信我就是那个救命恩人。而我们也没法把移动到腿上的刺青重新放回左胳膊上。

百奇好像完全读懂了我的想法，望着我咧嘴笑了起来。

美佐江打电话到山田家了。我还没联系过家人，但看来他们已经猜到我在哪儿了。

“她说薰很快就要住院了。”我把电话里的事情告诉了山田。她正忙着给她养的狗开罐头。

我有点儿着急了。要是能证明我就是救命恩人，也许那个社长会替我们支付手术费用，这样就能让家人尽可能地接受治疗了。到时候，父母肯定也会对我刮目相看的。

可是，怎么才能把百奇引到左胳膊上去呢？为了防止它再次逃走，我还得想办法把它固定住。要是目不转睛地看着百奇，它就不会动。可就算我们两人想这么做，也不可能一直盯着它不放。走路或坐电车的时候，目光就得从百奇身上移开了。

更何况，我连怎么把百奇引出来都不知道。它应该已经察觉到我正拼命想把它引出来。

我不得不再次感慨，想让小狗乖乖听话实在是太难了。我恐怕很难驯养好一条狗吧。我试着想象自己饲养真狗的情景——带它去散步时，就算给它戴上项圈，牵着狗绳，它肯定也不会按我要求的方向走。

山田用起子把罐头弄得嘎吱作响，玛文听到这个声音，流着口水拼命向她靠近，狗绳都绷得笔直了。玛文的项圈连着一根黑色的狗绳，绳子拴在狗屋上。

啊，有了！我仔细地回想着给百奇喂食的情景。由于刺青器具只能在晚上七点半后自由使用，每次完成刺青，我都不得不听到那个声音。

我看了看时钟，快五点了。虽然要让玛文久等，我还是一把揪住了山田的衣领，把她往店里拽。

“你要干什么呀？”

“我想到把百奇引出来的办法了！我相信狗的学习能力。”

我坐在椅子上，让山田做帮我刺青的准备。

时钟的长针指到十二，机关动了起来，一只白鸽出现了。每次给百奇喂食时都能听到的那个傻乎乎的声音又响了起来。

我看向左胳膊上方，发现百奇已经流着口水坐在了那里。它一定是听到鸽子的叫声，顿时忘了自己在逃避主人的追捕，忍不住像平时一样跑到左胳膊上去了。

巴甫洛夫的狗万岁！

我让山田开始刺青。图案非常简单，很快就能刺好。在此期间，我们一直轮流眨眼，防止百奇跑掉。

7

第二天，我和山田又去了那家公司。那个矮个子男人看到我们，露出了一副饱受困扰的表情，仿佛在说“你们怎么又来了”。不过，看到我左胳膊上的刺青后，他很爽快地把我们带到了大堂深处的电梯。

“对了，我能问个问题吗？”在通往最顶层的电梯里，男人问道，“我并没有听社长提到刺青小狗身上有项圈和绳子啊……”

现在百奇戴着项圈。它被项圈上的绳子拴在了身旁的木桩上，无处可逃，露出了一副怄气的神情。

“嗯，狗绳的刺青是最近刚加上去的。”

“为什么呢？”

“……为了防止它逃跑。”

男人挑了挑一边的眉毛，似乎想说“真不明白现在的女高中生在想些什么”。

我们被领到一个房间里，在沙发上坐了下来。这里应该就是社长的办公室了。沙发特别软，仿佛下边有个深不见底的沼泽。一个秘书模样的女人给我们端来了蛋糕和咖啡。这是我和山田第一次看到真正的秘书，还偷偷讨论要不要请她签个名。

门再次打开，一个老人走了进来。他就是那天我在医院救下的人。老人一看见我就笑了，脸上挤满了皱纹，然后坐到了我们对面。

“您还记得我吗？”

他连连点头：“当然记得了。我还没来得及道谢，你就离开了。我连你叫什么都不知道，只知道你胳膊上有条刺青小狗，找你真是不容易。”

他并没有大公司社长的架子，所以我们很轻松地闲聊了起来。

社长说他住院是为了给心脏做手术，如果当时不是我喊人去帮忙，他可能就抢救不过来了。他有个和我们差不多大的女儿，看来他的年纪应该比看上去的要轻一些。

我提起了我的家人，告诉他虽然治愈的可能性不大，可如果我有钱，还是希望让他们做手术，否则半年后我肯定就是孤身一人了。他认真地听了我的话，并答应为我承担手术费用。

我感到很满足。如果把这件事告诉父母，他们该有多惊讶啊。他们如果高兴起来，也许就会开始格外地喜欢我。

“对了，在胳膊上刺青的事，你父母知道吗？”社长说着，把杯子送到嘴边。他手腕上戴着一块看起来沉甸甸的金色手表，我吃了一惊。

“我还没有告诉他们。”

他摇了摇头，脸上的笑容消失了。“那可不行啊。你的身体是父母给的，无比宝贵。这样随随便便地在上面刺青，我不赞成。”他像

个老师似的说道。

“嗯，这的确是父母给我的宝贵身体，但这也是我的身体啊。在刺这条刺青小狗的时候，我确实有些草率。不过，现在我觉得，有这条小狗真是太好了。”

“可是，我不希望你用这样的小狗图案来损害自己的身体。想必你父母也是这么想的。”

山田欲言又止，似乎担心影响我们刚刚谈成的事情，便没有开口。房间里的气氛一下子冷却下来，我感到心情沮丧，十分不快。

“您说得对，我的父母可能会为此生气。可是，我也在努力地为这条刺青小狗负起责任，并不认为它损害了我的身体。请您不要把刺青说得这么不堪。”

他的表情变得严厉起来。“现在你可能为了赶时髦，在身上刺了这条狗。但几年后，想必你每次看到它都会感到后悔。我没想到你年纪轻轻，竟然会说出责任之类的话。”

我很不甘心。每次他否定，我都会为百奇辩护。他根本不了解我左胳膊上的这条狗。百奇确实没有教养，胆子很小，又贪吃，有时还会不听话地乱叫。不过，它毕竟救了你一命啊——

“请您不要说我的狗的坏话。您可能不理解刺青这种行为，但我是因为想要刺青才去刺青的。所以，就算会后悔，又怎么样？”

我的声音不知什么时候带上了哭腔。不知为什么，一想到百奇我就控制不住了。如果没有百奇，半年后我变成孤身一人，一定会被强

烈的不安压垮。它虽然是个需要花很多心思照顾的孩子，可它也能给我勇气。它哪儿也不会去，只会留在我的皮肤上，一直望着我。

我恍然大悟，原来我是喜欢百奇的。我一直没有意识到，我已经从它那里得到了很多。可我却想要抛弃它，这实在是太愚蠢了。我竟然差点儿输给了养狗的责任。

“我真的很爱这条狗，所以请不要说它的坏话！”

把百奇送走的想法消失得无影无踪。今后无论发生什么事，我都要一直养着百奇。也许在旁人看来它只是一条刺青小狗，可对我来说，它是无可替代的。想到这里，我的眼泪便如决堤一般。

现在，我好像终于能理解美佐江和茂雄的心情了。我和百奇一样，是个不完美的孩子。尽管如此，就像我对百奇怀着深切的感激一样，他们对我可能也抱有同样的感情。

“你没事吧？”山田把手放在我的肩膀上。我流着鼻涕，呜呜地哭着。

我为什么要对父母说那么过分的话？“你们是父母，就有养育我的义务吧？只留下我一个人，实在太过分了！”在决心把百奇留下的时候，我终于理解父母了。他们表面上虽然那样，可是心里也一定不舍得扔下我一个人。我实在太迟钝了，竟然没能体察他们的心意。

带钱回去，让他们另眼相看，这种想法简直愚蠢至极。我现在必须做的，是尽可能陪在不久就要离去的家人身边啊！

社长可能早已见惯了像我这样哭得稀里哗啦的人了。他冷冷地说道：“多大的事啊，就知道哭！”

在山田把蛋糕扔向他的同时，我也把咖啡泼到了他的脸上。

也许是被周围的喧闹惊扰了，百奇在我的左胳膊上叫了起来。我觉得被拴在木桩上的百奇实在太可怜了，不想再和它闹别扭了。

我们被赶出大楼时，我向前台的女人问道：“请问有小刀吗？”

她狐疑地看着一脸泪痕的我，还是把小刀借给我了。我把刀刃推出大约一厘米，切断了拴着百奇的绳子。也就是说，我在左胳膊上划了一道口子。胳膊上多了一条红线，将刺上去的狗绳一分为二。

我把小刀还回去，道了声谢。女人面色苍白地用指尖捏着刀，收了回去。

眨眼间，百奇就拖着切断的狗绳，高兴得跳了起来。

8

半年过去了。

三个人都死了，我却没有能力给他们建气派的墓。

对我来说，这半年非常平静。我感受到了以前从未发现的亲情。无论他们怎么唠叨，我都不会生气了。

“哎，这件事我没法当面说出口，所以想拜托你。你能不能帮我转告你的朋友优……”去世前，薰躺在病床上说，“替我告诉她，其实我并不讨厌你。”这就是薰最后说的话。

假日的一天，我和山田坐在咖啡厅里。

我提起了薰的遗言，她饶有兴致地眯起眼睛。“真是多此一举嘛……”她从包里掏出一本厚厚的书，问道，“对了，你那些红斑好了吗？”

“红斑？”

“对，很久以前你不是提到过吗？说皮肤上出现了红斑，当时我还说那是痤疮……”

“哦，早就被百奇吃掉了，我身上的痣也是。只要是我皮肤上的东西，它全都会吃掉。”我用指腹轻轻抚摩躺在右手手背上的蓝色小狗，它舒服得哼哼了几声。

山田翻开那本厚厚的书，指着某一页上的照片。那好像是一本关于皮肤疾病的书。她最近开始学习与皮肤相关的知识，说是为了成为刺青师，需要掌握一些基本知识。

“没错没错，从几年前开始，我的皮肤就出现了照片上的这种红斑。不过已经都被百奇吃了，一点儿都没剩下。”

我看了看照片下面的说明。“蕈样肉芽肿：通常会在皮肤表面停留数年，但最终会向内脏器官转移。”

“这是皮肤肿瘤的一种，真是太危险了。铃木你本来也是要死的。你得好好感谢百奇啊。”

我点了点头，把脸贴近看起来无忧无虑、只顾打呼噜的小狗。

去了美国的中国大姐姐又回了日本一趟。

我现在终于习惯了一个人的生活。听到这个消息，便跑到山田家去看大姐姐了。我想稍稍向她抱怨一下刺错小狗的事，还想向她表示深深的感谢。

“嗨！”她向我打了声招呼，还是和以前一样漂亮。

我和山田告诉了她刺青小狗动起来的事，还有后来发生的那些事。她并不怎么惊讶，只是点了点头。

很快，她就对我腿上的刺青小狗产生了兴趣。那是山田刺的假百奇。虽然很像百奇，不过看样子它并没有魔力，一直一动不动、乖乖地待在我的腿上。

“这个刺青能让我修改一下吗？”

她是我的偶像，我当然一口答应了。我按照她的要求躺在床上，不一会儿腿上就传来了早已习惯的那种疼痛。这时，我转头问山田：“笋干拉面的钱我还给你了吗？”

“小意思，不用啦。不过，我倒是希望你把之前借的三万日元还给我。”

中国大姐姐修改过的假百奇一眼看去和以前没什么两样。但奇妙的是，我马上就看出那是一条母狗，大概是因为细节上有微妙的不同吧。我从它身上感受到了一种之前没有的妩媚。

“这是百奇的女朋友吗？”

中国大姐姐满意地点了点头。

三天后，大姐姐就回美国了。据说她过世的祖父曾在美国经营古董店，她则是在美国长大的。

一天早晨，我被两条狗的叫声吵醒。即使想向大姐姐抱怨也来不及了，她已经不在日本了。

尾声

敬启者：

连续几天都是初春的好天气。我已经一个人走过了一轮四季。

刚开始一个人生活的时候，我感到很孤独，但和小狗们在一起，日子也挺自由自在的。

我坦白自己做了刺青的时候，爸爸您没怎么生气。虽然一脸为难，但还是原谅了我。我心里很高兴，直到现在都十分感激。

为什么这条刺青小狗会动起来呢？难道是刺青师会魔法？我一直没怎么好好想过这件事。

不过，最近我开始这样想：百奇有可能是神明派来的使者，来告诉我不会有事的。一直以来，我都因为比不上弟弟而自卑，还怀有不受爸爸妈妈重视的错觉，为此感到十分寂寞。神明啊，谢谢你。

不久前百奇有了女朋友，名字叫奥利奥——这是我第二喜欢的甜点的名字。至于我最喜欢的甜点……你们已经知道了吧？

我的朋友山田正在和她的爸爸学习刺青。比起她身边的那些刺青师，她的技术已经很不错了。

虽然我还有很多话想说，不过今天就先写到这里吧。

到现在我还是没法和亲戚们好好相处，也不太会做饭，早上也很难按时起床，什么都做不好。我非常难过，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这么没出息啊。

不过没关系，我还会继续加油。谢谢你们在生前当我的家人，真的十分感谢。盂兰盆节[2]的时候，请你们一起回来看看我吧。

铃木优

二月五日

茂雄

铃木　美佐江　收

薰

又及：现在我的左胳膊可不得了，刚出生的小狗实在太吵了……

---

[1]英国作家埃里克·奈特的小说《灵犬莱西》（*Lassie Come Home*）的主人公，是一只机智、勇敢、忠诚的牧羊犬，曾跋山涉水、克服种种困难回到主人身边。

[2]日本在夏季举行的迎接和供奉祖先亡灵的民俗性佛教活动，一般在7月或8月中旬举行。